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六三冊目次

三魚堂賸言十二卷（清）陸隴其撰　清乾隆十五年陳寶麟刻本　〇〇一

松陽鈔存二卷（清）陸隴其撰　清乾隆十七年陸申憲刻本　〇六三

六韜六卷　題（周）呂望撰　清影宋鈔本　〇九三

司馬法三卷　題（齊）司馬穰苴撰　清影宋鈔本　一二一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唐）李筌撰　明鈔本　一二九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編六卷後編六卷（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四十六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　二〇二

三魚堂賸言十二卷

（清）陸隴其撰

清乾隆十五年陳寶麟刻本

三魚堂賸言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本名日鈔，皆平時劄記之文，未分門目。其甥金山陳濟排次成編，雖亦不立標題，而推求其例，則一卷至四卷皆說五經，五卷、六卷皆說四書，而附太極圖說、近思錄、小學數條。七卷、八卷皆說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說子史，而亦閒論雜事。昔朱子博極羣書，於古今之事，一一窮究原委，而別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論，率有根據。隴其傳朱子之學，爲

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註唐疏爲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其於朱陸異同，非不委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亦未嘗堅分壁壘，以詬厲相爭。蓋諸儒所得者淺，故爭其名而不足。隴其所得者深，故務其實而有餘。觀於是編，可以見其造詣矣。

余歷觀古名臣賢相雖其勲榮爛然照耀史冊然閲異代而其功已無補於當時則祀典亦闕絶焉若夫道德之儁名教所繫固有與日月同行垂千百世而不朽者自唐虞以至今日未之有易是以志在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而紆青拖紫充詘於富貴者更無論也松陽先生德行文章爲海内所矜式其兩宰劇邑惠愛至今不忘洎乎立朝建白毅然有古大臣風烈所尤偉者昌明理學大振儁風宜乎追膺謚典崇祀

文廟

兩朝褒錫歷久彌光也先生大全講義困勉錄諸書固已彪炳如日星更有生平襍記賸言或詮理而發或因事而書片語單詞有裨後學不淺姪簡庭為先生甥藏弆是書有年壬戌秋將以付諸梓人而請序於余余惟天壤之不朽有三先生之德在人心先生之功在史乘至立言其次也然其言存其德與功愈足以傳天下而及後世則是書雖曰賸言尤宜公諸同好而不第為一家一邑之私也已因不辭而為之序旹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暮春下浣

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
書海寧後學陳世倌題
於蓮宇精舍

三魚堂賸言目錄

卷第一
計二十條
卷第二
計三十九條
卷第三
計三十二條
卷第四
計二十七條
卷第五
計四十五條
卷第六
計四十二條
卷第七
計二十六條
卷第八
計三十二條
卷第九
計三十七條
卷第十
計一十六條
卷第十一

計二十條

卷第十二

計三十三條

右三魚堂賸言舅氏陸清獻公讀書有得暨同人晤語隨手劄記初不立門目濟寶藏篋笥潛玩有年竊伏念舅氏生平著述板行已多茲書本名日抄未經流布深恐緒言餘論鬱而不章爰是重加編次各以類分凡十二卷以公當世乾隆六年辛酉十一月甥陳濟百拜謹識

清獻公傳畧

公姓陸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伯[illegible]燦崇禎甲戌進士為濟南府司李闖門殉節父諱標錫字叔因邑庠生前母鍾孺人繼曹孺人實生公公年六歲入小學師見其端重不佻即以大器卜之十四歲丁母曹孺人憂擗踊哀痛不異成人見者無不歎息感動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兩為縣令入為侍御史終於家公生於明季羣言淆亂之後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諸儒罕能剖其同異日浸月淫以為世道人心害公於是時獨慨然以為己任刮磨洗刷歸於大醇其為學一宗朱子

博觀約取精思力踐有體有用不為空言年二十餘下帷讀書自謂得其要領因曰大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為溫飽哉又嘗作銘以自警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乙卯秋釋褐江南嘉定縣知縣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其僕奪賣薪者妻前令曲庇之至是賣薪者來控汪不能匿勒還賣薪者妻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公曰法為怙終者設也人無不可自新何恐焉汪感泣改過大場鎮民有兄貧貸弟不應舁弟物去弟賄巡撿司以盜報訊之乃

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呼弟曰彼兄也乃以為盜不悌也責之呼兄曰汝為長不能自立陷弟不悌亦責之咸感服而去有告子不孝者公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父子俱泣乃遣之有富家欲重懲貧民署其牘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後富家懷德輸課獨先又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販賣於旗下陳訟之令不能為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即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其後東江俞倩述練川遺愛云涖政之初自朝至夕齋莊嚴肅言笑不以假人犀下望若神明然處事和平發言詳審人又服而愛之此公之嚴法度也四鼓而起簽書待旦辰出理事或至日旰不食夜深而息規畫明發諸務事無留滯一義未安終夜不寐此公之勤政事也於催科初限悉進而命之曰錢糧者朝廷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得安逸有工夫行好事以加於百姓與爾非怨讎何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責必私與皂役杖錢若催人代比又當與催錢二者皆虛費而有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傳聞四野雲集響應此公之善催科也見百姓則告以民義之所當為遇士子則勸勉學以希

聖賢見農夫則勸力耕以供俯仰值工作則告以精專遇商賈則告以平價公取與有宦家子得罪延其父堂上而扑之曰我與爾父友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此公之廣教化也禁酬賽及梨園此公之正風俗也練川故多妄訟公虛心詳慎民始不敢欺胥吏足跡不至村落此公之神聽斷也有人嫌壻貧而餽金求絶婚者公受之即以金予其壻曰壻不貧矣卒嫁之此公之絶苞苴也吳下文風日趨浮詭心術既已卑汚文字亦成靡濫公謂作文所以明理論文所以覘德故每與士子言無非此旨此公之與士行也會福建按察使缺

上命選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都御史魏象樞素不識公即具疏薦而巡撫慕天顏與公齟齬疏請吏調部議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丁巳春以盜案落職先是邑民張姓與汪姓訐訟汪適遇盜被傷謂家人曰張遣殺我其弟遂以讐殺訟公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非殺人者因以是盜是讐未可遽定報而俟緝得眞盜定擬部遂引諱盜例革職尋獲眞盜七人讞上人謂公盡辨諸公曰邑有盜長吏宜有罪我何辨焉遂解任去許自俊作公歸集序曰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

民夜半舉呼入邑塡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
公意揮衆籃輿甫及中霤哭聲大震旋進旋退者
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挾公入邸男婦萬餘環泣不
去次日四郊諸鎭各迎長生位一時刻刷丹漆匠
氏無有寧晷旬日間村各有祠墅各爲位琴瑟鼓
樂俎豆揚播賫於原野有楊箕客者偹於此大呼
狂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唐老人負版帶索募
助急公有育兒助公完課錢聞公聲音喜而去朱
宗王謳思紀畧曰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牧
販婦或泝想支顚或呼天怨尤或相向敘述廉明
軼事不覺涕下交頤皆實錄也已未

上諭廷臣各舉廉吏魏御史特疏舉十人公其一
也時公丁父憂癸亥服闋補直隸靈壽縣知縣靈
壽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水衝沙壓旱澇頻仍公務
在與民休息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終力行一
到任不用地方夫役公廨自行修葺以大義勸民
急公不事敲扑火耗槩爲革除一知雜派之累民
凡地方公事力請減省其不可減者捐備一禁飭
當舖止許依律取息革一切無名牙稅一見健訟
爲民害不輕准一詞每就其投告開譬以孝弟爲
信講明鄉約冀消磨其舊習一嚴禁賭博清查保
甲以杜盜源一訓誡諸生不得重文輕行一因地

瘠民貧疊遭水旱故謹守治道淸淨之意弊必去
其太甚法多因其人情土俗不敢驟爲更張考衛
水源流旋令疏濬以興水利見守道請免灰車灰
車者大內所爇之灰例派畿內之邑役車運出靈
邑小至派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年糜費約六七百
金前任董子祈申請免替不得公再三力請監司
卒不允至乞桑罷以紓民力始許減二輛至乙丑
三月始獲允行
駕幸五臺山撫臣格爾古德迎見
上問地方有何好官格以公對江南總督于成龍
卒

上諭諸臣有淸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
公舉直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學道趙崙
知府崔華張鵬翮及公凡七人權知平山縣已而
以公事入都同年徐乾學具述大學士明珠向慕
意公以縣務倥偬不敢久留京師爲辭越一日即
回靈壽春日賑饑有斂財濟糶者切責爲首人以
所斂財買米施粥定爲日期講書之暇輒至學聽
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至午而散
此松陽講義所自始也試卷畧加批點不分高下
仿程子攷試爲課之意公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
多者爲單首謂其法甚良遂革里長以編審人丁

缺額詳請豁罷曰靈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零因
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求其稍溢而後
已故逃絕俱不敢除而攤派于現存之戶溝中之
瘠積足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加以
屢歲荒旱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
以民生日蹙審編之際有鑿逃而有若落可指摭
者有雖亡而有地產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者
有孩童而有產業者及窮而垂斃者皆不准除而
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若照舊攤派一縣
良心不肯自昧又曰縣官平日失於撫綏以至戶
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為溺職之戒靈壽連年
被灾他邑懼大吏駁勸匿不申報獨公力為陳情
屢擾大吏怒不顧也公嘗議覆均甲大畧謂均役
之法江南錢糧浩繁里甲多寡參差難於該算故
均里均役誠為善政靈邑錢糧無多若行均甲之
法必割役補此不無滋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
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又
曰均里均役大抵從行差不均家強包攬起見但
行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元無不均
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採辦一切例不准奏銷者
皆私派當民名為設法無礙不過掩耳盜鈴之計
此等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而不均

實甚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
不能清私派之源即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今賦
繁之地稽覈為難者始行均役之法以便清查賦
簡之地聽其仍舊以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
派又詳請量減額稅曰靈邑房地額稅七十兩康
熙十五年增十五兩征收之法民間交易價值每
兩三分靈邑皆齊身畝值一二錢民住草房價更
無幾以致稅不及額分派里下今不敢違例派民
惟而捐解仍指從亦不可為常必仍至累民詳請
量減云云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強劫字
公不欲以忍含糊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
吏痛責公不為動未幾獲盜將成獄矣大中丞命
改為竊郡守先傳諭奉行公寧以□去官卒不改
郡守囑失主增某辭乃取前之月殺杖斃之公
閣然謂盜有可從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其關繫
類如此井陘縣僻處山谷傳為天女作祀之所士
人於春時聚眾作戲[illegible]保其上詣之駕
并至山巔[illegible]時為首者乃一[illegible]公令[illegible]入焚于庭
門所斂財物焉神前同禁止進香庚午春奉
命賑濟靈邑發銀三千兩公日裹糧馳驅深山窮
谷無所不到審其眾寡而酌給焉吏胥不敢有所
侵冒時刺史約以二千金及民其餘繳上官為勘

荒費公以此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
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竟盡數給發鄰邑有已散而復
追者公毅然不為動時升道員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總憲陳廷敬以公特薦公謝
事時猶申請緩征及房地稅減額并上官供應宜
永遠革除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等事溯行邑
民哭送者數萬人八月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協理
山東道事直撫于成龍入為總憲語公曰二十五
年我曾疏薦由余國柱沮之每巡撫出京即叮嚀
如此人毋得登薦劾上畿輔民情疏其略曰臣官

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賴
皇上加意撫綏僅延殘喘惟
皇上常持此心恩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
嫌更周庶乎家給人足猶有可望至目前所當議
者上年荒旱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奉
部議分別不概准蠲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然既
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伏
乾清宮面奏
上呼近前曰陸御史奏章自為之耶抑使他人代
為之公謹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

上稱善再三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于部議尋奉
特旨盡行蠲免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在任守
制公以疏論曰臣辦事衙門會議湖南巡撫于養
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
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夫治天下之不可
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
下當太平之時湖南非用武之地無藉乎在任守
制易明也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
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
使之在任守制矣其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

矣此端一開人心風俗關係非淺時廷議無異辭
獨公抗疏言之蒙報
可會審捐納頂替事有富人某以千金頂捐縣缺
所給部照他人得之某遂以途中失去報縣比掣
籤兩人俱至因發臺省會鞫或謂某出銀宜得官
公曰今日正宜澄清仕路出銀頂替豈得無罪兩
人並依律定罪又上疏請速停捐納保舉略曰捐
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
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
維之近因邊地運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之則與

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若保舉
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亦可捐納而得也亦不待辯
而知其不可矣若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
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
又不待辯而知其不可矣臣更有請者近日捐納
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夫既以
捐納出身又不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下可知使
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幾何矣故保舉之
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
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道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

可安矣奏
旨九卿會議時主議者迫令改議而公執持愈堅
乃指為阻誤軍務擬革職發奉天安插同僚或勸
公挽回衆怒公笑曰奉天亦可讀書也
上竟弗罪公頃之
命巡視北城計公任臺職僅一年知無不言遭遇
聖祖仁皇帝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特立不
回逮是試俸已滿例有甄別都察院擬公不稱職
對品調用由是歸明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卒年
六十有三又明年冬有提督江南學政之
命大學士王熙奏陸某已故

上曰何不啟奏對曰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啟奏
之例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更不可多得公一生
忠鯁殁後獲知
君上猶如此
世宗憲皇帝詔從祀
先聖廟廷
今上特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曰清獻子定
徵宸徵定徵先公卒孫五人申昌申賢申義申憲
申讓先酎菴府君於公為妹婿時時道公生平濟
侗聞庭訓用敢粗述梗槩云

乾隆六年辛酉十一月甥陳濟百拜撰

三魚堂賸言卷第一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閒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

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足以見太極之虛而實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箇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者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此也

皐陶言載采采第一箇采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箇采字便有觀由察安

大禹思曰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爲擴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恒衛既從註唐劉鹿城

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滹又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注亦未之知也

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于此

閱咸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毋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騶虞壹發五豝朱傳於庶類蕃殖見其仁註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循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

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儉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苑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指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看詩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似如今星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詩箋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發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作鍬又即臿蓋即今南方所謂鍬也鎛又謂之鎒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徙而北濶耳銍又謂之鎌錢鎛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犂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犂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疏　按今犂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人皆謂之鏵然則[illegible]與鏵即耒與耜三才圖會下種器名樓車

絲衣章朱子既不依註疏繹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尚仍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偽書之易悞人也

明舒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三魚堂賸言卷第一

三魚堂賸言卷第二

金山陳　濟簡庭編挍

看左傳疏孔頴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員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

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于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名外

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
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
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
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
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
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蜮皆害物之
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
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
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
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
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
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
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變意新
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
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皆是
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
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
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為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
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
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
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謹獨却是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真有功於春
秋

春王正月之說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吳志尹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
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
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
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
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
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為三月
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漢律厤志云夏為十月
商為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
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
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于月耳即位宜於
歲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
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
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
文頴顔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

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識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為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註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為二縣翼即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為一州一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遠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為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弒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為王不頒厤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厤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厤似厤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厤而亦書王歟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厤或諸侯所為亦從京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唯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者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玄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閱孔疏論啓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玄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註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為蕩也然以為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大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兆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為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

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
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其失盈之為害也蓋楚子
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淺可
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
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曆書亡矣漢興以
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
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曆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二日
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胄
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蔿為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

以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
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
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
之法是其與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
實異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
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
將佐為稱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龜長為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
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
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說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

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以其薨
之月日告于隣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
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
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
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
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
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
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
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

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
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
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
紀年之証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蓍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
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
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
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
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
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
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

説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産不肯以瓘斚禳
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産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
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氾杜註云是南氾（在襄城縣南）秦軍
氾南杜云是東氾（在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
今鄭州氾水縣土人又讀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韻
氾音凡在覃韻氾音巳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
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皐者是水
名　成四年晉伐鄭取氾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
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

成皐縣東有氾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
界即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為氾水旁氾為氾相
亂也　查韻會舉要成皐之氾水音似從巳襄城
之氾水音凡從巳漢高即位之氾亦從巳而音泛
曹咎自到之氾水則即成皐之氾水也　又衛懿
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即指為
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
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予猶憶李子
正云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叫
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証之誠然但

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圖當再
考
甯武子不肯祀相而子產勸晉祀鯀孔氏疏亦未
甚明

三魚堂賸言卷第二

三魚堂賸言卷第三

金山陳濟簡庭編校

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厤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厤法或欲以厤法証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甚至

甯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守德弘治之緒永樂與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懲其寄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如

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單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

也又成六年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註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欒武子善鈞從衆一言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說同稱妙絕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箇派頭

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内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戲國之勝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殷亦是此碍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卯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為謂謗此又是學問疎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吽不得忠然分看却是二件

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人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悉意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恒在某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襄九年左傳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澁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遇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准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遵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减為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

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泰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澁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與于周禮五人為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啓其君而無以啓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弑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為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脩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傾塞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窮而然

襄廿五年楚蔿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賈逵以為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善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為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疏

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為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郲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並以外為在郲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
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
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
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為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
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蕩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蕩掩至于被戮且掩又
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
以致歎于高疆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
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三魚堂賸言卷第三

三魚堂賸言卷第四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左傳昭元年子産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
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
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
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
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
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
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
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

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
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
以滋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
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雹之失政君子知其
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
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
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詳載申豐之
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亦
政失所致也吾於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
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

也又于此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吕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弈世相承知國為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恐當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論陳災娶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為禍最速觀於祭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
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鄢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孫叔穆子不肯行路于梁王鮒昭子不肯行路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為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豉秦漢以來始為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註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
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
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
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云人
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
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疏論重黎列山只援引經傳絕不
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奔鄖又奔隨疏
云鄖都在江北雎東王走西涉雎又南濟江乃入
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于江
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
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
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
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
安府治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鄖子國闘辛為鄖公
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麇
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鄖城在府城
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
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
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
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
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
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
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遥對矣　胡三
省通鑑註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
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
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辯豫章在
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襄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為
成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
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皐之法推之二牧而當
一井藪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
易二而當一則為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註
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董安于不能免于晉萇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
末至於如此可歎哉
陳乞偽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險巇轅濤塗
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

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則以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為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註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三魚堂賸言卷第四

三魚堂賸言卷第五

金山陳濟簡庭編校

看張爾公大全辯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強辯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辯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有缺陷章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閱黃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觳觫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宋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際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恒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淺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淺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
須賞兄弟來予輿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拾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
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于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為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朴頑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白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通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再考大抵以為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歲以為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宋崑友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
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

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政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

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

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簣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

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賢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

漆雕開已見大意而猶謙遜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瀾學蔀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

象

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張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攪

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
泉不來樂體蔽無端怨尤塡胸滿臆非用一番工
夫一齊掃去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
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
本集註朱子之意蕭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
克己復禮復貫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
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
何以樂曰旣竭吾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
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
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
看可見體用之妙
亡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
此二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
以悅人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
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
此豁然
閱席人衣敝緼袍章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
以是道爲臧
聖人屛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屛是無刻不調
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席生講克己二字云已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

入於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
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
氣質或生於習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危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
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
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于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
隨時隨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
所以報知己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
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耕莘樂道意
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此見得未能行得
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
貫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
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
虛見不同看得最好
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
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
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
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
知不必者
夫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
治只綜核之治眞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
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

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覘觀察者同看

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註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朋友當何等摸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

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潛清一日乘閒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爲先覺者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不怨不尤之義真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

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緇而與之相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

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巳也故詩
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明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
謂一乎仁則一矣
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
與剛之分亦如此
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
子之牆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絅宗廟百官猶
中庸之言錦絅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
此說然却不可易講墻字要求着落猶由之瑟章
堂室字須有着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
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三魚堂賸言卷第五

三魚堂賸言卷第六

金山陳　濟　簡庭

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
懼慎獨則在上一箇明字內
李厚菴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
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
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
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看中庸喜怒哀樂即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勸其
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
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
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
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
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
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
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在物為理即達道也處物為義即達德也達道達
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蓋
道與德分言之則為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
言道可以包德
為靈也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

云虛能生實予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朱謂虛
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
專爲此
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
此而大雜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
然如此此是雜說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
更難了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
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李厚菴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
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
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
能行
講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致遠
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
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
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
徹始徹終者
厚菴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
行
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夭同看愛物之
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孟子養氣即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
末交相培養
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
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薛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
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
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
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
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
章所未及
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
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蔿掩數疆潦井衍沃可
見又周禮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
什一者恐亦是就勝之地形而言
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
然卻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
又以一貫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貫萬箇秋陽江
漢
闔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蠹有二種一是
不讀書之蠹一是多讀書之蠹不讀書之蠹不知
故者也多讀書之蠹不知故之利者也

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爲良知家所
借蓋鑿與不鑿其辯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
易明白
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困思夷
尹惠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
間屋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畧有些偏若楊墨則
偏在兩旁着壁去了
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心爲仁
仁義禮智四者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
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
則爲義既成而藏則爲智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
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
先立乎大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立解專以持志
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
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
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問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純炙二字見成周風俗
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于戰國柳下惠有
功焉
閱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
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

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
固學者之先務然人誰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
味交乎外念慮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
則消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
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
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
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
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
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
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
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克克治皆
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
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二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
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是寡欲即在求放心之內
依前一條則以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
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內孟子於養心章
則又抽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
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由堯舜章末二句與好辨章吾爲此懼一句相合
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
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思觧四書困勉錄例註疏大全或問但不必編入

丁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部通辨
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
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
先儒之未發以思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
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
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讀太極圖說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
即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
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
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
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
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
者耳

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
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
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設明講體
用顯微却有可疑當查

呂涇野集有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
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于無知
道之妙于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
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為之主
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
來

學部通辨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
宜玩

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
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
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
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
而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
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
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
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
說之非而特載此

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
之易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
浩然之氣四字却括盡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
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

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與

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即定性下手工夫也

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為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即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其處是愛其處是敬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三魚堂賸言卷第六

三魚堂賸言卷第七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莊渠遺書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

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嚌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為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証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唐荆川編諸儒語要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
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然前六卷
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
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
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
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
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
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
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究
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鄒二泉亦不能
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為何人　曹月川余
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
而死猶曰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
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廻哉其言卓然又此編
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
家規輯略序則其書皆傳於世　尤西川大約是
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
心而又使人惟者多是自己勝心氣浮有以致之
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
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己意此等處雖善
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
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

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遜己下人求益不求
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
却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
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
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
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
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
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
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
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
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
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
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
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
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棠訒菴諄諄以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為不是
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
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
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
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
達之勢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為狂狷未可與權
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為剛毅木訥此皆

名言
陸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
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雜氣質一邊而畧了不離
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
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
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
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
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
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張幹臣因知記序云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既也以
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

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搥異端此數語曲
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較對困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
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
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
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段說得最好與整
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
豁然
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
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
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

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
覩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
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梏亡之後本心猶有未
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
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本心
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
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
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不
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
與聖人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却似以心為主
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　又見

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
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
言絕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為硬通感適之旨遂
亡後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虛寂用之以
主持世教為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
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
原是吾儒家常茶飯論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
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
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
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愚
思王氏與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

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脚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illegible]
黄太冲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

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内高則以静坐為主劉則以愼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静高則似周子主静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眞
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為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汪苕文與計甫草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于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惟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張瑶山文集内有王山遺響一種其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山空人静諸緣屛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

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于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曰知善知惡是良知始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窮山盡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為從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鑿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

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聖希賢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腳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予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

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是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言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

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闢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簣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簣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若從學問來若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器小為執拗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悞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

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思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省

簣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

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

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是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三魚堂賸言卷第七

三魚堂賸言卷第八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問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

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為楊墨以孔子為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為之解耶

真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黃太冲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若可謂有功而
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
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
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
生若以為興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
而太冲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高忠憲與管登之辯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
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
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
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
却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
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
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
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
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
西銘皆是言仁體
閱紫陽通志見高景逸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
又刁蒙吉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
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
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
著思誠錄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

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皆有志於學而以梁谿
為宗者
閱顧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書此
其病根
看薛方山考亭淵源錄序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
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
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
而又為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為非
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
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
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
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　第二十卷劉
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
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呂涇野集有云衡有錄兩釣石之星也若為塵垢
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極三垣五緯二十
八宿之星也若為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
人心之有星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
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為樂
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
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

以禮此看約禮即一貫與愚向所見不同又云時
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為須見之矣陰陽
晝窮通得失皆非在我者也為須見體用顯微皆
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又云禹之導江河在拜
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
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訶吾參之三省
説得眞妙又云孔門論學惟仁為大學仁惟禮為
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
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為仁以非禮勿
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
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較王學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
云性即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
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
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
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
問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黄黎州北方
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
不清楚

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的事

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

行性恐有閒若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
亦是這個氣象須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
賢

看學蔀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
水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
之説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止水之功只是吾
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有花比之
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
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
萬物之影象言

以六經為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

外以六經為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
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
解經必不可從也

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淺

黄太冲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
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
善為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
可掩也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為王學
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
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

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
名挍勢椿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
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
理氣之分可乎
陳還鶴言湖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毅
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為横議
宋儒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之鏡
雜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
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從下手工夫則得失
自見
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

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
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
義之意同皆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為可
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偏
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
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為學豈知此也哉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
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
遁
日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未盡一
則起於習氣未除一則起于見識未真
一篇朱子行狀即是一篇太極圖說一篇太極圖
說即是一篇朱子行狀
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倘有怒得
是而氣象不好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箇旋相為宮之法在醫家則謂
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能見可之謂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
委曲入於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之言又必古恕

蓋能盡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
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三魚堂賸言卷第八

三魚堂賸言卷第九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讀

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

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識其非禮恐亦未考

漢武綱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綱目雖極與嚴光然不載足加帝腹之事蓋不予其傲也

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為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為河東太守恥之即日棄官而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玩綱目言孔北海才踈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看國語三川震篇周思後世地震之災又多矣不必皆亡伯陽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變與人事相參人事不爽天變偶至不至於亡如元氣壯盛之人偶感風寒也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

代之季可知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設象者立為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國語夙沙釐云吾委質于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

者此類是
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瓚注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正古之非最是
公孫弘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
史記公孫弘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
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讀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為馬
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註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閱漢書鼂錯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蕭望之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漢書儒林傳敘易獨詳而於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其何故
漢書循吏儒林二傳學者不可不讀
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於誅郭解之下
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閱黃子鴻所訂晉地里志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即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

密脫東即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証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胡步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　查子鴻草木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子鴻言晉書地里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落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為亡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却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葉石君言晉書李特載記中犨字音犫諸本多訛作二字

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

黃俞邰言元史之疎畧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疎畧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愼與　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為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為一代當考

看元史不忽木傳數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鶚之于闊闊蒲鮮之于李孟魯翀乎

傳掌雷明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為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明書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

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傜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三魚堂賸言卷第九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閱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河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以以運見言）

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於學者

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

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楊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部子數言則却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

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杪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西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到欽天監會邵武峯談厤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為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為圓體此為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日亦當出寅入戌與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傳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豁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行以此

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之

天原發微載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于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出何處　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閩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若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朶甘衞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嚴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

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
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
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下源至元學
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
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
三千餘里而或以為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悞也
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
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
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
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聞從中州來

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弘
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
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
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弘治以前
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艘自儀真抵淮安謂之
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
後平江伯䟽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
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
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
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為總河一主築隄束

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
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欲棄
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
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厯廿五年總河
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
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
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
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
厯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
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
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

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
謂故道再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厯六年功成
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厯十六年惟
見嚴閘禁築遥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
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
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
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
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
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
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

入禹貢註
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場場分即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為鹽場竈户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絶鹽觔難于轉運一為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瀰漫毫無阻而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滷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剪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閉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為各竈之私産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為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脉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六勢必至黑洋方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横行之地葢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間無與於疏防又云若淮黄會而東趨則滙聚于安東對面之馬邏達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又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隄厲泗淮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决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厤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决口之後盱泗皆樂豊年載在潘公申雜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又議用灾民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為一工派於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為一工派於高原地面日

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癃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憐以餉索路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為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卹而共飽　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為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畧重之以斷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覩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扳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一

金山陳　濟簡庭編校

太倉王石隱刻說文論正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諸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蔀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胡敬齋集三卷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得之難如此

冀王言錢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脉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于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卒使叔達為之冀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曰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公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為言于張公者牧齋謂別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者余言陶菴之學問入於禪飜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部通觔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于治者略之今嚴書所

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揚名也

吳淞江之白鶴港南有宣聖衣冠墓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於此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為啟聖祠祠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先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厯時陸古堂傚闕里像為之歲久圮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

舟中晤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陸嘉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却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

曹粖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詡昭代奄賢
之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
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寧有藏甲如産祿南北
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
方沸之羹而欲澹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為
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廠閹命絕驛不
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沉思謝仲
弓之妙用委蛇調劑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
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鑒又何
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
抽薪兩字塞責耶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湛持陳
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
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金正
希文熂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
滯有陳弘緒跳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為何人
陳卧子平內盜議頗佳田一儁羅念菴祠田記李
維楨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
公論江陵事書亦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陰
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陳眉公
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
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
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繡衣素冕青

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
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
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㝡足醒人
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常熟志修於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
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為第一傳稱其非聖之
書不讀文非關於世教不為所著有小學集解北
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
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
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𡡉懦憚事
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
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
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譏及子游故朱子
云云修志者邑人鄧韍
古微書者華容人孫瑴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
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為燧人之
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
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
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
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為神農之
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
一百三十二姓羅泌路史至以為軒轅之前別有

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寞也夫以帝王至貴而隱伭智汨猶若此而況於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為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辯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欲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齊東野語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于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關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逍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曰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己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主之

妹婿陳耐菴好學不倦藏書甚富余為額其堂曰萬卷當云窮達天也若不讀書便不識義理不識義理何以為人余首肯其言

魏永叔禧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

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灑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二文可窺其學

孫北海禹貢山水攷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雜關架不清

汪苕文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于進退之際惶皇為不能自主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育其妻子飢寒之患迫于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菲窶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

鈍翁類稿內有王西樵傳載其所作偽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辯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illegible]漢藝文隋經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氏論最有功於詩汪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云公伯寮視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此例固好但寮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贄以

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
古事迹遠難以臆斷也
讀張文潛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侯者
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
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
下亂憲宗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
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恒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
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
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衆情未
信時之所深忌子產所以欲焚載書論商鞅曰善
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賊丈夫焉不能忍
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
惡草以激之方其効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
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
制又喜其識司馬遷之反覆詳敘聶政荊軻竇嬰
灌夫之事又論邴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
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
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
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臣是以知之此
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于死獄
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與論趙充國云武

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唐太
宗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弭患故
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
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勾踐與范蠡謀吳勾踐
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稽蠻之變而
遂起而不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
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
子儀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
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
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
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
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
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
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伏人之
道小矣漢高偽游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
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
英布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
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之將寒
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為今
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
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

乎術也此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
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一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二

金山陳　濟箭庭編校

性理朱子論讀書法曰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思閱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張瑤山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辭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口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圓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　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閩戚咫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
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為七音若喉舌
脣齒之音即止於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
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
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取十二律殆幾乎徧
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為宮商乎且下篇韻會及
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為牽合無疑此論實
闡所未闡又相與而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
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
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
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群疑等
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為母此是振古人豪之
識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
餘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書止
為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
周氏之韻出一羲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
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
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十一月閱邵子
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眞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
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為
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

服而朝夕所治者斂朴以聚財而已其闡義利先
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為迂濶而君用之於治邑不
朞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古道不可行於今斯
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
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真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
明白無所回隱思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
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
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
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則彌遠詔尚
多皆極其特揚至云群材彙進蔚有慶曆元祐之
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
處此時哉
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
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
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于甚
至於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
宋崑友言我輩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
人材
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
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為美談余心疑之誠如
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為先生及至括蒼寓

城東張賓朋家備開青田軼事如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劉得二子孫所為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為青田表白不可不知

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傭子集中有有用之文

泊小貞借宿於蘆花菴菴臨泖淵僧心遺指菴前之泖云此為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為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為圓泖蓋即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峰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　又泖塔僧漢輪云青浦北捍山有橫泖為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為長泖此說近之

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為半月形含軸其中亦有於小橫木下為兩足以含軸者此即考工記註所謂伏兎也又疑車箱四旁木合謂之軫如今籓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呂涇野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臨獄也速判結以為神空囹圄以為靜遲告訴以為威習左右以為察委屬吏以為體納請謁以為通久淹禁以為慎決是以不中而民是以囹措此數語可為炯戒

涇野浩齋詩敘云自孟子後漢時董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激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涇野又有云學士君子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於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然予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為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為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

庭中所莚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粱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酬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之用湯即古太羹之意用茶即古元酒之意

湯潛菴𤋮淫祠䟽當與會與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一个理

羣芳譜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為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註疏覺少源委如指飯黍為稷及將鄭風之荼與邶風之荼看作一物皆是踈處

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窮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愚我誘我涵養糾不足忿疾便生

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學三緘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意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氣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筭不得史

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

閻潛邱劄記見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眞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為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証三泖之泖尤誤按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晉人疑此為東江非無謂也後人於卯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本草載陶弘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陳瑞伯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

虞蒡贊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邵子是言有人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檮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此最足破愚俗

范浚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尚存

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為何人今見婺源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編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錢塞菴名士升少受業於顧涇陽嘗手輯涇陽十書

其居喪最盡禮以家禮所載與朱子平昔議論多異同作家禮考証一編二書惜未得見

偶閱大學衍義補厤象法二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

三魚堂賸言卷第十二

謙昔受婚當湖陸氏嘗訪三魚先生遺著自行世各種外未之見也年來往返浙上信宿先生宅相陳君簡庭藕卷堂中得見日抄一冊係簡庭暇日手錄州居部次倘先生未成之書秩然就理茲以付諸剞劂謙私淑有懷因書數語於卷尾以志景仰云乾隆癸亥仲春華亭後學姚培謙

先舅祖陸清獻公賸言一書先君子刻於家塾年
未久遠而收藏不謹板多漶漫麟恐先君子訂正
苦心從此湮沒因重加修補行世至是書卷帙無
多而微言大義燦若日星自宜爲海內所共寶麟
也不敏何敢贊一詞
乾隆十五年秋七月望日甥孫陳寶麟謹識

松陽鈔存二卷

（清）陸隴其撰

清乾隆十七年陸申憲刻本

松陽鈔存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乃其爲靈壽知縣時，於簿書之暇，取所輯問學錄日記二書，摘其中切要之語，錄爲一編，以示學者。靈壽古松陽地，故以松陽鈔存爲名。本七十八條，儀封張伯行嘗爲刊版，刪其與問學錄重複者，僅存二十八條，殊失隴其之意。此本刊於乾隆辛未，乃金山楊開基所重編，分道體爲學處事教學辨學術觀聖賢六門，仍以原第幾條註於本條之下，以存其舊，而別以己見附識於後。前有開基序，稱問學錄爲中年之書，此本爲晚年手定之書，極論伯行之刪本爲非。又有隴其孫申憲跋，亦謂伯行刻隴其遺書四種，惟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爲足本，此書及問學錄均刪節失真云。

乾隆壬申新鐫

金山楊暘齋編次

陸清獻先生松陽鈔存

後附年譜

居易齋藏板

松陽鈔存

當湖陸清獻先生著

目錄

卷之上

道體　計七條

爲學　致知力行存養並編入凡　讀書及考古論治後編　計二十二條

處事　出處治道治法附編　人家道一門附　計十四條

卷之下

教學　計四條

辨學術　計十六條

觀聖賢　計十五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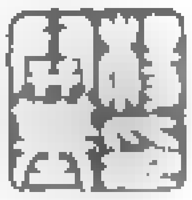
松陽鈔存二卷共七十八條當湖先生摘自著問學錄及隨記中有關學術人心及先儒未發之論彙錄成册以惠後學者也先生精義微言不盡于此書而晚年審定爲迷者指途已該先生講道之大旨儀封張清恪公曾有刊本僅一十八條查儀封見問學錄中多與此同故删去過半不知問學錄乃先生中年之書而此則先生晚年所審定也即如論吾人一條問學錄以爲中行狂狷各有吾人顧與朱子吾人盡定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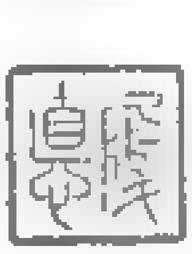
進步之辨不合鈔存内則將此條删去其半改從朱子困勉續錄内壬申所記一條正與此同其爲晚年手定無疑請將轉删抄存而存問學錄此條亦未細考矣果久有刊刻此書之意因循未果歲辛未箭浦陳文孫今嘉興教諭陸子全書而功力浩煩未能舞躬及門相與從恿先梓抄存乃勉從其請其附識之語本擬删去而學徒輩以爲藉此可以就正有道故亦附存

基于此竊有嘆焉夫子朱子後大儒若西山若鶴山若魯齋固誠守繩尺矣自是以迄有明非

程朱之學不道然嘗歷選先賢記錄其極醇無疵者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羅文莊困知記而止爾他如曹月川脩之夜行燭陳布衣之正學纂要專言一事未爲全書而顧端文小心劄記高忠憲語錄陳幾亭學言陸桴亭思辨錄其果克繼薛胡羅三君子爲朱子功臣乎

國朝治教昌隆先生應運而起其著述所係與有以羽翼考亭而維持鄒魯而是書乃其手定則尤心精所繫詎可以少而忽之先生手定尚有雜纂雜抄偶記十餘種行將摭其要語同問學錄隨記參定爲書以繼讀書居業困知三書之後與天下學者共見先生之全而以此編爲乘卓焉爾金山後學楊開基惕齋甫敬識





例言

一先生年譜康熙十有一年壬子年四十二問學錄輯成先生束髮受書即知崇尚朱子為入聖之階至是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遂輯是錄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二十有六年丁卯年五十八衛濱口鈔成（後改名松陽鈔存）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于學術及先儒所未經闡發者以嘉惠後學按此則兩書相去蓋十有五年學與年進自宜以鈔存為定論張儀封刻本見鈔存中與問學錄同者不知其中有所去有併合有增改轉刪鈔存以就問學錄殊失先生之意今悉照原本不敢增刪庶合先生之本旨云

一鈔存係隨手記錄體不分先後亦無倫類今欲便後學略仿近思錄之例稍為序次朱子文集答王欽之書有云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于此而驗之于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居敬窮理交相為助矣茲編取此意或亦先生所許者爾

一近思錄門類一道體二為學三致知四涵養五力行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道九治法十處事臨政十一教學十二警戒改過十三辨異端十四觀聖賢今鈔存止七十八條不能悉照近思錄各為類姑從併合其間辨學術最夥次觀聖賢俱各為一類其道體教學雖少無類可併亦仍各為類餘止存為學處事兩門而致知涵養力行俱附于為學治道治法及警戒改過俱附于處事云

一原本七十八條前六十八條自註云以上俱靈壽錄知末十條蓋後來增入也今悉註原第幾條原增第幾條于每條之下

全椒受業門人沈　銓　基載識

平湖　山琨　翁于泰　處尊　嘉興府庠

陸錫蓉　琇文　平庠
金志澄　旆臨　平庠
顧鋭　愷庭　金庠
翁光逵　傳曾　平庠
陸申章　人文　平庠
沈雋　卓臨　平庠
何文遇　慧昭　金庠
沈雋　賢宜　平庠
陸錫恩　緒將　平庠
陸世崧　晏封　森庠

顧修晶　閏暹　金山
翁光邁　守曾　平庠
陸奉璋　士宜　平湖
沈鐄　韵清　清溪
顧榮光　華清　婁縣
吳之京　緝珍　金庠
張廣濟　典周　平庠
陸嘉鑄　醉蘭　平湖
戚星藩　匡一　平一
陸錫炎　堅叔　平庠

松陽鈔存卷上

陸當湖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暢齋編次

道體

仁義禮智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義及其成則為禮既成而藏則為知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知皆在心發出來皆是路 原第五條

基按朱子云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又曰以仁存於心義形於外言則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先生此條闡朱子意極明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愛亦不離愛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不讀朱子仁說及語類所記論仁各條亦不知程朱用心之苦 原第四十條

按此較問學錄節去數句

崑山諸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為政耳如有時仁為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敬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為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即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意醫家君臣佐使亦然 原第二十八條○莊甫名七錄隱居嘉定

基按性理大全或問性之四端迭為賓主恭而無禮是以禮為主也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發見先出朱子曰說得是此疑莊甫所本也然却發得甚明宜先生深取之也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之學 原第五十條

按儀封所刊本無之學二字

陸桴亭謂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則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井是一水而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說極明但桴亭

以理一分殊解一貫愚却未敢以爲然一貫是一本萬殊不足理一分殊 原第二十九條。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嘉定人明季諸生研精理學著有思辨錄諸書

基按先生日記云羅文莊曰理一分殊本程子論西銘之言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文莊尊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要此條亦學者所當知故附於此按文莊困知記內論理一分殊津津乎旨之然却與朱子不合當攷

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即理也言性即理則義在其中矣仁義禮智皆義也天命之性也達德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理也率性之道也達道也合而言之則理而已矣朱子大學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非即理也 原第五十八條

禮樂二者相爲表裏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是禮中之樂周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曰中以無相奪倫言曰祗以肅然起敬言是樂中之禮 原第六條

爲學

左傳載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原伯之不說學不知其意如何大抵當時老子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浸淫於士大夫之耳原伯亦尤而效之者也大人身居高位不能不患失患失不能不回惑所賴以維持啓迪之者學耳今曰可以無學則何所不至乎自此說行而文武典章將弁髦視之苟且之風成而大亂之兆見矣閔子馬之言亦猶幸有伊川之歎也嵇阮之清談盛而永嘉之亂興姚江之良知幟而啓禎之禍作皆是如此彼皆徒不說學者且侈然自以爲聖學而笑聖賢之不知學 原第十五條

桴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淳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

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愼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可見朱子未嘗敎人靜坐况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發學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敎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

松陽鈔存　卷上　五

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註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何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流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大敬猶恐其有病也而况專言靜乎。原第一條

永按此條極有關係但謂朱子語類一條爲德元所記想先生祇據淵源錄未及細考耳答語類乃沈莊仲所記然看朱子訓沈僩諸條則曰莊仲初曾爲永嘉之學者又一條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這少閒會失心去玩失心二字同是亦又自爲余溪之學者又一條訓以善讀書之法與支仁同只此語誠恐失其眞也先生此條定爲學術稍偏者所不樂聞甚懼或借漢莊仲爲德元以藉口故附辨於此。按先生文集亦載此條但無答潘子善一段後而略弁提撕句似無根今以此爲正。

大學言八條目而戒愼恐懼貫乎其中中庸言戒愼恐懼而八條目貫乎其中。原增一條

基周有劄記一條云戒懼愼獨是大學誠意正心工夫不言格致者已包在戒懼中也羅整菴先生欲以首節指點性道教當格致似矣近思錄小序云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可知戒懼愼獨該得格致在內胡敬齋亦云致知力行皆靠件做操故大虞陵王勉軒見而極取之云曰戒懼中本包有格致工夫雖然之所以謂曰書省樂中庸首章不用格致工夫爲誠此金谿黑歷予所由來也獨出此條使學者快樞得功後學不小按勉軒不免過譽然似與先生此條有發明處故附於此

松陽鈔存　卷上　六

李厚庵言知行工夫有三樣小學則先行後知大學則先知後行成德則又先行後知愚謂聖賢之言知行有分先後言者有不分先後言者如子思云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不可分先後然却又不是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原增四條。厚庵名光地庚戌進士安溪人大學士諡文貞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

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
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
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
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
聖賢千古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
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
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膚仲書
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
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
其理而已亦即學規之意 原第二條

其按文集亦載此書[illegible]以下則云[illegible]
子居敬子克己[illegible]以[illegible]動實之[illegible]
亦[illegible]之意也大抵不若[illegible]
之[illegible]可見[illegible]爲建本了

存心養性本不分作二事謂存得父子之心盡方
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謂
宋陳氏亦以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即中
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愚謂中庸言尊
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養
性爲二事則尊德性與存心亦二事矣論止此操
存之功就心言之則謂之存就性言之則謂之養
謂之尊豈有二耶但孟子言存養在知性之後包

小大而言與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專以道體
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養包省察在其中與中
庸首章之存養以省察對言者不同至於中庸言
未發已發則又就此心分出動靜虞書言人心道
心則又就此心分出公私其言各異而存心養性
無二事則一也若異學之存心只存得箇人心便
難與養性爲一 原第三條

天地位萬物育猶云大綱正萬目舉能致中則天下
大綱都好了是謂天地位能致和則事事都好是
謂萬物育致中而天地位也有許多作用不是空

空守此未發之中天地便位大抵中和雖分一體
一用然中又自有中之體用和又自有和之體用
中庸後還言大德小德[illegible]尊德性道問學皆是如
此論語敬信節用愛人時使民云此特論其所存
未及爲政也亦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總無
事實亦是大綱好只爭得在心上到萬目俱好方
纔是爲政 原第四條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
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
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

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
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
子止言修屋則修墻在其中蓋墻即屋之墻恐人
誤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墻恐人只知
屋忘却墻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
只要修屋不要修墻以上第二條
尊德性而道問學章句以行心致知分屬之史氏伯
璿疑其缺力行意欲以盡精微知新屬致知道中
庸崇禮屬力行蔡虛齋深取之然朱子之意殊不
然語類有一條云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

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
推察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
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
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
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
事亦可此程端蒙所記又一條問尊德性而道問
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
便是互相爲用處此陳淳所記朱子分明以尊德
性存心包力行史氏蔡氏豈未之考耶又林夔孫
所記論顏冉之學一條云坤是簡無頭的乾又皆

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處說
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
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
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
玩此則知聖賢論學句句從力行說起者但不是
專務力行而不致知做坤道工夫仍不廢乾道所
以言尊德性即言道問學不必以行先於知爲疑
或云此章尊德性是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是盡
乎道體之小豈力行則專務其大致知則專務其
小歟是又不然知在行先者固無分大小皆須理

會知在行後者大綱已不差了只是要詳求其節
目管敬程氏以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
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
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此說得甚好原第十條

基按尊道分屬存心致知目來緊要在先生之
論始見象山集句一隅某松陽講義先生已足
盡破象說矣付松陽講義載存致知內亦可包
得力行之說論理固然在本節雖以存心包
致知爲定論讀此條自明問學然知一條云論
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天下事
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
固有之理玩此則二句即是程子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對體即是克己復
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敬之意
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朱子論涵養用敬二
何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

以敬爲主只以約禮作尊德性
看自龜按此條與此相發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箇己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
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
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父子兄弟友仕止久
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止爲目不求皆
是這箇作祟能作怪能叙能副能柔能頑能隱千態
萬狀縱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可然有了一分
便帶了一分去理者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只是能將這箇去得淨盡無處容
留自聖人以下皆只是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爲人品

松陽鈔存 卷上 十

之高下原第十六條
人有剛柔清濁之氣禀有好酒色財氣之人欲上二
者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故人品不齊須以克理
克之理義亦不離乎酒色財氣却不雜乎酒色財
氣亦有輕重淺深分數原第八條
立後之權有數有有不惑之權有知天命之權有不
思不勉之權下學而上達亦然原第四十九條
張子西銘從孟子盡心一章來原第二條
愚按先儒謂西銘理一而分殊是發明前半篇
先生此語是發明後半篇蓋窮神知化便是盡
心知性知天便是存心養性而厚生
不愧屋漏至存心殷養并殀壽修身以俟俱在裏

必窮十三經必附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
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
得無詩人所謂田甫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
甫田也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
分年讀書日程一編頗可爲學者準繩原第四十八條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窮經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
儒在其間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
程朱之學不敢足爲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
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上
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時者

松陽鈔存 卷上 十二

也自放弘以上學者一時風俗何嘗非其所啟耶
原第六十條
呂氏云儒者正學自朱子沒絕無漢儒僅足自守不
能發明啟後所傳者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
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家日繁
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閒纂修四書大全一
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其間所用廣楊榮輩尚且
屈節之夫主其事故所採摭多與傳注相戾其甚
有非朱子語而誣人之者皆喪通義之訣而莫知
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沿帶附

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為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觴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樊籬揭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注為事而講章有不從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為講章也愚謂呂氏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滑叛師說者誠有之而其

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非諸儒則其樊籬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崇正者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乎（原第三十四條）

基按先生此論極得朱子家法若如呂氏說則朱子當日只消守程子之說又何必為精義輯略採張呂謝游楊之論別為或問以剖析之乎擇其精而去其粗無惑於拘牽破碎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先生真繩尺朱子也。

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象以下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蓋朱子解經有極放膽處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從小心處來（原第五十條）

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取河圖洛書於詩則黜小序於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妄也明儒往往欲合朱子而自立門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決裂阡陌而已（原第五十二條）

基按先生雖不喜學者輕改易經傳前集較點止可讓湯武一行不宜於程朱後再議更張故於草廬諸書俱有所不滿為此也仁山先生定洪範經傳可謂停當而先生於詹某洪範河洛諸解質疑猶曰仁山議論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但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有以擴學者之胸襟而不開其弊蓋先生之防維杜漸謹守朱子家法如此。

大學二程皆有改正本至朱子始分為經傳復補格物致知之傳其說精矣而後儒紛紛如董文靖公槐則謂傳未嘗缺特簡編錯亂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之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方希古蔡虛齋皆是之至王陽明則又以戴記原本為孔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

誠意、原無缺傳可補、自嘉隆以來、爲良知之學者、皆主之。高景逸名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不可解也。自古本之外、復有石經大學、出自近世、編次又與古本異、鄭端簡極信其書。陳幾亭以爲豐坊僞作、蓋以坊言得之基塚中也。此書誤人尤不淺、學者只斷以朱子所考訂者爲正。而凡稱經、稱傳、及不分經傳者、皆不可從。呂氏謂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與洪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發其思逞、都是無知妄作、可謂確

論學第十 六條

豐坊不但作僞大學、又作僞詩傳。山東王西樵有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昔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印發、明矜有妄人依彷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畧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敍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千子紹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發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於詩。汪鈍庵作西樵傳、特

載此論、亦最有見。原第十七條。西樵名士祿、汸王辰進士、官考功。鈍庵名琬、吳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鴻博、官翰林。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敍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今世相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

隱云家語字稱任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敬於家語論語問子桑伯子朱注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全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注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敘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家語王肅本而今亡矣王守溪震澤長語云於書市中得家語王肅註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是王肅本尚存然未知守溪所見果肅本否譚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不見家語而譏朱注之疎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書輕

議古人者之戒（原第三十九條）

春秋公羊穀梁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

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吳氏程則又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索隱亦是臆說非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則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是庚戌歲生七十三年學者疑則傳疑可也必欲强而定之則鑿矣（原第四十八條）

處事

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矜而爭羣而黨正是正直忠厚之無分寸者雖如

韓魏公之不欲分別黑白顛涅陽之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皆不免有弊士君子處世當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斷以濟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

純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然尚昔有在寬闊循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是又賴在上之君子持而化栽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則東西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原第十九條）

顧涇陽告王荊石曰以模稜爲亡以調停爲辦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劑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淸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滑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此是忠厚之假者張侗初與羣論曰易稱從小羣以成大羣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一有偏則不肖之人逢窺所嚮而托足焉猶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當其宿憤盈者叢其勞嫉者假其讎剔

棘栽道風波瀰天始於立氣節而竟成古風轉航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伴而喪心之輩此是正直之假者假忠厚假正直又不可與無分寸之正直忠厚同論（原第二十條）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原第六十條）

按本條門學錄本一條此分爲二兩語亦簡得簡明

恭按朱子每好言恰好二字先生此二語亦只是要恰好又此二語皆客克治都在裏

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恥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只是步步循天理（原第五十一條）

史傳成湯解網一事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綱而不能必天下之宅犯不若故商道號尚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天下之宅犯不若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王之法哉余在嘉定時體認得如此宋史仁宗贊曰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仁宗可謂得商湯解

綱，遵，意，文，亂，茂，謂，律，設，大，法，務，順，人，情，其，意，亦，猶，是。原第一十條

基按先生自述以清廉著聲者也而其論治猶如此卜以民為其患至今稱道帶長也蓋王道疾[illegible]此[illegible]發之緩世[illegible]猶康而以剝殺為治者尚其[illegible]

易貞與天同體雖似須授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於民猶擴常相隣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變為郡縣壤土既廣則志慮有不能周民吏數易則設施有不及究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夥不勝其擾亂矣此是在言然簡須要有分寸若簡無分寸便是大簡

欲有分寸須是主敬窮理。原增第一條

一篇洪範只是要敘彝倫然非九疇成備彝倫不可敘不是區區可徒一官可以敘得所以孟子言敘必先言養。原第六十八條

東方朔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此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此數語不善用之則為柳下之不恭又甚則為東方朔之玩世為胡廣之中庸為蘇味道之模稜善用之即寬則得衆之道也其不同處只在分寸上又在時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時候只是主敬窮理晉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路溫舒上德緩刑書亦引用此語皆與東方朔同意皆要識分寸有時候。原第十八條

孔子於爭猶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幾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如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然聖賢見幾雖決而用心則甚厚故孔子以微罪行伯淳之詩曰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原第四十四條

基按問學錄內少墟聖賢見幾一段必如此方形容得聖賢出處之心若但曰見幾而作猶只見得一半

讀陽明奏捷疏牛入寨詩不如曹彬下江南歸朝氣象遠矣。原增第五條

基按陽明文集正德十二年五月有閩廣捷音疏十二月有橫水桶岡捷音疏十三年四月有浰頭捷音疏六月有三省夾勦捷音疏十[illegible]年有江西捷音疏及擒濠捷音疏十[illegible]上江西捷音疏宸濠[illegible]七年有八寨斷藤峽捷音疏凡八疏未知先生指何篇言抑以其累不免

兮然功效節次八寨詩忘見說韓公破此縫兆縣十四萬寫直何今日可十年春遂衛收功一日開普天入謀及妙策偶爾得天功及得旋窮搜確胡非長孤須有思風化使頑頑嬰與曹武憑奉救江東句語國氣象公矣。

見寬帶經而鉏存內史推情與下不求名辭以貸租以時告遠民闕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吏以最可謂有真儒術吏之風矣及入于以司馬相如封禪書問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何言歟亦與於宋孫興天書之對矣漢書以寬與公孫弘卜式同傳有以也夫。原第六十七條

何故臣云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昔劉孫以論和議名勤道方及歸自海南遂畏無閑高限宜中論了大全之好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故更憂慮而餒耳椒丘此言自好者宜書紳然此所言猶是正氣之不克終者也若甫之出於客氣者又無足論也矣。原第五十四條

昔子答江元德日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力。

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纔舉筆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晉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吾輩纔開口不可不思此一段。原第六十五條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且亦辨之未必能便明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而驟行之猶恐不勝其病況徒資口說乎聽一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爲毀譽且不以爲法戒而僅爲毀譽聽一談理之言不察而遂發爲議論且不求其躬行而僅爲議論其害豈可勝道。原第二十七條

松陽鈔存卷下

陸當湖先生著　金山後學楊開基陽谷編次

教學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取之而已也若但知嘉獎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偏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人多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頗漫凡謂學問當從狂狷起腳是何言歟原第十八條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啓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原第十四條

孔孟每稱善人明季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論梁生以善人爲狂然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則皆不然語類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據此則是朱子以善人爲謹厚之士今當從之大抵中行狂狷善人有恆皆是以天資言而善人又不如中行有恆又不如狂狷原第二十七條

其按□□□□□□大抵善人之類不：有近於狂之□□□□狷之□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狷中之質而自成者爲也□□□□□□中行之質而裁成者也語□□□□□□此□又以善人爲謹之□□□□□厚之□似人而不可謂善人厚止□□□□□人□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以此□善人也朱子有此條宜善會□□□□全□□見之善人宗甚有見此論不主語□□□勉輕□見之謂與朱子不此今疑非定義□□未見鈔存全本也今讀此條先生改定仍從語須可見鈔存爲定論儀封本刻鈔存所闕學錄陳先生意矣

孔子之時虛無寂滅之說尚少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異端之說方且其託於上達而淪潛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病則雖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病薛文清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蓋此之謂也原第五十七條

恭按呂東萊先生近思錄後序云首卷列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當與聞

次解之意後世輕造之義理本中不容擬議苟甚然不識其棲意上何所底止列之編者特使知其名義有所於今而已東來此宗與此條相發先生其病與相好名義者從一格看所謂時不得不然蓋立教之權法也。

辨學術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慢捷收拾精神而不讀書窮理發由來不能無差且其所謂收拾精神者不免如觀心說之所識非如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略綽提撕也安得無病至其所以收拾精神主於自私自利而非主於存天理又無論矣大

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都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轍六條第

按此條文集亦載日記內無中間觀心說一段已甚按先生此條辨之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爲一直是等上等求其與可疑問人但知偏於靜者爲疵而不知不分動靜者亦偏人但知指理在心外者爲禪而不知指理在心內者亦禪此一條便可當一部學蔀通辨矣先生日記中嘗有一條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照物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本自不同按此於一指理之在心又分失詞之晰極物而分有不似者其得先生辨學術分晰其陽如此。

陽明年譜載其將征思田之日與錢緒山王龍溪證道於天泉橋上緒山謂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是師門宗旨龍溪謂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陽明兩存之曰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吾學無遺念矣愚謂此一條是王學病根其所謂致良知亦是如此依緒山之說則以本於無善無不善者爲良依龍溪之說則直以無善無不善者爲良總是知有心不知有性若以孟子仁人心

也程子性即理也之義求之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不知明季諸儒何以必極力爲之回護如高忠憲云陽明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則以性原可謂無善特不可以此教人耳豈性與教有二道乎陳幾亭云陽明所言無善直指本來不著一相非謂有善惡而不分別也行之於倫與事是既有善惡之後仍不分別其學術亂世之罪可勝誅哉自汝中之說倡遂茂視道述取下無足輕重不見性者爲善亦無益見性者爲惡亦無傷非惟程朱之閑蕩然而良知之教亦且日貽於天下則

似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未嘗差特龍溪衍之過當耳果足以服龍溪之心乎幾亭又云孟子言性善未嘗云有善呼性爲善猶贊青天爲好耳若夫善意善事猶彩霞明星惡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明星與黑雲濁霧相去遠甚要不可執此霞此星爲青天之本體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性中本無一物夾雜至虛至粹故謂之善孔孟未嘗言有何待後人言無必云無善是無上加無也則似孟子云性善即無善無不善之謂與告子何異乎豈無聲無臭者性而有物有則者非性一物不有者性而萬物皆備者非性乎其言不必無上加無若與陽明稍相左而實深於回護陽明者也以幾亭之好學深思亦知姚江末流之弊而不知其病根在昧於心性之辨反從而爲之辭甚矣莠苗朱紫之易亂也原第七條

王龍溪曰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不寂知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

本旨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証而始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終始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中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呼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斯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古今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按龍溪此條言良知之說各自爲派如此然總知有心不知有性其或分主宰流行或不分主宰流行或分工夫本體或不分工夫本體皆只是指此昭昭靈靈之知覺非孟子之所謂良知也原第八條

基按嘗閱龍溪集滿口是禪固陽明之濫觴也此條特引其言良知各自爲派耳若龍溪之純

是羅整菴明季諸儒已明言之先生故不復辨云

高景逸先生之學見於先生所謂困學記者大略謂始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歛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繼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者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快然及謫官赴揭陽於舟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諸法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過汀州陸行

憩旅舍小樓讀二程書見明道先生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從前牽纏俄然斷絕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無方所可言也平生深鄙學者張皇言悟此時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可下工夫耳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

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雖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此記作於甲寅先生進學之大槩具見於此又行狀載其自揭陽歸與吳子往歸季思往來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蓋先生之學專以靜爲主而其靜也又以呈露面目爲主純是禪學由其初不知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爲有病而從此入門遂有旅店小樓之張皇其後焚香

兀坐坐必七日皆是欲守此旅店一段光景遂執此以爲學者下手工夫其講一貫也謂一貫尚是入門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卽指此一段光景爲一貫也其論格物也謂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亦指此一段光景爲知本爲格物也其論性也謂陽明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其論盡心也謂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曰心曰性無非指此一段光景雖未嘗廢讀書然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輕到後來臨終與友人書

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又遺疏云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全是佛家話頭其平生好處只是從天資上發出來與學問全無干涉在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只是略欠自然與朱子所謂緊緊提撕者稍異耳未是偏然景逸用之遂至於此甚矣學之不可絲毫有偏也原第十條

其有劄記一節云高忠憲樓小樓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與羅文莊初年晤老僧後覺友流行所見正同東幾乎反謂高子所見者性也文莊所見者心也文莊見後漸體認漸覺其非高子體認既久忽見本原一時透脫是為實悟此後推有純熟永無走作奔又謂聖人不必有此一番不過出於正路愈行愈熟則愈識其精微學者必須有此一番按此論大非忠憲所以不及文莊正在於此文莊遂而能改忠憲卻從此悟做成也然予又謂朱子言一日豁然貫通觀其生平亦當歷此段光景當來第不欲向人道破按此則直謂朱子亦同諸先生此條撿出附此

羅念庵在陽明之後深知陽明末流之弊而欲以主靜功夫救之其集中有云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為里者不能蹈險出崗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躐等而已哉又與王龍溪書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幾

括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也此皆切中當時之病然不反求之居敬窮理而第欲以主靜為致恐只是致其所致非聖門所謂致高景逸之學大抵本於念庵觀其所作三時記言在揭陽念庵之門人蕭自麓出念庵諸書觀之深嘆為陽明門人對病之藥可見至若李見羅亦深言陽明末流之弊而取止至善為宗旨只是將陽明之良知改頭換面耳非有二也其學又在念庵景逸之下矣原第十一條

基按陸王派學問如白沙甘泉念菴諸公皆是做靜時工夫得力者彼自以為學術本領郤斥之者亦以歸於靜非之言知只是致其所致毫不識靜時工夫耶當時彼於靜時要察見要尋求要捉摸及至於動則以為內既無私遂聽其自然流出則是靜則操之而動則任之也烏覩所謂未靜立極耶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皆以朱合陸按儒入墨使學者認集註或問為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傳說之非雖有信從朱子者不能不惑於其言較之顯背紫陽其害尤甚幸羅整庵陳清瀾之徒深闢其謬如撥雲見日至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陸合朱推墨附儒蓋以象山未嘗不日親師友日觀書冊日講明與

朱子之格物窮理多揣相似遂強而一之不知象
山雖未嘗不言講明其視講明一邊却輕且其所
講明者亦止講明其自家一派學耳非可與朱子
之格物窮理同日語也謂陸無異於朱不知陸子
先不知朱子扯界附儒與提儒入釋其歸一而已
矣文貞平生極喜陽明良知之學而其語錄有云
學須有要歸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
失日日在康莊也又曰學須有所見乃能行得如
登萬仭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冥
目求前也此亦與象山所謂講明一般[illegible]第十

按此條陽明所錄蓋引諸說辨之而段甚長後乃又自學則其略與此不同

觀涇陽學蔀通辨序以象山爲有我朱子爲無我其
說是矣至謂朱子故德性問學爲二不爲無失而
曰辨朱陸者不須辨其說爲是爲非辨其說
爲有我而已矣則似朱子之與象山者僅在無我
此則愚所未安[illegible]第十

[illegible]

余於辛丑壬寅間有告子陽明之辨謂告子不是如
釋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而只是欲守一
心以爲應事之本蓋即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
言養氣則心不能應事故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
不得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
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實然惺然而已以實然惺
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
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
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
介甫之執拗又告子天資高強故成執拗若天資
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強者必
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東莊見而評之曰自餘年
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其范爲所
謂罪深於桀紂者雖莊氏之學先生亦嘗心疑之
然猶包羅和會[illegible]自指其爲非是以其陰益
深而其禍益烈讀此[illegible]深幸此理之在天
下終不得而磨滅亦出於陽生之一綫也至謂陽
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
得好自是其資質好非釋之力也然如朱子所稱
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

行得好耳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
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劫提奪下功縱
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
實錄[illegible]其性資[illegible]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
[illegible]陽明[illegible]機械之言
謂當[illegible]名者考夫東莊之論陽
明此[illegible]所謂大賞高者有
中行[illegible]可以罪陽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余於壬子五月始會東莊於郡城旅舍詳論以學術

人心爲言曰今之人心大壞至於此極皆陽明之
教之流毒也又曰陽明最適之學大段無不是然
論心性則鄭氏[illegible]陽明[illegible]終不能脫陽明之籓籬
又曰東坡學術尤誤人好其學者戲謔游蕩權詐
苟且無所不可[illegible]從之今之聰明才俊
而決裂於廉恥之[illegible]以東坡爲窟穴者也若
程朱之教行則人[illegible]此所以深其害已而
去之朱子雖學術最有功於世又曰今日爲學當
明可不可之界限古人大則以王小則以伯猶有
所不可見其他乎又曰考亭與師念臺而不能從

其學考夫之於念臺也猶朱子之於籍溪屏山白
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時之言皆有關係余所深
佩服者。原第三十六條
據北溪與余子積書云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
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
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
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
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
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
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

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
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
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愚按朱子
心學凡三變固然然初年汎濫其後出入於五
峰之說忽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之本體未
嘗不寂然者爲未發似與陽明之不分已發未發
相類頗陽明之不分已發未發者指知覺之心而
言無善無惡者也朱子之不分已發未發者指義
理之心而言萬物皆備者也故無論朱子後來分
已發未發仍使到底不分仍與陽明異無論陽明

到底不分已發未發即使亦改而分仍與朱子異所以陽明雖推朱子之晚年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至若劉念臺反以中和倡說爲是而謂改定已發未發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繞根工夫可謂巧於詆朱子者矣原第九條

學蔀通辨所論朱子之言三變至晚年而始定此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退菴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言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原第十二條

按右二條辯論朱子爲前賢所未發學者其指歸入聖之路故附於此

講良知更講致其知講理以知合更講事以斷俗見明季諸儒所以救陽明者亦未免之弊也然不知從朱子之格物入則所謂悟與修皆不可據不知有程子性即理也之說則所謂理者先不真此只救得龍溪諸人之弊不曾救得陽明之弊原第六十四條

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腳者仍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

故象山之解經其害更甚於王何也原第五十五條

陽明一派學術日與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辭詖嘉隆之際其辭淫萬曆以後其辭邪至今日其辭遁原第五十六條

楚以禘北爲對殷令孫日行事書之而又備載其論兵以仁義爲本之言不以其言性惡而沒其善所謂惡而知其美也今日於象山陽明亦當如是但從祀則不應濫及原第[illegible]條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放生所輯唐文粹者實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裴說于維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眞人傑也唐文粹不載退之諫佛骨表大端已差原第十七條

[illegible]

今見羅日作其文及道亦別作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却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個秋陽江漢貫萬個秋陽江漢原[illegible]九條

隨聖人自世常想視其一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

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原第十條）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時時隨地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尚何廣大處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處有一毫欠缺則節目便不密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若子之浩浩於其間禮樂觀點之所見狹且粗矣然知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即是點所見之境界但自知其未能信則其爲志處尚高於點（原第十四條）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從容時信猶易倉卒時信最難開雕已見大意而能體認到此其一段謙退精進氣象直是可悅如陳清瀾學蔀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卻少此一段氣象（原第十五條）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草廬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有自爲歌詞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必也其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觀草廬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啓手足易簀遠矣

按撰造聖人事欲尊聖人而適以卑之者多矣在漢論衡諸書已辨之若草廬此論所見更卓宜先生深取之也

二程先生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荊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疑爲姦險

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荊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
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之語錄中明道言
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
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質美者明得盡渣滓
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
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
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
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談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

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
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倘伊川嘗爲張繹曰我昔
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
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定論也故二程語
錄中多有不分二先生語者後人奈何以己意而
妄分優劣乎哉 先生答亦折衷於朱子而已朱
子曰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渾然天
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
可比顏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
收束檢制孟子却不能到又曰大程當識其明快

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
平處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合
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高於伊川伊川學
力所至不讓明道明道有優於伊川處伊川有優
於明道處然其道則一而已故四書集註引用二
程語亦不分伊川明道十原第四條
按問學錄所載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下云必欲分明有之矣此改云亦折衷於朱子又伊川有優於明道處以下問學錄內無
明道謂夫有五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
及爲御史對神宗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嗚呼此
所謂廣濟闊閎之清議而非頑劇僥及之清議也
以此爲訓猶有摘蘇子瞻策問而劾其不恭如朱
光庭者十一條原第四
黃勉齋所述朱子行狀直是一篇太極圖學者不可
不讀十條原第
某按十二朱子行狀是闡了一篇太極圖周子太極[illegible]是天了[illegible]精[illegible]須知只是學所[illegible]當[illegible]
朱子嘗與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
忠厚和平之意存焉由其從義理發出非從意氣

發出也十[illegible]第一二條某按讀先生奏[illegible]亦有知此意

果齋李氏謂朱子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此引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相符然所謂指示本體者亦示之以[illegible]用[illegible]備之學耳豈教之以尊德性而廢問學乎豈教之守其昭昭靈靈者為尊德性乎十[illegible]條

某按[illegible]文集答張敬夫書[illegible]來[illegible]天理[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一動一靜[illegible]

[illegible]

元史載劉靜修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今靜修集中敘學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詳然其謂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識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論此是不易之論十[illegible]第六條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徵蓋傷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述諸經之傳註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illegible]山謂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信哉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知採擇而為

此言訂十原第二條

按問此段本條出之。錄此合當三。以朱子精意所在
見於語類。而[illegible]之朝。人先生所以習得語類
而[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集與其說。求書[illegible]
朱子[illegible]存[illegible]其[illegible]先生所[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在何必謂此書若不
得其之心[illegible]。[illegible]之今[illegible]
說[illegible]門人[illegible]朱子[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心
[illegible]有[illegible]朱子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了文[illegible]可以為[illegible]之
[illegible]識[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其[illegible]若[illegible]之[illegible]
人朱子手筆[illegible]
東嘗與盧[illegible]
文集疑朱子[illegible]中經者居多也
嘗有少非朱子[illegible]
謂學者不可不[illegible]加體會不[illegible]
可因文清劑大之言而忽之。

皆是前書說聖賢論清任和之義。目皆在孔子時作
夷伊尹柳下惠。聖之名與孔子是亦不有標別
而稱得與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人為此
論列之。[illegible]以貫[illegible]而父子
之[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則後來如[illegible]
札嚴光文人[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相[illegible]
使人人[illegible]以不犯[illegible]爲高人中大[illegible]人
故伊尹。任而伐[illegible]而[illegible]後[illegible]後世
如嚴光[illegible]之流似之。然[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五之時。公道下明。[illegible]人[illegible]故人情[illegible]變。亦

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
並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篇之者半。要以濟事
安人。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清。不必激而表其清。未
嘗不任。不必任[illegible]。[illegible]方吉調安王旦之
流。似之。人作[illegible]但其[illegible]係大路。孔子[illegible]於三者
之中。我微中衍之人。[illegible]用[illegible]仍是眾工所用者。
[illegible]兩之不同耳。譬係之於[illegible]丁之於牛。丈人之
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乎法。輕車疾徐之
間。此論清任和之旨精矣。然清任和與為我兼愛
統中又何以別。愚謂清者無我。與爲我不同。任者

有[illegible]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清任之間。
統中有輕重。於為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
偏全之分也。[illegible]而同者也。楊墨子與孔子邪正
之分也。而為異端而已。然則予孔論皆[illegible]安于
日之流亦可[illegible]。[illegible]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
之徒也。若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清
任。和之不同。十六原第三節

綱目不拔。嚴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學者取其高而不
取其傲也。嚴[illegible]者不可不存此意。十九條第六
又按文集有[illegible]
窗有傲[illegible]

與施[illegible]齋
札錄

包孝肅海忠介可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矣。耶不免
行乎路終身誦之之意。浩浩以是道爲臧。便不足
爲臧。道由此言有徵。君有是道。一路人皆無
人哉。故之一以其及又不若了路乎。路者不足以
人裁成其所循亦不止此。[illegible]
[illegible]

先王父之卒[illegible]也[illegible]別名松陽又爲衍水所
經故當時與諸生講學之書名松陽講義而鈔存
信名衙讀日鈔亦名松陽鈔存蓋[illegible]之暇
所定故咸冠以松陽志其地也鈔存取諸問學錄
日記而多所釋其精[illegible]以示後學定無可增損正
誼堂刻 先王父讀書四種讀禮志疑讀朱隨筆
三書全刻至鈔存及同學錄均有刪節行世既久
幾失其真先[illegible]業師楊舒楊姑丈蓮精性理于 先
王父諸書最所熟習謂鈔存一冊不宜刪節因全
書類于剞劂同門先爲鐫是書遂相協力三月告

成矣後 先王父聞先生爲其學之旨朗然如日
中天閱此七十五餘大旨已具見矣嗚呼子孫
存[illegible]頂負[illegible]日無不稱善[illegible]修德[illegible]于此自
勉選自愧爲孫男[illegible]忠[illegible]拜識跋

六韜六卷

題（周）呂望撰

清影宋鈔本

六韜六卷（通行本）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案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陸德明所註不同、未詳孰是、姑附識於此。）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卽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師古註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三國志先主傳註始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隋志始載太公六韜五卷、註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閒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時伯益爲百蟲將軍之語、雜說依託、不足爲據。）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又龍韜中有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爲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爲此言、尤爲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號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

六韜卷第一

文韜

文師　盈虛
國務　大禮
明傳　六守
守土　守國
上賢　舉賢
賞罰　兵道

六韜卷第二

武韜

發啓　文啓
文伐　順啓
三疑

六韜卷第三

龍韜

王翼　論將
選將　立將
將威　勵軍
陰符　陰書
軍勢　奇兵

五音　兵徵
農器

六韜卷第四

虎韜

軍用　三陳
疾戰　必出
軍略　臨境
動靜　金鼓
絕道　略地
火戰　壘虛

六韜卷第五

豹韜

林戰　突戰
敵強　敵武
烏雲山兵　烏雲澤兵
少衆　分險

六韜卷第六

犬韜

分合　武鋒
練士　教戰

均兵　武車士
武騎士　戰車
戰騎　戰步

[illegible]

六韜卷第一

文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

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

文王曰樹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

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

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正也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即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

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尋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鄣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愼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

爲巧王者愼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愼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愼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愼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僞方異伎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

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眞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

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

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六韜卷第一

武韜

發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

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殷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之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敎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

咎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姦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九曰尊

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死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之陰納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

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柰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六韜卷第二

六韜卷第三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受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人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

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

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懽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寧

武王曰善哉

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

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

見勢苦之明也

陰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

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

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

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

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彊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絶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阻險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

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

鐵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敗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祅祥士卒所告凡三軍說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祅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日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四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

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蜋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橫可以敗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蜋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敗

步騎方首鐵棓維肦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鎚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蜋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

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

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蜋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纆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

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

若從天下三軍勇鬭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壍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中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壍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絶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鬭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鬭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敎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軍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陳相望衆寡彊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柰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

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疏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無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屯誡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過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為之柰何太公曰分為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

可久為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盟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衛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

王曰善哉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

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愼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

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卽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勝矣

六韜卷第五

豹韜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絶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鋭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冦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鋭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冦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鋭兵絶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鋭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

擊其表或擊其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

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烏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

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宜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軍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彊爲之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彊者必得大國而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

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路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阸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各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五

六韜卷第六

犬韜

分兵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則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心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服習不可不察也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練士教戰之道柰何太公曰凡領三軍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

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

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卒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敗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柰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二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環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

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

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薉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

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六韜卷第六

司馬法三卷

題（齊）司馬穰苴撰

清影宋鈔本

司馬法一卷通行本

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為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為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為一卷。今亦從之、以省繁碎焉。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身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義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者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

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
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
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
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
相犯旣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
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
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
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旣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
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
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
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
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
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
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
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
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
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
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白戎也周以龍尚文也師

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
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
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
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
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
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
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
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
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

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灋表裏也文
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
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
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
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
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
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
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
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

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卷上

司馬法卷中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

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

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嚝虞
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
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
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
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灋刃上
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
密兵惟雜人敎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
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旣章目乃明慮旣定
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
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

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
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
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
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
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旣作其氣
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
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灋凡人之形由衆之求
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
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灋凡治亂之道

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立法一曰受二曰灋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
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灋在己曰專
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
道凡戰正不符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
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
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卷中

司馬灋卷下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

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陣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

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用眾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利煩眾利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眾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

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
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凡戰設
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
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
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
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
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
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
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
自古之政也

司馬法卷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

（唐）李筌撰

明鈔本

太白陰經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傳寫譌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險阻，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人終於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爲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爲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爲水戰具，濟水具篇則取爲軍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戰具篇則取爲火兵，井泉篇則取爲識水泉，宴娛音樂篇則取爲聲感人。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譌，阮逸所傳又亂以僞本。筌此經至今猶傳，惟篇首陰陽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此李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
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撰卷數与中興書
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陳直齋稱南宋公先世為
得而目之以揚雲明郁唐海宇是書之功不著以名異
其前的人手錄亦傑在翰林時曾校秘閣書錄
宋一本八卷前缺天地陰陽地勢陰陽二篇並失
其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又卷九遁甲等篇殘
十九四武等篇及以第元併武備志中所非按
軍中唐時書名雜氏功令之論亦見詒請發李程
取之近時所出書古本劉君多于秘閣校輯時者
本備稽其後不敢任其舛誤將一之採錄傳他時
彙呈
乙覽
謹記于後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孫星衍書于華
錫冊汲再廣流君在京討論其謬云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序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家如嬰兒夏則居巢冬則居穴與麋鹿羣
黃帝□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其□杜
□神不足以□天地之心故心不足以知將敵之術□有
□□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
封疆經綸敷思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氏族故君子得之固位小
人得之覆命兄以兵家之所秘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
今所著太白陰經殺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為不如
此則兵不能取故藏諸名山石室開承命令設備消息故林丸
以進

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進
秘閣校書直院士良校
御書祗候臣張永和監
入內黃門臣蔡永中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監

太白陰經目錄

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 地無險阻 人無勇怯 主有道德
國有富強 賢有遇時 將有智謀 術有陰謀
數有探心 政有詐謀

卷二
人謀下
善師 貴和 廟勝 沉謀 子卒 選士 勵士
刑賞 地勢 兵形 作戰 攻守 行人 鑒才

卷三
雜儀類
授鉞 部署 將軍 陣將 隊將 馬將 相人
相馬 誓衆 關塞

卷四
戰具類
攻城具 守城具 水攻具 火攻具 濟水具 水戰具 器械
軍裝

卷五
預備 總序
築城 鑿濠 弩臺 烽燧 馬鋪 土河 遊奕
地聽 報平安 鼓角 定鋪 夜號 鄉導 井泉
迷塗

卷六
陣圖 總序
握奇營 太白營 偃月營 陰陽隊 教旗 草教 離為八陣
合為一陣

卷七
捷書式 藥方
禡牙文 禡馬文 祭蚩尤 祭名山 祭大川 祭風雨 祭毘沙天
捷書 露布 人藥方 馬藥方

卷八
雜占
日占 月占 五星占 流星占 客星占 妖星占 雲氣占
分野占 風角 鳥情

卷九
遁甲 天乙 向背 出師安營

卷十
雜式
玄女式 察情 主客 神樞 田螺占 龜卜 易筮
山岡營壘

太白陰經目錄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一

唐都虞候李筌撰

人謀上

天無陰陽篇

經曰天圓地方本乎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農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濕不爲漂蕩萬物而生其濕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沈木流金堅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積陰之處不萌秋天肅殺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凋陰陽寒暑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在陰陽而變之哉昔者王莽徵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備軍吏及昆陽之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發五將不具刑天歲月建違須始至子如此吉有張伯松爲值孤出屠當而亡賊孫遭害中家僕寄處何治日合日支吟不可出令戰而賊至伯松見殺妻子被虜財物劫掠桓譚新論曰星曆之人解避忌時不解避忌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時祀而得福無厚德而明從吉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于天時無智無慮而候于雲氣少勇少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擊而恃龜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指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求于人也吳子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事不起弗爲始蓋天時者爲敵國有水旱之害蟲蝗荒亂之政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爲譎書而寄於天道無益于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于兵有何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

經曰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汧隴終南太華據其前九嵕上郡居其後刑政苛刻子嬰降于軹道姚泓面縛于灞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刑政不修其王終于歸命陳主亦於長城公之命左巫峽右邛僰南有瀘漢之隔北有劍閣之險昔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佑無德之主地利不

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易無險易無不
易存亡在乎德戰守在乎地世聖主智將能守之地何有險易
哉

人無勇怯篇

經曰吳法有性勢術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
多詐越人淺薄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
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其勇怯在謀
強弱在勢謀能成勢拙謀失勢則勇者怯既言秦人勁申屠之
子敗於莞開杜洪之將死于戲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王夫
差兵無敵于天下敗齊于艾陵長晉于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
怯諸葛孔明攝巴蜀之衆窺兵中原勇功強將而威加
魏師則蜀人何得而稱懦項羽破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
海內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田橫感五百死
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詐乎越王勾踐以殘亡
之國血老弱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果澆薄
耶蚩尤戰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得于薊門公孫瓚于上
谷則燕趙謂銳而不必勇且銳也所謂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
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
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全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下
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
其功道德衰王道出而尚仁義霸伯者出而尚智力霸戰
國出而尚詐謀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
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足以理則用勢
千八百諸侯其後並為六國六國之君
非務道德而親權勢因不得不觀道德之所以為者也
惟聖人能返始複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人君能理天下正者
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
則天下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明
古者之智乎者心之所神藏智乎乃能形物物情入至知窮
物之情藏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任大德厚而位尊者謂
之至德德薄而位尊者謂之至道焉夫于君子無失于小人失
于君子則未詳于理失于小人則物無其跡故曰人不察于凡
水而鑒于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亦然則任人不失其
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境之內百姓之事任之于相四封之外敵
國之事任之于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安侍以于威而服有罪
以頹宮而來服夫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
力勝者強強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富國篇

經曰國之所當強者蓄積以權利器散以稱人謀為術之事
而富在衆謀戰者權之事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鼓則武
則爵爵則任任則兵強興兵勸農農則國富國不法地
不足以成其富兵不逸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人法天而
王智居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王法天之時因地之財用人
之力乃可富強夫時者春植夏長秋收冬藏用地
之財者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用不備也國有山海
之利而人不足於財者商旅不備也通四方之珍異以有易無謂
之商旅務力以長地之財則用草萊謂之農夫絲麻以成
其衣服錯之女工中夏之毛羽黔之丹砂荊揚之皮革角齒

江湖之魚待會稽之竹箭齊之魚鹽燕之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
鄭之刀[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起之利然後利之籍[illegible]
越之金錫此地之[illegible]之郎[illegible]
之[illegible]溫陳之宛丘鄭之陽翟洛之三[illegible]
之[illegible]定宋之[illegible]諸此地之[illegible]
者非緒則會世無奇業而獨富貴皆非[illegible]可列[illegible]
者富為使然也同貴而相直者強弱使然也[illegible]
弱者理亂使然也務有道理也足容[illegible]也務有而丹[illegible]
為所通行則使然也[illegible]
得是不[illegible]貪地[illegible]不惠無[illegible]人誠用不思強禦故神[illegible]

而王天下湯武救伐而王夏商國患則智可以強國國強智則力
可以強人用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可以富於內
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平南越以為園圃郤羌胡以為苑囿珍寶
異物充乎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夫乘堅策良人厭葡萄
橘柚是謂智強於內而富於外秦孝公行壟田之令使商不得
雜農不能糴麥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征使農佚
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庾實人知禮義至于始皇以為資兼時
而并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也故知伯王之業非智
不戰非農不強通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謹有過時篇

經曰賢人之用於世無籍地無資無奇狀智勇以待發意
作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
心道同而志合信符而言順如從水于地先[illegible]其湛入乎石
先就其深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桀之洞行[illegible]之
開於湯而放桀太公剔獸鼓刀之徒棘津[illegible]之叟至周[illegible]
無輪之下發射而擒武庚伍員破楚徙跣扶弓矢乞[illegible]于吳陵
閶闔風而為其義下階迎之三日與語無復疑者范蠡生于五
湖之濱為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大夫種來
觀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于地戶霸吳東嶋于吳國公
士此以閒百里奚自鬻于秦穆公委之以政歸信南鄭之亡卒

御隣之法大漢高祖之以謀故曰人君之心如明鏡照物鑒泉面明于中形物於外則使賢任能不失其時若非心之覺非智之明因人之視借人之聽其猶眩眊叟以辨黼黻聽聾夫以韶護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奉其伯求之術也故五帝得其道而興桀紂失其道而廢興廢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主非兵強地廣人殷國富而已

將有智謀篇

經曰太古之初有伯皇氏至於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罰而人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俞俞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周霸春秋戰國從遷徒任智謀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諸侯漢用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籍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孔明之智而二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吳苻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擒高歡之銳隋高熲之智而南併陳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擒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也故曰將軍之事以靜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謀也

術有陰謀篇

經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慮重權不審不知輕重強弱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重莫難于周知揣莫難于悉舉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戰伐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陰遣諂臣以事左之或以巫覡使其尊鬼神事重其綵色文綉使賤其穀粟而空其倉庾遺之美好使崇其志遺之巧匠使興土木以竭其財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驕恣賢人結舌莫肯匡助濫賞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神廷忠進諂請謁公行而無聖人之政愛而與官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罪怒則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祀設諂欲使奇技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非者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諫之路然後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為欺以欺為信以忠為叛以叛為忠忠諫者死諂佞者賞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素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滅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夏桀放周用此而殷紂殺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晉國分韓趙魏用此而東周分常生之言皆曰兵強大者必勝小

[illegible]之道則小成君臣伯王之業為眾之所破亡之日

其身皆不保終殁大焉國小越霸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

傾之術也行之道文王之以聖人而能獨行[illegible]其秘其任焉

乎

智有探心第二

昔日古者[illegible]雖大相制而足跡不至於諸侯之境

專制不待乎千里之外以道至焉以為天下之[illegible]而後之流

風起而浮於散雄當用而諫諍之時必往而用計以[illegible]搏

徐子仁義社稷之計以通謀異不為淺非達風知微不能探

敵不當心善思不能成事不應其情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

能用兵忠實不明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子述揣摩探闔之術

藏之篇以授蘇秦張儀遊說於諸侯之間而揣摩諸侯之心其道

非術行之大用探心之謂也以[illegible]忠信[illegible]經

偉子史計謀成敗得失雖說之而[illegible]之心知其志何人之

情也[illegible]從其[illegible]之陰陽發之往而[illegible]

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illegible]而[illegible]

為交之其意必出[illegible]及射其定行[illegible]矣今[illegible]

將[illegible]使[illegible]如[illegible]一快大[illegible]而無不

中正循[illegible]以[illegible]張其喉[illegible]其腰[illegible]其[illegible]必衝[illegible]而[illegible]

目前可有乎[illegible]矣除一人之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勇士之心

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乎之心必[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心[illegible]

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慎[illegible]勿以常[illegible]好對之心必以

賄勿以原夫與智者言依乎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

測博與博者言依乎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以應今與

貴者言依乎勢貴在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失勢與富者言

依乎物富[illegible]財而物可貿則財不足以易貿與貧者言依乎利

貧[illegible]之而利豈輕則之不可以[illegible]豈與賤者言依乎謙降下則

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乎敢勇不[illegible]而敢則[illegible]勇不可

以[illegible]與愚者言依乎銳愚[illegible]而銳聰明則[illegible]不可以

[illegible]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illegible]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illegible]異其

表[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阻獨往

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illegible]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

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illegible]不成[illegible]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

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illegible]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

之短見己之所長蔽己之所短故[illegible]之動必先示之動必

先[illegible]之動必以[illegible]之動必以甲[illegible]而知

用所長以制物況其智者乎夫人好說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

好[illegible]者必以縱橫遏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illegible]之必率

其好令其[illegible]推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使出吾之右徐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心使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illegible]

言也死亡并患貧賤苦辱斬僇誅罰言也與五者誅言罰則
怨其賤者誅言廢則悅降其心迎其意啟慶啟罰以取其志情
變乃力有形見于外者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所謂則情狀心
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王伯之
業也

政有誅強篇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illegible]不制
不誅焉所謂亂軍者[illegible]之務
擅威將之威公政私行私門公謁上發詔下訕議上由令私行
猛如虎很如狼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宜誅之文宣
誅少正卯於兩觀[illegible]宜斬莊賈於表下而軍容肅然
斧鉞揚于兩諸侯[illegible]天下怖夫誅豪者立其威
修權者[illegible]在于士卒之膚也豪
強有為者[illegible]御之[illegible]如[illegible]
其[illegible]
心使[illegible]之左右豪強無[illegible]者則長其[illegible]
其[illegible]使禍盈于三軍[illegible]于萬人[illegible]誅之人[illegible]故曰不
[illegible]人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師國[illegible]誅豪強何以[illegible]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一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二

人謀下

善師篇

經曰兵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兵[illegible]
之[illegible]兵立于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也故齊之
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
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
帝備五兵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使師
誓衆放桀伐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
北伐山戎為燕開路所謂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
國滅出亡[illegible]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
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
與殷周並下至末代尚權詐力爭戰故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
刑僇子孫不傳於嗣善兵者由退戰者危者陰謀逆德好用
兇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民之害也

貴和篇

觀之先王之道以和為貴和重万人不尚戰也春秋左氏傳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德撫諸侯諸侯誰不心
服哉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也是故晉悼
使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也戎帝歸晉惠以納不侵不叛之臣於是知命之師必有得
免晉人將之戎人角之夫有之之主能以德從人而仁之主能
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無勝
而和勝雖諾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
玩則無震故有衣裳之會未嘗歃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
戰陣之事兵者不祥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舉而
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啗之啗之
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車馬銳甲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致
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且柔可以示德書曰戎之用依童之罔
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進也

廟勝篇

經曰人貴將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紀綱也
平也且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令時分事夫道之功天
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事故曰天有顯道不可先天地道無缺不
可先職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未以和冬
山陵當天災地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穀不時八節

不成地殃也重賦奇歛高臺深池興役過度怒遍忠
佞竊在攜此人殃也上見天災下睹地殃旁觀人殃兵不可動天
不可勤師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資其時地
資其財人定其謀靜見其陰動見其陽先觀其跡後知其心所
謂勝兵者先勝而後求戰敗兵者先戰而後求勝也故曰未戰
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矣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其算少也多算者
勝少算者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以此觀之勝負亦易見矣

沉謀篇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說
不戰謀藏于心事見于跡心與跡同者敗心與跡異者勝兵者
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跡示小心謀取
跡示與戢其真疑其詐不決則強於不公悲然玄陰之與玄
淵然如滄海之不測知此則陰陽不能為神不能知故不
能窮卜筮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吉敗若勝敗出乎可卒之
其謀也策不足聽其勝也形不足觀能言而不能行者司之實
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司至事不說大兵不言微
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者利之使其難厭強者
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使其疑貳難厭則公正驕矜則慮
守廉疑貳則謀臣去國又利殺而為受獲句踐卑吳而夫差傾
漢高離楚而項羽亡是故屈諸使者以言後者兵者以策夫善

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搗其虛敵必隨多其力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併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逸擊勞者武之順以勞擊逸者武之逆以衆擊寡者武之勝以寡擊衆者武之敗能以逆擊順以寡擊衆者全勝矣夫張三軍合乎一時心使萬人力斷于呈將者人在武人行軍之勢而在智士作氣之中事必乎方略之不可測而方突方銳之可絕而施五十之鍵討敵則方寸之心皆易成致智周萬物而不殆由成萬物而不遺順天信人容如知將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

經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籍斂不用（疑作）什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行師士樂其死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亦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然後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于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下報之亦厚且士卒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使冒鋒鏑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養之禮恕道之小惠漸之若慈父之愛子也故能救其陷危拯其塗炭卑身下士一齊甘苦親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出不乘高雨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妻子繦褓於行間身自分功於作役傷殘之餘必扶於河挾纊之言必逃於耳是以人喜金鐸之聲易鼓鞞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而報之於將也故曰視卒若嬰兒可與之赴深溪視卒若愛子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謂妻可以攻齊門楔四可以攻衛[illegible]吳起孫武以此術而兵強於諸侯也

選士篇

經曰統六軍之衆將百萬之師而不選鋒銳而雜用和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奮其敢力者無所著其功無異於行中原而俟賊于勝負哉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罰推其進用士以刑罰推其退古之善選士者懸賞於中軍之門有深沉謀慮出人表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智策之士有辯縱理横飛箝揣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情心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情謀之情性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械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札戈矛劍戟便于利用陸搏犀兕水攫蛟龍搴旗故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敵之士有立不[illegible]

其道而亡興亡之道不在晦明文德在乎選能之各盡其才者
也

勵士篇

經曰激人之心勵人之氣發號施令使人樂聞興師動衆使人
樂戰交兵接刃使人樂死其在以戰勵戰以賞勵賞以士勵
士木石無心猶可危而動安而靜況乎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
下戰勝於外班師校功集衆于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
賜以錦綵衣以繒帛坐以重茵事以太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
皆賜紋綾坐以重席享以太牢飲以酎酒大將軍親賜偏將軍
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功超百萬斬元
忽踰越城壁出入營壘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趫捷
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
力負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得而聚之四百二十斤次
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達三式多言天道誦說
陰陽者下賞得而聚之名曰技術之士夫十士之用必盡其才
任其道計謀使智策之士談說使辯給之士離親間疎使間諜
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道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規鋒
指麾守危攻殺使猛毅之士擒襲侯探使趫捷之士探報計期
使疾足之士破堅摧剛使巨力之士誑愚惑癡使伎術之士此
[illegible]得其道而與大

斬之首搴入將之旗功高於衆故賜上賞子孫後嗣常稱九勲
之家父母妻子皆受上賞坐席有差衆士咸知次功賜以銀章
朱綬紋綾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少酎酒父母妻子賜
以繒帛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醨酒偏將軍捧賜子將軍捧
觴大將軍令于衆曰某乙等勇冠三軍功輕百戰斬勇雄之首
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賜以次賞子孫後嗣長為勳給之家父
母妻子皆受次賞坐席有差衆士咸知下功賞以布帛衣坐以
單席享以豚飲以醨酒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席子將
軍捧觴卒捧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僇力行間勤勞
歲月雖無搴旗斬將首虜攻殺摧鋒以下賞子孫後嗣無所
庇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衆士咸知奉命上功起再拜大將
軍讓曰某乙等奉行王臣敢不盡節有功無功受上賞大將
軍遍席曰某乙等不德忝居師長賴子之功幸免逆戚績美
事某乙等無勇美進而後坐命次功再拜上功曰某乙等無
謀無勇違帥長之命有進死之累無退生之辱身受殊賞上光
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諸退而後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曰某
乙等少猛勇敢違帥長之命決勝負於一時身受次賞上光父
母下及妻子子其勉諸下功退而後坐夫如是勵之一會則鄉
勉黨里勉隣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州勉縣朋勉友三會則行
陰相勉閭閻之聲相踐而出隣無敵國邑無堅城士何患乎

不勇哉

刑賞篇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德而民不犯其人醇湯武鑿五形傷四肢以縄輔刑而姦不止其人淫有虞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治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争為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争為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争為直而軍亂不賞勇賞勇則争犯先而陣亂夫仁事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之常也賞其常則致争致争則政亂政亂則非刑不治故賞者忠信之薄而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無善賞過則多姦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而不求善而人自為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明主旨出度物權時以權四方執法而操柄拠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功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一曰能生死而救殺者上也刑賞之術無私於人常公于世以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獨遠于桀紂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廢其衆也失之而天下亂治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通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經緯萬古生殺之外聖人措而不言

地勢篇

經曰善戰者以地險以勢勝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窊墉之中則不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方棱偏之石則不能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赴深谿故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軍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于其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便此皆利名曰重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先之衆名曰衢地深入敵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衆名曰圍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名曰死地故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爭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聽不便事也凡地之勢三軍之雄良將行之智將遵之亦將非之欲幸全勝未之有也

兵形篇

經曰大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革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鑒神無物而不察形詭而藏事其外形圓而密事其內視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事以是參之

其堂壁壘形其氣也端當備火形其勇也勇而無剛密敵而速
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隱無所不在形其進也油幕冠襯形
其強也假旗作鼓設若無人形其弱也故形象陶人之埏土范
式之冶金為方為圓或鍾或鼎金土無常性因工以立名戰陣
無常勢因敵以為形故兵之勢至於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
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
知其所以制勝之形不能神不能為變化神不能敵不能為智
謀水因敵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也

作戰篇

經曰吾之善戰人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圓則行方則止行者
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戰
人者因闘于其地則散投之於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勢不得
不散戰者非能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在木石而制在于人散
戰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勢此因勢而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
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
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故曰時之至間不容息先
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
害雖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神此因利
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川澤右丘陵背高而向下處生擊死此乎地
之戰人也逼敵無近于水彼之不見致死拒我因毀揣升緣蕭
有舟楫于人乎今其半渡而擊之前此致先涉者暴之黃有渭
心敵逆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
谷險隘與敵相遇我則金鼓震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
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
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此勢之戰人也如建瓴水於高
宇之上驀然而無滯窩又若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善
守矣

攻守篇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人焉所以攻
夫守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
城中之衆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者攻而勿圍力未屈衆未殫
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衆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
軍三軍無使相過壯男過壯女則費力而好生壯女過老弱則
老使怒弱使強怨怜在心則使勇人受虞壯夫不戰故曰善攻
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
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行人篇

經曰國君擇日釁廟授大將軍繕甲兵用卒乘出則破人之國
敗人之軍殺人之將虜人之俘蒐糧萬里行于敵人之境而不

知敵人之情將之道也敵情不可求之於星辰不可求之於鬼
神不可求之于卜筮昔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
呂望為商之漁父秦之興也李斯為山東之獵夫漢之興也韓
信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為袁紹之舊臣晉之禪也賈充
仕魏之起也崔浩遷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
使臣持君之術是以失度雖移使桀紂侯稱致晉故曰
三仁去而商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
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而任之以審
其情戰何患乎弗克故曰獲其兵敵國情能其雄敵國空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事有三一曰用敵國之人亦現

於我〻為其爵重其祿精其事實則任〻處則誅之任之以鄉
導二曰吾使行人現敵國之君臣左右執事孰賢孰愚中外近
人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
就吾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乎行人行人之謀未發有漏者與
告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稿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
之泄若鷹鸇之入叢林無其蹤若游魚之入深潭無其迹離婁
俛首不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聲微乎微乎與纖塵俱飛豈
能貪辭渴爭力輕命之將而將行人之事哉

驗才篇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所成渾和平課元氣已淪明復陰

陽也渾和不知權變聰明不知至道夫人秉受好惡失於決斷可
與循約難與權冠强悍剛猛失于縝密可與涉難難與持守
良長慎失于孤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拘執可
與立節難與通變好悔沉靜失于遲迴可與深慮難與應捷夫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
能果敢雄不能智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
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
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於人君合於仁義
則天下親合於忠信則四海歸合于智勇則諸侯臣合于貪愚
則受制於人仁義可以謀縱智勇可以謀橫縱成者王橫成者

伯伯王之道不在于兵強于勇之際而在于仁義智勇之間此
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將若夫能柔能剛能張能翕英而有勇雄
而有謀圓而能轉環而無端智周于萬物而道濟于天下此曰
通才可以為大將矣故曰將者國之輔〻周則國強輔隙則國
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明王擇人之際
則其才適而用驗其貌厚而責察其心貞而明居高而望遠徐
視而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升若泉之深不可
則然後審其賢愚以與言擇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擇
聖以德擇賢以道擇智以謀擇勇以力擇貪以利擇奸以隙擇
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違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

或攻取而觀其勇或餌財而觀其利或投閒而觀其臨懼或恐
也而觀其安危故曰欲求其未觀其往欲求其古察其今先察
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有偷自歸於晉々察而用之勝楚
伊尹自歸於湯々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人不
困固陋無以彰其德智士不因時棄無以舉其功王者不因絕
亡而無以立其義伯者不因強敵無以遠（遠一作）其患明主任人不
失其能直士舉賢不離於口無萬人之智者不可拔於萬人之
上 孫子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
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
之難至矣夫如則主不虛王臣不虛責所謂君道知臣臣術知
事者也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二 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三

雜儀類

授鉞篇

經曰國有疆埸之役天子升正殿命將軍詔之曰朕以不德繆
承大運致强敵侵擾攻掠邊陲日旰忘食憂在寤寐今將軍之
神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大史卜齋三日於太廟
拂龜太史擇日以授鉞君入廟西面而立親操鉞以刃授將軍
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柄授將軍曰從此以
往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命跪而答曰臣不可以從外
治軍不可以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
受命專鈇鉞之威臣不顧生還請君亦無一言之命於臣々不
敢將君許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々出臨敵
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中無君命前無敵人
是故智者為慮勇者為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
降服戰勝外功立於內于是將軍乃縞素避舍請命于君君命
捨之

部署篇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以正
合以奇勝餘奇為握奇聚散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
人為一軍一萬二千家十有二月五百家閏餘象陰極陽備物

成功征無義伐無道聖人得以興亂人得以廢廢興存亡昏明
之術皆由兵也尋為轅首其為伍二伍為部部隊也一軍凡二
百五十隊每十隊以二為奇風后曰餘奇握奇故一軍以三千
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餘八千七百五十部隊一百
七十五分為八陣陣存 正軍令斬決罪隸及行軍孔候進止
須審絲紀四人軍典謹厚明書算者任之

裨將篇

經曰古者君立于陽大夫立于陰是以臣不得犯君下不得凝
上則君臣上下之道陽也夫智均則不能相使力均則不能相
勝權均則不能相援道同則不能相君勢同則不能相王故大
將貴一致能者任之人判官二人謀事共之任偏裨四人主
將以智擇將以勇以智使勇何得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
敢輕命好戰者任二人偏將軍無謀于敵有死于力守成規而
不失者任四人子將軍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布威
德者任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探現非常伺察動靜飛禽走獸安
忌好殺事通離時者任二人承局其惡均于更漏無失絲祭
中者任六人偏將軍別奏十二人偏將軍傔六人副偏將軍別
奏十二人傔八人虞候兼充子虞候選忠勇好義者任一人判
官主倉糧財帛出納軍器刑書公平者任二人軍典明書計謹
厚誠確者任

隊將篇

相也者之使是也其耳目遂其心役其力然後用其
命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與之登高去其梯入諸
侯之境廢其梁後之以事勿告之以謀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
則士可得其心而一其身如此則死生聚散行之于我是謂良
將一人隊將經軍陣習戰鬬識進止者任一人押官一人隊頭
二人副隊頭主文書詳功賞知勞苦明部分行列跡察並責成
子副隊頭公直明曉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並勇壯者任一
人抱鼓主鼓明嚴號進退節制氣銳充勇者任一人吹角主收
軍謹守節制忠謹者任一人司兵主兵刃利鈍支分器仗
明辨者任一人司倉主分支財帛給付軍糧清廉者任一人承
局主料供差科兼人情惡口舌者任五人火長主廚膳飲食養
病火內衣資總探戰陣不與仁義者任

征馬將篇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
涼廡刻剔毛衣謹絡四蹄抑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驟閑其
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鼓勒鞭銜必先完堅斷絕必補此
馬不傷于終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
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來戰說明此者可以橫
行人表凡軍馬人支兩匹一軍征馬二萬五千匹其無馬亦加
三分令以兩匹為率一人征馬副將軍中軍隨充皆在上

人任焉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八人任焉子將軍陣
子將軍中擇明閑牧者任五十人任焉押官定見中擇善牧養
者任五百人群頭善牧騎者任堅諒群頭中取軍外差一千人
焉子亦軍外差

鑑人篇

經曰凡人先觀其外足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九候三停
定一尺之面智愚多怯形一寸之眼天地全覽以別其貴賤貧
富夭壽任將者先觀其貌乃知其心

神有餘法　容貌堂堂精爽清徹喜怒不變其志榮辱不易其操是
謂神有餘法

形有餘法　頭頂豐停腹肚褒厚鼻圓而直口方而棱顴頰相
臨額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
望下而就高視大而獨小無以自滿無虞人以自安好施陰
德常守忠信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形有餘法

心有餘法　道思揚善揚己先人不疾人之善不揚己之長是
謂心有餘法

頭目鼻口過古法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美稱富貴無
象頭高廣福祿居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鄉卿縮喉
豐滿內翰頭橫闊志氣剛毅駝頭象鴻福祿千鍾蛇頭大銳
貪既無計狗頭尖圓性劣遠

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薄而稀失信多欺斷欲細密眉欲粗財
眼目光彩明淨者貴眼長成就者貴眼大口小多虛無實眼
鼻口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脈貫瞳子者死於兵難目捲頭
不搖即倫羊目直視與殺妻子蜂目蛇瞪利禍相仍蜂目豺
聲當行安忍魚目多死猿目貪其鷹視狼顧常懷嫉妬牛頭
奚陰圓安富貴終吉鼠目不小縮頸含頭不足狎狐猶無信期羖
虎視富貴無比
羊聲多狐疑
口若馬嘴心難信獸口若鳥喙窮賤客死口若河海富貴自
在唇如點硃才當代無舌紅且厚神機自奇吐舌及鼻有奇

復貴
鋸齒食肉牙齒食菜疎齒猛毅密齒淳和細齒長壽名曰猊齒
猛頷耳項脂皆手肚黑手而形法
燕頷封侯頭大足肉意智不足耳輪厚大鮮明者貴而且壽
小而薄者夭而賤卵項圓粗富貴有餘鶴頸了了財物乏少
頭粗短者富貴長細者貧賤肥背若龜富貴巍巍肥長而方
智慧無缺手足纖濃指密而厚者富貴肚若垂壺富貴有餘
牛肚貪婪狗肚窮寒蝦蟆腹頻蜥蜴腹緩
凡人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不散近而不亡遠而非壯深而不
鳴大而不濁小而不亂細而不亂遠而能聞餘響堅激有若

筌蹄宛轉鸞韵能圓而長虎聲將軍馬聲嘹亮雄聲嘶視者
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真實人也
凡黑子欲大而明生隱處者吉露處者凶人面欲圓胆欲方虎
欲厚脩斂覆上欲長下欲短五岳成四瀆好頭高足厚頸短
臂長似虎如龍所謂行住坐臥飲食音声似非一處也
鑑頭骨玉枕額法
將頭從起將軍㍂三関玉枕萬戶侯（車軸枕封侯∘∘∘三星
枕封王（偃月枕三公口口方枕封侯十字枕二千石三
公之位上字枕封侯○圓枕封侯
額上有此字文將軍額上有両土字文二千石川眉間有
四字文封侯八眉間有八字文將軍三額上有三字偃月文
封侯（額上有覆月文將軍眉上有文通殺將軍
眉間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傳漆紫如爛椹黃若蒸栗
赤若炎火青如浴藍此皆三公將相之職也

相馬篇

經曰相馬之法先相其耳二看擬好人眼爲日摩容勝腿虎咽
其尾若垂帶次相頭骨稜角成就前看後看側看但是骨側狀
見皮薄露鼻衝柱側高低額欲伏立趾如聚行止猶走喘息而
細蹄頭若鷹頭高舉而遠望深視而遠聽前看若踊後看
若蹲立如獅子與萬里寿中欲得受人李名曰太倉
太倉寬易飼欲濶前三臺骨欲起分段分明脊欲高頭
欲方目欲方而光脊欲強壯有力腰欲張四下欲長耳欲緊小
小則耐勞目大膽大大則不驚鼻欲大鼻大則肺大大則能走
膝欲得小小則易開欲得審口欲上尖下回方舌欲薄而長
赤色如硃齒欲分明牙欲去齒二寸腹下欲廣且平方牙
欲白之大之小也目旁顴見腹後視見內駿
馬也齒欲齊上下相當唇欲急而方下唇欲緩而厚口欲
紅而有光千里馬也欲肩一尺以上能久走頭欲高如剝
兔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脛內多者千里眼中紫縷貫瞳子者
五百里上下徹者千里
凡馬不問大小肥瘦數肋有十二十三者四百里十四十五者
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者六百里腰脊上者五百里壞轅大者
三百里目中瞳人如並立並坐者千里耳本下生角長一二寸
者千里頭如渴烏者千里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能行者千里尿
過前蹄二寸者五百里尿舉一足如犬者千里腹下逆生毛者
千里關於中有筋及及毛者五百里
凡馬後兩足白者老馬駒也前兩足白者少馬駒也
馬有上旁部較不振者骨旁根而不起者筋旁起而不振者皮
旁限肋不真

骨劳肆之損行三十步疟　皮劳以手按而若下汗出疟
氣劳長纏争行得汞疟　血劳高聲勿令頭低而食疟
焉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以名入口病

軍令誓衆篇

經曰陶唐氏以人戒于國中欲人述其命也有虞氏以衆於戰
德燕簡習教人体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慮事也殷人
誓于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
人意也夏賞于朝賞善也殷僇於市僇不善也周賞于朝僇于
市兵節文也

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故須振難略出勁舜化鉄石之心需
風霜之氣發俾號令申明法度
誓衆文曰某將軍某乙告爾六軍將吏士伍等聖人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不庭暴虐攻昧取亂侮亡今戎夷不
庭式于王命皇帝授我斧鉞俾將天威有進死之榮無退生
之辱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
成誠慎從王事無干典刑

軍令

經曰師衆以順為武有死無犯為恭故根宜斬往費貌緣修按
于亦名闘諸侯威震隣國令之不行不可以掉兵三令而不如
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經法者將之過也凡甲士自隱
于軍門付之軍候斬首竿于六軍之衆有犯令者命軍正治罪
依理而後行刑使六軍知禁而不敢違也

一漏軍事者斬漏泄軍中陰謀者皆死罪
一將軍走者斬在道及臨陣者同
一不戰而降者斬背順歸逆者同
一不當日時而後期者斬限而棄水火者不坐
一與敵人私行交通者斬言語書信者同
一失主將者斬隨從者不坐
一失旌旗節鉞者斬與敵人所取者同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而敵所急不相救助者同
一假託訛言者斬妄說陰陽以動衆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言烟塵有賊者同
一遺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固捻者同
一自相盜者不計多少
一將吏守職不平藏情容者理事曲法同
一以強陵弱摴蒱於軍酣酒喧譁而罵無亂于理不順者斬
一因公宴醉者不坐
一軍中乘騎車馬者斬軍將以下非身入營乘騎者同
一破敵先擄者掠者斬入敵境者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大號擅宿他處者斬

一守圍不固者斬羅及一火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殘梁者同
一役欺百姓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軍中嫁女子氣
一違將軍一時一命者皆斬

關塞四夷論

經曰關塞者地之要害也設險守固所以禦姦閑處内諸夏而
外夷狄尊衣冠禮樂之國卑戎蕃服之俗是以先王嚴而攘
旅訓年

關内道

自京西北出塞門鎮經朔方節度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里五原塞匈奴之地以渾邪部落為皋蘭都督
府斛律部落為高闕州渾屈部落為浚稽州思顏寘等置
六胡州党項十四州拓拔舍利僕固(疑作)野利系乾節子等部
落牧其原野

黄河北道

安北舊去西京五千二百里東京六千六百里今移在永清
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三千四百里大漠以北廻紇部
落為瀚海都督府多覽部落為燕然都督府思結部落為盧
山都督府同羅板拔石部落為幽陵都督府同羅部落為龜林
都督府匐利林為雞田州奚浩部落為雞鹿州達恩陰山牟部
山龍門山斗頭山鉄勤山北庭山木刺山洛真山三處故也

北庭道

自北京西北出經河西節度出玉門關東出高昌故地置州西
以突厥處密部落為瑤池都督以雜種故胡部為北庭都護
去西京五千七百五十里去東京六千八百七十里北抵指
塞臨海長海以突結骨部爰置堅昆都督府為獨龍州北抵
瀚海去西京三萬里

安西道

自西京出鉄門關至安西節度去西京八千五十里去東京
九千八百五十里路入味勒那者于闐黒海大宛月支康居
烏孫等國

劍南道

自西京西南出大散關經百牢關越劍門閣到劍南節度去
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里出昆庭開羊道
雜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西出吐蕃南出印棘渡瀘河雲南
關西南徼外路入夜郎滇池自毒五天竺國去西京三萬里

范陽道

自西京出潼關至范陽節度去西京二千五百里去東京一
千八百八十里北去居庸關盧龍塞外以契丹蕃(疑作諸)長置
迴紇部落外為五州以白霫部落為居延州黒霫部落為寘

驩州北至烏羅渾去西京一萬五千里

平盧道

自西京經范陽節度東至平盧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三千里抵安樂度遼水路接奚契丹高麗黑水

嶺南道

自西京南出藍田關涉漢江越大庾嶺經南海節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十二百七千里路入銅柱林邑九真日南交趾等國

河南道

自西京出潼關經東萊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東涉滄海驅熙津都督又東抵雞林都督府又東南經利磨國扁羅涉海達倭國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計里數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三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四

戰攻具篇

攻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是故墨翟縈帶高垣公輸造飛雲之梯無所施其巧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孫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三月而後已其攻守之具安全不同今約便事而用之

轒轀車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犀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擊木石所不能及

飛雲梯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有梯長一丈二尺有四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相拓飛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

砲車以大木為床下安四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着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用之

車弩為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軸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挂牙上弩為七衢中衢大箭一筴長七

寸圍五寸箭笴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為羽左右各三箭次
差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皆起及七百里所中城壘無不
崩潰
尖頭木驢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
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蔽人其下共舁直抵城
下木石金火不能及
土山于城外堆土為山乘城而上
地道鑿地為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
積薪于柱而焚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輪車上樹高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

窺城中板屋高五尺方四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
圍城而行于營中遠望謂之巢車狀若鳥巢
木幔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逼城堞使趫卒蔽之緣
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上瓢敗油散後以火箭
射油散處火立焚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
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內火實之繫雀足薄暮群放飛入城中
棲宿積聚廬舍須臾火發
守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人所不覩謂之九地[illegible]

其器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于用其後常李寬守晉州羊偏
守壺城皆紛紛封郡于賊處伎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不宜于今
也今述便于事者如左
浚隍深闊濠塹也
增城櫓修接櫓也
懸門懸木板以為重門
突門于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為暗門多少臨時濠三五寸令厚
五六寸勿穿中夜于敵初來營列未定領卒從突門躍出擊
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門扉厚五寸以備火又以金被以泥塗門下木被土[illegible]
積石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關橋一梁為橋梁端著橫栝拔去栝橋轉關人馬不得渡
皆傾水秦用此橋以殺燕丹
鑿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
積水備火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城口號為擂木
積石備石于城上不計大小以多為妙
樓櫓城上建候樓以板為之跳出為樓櫓
笆籬戰格于女牆上跳出為樓去牆三尺內著橫栝前端安
轉關以荊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尺懸于椽端以蔽矢石
布幔以複布為幔以弱竿懸挂于女牆外去牆七八尺折砲
石之勢

木弩以黃楊桑柘木為之可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稍三
寸以絞車張之巨矢一發声如雷吼以敗隊卒
燕尾炬縛葦草為炬尾分為二岐如燕尾油蠟灌之加火從
城上墜下使騎木驢而燒之
松明炬以松木燒之鐵索墜下巡城點照恐敵人乘暗上城
脂油燭炬燈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口晨夜不絕以備
非常
行爐鎔鐵汁爐舁行于城上以潑敵人
遊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鐵索懸墜城下燒孔穴中攻城人
石灰糠秕因風于城上揚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鐵汁洒之名
曰眯目
連挺如打禾連枷打女墻上城敵人
叉竿如槍及有兩岐用叉飛雲梯上人
鉤竿有槍兩邊有曲鉤可以勾物
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攻反向于地道上直下穿井以迎之
積薪井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矣
油囊盛水于城上擲出火中囊敗火滅
地聽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頭覆新甕于井中
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城道者並聞于甕中辨方所
遠近

鐵蒺狀如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之足
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槍戟其坑十字相連
狀如鉤鎖覆以蒭草加土種令生苗蒙覆城營要路設之
拒木槍木徑二尺長短隨用十字鑿孔縱橫安括銳其端可
以塞城門要路人馬不得奔前
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
築其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深淺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
內為閣道外柱外膺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內柱上布
板木為棧立籍于柵上濠塹拒馬一如守城法

水攻具篇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
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可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
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城浸營敗將死
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
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闊
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三分遠
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
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齊平以為天下準或十
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繩計
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可知

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揹二尺柄長一
尺又可以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其分隨何遠近高下立竿
以照板映之敗日視之三滑木齒及照板黑映齊平上尺寸
為高下也相往來尺寸相乘則不⋯⋯高小可以分寸尺度矣
火放其篇
經曰以火位次者明日天時操⋯⋯暑含茅竹積鳥穗半根于柱
草宿著之中月在箕經推月宿法設五火之其日而燃而焚之
推月宿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上
十八日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夜行十三度少強皆
以月中氣日月宿為首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
一度東方七宿共七十五度
斗二十五度牛八度女十二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
西方七宿共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軫十七度
翼十八度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虛十 月尾四）日月合宿營室八度于辰在亥為娵訾于
野衛分并州于將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壁六 月斗十二）日月合宿奎婁十四度于辰在戌為降婁
于野魯分徐州于將河魁
穀雨三月中（日婁七 月女二）日月合宿昴三度于辰在酉為大梁于野
趙分冀州于將為從魁
小滿四月中（日昴九 月壁十一）日月合宿參四度于辰在申為實沈于野
魏分益州于將為傳送
夏至五月中（日井初 月奎十六）日月合宿井二十五度于辰在未為鶉首
于野秦分雍州于將為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井三十 月畢七）日月合宿星四度于辰在午為鶉火于野
周分三河于將為勝光
處暑七月中（日張七 月斗七）日月合宿翼九度于辰在巳為鶉尾于野
楚分荊州于將為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軫初 月婁十五）日月合宿亢八度于辰在辰為壽星于野
鄭分兗州于將為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角十一 月觜十四）日月合宿氐十四度于辰在卯為大火于野
宋分豫州于將為太衝
小雪十月中（日房三 月房二）日月合宿箕十二度于辰在寅為析木于
野燕分幽州于將為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月斗十六日月合宿斗二十度子辰在丑為星紀于
野吳越分揚州子將為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午四月忌初日月合宿虛五度子辰在子為玄枵于野
齊分青州子將為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營室八度至後三日夜半行
十二度少強即至東壁五度至後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強
即至奎九度順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強二十八
宿一周天其晦朔三日則不見也
玄女式
玉門經曰倍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即知日宿所在假令正月五
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從營室順數七宿至畢宿此然東井
二十三度審二度恐不定故而通其以決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稿橋草藏火直抵賊營
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則乘而勿攻
火獸以艾蘊火置瓢中開四孔繫野豬獐鹿項下焚其尾端
望敵營而縱之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開兩孔實艾以火蘊繫野雞足針其尾
而縱之
火盜選一人勇健語言服飾與敵同者竊號逃使懷火偷入
營中焚其積聚火發乘亂而出

火矢以射張弩射及三百步者瓢盛火貫矢端以百數中夜
齊射敵營中焚其積聚火發乘亂急攻之
濟水具第
經曰軍行遇大水無津梁舟楫以濟渡太公以天艎天舡皆
質而不便于事今隨事應變以濟之
浮罌以木縛甕為筏甕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闊五尺以繩
勾聯編槍于其上令形長而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槍筏槍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槍為一筏
去十束為三端摽而縛之可渡四百十六人為三筏計用槍一
萬二千五百根卒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軍畢濟矣
蒲筏以蒲九尺圍顛倒為束以十束縛之似束槍為筏量長
短多少隨蒲之豐儉載人無蒲用蘆葦
挾絙以木橛于岸先投浮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橛急
挽定使挾之浮渡可為數十道渡之
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縛其孔繫於腋下可以渡之
水戰具篇
經曰水戰之具首伍員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漢武平百粵鑿昆
明池置樓船將軍其後馬援王濬各造戰艦以習江海之利其
舡闊狹長短大小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一石則人數率可知
其楫栟篙檣繂帆石碇與常舡不殊舡上建樓三重列女

墻戰格樹旗幟開窓穿穴置砲車擂木鐵汁狀如城壘晉王濬
伐吳造大舡長二百步上置飛簷閣道可奔車馳馬忽遇暴風
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
蒙衝以生革蒙覆其背兩相開掣棹孔前后左右開弩窓矛
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及此不用大舡務于速進速退以乘
人之不備非戰舡也
戰艦舡舷上設中墻半身墻下開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與
女墻重列戰格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舡
也
走舸亦如戰舡舷上安重墻棹卒多戰卒少皆選勇及精鋭

者充往返如飛乘人之不及兼非常救急之用
遊艇上無女墻舷上置槳床左右隨艇大小長短
四尺一床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飛虞候居之非戰舡
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
鶻翅雖風濤漲天無有傾側舷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
鼓如戰舡之制

器械篇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
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

與敵爭上古庖犧氏削木為兵柏皇氏以石為兵尚書禹石中天
橛黃帝之時以玉為兵蚩尤氏之時爍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
五兵建旗鼓以佐軍威
纛六面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
天子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門旗二面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二
以豹尾為[illegible]出居紅旗之後為帳前左右建五方
旗五面各具五方色大將營中建隨六纛後在營亦于纛後建
之
麾鎗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

角一十二具于鼓左右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三百五十面尚
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
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其諸隊不同各自為識認出居
隊後恐士卒交雜
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與大將同用紺色
陣將鼓一百二十面臨時聲徵近用（疑作）六分之千五百
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恐欲結筏牛
皮牌二千五百面二分馬軍以團牌四分支步二分弦二分
匾箭一百分十萬隻弦三十五萬條一萬二千五張射甲箭
弩箭三萬五千隻弓袋胡鹿弓袋並十分一萬

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二
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鉞斧各四分支槍索二分
三千五百条馬軍用
草漿備
經曰軍無輜重則舉動皆闕士卒以軍中爲家至于錐音記刀不
可無也疑鏁六分七千五百頭轄自副叉一萬二千五百口笮梁
鍬鑁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乾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一
千五百石
氈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長革皮縫可被勝受一斗五升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皆以堅木爲之或熟銅受三升
冬月可以護食
刀子錯刀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並袋廚結鍵錐各十分
十二萬二千五百事
麻鞋五十分三萬七千五百緉
袴撚子帑纏抹額六帶帽子氈帽各十分六萬二千五百事
氈麻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領或謂爲番兵用柳棰栲栳各
三分五千口
皮囊十分二萬二千五百事

鎌四分五千張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布行槽一分
大小胡瓢二分二千五百枚
馬軍鞍轡革帶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具
人藥一分合療藥一分
馬藥二分
披氈被馬槍引馬索各三十分計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
幕或以披氈代
神橛十分
絆索三十分三萬五千條
皮毛皮條三十分計三萬七千五百備收賊難使用
右各件備辦公廨並須貯備使用勿使臨時有闕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四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五

預備

總序

經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師出者有備與智者同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國所以立疆場關塞亭障者將欲別內外分華夷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邊徼勵士卒也

築城篇

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城闊狭各五之一其高為逌隅之守不可為即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狭以此為準料功以下闊加上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乘之得一丈七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積數得九十二丈七尺五寸每一工一日築二丈計工四十六人日築城一丈七尺五寸一步之役二百七十八人餘五丈一百步計工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人餘一丈五里計工十萬九百九十人餘一丈五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量實並計二丈土築半為城于濠傍高八尺上置女墻計五准上

鑿濠篇

經曰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闊積數三丈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丈日出土三丈一尺計工五人一步計工三十人一里計工一萬八千人一里而率則百里可知

弩臺篇

經曰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建女墻臺內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捲收之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粮水火等數近四城則攢弩射

烽燧臺篇

經曰明烽燧於高山四望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平地高迥處置之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三丈上闊一丈形圓上蓋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之上覆栈屋上置突灶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裡複置柴灶籠三所流火鮑三條在臺側上下用軟梯上收下垂四孔門孔望賊及安置火筒置旗一面弩兩張拋石擂木停水瓮乾粮生粮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夜平安舉一火聞警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早夜平安火不舉即烽子為賊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望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傳遞

馬鋪土河篇

經曰每鋪相去四十里如驛遞遞十更歸山谷間牧馬兩匹共
遊奕計會有爭警急烟塵入境則承號相報
去河於山下截路横截道路之横澗二丈深二丈以細沙土填
平早行檢行迹令全平淨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跡多少

遊奕地聽篇

經曰于奇兵中選銳勇諳山川井泉者必擇其馬鋪及土河斷
會交牌日夕巡夫於爭軍之外設事問敵虛實我之密謀勿
令人知其別使子將並久諳軍旅好身手者任
地聽選少睡之人地室則虛虎（一作豹）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
皆有響應見於胡鹿中名曰地聽可預防奸少（以猪皮為胡鹿也）

報平安篇

經曰報平安者諸營職司主掌營入五更有動靜報虞候如左
右虞候早出大將軍牙前帶刀磨折大磨道口左右廂兵馬及
倉庫營並平安峭後退本班如有盜賊動靜緊急即直言其事
若在野行軍即言行營兵馬及更鋪並以平安報之

嚴警鼓角篇

經曰夫軍城野營行軍在外五更初日沒時撾鼓一通三百三
十槌爲一通鼓音止則動角吹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
動如此三鼓三角而昏畢行軍第一角聲動兵士起第二角聲
動戎裝第三角聲動中嚴外辦角音絕兵馬齊動而發

定鋪篇

經曰每日戌時嚴警鼓角初動虞候領甲士十二隊建旗鼓立
號頭巡軍營及城上如在野巡營外定更鋪擇警士者唱曰是
甚麼人巡者答曰虞候總管某乙巡坐者唱曰作甚行答曰定
鋪坐者唱曰是不是行答曰是如此者唱三坐答曰虞候總管
通號頭及坐唱徵聲雄者充

夜號更刻篇

經曰夜取號於大將軍處粘藤紙二十四張十五行界印縫安
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　日號簿每日戌時虞候判官於簿
于大將軍取意於一行中書兩字上一字是坐唱下一字是行
答於將軍封鎖函付諸號各別收掌擇頭主首以本鑰匙開函
各報不得令有泄漏一夜書二行二十四紙二百六十行盡一
歲別更其簿

更爲牌

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行馬爲一百牌長三寸闊一寸逐日題
某日更牌一日一夜計行一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
當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
七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二分一更傳牌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二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
四步三尺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百七十步
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二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百七十五
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百七十五步
一尺三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
八十六步一尺一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九餘百十八步
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十三餘一里
百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五分一更傳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分一更傳牌十餘一里一百
三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

鄉導篇

經曰卽鹿無虞從入林中不用鄉導雖得地利夫用鄉導者不
以土人爲諳彼山川之險易敵之虛實卽可任也貴之使厚收
其心也俗之使敢恐其詐也是故餌之以官爵富之以財帛使
有所忘匠之以妻子然後參其辭驗其色察其言必始終如一
斯可用

井泉篇

經曰沙磧鹵鹵之中有水野鳥野羊之處有水也生芦葦菰蒲
處有伏泉地有蟻壤處有伏泉

迷途篇

經曰途征迷路南北不分當以此辰爲主

正月昏[illegible]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中
三月昏星中朝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尾中　六月昏星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畢中　八月昏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虛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星中
十一月昏壁中朝軫中　十二月昏婁中朝氐中
如陰雪則用老馬前引昔齊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
尋途不迷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五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六

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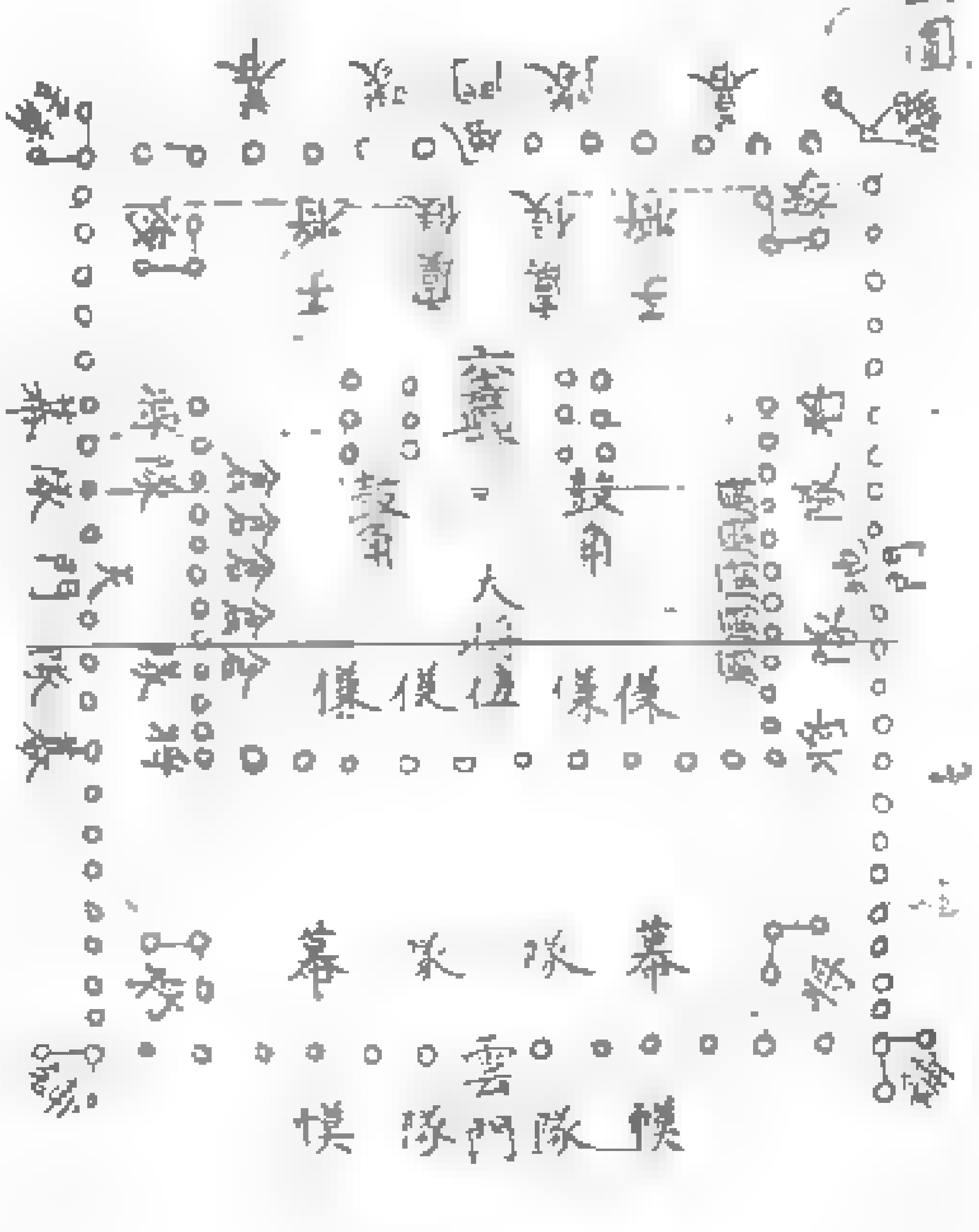
總序

經曰黃帝設八形車廂洞金也車上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卻月水也雁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巽也風后亦握遁奇之圖以正合以奇勝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後置虛實二壘力牧以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戰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戰者國使士卒如進止虞敵設陣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教陣無圖明矣而廉將以不教之陣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風后握奇壘

經曰風后立于太公俱用是法古之握奇天不滿八理隱難明范蠡樂毅張良項羽韓信亦用是法得其精妙而霍光公孫弘並諸亦采其華未盡其實惟諸葛孔明則深明其法以八陣握奇壘畫為圖本守地闊狹分寸丈尺是故不爽其實以列于後

握奇壘圖



握奇外壘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一火一千人為百火幕亦如之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陣陣有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率成三百二十六步餘二尺積成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壘內得地十四頃十七畝餘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為外壘（三百六十步為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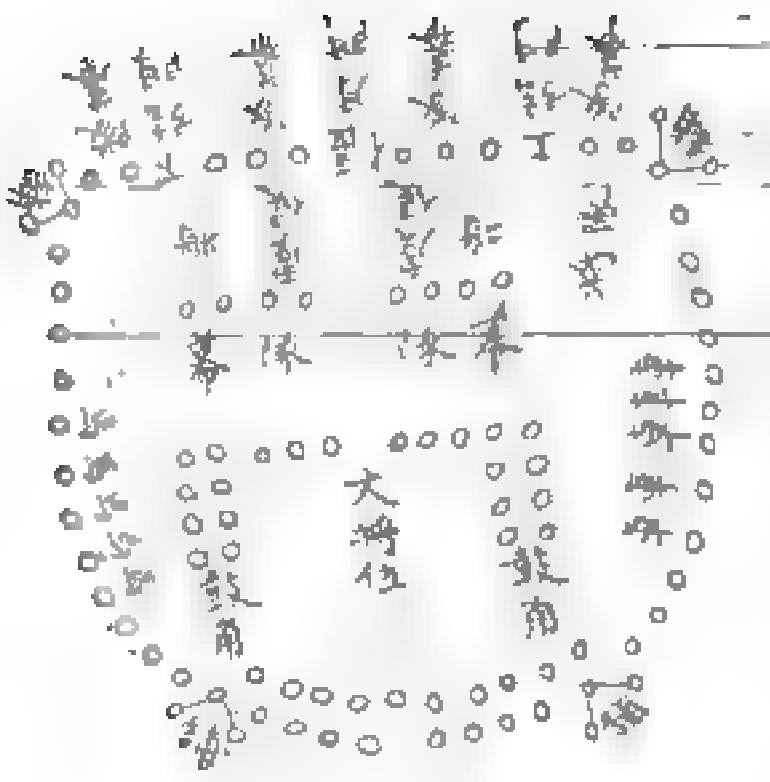
天車白虎為天門

地車吾甲為地門

風陣居巽為風門　雲陣居坎為雲門
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　虎翼陣居兌虎翼門
鳥翔陣居離為鳥翔門　蛇蟠陣居艮為蛇蟠門
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
乾坤艮巽為闔門　震離坎兌為開門
有奇旗游隊列其左右偏將軍居壘外，內營出入禁奸壘外
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遊，四隅有翳以備非常，中壘以
三千七百八人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
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壘內得地二頃一
百步，正門為握奇大將居之，六纛金鼓皆居中壘

偃月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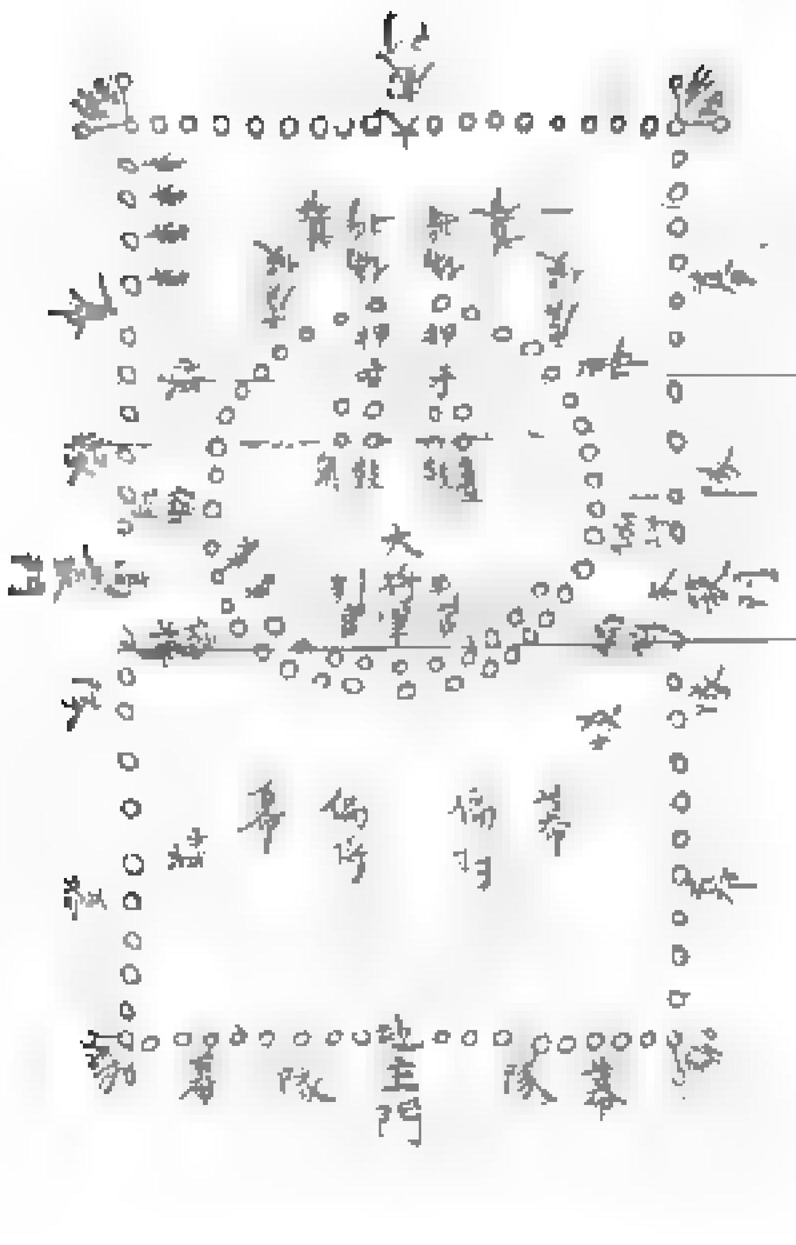
經曰偃月營形如偃月，背山岡面陂澤，輪逆山勢隨面直也
寶伏之所故謂下營



偃月外營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
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以尺積步得三里二百四十六步
四尺為弦弦置三門每門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
分營內地十八頃八十畝五十八步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
門左下弦門置偃月中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尺
得六百六十步四尺積步得一里二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
尺五寸四分每幕中兩廂各立高十一四大小如常焉披其
擬令士卒擐甲冑弓矢佩刀劍，棒斧居左右上以習騎射
之方

太白營

經曰參乃星伐三星連縣十星為十將軍西方白虎之宿也主
殺伐此星出而天下兵革不振若有君戚故兵出而法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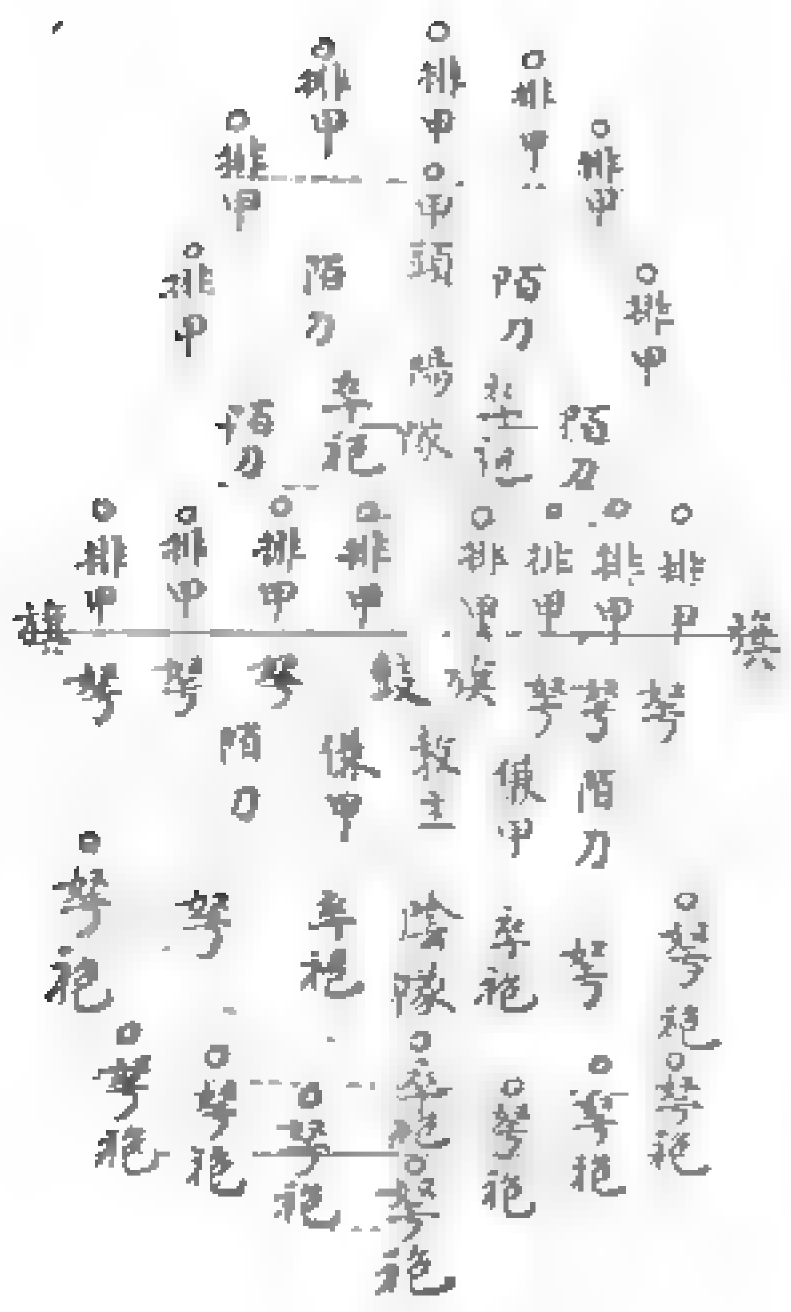


凡一將守一千人十將守一萬人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
百六十六步四尺積步得七里二百步四十六尺以營四面乘
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三百六十步四尺當內地十八頃七十畝
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為地主門　和德居艮為和德門　大炅居巽為大靈門
高叢居震為高叢門　大威居離為大威門　大武居坤為大武門
大簇居兌為大簇門　陰德居乾為陰德門
四仲為開門四維為闔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門置鞞偏將軍
居壘門內以禁出入察奸邪十將圖畫旛以五色五行列之
右一將行得水黑旛旗幟圖熊額白腳青

右二將行得火赤旛旗幟圖鷄額白腳黃
右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幟圖熊額白腳赤
右四將行得金白旛旗幟圖狼額白腳黑
右五將行得土黃旛旗幟圖兕額白腳白
左一將行得水黑旛旗幟圖熊額青腳白
左二將行得火赤旛旗幟圖鷄額青腳黃
左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幟圖熊額青腳赤
左四將行得金白旛旗幟圖狼額青腳黑
左五將行得土黃旛旗幟圖虎額赤腳白
中營二千人為左右決勝軍大將衛五百為叔二百五十人守

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三百六十
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其中營小
每面四十三步二尺三寸三分通成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
每義相去四尺五寸四分書有地二頃四畝餘百五十七步一
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一居子生門主八居艮傷門主三居卯杜
門主四居巽景門主九居午死門主二居坤驚門主七居酉開門主六居乾
右八門四維四仲惟開景驚闔中置大將軍如握奇法
陰陽隊
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為火長
以隊九人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

相去十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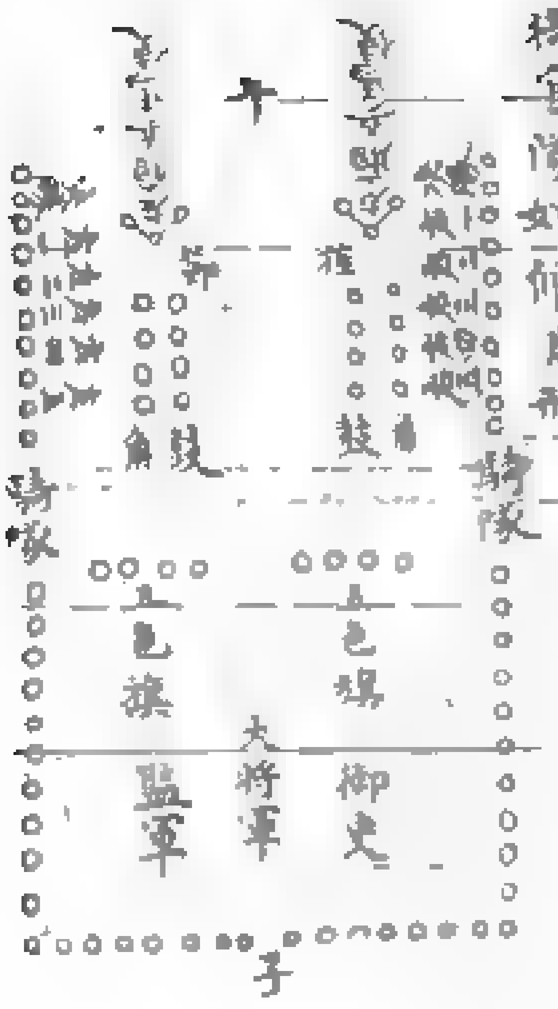


前後一千步其隊伍之前後亦如之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者是已一隊居地三十步一陳二十二隊布地之百九十三步方圓行曲長短皆如之火長不預教習其支隨從亦在分數之内甲三千領六分戰袍二千領四分槍五十根十分牌十分弩十張二分陌刀十口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四口八分旗十具二分

教旗篇

經曰春秋末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又善為角觝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振旅耀兵所以不忘戰也宣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令選吏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如行列諸部伍乃一軍之節制也

凡教旗於平原高山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樹官隊如偃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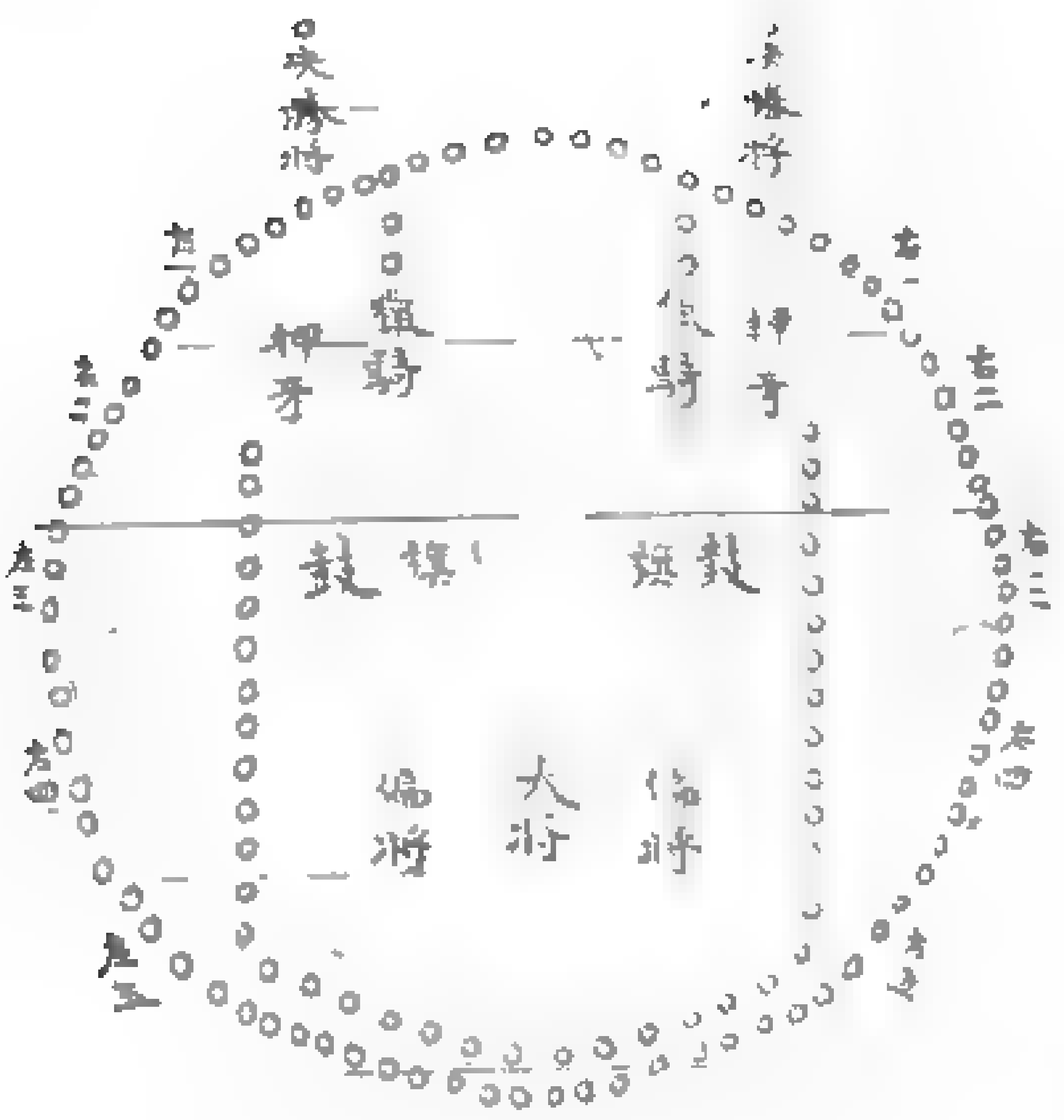


左候騎丁踵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決勝將總十六將一萬二千人去其精新甲馬旗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之排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紛紛紜紜鬭亂而勢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奇正是也進止有度疾徐有節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塵以離而作合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離與合皆不出中央之地左廂向陽而旋左右廂向陰而旋右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可軍法從事於是大將出五色旗十二面各樹于左右陣前每旗選壯士五十人守旗後選壯士五十人奪旗右廂奪左廂左廂奪右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于是乎教之

校閱篇

經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為田除害上以供祭祀下以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鳥獸之肉衣鳥獸之皮後世人民漸多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以播植道以紡績以代禽獸之皮自茲以後禽獸盈山林害禾稼人民苦之於是王公秋冬無事則教習畋獵練兵車發揚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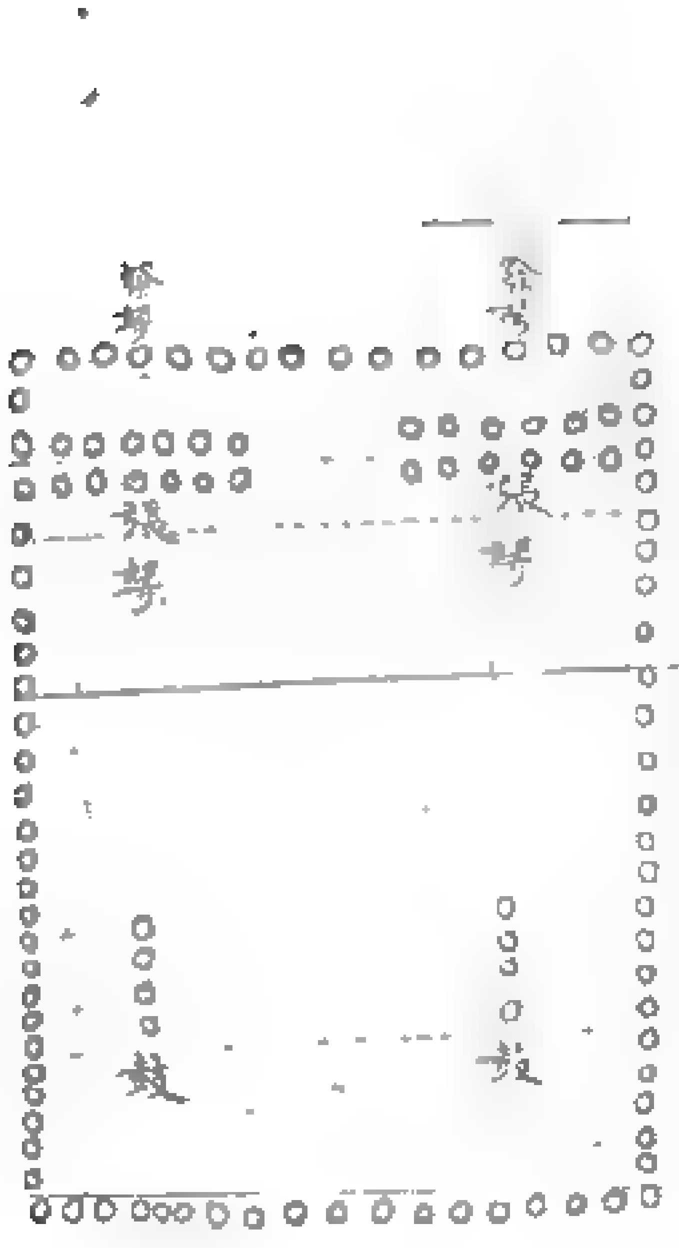
已決勝負舉旗于山澤以教士令知前分進退之節也
一人守圍地三尺一千二將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六千積步得里十五餘六十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步以左右決勝將為旗頭其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鉦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望隨山林地勢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兵步卒撥稱守圍有隔數者坐守圍是大數公之小數私之以觀進止亦教之一也



教弩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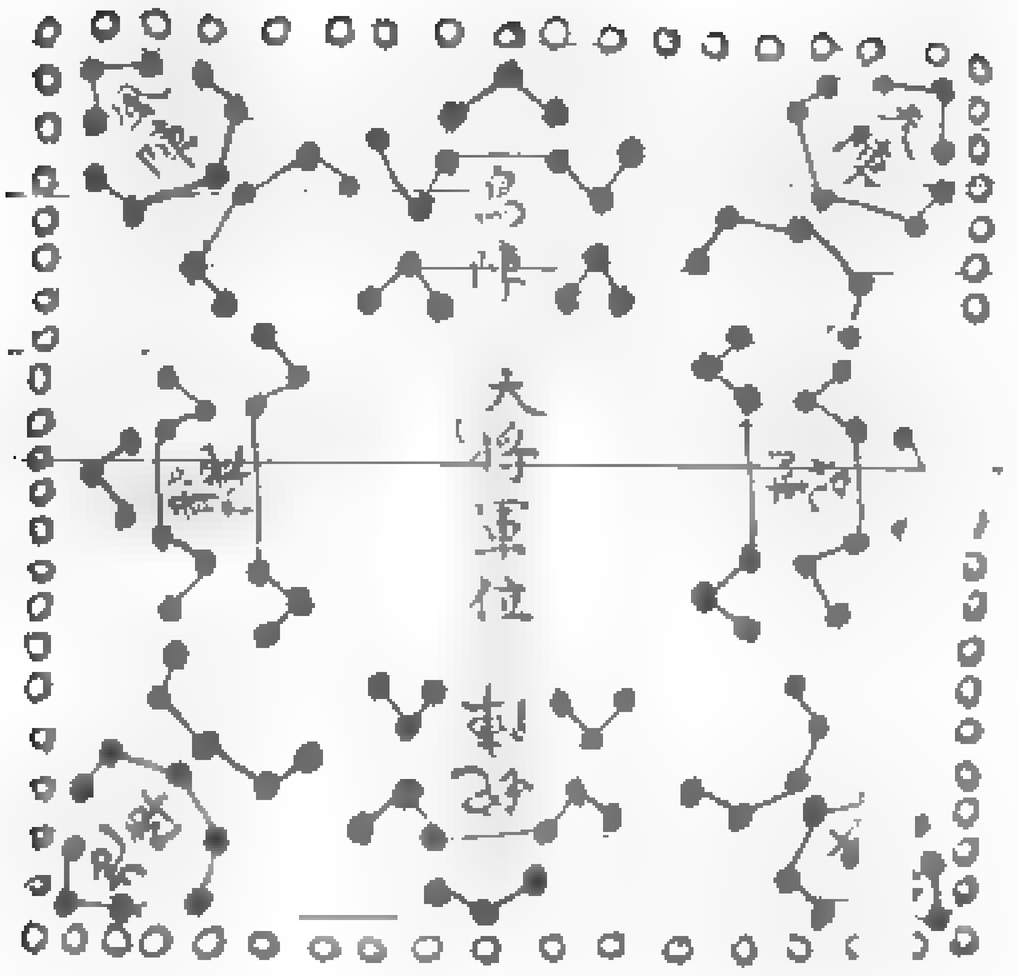
經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響如怒故以名其弩也其穿剟洞堅自近及遠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射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臂張弩射三百步步戰用之弩張遲而殺不過三發所以戰陣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戰而將不明于弩也夫弩不離于步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所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置弩必處于高阜拿山川隘塞之口據要定銳果非弩不克也

凡張弩之法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弩形將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開張有洞扶左裢右轉迹復當心安箭高舉射賊賊若遠高撞頭賊若近平身放左右有賊回身放賊在高處舉腳放箭記得捷卻掣拘鏑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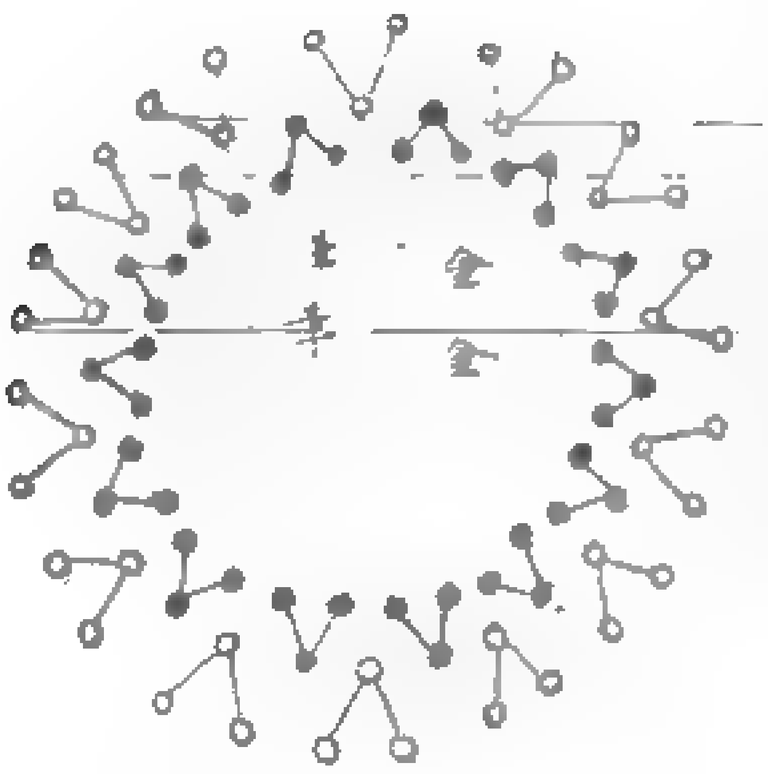
合而為一陣

經曰從一陣之中離為八陣從八陣復合而為一聽奇望庭以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蟠為四奇天地風雲為四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生焉奇為剛正為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無所不勝焉所謂合者即合奇正八陣而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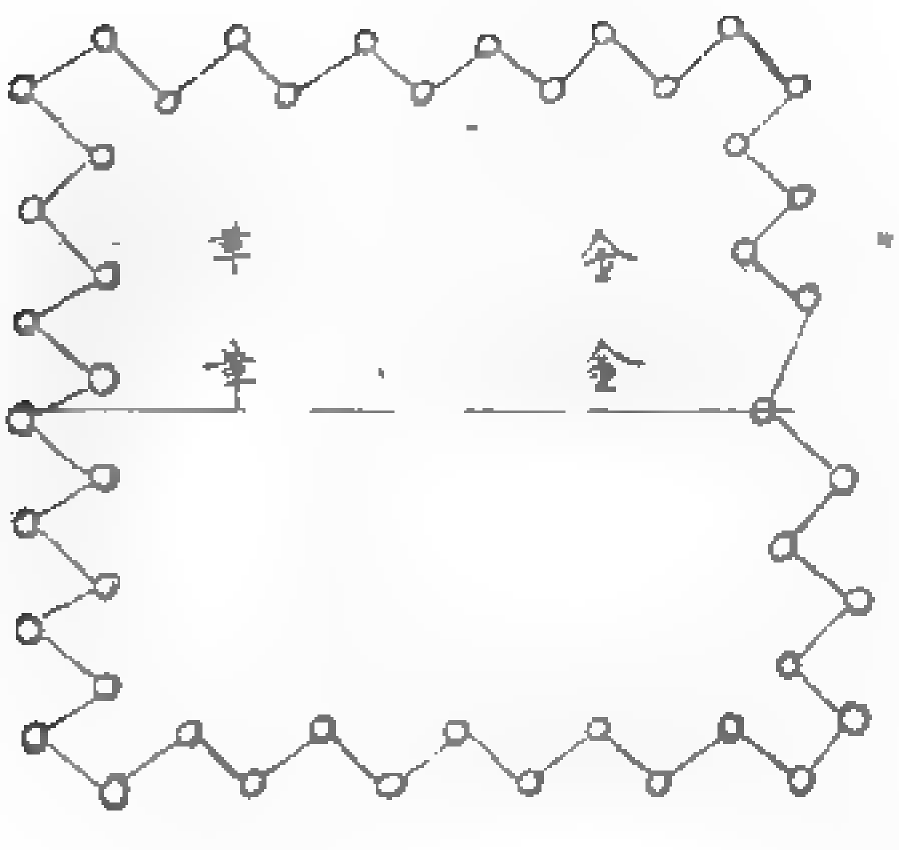
天陣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有衡或圓布黃帝曰少則圓利為主色尚玄為乾故為天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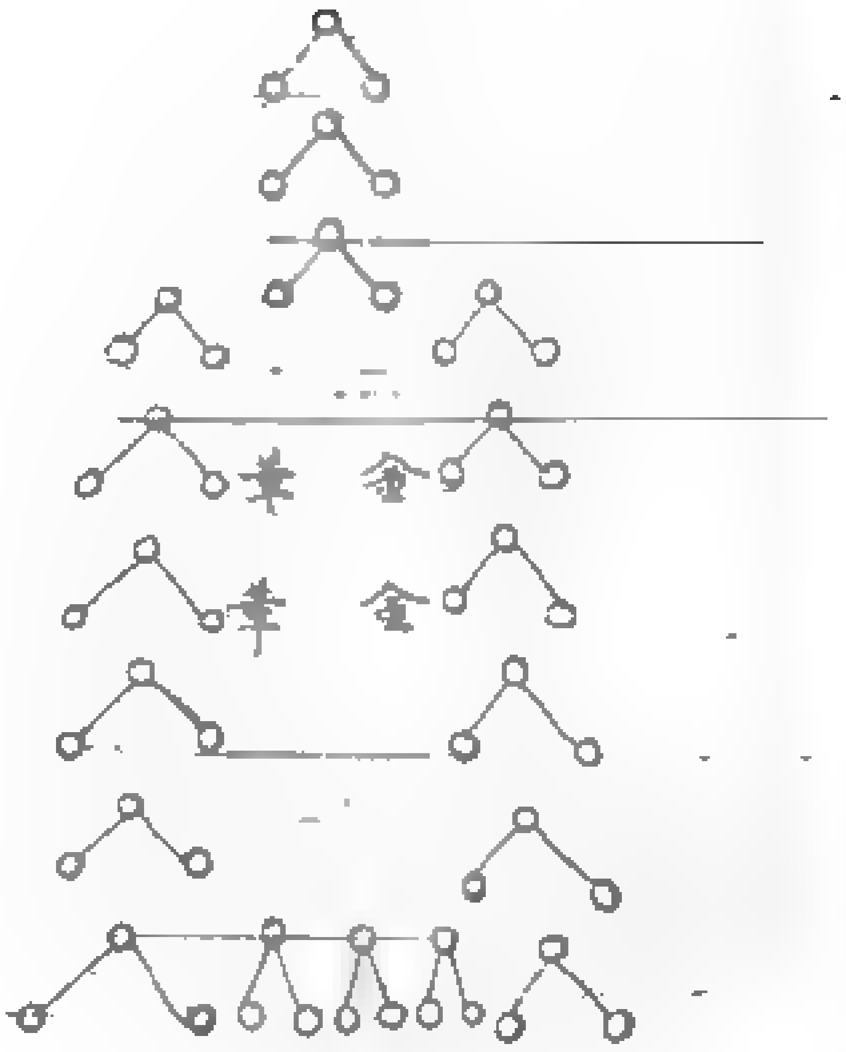
地陣

黃帝曰[illegible]則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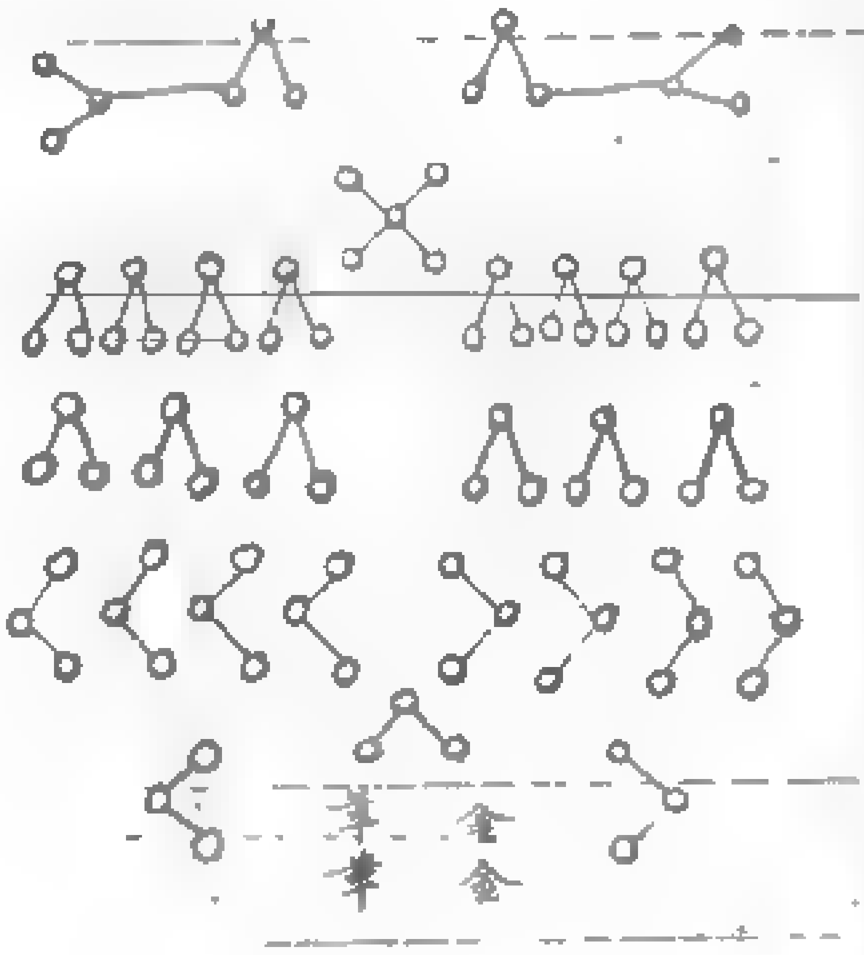
風陣

風附于天陣象其形銳首利為客色尚赤其方則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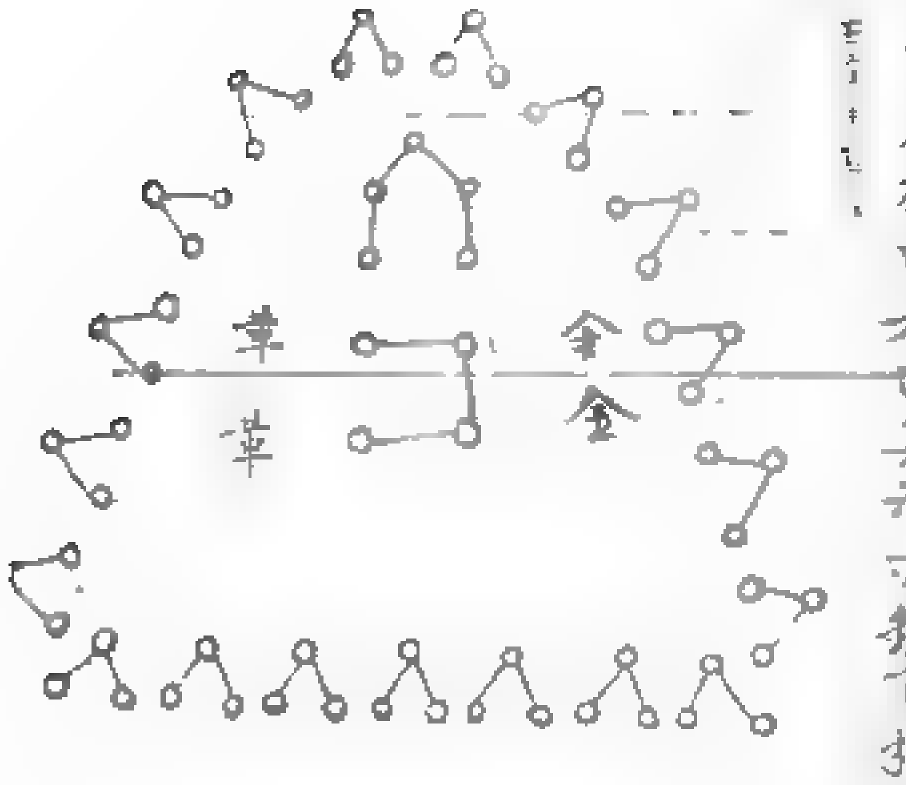
飛龍陣

龍形屈曲變化莫測其陣象之敵亦莫得而測也利為主色尚上玄下赤而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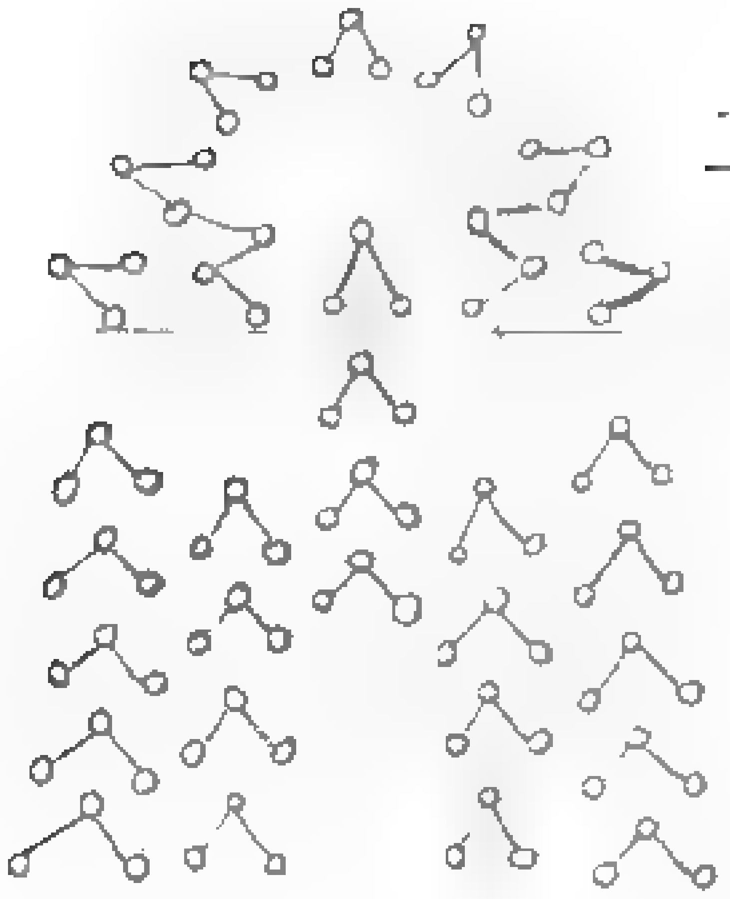
雲陣

雲附于地上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亦銳首利為客色尚白而為坎[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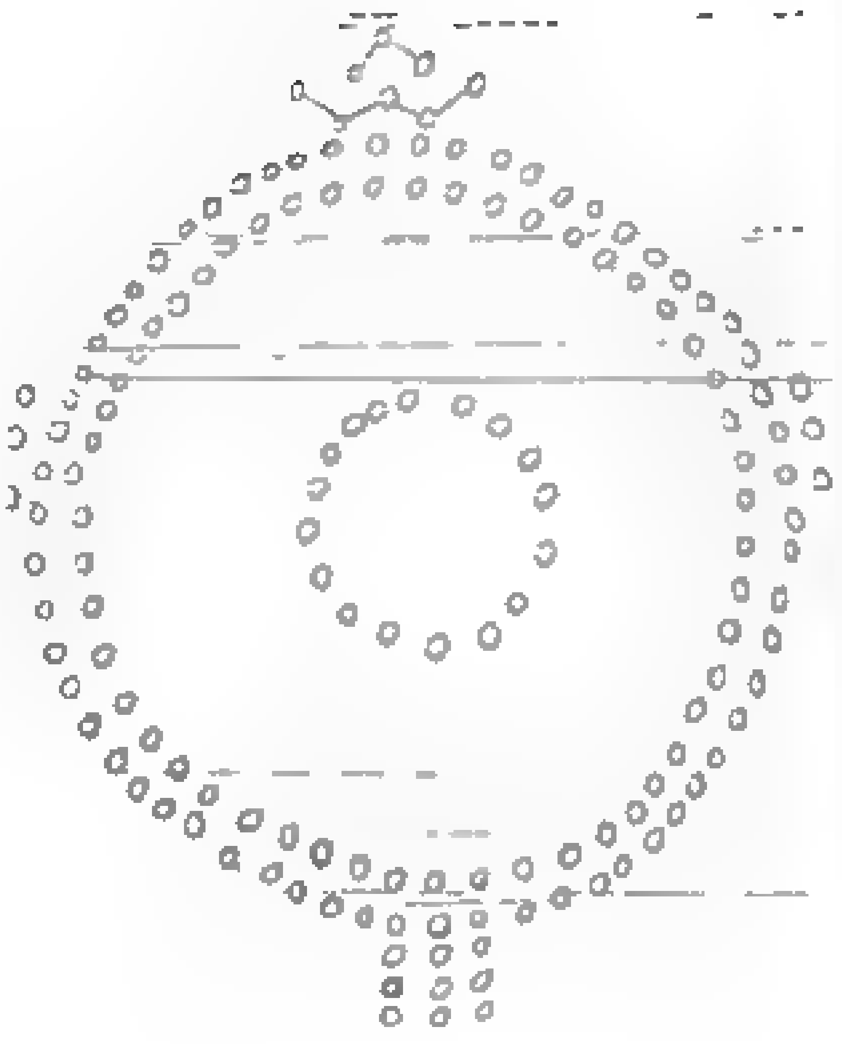


虎翼陣

虎翼居中法翼而進其形空利為主色尚上黃下青而為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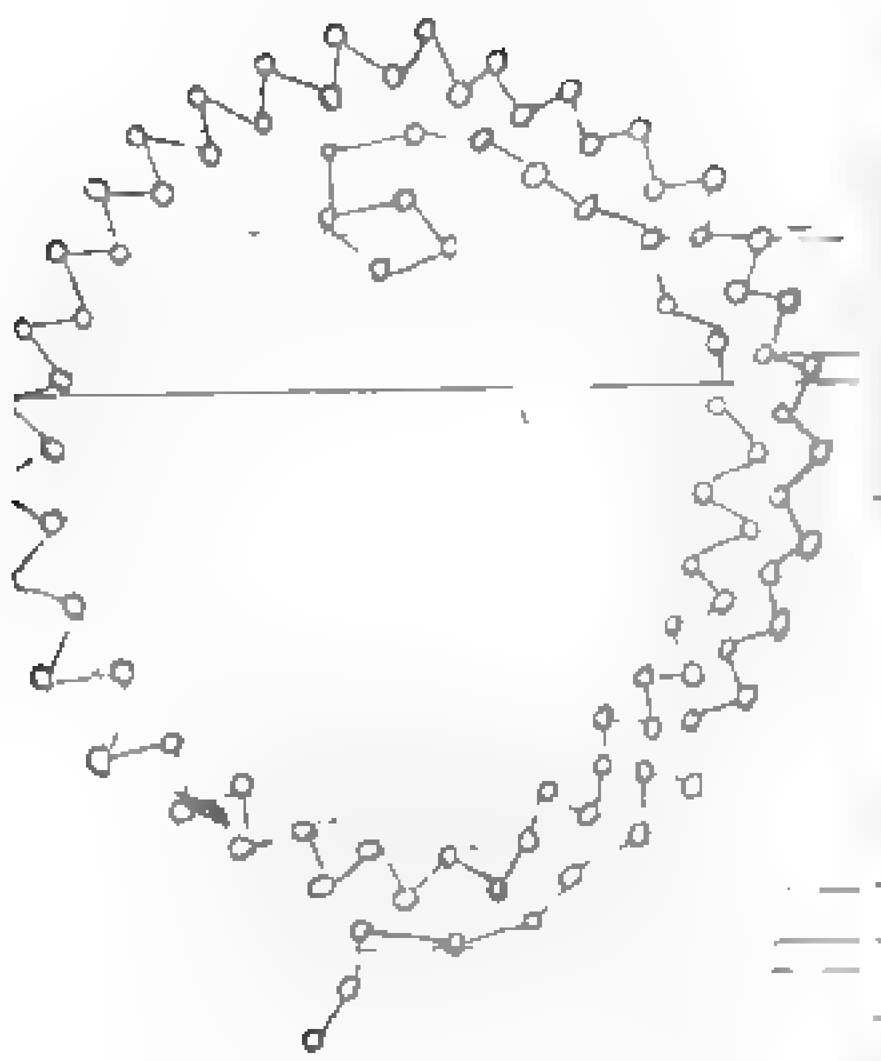


大公曰鳥翔者突擊之義也其形退翅引為各色尚上玄下白而為離



蛇蟠陣

太公曰蛇蟠者圍繞之義也其形宛轉升為主色尚上黃下赤而為艮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七

祭文類

總序

經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諸侯祭其封內名山大川以福及之山川神祇出師皆祭師既出則祭所過名山大川欲以福及生人惟神祇備故大雅之是類是禡師祭也小雅之既伯既禱馬祭也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師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風伯雨師並所過則祭不過則無妄祀毘沙門神本西胡法佛說四天王則北方天王也於于闐城有廟身被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從群神殊形異狀胡人事之吐蕃圍于闐夜見金神被髮持戟行于城上吐蕃衆盡疫疾不能騰兵又化黑鼠咬斷弓弦吐蕃扶病而遁國家知其神乃於邊方立廟祀之亦圖其形像於旗上號曰神旗出居旗節之前故軍出而祭之至今州府多立天王廟焉

一本云昔吐蕃圍于闐安西北庭表奏求救玄宗曰安西去京師一萬二千里八月方到到則無及矣左右請召不空三藏曰天王差第二子獨領健兵救安西來辭陛下後安西奏城東北三十里雲霧中見兵人各長一丈約五六里至酉時鳴鼓震角三萬里停兩日康居等五國抽兵營中有金鼠咬弓弩弦並損須臾城北樓天王現身

祭牙旂

維某載某月日將軍某敢以牲牢之奠告於牙旗之神在昔三
皇無師五帝無師所以伐奸宄禦暴亂封豕薦食長蛇流毒冠
掠我生聚殘害我邊陲我君臣不祥之甚以伐誅為工兵愛不
戢而屈人借前勳而籌策夷虜奠安西旅獻琛川明海晏有年
矣今戎狄逆謀逃竄遠出射犬吠豕復集狼顧天子授我斧我
錫我彤弓登門分閫使專征伐惟爾乃神翼茲威武左霹靂右
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風雲而聚克勝群醜抱鼓未揮先
授首惟爾英神來歆旨酒

禡馬神

古者庖犧氏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代人勞爾能節奔和鸞
擧應鼙鼓陷矢石衝突奮發嘶而長風影滅而浮雲略見
周穆八駿足迹接于瑤池王良御之人馬得于天漢國家恩覃
八埏光宅九土皇來四海白旗示建浮鐵沉毛貢金納器而
狼離厥反首逆驕擧三苗之不恭蠻九黎之亂德敉而不討
以示威天子齋戒逆宿拜飛將軍備禰戈手執金鼓揮運
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將揮種埋酋擒魁擒虜羝次然具
如飄風惟不馬神使我馬肥風馳電騁龍騰虎奔昌甲霜明草
木皆偃飛天原本作天塵流江河旋斡一擧成功投戈脫甲歸於華山
之陽亦不很升

祭蚩尤

昔太古之初人尚獸聚族石為弓弧木為弧角乃鑠金為兵割
革為甲樹旗幟建鼓鼙為戈矛為戟皆主人奄有寰宇四征不
庭服強畏威伐叛誅暴禁五兵之利為萬國之資皇帝子育群
生義征不惠戎狄亂夏蠻夷寇今六軍戒嚴躬行天討神之
不昧景福來臻使鼙鼓增氣旌旗佐威邑無堅城野無橫陣右
飛霧而卷太岳抜山而壓卵火烈風揚我威大振光我一人之
德由亦五兵之用尚饗

祭名山

惟神聰明正直惡盈福謙孕育黎庶作鎮一方國家天覆地載
因不宅心航海梯山因首內向獨彼南醜羣天嚴群酋天虐不
寇逞猾夏天階其禍養成其惡皇赫斯怒亂侮亡將伐昧林
斯怒風卷電掣令則萬騎雲合人連戎營揮軍學山漢蘇林麓
天道助順人脩好謀天人共濟神鑒孔明何不然雲勢爆飛沙
轉石助我軍威令師克殄扶執北醜渠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

惟神植德靈長善利萬物其慮也能沉為毛泛織芥其測也則
轉巨石載橫山深吳越限華隔夷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
今有萬國逆亚四海伐叛懷遠合武齊文是以扶餘穢貊左衽
來庭良卯莫包戰及未聞

蠆之毒悉免恃險香鐙鄉之威天子救我多年不寧庶人之
兵卒與我一心鳴鼓有死難之志神居五行之長百廣之源戮
虵理龍蒸雲致雨令大軍利涉全師濟川何不喝海若驅風伯
逐鯨魚俾無漣漪蕩有浅塢有說成將軍之事贊天子之威

祭風伯

惟神道出地戶之通天漢貞泣而唐以淅散而以則百行將威
鼓怒則走石拔沙翻江攪海起雲起浪息旋折枝拔木暢百
物以數積伏八方而靜謐達庶人之理暢大王之拯國家生德
深仁豚魚信服左衽被髮混一車書海晏河清道安遐爾惟彼
凶蕁尚肆愚頑聚烏合之徒恃蜂蟻之衆險遠蛙集蜂擁輔萬
遣我天誅被露表霜定彼作命　皇帝子育群生物養萬品乃
威以斧鉞懷以恩和況芳界徒役嚴臨境而宜相見八陣將施
惟爾明神號吼怒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敵走石揚沙飛泰山
之形盡不見於虜目定雷電之猶迅不聞於虜耳家祆揚仆欵

祭風伯雨師

皇帝陛下謹以某年月日風伯文一首雨華故軍諡
之功下謹以某年月日而

惟神導陰陽而成氣馭風雲而施德威合風雷則禾木盡偃息
卓露則升物歎榮是陽恩盛蕩新空之衆忽披勵順濟全涼
之師其賞善也如此其罰惡也如彼國家大業醉被休德洽如
[illegible]

□士有盜取甲兵手則其牛羊騎馳象載不道之于一生靈常焉
星馳氣騰青雲雅黃白黑赤紋炎灾裹梟鳥果惟神何不傾湫
倒海以助天威蕩滌冤讐以張軍勢揮劍則日中見斗揮戈則
曜赴如虎壯我軍之氣乃爾神之功

祭沙門毗天王

伏惟作鎮北方護念萬物叔生鋒之理以詠天如來法寶委之
象法是以寶塔在手金甲披身威凜商秋德稱信露五部神鬼
八方妖精殊形異狀稚帶毛羽或二面而六首或一面而四目
瞋顏如藍碟髮如火牙嵲嵂而出口爪鉤曲而矇青視電雷嗚
雲而吸風飈噴霜雹其叱吒也踏大海猿須彌推風輪拂我胄
並赴指呼咸賴凝策我國家欽若釋教護法倖度寓回歸心
寸向化惟彼猖虜尚敢昏迷肉食邊狀忽操寺障天子出師問
罪要荒天王宜發大悲之心黔護念之力殲彼凶惡助我甲兵
使弓弩不驚大白無色雖争集於邊將而功歸於天王

捷書一首

某道節度使某牒上中書門下破逆賊某乙下兵馬使吾捷事
得都知兵馬使某牒稱某月日時於山川探見賊某與我侍斬
略盡今乘勝逐北殺獲生口及獲器械牛馬旗即申上者大道
斬戮往冤狀訖将淨烟清同情造悖獲逆某乙肥告捷者其狀

牒上中書門下謹牒
某年月日典書某牒
判官某官某行軍司馬某使某官某進節度使奏破某賊露布
争援賊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領某人若干人斬大將若干級獲
賊馬若干匹衣裝甲仗若干件應得者具言之
中書門下尚書兵部某道節度使某官臣某言臣聞黄帝興涿
鹿之師堯舜有汝衆之役雖道高于古猶不免于西征我删
家徒逆虜負功恃守留鑾茬狂狄昏迷不恭犬羊成群犯我亭
障自今令都知兵馬某官某都總管馬步若干人左虞侯某官
某領强弩若干人為奇兵設伏虞候總管某陽刀若干人為後
節度副使某官某領蕃漢子弟若干人為中軍遊騎以某日時
于某山川與賊相度遇塵埃竟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馬使
某官某大將軍當其衝左右虞侯為兩翼勢欲酣戰伏兵潜發
賊衆惶駭虜侯某陌刃奄至白刃霜飛紅血呈酒從寅至午經
若干陣所有殺獲兵仗如前臣功何言天力其然謹差先鋒將
某官奉露布以聞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册臣某頓首謹言
某年月日掌書記某官臣某上

藥方類

總序

開胸偃五臟六腑損泉職稱屈致大禍人多屬氣毛發人氣[illegible]
蒸成痢其症黄疸痢金瘡癆瘵所以隨軍備急。

療時症

支子　乾姜　茵陳　升麻　大黄　芒硝

右件等分為末米飲空心下三匙須臾利不利則暖粥服方

療赤斑

梔子　茈胡　黄芩分　芒硝　茵陳

右件細切為末粥飲下二匙以利為愈

治大疾

瓜蒂　丁香　赤小豆各四十九　已上為細末井花水空心服方寸
匕又吹鼻中如天生證須臾鼻出黄水吐利乃愈

治瘧

常山　松蘿

右件等分為末烏梅湯服方寸匕日二服稍加之以吐為愈
如不愈可服下方

當歸六味散

當歸　白术　細辛　桂心　大黄　朴硝

右為末平旦空心服之方寸匕加之得利為度

治瘧疾可服鬼箭丸

甘草　丁香　[illegible]　烏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鬼箭　已上等分為末蜜丸梧子大烏梅湯下每服二十丸
再服三十丸二五日后覺腹熱以粥飲服
治痢方
黃連　黃芩　黃芪　黃栢　龍骨
右等分為末米飲下空心服方寸匕
治秋痢方
附子　乾姜　細辛　白朮　神曲
右等分為細末空心米飲下方寸匕
治血痢方
阿膠　黃柏　干姜　艾葉　犀角　上等分為細末服如前法

治霍亂方
巴豆　乾姜　大黃　已上等分為末蜜丸如梧子大空
心米飲下三丸以利為度不利以粥湯投之
治腳轉筋方
生姜一兩擘碎水煎服之
治入戰陣五兵不傷人方
雄黃　白礬　鬼箭　羚羊角
右為末雞子黃并雄雞冠為丸如杏子大置一丸於小囊中
繫腰間及時上勿令離身亦辟一切毒氣惡疾
[illegible]

用汁數斗洗瘡后以暖汁洗之
治馬瘡治附人作瘡方
馬鞍韉二十寸燒灰飛鼠七枚燒灰有搽乾傅
治金瘡傷因而及腸出者方
黃芪　當歸　芎藭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乾姜
附子　芍藥
右件各等分為末先飲酒數次服藥五錢七日三錢
治金瘡破腫方
蜈蚣取汁塗之立效　又方用女人中衣襠燒灰傅之
治墮馬有瘀血在腹方

生地黃五斤研爛以酒取汁一盞服日三服服至九次則效
又方　地黃二斤搗碎炒乾以無灰酒五升煮三沸重尸暖處
飲之愈
治墜馬折手腳骨方
搗天麻根并葉取汁服之氣下乃效若無天麻根桑取子研碎
通下亦可
治馬集方
經曰馬有四百八病蓋在調冷熱之宜適散放之性常加消息
不可易忽視之也焉之係于軍也至大重矣

[illegible]

右各等分為末每灌七錢蜜油各一合湯半升攪勻灌之有

冷氣加姜桂各一兩糯米粥半碗五合猪脂油四兩早晚灌之

治馬熱不食草料及水

芒硝 鬱金等分

右為末每灌藥七錢入酥半兩水一升攪勻灌之一日刺帶

脈出血愈

治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穢使次以灰裹羊脂填之以黃蠟封固

治馬肉臭不食水草

青黛 大黃 白鹽

右為末每灌三錢油蜜各一合溫水一升灌之立愈

治馬胞轉大小便不通

用人糞并大蒜搗相為膏納尿孔中則立愈又縛馬腹於後脚

提之令跳胞自轉

療馬草結

以熱手捻令消又以熱掃帚柄築之

治馬黃顙

桑白皮 皂角 葶藶子

[illegible]

黃油貝子清油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七

雜占

總序

經曰天文者懸六合之休咎兵書者著六軍之成敗今約一戰之事編為篇目其餘災變與而不昧夫天道遠人道邇人道謀而陰故曰神成於陰故曰人有神明謂之聖人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若謀成策定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若謀缺策敗雖使夫挽步曆黃帝救亢蕃德占星巫咸望氣務成災變風后孤虛欲求其勝亦未之有也

夫天道助順可以存而不亡若將賢士銳誅暴扶彊以義征不義以有道伐無道以直取曲以智伐愚何患乎天文哉可惜而解不可拘執

占日

經曰日者實也光明盛實而照四方神靈御之羲和御之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外發体魄內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災變則必照臨下土

日珥有拜大將一曰有兵在野珥南則南軍勝珥北則北軍勝東西亦如之

日暈而珥外軍凶

日抱暈隨抱軍勝

日有白是有破軍殺將

日有背氣其色青赤曲于內外是謂背叛之象其外有叛臣曰軍將有逆者有二心

日有珥者有珥直以外也

日有暈氣多周匝中赤外青軍營之象君對敵上其色濃厚隨方軍勝

日月皆暈軍陣不合君七日不解不可起兵若暈而珥外軍凶

日抱暈而珥者上將易日暈而缺者兩軍相當隨缺兵敗

日暈有直氣在傍祈福軍勝

日暈而貫虹須臾直而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

日有冠纓者若兩軍相當主和解若抱暈者主大喜

日暈而有兩珥在外者不出三日之內不有圍城

占月

經曰月者闕也盈虧極必缺太陰之精積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義比德刑罰吉凶休咎以據于下土

月有暈則先起兵者勝月暈抱背者有赤色在外外人勝在內人勝

月暈歲星有赤色亦如之

火入月守色暗則客軍敗明則客勝

月暈亢則先起兵者負且勝
若軍出有月暈食則軍凶
月暈房有大風
月暈參伐兵作有軍不勝

五星占

經曰五星者天之使也禀受天命各司其職雖出沒玄遠間
不易度之故福德佑助禍罰威刑或順軌而守常或錯亂而表
異光芒角變興動盛衰居留于犯句衛掩滅所以吉下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色本躰吉歲青熒惑赤鎮黃太白白辰黑
凡五星赤角兵交爭刑罰犯我城白角有邊兵青角憂色生黑 [illegible]
角死喪行
凡五星變常者孛變白兵赤旱黑喪黃則天下大熟

一歲星占

水星衆金偏將軍死
木守心星天下兵
木入畢甲邊兵作附耳同占
木經柳有兵
木入軫大將興師吉
木守羽林兵興
木金二星共關將死亡
木衆畢國有憂
木守參伐有兵起
木守軫兵罷
木入五車兵作
木犯參旗大將出征凶

熒惑占

火王宜背火在翼之次宜背斗
火犯土木為大戰
火犯太白偏將軍死
火與太白相遇而鬬者破軍殺將
火入太白中上出則客勝犯左右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房馬貴出則馬賤
火入騎兵作
火入南斗破軍殺將中國飢
火入牛亦同占
火入須女入危有兵
火犯東壁有伏兵
火守昴胡人不安君入之胡人破
火犯畢左角主大戰右角則小戰五星犯之邊兵作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觜趙分凶兵災犯參同占
火入東井一星將軍野戰亡
火犯鬼有兵
火守七星有外兵作
火衆張有兵守張大將有憂
火犯翼邊兵入軫有兵起

火行河南界兵作
火犯太微宮門左左大將亡 犯右右大將亡
火入亢有白衣會主將亡
火入氐主兵作國亡
火犯心戰不勝大將亡絕嗣
火入尾臣下妖淫
火入箕穀貴后妃惡之
火入虛府王死相走
火犯畢大疫臣及主崩
火入壁天下兵若留二十日有土功
火犯奎婁三女一一遇六月諸主
火犯婁有暴兵天下飢
火犯胃則隨分兵作大勝
火犯鬼則執法誅天下大疫女主喪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亂有易服者

鎮星占

土犯左角大將戰亡 犯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 守穢大兵
土守虛若出入有客兵
土入奎兵作 入婁是兵作

土入胃客軍敗 入昴胡王死
土入觜兵作 入軫兵發
土逆行守參有胡兵守井起兵作守張多盜賊
土入天庫有兵 入南河蠻夷兵作
土出東掖門為將爭有事出西掖門為將軍爭事 東出爭西出刑事
土犯氐星女后憂
土犯房天下相代皇后亡胡兵叛亂
土犯心天子絕嗣將相亡主大赦天下
土犯尾則天下不安
土犯箕大亂女主憂
土犯斗兵國失地先水后旱大臣謀
土犯牛有奸賊 牛為東道
土犯女有更法令
土犯虛則有刑令一曰有客兵
土入危國亡將死
土入室則閨謀阻貴人亡女主忠擅國事
土犯壁遠方入貢一曰有太水于國
土犯畢則令有不行 犯觜相亡
土犯參天旱 犯鬼則多戰死
土入井則火旱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搖之使其性剛義斷其事言伏其時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為大將為威勢為殺伐故占之是以重其事其於常星也夫金躰大而色光明而潤重所在之地則兵興國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逆之凶也

金星晝見為經天有軍〻罷無軍〻作

金出東方始出為德月未盡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殺將者北國當之

金出東方月未盡三日在月北負海之國不勝在月南中國勝

金出西方為始月三日在月北負海之國大勝在月南中國不勝

金與月相夾有兵偏將拔城金與月共出守者有屠城

金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則大戰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

金入羽林兵作

金入昴畢胡王死

金星光暗戰將亡

金變色戰不勝隨方色而占之色青主東方他倣此

金入月客軍大敗野有死將

金白勿蔔火可戰赤勿蔔戰白可戰

金左出而不出右入而不入是謂失舍破軍殺將若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必有破軍于野

金初出先大後小則兵弱先小後大則兵強

金有角有兵戰則吉不戰則凶

金行遲則兵遲行疾則疾

金木一東一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刀伏藏

金犯畢左角左將亡

金水俱出東方東軍勝出西西軍勝若水居前前軍亡

水出金北小戰出金南大戰

金犯土星有大兵

金出入角守尾有兵作于野則將士逃

金犯牽牛將軍大衰守兵作

金入南斗將軍亡 入營室暴兵滿野將亡

金入奎有兵一日外國兵入

金守犯東壁有大兵

金守胃兵作 金入昴胡王死

金犯畢逆兵作入畢爲貴

金犯觜兵作鈇鉞用守參大兵作

金犯守東井將軍忌之入兵大作

金入鬼大兵起

金入翼大下兵大將出
金犯七星將出塞　犯軫將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為覆軍　水入月主兵敗
水出東方大如白有兵在外解
水金合破軍殺將
水環繞太白有大戰客勝
水出太白左有小戰
水守房軍敗　守黃胡兵作
水犯昴夷狄兵出

水守心大臣相殺有大水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敵守箕左角貴臣有殺者
水犯斗大臣誅五穀不成
水犯女虛有婚姻爭萬事不成
水犯危大水女主喪
水犯室有兵有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　犯奎有火災
水乘昴出其北胡主死中國水災
水入畢有兵出其陽王死其南中國憂

水犯觜有兵作
水守參伐星移南南坐下北北胡侵
水入東井進則兵進退則兵退
水犯鬼有兵入庫樓兵作
水入柳井高貴
水犯星大臣亂
水守張兵作水災
水入翼中兵大作大臣殺傷
水犯軫有大臣字疑兵喪萬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杭相望

水犯亢有大疫
水若干犯五車星兵作留南河則兵起西方

流星占

經曰天流星者天使也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曰飛大曰奔星小曰
流星星大則使大星小則使小此謂紫微宮太微宮出入徐行
漸經于列宿之次也或干他星之座非二宮所出者並為妖星
流星赤色則四夷有兵若前赤後黑則兵敗將亡
流星入參而不出則先起者兵勝後發者兵敗
流星犯七星有兵作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有兵

流星入河鼓者大將亡
流星入王良兵馬驚
流星入紫微宮匈奴兵作一曰入二十日天將出入將官衛士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作
流星抵天市垣大將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則大將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廐兵馬出

客星占

經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其色白若氣勃然似粉絮
故所過之宿及所過之分野必有災異

客星出靈臺無兵則兵發有兵則兵散
客星入壘破軍殺將 犯壘胡人亂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畢邊有急兵 若干犯則城任虛軍儲少民大飢
客星守張主大風將軍有陰謀
客星 客星入天稽則中國兵發
客星入天棓則兵作 若犯文昌色蒼將有憂赤驚黃喜黑將亡
客星干將舍胡人入中國
客星入天鷄天下兵馬驚
客星守天街胡王亡

客星守天庫與守南河宮軍市等光大皆主兵發
客星守騎官將憂士卒散守北落師門虜人入塞有兵發
客星入天倉米貴
客星入天廐兵發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張
客星出天宮匈奴兵發
客星守狼夷狄來降 守車騎而兆來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負海國不安

妖星占

妖星者五星之餘氣結而爲妖殊形異狀遠多吉少所見之分有災害必矣
妖星前赤後黑則客軍有敗若從敵上來我軍上者有聞捷來
戰吾軍
若青色有光長三四尺者名天庭將軍之精華也兵從星所擊之勝
妖星者色青白有使來色赤則兵出色黑將亡
星若兢赤字兢何文如大瓮前卑後高所謂旋璣星則大將亡
妖星後化為雲名曰大猾星有流血積骨之象
妖星者色青蛇行如矢而狂道所指則將軍有亡者

天地相感陰陽相薄故氣注焉久積而成雲皆物形于下而氣應於上是以荊軻入秦白虹貫日高祖在沛彤雲上覆積蓄之氣而成宮闕精之積聚以形於雲故曰占氣而知其事望雲而知其人也

猛雲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先發此氣如無猛將當有暴兵起凶吉宜以日辰占之

猛將之氣如烟如粉沸若火光夜照人此猛將之氣有德者如山林竹木色如紫盖如門樓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張弓如塵[illegible]天棧天下有伏兵敵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愈明此皆猛將之氣也不可攻

敵上氣黃白潤澤將有威德不可攻攻之者凶

敵上氣黑而麤者將怯

敵上氣勝漸漸若雲裡山形將有陰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宜急戰大勝

敵上氣如火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勝軍氣

氣若火光若山堤若塵埃粉沸若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

雲氣如三尺帚前狹後大似[illegible]也[illegible]

軍上有氣如蛇舉首如人持斧而向敵者皆敵氣助勝也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覆舟如牽牛如鬭雞所在不可擊

軍上有五色氣連天不可擊

軍上氣如華盖如飛鳥如伏虎所在不可攻

軍上氣如五馬頭低尾仰或如群在赤雲中十十五五如旌旗在黑氣中有赤氣在前者皆精悍之氣不可攻

敗軍氣

賊氣如馬肝如死灰如偃蓋如卧鼠前見乍隐如霧之朦朧衆氣也若居敵上宜急擊之必獲大勝

雲氣如壞山從軍營而墮軍必敗

軍上有黑雲氣狀若羊猪群羊名曰瓦解氣軍必敗

軍上有氣一斷一續其軍必敗

雲氣自黃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軍上有氣如塵如粉如烟霧勃勃則軍必敗將必死

軍上有五色雜氣在東西南北不定者則軍必敗

軍上有赤氣燭天及從上而下或有黑氣若牛馬者名曰天狗下食人血軍必敗

破賊直急擊之必大勝
軍上有氣如雞狗走虎如卷席如人臥無手無足無頭是皆敗
軍之氣
日暈有氣若蛇者大將亡
城壘氣
城上有白氣覆下者不可攻若白氣如旗者攻必勝
城上有赤雲臨則吉慶黃雲臨則大吉若青雲出南北者不可攻
城上氣如牛頭而觸人者不可攻
城上有氣若蛇形而出向外者有伏兵出
城上有赤氣若血流者是謂賊氣
日暈有白虹貫日其城不可破
伏兵氣
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有赤氣在其中者下有伏兵不可攻
軍上氣若粉若煙靄狀者其下有伏兵
凡兩軍相當察其氣之所在之地有黑雲變青及白形若山者
下有伏兵不可攻
暴兵氣
白氣若瓜蔓連結相逐散而復出至再三聚而復斷者則有怒
兵暴至
[illegible]

黑者兵至
雲氣白而粉碎者謂之暴兵
白氣狀若匹布暴兵至若赤者名蚩尤旗有流血積骨之象若
白色闊五六尺東西竟天則大兵作
戰陣雲氣
氣前而高則將猛勇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在雲上者不可戰戰則必敗
四望無雲有赤色如狗如狼其下必有流血之象
初出軍日天氣陰冥陰晦四塞謂之被兩軍之有戰若清明溫和
伏慶不動則不戰
軍上有白虹見必大戰
軍上有青氣旺子主戰
軍上有白氣如車入北斗中其下有流血大將亡避之吉
陰謀雲氣
軍營上有黑氣如幢如車輪臨則有陰謀不可戰
又陰霧而有陰謀
兩氣群行排徊結陣來者有陰謀
四夷氣
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屋南夷之氣如樓臺或如舟航北
狄之氣如[illegible]或如穹廬

遠近纂

氣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平視一千里仰視中天一百里平望
桑榆二千里登高下屬三千里

分野

經曰天有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在地為十一辰配十二日至於
九州分野各有攸係上下相應故可得而占識之

角亢
鄭之分于辰在辰為壽星于野在潁川方城定陵襄城潁陽
陽翟汝南弘農城父新安宜陽河南新鄭屬兗州

房心
宋之分于辰在卯為大火于野在楚州山陽清平濟陽東郡
潁昌壽陽睢陽定陶等郡屬豫州

尾箕
燕之分于辰在寅為析木于野在漁陽北平遼東遼西上谷
代郡雁門涿郡范陽新城固安良鄉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朔
邢樂良玄菟定屬幽州

南斗牽牛
吳之分于辰在丑為星紀在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陵廬江
安陸臨淮蒼梧鬱林桂陽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屬揚州

須女虛
齊之分于辰在子為玄枵于野在高密城陽泰山濟南平原
屬青州

危室壁
衛之分于辰在亥為諏訾于野在魏郡黎陽河內朝歌濮陽
屬并州

奎婁
魯之分于辰在戌為降婁于野在東海泗州淮陵曲阜屬徐州

胃昴
趙之分于辰在酉為大梁于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鉅鹿
南陽廣平河間武昌（有訛）文昌（亦有訛）清河內黃斥丘太原定襄
雲中五原朔方上黨郡鄴屬冀州

畢觜參
魏之分于辰在申為實沈于野在高陵河東河內陳留汝南
新野壽陽河南開封陽武屬益州

井鬼
秦之分于辰在未為鶉首于野在弘農京兆扶風馮翊北地
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為郡屬漢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屬
雍州

柳星張
周之分于辰在午為鶉火于野在河南洛陽三[illegible]

三河屬張州

翼軫

楚之分于辰在巳為鶉尾于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陽武陵

長沙漢中汝南南中屬荊州

風角

注曰 黃帝風后明謂令陰陽之使也發示休咎動彰神教春官保章

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啓表拔木之徵玉帛方

交起偃禾之異宋襄失德六鷁退飛河武將興異為先鳴此皆

一時之事且興師十萬相持數年日費千金而爭一旦之勝負

鄉導之說間諜之詞取之於人尚猶不信豈一風動葉獨斷偏

空而舉六軍投不測之國欲幸全勝未或可知謀既在人風為

參驗亦存而不棄

夫占風角取鷄羽八兩懸于五丈竿上置營中以候八風之云

凡風起初遲後疾則遠來風初疾後遲則近來風動葉十里搖

枝百里鳴枝二百里墜葉三百里折小枝四里里折大枝五百

里飛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

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風

宮風聲如牛吼空中　徵風聲如奔馬

商風聲如離群之鳥　羽風聲如擊濕鼓之音

角風聲如千人之語

子午為宮　丑未寅申為徵　卯酉為酉

辰戌為商　巳亥為角

宮風發屋折木來年兵作

徵風發屋折木四方告急

商風發屋折木有急兵

羽風發屋折木米價貴

角風發屋折木有急盜賊戰鬥

歲月日時陰德陽德自處陰德在十二干陽德在天

歲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

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為刑上卯戌寅巳為刑下

風從刑下來禍淺刑上來禍深　三刑為刑上刑下自刑

凡災風之來多挾殺氣蔽日濁塵飛揚

凡祥風之來多與德氣并日色晴朗天氣溫涼風氣索索不動

塵埃行而過

凡申子為貪狼主欺紿不信亡財遇盜賊主攻劫人

巳酉為寬大主福祿主貴人君子

亥卯為陰賊主戰鬥殺傷謀反大逆

寅午為廉貞主賓客燕飲家娶

丑戌為公正王報仇怨主兵
辰未為奸邪主驚恐
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上來及寬大上來此二句有缺誤所主之言仍以貪
狼參說吉凶他倣此
有旋風入幕折干戈裹喪埃必有盜賊入營偷軍必死
旋風從三九上来其兵少不富有風從王氣上来官軍勝大
寒大勝小寒小勝
凡風蓬勃四方起或有觸地皆為逆氣則有暴兵作頃時作主
人逆辰時主兵逆午時發左右逆戌時發外賊逆
宮日大風從角上來有急兵來圍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風暝日無光有圍城客軍勝
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有自相殺者
商日大風從四季上来有賊攻城關梁不通
爲情占
經曰巳酉為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鳥鳴其上有酒食時加寅午
有酒食辭讓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時加亥卯有酒食相害
時加辰未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財
寅午為廉貞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有諫諍責讓時加巳酉
有賓客時加申子辰未有口舌事時加丑戌亥卯有酒食又
主相殺

丑戌為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有長吏來慰問時加巳
酉有公正酒食相遺時加寅午有吏言陰私賊事時加申子
有吏來言公正之事時加亥卯有吏來說陰賊相殺
辰未為奸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有長吏來捕奸邪事時
加巳酉有酒食淫事時加丑戌有吏捕陰私奸謀事時加亥
卯有陰謀劫害之事
申子為貪狼之日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有賊攻劫盜賊事時加
寅午有旁人言攻劫事時加巳酉有酒食時加辰未有婦人
爭訟時加丑戌有群賊攻劫事時加亥卯其占同
亥卯為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有群賊大議休廢因死
鬪傷時加巳酉有婦人奸私相傷時加丑戌有吏逐賊時加
寅午有婦人奸淫相傷時加辰未申子有賊攻討
右諸陰日有鳥群飛翔〻從鬼門四季上來吏時加四季上
有被案皆為鬪傷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九

遁甲

課式

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衣玄狐之裘而言曰某天帝之使受符于帝帝驚悟求其符不得乃問風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戒有玄龜巨鰲從水中出含符致于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為陰陽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征蚩尤以斬之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生金兄弟十八人日尋干戈恃甲兵之利殘暴不仁聞黃帝獨王于中央將欲勝四帝乃屯兵於涿鹿黃帝至道之精其神無所倚其心無所適泊然與萬物合其一天道紛然而並謀乃授黃符神符而勝之使黃帝知蚩尤之暴蚩尤行黃帝之道則蚩尤行符而勝黃帝矣黃帝因蚩尤之暴則黃帝得符而勝蚩尤矣天道助順所以授黃帝符者歎啟聖人之心替聖人之事也吉凶成敗存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書以備參攷耳

甲乙仲

日辰

甲乙季

甲乙孟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間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為六甲也

五子元遁

甲乙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陽遁 遁元 仲 孟 季 陰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艮	立春八二五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九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陽遁冬至後第一甲子為上元第二甲子為中元第三甲子為下元　逆布二奇順布六儀

陰遁夏至後第一甲子為上元第二甲子為中元第三甲子為下元　順布三奇逆布六儀

陽遁九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

十日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
十日
五日六十時為一元五日見一氣一氣用一元上中下陰陽
二遁三百六十日當一歲之用其五日四分之限各用中元
以遁餘閏始終房之然則以至閏餘二五八
經曰以遁閏餘終始可之各用二五八是之五日之内與日
合者
凡用遁之法當知九星用九宮定八門審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在一天内土常主二天衝木常主三天輔水常主四
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
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宮

坎為一宮坤為二宮震為三宮巽為四宮中五宮乾為六宮兌
為七宮艮為八宮離為九宮

八門

休門常主一死門常主二傷門常主三杜門常主四開門常主
五驚門常主六生門常主七景門常主八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儀是也甲子常為六戊甲戌常為六己甲申常
為六庚甲午常為六辛甲辰常為六壬甲寅常為六癸

三奇

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門事也常以直符加直為上門加直事從出入之
請故以其門名之直事五日一易每十時一易符十時一易事

課式

凡課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時干直符者六甲也時干者時下所
用之干也假令陽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
即子在甲時也便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
以甲子常為六戊故也雞鳴乙丑便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
乙甚癸酉七時皆以天蓬加于至寅戊甲戌刻轉直符用天
遁他皆倣此比其陽遁可知
陰遁逆行　以直符直事加宮直符者直事之上門也時　者
時下所得之客也然則直符十時一易其門十時一易也
假令陽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驚門
加第七宮雞鳴為乙丑即以驚門加八宮盡癸酉十時皆以
驚門加宮至寅戊甲戌則移生門加宮而　奇門所在及請
事一改故而準之也欲以陰遁則逆數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者
易其位名曰反吟雖致奇門吉宿皆凶慎可以納財
凡二奇之日宜以出行奇者乙丙丁得為吉干與吉神并故無
凶耳若開休生三吉門有天上三奇合之臨一方即其方之
門為吉道路諸方可以出入修舉百事皆吉
假令用陽遁天元一局甲己之日于出為丁卯天乙直符在四
宮開門時為三宮下有六乙與丁奇合東方出行吉生門臨
離九宮有六丁與星奇南方可以出行其陰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為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為甲戌甲子使
丙為甲寅甲申使丁為甲辰甲寅使三奇為吉門令得此時
者無九良
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乙巳之日日入於酉天乙直使
在乙宮以直符天蓬加六戊休門直事加一宮坎方休門下
有六丙日奇而臨甲子　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倣此
凡二奇與生門合太陰名得人遁奇與休門合為天遁奇與開
門名得地遁奇與太陰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為太陰天
乙后二宮亦名太陰
假令陽遁天九上一局甲戊在坤宮為直事前二宮乾六甲在
二宮天乙在后二宮皆合于六宮故曰巽遁用陽他倣此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門與六丁合者也遁奇開門與
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宮所向皆吉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天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門與
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宮為得人遁奇天遁奇者為日精華
所蔽地遁奇者為月精華所蔽人遁奇者為太陰之氣所蔽
此時可以隱匿逃亡蔽蓋此宮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陰而無吉門名曰有陰無門有門合太陰而無奇
名曰有門無奇有吉門而無奇陰名曰有奇無陰皆可從之
吉但避五刑舉事但從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門者但
三奇所加百事從之吉
又三奇在陽宜為客在陰宜為主若欲見貴人求財舉事出自
奇門合生門吉君子勝舉百事出自奇門合開門吉若欲求
陰私舉百事出自奇門合休門吉
凡三奇遊于六儀利為公私和會之事謂乙丙丁遊於六甲之
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子此為玉女守門戶之時也天
乙合會利為其事要在三奇　在六儀者三奇吉門合太陰
以勝光小吉從魁加地四戶是謂福倉遠行出入移徙
皆吉
凡欲遠行出入舉百事逃亡當令天三門加地四戶出其下吉
天三門者太冲從魁小吉是也地四戶者除定危開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以卯為除午為定酉為危子為開也故太冲

從魁小吉天之私門六合太陰太常地之私戶門 閉傳
生二奇吉門從之出入遠行舉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將加時
上視之勿亡大衝〻者天門也卒有急難天門出吉凡三奇
出墓凶不利
假令六乙日奇雖得日奇未時不可出謂乙屬木木墓在未也
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時不可出
一云六乙臨二宮六丙六丁臨六宮入墓出三奇吉門勿令五
刑魁星勝蛇白虎在其
凡九天之上可以力勝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陰之中可以潛
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後一所臨之宮為九天後二
所臨之宮為九地前二所臨之宮為太陰前三所臨之宮為
六合
假令陽遁直符臨九宮則九天在四宮九地在三宮太陰在七
宮六合在九宮他皆放此陰陽皆用天遁為奇其九天臨甲
九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乙為大吉凡六儀擊刑皆不可
用
假令陽遁甲子天蓬為直符加卯時為擊刑謂子卯刑故也雖
得奇門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
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亦名天乙飛符格直符加六庚
名天乙飛宮格[illegible]六庚加天乙名太
白與天乙格戰于野若天乙與六庚同宮名天乙與天白格
戰於國　六庚加天乙宮者謂臨太乙所在地宮也天乙與
六庚同宮者謂此同地宮也凶時也
凡六庚加今日亦名伏干格亦名太宮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
名飛干格此凶時不可為百事伏干格之時凶外人取之
賊見之占人在占格則不在占人來占格則不來
凡六庚加歲干為歲格月干為月格日干為日格一曰六庚加
三奇為時格不加三奇非時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易地干
星車破馬驚不利舉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熒惑六丙加六庚名熒惑入太白
二者相入皆凶時得奇門吉宿亦不可舉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為勃謂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宮加六
丙亦名為勃同六庚所加之義
凡時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時下得吉
宿謂直符所勝時下所得三星此謂吉宿也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為丙寅即以直符加
六丙六丙在八宮八宮為天任是謂時下得天任星也他皆做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
甲子甲子為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鷄鳴為乙丑乙

丑為天内雖以為乙直使為天内宿
凡吉宿者天輔天禽天心為大吉天衝天柱為小吉凶宿者天
蓬天芮為大凶天英天柱為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氣更為小
凶小凶者有旺相氣變為平其吉宿有旺相氣大吉
凡六甲加丙為青龍返首六丙加六甲為朱雀跌穴此二時可
以遁舉百事又會三奇八門者尤為大吉六乙位曰六　加六
庚為杳六辛加六乙為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龍逃走
六癸加六丁名螣蛇夭矯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不可舉
百事皆凶時也
凡時不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戊辰名入墓時不得出入舉百
事
凡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
平旦為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倣此
其陽遁可出入舉百事當避二避五可以名天遁凡出行者不
可參用玄女式三宮法所出之門有螣蛇白虎皆須避之不
可犯大凶亭亭以記謂六乙之時時下謂乙吉也
時逢六庚抱木而行雖有出者必有鬪爭謂六庚之時時下得
庚凶也
時逢六辛行逢死人強有出者謂六辛之時時下得
辛凶也

壬凶也
時逢六癸衆人所視不知六癸出門則死謂六癸之時時下得
癸凶也
凡時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國修築營壘主不利客凶神也
時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交接朋友凶神也
時下得天衝不利舉事凶神也
時下得天輔宜守道調理凶神也
時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滅群惡吉神也
時下得天心宜避疫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時下得天柱宜居守固國藏形隱迹凶神也
時下得天任宜請謁賞遷通達財利吉神也
時下得天英宜遠行出入進酒作樂嫁娶造宴吉神也
太乙貴神可向不可背白虎者天大殺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為六甲陰能知此道日月可陸沉可呼六丁神名氏
六合之中六乙謂六乙之位皆為六合之中也行陰密隱秘
潛伏之術皆從天公宮訣作六乙所臨用之
凡天輔之時有罪勿疑斧鉞在前天乙赦之謂天甲己之日時
加己乙庚之日時加申丙辛之日時加午丁壬之日時加壬
戊癸之日時加寅此時有罪自然光輝亦宜此時投入之

曰甲己之日時下謂乙一壬之日時下謂辰戊癸之日時下
謂甲爲天輔之時也
凡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謂時得六癸也此時不可造作百事又
神有高下必須避也　假令天網在一宮神高一尺在一宮
神高二尺踰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內宜處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門出
處百事皆敗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行百事皆吉他做此
凡要事在三宮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時天乙理事於玉
堂之中欲出行當此之時可爭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時天乙出遊門垣之外遊行四野當此
之時舉造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微明加四季名曰絳宮天乙伏藏於深宮之中行於私室當
此之時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宮四時選用要在于天乙大神皆之必敗當
從的免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宮大吉是也大吉爲生氣其衝
小吉爲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宮神后是也神后爲王生其衝
勞光爲衰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絳宮微明是也微明爲常生其衝
太乙爲積刑
凡出入往來青龍上明堂出天門入地戶四入太華中即華蓋
若天藏天獄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爲青龍可以建福六乙爲種星可以建德六丙爲明堂
可以出入六戊爲天門可以往來六己爲地戶可以伏藏天
乙至三酉神之宮六庚爲天獄六辛爲天庭六壬爲天牢天藏
之中爲六癸可以隱藏也
是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陰之神在六丁勾陳
六己白虎之神在六庚玄武之神
地之神在六辛凡謂逃亡隱匿必須從天門入地
戶又參之以太沖從魁下書六合太陰加地戶將出入往來
無能見者欲去者出天門而去欲藏者入地戶而藏太陰之
中凡欲逃避百鬼當出天門入地戶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令虎狼鬼賊不敢近者出天門入地戶中吉
大開門逃伏休門生殺生門利息景門上書杜門閉絕死門射
獵驚門恐迫傷門傷害避惡伏匿皆杜門向開門吉出行移
徙逃官受職入宮視事皆景門向休門吉有所捕捉欲塞奸
邪皆開門向杜門吉三奇吉門合天輔天心天禽出入大吉
出入開門宜見大將軍出休門宜見長吏出生門宜見帝王

公卿出傷門宜捕獵征伐出杜門宜逃避隱匿誅伐亡逆出
景門宜上書出死門宜喪葬弔唁出驚門宜掩捕鬪訟
凡時加六甲一開一闔上下交接謂六甲之時〻下得伏吟時也
時加六乙一往一來恍惚俱出謂六乙之時〻下得乙吉也
時加六丙道遠清亭求之大勝謂六丙之時〻下得丙吉也
時加六丁出幽入冥求無禍侵謂六丁之時〻下得丁是也
時加六戊乘龍萬里當從天上六戊出挾天武而行吉也（武疑作剛）
時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設行且止謂六己之時〻下
得己是也

向背擇日

經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勝不知者敗其太歲太陰將軍月
建日時大時小時亭〻白姦遊都太乙貴將豹尾五帝六符生神
死神大禍死　雖日德孤虛歲月日時刑殺大小審而用之可
以知其勝負易其成敗其臨（此或有缺誤）神者惟死神地雖虛星可向
白姦所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當以天星（疑作里）加太歲相去上神為歲星午上神為鎮星酉上
神為太白子上神為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國不可伐大略如
此為星有進速遲伏以七曜筭之方定太歲月日時下之辰

是小時月建大時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仲
周而復始
凡遊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　四月庚

推行八干四角天乙依玄女式

所月遊者一名刑徒己酉月理艮宮六日乙卯月理震宮五
日庚申日理巽宮六日丙寅月理離宮五日辛未月理坤宮
六日丁丑月理兌宮五日壬午月理乾宮六日戊子月理坎
宮一日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

推黑道黃道法

當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月
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為建〻為青龍黃道次神太乙即為除〻為明堂黃
道次神勝光即為滿〻為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為平〻為
朱雀黑道次神傳送為定〻為金匱黃道次神從魁為執〻
為天德黃道次神河魁為破〻為白虎黑道次神徵明
為危〻為玉堂黃道次神神后為成〻為天牢黑道次神大
吉為收〻為玄武黑道次神公正為開〻為司命黃道次神
太衝為閉〻為勾陳黑道以神
凡避死雖從開星不吉春三月房為開夏三月張為開秋三月
婁為開冬三月虛為開

推亭亭白姦

當以月將加時辰神后下為亭〻所在次加此酉十二月時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姦所在神后時白姦在寅常行四孟亭〻常以白姦向子巳亥格子寅申

出師安營　名真人玉女反秘局

經曰諸有止宿安營四直須兵深入敵境恐有掩襲乃作真人閉六戊法進難隱死作玉女反閉局法千凶萬惡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遠救能洞幽開神非其人遂時必不能行也

閉六戊法

先置營訖乃其旬上以刀從鬼門行起左旋畫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處埋之呪曰　太山之陽恒山之陰盗賊不起虎狼不傷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惡莫之敢犯使乎營中宿若令出入驗之法取積母在營中積子安營外積子終不敢入營中

甲子旬戊在辰餘倣此

玉女秘局法

以刀畫地當以六為數當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長一尺二寸假令甲日從甲上入乙日從乙上入戊日從東西向北入入局竟從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第六算加巳下六持亦依次去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便遂子上算置戌起作戌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丑上算置卯斜上云牛入死塗食時草度訖就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窩来到度算使呼云句陳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廐内留止度訖使呼云玄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轉未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所起難出天戸入地戸東玉女上去言仍呼玉女所在之辰上玉女來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不見我以為米薪狗此句缺有說閉天門而閉地戸呪會交手此句有說以算閉門而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印地脉不復得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九

玄女式

雜占四

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運十干揔十二月之合神為十二將間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將加正時課日辰用為天乙所理十二神將以斷吉凶成敗

推月將法

以十二月合神為月將

登明正月將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將加戌土神從魁三月將加在酉金神傳送四月將加申金神小吉五月將加在未土神勝光六月將加在午火神太乙七月將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將加在辰土神太衝九月將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將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月將加在丑土神神后十二月將加在子水神

推四維法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

東方貍虎豹兔貉狡龍魚蝦　南方蚓蟬蛇鹿獐雁羊鷹馬蠶

西方猿猴狖烏雞雉犬豕豺狼　北方燕豬貐鼠蝠蟹牛鱉

推四課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視干日支辰陰陽以為四課先日上神為日之陽日上神所得之神為日之陰支辰上神為辰之陽支辰上神本位得之神為辰之陽支謂之四課四課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剋者為用四課陰陽先以下賊上為用若無下賊上以上剋下為用若三上剋下一下賊上還以下賊上為用若一上剋下四下賊上無今日比者為用俱比俱不比徵害深者為用深害俱深者以先干後支為用四課陰陽皆不相剋以遙相剋為用若有干剋神神剋干先以剋干為用若干剋兩神兩神剋干以比者為用俱比俱不比剛用干比柔用支比為用四課陰陽不上下相剋又無遙相剋以昴星為用剛干視酉上所得神為用柔干伏視從酉所臨神為用剛日先傳支後傳干柔日先傳干後傳支若二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剋為用若無相剋伏吟剛干以干上神為用柔干以支上神為用返吟剛干以干衝柔日以辰衝為用以刑及衝用為傳終八專日四課不相見剛干從四行日陽神順數柔干從支上陰神逆數皆取三神為用柔足以定吉凶當知所受用三傳以考終始善惡所致何先何後變化何從將安所極三傳之要訣在天官各以神將言其禍福將以併合所加日辰支以五行論其憂喜歡戚諸將以天乙為首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貴人也家在丑中戊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己日

日出理神后暮理傳送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從魁庚辛之日旦理勝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旦理天乙暮理太冲天乙在東方西方判南方為前北方為後在南方北方則東方為前西方為後常以晝從旦晝出為暮

推十二將神法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勝闢地千里用起螣蛇以將兵兵敗將駭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將兵戰勝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戮亡天乙前四神也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天乙前五神也用起天后以將兵不勝自題天乙後二神也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悵務天乙後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將兵卒平天乙後四神也用起白虎以將兵敗亡後天乙後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死亡為敵數詐天乙後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將前晝子在後晝子六

推伏吟返吟法

凡興師動衆勿取伏吟之時必見因守行者不生坐者不起返吟將前勝後覆諸神自臨其衝曰反吟諸神自臨曰伏吟

推陰陽相覆法

天罡加太歲是陽覆陰也天罡加月建是陰覆陽也陰陽相覆

[illegible]

陽覆者君欲害臣陰覆陽者臣生不利舉百事凶

推神在內外法

斗加孟神在內道路壅塞出軍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師吉斗加仲神在門或戰勝客樂

推九醜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為子午卯酉之神（疑作）合五得四交合為九醜主敗軍殺將醜惡之日故曰九醜乙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兵候法

卸見其兵暮見其辰備見其鬼不戰上此時軍兵傷將死亡

推行軍本命法

軍出日時克罡不欲臨將軍本命及行年大忌螣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龍六合太常臨小吉歲月殺所臨之方不可往

推天門地戶法

以天二門太衝從魁覆地四戶除定危開從下而出萬夫莫當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在東出軍先擇出城西門五營牙門向東當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黃白旗次之黑旗四時做此不向旺方也

推國君旬時法

置營訣曰居居紀于四星之下搖明是也前將軍居大微下騰
光是也後將軍居華蓋下神后是也左將軍居天府下大衝
是也右將軍居文昌下從魁是也旗鼓居建星下六乙是也
恒衆居明堂下六丙是也軍門居天門下六戊是也小將居
地戶下六己是也斬殺居天獄下六庚是也外事居天庭下
六辛是也囚禁居天牢下六壬是也軍器居大歲下六癸是
也順白依法不可妄舉起甲盡癸且揆族改

搖神樞諸煞例

欽

參甲子寅子為青龍丑為逢星寅為明堂卯為太陰辰為天
門巳為地戶午為天獄未為天庭申為天牢酉為天藏終于
辰至申戌為青龍餘倣此

推玉帳法

出軍行律深入敵國止宿營壘休舍總忌大將軍居太乙玉帳
下吉攻之不得以功卑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察情勝敗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去其來甚遠難易勤占雖有正文學者不
精吉凶昔范蠡嘗用田螺占之中間試之頗有靈驗見兵書
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時須自淨其身勿令女人見之即有置
具盛驗以甲乙日用溫湯向東通之向夜取一大盤盤中畫一直
畫界一道為也一邊為敵注水二升于盤內取二螺咒曰
田螺田螺索風雨不作敵若不來各守城郭又咒曰田螺靈靈
知風知雨敵若來迫入我城土 咒訖明旦視之若已入敵
則已勝敵入已則敵勝
右準前法置田螺于盤內明旦視其頭之所向定其緩急凡甲
乙日頭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來向東不戰
丙丁日頭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至即交戰主勝向
東不來 戊己日頭向南西北皆不來向東三日至
庚辛日頭向西與敵和向北與事向東敵來自敗向南九日
至 壬癸日頭向北吉向東三日至向南敵來自歲向西不
來

右春向東大勝南小勝向西大敗向北平安
夏向南大勝向西小勝向北大敗向東小勝
秋向西大勝向北小勝向東大勝向南大敗
冬向北大勝向東自敗向南大勝向西自敗

推賊虛實法

當以月將加聞賊時天罡加四孟言虛加四仲梁在道天罡加
四季即至欲知賊來否以月將加聞賊時道都加日辰賊即
至臨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過去不來道都
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賊消息從天耳聽之大吉小吉是也欲聽人之密謀隱事
從地耳聽之大衝從魁是也

推賊兵數法

以月將加正時日上辰見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萬人見徵明
太乙四百四千四萬人見神后勝光六百六千六萬人見大
吉小吉八百八千八萬人見功曹傳送九百九千九萬人見
大衝從魁七百七千七萬人見其神旺氣十倍相氣五倍死
氣減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將加時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
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亡隱匿以月將加正時望天罡不可藏萬人神后是也河魁不
可隱千人太衝是也陰精下可藏百人從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大道獨通太冲為三河從魁為九江欲行間諜為不
可知事觀江河察定危開之道又前三後三升者可獨通出
入其下人無知者

推三車張

[illegible]同　臨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白衣赤頭
從酉入以臨子甲戌旬軍形象井幟曰陵城降前左將黑衣
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未入以臨戌甲申旬兵形象翼幟曰
朱丘叔前左將黃衣赤頭右將朱衣赤頭從巳入以臨甲甲
午旬兵形象尾幟曰貴陽多前左將白衣赤頭右將青衣赤
頭從卯入以臨午甲辰旬兵形象斗幟曰許成池前左將青
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丑入以臨辰甲寅旬兵形象虛
幟曰王屋奇前左將赤衣赤頭右將黑衣赤頭從亥入以臨
寅

推陰陽兵法

陽兵者以陽時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狸行出九地六癸順入
九地上飛天上天兵甲百戰百勝
陰兵者以陰時從九天戰明堂出天門入地戶左行右回歷大
陰以兵為奇道入太陰中揚以探戰

推雌雄法

用起戰雄者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起戰雌者春申夏亥秋寅
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後二攻其前四子日從戌前四辰是也
雄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為雄小吉天罡勝光三神為
雌戰雄背雌向雄百戰百勝不得令青赤白黑黃金迎太

避吉其用攻其胡勝大吉勿使魚對相克當旺相日進三天
勝可全順斗行一也攻其勝二也後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戰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三月攻右是戰法也
推伏兵法
太沖神后傳送太乙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與旗併伏兵發
太岡不與然併伏兵不發
又曰以闘爭時斗加季有伏兵于傷支有伏兵在前支傷干
無伏兵干支俱傷為用神傷有伏兵戰凶
推突圍法

傷不傷視陰陽日辰上臨為傷又恐得將為重傷則凶不傷無
故天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免難
又曰被圍時神在內可守神在門相傷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圍四面者當從青龍下去加旺時天
罡是也所謂八極俱來利加勝從來龍而出兵不敢當
推水軍法
兵衆行船將涉江海必有傾覆之患丙子癸未癸甲法為江河
龍此日舟必溺　又曰天河臨地井舟必覆壬癸上吉下俱
路為天河卯酉辰為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將加正時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澤咽扁聲恐迷
四方以式校地出傳送下自然開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若
三百步得大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戶歸戴
或行則不迷加正時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沖下得水
出大吉下得澗從支吉利涉陸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時加孟
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經曰衆兵大同則先舉者為主後舉者為客陳兵原野則先舉
者為客後舉者為主
又曰天五音為客地五音為主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為客時下為主辰行為客位止為主先動先聲為客
後動後聲為主高旗為客卑旗為主兩人相見外來為客內
坐為主兩人相見立為客坐為主兩人等先舉事為客後舉
事為主人有氣者勝無氣者敗客利四季月日時欲得制日
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時欲得夜月支克干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軍之五德也耀映衆心宣威兵目舉青旗一鼓則
行二鼓則趨三鼓則集受制也舉黃旗一聲令則止二聲令
則列三鼓則聽受命也陽時舉赤旗揚威儀而始之甲乙丙
丁戊己陰時舉黑旗以戴其威脅之乙庚辛壬癸也陰旗令

隨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失在前甲寅甲午甲戌

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長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

在前冬以矛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騎錢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為先鋒軍壓敵

角人赤旗青衣青馬東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馬北方七人

宫人白旗黄衣黄馬中央七人

徵人黄旗赤衣赤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早近敵陣大呼君闢掉鼓鞞杵之音我以商

人為前將兵象白虎也陣晃火光以羽人為前將兵象玄武

也陣間金石兵刃之聲以徵人為前象兵將朱雀也陣聞士

人呼號者以宫人為前將兵象勾陳也陣内寂無聲者以角

人為前將兵象青龍也是為五行厭勝之法

推五行陣法

木直陣以金方陣應之金方陣以火鋭陣應之火鋭陣以水曲

陣應之水曲陣以土圓陣應之土圓陣以木直陣應之

推當敵人法

皆太歲當富人大將軍當五千人太陰月建天魁三光在將當

當五千人天乙逃都五百人歲德月德日德壬方旬之内[illegible]

無歲星豹尾歲建並可背不可向也

推神殺門户篇

凡戰陣之法須避神煞無明天門地户先勝制敵宜在于此也

推大將軍法

孟歲以螣蛇勝光午仲歲以小吉未季歲以傳送申加歲支

于天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歲支功曹寅勝光午河魁戌有臨季者其下即是豹

尾其冲走為黄旛

推太陰法

常以功曹寅加歲支神后下是巳

推歲建破法

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加太歲支魁下為建罡下為破陰陽

就用

推歲星法

天罡加歲支亥上所見本位辰是也

推歲支干德法

從魁加歲辰功曹是巳支德甲戌。戊寅。壬德旬處乙丁巳辛癸

[illegible]河魁即也此章有缺訛

推歲殺法
天罡加歲支大乙巳從魁卯大吉丑所臨季者其下即是歲殺
甲子辰劫煞在巳災殺在午天殺在未他倣此
推孤虛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歲支天魁下為孤大衝天罡下為虛旬下日同大殺春
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轉殺天狗孟歲巳仲歲酉季歲
丑
天時天罡加月建也
推天道演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南方行午北方行亥東南方行巳酉丑月巳有誤
丑西方行酉東方行丑
此章亦有錯誤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氐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辛下冬女星癸下是為天目也
春箕星寅夏軫星巳秋參星申冬壁星亥是為天耳也
推遊都虜都月合法
遊都為都將甲巳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傳
送戊癸日太乙虜都為天賊甲巳日天罡乙庚日勝光丙辛
日登明丁壬日傳送戊癸日功曹月合當以合月神上為月
朔之始順數之盡朱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宮中元甲子日起二宮下元甲子日起八宮

各以順日求之周而復始時簡日法夏至后行反此
推亭亭白姦法
當以正月加正時神后下為亭亭寅午戌上見孟春五木位上
是白姦
推生死神法
當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為生神勝光下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門地戶法
子丑日天門在丙地戶在丁寅卯日天門在庚地戶在丁辰巳
日天門在庚地戶在壬午未日天門在壬地戶在辛申酉日亥
天門在甲地戶在癸
龜卜篇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靈龜負圖自河而出也是龜龍麟
鳳四靈龜居其一託身於先王何其賢也不擇避日之網何
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
所以設此法者謂其為文器戰為危事聖人得之以與凡夫
得之以廢不可轉祭笑愚人不自謂其愚皆自謂其智故立
卜法假于陰陽亦惑愚人之心非為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
龜枯骨也安知聖人之智慮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更亦不能

自智賛理人之事者其猶砥礪乎凡龜有五色隨其旺相而用之一龜之内有六廚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後左足為春前左足為夏前右足為秋後右足為冬四季用中廚

經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銀何知我聖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須白其色須鮮其皮如驤其界如法

龜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為五段可以彰往察來内高為金外高為火五曲為木正直為土頭垂為水水無正形因金為名常以晴霧為水一兆之中從頭分為五鄉頭為甲乙次為丙丁次為戊己次為庚辛次為壬癸常以顯微高為上兆正横為中兆春夏以内為頭秋冬以外為頭

假令木兆甲乙鄉為本宮丙丁鄉為子孫戊己鄉為妻財庚辛鄉為官鬼壬癸鄉為父母但以此鄉斷吉凶足支入兆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才火支是子孫水支是父母看支入鄉以斷吉凶成敗我往次彼則彼為主兆欲頭伏足落及格横身内推折暗霧昏黯震動猖狂文不食墨火天穿者破軍殺將彼来攻我兆欲頭仰足舉彼支援助身内有力食墨鮮明肥膿安穩兆吉言吉兆凶言凶萬端吉凶一看兆身柱々有驗無假日辰夫有動不如無動有支不如無支有支則彼爻吉格支凶故兆連斷起動由天斷兆連故起動無路　捉頭足所作不成頭足獄芒所求無畧君子動頭天下同憂小人動足天下馳逐兆身過度日旬衰微兆不出白赫暗微滅凡吉戕破支有外放格支有外敵君音聲敵兆旺相供潤軒昂有力重帳仰吉持桿伏落霧悖驚摧分伏足落兆細而暗凶足卜以支及動鄉賊數日月遠近里数不数三成数八旺相依数休廢減半

兆下兆為我為客支旺克兆客勝支因為兆所克客敗支供潤賊孫支枯槁賊弱

飛鳥出林兆出軍行師吉安宮入師凶

驚鳥入林兆安营築城吉行師凶

工　乑　一　八　盂　丌

驚禪兆有賊奄至防閑城堡吉

走鹿兆有賊至主奔走之事

土兆大横安城堡社吉

根得兆自守吉

濡兆安城壘吉

天兆城壘聚人吉

山岡營壘

山有岡壘地有形勢斷其形則氣勢滅故秦築長城鑿其山岡之氣而咸陽丘墟隋疏汴河斷乎土地之脉而江都荊棘成周卜建伊洛得漆澗之利而王年八百吳晉倚江建業得江山之勢而延期數業夫建都邑築城壘必擇形勢雖成敗在人不在于地然地形山勢足以爲人之助也故曰趙之地坦然平吳楚之地東南傾秦蜀之地龍虎形出魏之地無丘陵夫趙無險阻山岡潰淵故曰坦然平吳楚之有江海波瀾故曰東南傾秦蜀坂山帶河岡勢高重複故曰龍虎形秦得龍虎之形而東吞趙魏南併荊楚夫建都邑列營壘非地勢不王非山岡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岡左右襟帶地水東流乾上伏木過子艮寅卯重岡入巽

又曰戌連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鶩或躍或蟠龍藏車隱馬若飛鴻走侈散脉如蛇走氣車來降似鷄離四雄皆起四仲平巽水迤邐出自乾天門倚伏居壬癸直出地戶東南傾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玄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乃例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興土工先木戌上起放梁從中步至門夫草木不出不可居鳥獸不集不可居崩石沙礫不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無頭玄武折足白虎御尸青龍悲哭並居之者兵

敗將第

山形圖體

山若蟠龍玉案數重宛轉邪曲首尾相從山若鳳皇翅翼開張群隊千萬帶旒扶幽前有印拱後有回翔山若飛龍首尾連同或驚或躍乍瞋乍縱臺傾池潤舞鶴翔遶山若臥何頭拳尾就腹肉孔見項連山首山若麒麟乍五乍跨群從千萬朝者數又山若長虵或曲或邪後岡前谷隱馬藏車凡此皆營壘之形勢也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共十卷唐朝東節度使李荃所譔進入內府秘藏不使流世

瑞南宋公先世有傳而得之以輔

聖朝廓清海宇是書之功也以後子孫慎勿妄傳至囑

太白陰經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之十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編六卷後編六卷

（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四十六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

武編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書皆論用兵指要。分前後二集。前集六卷、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體例略如武經總要。所錄前人舊說、自孫吳穰苴李筌許洞諸兵家言、及唐宋以來名臣奏議、無不摭集。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其應詔起爲淮揚巡撫勦倭也、負其宿望、虛憍恃氣、一戰而幾爲寇困。賴胡宗憲料其必敗、伏兵豫救得免。殆爲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部署既定、亦頗能轉戰歷賊、捍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琯劉秩迂謬僨轅者可比。是編雖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槩以書生之見目之矣。

武編敘

蓋嘗觀易屢衣袽之戒與先庚壬之謀而知時際休明不可一日忘武備也況當擾攘之秋乎夫惟兵不祥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寧乎已則屏棄也不知服縛縱之適者詎可以兵事授孤貉之援者詎可以兵書求哉圖以來兵圖

安則驍雄驍勇金城而授其要守戰森嚴湯池而助其險防禦整備區畫萬全之竅得者潛消嘿弭之隱勝於用之翦存於己之勢而可保長無事也不勝者承平日久婾情漸生將帥緩帶而輕裘旅衆閒嘻而棄食於隔敵之法居

簡無練卒之名而無強兵銳卒之用一旦有警斂縮項首束手畏壘而已臨陣神悸矣安望其拔旗斬將摧鋒奏凱之功哉荆川先生有慨於此爰輯武編一書一切命將馭士之道天時地利之宜攻戰守禦之法虛實強弱之形進退作

止之度間諜教練之權營陣行伍之次舟車火攻之需靡不畢具而臚列之誠取而讀之而資胸中之甲兵可以壯三軍之神氣可以居常而練之可以應變而戡亂莫磐石於疆圉標銅柱於塞外也誠韜鈐之生庫征伐之津梁也詎可不梓以付剞劂大

也俾善兵者雖能談何益乎哉無
之用其神倏而入於九天之上
倏而潛於九地之下以爲勝軌陳
者而拘泥於法鮮克濟矣如
習醫者素問靈樞非不熟觀
而試之於藥罔效者此者青囊
玉髓非不遍記而按之於穴多乖
此固不以善讀書者如泰否矣無益

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澤濱居士吳用先題

武編序

甞唐荊川先生著述甚富其大者爲四
編曰左曰右曰文曰稗而不知其又有
武編也邇焦澹園先生出所藏以畀徐
象橒氏付之剞劂余因得窺其崖略貫
穿七書包絡通典出入百將傳紀効新

書等集通古今該細大軍旅之事亦云
備矣世耳食者多曰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兵不在書率以趙括爲證昔廉頗藺
相如謂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變也是
括咎在不知變耳非讀書之過其父曰
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然

則正恨其讀書之不精而以死地爲戲
今日不在書者所謂易言之者也讀此
書而後知兵之不易知變之無窮雖有
韓白之才斷不可無孫吳之法烏能以
不廩廩是編其可以無刻哉彖標爲吾
亾友徐三雅子其言曰士之子常爲士

不肖以貧故營什一鬻書爲業庶幾往
來皆士人耳焦先生憐而欲振之每出
祕藏以資匱乏殺青斯竟載之兼兩白
拈烏攫無可柰何而焦先生施不倦也
復惠此編使流通以繼荊川先生之志
雲天之誼非今所有余曰雖然焦先生

之意遠矣今疆場不戒小[illegible]乍發
天子方張撻伐之威而武夫[illegible]張皆鳴
劒抵掌有封狼居胥意焦先生欲人不
爲趙括而露布是編即杜牧之佮罪言
也竊謂今日之事亦何足慮戊戊余待
罪兵垣東征進師政府意在不戰忽分

督臣兵柄命會議而後行事余疏爭之
請專委任責成功引唐九節度之師攻
鄴不立主帥以致潰敗爲鑒
主上大悟立命事權專責總督主持且
戒牽制然後東事畫一而朝鮮之功以
成今援遼大帥一時並起數人不相統

主上特賜劍經略假以閫外之權古司
馬兵法推轂將將孰有明決甦暢如
聖天子者固知小醜之不足平而焦先
生憂國深衷可頓釋也已

進士第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
前戶科都給事中兵科給事中侍
經筵官翰林院庶吉士錢塘姚文蔚撰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弁首
人有言緯灌無文隨陸無武甚
矣文武經緯之難也匪難其人難
於會之大全也會其大全則全猷
此非可以唇吻張虛憍承第溯
時出之者也明興純備斯道則惟荊
川先生手先生學本六經胞富萬
有退藏者密運量者神平生所輯
左右等編不下十種業已盛行於海
內獨武編未睹記耳其繕本藏於秣

陸集先生家先生心契而嗜之不啻荊
川先生之契之也時有索出心本授梓集
先生曰兵陰道也乃陽言之乎危道也
乃安譚之乎非其時也姑付　秘敬藏
迨於戊午夏東事奴酋逆如一旦興

中國衝突破軍殺將所不忍言士大
夫方緩文而急武徐子請梓集先生
始授之之曰此一時也是傳矣余莊誦之
前編後編凡若干目而總名之曰武
編夫譚武匪宜易自漢之下序次名

法百八二十家刪而存其合者三十
五家大抵無出孫武正合奇勝語而
正之為奇奇之為正真如環無端
不可以一方執而千變窮也是編
也極古今之陣勢殫水陸之情形

盡背合之巧態窮伏起之變法
而証之古取之今準之成究之敗
靡所弗有而有者非鑿空之譚
靡所弗奇而奇者非嘗試之舉
弁而壯者椢而中窽者得是編熟

立化之天下無勍敵矣荆川先生
熟而化此以南勦倭北剿虜十用其
七八設不遇恩先生者先生又繼王
文成偉績矣無他先生所為日
新富有於性靈之變化蓄積深厚而
郭　四
效之武特時措之宜焉耳昔嫖姚
匈奴於陰山武穆撼兀术於海上一
則曰師方略何如一則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以彼二公當年武績安微而
身而心自有一奇編在荆川先生輯

武一書與焦先生雅重之編一書
無非欲人神而明之存乎心運而
假之方略者也豈為是謭謭者
設方略以格天下士耶通斯意也
文經武緯庶其不偏乎必不以
郭　五
膺遺君父憂矣
江右廬陵郭一鶚汝薦甫題

武編題詞

嘗觀劍契江濤足悟書法花香竹韻可通禪機矧五材首兵廼國家安攘之畧攸係焉者倘非居平按陰符玉版而發其覆方且將與士不調卒與羆不習洎夫陰陽之向背水陸之情形奇正之倚伏簡校激勵之微權種種弗嫺弗肖陡遇倥偬其不以齮

郎　一

戈矛狩戮局者幾希何者兵逆道也亦豫道也與其躊躕四顧覓見兎之鷹孰若洞達八埏師諸葛之馬辟諸執太阿者先得其柄夫然後剸犀截虹惟其所施無不破之堅轉艅皇者先探其舵夫然後渡江浮海惟其所適無可畏之險此無它繇舊編以

郎　二

揣摩可以掘予智亦可以張予膽又何逆之非順何豫之不可應猝而何難於為國家固金湯鞏鎖鑰者哉稽從古得策者莫如成周下此熊月之逐射牲之舉習戰朱明閱旅揚邮邦不錚錚

以武俗自雄竟歸於木驪居龍其於
軍實何濟焉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腥羶丕冒華風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廷比年貢畀而
皇上克纘先烈更舉神武而赫奕之
郎　三
殲緬殲李殲日本夜郎次第凱聲
如沸莫遏
二祖而出茂周下也何爾來么麼奴酋
犯我遼左
皇上憂厪宵旰命將誓師不勝洶洶

爲國所爲萬全之策豈
國朝泰謐日久窳惰漸滋山且空籍
手罷且廢閑手伍且呼庚癸手紈褲
子弟錢官債師又皆法棣於文墨情
宕於抽刀手嗟嗟既不能坊之豫而凛
郎　四
衣袽撤桑之謀仍欲忌其醫而諱膏
肓心腹之疾兵法所謂養氣調神以
先為戰勝地者之謂何此有識者恨不
起渭濱隆中把臂諸君子於九京以紓
一人拊髀之思邇有式編一書出自荊川

唐先生手輯風為太史焦師家藏
頌特校而授孟雅徐君以梓者也荊川
先生文武為憲卓哉吉甫身親見之
矣斯編其大傳者乎余不肖經生也
烏知兵第萬目時艱無從展厝衹

以鳴劍請纓自媿而安内攘外一念則
美墻荊川先生而尤稟奉指車於太史
師者久〻茲喜武編刻成且與東征
會不獨俾桓〻濟〻索紙上孫吳運
胸中兵甲以殲此奴酋朝食即邊圉

晏如金甌孔固而存斯編為世〻保太
一助亦世〻頌唐焦兩先〻垂順治威
嚴之庭於無已也雖然尤怪夫藉口
趙括而甘自隕於野戰者

天目主人郎文煥題於蘆政署中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一目錄

將　士
制　練
令　料
覘　間
明　疑
詭

仁和沈士慶
茂苑許自昌　仝校
武林徐象橒梓

武編前卷一目錄終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一

瑯琊毋丞校

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授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未欲命將豫以精誠辯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眥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語言而不相合者目如鷹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行而矓乎必聚後者目睛白多而有赤絡瞻視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

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人也圓睛瑩明五嶽相照者燕頷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雖背虎膽黑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慮人也是六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而淺頤大腹細目睛昏暗點睛近上視顴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者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

北方言而他覩者心不誠也言平而色下者心有所
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
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顛妄子之人也言
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
諂人也矜己善而訐人不善者猾強人也言欲發而
□□考合者人也言無公利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
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由而言直氣悖而言順
色異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埋矯而强正此皆姦詐
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
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

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簡而不迂者壯直人也
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
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
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　卒近於理者
□見處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
□□相稱言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
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懸有識人也是十
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狠顧
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擎者方
食而不覺棄匕筋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

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行
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
事覺已如不知而目宅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
不誠實多詐與鬪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輅足
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
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忠德人也是三
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已後人者
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
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
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粗疏人也巧

妙而無裨於用者浮靡人也舉措倉卒而不適用者
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斷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
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决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
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搆架虛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
者姦人也善伺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
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
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色自若者此謂
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吉凶事不懼美
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
之者事有難動而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志

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的
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聽也動也者神之
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明益其為人之道
矣況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帥有過勇而輕死
可暴貪而好利可遣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
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
剛毅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
孫子註曰必死可殺勇而無謀期必於死鬭者則可
以設奇伏誘而殺之如梁成輕進為劉牢之所殺是
也必生可虜臨陣畏怯期必於生全者則可以襲而

虜之如晉與楚戰趙嬰齊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此
等豈不可襲而虜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剛忿急速者
則可以陵侮而致之來以敗之如楚將子玉剛忿晉
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性之廉潔者可設計詬辱之辱之必致其
怒而輕出則當因而擊之若吳起節廉而中公叔伸
之計是也愛民可煩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傷士
衆可出奇煩而擾之也若蜀先主戀民而幾為曹操
追及是也
李筌曰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衝節難與權

宜強悍強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盈眞良忍
慎失於孤疑可與樂成難與始謀清介廉潔失於局
執可與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沈靜失於遲廻可與深
慮難與應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故英
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北征錄曰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
義而已殺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
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
死為恨是知見危致命乃古人亘古之節而全身遠

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為耳苟無愧於忠義則死奚足
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
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
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
入虛有圍困後世所以議鄧艾孟於國之根本竟成
一俘若皆基於厖消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
戰已日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為寇上徒成武安之
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爲辱爲萬世笑
令之為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
願効一死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吁有

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因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
士卒而不言將帥也皆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因有
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
卒用命矣未聞將帥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
聞將帥之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
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付今宜令戒飭將帥
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沉厚不撓爲法以
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至倒用雖然
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
死也寇將率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

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降於重闈廟算失施陷
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擒耶將忘命以死戰
耶吁郭倖不死於狩離而死於市朝之戮身甫娀不
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當死
終或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倖生者之戒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
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
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耶夫斷勝負
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
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爲次下

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於蔡不曰戰
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
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
戰也夫邀整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
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
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
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衂者皆專學戰
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
國雖大好戰必亡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
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鬭未

有得已而鬭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指致謀夫策
士講求不戰之法一若夫鬭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
地臣所不取
李綱曰古之受命爲將者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
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於
付任已專威信已著則不必如此故齊景公欲用田
穰苴爲將以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
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
公使莊賈往而穰苴因其後期不至而斬之又戮使

者之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而三軍之士皆振
慄燕晉之師聞之解去追擊之盡取所亾之地振旅
以歸此付任未專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
也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以擊匈奴右將軍蘇建
盡亾其軍獨以身自歸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青曰青幸得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
明威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
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此付任已專威信已著而不必如
此者也後之爲將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當以穰苴
爲法藉貴寵而威令已行當以衛青爲法夫豈不同
惟度其時勢使各有所當則善矣

十

李筌曰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
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海岱之人壯嶂峒
之人武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
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
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曰秦人勁甲屠之子在
於崤間壯洪之將在於隴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
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陵晉於
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撮巴蜀
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
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蘇角威加四
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
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
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卹孤
寡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
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
水王浚殞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
而稱銳涼隴之人勇抑爲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
怯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
怯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門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北征錄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
乎材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曰
財志食貨者亦以財爲役天下之具古人聞人之君
臣報人之仇怨未嘗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
恩而甘心於困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荊軻一人而已
也何者壯士之顏色不在乎血氣之剛猛而在乎狀
頤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

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明
智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而
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
其得利則均之惠它日可卜其不我叛而樂爲之用
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
之也巖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三軍之衆十
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間諜以破
其腹心之謀求鄉導以乘其藩墻之隙非有賞賚以
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爲我用哉是
謂之財才相用

北征錄曰孫子論間之一篇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
屬何伊摯呂才之能爲興亡也哉蓋天命之去留係
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人始爲
可圖李良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
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
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湯邪之臣去虞而
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爲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
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
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
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爲忠臣爲義士遺
之於郊野棄之於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得之
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於敵則適以資姦宄
之策古之聖賢務得英雄之心如黃石之書三略延
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因其樂爲我
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啓其無鄙我之意斯爲善耳不
然則楊朱之歧多於南北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
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摯
去則亡周雖未興而牙至則興豈不畏哉豈不畏哉
自今宜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

萊使無逸於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於細
故將見襄淮之魁楚江湖之豪放荊楚劍客煙波釣
徒風門務集智奮鼓求備吾之採擇矣是爲豪傑
爲間

人事軍律曰軍中才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卒
救或施小計以獲大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
生或知情識變若多藝而無行則甄藝而棄行能謀
而怯鬬則捨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爲求備亦有雞
鳴狗盜孟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退
士之府宜多採究

北征録曰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王霸募市中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拘於一節故隨所寓以中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材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仗者方爲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待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拘以等仗拘以年齒更拘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

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材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介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材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材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技兼習武藝戰闘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内無非可用之卒一一可充斥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李綱曰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汗内患一也以禦外侮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强猾勇敢者可藉以備行陣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黄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内亦多招傑羣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犢戻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

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馭者恩威得所寛猛得中内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貲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

李筌曰有深沉謀慮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辭縱理横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請謁之術者名曰閒諜之士有知山泉水卉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鄉導

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譎詭者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鎧戈矛鈒鋮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蛟鼉挑身捕虜搴旗掘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名曰𨇾捷之士有往返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譎詭陰陽者名曰伎術之士

謀士　辯士　壯士

死士　諳知山川道路之人　久從軍老將

能水　姦人　能盜　能作偽印假契者

死囚　[illegible]　[illegible]

獸醫　獵戶　善算　善書寫

畫工　[illegible]　木匠　鐵匠

一辭說將　[illegible]　一間諜將　指善聽探軍務

一鄉導將　[illegible]　一伏兵將　[illegible]伏隱路

一營塞將　[illegible]　一聽望將　[illegible]目眥者

一偷劫將　[illegible]攻營劫寨　一潛身將　指善[illegible]無人夜行

一輕捷將　[illegible]　一梯閣將　指善攀牆上壁者充

一竄穴將　[illegible]善穿穴八百　一煙火將　指善放煙走炮者充

一毒藥將　[illegible]合藥者　一醫人將　指善醫人者充

一醫馬將　指善醫馬病者　一波濤將　指善泅水者充

一洋海將　[illegible]　一風雲將　指善識風雲驗雲者充

一孤虎將　[illegible]　一游獵將　指善畢弋禽獸者充

一鋒刃將　[illegible]　一筋角將　指善製弓弩者

一皮革將　[illegible]　一樓櫓將　[illegible]

一油漆將　[illegible]　一機杼將　指善[illegible]錦羅

一丹青將　指善繪采色者充　一機巧將　指善機巧學者

北征錄曰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二一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墻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衆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難優之以免詮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給與之間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特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為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赴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茲依軍功轉行立為定制畫一

形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拾軍五十人與殺一卒
一百人與殺兩卒如此則拾軍之費不貲而拾
卒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蘇氏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有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

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閭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淳者赦食馬者也

制

班固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

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

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

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能濟賞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二國幷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翦猶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幷

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猋起雲合共軋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竝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齊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

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人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

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
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
子之鼓春以田曰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
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
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
福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
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
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
一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凡以五十人爲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

相須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
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隊餘欠五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執旗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一人即充五十至
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
者凡人小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
不救人陣敵討會隊內少者斷不救所由斬唐制每
軍六分支甲四分弓箭四分矛戟二分盾一分支戈
三分支旗排八分佩刀
每隊驢六頭鍋五口每火鍋一口乾糧麪袋以皮爲
之馬盂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刑夾

子袋結纏扴奴抹額大帶引子鏇子攤子氈襆鞋
器各分鎌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指一分大小瓢二
分馬軍鞍轡革帶披氈披馬氈皆二絆插捷每馬一
疋韋皮條各皆三絆
北直隸長箭手真保逵兵山西打捧手河南嵩山礦
徒毛葫蘆兵少林僧兵徐邳鹽徒青州長鎗手沂州
沙家兵竿子手廣東藤甲軍處州坑兵漳州海滄兵
上杭頼家兵廣西狼兵湖廣土兵

練

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

方金皁北方水碧東方木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爲
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
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
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往臥即迴審細看大將
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使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
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
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在前住則立於帳側統
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自辯其進退駐隊等
旗別樣別造令引陷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
兵數校多軍營復眾若以異色認旗遂看難辯即每

管各別爲禽獸自爲標記亦得不然並管身旗幟但取
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辯惟須營營自別務使指
麾分明諸教戰陳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纏槍幡至教
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
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夫前隊二十步列
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分爲一隊
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
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
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
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

旗向前亞鼓聲唱嗚呼嗚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
鬭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趂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
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却行轉上架
捺側行迴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簇隊一看
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
爲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鬭戰一依前法一
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爲一隊即是五百人
爲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鬭戰之法並依前聽第一
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
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

人依舊進止第三聲角絕即從頭各引還軍又云
凡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
交颭豎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添入中
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
合隊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
看大總管處赤早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
爲一隊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
爲一隊如須交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
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却爲一百五十
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

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
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
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
不進應却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
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
隊而不合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諠譁不聞鼓聲
旌旗分擾疎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已上教法各令子總
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一云凡教旗於平
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
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對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

步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
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
左右皆嚴兵刃精新甲胄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
馬使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
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
無奔迸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睹麾乍合乍
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
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皆不離中央
之地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
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

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
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
合而三離二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以罪之務從軍
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陳前
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
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
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
因是而設之
總要曰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
命將帥選閱軍士所司先於都門外擇平險地爲場
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墠地爲步騎六
軍營域之處左右廂合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
下軍在南東西相合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
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
止之節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墠地所司量墠依
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墠之中四角皆建五采牙旗金
鼓甲仗成儀習備大將已下各有統率如常武步軍
大將被甲胄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日未明十
刻士衆嚴備五刻上皆擐甲各爲直陣以俟將軍儀
帳備物大將各處於中立於旗鼓之下立定吹大角

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鼓二軍俱擊三鼓有司偃
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
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
大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今
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
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廂各長史二人
振鐸分循以誓衆果毅各以誓其所部一擊鼓有司
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
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
騎驟徒趨及表乃止立列位定衆軍　鼓而舉青旗

爲直陣西軍一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一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次東軍一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爲客主先舉者爲主

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大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軍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爲餘陣之法五陣畢兩

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行止一表跪起如前迭復本列仍講其軍二軍吹角擊鼓勢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無施起騎軍東西迭爲賓主爲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符擊而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爲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旗爲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共合圍其次后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爲圍中射其步卒捨矜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illegible]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令

李筌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朽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爲所謂亂也若豪家權臣閹寺嬖姬爲之軍吏權軍之勢搖將之威公政私門公謁上滋謀下阻議上令不申下令不行狠如虎很如狼貪如羊不可制也是爲亂軍皆可誅也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齊國淸田穰苴軹莊賈於表下而軍容肅

魏絳戮楊干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而天下怖夫誅豪者務其威戮強者奪其權在於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屬豪強有材者駕而馭之教而導之如畜鷙鳥如養猛虎必節其饑渴剪其爪牙絆其足紲其頸縶之則隨縱之則走牢籠其心使馳吾之左右豪強無材則長其惡積其凶從其心横其志使禍盈於一身怨結於萬人然後誅之以壯吾威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爲將師爲國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也

許洞曰大將既授命獨專征之柄將兵于野卑而下

令焉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復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屈強難令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歎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愚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齒闘是攢非構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

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聽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詐病以避艱難扶傷佯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弊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候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

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扶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軍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成功名者也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

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利重節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游辭巧說飾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萬盎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

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覩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既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曰貴明耳貴聰心貴知　者並進別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隱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發而爲忠信若賞罰在於耳目之前而不聞見者詎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由是言之則將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遇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落不如元數或換色額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書曰賞不逾時是也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大捷不賞大敗不誅慮有所失行軍在外不繫戰陣犯令有害事則捨之一軍俱同偏黨生怨飲酒不可飲醉醉後不可行刑重則因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爾責但且行事不利又恐軍心不樂矣主將常自和以顏悅色謙恭而下士士卒有病將必親行撫問醫藥則士卒盡死力既古人云合藥問疾越王霸於諸侯況八將必須衆人馬未相

諳熟不可與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將雖法令嚴明人心未相依附主將須親行詢問材伎勇怯強弱高下選揀堪可作何任使曉諭賞罰立定信義稍勞激勵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與師戰無不勝矣既施令須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使士心亂進戰無功採訪到事聞善不喜聞惡不怒在其再三斟酌可也三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謀興衰之事將所宜聞不可不詳軍中士卒多惑妄言軍馬事端故人心惑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常異事主將再三詳察慮於未萌則大禍不生矣遇天子有制詔或與三軍將下不便於事者不得漏泄於外即時回奏謂大戰勝負未知賞罰未定　遇軍與或彼軍未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主將在內統兵偏裨領兵出戰在外凡事前有所馭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告報被打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即漏泄事機及遇其官令將遞書題內於月日下書號即知所言事宜若被捉了無知號故置簿兩相符合配字定號主帥統將各收一本隨

其如字號用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
地字號添步兵如統將催前要弓箭即書天字號軍
前動靜可知應報若神府免漏泄軍機反遭所害違
主將一時之令若斬吏士承受到軍令合行聽諭衆
人知者不得妄有增減言語或動搖衆情別生利害
承受到應係所為官司告報文字合行告很聽諭衆
人知之門不移時須當分明一一名名盡知不得轉託
他人附語告報事不備實致有錯誤訛或文字合有
關報申舉不得時刻遲滯如係常程文字別有疎虞
則罪有歸歸如誤軍期急速文字者斬賊壘相近事

有招呼不許高聲叫喚恐賊聞知凡主將有令指揮
事理須是令惺惺人當面一一隊上隊告報押隊人員
須逐名曉諭令兵士會得事意或勾動押隊人員主
將當面指揮如兩軍對陣即不得勾動押隊人員須
是使偏將親行告諭各各會意則臨事不誤也漏洩
軍事須承受到軍期密號令及賊情消息事宜
字文只令長吏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知之
如漏泄致賊覺知者斬之上衆有門自家軍中變動
或聞賊軍消息來[illegible]吏不問晝夜即時引報主將
不得時刻遲滯報而不實者罪之凡有見有異禽獸

蟲蛇雜類詭怪之狀或近軍伍或入營壘當時報本
將領見總帥輙有傳說者違律吏士在行營切防為
人陷誘如有覬故贈遺書信使人往來即須見本將
詰辯眞偽或射擲遺書獲者不得輙開密封送總帥
違者違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驗證同有告許與敵通
情者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賞之擒獲敵人或有來
降者而命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洩
者斬之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
動衆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
謬言烟塵斬之凡言覘候或更相推托謬說事宜兼

復漏洩者斬之軍中不許採撰風言及飛章論人是
非恐有賊謀枉害良善也亦防用間之義軍中不許
妖言歌謠恐有惑衆犯者同軍法軍中不得吟諷古
詩動切慨息軍士息軍者罪同軍法凡有私仇須先
言狀令其避仇若不言同賊[illegible]之姦人妻
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illegible]日外不
許安置營中有傷鎮文軍門[illegible]之忌律諸
應請甲葉數行數於甲襟上并記其袍[illegible]斤兩於
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檢量長短尺丈軍司并立為文
案如有了卻納收[illegible]長知斤兩日即納如有欠

步隊即科決殺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
棄諸兵士隨軍皮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
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已姓名仍
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為文案如有破
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抄為文記五日一申報營
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者有勝數即是偷來並
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即須有當狀送營司其本資不
上文曆縱使遺失官不為理亦不得遮相容隱即是
盜未受寄物人並釋罪諸拾得闌遺物當日送納虞
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外賞之限三日內

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
重罪三日外者斬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旁人
能糺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糺告者杖六十其隱
物人斬李諸軍內行偷無首從同罪買財沒官害典
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并
被賊偷路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貸易官物計滿
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殘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
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
無首從並同罪諸軍中有博簙摴戲賭一錢以上同
坐所賭之物沒官李有告者斯隱庇所給比當倍

營少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為軍
印仍須別為營印防闌走失擬憑理認李諸營兵發
以後拾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却驢馬衣服馱運
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
營不經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還并擅破印及毛尾
者斬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當所部官陳牒檢驗
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
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李借貸賒買貨物依市交還
錢物不許違約常備隨身器械整齊合用相須之物
不可缺一若有弓弩無弦箭無羽鏃或有而不牢及

有弩牙器械不利施方放不行主將用心點檢備敵
用之經隨身衣甲器械不得容私脫換如有損折或
不便使用者即別請給加善弓弩鎗刀之類者從上
卒之使經諸隊設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諸將三
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問其食飲無稍均勞逸卹
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
于行陣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投具陳
其狀亦以禮祭葬弔贈如但為敵所損即隨輕重優
賞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養羹粥食飼及
須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

人逐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
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
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道前給驢二頭傔二人轉舉將
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拾校病兒官及
病兒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當兵士死亡祭
理之禮祭不必備以棺櫬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
境死者單酌祭醊墓深四尺土將使人臨穴內地非
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背軍逃走戰之後期
斬之有故不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之亂定
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路逢險阻後隊不得擾過
纂輯武編 卷前一 三二六
前隊先鋒遊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放煙火恐驚伏
家人馬及賊見預備配走諸隊旗號不得雜亂若遇
與交加如有不便即上請軍發欲有征伐但令收拾
行裝不可令知往何處恐有姦人探候致賊先設備
來邀截我軍我可慎防之軍發欲往東南則佯言
西北使敵人不具備攻其不意入他境不得令入賊
界取河井水飲之恐放毒藥在內行軍遇水井泉水
喫飲可先令死罪人或驗而試嘗其水恐有人施毒
在內人馬飲之枉遭其害渡水亦然渡泥塗先令人
探過恐安放簽刺於泥中及作陷坑或上流壅決之

人墜皆繼僕智高妄刺泥中韓信決壅沆而斬龍且
入他境不許欺凌婦女殺害老小毀折墳墓燒毀民
屋倉庫斫伐樹木入他境不奉令不得擅掘水塘放
火延燒積聚軍中病人被傷損稍重並須移歸近便
州縣將養以防急術遺棄被賊收擒說其事機漏泄
軍務山中狐兔野獸奔走出林及衆禽飛鳴喧噪必
有賊兵衆來也宜備禦之賊人下營日久非時廣設
煙火發生機變者此必棄虛營而欲往別處攻擊故
特示虛詐行此事意欲退軍恐我追逐故作示虛張
詐意此可急使銳兵伏於要路邀擊之賊若以寡兵
纂輯武編 卷前一 三二七
而廣列營壘虛張軍勢誘我人馬詐來相拒彼必別
分人馬於他路攻我不意之處昔西戎犯境列虛營
於鄜延欲以大衆掩涇原大破我師 大衆卒至而
我兵寡少難為應敵不可當頭迎過衆寡不敵可於
要害待其半濟大兵已行邀其中道或截歸路賊欲
合圍我兵速退占高順勢往來擊之凡賊若廣張
旗幟於高山大處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銳伏於間
道潛進攻我營寨於不虞之處我亦當高置望樓探
望或有塵飛鳥翔之處恐有伏兵或騎先往探取果有
賊兵分軍於要害處邀之賊有晝伏夜行者必有謀

不謹備之賊入我境廣張人馬虜掠驅畜車乘撫載
積聚擄生口欲歸者不可使人馬當路衝擊彼衆我
寡難以應敵但發人馬別路敷道料賊同程於要害
之處多設奇伏分兵左右即以銳騎一進一退一出
一入使賊狼狽不得依往不安或攻其首或擊其尾
或遶其中及使人明之士卒逐其主將雖令計擄而
歸彼既主客不定必棄其輜重遁去一夜間賊営馬
斷必有偏師攻劫宜在審候急備之也一不戰而降
敵没其家布陳旗亂吏士驚慌罪在旗頭斬之搴旗
斬將陷陣摧鋒上賞陳定或輙進退或輙先取敵致
纂輯武編　卷前一　三八
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之或有弓弩已注矢
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後行斬前行不動行下失之
行守闕不固一人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
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設奇伏
捨寨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退且應援乘
者並斬之務所乘失旗鼓旗幟皆合斬門之與敵
鬭旗頭被傷旗得者重賞戰敵在所被敵爭得屍
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
將斬之失旌旗節鉞者全隊斬之戰鬭失關河險隘
之處者斬之將與敵裨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亦力

同戰更相救助者依法斬之不許文儒推吏傷陣恐
怒爾驚亂誤軍合戰時不許收賊器械恐軍號潰亂
合戰不許脫剥衣等自致損傷吏士雖破敵盡行殺
戮發塚焚蕩室廬殘家爾伐樹木者皆斬之破敵先
虜掠者斬之一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
每收陣之後裨將虞候收斂對總帥均分凡隱欺破
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違令不收
卹者斬之
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
敗賊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
纂輯武編　卷前一　三九
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
破賊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進前者有先敗賊者前
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為頭功凡建
立奇功頭功者其親管頭目即為報知妄報者治以
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賞
馬生擒虜賊一人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
相同而問答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虜賊所携
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須
齊力殺賊不許聚為一處剝割空缺如力不能支不

反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
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
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虜須
盡力進剿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所乘馬
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遇有一
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通隊之人首告治
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
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
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至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
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須

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
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已有馬
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
不與分者罪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
馬匹須俱要號或該管時常點閱有違者罪軍器
衣甲火器等件損壞者重罪凡軍士行伍該管與時行點
間有遺用及遺失者罪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及下
營之將須各照隊伍不許擅離及喚入別營違者罪
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將問有答號不得
者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

不報者與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
人員俱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
不許叫營諠譁者論罪但夜間有諠譁者即問所起之
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
營須待大營旗鼓起行或聽號令俱各營方許
起行每日下營並將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
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闆及架砲者
布列已定方許人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
馬並殺并搶盜贓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
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梁者即送該

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
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通
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
炊飯違者并本營頭目有斬下營覔井必令人堅守
不許作踐及占據自用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旗即
令醫人療治及管士常加送視不許勒取財物
違者重罪凡長副及巡哨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
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營
及四面砲響即將傳報主帥官遇有事隨即飛報
不許遲刻遲慢凡掠陣官收陣有畏避退後者

節制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孩子牌現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須即時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勘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姦細與及妖言或漏洩軍機者皆斬知而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驀突入營伍及野兔鹿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降跡又見死馬牛羊與羊羊獸馬道穢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亂行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

見火不論是否即報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合無勘合者不准陞賞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十四年令每隊中在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目軍士死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當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即斬其首別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常功陞賞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前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首不與

賞至三十人及全隊者斬首籍沒其家凡軍士頭目凡斬首有奇功者與賞免總兵官申令不明不敢攻十隊退怯者罷依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一級至五十隊以上者罷職充軍凡所得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給以賞之故擒獲賊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與之罪士擒拿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者梟首營門軍士皆處死軍中及召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沮撓號令致壞事機者淩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者斬成化元年令總兵官

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計

料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敵人之情不能約也不能約誓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

[illegible]吾衆寡彼衆寡然後攻餘傚此料食以攻食
料食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
[illegible]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
不攻保實而攻虛知其實宜避之釋堅而攻瑕釋難
而攻易夫國擇不在於古在於合今時宜擇聚也治
世不在善政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曲成
李靖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將擒其謀
問答之何對曰上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
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
內實嚴警外爲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

[illegible]乃賂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
以及[illegible]勇足以及怒非得他而不舍非全事而不使
以少[illegible]必取於衆利以寡擊衆必假於日暮如此
則[illegible]代將有深謀理須曲爲防慎不可入其規
進[illegible]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故
困[illegible]小蜂蠆有毒且爲弱則象戰窮獸猶鬬者皆自衛
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illegible]不鬬乃智不逮爲獸
其能將乎必須料敵制勝[illegible]小利然後可立大功
矣所謂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
出兵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

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
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
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
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
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
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
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察衆情徐
思其驗鍛鍊而用不得逆詐自用排折惡人之詞又
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媮衆心而不料其實
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

級將鬬不斷而重賞之怨敵無備必爲所敗揣敵之
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
而先飲者倍程迫遠渴之乘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
不測之利其事雖多略採機要而已若遇小寇而有
不可[illegible]者[illegible]其將[illegible]深士勇而[illegible]鋒甲堅兇
[illegible]地[illegible]迮而令行如[illegible]必死之心將
貪捨敵之[illegible]此當固而待之不[illegible]而犯也如逢大
敵而必鬬[illegible]大　多而
衆心　糧運不
繼子無　取之抑又

縱戊

縱兵夫公

將不能識此之機使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建罔不
勝哉
李衛公曰善用兵以料敵為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
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為巧也孫臏為齊
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計魏之救韓必至也故減竈以
誘之計其所行果棄其大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以
逐臏此亦巧矣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
道斫樹見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為至巧韓
信擊趙引兵未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

□書武經　卷前一　四六

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乘旗鼓趨水上軍以
誘之趙果空壁爭漢旗鼓而逐信此亦為巧而能度其
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從間道馳入趙壁拔趙旗
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泜水上此為至
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
怒將斬文諸將諫以為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
副歸告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
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問曰敢問殺其使而
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
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

失其計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
守河陽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
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至
必使功我諾其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莫
怪諭希顥俄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騎五百取光弼
不然無得還日越至光弼已入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
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
明非野戰得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
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武者得
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昔其料敵之

□□武經　卷前一　四七　吳山館

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而軍相持不能料其強弱虛
實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戰功曰多以多算勝而少算
不勝然則不計強弱虛實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
能立奇功哉

遲

北征錄曰臣聞兵家論正正之旗則曰無邀堂堂之
陣則曰勿擊何畏懼而也蓋用兵者惟因其釁而
已釁之未至雖踰歲曆十有八年不以為緩釁之
既至雖一日一夜走阻兵九十里不以為速夫釁應
於我者謂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決在我之機投在

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釁之在人者別有二者天釁有人釁故釁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釁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謂我也所謂天釁者一曰淫雨謂陰雨連作營壘甲濕人馬泥濘筋角解脫二曰久雪謂積雪尋丈草木冰結居之難發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廬舍摧倒塵埃四塞行陣不分四曰大霧謂徹迷亂擲人馬驚擊惟恐失伏坑塹與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大鼓夜擊星流彗掃隆泊其營六曰妖孽謂鼎釜自鳴戈甲自動瓦缶有聲屋舍搖撼七曰暴水謂江漲河決潮作

湧泉漂蕩寨伍淹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書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披帶不及九曰雷擊謂烈風雷電霹擊營壘燎灼林木霹靂泉石十曰旱魃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人疫謂久負苦役七多病患次舍卑濕上多疾疫遞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甘芻秣不時勞役不節一馬受病百槽作毒是謂天釁凡兩軍相持釁先見於我急宜厭避釁見於敵急宜乘擊所謂人釁者十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空便未知行伍不定二曰涉水謂逃

溯溪澗急涉未得城有壕塹急攻不利上卒泥濘人馬勞徒三曰分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厭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貳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間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絕糧謂糧食不通三軍外索消運不繼將士饑餒六曰未合紙幕入營行陣未成進且出隊旗布未定七曰陣亂鼓不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涉險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雜將帥離心而士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十曰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疾易生

屯戍無功而間諜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鬬而遇敵驚惶將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恃勝而將佐驕矜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間謂間諜得實而營壘可破十四曰下離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曰內變謂國家多難災異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山為固而忽移營於九逵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於圮陷之地是為人釁凡兩陣相持釁生於我則急便秘避釁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為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任乎釁而已

故勝兵先勝而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謂勝
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觀釁
之法深溝高壘觀釁而後動銳兵利器待釁而後發
多設間諜厚啗探探有釁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
决無釁可乘則外附其營內休其士庶與稷求變動
之失是謂觀釁
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皆靜以避之凡金鐸
之聲下以濁鼓擊之音揚如沐旗幟皆垂而自逆風
如雷霆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
惑或以耳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

坐或起言語讙譁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
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妙計誘我
所謂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
之類宜審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
伏兵其或大兵之二隲為棲鳥安立不動或來人立
於草木之中或弾射以祛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
者又須以他事參之
間
李筌曰古者鄰國烽烟相望雞犬相聞而足跡不接
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

形人樂其居後世澆風遂俞浮伴萌權智用而謀詐
生鄰國往來用間諜縱橫之事用隱括之人窮徐守
仁義杜狡兵墻侍道行異求滿測成非望與智忠不
能禦侵伐不勞心智忠不能原事不參情偽不能成
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實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
生述捭闔揣摩飛拑抵巇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
諸侯之國而探其伏匿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
數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
成敗準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淨其志伺人之心
情有所愛惡去就從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

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卜其心察其容聽
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
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
覆如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正者設
且學以財魚兒張其會其服勝其虛必銜得其卦曰
亦奚有子遺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
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
愚人之心必以敵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
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財勿以聚夫與得者曰依于博
博無窮而智有准則智不可以以博博者言依于

貴賤附言而應令則搏不可以應令與貴者言與富者言依於位富積財而位可鑽則不足以易貨與貧者言依於利貧賤之而利啗賤財之不可以判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讓人而謙降下財賤不可以諂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引段則勇不敢以懾嚇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朴而銳訐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言者皆不同其道而未是其表則其道人所欲聽而是其表人所不聽如此則不可以深探者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橫如假機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水決之則流塞之則止謀何

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與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之所長蔽己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嘴距螫虫之動必以毒介虫之動必以甲夫禽獸虫豸尚用所長以制物況其人者乎夫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禦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制之必事其始令其終攫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在今從廢事言之使其心使其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事言也與貴言悲事則悲與賤者言哀憂則悦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惑其志情變於內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心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李靖兵法曰大戰之取勝此皆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

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傷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伺間曲情奉厚遺參覘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 飭相親暱朝夕慰

禮，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切戒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彼營中，聽其所言，使既返，遂恐彼所真必是窮論心事，我知詐也，因用之，且大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彼以爲未得，獨察於心，參合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後以我爲言詐事，示以前期會，即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

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武經曰：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詐僞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貺誘之，

厚貺我用之，或佯爲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恥，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害其身。爲吾軍事也，故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然先事間者之性，誠實多智，乃可用之。凡用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實，但將虛詞以赴我約，此非用心微妙，不能得其情僞。

李筌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權衡不審，不知輕重強弱之高下；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重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任之。故兵有百戰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計謀，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陰移謟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繡，賤其菽粟，令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熒其志；遺以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竭其財，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淫俗，奢暴驕逸，賢人

結舌莫肯匡助濫賞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
祠鬼逆忠進諂請謁公行而無聖人之政愛而與官
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怒則誅法居而自順令
出而不行信筮通卜從鬼神禱祠譏詭誘俠奇技貨
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離君臣之際塞忠讜
之路然後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
以信為欺以欺為信以忠為叛以叛為忠忠諫者死
諂諛者賞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民不堪命
所謂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敗矣以兵從事其
君可虜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爲用此法而夏桀放

周用此法而殷紂殺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
蔡舉三家用此而晉滅韓魏用此而東周亡諸生言
之兵強大者勝小弱者必亡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
之業萬乘之主無破亡之兆皆夏度而弱伏殷大而
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頤之術夜行
之道文武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獨見欣然獨樂其在茲乎
許洞曰[illegible]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來
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用間用間決中不可不
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
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許為疲困

兵懼潛滿其言厚貨啗敵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
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輿馬之飾以求和解覺其驕慢
陰選精兵分道并便乘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為間
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洩俾得間歸[illegible]
陰教使者夫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
以敵人為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許為不知也反
事示之敵得[illegible]出不意而擊之此反以來言
為間者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
敵此反以來人為間者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為小
敗亟引兵深避示以懼色乃選謳言語鄙鈍無智慮

者使於敵令其張皇我師之強盛俾敵之其為間者
必以我為懼以強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
擊之此以明間而為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腹
心者以金寶餌其家使譖毀敵情此以內嬖為間者
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厥親信構讒於
內外以事應驗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反以
讒人為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潛其所欲陰求
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為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
家之要妙也苟非智賢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
微密潛成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illegible]近也卷舒偽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道其出深行二故使測以[illegible]利之[illegible]
[illegible]誠欲偽詐使者反示陰期測時進退所以憤
[illegible]或之復以國家事泄之[illegible]既密負
[illegible]忌料不以我為疑即以通情於[illegible]示眾兵
[illegible]與也以有[illegible]之得則則以精兵出不[illegible]擒其虛我
[illegible]之其術一也[illegible]也　募勇敢者以為
[illegible]偽符節之見血卻潛使敵國復得其妻子卿
[illegible]之而偽然我以密事告或以某時當加兵以某處
[illegible]遣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
[illegible]二也此皆以奇為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
[illegible]也

[illegible]來目數動色數異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
[illegible]謀也數畢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為寇不
[illegible]我也屏從嘛我左右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
[illegible]間我而因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辭詐者欺
[illegible]敵使行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為計者收之[illegible]
[illegible]謀者反其謀[illegible]驕者反其驕
[illegible]侮者凌之[illegible]構者示之[illegible]
反之以將掩其不備者復之[illegible]欺者誅之

[illegible]禮以成敵問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微不如殺
之是以知奸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姦相掩襲負擔可敢之夫選
明察之士兼使[illegible]或刻
為驗是印綬於[illegible]定從命而出伏於叢薄
然後傾耳以[illegible]專精以候[illegible]注心
而候氣色見水疾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
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烟火莫若[illegible]密旌旗莫
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
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

哉必須先覘敵國遠近涉山川谿谷險阨城邑大
小溝渠深溝蓄積多少兵革之象傳姓名審而知之
用兵之要也
蘇氏曰孫武子既言五間則又曰商之興也伊摯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
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illegible]伊尹
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illegible]所謂在夏
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illegible]使人間夏商
伊呂固與人為間耶[illegible]而後可伐耶是雖
[illegible]庸亦知不然矣然則[illegible]以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

[illegible]夏也湯必曰桀雖[illegible]用伊尹用民心[illegible]
[illegible]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illegible]尹不能用
[illegible]矣吾不可以安[illegible]民[illegible]之言乎
[illegible]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illegible]天祿必
[illegible]吾何[illegible]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
用[illegible]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决今夫間將
[illegible]者必曰能[illegible]知敵國之勝敗間其所以知之之道
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万死以間敵國或
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

一歸而夏商之國為央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
[illegible]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
[illegible]進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
[illegible]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為詐我故
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
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illegible]以為信二敗也
受[illegible]而不能得敵之[illegible]而以偽告我三敗也
夫用心於正一舉[illegible]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
敗智於[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明君賢將之所上
明君賢將之所上[illegible]上智[illegible]用也是以詐陰曲逆義

[illegible]而高帝擒籍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陰進兵之謀[illegible]也[illegible]誘
我也使者目動而[illegible]之

明

蜀諸葛亮兵要[illegible]以先發絕
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illegible]十里之內數里之外
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illegible]之處軍
[illegible]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illegible]主者
有之既伺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
幡人呼[illegible]者遣疾馬往覘察之

非行[illegible]以兵家之有林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
不具則為廢人探探不設則為廢軍故古人以峰山
[illegible]為軍目以游[illegible]探探為軍耳一身之[illegible]徒能
廢吾之四體而三軍[illegible]明其所廢者[illegible]故
[illegible]史不[illegible]君子以為無耳目之軍[illegible]旗
而[illegible]敵有[illegible]成[illegible]烟火之[illegible]凡國
[illegible]谷行高山遠望之[illegible]先縛
其[illegible]使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知其
[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李[illegible]之入蔡
州乘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兵家

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軍中之耳在於先人非
山之所在於先撥彼有賊至帳中之木覺至城內
蕭鼓未絕皆由其無採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兩廣邊
關邊諸將帥不貫間諜無事而修遷彼則謂之引惹
邊事之有論形勢則謂之涉洪兵戈所謂夾山之
張合肥之魏磨盤之上正陽之邊境山之石花樹之
解安豐之倪小王衛之張蘆塘之朱樹木之門九里
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柏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族世
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渡運鹽其所
謂牙爪非私販銅錢則私通榷貨河之地如其室家

簡號之間卽其室閭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
招收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鄙不材之士
上自宣招一司卽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
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探之
法既有何物皆交之法不成遞鋪不成無賞賚以維
人心無令節以相目而行事者無功成事者無罰故
一不出境探不入賊所聽山陽之於淮海安豐花擔
之於壽春桐柏唐城之於襄信招信深緣之於淮泗
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氣聆聲相接而莫知屯
兵之多寡雞犬之聲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

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
勇怯蓋皆茫然莫知之事耳敢望得其消息哉此無怪
其卒敗也惟能復設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斥堠則屯
戍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採探
兵法言不相見故爲之旌旗聽不相聞故爲之金鼓
所以行遠相從而有目中而非人力所能及也然舊
法日用烽燧謂如燒一烟則賊不至燒二烟則賊塵
起燒三烟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有四一則烟
務暴卒二則暴風吹散三則雪雨昏暗四則塵埃遮
蔽此烽烟之不足恃也舊法夜用烽火謂如舉一火

則賊不至舉二火則賊騎至舉三火則賊步至之類
是也然其患有三一則烽火以雙隻而見賊之遠近
陰雨晦冥則雙隻不分二則烽火以縱橫而見賊之
東西遇烟霧則縱橫不辨三則烽火以巨細而見賊
之多寡遇塵埃則巨細不測此烽火之不足恃也新
法日用旗號謂如青旗則賊不至舉白旗則賊塵起
舉黃旗則賊騎至舉赤旗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
有三一則陰雨而不見其高低二則烟霧而不辨其
青黃三則塵埃而不見其遠近此旗號之不足恃也
新法夜則令鼓謂如一金一鼓則四顧平安二金二

一則兵發助有令無鼓則賊步起有鼓與令則賊騎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有五一則相去太遠聲音不聞二則風勢不順聲音不接三則來雨擊潮聲音不辨四則賊欲令鼓聲音混亂五則賊[illegible]端急聲音交雜此金鼓之不足恃也則昔之法良所以濟四者之不及也然此四法行軍用師不可時刻廢廢則爲人掩襲是謂候望

獨力所勝不如衆力之輕假目於人不如親見之爲審事之出於獨力之所成就者有不若兼聽衆視之爲易得其真至於事不切於其身利害不係於其心者往往失於不知緩急之變探探之法尤患於此况

夫探探之遲速係乎三軍之勞逸探探之得失係乎三軍之勝負探探之吏乃萬人之司命三將之措與也故古人於先鋒立將白旗方張斜探立鋪皆所以望探探專候望也然皆法從人令安營有營則轉令安營之兵傳報花腳營兵等處則[illegible]轉令盱眙之兵傳報招信淮陰等處不知安營之人既宿兵花腳外戍爲不足恤兼安營受役方自顧不及奚暇恤其所謂花腳營兵之事盱眙之人記指信淮陰則委爲不切之務兼盱眙受敵方自顧不暇奚問其所謂

招信淮陰之事此斷遞之患每見於近鋪究鋪之患每聞於邊探也况入探不達方見虜攻城已報境急報本戍已爲稽緩復何責其能報它所之營壁是皆立法不良爲謀不審臨敵之際多至誤事今日緊探蓋因前將所謂如沿邊上右鎮每鋪三十人每也各三人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界遠近變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緊探

立法之不詳故臨事而多闕人力之所不及者皆可以告天而兵家獨不敢以告天故烽燧之相遞利害不得而周知探訪之不密動靜不容於偏覺而後有

硬探遊奕小探之制皆所以濟數者之不及也硬探謂選其驍勇材上遠出賊境必要探知賊之虛實謂如安營便探直至能滸頭口等處并將硬探直至臨[illegible]等處遊奕小探謂揀募輕捷驍勇馬軍往來[illegible]處必要探知[illegible]人消息謂如安豐道[illegible]河夾淮等處盱眙遊奕小[illegible]山[illegible]夾淮等處硬探則差出之日[illegible]五券合于頭目人又加倍支候其探[illegible]見開[illegible]招募姦細其有賊將至而不知若賊兵至而不知多寡並

一令遊兵小探則差出之日亦借資賞且帮三分一日合千人又加倍支領兵探探得實即令正補亦令添支錢銀以助其用其有誤事並依軍令其凡召募土豪則有其資賞開罪則有其具彼遊切則可以騎虜過關河則可以延命是謂闘避

有間可乘不可謂良諜有弊可指不可謂良法候望之法則足以刺敵人之遠目而其弊患所在世將皆未之曉也故候望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謂烟火則蹤跡而不令燃矣烽火則漂沔而不令點舉旗號則接去而不令展布金鼓則掠去而不令鳴擊此掠候

也吾則有緊探閃遞之法二曰誤候謂烟燧則易一烟為二烟三烟而使吾軍之不知其情易一火為二火三火而使吾軍之不諭其旗號則易青為白而使吾軍之不辨其色金鼓則易金為鼓而使吾軍之不得其實此誤候也吾則有暗辨之法烟火則三陞一見三聚三散敵不知其數旗號則二高一低三展一卷敵不知其節金鼓則三響一止三急二緩敵不得以例學是謂密辨

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顏色不相觀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六韜皆有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有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遠退之士言其大槩而伏有傳者類皆粗略故其所傳皆九伏而已

一曰山伏謂山泉崎嶇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塚堤岸黃埠之類三曰草伏草莽蓊鬱茅蒹掩映四曰林伏障設荊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騰蔽六曰煙伏山嵐氣霧昏暗占郊野七曰水伏來往舟身蘆荷蘆葦而入八曰津伏橋梁枯澗屋舍幽暗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寄於疑兵欲不設伏而恐其襲我故

就險阻之處偽為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合千人名為伏兵將應行軍下營專一揀擇形勢多設奇伏以備盜劫其伏兵之一人不知為人人不明一夫不踏萬騎失猶至於曳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營而後有伏等皆所謂流伏是也吾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詎容以以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淵非預定之君子安能與於

上其然吾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必我之伏以陷彼
者將轉而為陷我之兵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
壘生疎道路險隘恐其設伏尤當先發發伏兵將縱
横搜索斯無疏失故野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草林
中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草自動則伏必
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濁則伏必在水溪澗渾濁則伏
必在凹塢昏暗則伏必傍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
曉雞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椎
木削竹擊石連弩搜其前後搜向而從背縱火於
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纂輯武編　卷前一　六八　曼山館

涉水為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
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道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
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
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為十使對敵一
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
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於水之兩旁使其分兵敵左
進大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前兵夾擊其反
顧而拒我大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攻而自涉矣兵
少地狹分一為五使對敵一軍先近水岸而不得渡
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

水之兩傍使其分兵攻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
敵軍之後與其前兵夾擊敵軍回顧對敵之
軍可不攻而自涉矣此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發先
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之一則我之已涉者益
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我之已涉者益已三
四[illegible]渡

昔以失項羽之勇無所逃窮陂之失李廣之智不
能免者皆迷由乎軍迷路或不迷路遠而士卒易惑
或在曠且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埃草木而難認形蹤
或風雨將興而不見山坂或星稀月黑而夜入它道

纂輯武編　卷前一　六九　曼山館

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為惡路在我
有自認之法一則探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常帶五色
花紙袋替代數沓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
安在搭袋之內遇有歧程星夜潛發路無所認野
無人烟則用五色花紙袋替代之以此掛於樹草
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之次序則積雪
之中不致迷亂則用石灰布袋之屑印灰於地
面之上仍以點之多寡而辨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
先回則添紙錢增及點而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
回則又減紙錢及灰點而使前隊而不相誤紙錢則、

青黃赤白黑五色以表遠近厚薄則以一二三四五
數目以表注於紙錢上收以便袋懷視而以為緩急
厚薄則我以麪背面用以印點兵人見人腳則村民
所編之具微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爪鄉導後
軍欲尋前軍則[illegible]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待此認
記[illegible]
黑[illegible]在契丹時謂之[illegible]其人長入
夜[illegible]之其目能視數十里伏[illegible]見器不
金[illegible]與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
則返無如之何其行軍常恐備伏雖偏師亦必先發

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
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
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
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勞軍則併力蝟奮則力燒毀
邑決擇一人以統[illegible]見疑人未[illegible]屯重兵於城
內所過河南北郡[illegible]城內並無[illegible]外村落有
哨馬遲攉碁布忽遇風塵之[illegible]四向探刺
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勞人馬也
州尋泉入山遠近及[illegible]之木者掘一穴容一
二石許用濕艾置中熱之火猛而閉留一小穴相

[illegible]望之但見烟出之處不論遠近掘之[illegible]泉脈也
[illegible]或在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盛處沙積
[illegible]處掘之此法救急但煙出多水淺深更妙亦但
[illegible]烟出處皆有水一夫須[illegible]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
無不得[illegible]所用[illegible]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於
[illegible]則[illegible]遠避不敢見形蛇虺絕跡并
泉脈[illegible]多生[illegible]害者投馬糞於中則絕跡
總要曰捲甲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可棄軍實
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
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中擇百人最勇者先

往次勇者數百人繼往罷軟者後往令相續而至也
故曰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擒
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
里外千人中擇勇者五百人先往罷者繼往故曰五
十里而爭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爭利者
則十人中擇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illegible]故可去
者多亦少敗亡故曰三十里而爭利者三分之二至
是也所以常不失也

疑

北征錄曰反泄我秘敵泄則勝常在我敵秘我泄則

尸常在敵近日邊政匪堅乎此故自由後過搶而虜人出我潁河安豐之兵盡用吾軍之旗幟而吾軍每敗於辨認不真自是賊敗而虜人入我安復則襲之兵盡識吾軍之隊伍而吾軍每抑於機械之不密此兵家反泄之法蓋不可不講也然反泄之法有四一曰號名謂皆以青旗而招將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皆以白旗而招統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隊部將二曰旗號謂皆以青為左白為右今則以青為白使敵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皆以青為直黑為曲今則以黑為青使敵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勢三曰金鼓謂

昔聞鼓而進今則聞鼓而反止昔聞金而止今則聞金而反進四曰烽燧謂昔以一燧為退寇二燧為索救今則反以一燧為索救之號無燧為無事有烟為有警今則反以有烟而為無事之號是謂反泄

暗認者謂偽為而更衆而司馬得號丹鄉易衣入貨而戍劉果信曹公偽為袁氏之兵因於袁人之軸更于仲文偽建尉遲之幟而襲尉遲之衆諸行吾軍詐以誘敵而致其師迅況使敵人不以及我哉此暗認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旗號謂與其人以作為吾軍合於相遇之際先將逐旗幟三伏三起盡行捲執復將旗幟三伏三起盡行舒展若彼軍起伏皆如我法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二曰金鼓謂恐賊軍詐吾號令即令諸軍於相見之際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鼓三金彼既同此相見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三曰陣法謂恐賊軍詐吾軍陣令諸軍於相遇之際各以人馬多寡分為兩隊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應乃令諸軍急合而為一陣雙日左旋隻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此相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是謂暗認

潛易以將聞於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吾之能將素為二軍侍重一旦它出別營則賊軍必見間吾後吾之精兵素為敵國震服一旦改發它道則賊軍必伺吾隙故兵家秘易將則兵不隨行所以使兩軍之皆重易兵則將不同往所以使彼此之兼全兵發之日去旗幟以示無蹤曉出夜行而塵不起將發之日不徙旗以恐敵軍不落號帶以安我上故易將而兵無失將之憂易兵而將無失兵之慮是謂潛易

詭

[illegible]管三千二字非閃紅戰敗如不勝旗搖陣亂又
排門乃黃戰服若不勝又排開乃青戰服元數三千
乃變九千連中倒又服戰中排軍蒙上紅以紙為之
中黃以大為之下青以夏為之已勝交服為兵多以
眼乃[illegible]人能[illegible]詳察
也[illegible]攻追却呼白旗乃觀生
共[illegible]不收[illegible]令[illegible]戰項紅旗五十面旗搖
不見[illegible]見巳旗[illegible]元旗數旌竿五十面却
新一百五十面乃是變法一面紅旗以紙為之後一
面巳旗以絹為之中面黃旗竿去乃紅紙旗原開却

是巳[illegible]巳旗却是黃旗正數五十面交一百五十
面後[illegible]令何不可詳察
假令排軍佈陣陣定而後出戰交兵時役人眼紅不
[illegible]人使精兵能戰用面鬼子爭獰之相帶于面上又
[illegible]交兵怕懼未交兵時各藏不要顯出將臨
[illegible]人[illegible]見軍以其先顯是誰後乃用面
凡予發兵如[illegible]宋狄青亦然
假令排兵交戰時鼓響已若敗棄大鼓數十面若彼
不將去亦可若將去到當城之門更鬧呼鑼鼓乃
變人也投燒糧草後鬧當城裏合外應鼓腔四尺二

[illegible]五尺五寸乃是挑鼓以腔中使人潛于中少[illegible]
[illegible]用充饑藥三丸留出氣眼不可不詳察
假令攻城日久不破裏無糧草外無兵出[illegible]攻城
兵數百之[illegible]日兩之間自亂自殺[illegible]十里棄草而走
上城中人開門[illegible]人城隨入城之時乃變人也巳兵
發開攻城[illegible]應外合乃用兵手足並行然古言飼
是也
假令巳用糧車於彼兵邊過若彼兵擬搶草拖車人
[illegible]車而走彼兵若將趕車至營城以信砲為號車乃
變軍裏應外合用夾箱車每一車軍三五名

絆馬索法凡彼兵營兩邊如相護進於營邊安索於
此伏兵埋藏然後劫那一營此營若投先動必中此
索之計伏兵兩勤習射乃是法奪馬損軍安索要詳
細假令安下索用樁不可夜[illegible]驚營裏樁數十條
離地四尺五寸可安五七道如彼兵到索邊埋伏後
[illegible]殺驚走
劫營法假令劫營兩面入去先使兵東面大號鼓響
彼聚兵衆准防東面之兵不防西面循入殺戰彼後
不能防名打眼前之驚腸後之患此是先詐而後見
涌取詐哉似王陵驚楚

假令黃昏間去彼兵營約二里之地燈籠一盞竊户一面名曰架軍將至半夜於此處劫營不到者決斬彼見明必還使覘知此牌之意彼必此准備此以一盞燈使彼兵一夜不寧息至天明交戰使不得而食至晚於彼兵營數十里埋柱架五七條釣羊前足以後於鼓上名曰懸羊擂鼓至天明交戰至晚精兵劫寨至三更之後偪寨忽發鬨耳不及先以燈劫營後以鼓鬨寨三以兵人乃是先詐後鬼而變兵成

假令知彼寨用卒數十箇每一卒擇馬數十匹上馱草人卒掛鐵甲於營邊相連彼兵必射行三五遣箭滿可歸又可再劫營彼出若放火燒草人馬見火必走又驚營恍惚不可不詳

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一終

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二目錄

戰　攻守
攻　守
地　水
方　營
行　止
宿　警
節度　戰
營制

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二

琅琊焦竑校

戰

武經曰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匿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實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伐虢假道於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關羽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

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隋季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箋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楚誕而後奇奔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足入深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唐討人以不虞而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陰平而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而[illegible]以之詭也

杜佑曰兵者詭道也[illegible]可[illegible]使為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大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其不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之以俾敵卻之此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默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淇瀾大谿不可卒濟即駐兵營壘藝林列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如木可卒辦命彼備此行我則不然也多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架筏而渡擊沿流之守使彼眾亂大兵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舐所經之路大軍倒回以追敵敵間惡姑以為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偽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乘渡由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

也兩陣俯向敵人鼓譟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四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馬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劍戟戈鋋而已俟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鳴鼓前陣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illegible]陣而伏兵徐遏敵陣攻之稍動則擾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illegible]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畢兵用武卒以古法為用親之與膠柱鼓瑟無異既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在變通之機觀順逆兩夫與師之際當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為己任我則勿用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與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驍而勇者挑之覘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嘿以定勝負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諠譁亂

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兵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只如古人以此助功苟敵人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候彼出師則發伏收之古法杖而立者飢也汲而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缻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僨者失其儔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因當擇精銳吏士外為伏於要害使其老倦傷殘者如饑渴失群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

衆使吏士諠譁應敵人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阪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阪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

伏與來也慮為疑兵也兵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為反古之事也是以兵法中設其物則事也及有事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其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

銳息佚勞役飢渴風波[illegible]更衣[illegible]前營未合符
軍聲[illegible]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illegible]擊其不
意用奇設伏乃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illegible]擊勢而
用其氣仍須技而怒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激而揚
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後必[illegible]其手[illegible]度力而[illegible]遠
則氣衰不及近則形見[illegible]不得故良將之戰必[illegible]其
三軍[illegible]其終[illegible]故其奇伏[illegible]其形勢遠[illegible]力病而不
及近則敵知而不能應若不適此機乃[illegible]不及於鳥
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乃須怒士[illegible]衆使之奮勇
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陣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許洞曰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勢也勇者不可必勝怯
者不可必敗[illegible]有勢焉耳勢之勝者有五[illegible]曰乘勢
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
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摧破大敵
將士衆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迎其鋒[illegible]人亦此
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illegible]有[illegible]勇名舉
所加[illegible]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illegible]寡少盛其鼓
旗張爲疑兵使敵人[illegible]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度
險[illegible]此[illegible]合戰之地使其千
弋[illegible]此之謂地勢者也

[illegible]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illegible]且以建大功者
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與[illegible]此之謂挫勢者也
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illegible]多離散此之
謂支勢者也吏士諠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
[illegible]勢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
又[illegible]其[illegible]勢在我可以指揮其衆勝勢在敵我當有
道凡能[illegible]之若大敵[illegible]衆勢而豬部相[illegible]
漸[illegible]之[illegible]敵心必[illegible]
所[illegible]無所得敵之衆心[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中夜潛
呼更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illegible]

一出不[illegible]則一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勢者
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illegible]兵[illegible]以老[illegible]
敵進攻則發伏兵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
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深慮彼見
者弱必輕進凌[illegible]之堅陣以俟一鼓不勝鋒必挫反
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增旗之多
[illegible]
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
衆使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
矣[illegible]以此料之百萬

之國其衆來若有□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四十萬矣餘皆疑兵十萬之國其衆來若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其不滿三萬矣餘皆□兵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假□□□□為我所知即佯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設必有□勢而來像於諸道退避陰伏銳兵以俟之□□□□□□□□□□□□過□則邀擊之敵先得地勢以待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矣得便地者心多恃之恃知必緩故可以俟而擊

之也是皆反用五勢之法也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敵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此皆敗二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勞逸夫水之□□方圓任性而能蹴堤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人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火之□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李筌曰夫兵有神有形旗幟金革依於形智計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主而用在形形相而神□□物而不變神無物而不察形往而感事其外神□□□其內親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形□□□□之變采擾麾形其衆也滅竈減火形其寡也勇□□□□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至□其進也油幕冠樹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象陶人之埏土凡氏之冶金□方為圓或鼎或鍾金至無常性因功以為名戰陣□□□□因敵以為形故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

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求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也許洞曰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窮途遠谷或絕之地敗□喪□險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不嚴以驕敵彼既不識□之以□而之以奪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敗勢在我當飲血誓□□令□□進以必死堅寡少之兵突強禦之

敵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爲開生門及探
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大衆以爲
急我不以急遂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密備以天命
慰撫吏士外間其短內消速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
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
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愚也當有愚之用
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
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
畏之用退縮別設伏而攻之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
利動之以單騎挑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

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
閑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
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
曰不能權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用兵之術戰勝不
可以專勝勝必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必
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患謂之定謀疑不決
一敗也機巧過而失於遲後二敗也權事不密三敗
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
五者皆戰勝而必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
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

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喻之[illegible]
[illegible]衆有憤之用矣吏士恐奮于先之衆有
勇之用矣期應不到失其所聽[illegible]
[illegible]衆有智之用矣人心疑惑陰爲鬼詐[illegible]
[illegible]有天之用矣[illegible]如
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神決智安能行之
耶
蘇氏曰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
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
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

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
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
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
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
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
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
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一權也權
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
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
之憂在項籍耳然籍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

作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
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變之所在而徇徇乎其不
足顧之地彼蓋所以孤之六國之變在六國蜀最
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
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亦宜也取天下取一
國取一邦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蓋左以爲牡
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
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
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

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彼弱常遇強強常遇弱
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攻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
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
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
耗敵之強兵者今吾之銳鋒良士伏之以待者餌桀
吾弱者使敵輕用其強忽其小喪而不於人得大困
要其終而已矣
李靖曰兵用上卿戰貴其速練士卒中明號令曉其
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刑罰以戒之重爵賞以

勸之後講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木能以任之
節奇正以教之如此則節敵人有雷霆之疾而我亦
有所待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
於機則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故呂氏春秋曰兵
貴欲急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
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
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其可速而犯之耶
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
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折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
禦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
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之乘之不動其竭在我
分兵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向一戰所以乘之也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敵用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
將不欲吾從吾之所短吾敵而當之彼將強吾吾用
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
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
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勾踐曰昔之用兵者

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荊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蹷之其機在少譬猶礮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

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躡蹷之不假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役不再藉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荊而王翦亦爲非六十萬不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荊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

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狡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發兵浮舟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爲策者

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搗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與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爭而絕其餉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強結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釁而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也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餘之皆秦

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
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
不察哉
總要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旅若衆數我先動則以
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
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
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利計則禍愈於
先動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
有待其衰也
夫軍中聲望莫重捉生雖殺千兵不如生擒一將非

奇計安能致之須揀馬疾走者揀人身手相副者專
教習刀鎗弓射撩鈎搭索皆令便熟臨時任成兵事
若賊出小陣其將倒多驍勇小爲利誘必貪其功令
捉生馬三百疋分爲三隊以一隊逐便埋伏以一隊
直衝以一隊駐隊直衝隊緩則擡側急則走駐隊候
直衝隊走避使向前路支敵亦引走賊見兩隊全走
又無傷救必速追趁引過埋伏隊起背後殺之即兩
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人若列大陣之時即以馬軍
三百騎全以直衝陣踈處須突過取背捉賊將軍縱
使不獲亦須奔走抛賊掠亂豈能堅鬬凡陣無大小

乃擒擬時之威勢也
總要曰凡隊伍被賊攻迫衆寡不敵鄰近隊伍并須
齊進救援之凡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
人攻之二人爲奇伏凡兵方戰其挑盪奇兵馬軍等
隊仰須量抽人馬當之仍於隊内抽捉馬人凡彼我
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匝之又不得則
併力偏攻凡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利則去若未
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凡背山戰宜藏軍少誘之
伏攻之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爲翼步軍後排營
有利則前戰無利淺進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

無激其怒賊旣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
急擊也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爲所乘
賊中事體左右作變以危其將多施巧說以怠其師
用得其權攻取之謀必矣又我軍潛藏精銳示以虛
羸使彼莫有鬬心不爲固守偏師游突逢鬬詐逃料
彼軍情必然懈怠候其不備襲之可潰又揀能行二
百里三百人馬軍三百騎各分爲三隊或即爲馬步
分爲三道晝則抄掠人畜夜則擾賊營或斷絕津防
或燒切村野或左出右入或前衝後攻或殺採樵或
擒遊奕彼則不勝其忿必出衆追奔我則疾走歸營

不令接鬬不三五度人亦𠎝怠審其可引設伏取之若彼衆我寡力未可加賊欲待來往存故必退讓無令怒賊既停兵日久資用費多必分人諸處採取候乘風雨或因火之便

凡與敵戰若我衆强可爲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視之不能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强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强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强弱形也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

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法曰敵虛則我必爲奇凡敵人强勝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塡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凡與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根草被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不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須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敵受衰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錯衂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勵再戰氣衰則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攻守

李筌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守不

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軍無使相過壯男過壯女則貴力而姦生一云怠敵而力不專强壯過老弱則老使壯者悲弱使强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

於守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
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竊發無備故攻敵所
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
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
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
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
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
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
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
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

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
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
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
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
有焉他戶之不局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
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
不局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
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
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道也奇道之兵
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

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
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
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
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
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
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
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
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
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
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

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
江油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
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
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
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
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
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

兵法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
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

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
盛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勢
弱審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
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
或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
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
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
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
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
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

附之士卒彼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
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
可久圍聚而鬭之離而合之此所謂審我之衆寡者
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
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
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
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地然後臨之
趨其所邑謂其攻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
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
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

併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
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污井竈不
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餘孽未絕不許散掠俘
虜俘虜須限以時及將士發二道軍人便須歸營若
既獲有婦女者二日外不許留匿在營此軍禮也得
賊城堡非有要害可守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
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芻務中備之物所以免轉輸之
勞也
頭車攻城器也身長闊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
兩巨木爲地栿前後梯桄各一前桄尤要壯大上植

四柱柱頭設延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度
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編之以生牛皮纏）笆
上鋪襆氊氊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砲石也
車三面皆設約竿（如今竹牌上欄竿）頭牌木每牌長九尺闊
五寸厚六寸牌首有小竅以皮繩繫著車蓋垂在約
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進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
禦矢砲方竅下置梯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
箭窗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塹池道以
車載人先於百步內以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
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

起竿首揮前桄下稍壓後桄出以土囊壓竿梢令竭
車首昇起車每進便設絡棚續車後遇塹則運土雜
芻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絡蓬下往來矢石不能
及又以千金大麻繩繫車前桄引向後出以絞車自
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
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桄桄下又以木撥鐵挺幹跳
使進抵城下頭車舊本無輪今添入兩旁十輪
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
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
不能敗謂之轒轀車

以大木爲牀下安四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檢中立獨
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以
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
車推轉逐便而用之若理脚着地其旋風四脚亦可
逐便而用謂之砲車
作軸轉車車上安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
轉引弩弓持滿弦牙上弩爲七衜中衜大箭一鏃刃
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
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
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以四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
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
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
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守

宋陳規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
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于道兵潰而反會
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
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
去范宗尹爲相分鎮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

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
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議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
頗失民心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
康朝野僉言其載金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讀痛心疾
首不覺涕落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
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
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
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若非天欲
降災則人事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
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大帥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

貫大管見却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何如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乍前而行先後不齊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

連糧兵拒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抗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二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齊出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牽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何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

不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劉潰散當謂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若罕攻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余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戒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以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

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忖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為金人所得破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賡賚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內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排以生牛皮蒙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擊至二百七十步下等

二百步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
此將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
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得近眾
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
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
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
一小砲可敵數砲兼小砲必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
丸爲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時放易得無窮放去人
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
守用大砲若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

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
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
墓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
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
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
女頭牆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
女頭砲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
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苟併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
安堵矣又須用造高个長一丈闊一丈一尺上下外
直裏針外密裏希洞丁然[illegible]後以大麻繩橫編如竹

推損似以備砲石眾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速進洞
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
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
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
門其間捍禦有截重樓獲勝者因其善也又恐人在
高樓之上愈將矢石矣又聞宋門守禦官亦以禦對
樓其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
植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
人填壕成丘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
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

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説
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
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矣
於燒了城樓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急
登城上分兵兩向大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
外取向下陡峻丈於城裏脚下取土穿深壕三五丈
築月城闌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卻
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
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
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

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
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
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有者亦難施設靖康間虜人用
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樓內必然難安大砲
亦難容數多雖有砲座四面城步亦不甚廣又砲才
欲施放數人在外虜兵已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
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
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
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
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

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
座砲則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裏砲稍與外物相對即
令設施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挪砲
人轉砲座照料得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
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此能如此雖賊用
砲何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
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笓籬惟可以遮隔箭弩
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設作平頭墻不用笓籬只於
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
備禦城外脚下自有平頭墻高處皆見城外脚下子

城上頭臂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
恐難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深開裏壕外去壕
數丈再築重城一重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
城下緣裏壕又二三里就於城上開門使人入待大
城直行不得徑於裏壕壕上近城脚下繞縈二里
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上不避壕外壕
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
深壕上背城上人面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
死地必不敢入既出正門入城尚不敢輕肯用命打
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

待之又況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措置便可使勢
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
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
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
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就事彼若見
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
以自治又所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
城周圍約一百二十里出門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
閉有以出入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
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又少門今若大起諸門

仍於甕門之間更開二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亦
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賊兵出入無至自
礙城上觀望敵人隙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
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
能久攻兼既城內稍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入計
不攻自敗所以敢自稍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
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賊入城而死耳
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
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
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

為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候其
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
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
十餘里獲鎧甲五千疋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
法也後之守城者何嘗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
皆以為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砲擊樓城外有
壕而虜人用洞子壓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入橋登車
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不撼撲其城池之制可以自
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城能保亦前古所未
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狃於故常皆不可必者古人

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
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其間有
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
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
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及
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放槍箭裏邊下以細木蓋
一內架瓦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
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
弔橋貯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弔橋
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

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
賊陷穽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
皆可設施舊門前須築甕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
一二丈甕門容開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
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墻上宜築高厚羊馬墻
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
闊四尺雀臺上於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
望及通槍箭一如大城上女墻頂墻墻重疊皆當上
埋排杈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墻至城脚下
則賊於羊馬墻內兩邊受敵被堂上與大墻向下所

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
力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什之七羊馬墻與大城係
是兩城相來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
羊馬墻比大墻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功不在大
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是攻城下寨以留
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墻其處
須可以不用乃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
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一丈不可令太
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又
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脚

下作深闊裏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
外築裡城排杈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
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
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
城為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
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
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待其敵人
設為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
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形詭詐為道是以善守

而無不壞者擬納給王禀先設鐵搭下又置糠布袋
在樓搭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其填壕之法先用
洞子下置車輔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
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
五十餘兩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結罕填壕先用大板
薪火以膏油然後覆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每見填
即先穿壁為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于
水中其燈下水亭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
其焰直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鵞車一如鵞形下亦用
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禀

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鵞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
索給巨木置彼鵞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
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
一如城樓悉如王禀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
重城慮外壁之壞

我師為敵所困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
人上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池城完固民人富實
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
馬壯兵甲堅利儲峙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
竊匿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

許洞曰盡我力爲援兵不到即伏設奇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燧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詳備其東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乘懈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

獨爲城高池深卒強糧足而已必在乎慮智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鬬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因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術有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大寡小弱眾二曰郭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眾四曰畜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疏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守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覰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將自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衝擊焚之則事昏困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古法

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各一軍人馬如築於閒暇須稍寬闊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撥除壅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茭芻簸積各木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其不逮者焚之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主其人其守其數推井無近城又備根構布帛鍋[illegible]不拔石矢少上鐵炭松柙蒿艾脂油麻皮作[illegible]林[illegible]鏈斧錢甕盆桶蓄水石磚竹鍬钁鏟斧鋸鑿[illegible]索之類凡委積及樓棚門竹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隱護泥塗棚樓

□處植檑木擂石斧斧及碓頭兵外立弩單弩□□
□女牆上布竟籬竹笆城中立望樓絡又中壯男
爲一軍以老少人壯女爲一軍以專役老弱爲一
軍以供其飼牧放牧樵採三軍無得相過上將廷問常
中有謀勇力機捷亦選有役辯口之士如雞鳴狗盗
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城上每將各立一典字呼
索自用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即大書物名貼旗
十衆以示城下仍預於後備用之物各隨部分使
吏上當謹伺見令旗即應送城上城下百步給雜役
二五十人掌名員掌所須索物仍各援一官督領備巷

纂輯武編　卷前二　二十八　曼山館

巡夜張燈燭察姦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異
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時抽易五步
有一長十步有一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領戰隊作
游奕兵以巡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過若賊勢外
一心內亂則或轉存隊以爲右易前中以備後或
驚設易攻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傳令巡行以驗
城上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則舉一表賊至城則
舉二表賊登城則舉三表賊乘女牆則舉四表夜則
加火於表上虞候戰隊視衆大處急援如賊已向城
乘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營壘上並廣視遠

□□放矢石火毬火鷄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鈎賊
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翁蓬榜械賊傅城
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炬以燒其
攻器下火藥及以行爐鎔鐵洒灼敵人礮石灰蒺藜
脉害其目捷懸路空版內鋋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
者漸多則以狼牙錢拍手漸登城則以連枷棒擊
之對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鐶木環放
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賊木驢穴城
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幔繩
過其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

纂輯武編　卷前二　二十九　曼山館

爲審火毬煙毬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
之賊築土墻傷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墻下引取其土
賊墻自壞或城內築城起墻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
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抑酒子
御鋪鐵手貓脚筒等常之所預備者若攻具猛至則
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應柵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頻
以麻搭潤濕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
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
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賊夜閒城則每五十步以一人縋城下置食其前城

上民火吹則絕火下照衆表加備又於城中所在十步築一燈籠又束蘆葦為炬以松明樺皮[illegible]戲或攻排女墻則以木女墻代之或攻毀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凡賊若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堅容者門察視城中略穴之處悉加倍築城內從闉望外水高下別築圓隄墻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于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疏之若水已入城則於新築墻外作船二十隻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鑁道眼

夜從門銜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習水戰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為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偽為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甕墻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邀路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掩殺使其前敗後絕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為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

分將之擊敗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賊以斷其入

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為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內有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者主將令擊鼓五通城上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賊內應凡城中有使至門者俱導詣主將裨校

民吏不得輒見如得城中飛書不得輒讀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雜占風數術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妄論說怪異以惑衆心凡號令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條件

羅拱辰曰守城各戍有濠河之險必須於城壕邊就以挑起淤土築城脚丈餘不令臨隍圍築五尺高墻使賊難或渡濠亦難抵城下況不時出奇兵數十人於城下得此為遮援可以藏伏窺伺如賊近時濠我兵即於墻內潛發長器不露形體使彼不知我

之多亦有兵在城下時賊以爲有無兵在城下時賊
亦不知其無也所謂有有無無虛虛實實者此也且
以知逃難男婦又得其城中賓客其身若賊來不必就
先拱手聽令恐各來逃難男婦不能盡過不免立以
待斃是可哀也既有此城各擇城者來只須謹開城
門從其到城方去所擇亦不可近況賊既求上銃砲
步不敢近我城下其城無敵臺則不能跳過城下何
以言守必要貼城築出敵臺分座相去或五六百步
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步各隨城勢之曲直回折以
爲遠近其守之之法最要嚴治嚴禁謹譯庶臨敵不

亂兵疲倦必要更番休養又恐衆怠而入須於堞外
搭出浮棚每翁約闊三四尺或長六七八尺不拘環
城接連駕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片九乙棚闊三四
尺以一半伸出堞外一半放入堞內其外闊浮棚棚
口以專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上其內用繩縛
石居近若賊加擲棚上則用數不及其磚石
守城下而內懸木石等於當內守堞皆且自警覺
又賊置擲棚下而上分其擲解首一移動而亂不又
亦若所加擺搁沿城周圍堞牆之上豎架柰何木
其製豎立架木二根截開橫排木各一根上間一木

之又柰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簽其木之輕重增減
木插掛賊來攀援則其勢自然下墜而傷人既不能
攀駕又不能取脫故名柰何木也敵至城下我兵輕
動其木墜下又何勞之況此掛木易於成造且所費
不多今各縣城低高守禦恐遠製在於夜間守城用
燈燭所費甚多且皆高懸於堞上是使賊得以視我
我不便視賊其利在彼又豈月所宜爲今之計應造
鐵火球中燃柴木則柴木之價比燭相去倍蓰況
火光散闊及遠比燈火相去十萬每堞口二十箇三
十個止該用火球一枚挑出堞外墜於城半則火光

在下我視在上不背其光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見
我其利在我矣倘或城中一時火發恐是奸細在城
中爲裡應或居民失火謹防其守城兵夫未免驚疑且
往救家宅必至棄其所守論先出示禁諭庶不踈虞

守城鄙見

一查城居民各於平居之時就方隅與城相近有司
預派堞夫必須一堞一夫度中有負戍不許二夫三
堞恐成彼闕各令備鋒利器械一件或鎗或刀或扒
或弓矢各須精緻皆適實用平居出示曉諭聞砲即
登城預將堞頭粉白一處上書堞夫某人係保長某

什長某人下始不敢推托悞事
一賊逼城下晝夜攻圍交戰之時垛夫一名不許下
城賊退之後垛夫輪班喫飯夜衛約定申時上城卯
時始下各令分定信地於守官員逐名點查夜間長
號擊梆疑神各於分垛向下向外瞭望或見賊渡河
或至城下安梯或開水洞或在垛外結聚暴望或射
箭打砲急喊臨垛之夫及兵官知之用磚石吊飛拋
擊
一垛夫夜間切不可睡蓋一垛之夫睡熟則一垛無
人照顧

一垛夫止於守禦若黠寇聚衆晝夜攻擊又非此輩
可也須以兵力勝之兵技第一大佛郎機其次鳥嘴
銃又其次弓矢如事急人人能舉用之不若無如磚
石也須多多積備陸續接濟可也
一每垛頭必用斗許大石一塊大約一人之力能舉
者須有垛頭賊有頂門下梯者即將此石向頭推擲
一石不中又借鄰垛一石擊之不中又借一石擊之
必擊之狂寇石後已拼難解分散如此技也
一四圍之城大勢四門各四官四隅又分四官統領
壹至一壹又分一頭目領各領強弱搭配兵若干
一分定信地處事有責成每分兩須用一條鞭銃擺
佐大佛郎機一架蓋邊銃止能擊無遮牌之賊而有
遮有牌之寇非郎機不能制也
一城除定兵之外每於一面又當選遊兵一枝擇將
士最強者爲之每遇事急即遣遊兵樁之始保無虞
一專委一員官將銀包二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
者及花紅之類咸備一遇官兵垛夫或能擊賊或能
退賊或能泅水或能縋賊取梯即時賞功大小
對衆賞之庶人心感激爭奮防守矣
一每敵臺用竈燒滾湯數鍋備長柄澆杓數把賊有
登梯上城及登城者即以澆杓當頂澆之蓋禿頭與
滾湯也

一近來賊鉛銑甚多須要什伍牌遮救一垛一牌更
恐力不能及數垛一牌亦可人家鍋蓋垛夫執之亦
能禦矢毒也
一藥線鉛子火藥皆當預多備
一晝夜皆當關巡分地一官往來一官之地一面分
官往來巡一面之地四面總官又關巡四面之地各官
皆須盔甲以防流矢鉛彈
一賊船泊城下借隣近人佛郎機并力攻之必使離

城而後已
一城中專委一官執牌往來巡視恐有他盜乘機竊
發
一各門用石嚴砌以防他虞
一水門及木橋多用水甕以防不虞
一每垜一燈三垜懸一燈落地始能照見城下之賊
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也
一城頭牌巡不許說話不許驚恐及引頸出垜外望
最悞事也
一各敵臺各備起火流星一二十枚某臺事急不能

堵當急燃起火則本面遊兵應之
一預令有司多備油燭以防久困至若竹纜草把各
鋪皆當積備令人掌之以防夜戰也
一賊攻圍須掣去傍梁若城外男女居民有欲進城
者須窺賊稍遠先放入甕城待盤詰的當而後放入
內城
一城上用快馬傳報消息
一分付各兵不許先有恐懼蓋我在城上彼在城下
用上擊下易為力也
地

許洞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也士卒顧
家共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無止者入敵地尚淺士
卒意未堅不可以虛戰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
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
無絕但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也衢地則合交
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
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也圮地則謀士卒
困於險隘阻則兵弱持久則糧食絕之則當用謀以
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
守備皆無所利當即日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

用地之法也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于用則反之
反之謂何曰古人用地之法若敵衆深入吾境壁壘
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
我當以必戰為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不以必賞令
之告諸吏士將戰之際後顧者斬之相視而目動者
斬之遺弓刀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
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法也入敵地尚
淺險則據而挑夾則守處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
後負背險絕斷其生路亂部伍嚴節制使人人自戰
勢我當也所為大營廣陣務攻其器其機狀如不密

行敵見之欲敵人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搯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岩岸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谿闊谿則爲木筏瓦缶之類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以佯戰作北俟逐兵過半則衆號發伏衝擊之及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衢之地往達四面當逕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絕四衝人數多少隨用之雖無交應有衢地之用矣攻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則安之否則奪之資食

所獲必副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逆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先知謀勝於未勝決失於未失者善也有死地之間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又能及後機而違先知必無困敵之患矣高山大川然峭沮如溪澗斷絕無以生遁此乃志士用謀之利也當宜用奇兵出其不意以衝突敵而後擊之也出奇奔衝或利用燧馬燧牛如田單陽球之類是也

或依夜昏詐爲號直分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辛認之類是也如止以死戰爲期苟敵兵益壯我援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斃當自隕陷能竭智用謀萬變不經則無死地之虞矣然則地利者不可一槩用也但[illegible][illegible]觀其用何如耳兵貴設變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軍志云失之利士卒迷惑二軍困敗僅[illegible]分遁地利爲害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據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傷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待去待其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沖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

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垣墻溝瀆此車之敗地也險阨相及限谿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麾既接深林蘙薈斯可以奮矛鋌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蒲蔭翳則必索其伏平坦則方布汚紋則困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設衝凡戰之宜以形地爲主虎賁爲佐變化爲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逆待分和遞爲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道路行軍不因鄉導陷于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水阻車之徑前窮後絕雖行伍貴之嚴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

虜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猶留動則首尾
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粮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夫
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
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
慎之哉若此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亾當須上下同心
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上前因敗為功而轉禍為
福矣

晁錯論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
丘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

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
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
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
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弩弓三不當一

武經曰詳求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
大河之北至於右北平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
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可自取其便惟深溝高
壘大車為固今西北自入邊鎮寨鄜延環慶涇原秦鳳
地接隴蜀有此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曠營多在廣

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臨深
澗就其地形披坂迤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
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為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荊湖
之南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原盡為水
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
可以固守近者儂智高亦使丁壯吞山穿道中夜斫
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
綽蠻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
昔武侯屯兵舊迹亦隨若穴磵道屈曲坡坂之中凡
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

有無出入通徹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
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示人則虛
列廣張旗幟勢弱減竈卧旗伏戈詳在主將用視心
手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將之變也

士卒恃近懷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
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
平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
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是故散地無戰又曰散
地吾將一其志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
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掠吾野田禁吾樵

扼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戰挑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吾將使之屬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

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為爭地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又曰爭地則無攻吾將趨其後吳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鬪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謂之交地平廣交通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又曰交地則無絶吾將謹其守吳子問孫武曰

交地吾將絶敵令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絶深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必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為衢地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衢地則合交又曰吾將固其結吳子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

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
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
助彼失其黨與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
所當
入敵已深國仁近遠資給將士不扶何以爲重地兵
法曰入人之地深而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重地
則掠吾將繼其食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
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
兵計謀爲不可測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
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

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
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
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
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
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
外相應其敗可知
少固之地爲圮地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兵法
曰行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地吾將
進其途吳子問孫子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
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吾左而守吾右

上車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
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
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入則隘險歸則迂迴爲圍地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
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
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
也圍地則謀吾將塞其闕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
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
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
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

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
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
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
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分塞要
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紛紛若道輕兵進
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乃戰或生守隅則死爲死地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
則亡爲死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又曰死地則戰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于死地然後生衆陷于害然後
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

敵人大至圍我數重衆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峭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冦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

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隙則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通形可以先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兵法曰設人無致於人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或絶於控扼之要須築壘城或作甬道以護之又曰通地雖有高陽而無要害故兩通往來高陽候望向陽不生糧道便人轉運所以利於戰也

掛形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可以退曰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也掛者險阻之地與敵共也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若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毀不能邀我歸路若我能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爲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一或不得已居此地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擊之也

支形者隔澗可以相要截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

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而上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堅壁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之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敵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者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illegible]山口爲管要兩山[illegible]之谷與口齊也如此則不易險固而我先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在

之半不知齊口盈滿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若
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但待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
夫齊口盈滿之術非但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陵迫
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逕涉須扼其路口使敵
不得進也譜可知之
險形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
也凡地隘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
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
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南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

而生疾也今若於脩澠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
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
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者力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勢
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譬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十里
若我未就敵壘而挑戰者我困敵逸故曰不利敵若
未就我壘是我逸敵困亦不利故曰勢均然則如之
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大凡兵之體用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
實生爲陽養于陽則氣勝[illegible]疾於高則遠絕卑

以有疾不起人安於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
曰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六者謂之六害遇
之者速去不可近也所謂絕澗者山水深大之地也
天井者地形窪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羅者山間迫
狹可羅絕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隱蔽蔭翳深廣之
地也天陷者道路沉滓人馬不通之地也天隙者其
多溝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遠之敵近之吾迎
之敵背之軍行有險阻潢池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
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者謂此類也夫出師有主客用兵有步騎

所有既殊則地亦不能兼利故晁錯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
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
也短兵百不當一兩軍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
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
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兵法曰候望
所及阻堅分川可以縱弓矢深葉與草可以施風火
左右俱高則張翼而進後高前下則銳衝而進歷漸

一兵行整隊而亟過居平陸則前死而後生丘陵則必處於陽而右背之隄防則必據其陰而左向之若此皆須大將察理而諭於心先計而施於用一不中式則勝負隨至故陳豨不守漳水而高祖笑之龐涓失計於馬陵而孫臏破之成安君不保井陘終擒於韓信慕容超不固大峴卒敗於劉裕趙奢之登北山秦兵雖強而莫上李弼之據委曲齊師雖衆而勿利得失之鑒較然如斯可不務哉

一賊若據險我以利餌之或退師以致之從其計則選精兵潛出其背以奪之不從其計則引而去之一

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候其四散擄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莽之或待其將歸須為分兵伏於歸路從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一我軍入賊境未深士卒思家難進易退兵法所謂輕地經曰輕地勿止當以速進深入為務令人必將門守以若我師我欲戰則攻其所必救以致之我欲退必選銳設伏然後退待賊來追從而伏兵奮起前則返旗回攻勝之道也一此地先居之則勝兵法所謂爭地也敵先至慎勿與爭引兵而退或攻其所必救或以利而誘之敵若從之我則潛發精兵出其背而奪之敵若不從則引而去之我先至而敵若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仍以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來則伏兵旁起合勝之道也一我地平原四達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兵家謂之交地我當夾道守衝或備險加固守先為不可勝敵必有戒則其志必怠俟其來攻我當機應而變乘其不意不備之處出奇之勝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難衆難用當令白刃勇力之士先登鼓譟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進使步精兵潛登崖岸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為谷戰譬如兩虎鬭於穴中強者必勝一與敵遇於深林

之內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銳兵雜於險阻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迭更息此叢林戰之法也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勝之利唯利與形也

兵法曰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近水迎流凡遇敵戰或岸邊為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為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

則勿迎水逆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
待敵不能全濟彼奪兵渡水未畢可于邊水伺其半
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凡用軍行師或
過沮澤地須急過之可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
不得已與之戰於其地近邊可依茂草師於中必就地
形之環龜者中高四下為圍營四面受敵一則防水
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圮陘舍環龜一
軍行前有深草我即設伏以待之候賊入草焚之賊
若守而不進我則從路攻之一軍行前有水陷我即
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擊之賊若不來我則設伏

誘以誘之一軍行前有深林謹須搜索賊若固守
宜以火焚之一軍行前有險阻賊兵固守即利而
以誘敵出待令奪之
爭曰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趨而不在奪爭水不
得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以抗
亦能扼敵人於倉卒之際此據利之法不可不
知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據山高三軍遇敵既無城邑
又無溝壘而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為險靜以
待敵擊可遠可近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
木可避鋒鋭而扼其過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
敵道路可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
據為險靜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之濟籌之
間敵逆則整軍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
二軍遇敵無山可依後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
有林木倚據以為待敵之所彼將有患則依林
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發林發矢而敵不可
入林深則畏伏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
不敢逼然後出奇兵為道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勢不兩立術不兩全處已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已於
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

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
家未嘗明言之近者諸將失策倉山而花營受敵失
於鎮河而符離受潰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諳風勢
而淮北之師敗於春風震雹之所宜故者變矢此順
勢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
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逸彼逆人馬馳逐
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可不濟彼則內卑外
高而數面受敵二曰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
自陷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
分拒水為營背水為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

在我人擾持打打之易自下而上在我有登高陟險之難三曰順風凡遇戰鬥風起必使吾兵先得上風則敵自不能免於風故也或坐揚塵而敵下至知吾之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突順風揚沙而敵之目不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延燒是謂就順

筭故曰唐六典近五行有鯀命騾馬涉河之日人多不能涉河六爻子在鄉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停有餘過范河損失兩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渡活沙人馬

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注字書亦作塗按古文塗深泥也衛書有涉河者甚可陷過如今之空以也

水

許洞曰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古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皆絕中流爲偃衣於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輙然而進以舟則止又若敵在下流士卒就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則爲堤堰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敵所賴者水也當潛以水工審地理陰爲缺溜道之他處竭其所賴所謂賊者也絕水之用或以新衣上以石實舟沉之于上別爲長梁泄之或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決之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爲所害順則善矣

武經夫水攻者乃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

使緣木而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汾水灌晉陽韓信決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據山川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以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有兵法乃敢兵法曰以佐水攻者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水者可以道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壅以浸城或上高於上流或決壅於平豁其道井一須先測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及水戰其付

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二寸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空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勾錯十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上一尺面闊二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

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應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淵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壅諸門及陷處更於城內促闊閘眼視水高下而潤築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於墻內取土而漸築之稍兵備伏守不得離也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外洩滿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務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三十人自開暗穴御枝而出[illegible]鼓譟所急於城上鼓譟決其提岸以精鋭乘出助之

開寶初車駕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崩塹及甕城露僧悉足亦不衰頭手作刀出黃益下將兵吏運土築堤以塞汾河水上管見人有所全不建迫水浸減者徐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樓門幾陷會班師後免其後虜有使於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知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

問遇虜劄立高阜我軍卑下如何結營各項火器如何安置攻打答曰兵家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大

凡行軍必須遠為哨探如遇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無疑也萬一卒然遇虜劄立高阜我軍亦必相其高處趨而赴之不得處於卑下奇兵弓箭手各帶小神鎗與二連砲手相兼擺列當先衝陣護營軍依法布立牌架軍隨帶裝釘牌架椿撅列於脚下按圖結營以防衝突賊勢稍緩移營五六百步以防流矢且將奇兵收回營內隨將釘板品字安置堅其營壘以待大段地利未得宜守而不宜攻若賊將久不退其手把銃小神鎗與守營架砲聚勿放但盡口

將軍大連珠相兼安置盞口將軍就地大連珠後拗一渠前就不俛昂頭高四五寸各裝虎蹲砲分向虜營攻打如法裝換虜必近去仍須差人哨探的確方可同營以防賊乘之詐如虜就衙來賊依前法攻打

問我軍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又該何如將營各項火器如何安置擊打答曰兵法云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我軍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地利得矣虜賊必不敢近其下相去亦必四五百步既備據險然且不必結營但隨其山勢方圓按劄立即分遣奇兵於要衝以防掩襲其手把銃小神鎗亦裝勿放

先將盞口將軍及大連珠各相兼安置於牌架手把銃之前盞口將軍就地大連珠前面亦就地但後拗一尾昂頭平放各向賊營打賊或進容驕來攻誘我飛砲鉛子須號令官軍慎勿妄發如果逼近我兵其盞口將軍大連珠勢高必遠不可輕放卻令牌架手把銃間道而出於前舟出奇兵手把銃不於前兩班輪番裝放及出弓箭小神鎗齊力擊打賊必潰亂乘勝出奇追斬滴水崖之賊是也

問賊與我軍彼此俱在山坡平漫地相敵四圍僕衛如何戰守火器攻放如賊旋轉左右來攻火器如何攻打答曰大山坡者高下之間也賊與我軍一遇於此等地形兩得亦必隨其高下按圖劄立隨分遣奇兵占立山頂勢緩方可結營攻戰如賊占山頂上下夾攻倉卒不能結營但火器制上弓矢利下須急令奇兵守把銃及攻上坡弓箭手各帶小神鎗以攻下坡及山牌架手把銃輪番放一二此取勝小訣調之地形是也或遇平漫地上賊勢均力敵須令奇兵衝陣當先護營軍如法布立牌架軍按圖結營如賊勢軍大急收奇兵回營速放盞口將軍大連珠依法裝換隨將釘板安置以固營陣如四圍僕衛則出牌架

手把銃於護營軍稍前如賊旋轉或左右來攻則出奇兵手把銃於牌架手把銃又前輪番裝放及出弓箭手小神鎗齊力射打賊必近去大段輪班裝放宜進而不宜退雖曰稍退數步難免紊亂倉皇若賊乘亂衝撥不無僨事二姑原之戰是已必須更番漸進使賊稍退方可緩回原立地方

問如賊離營百步內外或二三百步盞口連珠手把等砲銃用藥若干安子若干砲銃昂頭高下鉛子平墜多寡或遠或近有力無力俱須均減停當否合百步坡此不等答曰賊離營百步盞口將軍用藥七兩

力大高遠若平置則後縮難放其大連珠砲每出用步藥一兩七錢安鉛子三箇每箇亦重一兩七錢裝置存地昂頭高一寸許鉛子第一箇可及三百步第二箇可二百步第三箇可一百步手把銃每出用快藥八錢安鉛子二箇每箇重一兩二錢脚立在地打放鉛子第一箇可及二百步第二箇可一百步如大連珠昂頭高三寸鉛子第一箇可五百步第二箇可三百五十步第三箇可二百步手把銃旋把在手昂頭平擊第一箇可三百步第二箇可二百步如大連珠向高阜去處打放止裝鉛子二箇昂頭高四五寸

第一箇可五百步第二箇可三百步手把銃止裝鉛子一箇昂頭執把稍高亦可及五百步然用藥鉎同鉛子則異但先出者其力大後出者其力小其盞口將軍聲勢勝大昂頭少差釐毫遠近卒難度量凡火器手合用

方

婦人月水解毒箭并女勞復又方治聚血兼箭鏃在胸喉燒婦人月經衣取服浣褌汁解毒箭并女勞復亦善扶南國舊有奇術能令刃斫不入惟以月水塗刀便死此是污穢壞神氣也人合藥所以忌觸之

治金瘡出血不止以猪塗之

營

李靖兵法曰若逐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其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前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

同牙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江本軍卓幕得相統攝緩急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狹長卓務取營果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一十步布列使均或地狹窄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道路狹不得使容一營若有營法畜牧并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

行

參行不可并行若即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并行者皆作統行法其統法每統戰鋒隊爲前戰隊并行次之又兩駐隊并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狹須頭行在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二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

日押輜重遂爲督授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析爲異數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右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雁逐稍難爭亂不定當軍討伐列其數於發引逆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分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門行戰鋒隊并各在輜重分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班左右行長行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依上行後一分亦准上初發

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門行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隊引作前面其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隊在外便充兩面其易其次兩分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後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相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裹得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當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

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于馬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雜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訖行道路修理泥濘橋津檢行水草右虞候排窄路山津排後收拾闕遺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過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馬左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

大將諸軍營各量置虞候于并使相比依軍大行每
此發引卒急[illegible]部伍在場若令軍[illegible]行[illegible]卒難
就萬一賊至[illegible]營諸軍馬各引或遇泥濘或阻
山河其路有須填治有須開闢左右虞候軍兵先多
于諸軍取充虞候于右虞候先將此兵修橋梁泥濘
開拓[illegible]路左虞候[illegible]路并發收拾圖畫諸軍營將
發之時當營[illegible]每兵馬軍具[illegible]二三里外當面布
列[illegible]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捉撥疑處二十
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行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
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隊

隊給一旗行則引隊駐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
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前
引駐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凝臨陣之時
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
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
勞煩故逐旗幟用為節度其方角旗各當方面兵急
則舉來須何所須方面兵急須速旗出[illegible]即駐旗臥
即退若相[illegible]大將所[illegible]之旗[illegible]
[illegible]由其馬既近賊庭探候卜須
明察諸營[illegible]及[illegible]引[illegible]右廂肋十五里著馬

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
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所更須加一
兩道使令相見其兵馬人各令遞相見所接前行各
就一方面與旗無賊即旗常卷見人即須速展軍營
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可設機伏
整齊部伍迎前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
來將不然恐被賊捉將諸軍馬投佯[illegible]其日即須夫軍
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烽火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
并於賊路左側逐要置之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
到軍其游奕馬騎晝日游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吃訖

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
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
即[illegible]烟皆聚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
下即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
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
五千騎以上即放三炬火准前應訖滅前烽應訖即赴軍
若應是不到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
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
前烽烽中內即須應接又當一鄉烽應接四山諸烽
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illegible]來道烟火起大總

營營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營令別差一人
押一道併令折衝果毅一人部押諸大營捉鼓四十
面[illegible]總營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其
夜及在道有警急之候將令主將嚴警兼用防備
賊候[illegible]營中有[illegible]之賊[illegible]軍分之武應先軍首急警
之戶[illegible]營急須向內行收中[illegible]間吹即須
營[illegible]聞聲便出[illegible]八[illegible]前起收後頭
逐一收即營[illegible]前頭中[illegible]兵相收
如從引稍長鼓聲不從中腰更須置鼓傳聲使前後
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

急警令諸軍有[illegible]備諸行軍立營數則多或途泥
營或阻山河同[illegible]急用聲號其聲發路徑罕道[illegible]何爲
[illegible]有一角聲絕右廂後[illegible]為[illegible]第二角聲絕即後解
右一角[illegible]後[illegible]第二角[illegible]絕右廂後即發引右一宜
被[illegible]右[illegible]第[illegible]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
一軍後為次後諸軍每聽角聲[illegible]來[illegible]每營
各出一戰隊人取虞候進止[illegible]令使用[illegible]聲而
有賊前須用後有賊過背後知其路更約小即須更
加角聲乃令虞候及營中官人虞候丁排比催督急
過不得停擬進[illegible]以後軍即前排比催迎急過

止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弁戰鋒隊駐
隊各令嚴備持仗待當營卜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於
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當軍下營訖取總
管進止其馬令擊牧放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
共擔一廁諸行軍出即兵士不得浪費衣食廣為吃
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
市買入城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
酗酒鬪打偷盜奸非亦不損暴田苗也諸馬兵每下
營訖營主即勾當四司官與司兵及佐分頭巡隊問

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
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諸軍下營訖
司騎及佐分頭巡隊檢驗驢馬等先有脊破即令剪
毛洗瘡傅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膿并有
鞍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冑及佐下
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綻與汚須即修
理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案記准法科結司
倉及佐提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

宿

諸軍營下定訖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建衙寨列隊并押隊官
并不得離隊每營留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
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
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其營日諸軍
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諸軍營隊伍
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一二
下坐者却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營界探周而
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并押鋪宿
盡更巡遍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遍探都巡諸軍
營常須慮有卒[illegible]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

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
外舖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
其外舖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
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諸衛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
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
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

警

奔馳報軍諸營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擊鼓諸營
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
散鼓聲不得輒止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五方

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illegible]兵馬出前布陣諸
軍嚴警如須救一聽大總管處止不得輒動諸夜
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一如晝日其賊夫
不得輒止仍須盡力[illegible]諸軍擊鼓傳警
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守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退
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依常法於
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諸征賊夜來犯被犯之
營但擊鼓拒賊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
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
身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為

標記不然打鼓從內面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

節度

鼓鼙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兵內節度大總管臨
時改變處分每辰前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
共論一夜事若先為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征賊為
一得知胡軌機便[illegible]諸營暮
作食事須及早天暗以後即須收火如有役文牒須
讀及抄寫者須先狀上營十日行軍須知日軍行舍
宿各以校部前後為次失火及無蘇取水出表者違
律野營日暮差出伏路人馬已出營門其有事回報

[illegible]門傳報先辯軍號及辯語音識認是自家軍人
方可傳前問得事宜次第報知不可開門伏路人馬
在外多恐被賊捉了於夜黑暗放叅行將有事故
報覆寨中及賊施計謀欲附我軍者須是開門仔細
辯認野營中夜從伏路人去先放其號次之則營中
別令放號不得令伏路知之恐被賊捉了作號亂營
營中專令人主管夜號箭籌放號不許亂營恐有交
錯其號須是主將臨夜親行發放不得預定野營中
通夜透入姦細在營內但得令士衆不得動身叫喚
肅靜禁聲諸隊安坐則細作自然不敢與動候天明

認識如身動者即賊也野營賊壘相近不鳴更鼓多
是廝坐五更若要知更數須是於營裏外周圍數里
傳箭爲準如今夜初更至曉傳得五十轉則每更得
十轉以此爲約今置籌記定何年月日夜營圍里數
有四將書夜長短臨期增減爲約如賊相近故變鳴
更號則不然也計在臨期變通久營日久軍士不得
眠睡人多困倦精神不爽稍息氣力銳氣漸衰須令
逐隊團子隔一人坐更一人睡分前後半夜爲定庶
幾人得眠睡精神不衰[illegible]遣之日其營必擇高阜
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鞬語托落亦分番警

地[illegible]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
以序而營營又責分務令陳歇以便約束營前二馬
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
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不得營門驚擾不動也凡宿馬
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拆[illegible]其營列表傳木刻以代夜
巡[illegible]秣馬營裏使無交通木替而營其火鋪之
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
則仍在於初營之所近既不動也是見其多用徇鋪
其下營直是日早要營觀左右形勢

戰

李靖法曰諸軍以二萬人爲率用一萬四千人戰計
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
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左軍
即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
軍二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
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共一百隊須造大隊
以三隊合爲一隊應防賊徒衝突其隊居當軍
中心安置使均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二隊餘六軍
各二隊通十五大隊今計一百七十隊爲戰鬪等隊
隊別過隊及街衢空處縱橫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

尺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共八十五
隊為騎隊共空處其馬軍當戰隊後排左右下馬
立布陣訖鼓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卽發箭弓
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卽弓手弩
手俱手弓弩今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
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
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卽迎前
奮擊步兵卽須却迴整頓向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
被賊排退戰鋒等隊須卽齊進奮擊其賊却退奇兵
及馬軍亦不得遠逐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可乘馬

追殺其跳盪不得輒動前却打賊退敗收軍捲旌
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卽軍別量抽一
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
隊亦須出戰也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
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
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
次行至戰前并於本戰鋒隊駐隊前布列待諸方旗
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卽入
每入山谷林木叢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賊處
百里以來總須搜險清野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

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先入
卽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諸軍將戰鋒營
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駐隊等分析為五等當
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鬬
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隔當隊不得
輒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營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
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
得橫列兵士分立官為堅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
鋒隊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列卽定諸軍卽
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其旗向賊亞鬬鼓聲

發弩須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
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
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
旗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騎上架槍引還各於
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旗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卽更
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諸方陣隊成其戰鬬或
打頭或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斷絕須兩別
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勿令間絕諸每隊布定第一立
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其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
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奇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

次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
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
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第六行戰足分布爲隊隊副
一人在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
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遞斬所須先知左右牌
行立依次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
救若左右傔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
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
但有隊被賊纏繞此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
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

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師一人知
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
聲所見賊聲高喧閙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
官隊頭不斷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
在後須傳聲與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
亂傳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
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
戰隊等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
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
不得輒動凡與敵鬬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

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皆陣
時捉馬人有前却及忽捉撩亂失次第致失戰馬者
斬若其賊退步迹不待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起
齊如賊退撩亂齊怖可騎馬逐北約與諸隊齊進其
折衝果毅當鬬之時雖覺下馬賊徒敗走以後即任
騎馬捻校騰逐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爲一
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具
各於本軍戰隊前鴈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
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
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

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或看旗發用
諸兵馬被賊圍逼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遂
背拒戈因此必敗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即須嚴
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
人執戈槍刀棒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
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奮擊如其賊
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遂便住前立
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既張施訖任前抽前隊間次立
陣即免被賊奔襲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
行如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

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全
隊

營制

武經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營陣同制也法
六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為㡣彼之制欲其回轉離
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密路疎之法
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
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
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
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

也充國屯田則校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
矣櫳槍營凡櫳槍為營者其槍如鵲窠櫳槍外七尺
櫳槍之外造上壕一重徐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
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牛在旁橫排
立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為營槍須間架令均密
插鼓各著插槍聲絕槍立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纏便
斷烟火營外置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有警當
傾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既知有警預作阻防車
營凡車每五十步乘每百步取一乘為戰車車中出
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午在當中拒馬槍在外
仍車轅為左右廂和門拒馬營每人設鹿角馬槍兩
枝去前槍城三十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
固矣
柴營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撅仍
若木埤之其車橫排須間架均令急疾轉車便可為城
若久駐營中置望竿
掘壕營凡掘壕立槍則白纏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
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工向裏掐作土岸高四尺
五寸令賓勿至權場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
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拆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

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
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令堅近壕布棘城
一重闊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為營其棘須魚鱗布
之令棘頭平闊三十尺
城營凡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墻高四尺
女墻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
風砲一具每二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片架城
上兵其外掘壕一重闊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
掘外陷馬坑一重木柵營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
築城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

柵須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間內重
知須隨道外作一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柵
外一步作一重闊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
一所中設
一凡羈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即須乘
滯於中放牧每人給刀斧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
軍營使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
言敵人無使以人凡同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扞
外寇　牌皮幕　氊幕　布幕　命籠
竹營營細篾覆每三寸插茅竹籤一根長二尺周
環範以翔

開營
營凡營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為立槍欄車營拒馬
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彥
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
一營法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
營不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
之地是也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
夜驚久居士卒必為疾病不居地柱謂四下中高其
地四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
面招風周匝受敵不居地獄謂四高中下其地廣衍
平坦中有地形如仰釜之象名曰安營其中被賊四
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
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作路而來驚我營
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縱火因而劫我難以退
避應敵不居江河淵潤深曲之地恐賊於要害處
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援卒難相救不居大
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
進退應敵之路不居江河之岸太山之側一面受敵
前忌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所碍阻傍岸又有通
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若居江河夾岸

逆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不
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
敵最多
通典曰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死水者不流
之水死者丘墓之間也

下營算法

方營法置積數為實別置一算為下法從末商起一
位定實於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法亦置上商名曰
方法乃命上商除積實而止不盡乃倍方法為廉
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商置

隅以廉隅二法命上商除積得盡而止不盡乃陪隅
法併為廉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與廉法之次照上
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如
法命之若欲為三角營則取方營積數倍之得三角
營得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三角營一面之數凡三
角得方二而一若欲為直營凡直積數如方則從橫
相當直則從羨而橫減其所羨與所減亦相當也既
得積數如準從也以為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為
下法如準衡也以為上商而消息其從之數以為下
法其布算大略如方營而上下法不齊為異若欲為

銳營則取直營積數倍之如三角營取方營之數也
既得積數布算如直營法凡銳得直二而一若欲為
圓營則取方營之積四乘而三歸之得圓營積數布
算如方營法得圓營徑二之得其圍凡圓得方四而
三六花營如圓營法若欲為偃月營則取圓營積數
半之或取方營積數八乘而三歸之得偃月營積數
布算如方營法得偃月從徑之得偃月矢徑凡偃
月得圓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營因地以立營遂以
起數所謂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也如軍以
萬七千九百九十六人為率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

總之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是為方營之積方徑
二百六十八步直營之積如之其廣徑百步則其從
七百一十八步有奇其從徑七百一十八步則其廣
百步有奇從與廣亦相消息也四方積而二之得九
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步三分步之一是為圓與六花
之積其徑三百八十四步餘十九步七分不盡其
圍一千一百四十二步有奇八方積而三之得十九
萬一千五百二十六是為偃月之積其弦徑四百二
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借方積得十四萬三千六百
四十八是為三角與銳之積三角徑三百七十九步

強銳從底百步則銳長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銳長
千四百三十六步則底百步有奇銳與底率相消息
也方營法其術置積數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為
實別置一筭為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百下約一
萬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之上亦置
上商二百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實二二而四除實
四萬餘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二乘方法得四百步
為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六十共為二百
六十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六十以廉隅二法共四
十六命上商除實四六二十四六六三十六除實二

七千六百餘四千二百二十四一乘隅法併爲廉
得五百二十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二百六十之
次商置八下法之上亦置八爲隅以廉隅二法共五
百二十八命上商八實五八四十二八十六八八六
十四除實四千二百四十四適盡得方營面數除營
布算皆準此而消息則得其情矣
總要司馬穰苴曰伍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
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
奇兵隊七十五以爲營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
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

餘百八十步五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
鼓府藏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
七十五分爲八陣八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陣各減
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是一軍則千軍可知李靖兵
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中
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九十六隊戰兵
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
步奇兵五百人步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人
六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
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

人左右廂各二軍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
八百五十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馬軍五
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馬步通計總當爲四
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以圍之徑
一尺寸共知復置幕八丈已定每十人六一幕且以
二萬人爲實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
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
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
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
列十八口幕四總管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

各十六口幕內部下計當千一百二十六步又有十
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通前當千
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
丈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仰向南想東西各步
二百四十步立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 以四面既定
仰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爰分配營
極均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
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二尺二寸地併衛塞總盡若
地上寬廣不在據此則宜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
狹安置不得仰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卷紙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三目錄

陣

溫陵黃居中
雲間馬元調　同閱
錢塘徐象橒梓行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三

瑯琊焦竑校

陣

武經曰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發謀制勝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尤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任勝由中古以來兵家之[illegible][illegible]人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illegible]不險按陣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勞常以我治待彼亂常以我近待彼遠常以我飽待彼飢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鬬衆非刑名不輯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牝陣直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其體易[illegible]其習易成從昔之成法當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

麾旍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齊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大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畧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

入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詳也然則陳兵誓衆者胡可忽而不務邪議者或曰武夫介士出於閭井非有明達之姿強敏之性而令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陣應馳決於鋒鏑之際事目繁多則心迷意惑分而無暇安能束使令觀釁敵爭勝哉若但使聞鼓知進聞金知退辨旌旗之指麾習器械之便利粗明內不必過知亦足勒兵示法設敵使果蓋誠一端之論不爲無旨然時施于臨戰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幾焉若乃提卒十萬深入賊境大將在前壁城未下欲戰則勝負

未決欲攻則利害難知行井壁飭車徒部分營壘或先據地之要害或先犯敵之營破蛇蟠月偃中參後動時能收將合之勝遂破如千派大野深林險道前丘後澤乘高趨下所與雖寡呼吸之分若不素練施設於間何以處之然須知其名之言抽而不拙也或曰唐人李筌亦有言自兵猶水也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故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無圖明矣自宜有以教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惑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離則雜而無章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自膠其柱而謂瑟無五音

其愚而笑矣昔諸葛亮推衍八陣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數萬東屯渭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坑之壁壁不敢出會亮歿僅能取勝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陣圖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騎之衆以復涼州今謂二人爲庸將可乎謂不爲戰陣之陣可乎此筌之不足爲準也今取古今陣法繪出其圖以存使紀律節度宜而行之若能活古以便今開一面而悟十觸類以長其又存之明哲要之與孫吳暗合爲妙致耳

王應電曰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

傍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乃
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
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
列其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
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
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
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
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翔兩傍向
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

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
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
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
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
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
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
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八為從後布四風
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
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贅之有

公曰握機入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
風雲取其往來偃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
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軸者卑持
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
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輔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
各有前後輔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為用也風者摧
挫羽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雜冥變化之義
出乎地中故附地游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
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驚動以窺之按游軍乃兵
家至要之營則為兵候為應援為游騎以備非常軍

行則為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為奪險為遊騎以當險
阨戰則為探敵為陷陣為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
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
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輔總名天地四角
與名風雲四為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為虎合後左總
名為龍而四風稱為蛇四[illegible]稱為鳥四為用體用皆
合八陣而為四陣兼體用[illegible]亦為八陣也天前輔
居右乃正虎地前輔居前而謂之虎兵家先陰故
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illegible]居左乃正龍地後輔
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

也四面負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乏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虵退風亡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爲應變雲亡爲者龍爲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之休而不逐謂并出者亦從常容缺也虛實二字此有二義論出者爲虛居守者爲實陣有定名爲實無定名爲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也天衡或向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衡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軸居右天後軸居左地前軸居前地後軸居後此據天衡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衡重列居兩

端天地前衝并居前天地後軸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軸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益平以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當天衡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軸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圍而不動言天衡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軸居陣右天後軸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軸總爲右虎天地後軸總爲左龍也天地四望之旁者天前軸爲虎天後軸爲龍地前軸爲鳥地後軸爲蛇以天地之軸分居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衡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軸從險處

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陰在左右則天衡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衡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而後軸在左右而風雲亦互爲或曰風雲各在前後軸之前地軸居中而與此相比故曰兩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備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

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衡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輕居其前後輕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馬軍皆在四正方而四角空處則以游軍備之必如此立陣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右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爲一不復離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敵亦以爲軍勢卒在外以當其輕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

於八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𤃫爲實不布者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八陣圖說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畢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服石積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衡四陣在衡之左爲天前衡四陣在衡之右者爲天後衡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衡六陣前軸之

前爲地前衡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衡各三隊天衡四面地衡六者衡有餘而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在後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體而陰用也虎翼蛇蟠者陰體而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節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欲簡不欲繁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隊則三十二也二十二隊共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

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變也凡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不虛本以輕末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衡軸附居四奇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翼迭致其用而猶者又半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戒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失一不有乎正何有乎奇正以稱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爲奇或奇爲正頃刻萬變難與豫

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遶虎嗔龍爲之變用無定形頻許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寧然靡喻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今之言八陣者異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主於其一寄於八八六十四也今之言陣者每陣特制一奇爲九陣九九八十一爲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爲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爲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魚麗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

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爲八圖豈不大謬歟擇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繫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固已謬矣五人爲伍古制然也伍字之義亦本於此今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爲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況於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於是乎他何議哉若夫先君子之所論者此不復著也

八陣圖說

兵以正合以奇勝若粵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惟變是適其動如神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蜀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布之魚腹壘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八成行爲陣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兩行謂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非轉迄今猶存夫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觀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桓温遠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能識猶桓温知其勢常山之蛇首尾犄角是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之妙唐獨孤及雖用韜鈐之容記其遺制而猶未盡明其義李筌太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殊非本明諸儒類皆紙上語又舉諸家陣法以附益之務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形如井字開方九爲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用矣嘗觀握機經馬隆賛即魚腹圖八陣八隊

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衝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之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即九丈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右或驚其左或分爲犄角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立必先巡邏八面斷敵來道

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為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習兵則其文炳然其致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行而為四為八參天之數行而為六為十二合之為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為駐隊之衛有殿隊為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變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

或曰按六十四陣壘石為營曲抱其前中闊一門是特營壘之法非可用之戰鬭也於戚殆亦未深攷之矣且營壘戰鬭其治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因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斯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合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附地折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隅為正四陣為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為正遊軍為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為奇奇或變為正接戰者正也以隊法從旁擊者奇也却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

隊法而言則因其名而別雜有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號龍虎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雜有鳥蛇廣狹之不同而皆協於義如馬隆所為合而為一平原如城離而為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門闔用以衛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敵門敵鳥雲取悉翱翔用以突敵而程機經所載此謂為因繞鳥翔為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之則圓者為天方者為地放而衝抗者為風散而復聚者為雲屈而圍繞者為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為鳥翔四翼一首者為虎翼六翼一首者為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即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為圓陣外衛者即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寇邊者即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繞單于滴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即此陣之類也宗城之役王重霸滿桂曹成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即鳥翔陣之類是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

營矣又在皇帝後即虎翼陣之類是也虜人之拐子
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
兩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淹關之
戰十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嚴精兵
陳於其後及兵旣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
兵而來之即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
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
師迭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即龍陣之
類也雖李廣衛青崔乾祐王重焮韓世忠之徒未能

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
古陣而制敎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
地勢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體動則有定
形周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
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儻拘
而固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緊碎而
雜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無法何以制勝乎
大抵陣法而不知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
近年諸將併與陣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
奚以陣法爲哉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

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險阻原谷形有
高下小大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
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
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
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痺左
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能奇正生生之妙行
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羽止有二十
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而況兵以十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於本朝皆
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句自悟不能用陣

法而謂陣法不可用且昧金虜拐子馬類風后之虎
翼陣而謂虜無陣法其曾不知兵亦甚矣考數百年
之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
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混戰均無法制其間有
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
怨離耳烏可執一而廢百捨其常者以爲常哉由兵
事者盍深思之

四正方四衝四輔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
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四正每正各總
其衝輔凡四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合十

六而爲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地軸將總地軸地輕八雲之兵爲三十二陰天衡將總天衡天軸八風之兵爲三十二陽此合八而爲二提零挈簡以爲提挈弛張也地軸將又總八陣兵合二爲一此大將之事也天衡將與地軸相表裏此副將之事也天地之前衝爲虎翼而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而雲應之合前于右合後于左八陣以四爲用四陣以兩而化此三將之事也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於四正此驃騎將之事也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爲援此遊擊將之事也

武經總要曰古今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用備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罪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被衝破一處卽敗亾不全人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以罷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合立陣勢各分部曲[illegible]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陣相救手臂相應止卽爲營動卽爲陣逢賊告急鼓聲一發陣卽立成更不在勞煩指布如南而戰動八百人一時向南轉戰東西北但同只須背步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引之令人卽方結陣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背後掩其尾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向無敵也

握機出軍法

軍在營以爲守出營以爲戰苟出軍無法蓋營之方而以行伸營中空缺何以守乎唯出之有次第故居者行者分伏相均以戰以守並行不悖也經曰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張虎翼以進蛇居兩旁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龍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益每遇敵其爲

天衡在外之陣則右兵與前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左兵與後兵繼往而四雲應之其爲天衡居兩端之陣則前陣之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後陣之兵繼往而四雲應之此八陣兩番更休之法其當方面兵各自爲更休大約一隊有兩隊首尖天地之前衝內每二百人以百人爲駐隊其應調百人內七十五人出戰爲番法二十五人將大車不動二次天地之後衝往亦然三次前衝之駐隊往四次後衝之駐隊往如是而一軍之兵調無不遍力無不休當營弁無缺對敵常不窮也風有左右雲有前後凡大前衝發則四風之

右前軸後衝謂四風之左應天後軸發則四風之
兵據後衝翕張雲之後應其陣內旁自爲更休
□四正因天衝乃副將所統定爲家計久守不移不
可搖在我之道一軍以之爲歸地軸乃大將所握變
勇當奮整管其天應猶人之心服爲衆恃以無恐或前
營指將帑力爲前尚力恐爲四衝之出戰或欲布
大陣即衝治之兵齊出或有危急則全軍皆於戰蓋
不得已而後用之常戰不過前後軸風雲無行輒有
防掘也兵不貴多但以不教民戰足罰棄之須十分
發闕無不一當百乃可衝在外軸在中俱不動所用

者前後軸風雲而已然前軸後軸更出迭入動者半
而靜者半也不盡營以行虛實二壘一戰一守用者
半而休者半也不空方而戰故八陣之兵所用者無
過大約以十之一撥取千千取百惟以其犯之不可
人當之無不蹙與敵人曠日持久可搯利以圖全勝
兵以爲善陣開四門常戰則前後軸更出迭入敵兵
小用衆少則偏將領一面之兵出戰開門放出出絕
之之餘而不動所謂靜而爲八也敵兵大用衆多或
欲取大捷即四門之兵齊出前當其軸左當其左右
當其右中軍與後軍在其後風雲兩旁其留駐隊以
爲守輜重隊以守大車皆如前法所謂合而爲一也

別有八門法嘗大將審用之

握機戰法

人之力一鼓而作再鼓而勝三鼓而將使三軍齊奮
而至於竭胡以相繼且夫援桴鼓之勇出并奏再鼓
而怯者不得獨後怯而出者罷矣勇者不能立敵有
大敗之師也三定戰法隨宜用之凡戰以正兵當之
以風雲在旁繞之突之衝之代之以遊軍在外營之
援之接之救之凡戰有戰鋒隊鼓音發弩手去賊百
五十步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發箭賊至二十步射

手含弓弩後隊人收之射手絡䩞將刀棒與戰隊齊
入奮擊有左戰隊右戰隊戰鋒隊出則爲銳陣狀如
鼎足左右戰隊分爲兩行如雁行翼之宋制三等兵
或爲五等大約一接戰奮擊一整頓復戰一少憩息
陣後更戰更息環相爲用不竭其力此即牧誓不愆
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是也止齊者即欲便休之意而與敵交兵
無止息之時所謂陣行無常戰時當也有馬隊進止
與步軍同步兵戰酣即迎敵走宋制爲跳盪馬隊
奇兵馬隊經所謂虎翼以進蛇居兩旁向敵而蝟以

虎之龍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是也
宋制以奇兵馬隊跳盪爲隊分布在各步軍後俟步軍戰酣然後馬隊出戰此花法也握機則在陣旁陣法雖異戰道則同凡戰隊頭引前次立執旗左右有傔旗副隊頭立隊後觀不陣者隊頭戰傔旗救隊內人戰同隊救一隊戰鄰隊救應救不救斬及失旌旗節鉞全隊斬凡失一人則一伍誅失一吏則一隊誅立功兵罪語云一人捨命萬人莫敵以一伍一隊之人致死欲立功夫誰與敵哉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設有勍敵乘我軍未成列而來突我師亦有

敵衆我寡吾欲乘其未列而往擊之此則非遊軍無以致勝故虎蛇龍鳥之兵接戰大將別遣驍將統遊軍或耀兵而示之使之驚疑或潛師而行之出其不意或未知敵之虛實如經所云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爲陣外援我之師乘敵之敝或統出敵而邀之或別遣于間道擣其巢穴絕其應接燒其芻粮吞其要害皆大將臨時擇利遊軍應機爲之又出正陣之外或用或不用大約十取其二三亦更迭遣之也

武經總要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人爲兩奇一千五百人爲兩伏正陣如身奇兵伏兵如足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無已凡戰須更番一戰一食一憩按此特約略用兵法耳八陣則風雲在陣旁即兩奇遊軍在陣後即兩伏也裴子野法有揚奇備伏四軍皆騎兵而分爲八在側者居大約揚以突旋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然亦不出于奇伏二軍也以大軍對遊軍言大軍爲正遊軍爲奇以正陣言外八陣爲正中握機爲奇以外八陣爲衡軸爲正風雲

爲奇以中握機言十二地軸爲正四角無地分馬爲奇以敵攻言當頭受敵者爲正二尾旁援者爲奇以更休言就列爲正駐隊爲奇以戰言正兵接戰者爲正兩旁風雲翼擊者爲奇正兵中戰鋒隊出爲銳陣者爲正左右戰隊分爲兩列如此足俟戰者爲奇凡設伏其休交代後左右夾擊者爲正却而致敵者爲奇益正或變爲奇奇或變爲正故曰正奇無窮如環無端也
五陣之名曰水木火金土五陣之形曰方圓曲直銳西方主金殺氣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起于方

方陣者即八陣總圖是也可用以守圓陣者以方陣
規而圓之八面皆對敵圓融而無空缺者也被圓用
之曲陣者右軍在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前之左
前張兩翼以進也掩敵用之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
居右左軍居左并列而戰也凡對敵皆用之銳陣者
右軍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矢
鏃之進也鏖敵用之此二者軍皆在陣後為主後軍
又在中軍後以為拒風雲皆在四隅為奇兵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軍
[illegible]
易範經緯曰五行之初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

而上故西方之金為方陣而方變為圓中央之土為
圓陣而圓變為曲北方之水為曲陣而曲變為直東
南方之木為直陣而直變為銳南方之火為銳陣而
銳又變為方五行之相尅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
尅水水尅火火之尅金也故銳陣可以破方陣金之
尅木也故方陣可以破直陣木之尅土也故直陣可
以破圓陣土之尅水也故圓陣可以破曲陣水之尅
火也故曲陣可以破銳陣五陣之變必始于方卷而
藏之則為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軍中舒而張之
則為曲陣直銳陣而握機之數在陣後

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
利守左右高利牝牡利谷後高前下利壯壯利潰前
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
斥澤利罘思罘思利拔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繞淵當
陣方布之以其行伍洞徵而相當也故六平原廣野
彼寡我眾則利為洞當洞當利變可以變前為後變
後為前變左為右變右為左其形正而厚可以勝中
黃法曰方陣正而厚洞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
當勝中黃猶厚勝淳也中黃陣圓布之以其居中位
者土也故云四面俱高中央處下彼眾我寡則利為

中黃中黃無角宜于堅守可以馳龍騰龍騰張其兩
翼若掩取之以牝吞圓勢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角
必薄偏攻其角牝可敗也故中黃勝龍騰猶眾勝散
也龍騰陣偃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歸足在前此
陣兩翼屈曲如龍騰也故名左右俱高行軍谿谷則
利為龍騰其形前張兩翼便于吞掩使彼奔轆三面
受敵足以勝鳥翔鳥翔前銳後重象劍之鋒龍騰以
兩翼夾攻其鋒法曰銳而重者夾擊之故龍騰勝鳥
翔猶複勝單也鳥翔陣尖布之前銳而後眾鳥之飛
首在前此陣前銳如鳥飛翔故名前下後高乘虛買

亂因其地勢則利爲鳥翔鳥翔可以勝折輭折輭前
衆後疎戰者相從居者有餘鳥翔背高向下因其勢
以潰其虛可以敗敵法曰待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
故鳥翔勝折輭折輭中前廣後狹布之前衆而後疎
以其直前折輭于敵故名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
爲折輭折輭可以勝握機握機貞待成行善在亂敵
而莫險阻折輭勢仰高守險以度握機故折輭可以
勝握機握機陣廻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止機
巧得名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爲握機握機利進
可以勝虎翼虎翼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攝

機四備強弩善輪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
敵者亡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直方布之首尾薄張
兩翼以其遊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魚麗左傳曰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爲魚麗即此川澤漫衍
草樹扶疎則利爲虎翼虎翼前後横中央緊張其四
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利于相救雁行延針而行懸
其斷絕故虎翼可以勝雁行雁行一名衡陣延針布
之前銳而後張以其連接如秤衡也故名背城向敵
易斷繞人則利爲衡陣衡陣前銳後張延針而行便
下左右利下周旋可　以勝洞當洞當形重而後佚居

者衆用力者寡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遇勇力勵其兩
旁故衡陣勝洞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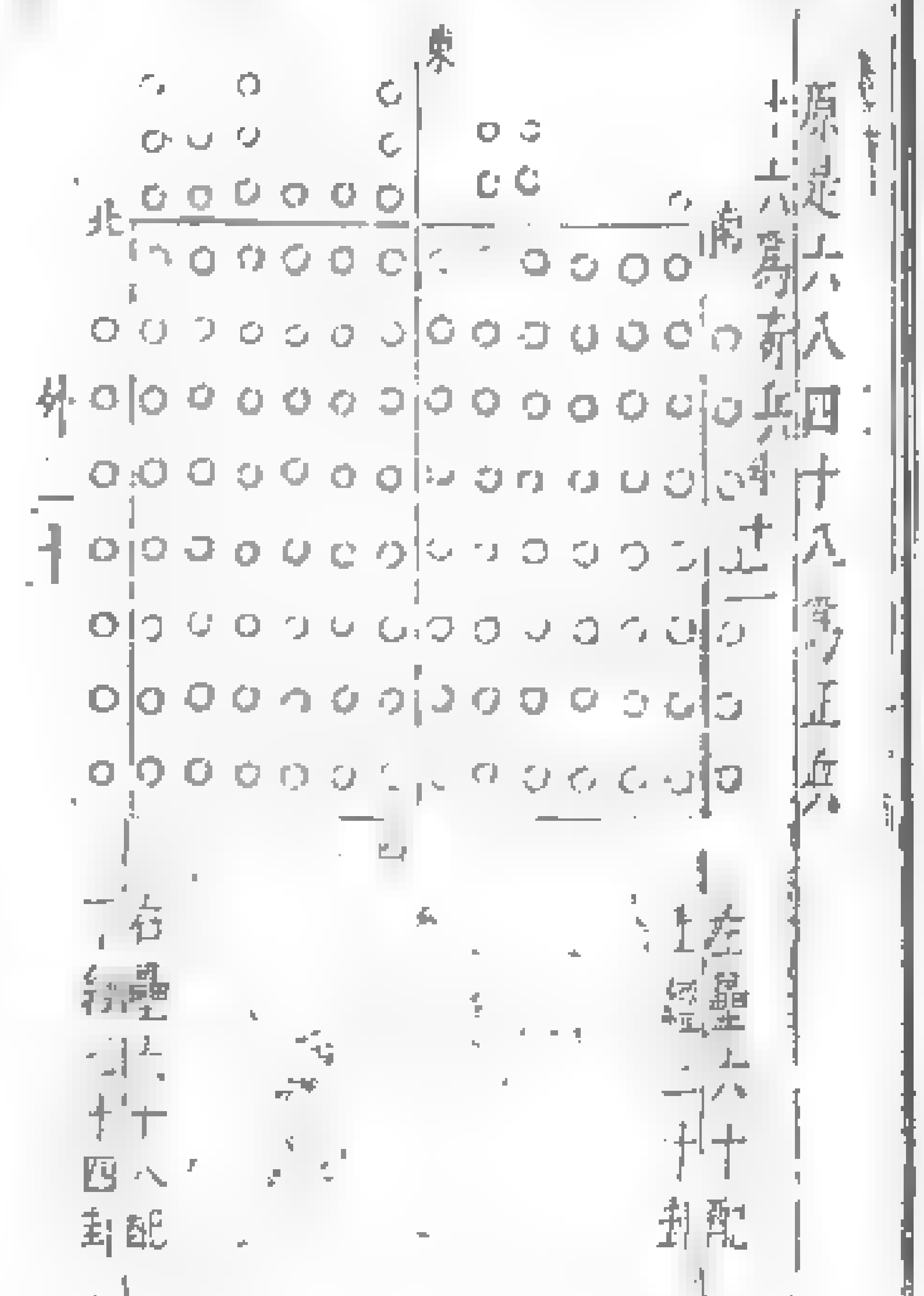
蔡氏曰八陣皆生于方圓方者坤也圓者乾也輭方
罘罳牝陣皆方之變即巽離兑也牡陣車輪爲行皆
圓之變即震坎艮也其相爲勝負者向背虛實之機
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陣法亦可叅用者此也
王氏按此八陣皆古有是名一逐地形因敵勢而設
然不出於五陣而已蓋洞當者陣之祖用以爲營者
五陣之方陣是也中黄者被圍而設五陣之圓陣是
也輭方者對敵布陣五陣之直陣也龍騰者掩敵之

陣五陣之曲陣是也鳥翔者輭敵之陣五陣之銳陣
是也握機者裁而爲六蓋即六花陣圓之變也罘罳
者張其四翼方之變也雁行者延衺兩行用之以行
直之變也因敵變化皆可以致勝今其法曰方勝圓
牝勝牡豈圓不足以勝方牡不足以勝牝也雖有此
理拘則不通學者知而勿泥可也

洞當即孫子之方陣吳子之車箱陣舉白旗鳴一鼓
則爲之中黄即孫子之圓陣吳子之車杠陣舉黄旗
鳴二鼓則爲之龍騰即孫子之牝陣吳子之曲陣劉
格之却月陣舉黑旗鳴三鼓則爲之鳥翔即孫子之

牡陣吳子之銳陣舉朱旗鳴四鼓則爲之折軸即孫子之韃方吳子之直陣舉青旗鳴五鼓則爲之握機即孫子之車輪吳子之衡陣舉熊羆鳴六鼓則爲之虎翼即孫子之罘罝吳子之卦陣舉虎旗鳴七鼓則爲之衡陣即孫子之雁行吳子之鵝鸛舉隼旗鳴八鼓則爲之

彌牟八陣圖



在廣漢者卽彌牟圖隆土爲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卦兆入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可以搖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爲經八陣兵爲八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爲緯遊軍九列後加六隊奇兵故曰緯

觀物張行成曰伏似守廣漢之迹彌牟之兵適至令人各執旗立于壘上三鼓攻之皆如此數近時士夫記彌牟八陣皆云土壘六十四者妄也當頭陣法者

方隊之初也一百二十八陣分作兩邊每行多少不等𢿌若其不整麾而鼓之各認五色旗入陣分作兩邊乃安布治兵者有數法荅平時如此按閱使人習熟一旦當敵雖萬變雜揉亦不離散故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行之多寡雖不等皆本於易數左邊六十右邊六十八者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之理是知雜卦比卦序卦雖卦次雖亂至於上統三十下統三十四其數則不變也左右皆七行者先天卦各八卦為本七卦為用故入陣中間出入之道各有七焉兩旁兩行一行七數

者揲蓍一揲之奇不五則九均之各得七數之理也餘兩旁各六行總十二行或十一對八或十對九均之每兩行共得十九者蓍得六揲之總三十八均之每爻三揲則十九之理也總一卦六爻則一百一十四矣三揲之蓍者八卦之所自出也八卦者正數八卦用七故七分為正兵也五揲者奇數乘三揲故三分為奇兵也天三之奇七與十九變于上然後地八之正六十四成于下是故孔明先以奇數列隊而後以正數立陣也奇以變正正從用奇是故臨敵制變則正無非奇奇無非正奇正相生循環無端也一百二十八者六十為天之用六十八為地之體天地交合之初未見于用也為六十四則天地合為一體奇正消為一用體亦為用用亦為體變化為無窮矣是故伏羲之易為先天而用一百二十八文王之易為後天而用六十四也

前所著此編得之紹興李莊簡公家今逸其姓名忠按編中二十二處不足滅此必宋南渡前時人所作今正丁酉七月二十三日廬陵劉汝成錄

武侯八陣舊圖

天陣一 地陣一 魚麗陣一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

陣五凡此八陣包括山川險易形勢其布皆起方隊本體其法存於分數而其用則在權機知此二者觸類而長變化無窮矣

方陣本體者八變自此出也凡軍行止布宿亦如之中間為營則雷擊四隊居四腳其法用三十五隊以四為雷擊十五為戰隊三為中營合作六隊作六華陣或用九隊隨地制宜十為伏隊又三為殿後及左右踵凡三十有五隊合為一隊當留中軍雷擊居前戰隊次之中軍居中駐隊次之殿後及左右踵又次之其為形勢如人有背腹足又互相羽翼故能相救

居而無孤守之患也八陣之用變動無常而皆以此爲體故設之爲本體也凡戰兩軍相迎在百步外則電擊先出乘敵未定攻弱擣虛利則大革鼓進不利則退居四脇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往忽來迅速如電不可制也故名電擊陣既交戰隊整肅遠則施射近則用兵進不過三十六步外退不得越行次惟敵敗北而聞指鼓聲則各散爲鳥雲以追逐之復如前敵非佯北而旌旗靡亂行列無次則中軍鳴鼓戰隊皆散爲鳥雲以追逐之鳥雲或三或五無定如鳥雲聚散也

駐隊者取駐代之義也凡戰前軍合則駐隊秣馬蓐食整兵而待聽中軍號令即出而代戰換戰隊以與敵戰鬬故名爲戰隊

駐隊之法中先出奇兵居兩脇以爲犄角鳴金四聲前軍却退兵來過則駐隊接戰奇兵犄角從兩脇出夾擊之

電擊如遞鋒是也有電擊以破[illegible]駐隊以應敵而又有駐隊代換故我軍常佚[illegible]常勞我士常飽而彼士常饑我氣常壯而彼氣常衰如此無窮敵雖衆援不攻矣此既足破敵前又置殿後與左右踵

[illegible]也務妨敵人分兵自後躡我也若敵二而已一則[illegible]必分其兵來襲戰故備之後軍若敵分兵當前而來則以戰隊爲正兵電擊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後而來則駐隊爲正兵殿後與左右踵迭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而向上駐隊右脇引而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爲正兵從中出奇以破之敵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如前法是爲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故桓溫過蜀見壘石而識之曰常山蛇勢也八陣戰鬬皆以此法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兵或用爲伏或用爲襲或

用爲耀或用爲疑或用補闕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軍大將觀敵變動臨時分遣其法甚存於分數此乃武侯秘而不傳者黃帝所謂餘奇爲握奇是也

經曰横以前爲第一行縱以左爲第一行第一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中行向前兩端四字其形像牙旗皮鼓動肅儀仗第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前端俱起相背而立其形像偃月皮鼓動肅儀仗

天陣者據高原平坦之地也前有浸坡下視敵人其勢順利便於馳擊則布之兩界竿旗後衆偃月者法天垂十之文也太公曰日月十析一左一右一向一

背此之為天陣故武王取義也
經曰第一角聲動左行向左右行向右三行分居前列其下虞鼓動肅儀伏第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兩端俱起為賊人綴其形如偃月虞鼓動肅儀伏地陣者居平原曠野道途人衞左右無丘林墳墓以為敵壘則布之此四面受敵之陣其形前方後圓以法地天參之象環開五門并駕武衛强弩以防奔突主將居中用雲梯飛樓觀敵變動臨時出奇兵制勝其戰如天陣之法若敵為衝陣當面來其衆倍我則變為金陣以破之金陣法見後

經曰第一角聲動左行引而向左右行引而向右中行曲而向前其形如龍蛇橫縱勢虞鼓動肅儀伏第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兩端曲而向下其形如覆月虞鼓動肅儀伏魚麗陣者左據水右依林木後背山嶺高岡則布之我與敵人分沮澤之地後有高岑隱陂可據亦布之此一面受敵之陣也凡精甲利器悉居前列中軍居駐隊之中凭高觀望覘敵虛實從中出奇兵制勝其取名魚麗者以其在大澤中如魚首之相比也若引兵深入猝遇拒敵彼衆我寡士無鬭志而後有溪㵎深木者亦布之分吾與彼與左右踵兵悉居前與戰隊併力疾鬬此以危決勝之陣也故經云龍蛇縱橫勢龍蛇皆矯首而蟠尾伸縮進退無有常形要知左右相應不相離迸
經曰第一角聲動前行向左出後行右隊中行曲而相接也兩端俱起其形象偃月虞鼓動肅儀伏第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兩端相聯其形如偃且虞鼓動肅儀伏水陣者自上伐下之勢也凡入敵國道見廣兵前有戰地坦平而狹後有高山大阜利下馳擊則布之或危要衝斷敵道遇彼衆我寡度其必來亦據之其布戰法居山之陽則備其陰據山之左

則備其右敵兵來至先後奇正偃旗卧鼓示之以羸毋張皇聲勢敵若分兵當前而來則兩端俱起循山而下合以圍之駐隊從進其勢如建瓴故經云前象偃月之形若敵知我情分兵半至則駐隊與中軍無出角軍追逐
經曰第一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中行向前分為二隊其形如鋒鍬虞鼓動肅儀伏其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分為二隊其形如鋒鍬虞鼓動肅儀伏火陣者自下攻上之勢也敵得地利先據高山大陵陣而待我吾衆彼寡我欲攻之則為大陣分吾

分爲五戰隊居前平道伐木而又採行馬雜戈以遮
騎往驟止示之以利無與爭道以避其鋒令我駐隊
盡持強弩去敵五里依山而伏以爲兩翼令我中軍
輿左右距去十里以爲表裏而急出飛聚材士盡居
前隊踣甲進往以致敵敵若逐我則引而走與後軍
合兩翼旁出夾擊之使餘奇之兵間道潛往拔其營
壁其衆必破此所謂利而迋之以致其害也
經曰第一角聲動左行向左右行向右三行而居前
分爲五隊其形如木有支榦虞鼓動肅儀仗第二角
聲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分爲二隊其象如箕踞虞鼓

動肅儀仗木陣者孤兵深入猝遇虜來衆其勢不敵
前後左右無險阻可依而獨有大林則據之其布陣
法分五前軍列爲五隊制木開路以通中軍便利人
馬弓矢居前矛盾居後林間木昧之處多用蒺藜行
馬以塞中道見便則出戰不便則止若敵兵十倍於
我斷我糧道絕我歸路吾援不至則據林謹守稍稍
斫條木之末多布火鼓爲夜戰法以弩破之可以潰
圍而去此必固之兵制勝之陣也
經曰第一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中行曲而向
前其形如鉾鍬虞鼓動肅儀仗第二角聲動前行向

左出後行向右出兩端內向其形如偃月虞鼓動肅
儀仗金陣者破方圓之勢凡敵先據地布行陣待我
其軍衆倍或分爲三或列爲五翼我左右越我前後
則吾爲金陣以應之凡布金陣前銳以利突擊兩端
如雁翅以備兩翼中軍用天梯飛樓覘敵虛實臨時
出奇制勝其戰如天陣法八陣皆因地勢以制勝其
利惟金陣無施不宜益方圓曲直俱可破也
經曰第一角聲動前行向左出曲而向右後行右出
曲而向左中行兩端屈而相接其形如彈丸虞鼓動
肅儀仗第二角聲動前行向左後行向右兩端各曲

而相附其形如彈丸虞鼓動肅儀仗土陣者八面受
敵之兵也凡遇敵師敗北我兵追逐深入其地猝逢
虜衆翼我前後斷我歸路吾援不至而前無山阜後
無丘陵左右又無水澤林木可爲依倚者布土陣上
性關其前後皆如彈丸主將居戰隊之中號令戒嚴
進退齊一前行弓弩矛盾相與武衛神獸衛其左右
閉我四門用奇取勝焚其輜重示以必死若敵堅陣
而守我布爲夜陣多爲火鼓廣圍而出此天下之危
兵也

八陣辨正

一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方公以破蚩尤其法用二為正二為應四為奇而餘奇為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為正陣風雲為正陣龍虎鳥蛇為奇陣此外皆為餘奇餘奇之兵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故云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失其法以戰隊為正則電擊為奇駐隊為應則殿後及左右踵為奇而亦有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車為正兵以騎從中出而旁擊敵為奇兵後世廢車而用二軍故武侯於戰隊駐隊皆

用步兵為正兵電擊中軍及左右踵皆用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於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名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子之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其唐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以法其實一陣而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旙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問卿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稱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在其中張翼以進鳥居於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因非難考而謂為旗號何哉武侯行師令二十五隊為一陣有電擊有戰隊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適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脊腹足者以相聯屬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為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於二子之術無所窺見傳襲一時誣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臣嘗讀衛公問

觀靖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究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正布陣之法也奇亦為正正亦為奇此指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分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故曹公云已二敵一則三為正三為奇此明奇正鳥雲亦曰奇正既設是也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而虛實自知當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

太宗問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常以寡當衆未問
以敗衂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輒喪師此其效顯然
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
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如以建成堅
馬少却為奇是其僥倖使後世師此術無疑耶雖然
靖遭風雲之會以果敢成功後世習敵無以遇靖而
不辨其真僞遂尊其說而以其書列於七經悲夫王
師無術久矣今遇聖治當明征伐以為萬世法故臣
作八陣辨正

辨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附

握奇文曰四為奇四為正餘奇為握奇曰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
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必
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
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
家者流雖縱橫辨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
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亦不明安識其要有以天
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者有以金鼓之數
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為龍虎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
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為定陣說

正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且不能明說則無恠乎
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學者汝奇正之文參於鳥蛇
之說窮其淵源而涉其波流探其指歸而識其極致
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
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於八也
四為正四為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為四奇之
說也猶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為四
正則龍虎鳥蛇為奇矣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
也又曰先出合戰為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

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受敵則龍
虎鳥蛇四陣為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
天地風雲四陣為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
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皆是
也項羽二十八騎用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
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鬥者一人從旁擊而
救之其鬥者正也其門者奇也故以八人為伍者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為一隊者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隊為一小陣以
八小陣為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

陣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惑於異端紛紜之論巧文穿鑿遂失其真至於龍虎鳥蛇乃以獸名之又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武勾陳等配而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辨八陣伍法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學者昧於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之說以爲陣法如此而不知陣法乃隊法隊法乃伍法也四頭八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觸處爲首故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其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者上古黃帝之法也蓋以奇數起是五之而二十五五等爲一伍而已司馬取其法而加之故十人爲五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焉五爲伍法四爲閑地此數起於

五而終之於八也此李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爲陣法猶云可也而四爲閑地此義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陣之法若曰數起於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則知八陣伍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其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說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由是言之則黃帝八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而已嘗觀武侯准古爲陣縱横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人爲數也故一伍之中者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共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兼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二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十五人爲一卒三卒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爲一車之隊其後世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則古八陣隊伍之法遂廢而不講矣此

古今伍法之變也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變用前武侯以吞縱橫八行而爲方陣則知八陣止有六十四非也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畧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夫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並八陣之外後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曰握奇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此一陣之大約也凡營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旗角刀手銳士吏係于將之屬皆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候鋒子工匠伎巧所以協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學者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數皆在陣

卜述於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散而聚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矣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陣而握奇之在陣後矣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則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數之妙也廢之者使後世因乎八八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於握奇若取而廢之則握奇之義隱與難見學者述之則斥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辨其說如此

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譎詐如秦韓游說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論雖漢武帝使公孫弘數演其意而霍光習之於長樂館大抵名有而實亡矣不然衛霍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末羣雄角逐三國爭衡雌雄之勢未有所分諸葛孔明以八

陣之法佐先主於崎嶇羇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營壘以爲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陣之妙而祖乎黄帝之遺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陣而已自太公至三國千有餘歲八陣之法亡而復存幽而復明自武侯至今又千餘歲矣未有能發明其義者也去古既遠異端如林李者號門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騁私意巧詞繁說率皆違其要其與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致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爲異說注陰陽術數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雖爲八義以爲天圓地方風鋭雲垂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爲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爲陣又加以一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形勢與八陣之法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爲連衡坎爲龍騰艮爲中黄震爲折衝巽爲虎翼離爲[illegible]坤爲握奇兌爲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與法裴緒撮取其說以爲九陣之證爲可笑學八陣以叅爲法象之論出於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朗然

甚明無他險怪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得猶未敢信其說其後過永安見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八陣立法者爲其詳焉蓋黄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八八六十四人爲隊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然武侯八八之數不知自得之歟抑亦有所宗承而爲之歟固不可得而知也然後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內外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其義皆八八之義其符暗合然後知武侯以五人本法也自伍法求而隊法自隊法而求陣法而握奇之文昭然可得之矣蓋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當於是虛中之法而足握奇之數故八人爲伍置伍長一人八伍爲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爲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子將吏傔金鼓旗角刀手鋭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爲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爲奇正卷而藏之則爲八陣爲圓陣舒而展之則爲曲陣爲直陣爲鋭陣八陣之體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衝退無遽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冲其中

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制之始者
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變直自直變銳
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
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
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衆寡之用乎曰八八六十
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八伍
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
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陣
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大

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
者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所
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則減不可易矣握奇之
數存乎人無定數也以正兵之數如此而握奇之數
當用如此如身使臂臂之使指雖多無嫌雖少無害
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以制之矣一隊之間隊長足
以令之矣以至一部一將而一陣自小陣中陣而大
陣金鼓旗角吏儌之數與夫大將總管子將之爲各
有牽統足以指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節
此握奇之大要也故當推演其數握奇悉繪爲圖與

見其法庶幾繼千古湮没之學明黃帝不傳之書八
陣幽微如指諸掌矣

李靖杜佑

握奇古制共成十二將兵作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八
爲第十二將兵目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
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角　曰左角四曰後奇
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
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當以一奇當二
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
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衆於大將八正取衆

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
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
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爲首驗於亮之八陣靖之六
花其法不相遠矣以下制爲陣法凡八變因敵變化
循環無窮爲第一大將軍營陣利布奇正列營測開
四門前門在先鋒左角之間左門在左爪左牙之間
右門左右角右爪之間後門在右牙後軍之間
大將軍營陣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
初先鋒左角馬隊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於
陣前更番出擊八番而止返入本處而右奇出次左

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則左奇後奇自兩門
而出必勝則以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則前奇應觸
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
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
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
八尾過敵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illegible]至第二變鴈
行陣利以衆敵寡及利闊先正陣馬更番而出五番
而遍次出奇隊馬更迭爲奇正入番而遍如見利則
兩奇俱出必勝則四奇俱出第三變七門陣下川廣
野以衆敵寡及利用正兵第四變雙門陣先左爪右

牙正隊馬更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右
奇兩將故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
後奇俱出其陣利前狹後廣及利奔衝分合制敵亦
曰銳陣象火第五變入門陣更番四面入門而出以
應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爲左右翼以勝之其
陣利以寡制衆及利自固亦曰圓陣象土第六變四
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變飛
翼陣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銳陣方陣應
直陣第八蛇行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木先左角先
鋒馬更番出遍次前奇不將從左出戰右奇自右進

出[illegible]奇左奇自左出補右奇後奇自右出補左奇前
奇退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而復始見利左奇引
二正爲左翼後奇引二正爲右翼以擊之右因敵變
化與地形之宜終而復始以取無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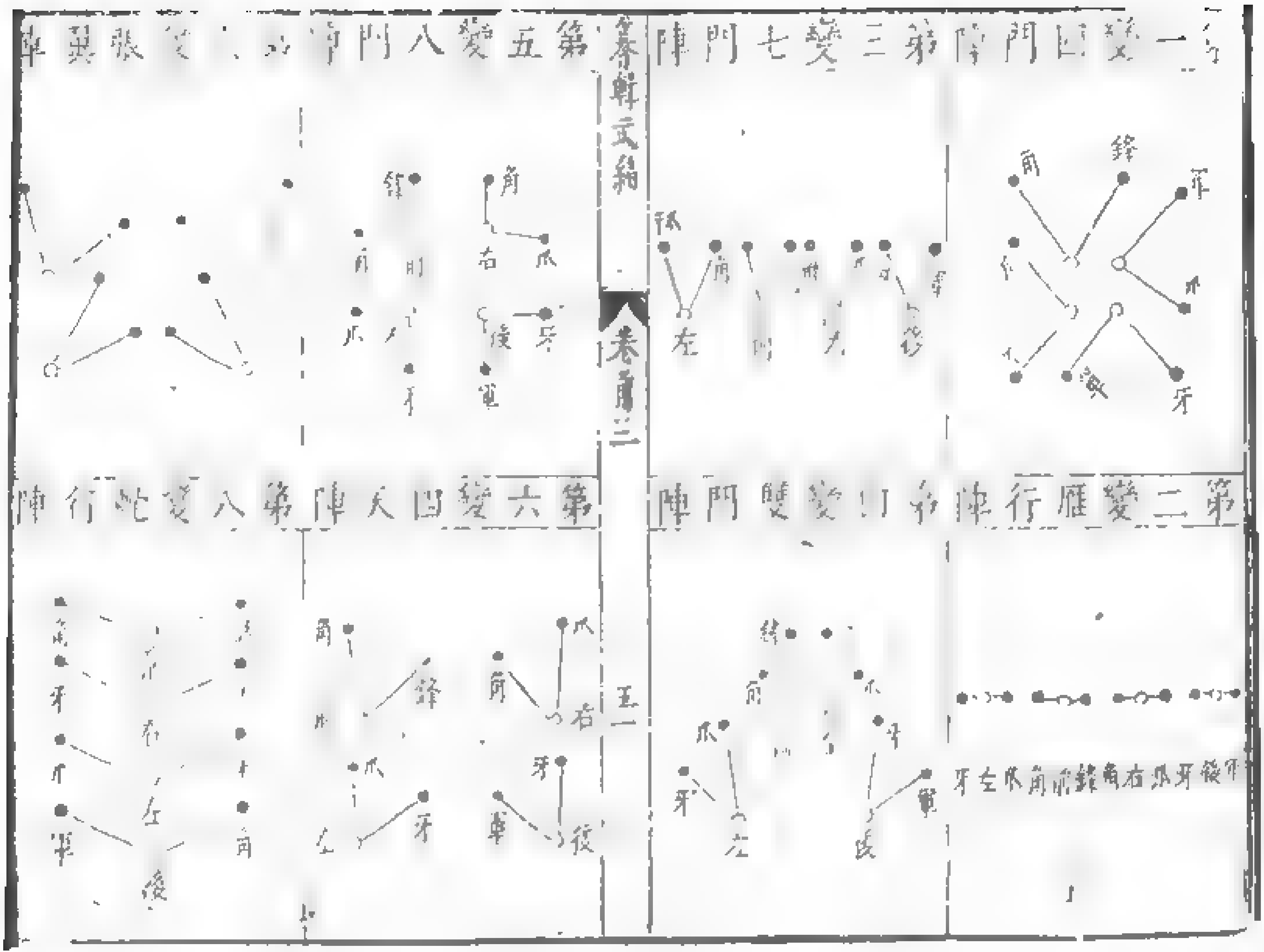
歸屯 即撥屯　經摺撥單行　手接手成營

撥陣 即下營　抽替撒雙行　一

縱五步横二十五步積實占地一百二十五步爲
歸屯

開才四面各二十五積虛若干爲撥陣中營正居
十三步中

陣從中應外抽戰隊從中起最中則最先在外也
倭兵用鎗亦是前一層支住第二層三層從前層
人腋下鎗出向前戳人
五十八倭兵止二十四人在千軍團中每四人背
對背左右前後各當一面用鎗殺出傷[illegible]六十
人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騎居步十分之四

右萬全陣法凡七圍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陣一爲前鋒一爲後殿一爲左翼一爲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廻二十里計七十二百步每五步爲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二十[illegible]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槍四劍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守棹刀　小旗　三人掌圖牌三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三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　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

步上隊於陣內列行拒馬小槍劍步弩人各一具床
子弩棹刀半之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刀闊牌各四
千二百二十步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
凡陣中貯糗糧軍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開一門
為臨時啓閉之節
東西兩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五
十騎為一隊計二百十九隊共六千二百五十人後
行配三十騎一隊計百二十五隊共三千七百五十
人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百六十
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槍牌人各一副劍與骨朵半

之
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五十
騎為一隊計六十二隊三千一百人後行配三十人
騎為一隊計六十三隊一千八百九十人餘十人五
路探馬計五十隊後陣減兩路牌每路各浮圖子排
計二百七十五騎輕騎　千八百人槍牌人各一
副劍骨朵各半之
三陣圖凡用兵七十四萬九百二十人十一萬二百
八十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
騎內六百五十人充探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分兵七

千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
五千人步也伏詳此制特以河朔之壤遠近如砥胡
虜恃馬常為奔衝故因洞當餘法增廣其制所以挫
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也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
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蛇陣也或排方陣
令號四門牛底陣以軍步槍刀手在前為方陣即四
向排布凡一指揮五百人則六十人鎗手四十人
刀手雜以旁牌標槍令廣右步軍悉教鎗牌當陣面
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為之陣腳兵技陣書舉鹿

角設戎車為方陣步騎相參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勁
弩居其後以雙弓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于臨時
務於專擊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
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出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
環相為用不竭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出戰即
候戰久抽歸步軍陣後若排方陣即抽歸陣中押大
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軍鼓旗所在應敵用兵俱稟
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隊捎于陣前陣拒後陣皆受
節制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
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辦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

致偏師出征或行險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以常法東西拐子馬陣為大陣之左右翼也宋北面行營拐子陣并精選蕃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突奔之患因置拐子陣以為技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先鋒陣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順少長也說者云出則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還則在後明尊卑也是知出師之時以少壯勇健之士在前則先鋒之義也入則少壯勇健者在後則後殿之義也當時列國諸侯戰陣軍旅已用此法楚人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謂前建茅旌以虞敵之有無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軍鋒之廷乃前代才力之選漢有樊酈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岑彭馬武為衆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為軍鋒晉謝玄鎮廣陵選募驍銳為前鋒後唐置踏白橫衝二軍自古先鋒之廷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其須勇力也宋制行營常選精兵置先鋒陣將領二員或一員押之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陣咸平中真宗觀陣圖因曰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為前鋒若捍禦不及即有侵軼之

患今盡選銳兵驍將統領別為一隊過其奔衝役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策先鋒陣置於先鋒陣後號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為應援策先奔突前陣宋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揀銳士為守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圖曰凡兵為二千五百人為軍有中壘有外壘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九千人奇兵三千孫武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為正外擊為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歲契丹南牧三路重兵會合中軍陣步騎常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無地分馬軍揀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成戰隊處大將營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以臨時分置無定數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并為拒後軍陣之置糧道居後若彊寇對壘欲圖奇變引重兵踊潛遣精銳由間道掩襲我委積輜重則須殿一捍之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圖曰北虜好遣精兵出大陣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領二萬人兵殿其後衛之捍寇

利用防腹背受敵之患
宋神宗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術者況奇正之
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然
非強為之崇曰今教結三人為隊必有意其羽林
皆以三人為隊靖深非此非無謂也趙卨奏曰嘗陣
之法以結隊為先李靖以五十人為一隊行三人自
相得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
為一大隊餘押官隊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
十並相依附年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
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

心意相得者又選善槍壯勇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
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
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
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
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逃撓觀望不即赴救
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推軍校決罰委本轄隊將審觀
不救所由[illegible]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
敵難被重創但能以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
用法尤為詳密比其體下天錫知智不學而能也然
議者謂[illegible]九人為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

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
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
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
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
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
軍十軍為廂自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
亦皆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十伍之
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
況入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
節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

擊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
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
也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受兵二萬人為率
為七軍兩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
之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二百馬軍
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是為二千
八百人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
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
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
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

曾見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爲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間閫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

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先遣使預約戰日擇寬平之地夷阜塞壍剪伐木如射圃教習方可盡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皆爲正陣爲奇也爲將者少知將兵之理且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則心也諸軍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應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則軍何由敗也熙寧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餘教陣法并罷爲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爲五陣

國朝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觀舟由北門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操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向此四人者皆聽止一人所使人皆堅立不動

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亦中一人不得獨生而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千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

行獨遣騎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出伍兩隊亦當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驍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愛國之心不可有愛國之言

提綱目述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愛以陣爲外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使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亮握衍入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馬隆率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

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用陣之法始敵攻吾右以天衝入隊敵之次出天前後衝入隊張兩翼而攻之是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風雲入隊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又未決以東南東北二隅風雲入隊邀其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而敵未動者我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來敵傍撓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衝之是爲風揚陣大將列中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候敵來戰起而聚擊是爲雲垂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隊或邀敵援兵或夾擊左右或擊其背或絕敵糧道或邀敵歸路而取勝也故陣有八面舉此一面以例其餘八陣之制初無定位皆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縱橫十五之圖井字開方之義大將居中諸部連絡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

許洞曰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遲輕

者不可使淩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轉動之便也每一陣分五校四陣皆有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准於占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准圖之狀逐部兵器率以鎗戟戈鋋居前隊而包於弓弩爲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前校以朱雀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中校軒轅大將所處左鼓右旗四陣並同謂之一隊者二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能圖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鷂

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觜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於首數爲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肩也夫鳥以觜擊爲俊故陣欲取觜爪之利焉首尾以俱衝敵陣不亂卽分兩穗退於左右校之前兩穗以校兵兩穗進擊步士卽不可輕退但在於本處之前衝騎退前校騎兵進前校騎兵退卽從衝騎之大實陣以闔闢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氣盛以象之也長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遮敵之不備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爲名之者取陣形後曲前勢有抱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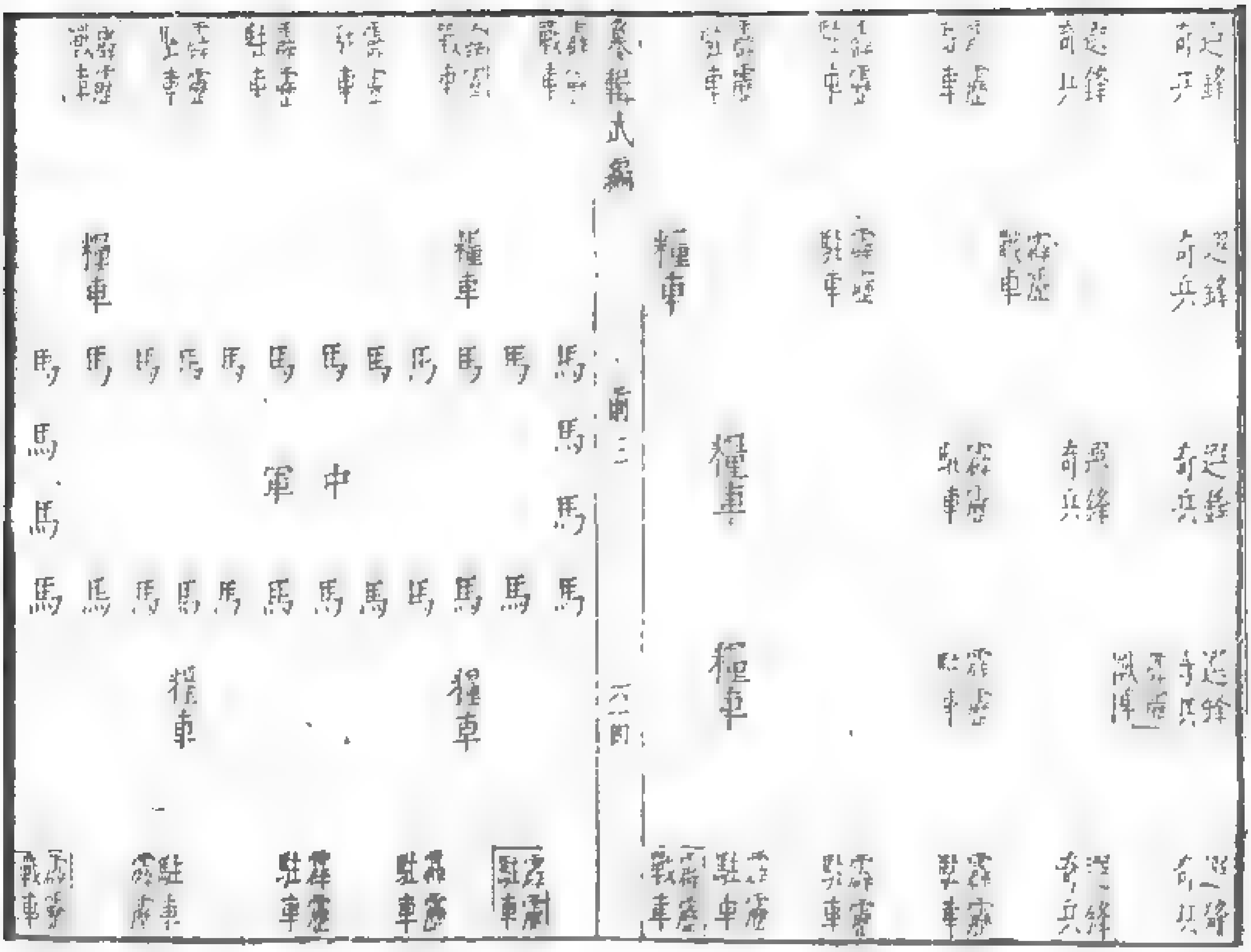
勢入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之法横七陣爲首横七隊爲身横六隊爲尾受戰之將大陣不可輙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各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鶴陣我以飛鴉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車營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而向圍繞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其逐校所動各因敵之去就焉

飛鴉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第一陣一部第二陣四部第三陣五部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三陣各九部第二陣并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四陣各二十一步第五陣八部尾兵一五陣步兵二十一部左校爪騎二陣五部第一陣三部第二陣二部右校爪騎亦如之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四陣各五部右校翼騎亦如之

長虹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三陣各九部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第一陣一十九部第二陣三陣四陣二十一部第五陣一十部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左校衝騎二陣八部右校衝騎亦如之左校騎兵四陣二十二部第一陣二陣各五部三陣四陣各六部右校四陣與左校四陣同法

車營前校衝騎二陣一十二部二陣各六部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第二陣步兵九部第三陣與第一陣同法第四陣步兵八部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四陣各二十一部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

八卦衝騎四隊各在部每陣一部居中四部側居於左右前後四處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第二陣步兵七部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第四陣與第二陣同法左右後校並同



第一立營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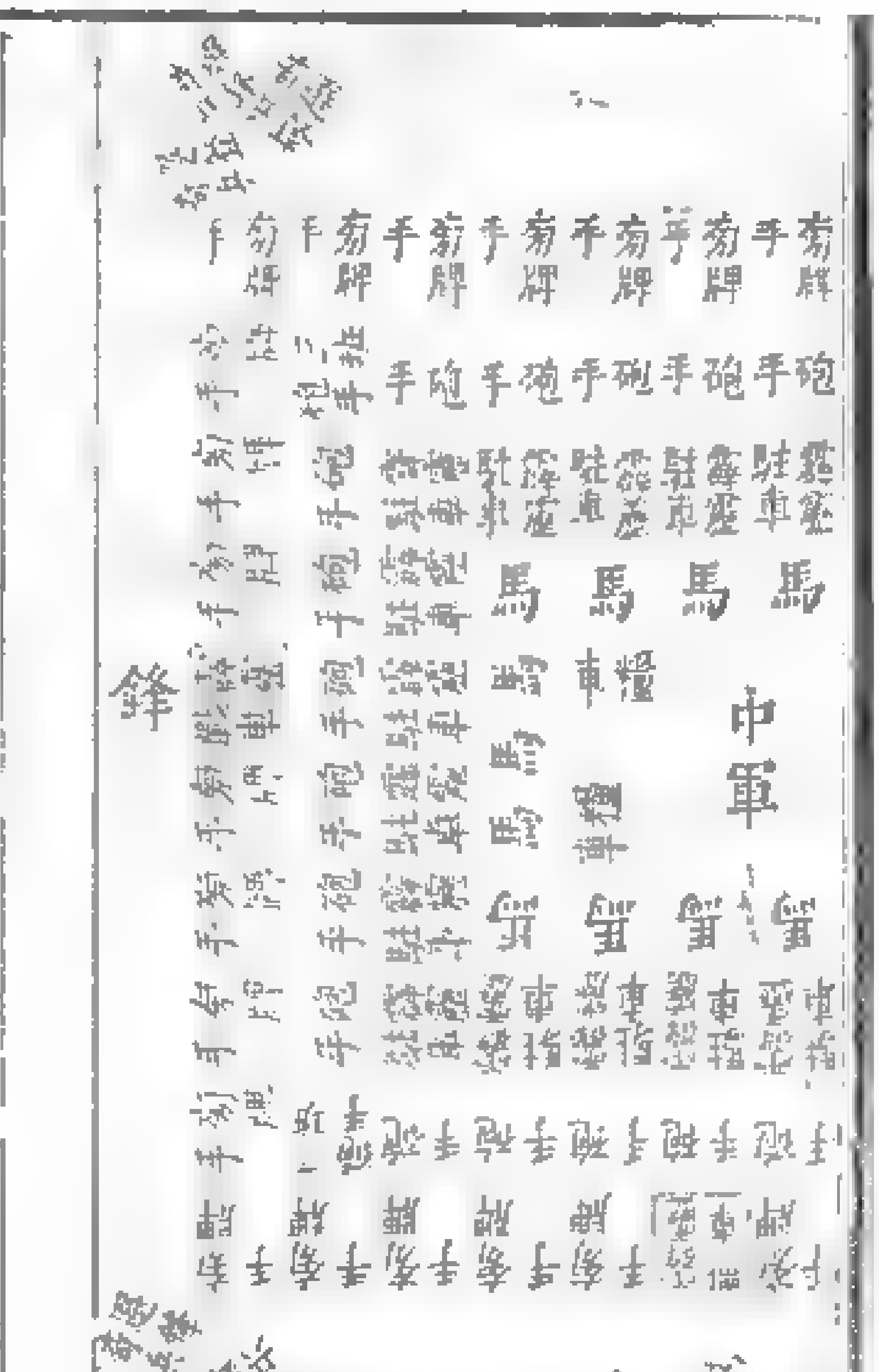
凡兵馬演習營陣初分五股而行第一層選鋒奇兵五隊第二層選鋒奇兵二隊內旁各夾霹靂戰車一隊第三層霹靂駐車八隊居中與左右二路駐車俱兩隊合爲一隊內二路各一隊連[illegible]爲五路駐車之內以輜車四面環列經爲[illegible]之中則中軍旗鼓也左右輜車之外各列霹靂駐車八隊仍各間以霹靂戰車二隊于[illegible]之後霹靂[illegible]車駐車與殿後奇兵又設三層亦分爲五路如前法而營開備矣霹靂車每一輛上裝霹靂砲十八門火箭二百枝每隊管

□官一員執旗軍吏一名霹靂車五輛火箭手五
火毬手五名二連珠手五名手銃手十名鳥口銃
軍四位該砲手八名旁牌五面該牌手十名拒馬軍
人七名霹靂駐車一百六十兩守車官兵三十二隊
一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霹靂戰車四十輛守車官軍
八隊四百一十六員名選鋒奇兵一十六隊官軍八
百三十二員名夜不收并吹鼓手共一百名內中軍
官一員千總官二員把總官一十二員合營共車二
百輛官軍二千二十七員名此一營之總會以後因
地制形開閤進止隨敵變化皆自此營出去

一二六七方營也分表裏以守

三四五八長營也分前後以戰

五十人內二十八人管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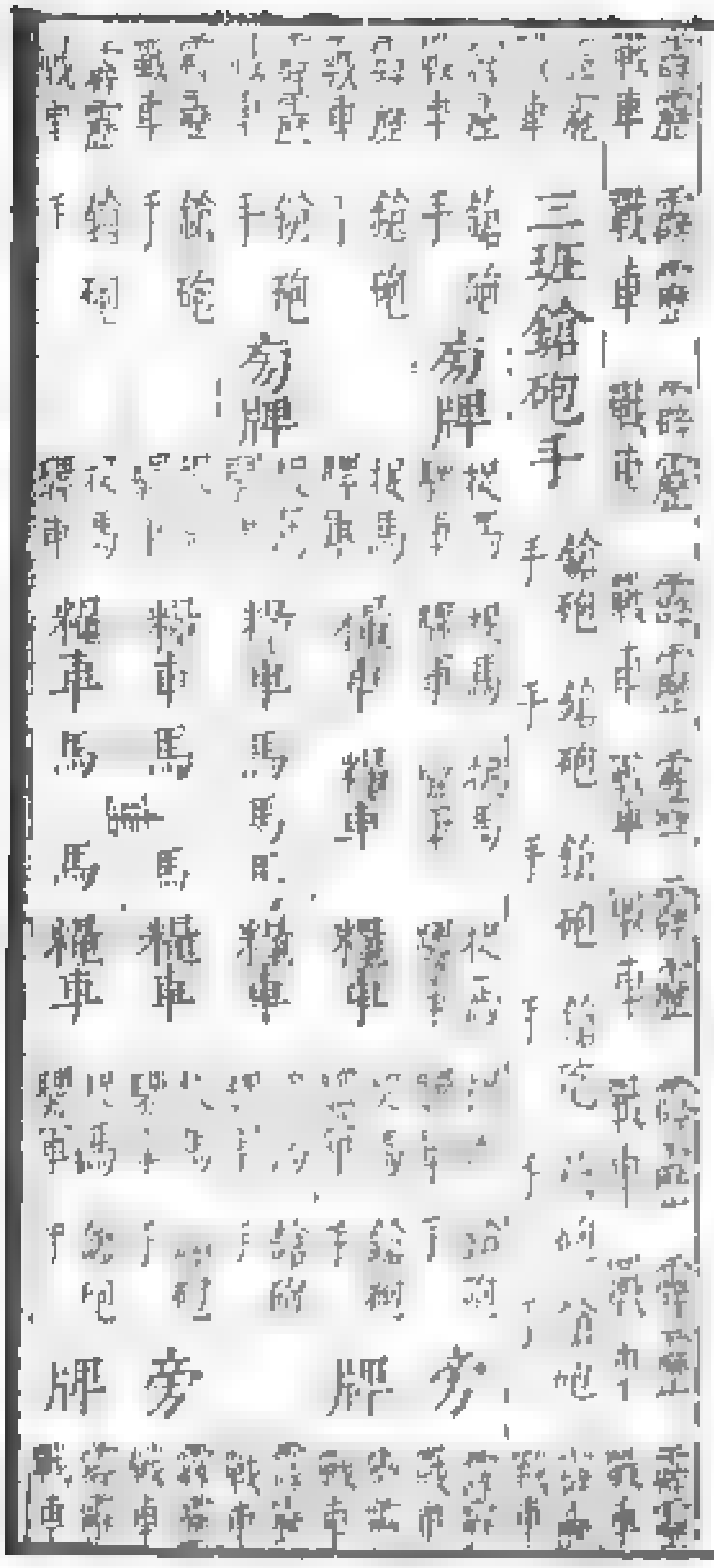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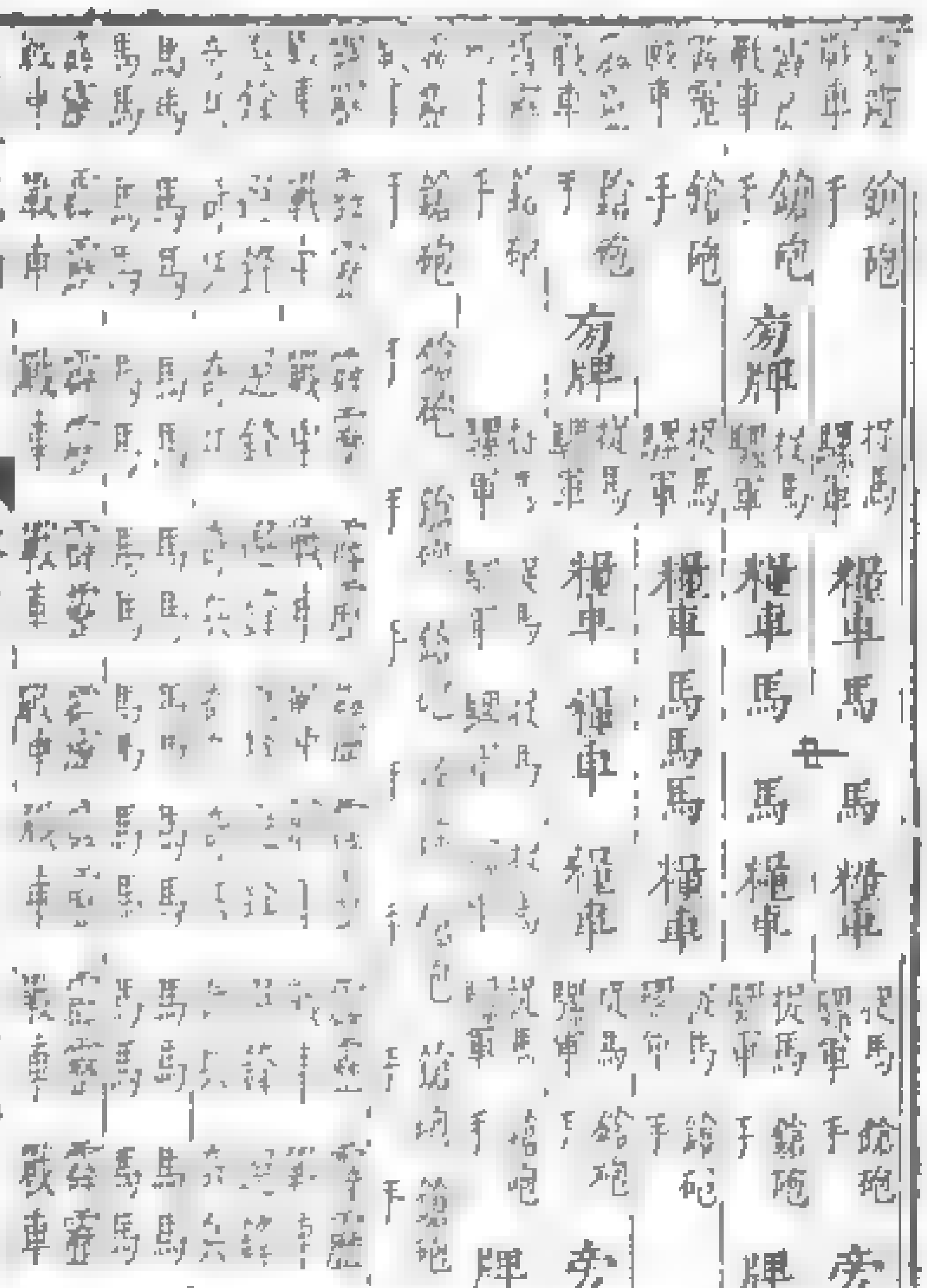
第二遇虜駐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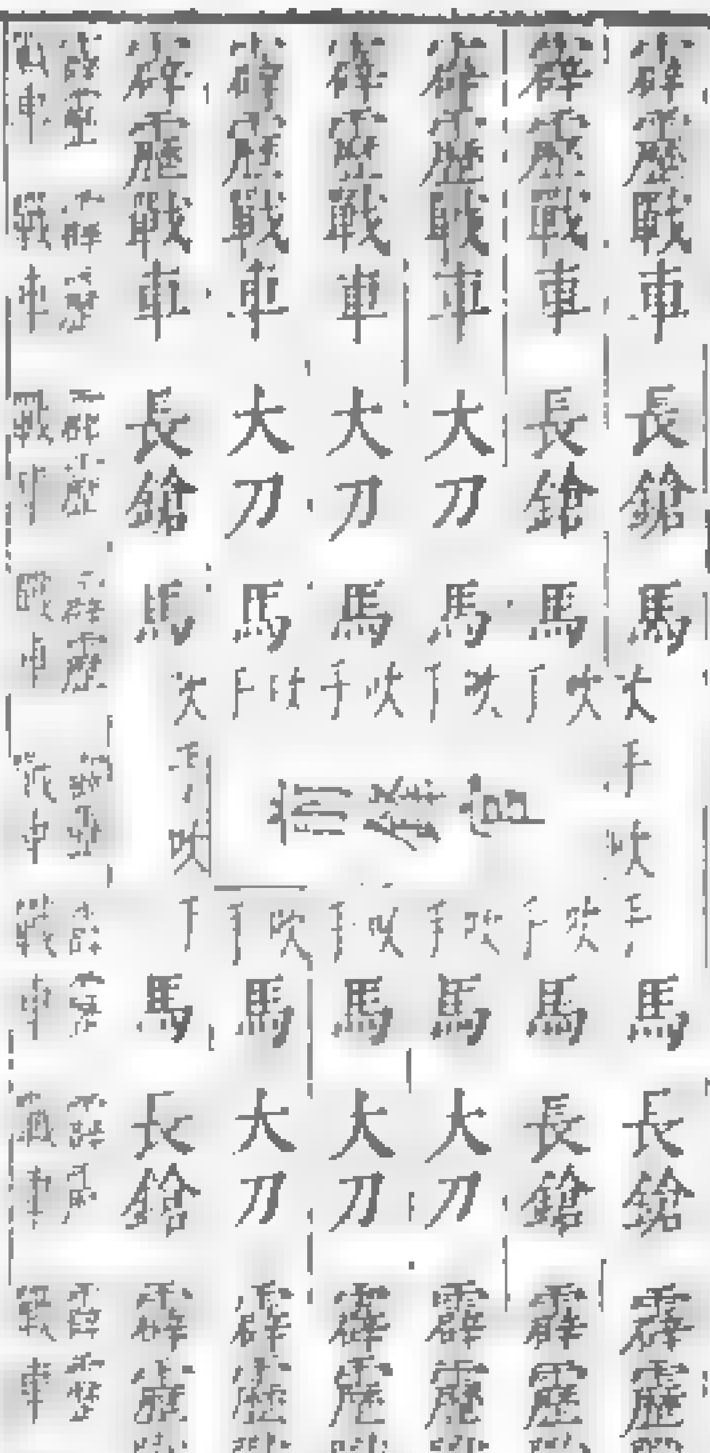
凡兵馬遇警下營則選鋒并殿後各奇兵四面成列
迎敵護衛即將各霹靂車照依行伍內外環列結爲
兩重隨車軍士俱各下馬馬歸營內士出營前牌手
執牌立於前鋒車空每空各四面其大小連床手把
□口將軍等火器弓箭相兼裝整列罷二班立下戰
車後駐車前營下既定選鋒馬軍各照隊營之四角
三隊搓整相將又於營之四門每門一隊分爲兩隊
列於門之左右虜亦衝突則頭火器出於前鋒車前
鋒迎機點放二班火器出至戰所頭班方回三班火

哭出至戰所二班方回更番迭出循環不窮如虜勢不退或大衆四集則將前鋒戰車上霹靂火砲箭一擁齊發而四角選鋒奇兵弓箭手魚貫繼之虜衆可摧陷矣凡下營時擺營以鐵索鈎連防其衝突軍人捉馬盡斂入車營內輜重器具俱在中軍子圍凡方營也因地制形或圓或直或尖或曲行營對敵悉依此法云

車馬步陣皆是一營分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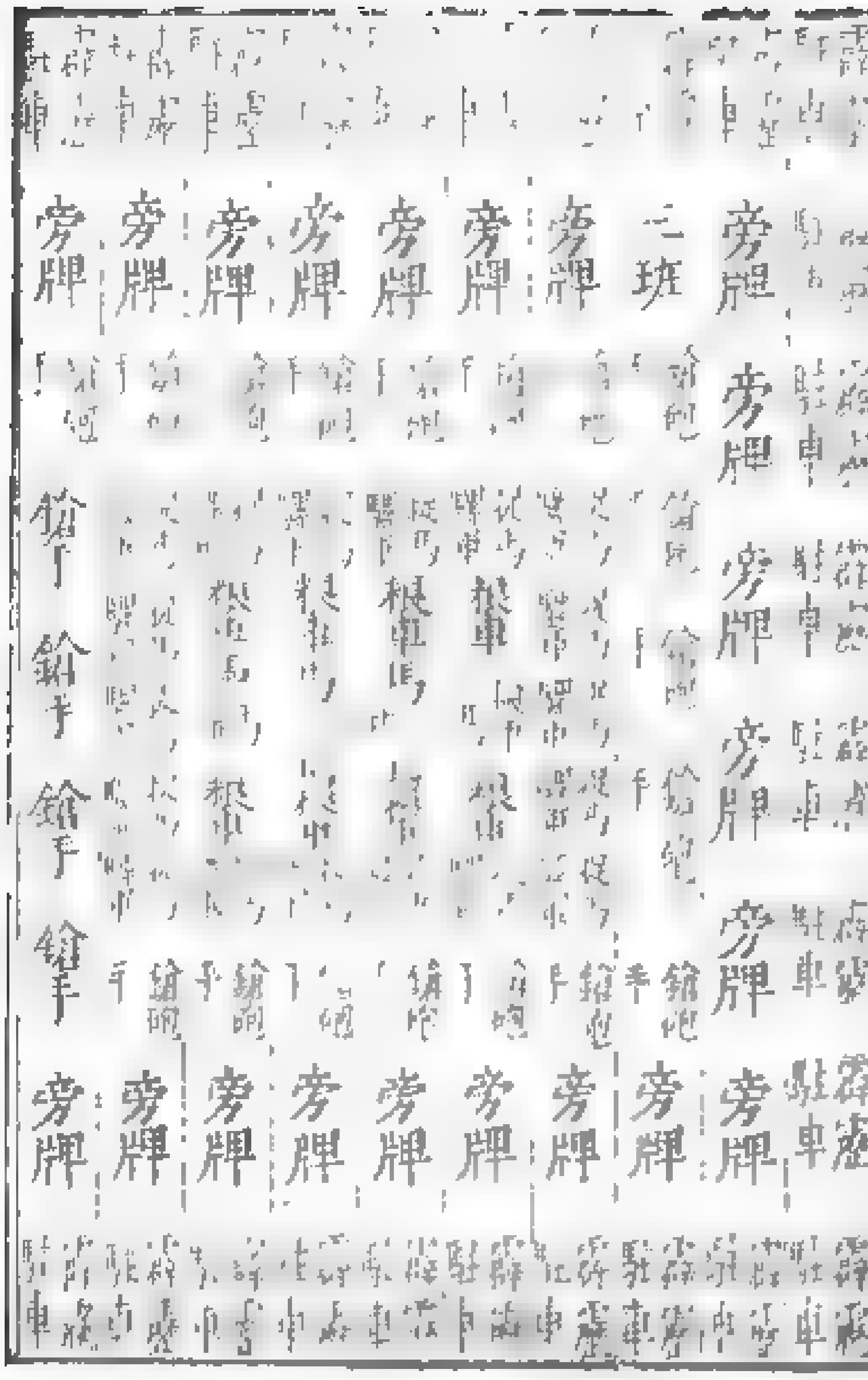
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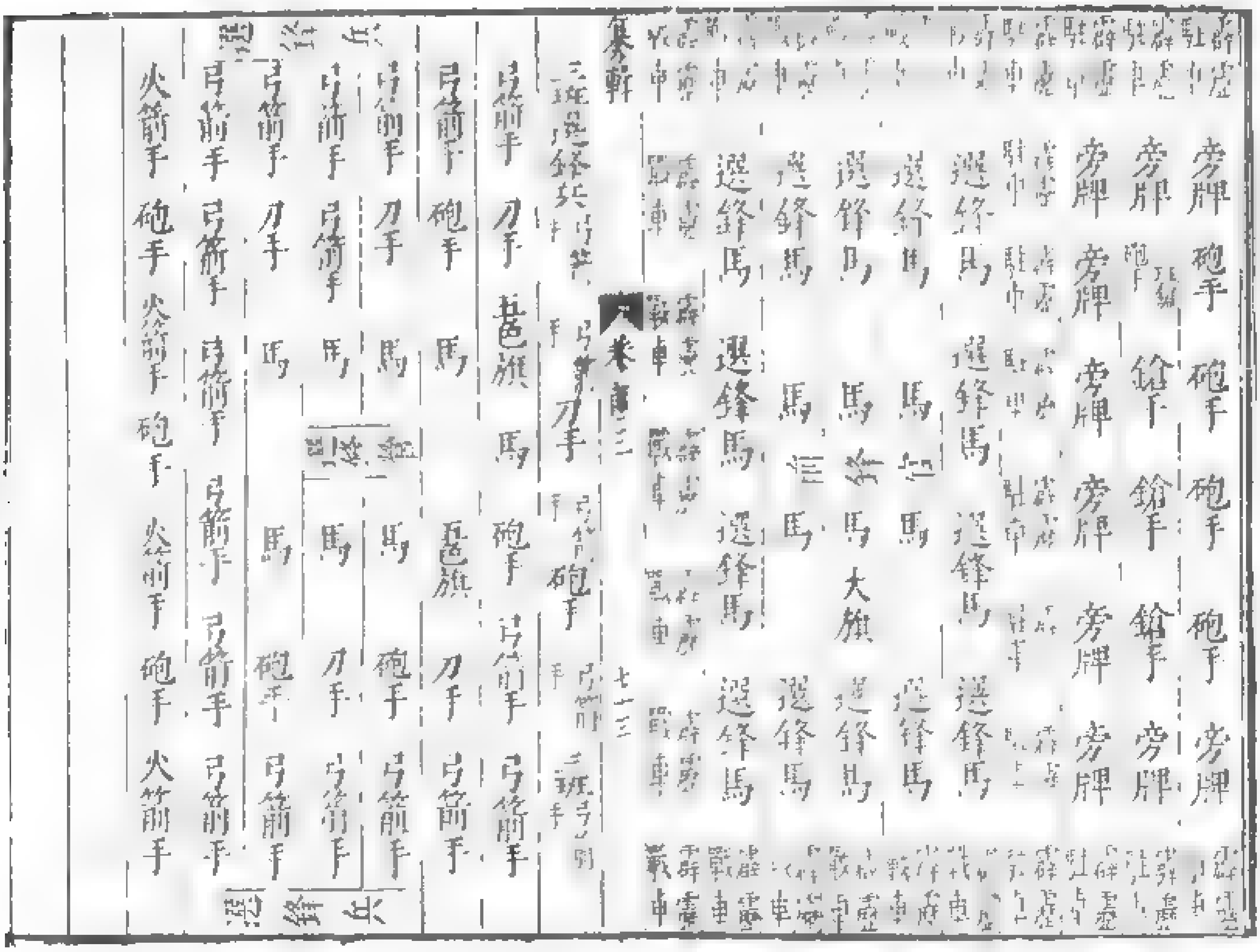
第三前鋒車戰圖

復套之兵有車戰有騎戰有步戰隨宜應敵如行營報到賊勢重大川湧雲集而來則當用車戰中軍將號將前後鋒霹靂戰車盡數掣出連營結隊布為方陣選鋒奇兵伏列戰車後老營前而老營又綴於後以為聲援俟賊之來挨牌火器齊休疊發如前攻打過賊氣少衰則營中奇兵奮勇突出就陣擒斬是以火器攻其堅以精銳擊其惰勞逸主客之勢在我而賊疲於奔命矣

步騎兵逐戰圖

車營足以自衛而不足於追逐如遇賊虜衛戰氣衰方疲勢將欲遁或背捍遊騎散失亂而不整或襲搗巢穴營其內顧其勢必用騎戰選鋒軍士內弓箭刀提火器之類各就所長與夫驍騎將統領隨宜擒斬勢必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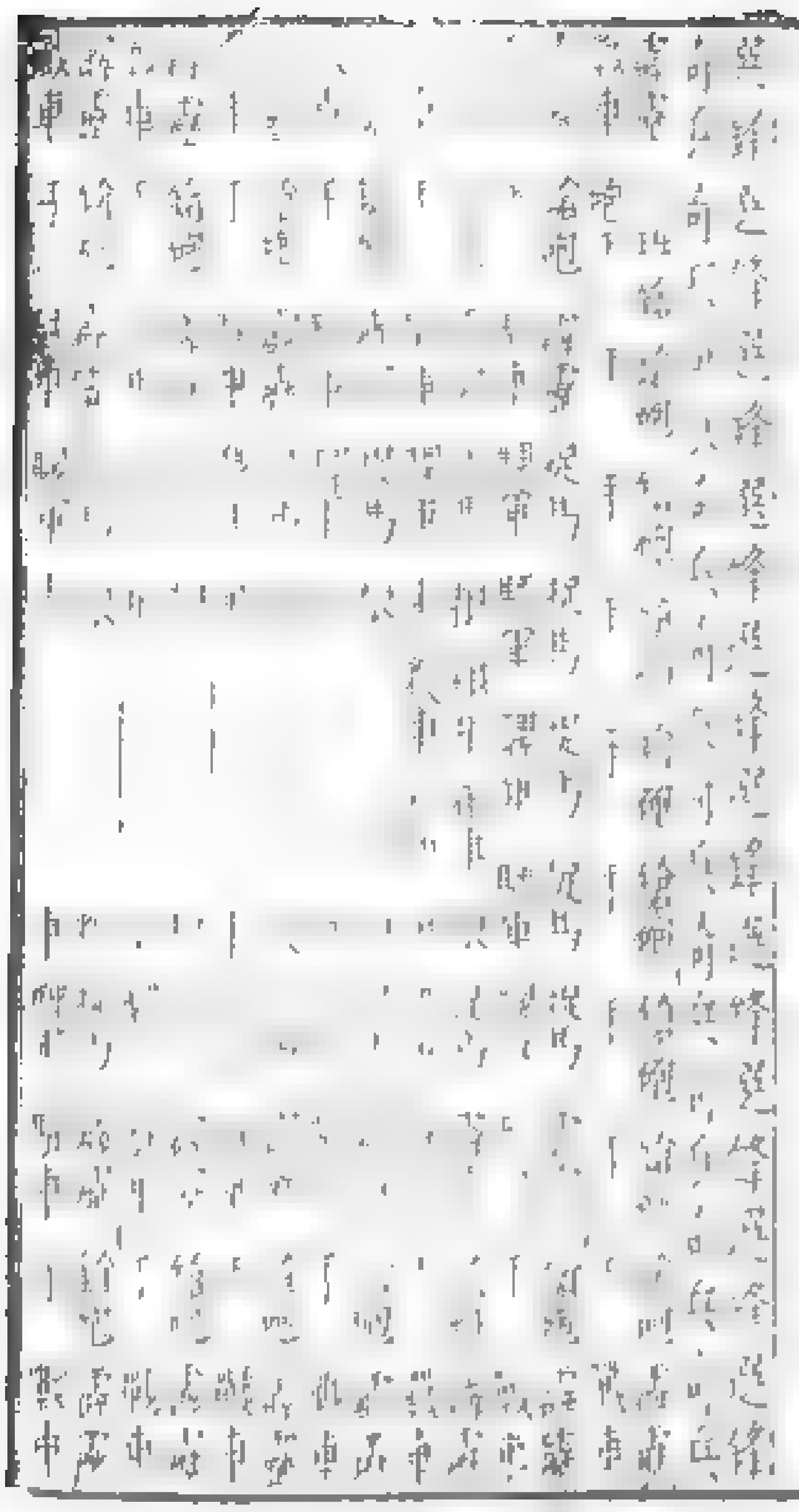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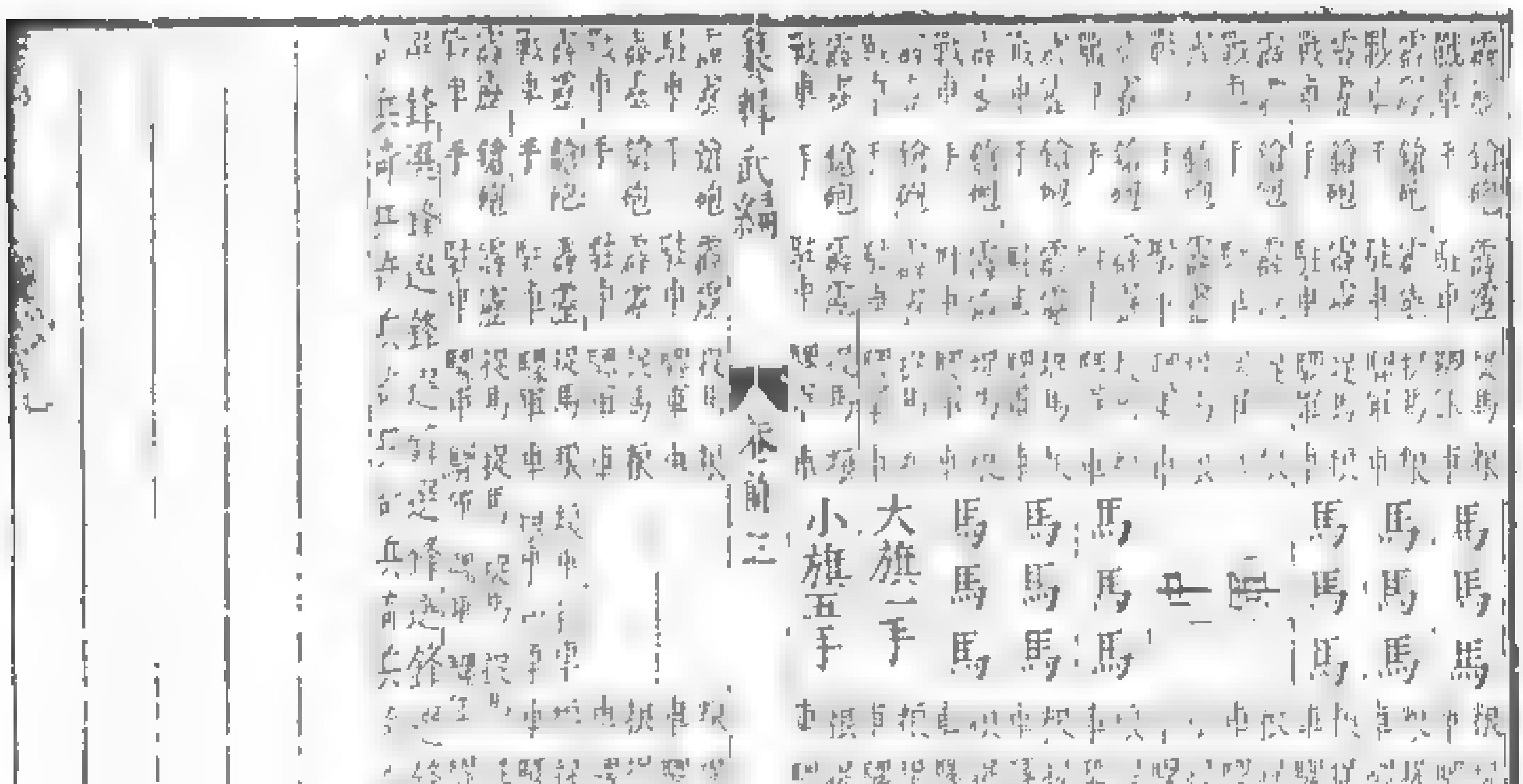
第五步兵搏戰圖

火器足以應遠而不宜於近騎兵利於平易而不便於險如險而晦暗或谿谷阸隘賊勢奮迅飄忽至營前勢必當用步戰自出前鋒奇兵馬留營內步出相接弓矢往來什伍俱前如此奮擊撲斫賊必辟易而險阻之地我軍亦有備矣

第四第五陣總是馬前車後俱用選鋒當敵但有上馬下馬之別耳

馬前後車兩分





第六行營進攻圖

今日進兵主於驅虜出奔不專浪戰我兵既入重地彼之虜必來迎戰戰必失利自然潰遁遁則當行營以進逼之是故霹靂火車與馬步官軍竪栅嚴肅以防虜之踩踏前後戰車俱分為之兩旁勢如墻壖以尚攻四面奇兵一直前一殿後以伺衝突此戰中寓守使敵難撼也

鎗砲手似是步兵

車前後馬兩旁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鎗砲　鎗砲　鎗砲　鎗砲　鎗砲　鎗砲　鎗砲　鎗砲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根車　根車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駐車　霹靂　鎗砲手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馬

馬　根車　根車　根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駐車　霹靂　鎗砲手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駐車　駐車　駐車　駐車　駐車　駐車　駐車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旁牌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第七變營長驅圖

遇形有險易戰勢有開合如遇谷中山深險阻道路則合運停車馬不無煩難今因地制形如兩旁險隘而前後平坦即以兩面戰車分為前後首尾而行却將前後馬步官軍分為左右兩與遇虜之來且戰且行此亦安靜持重之道

第八獲功收兵圖

出師千里戰非一合倘遇有功俟當後敵不宜先驗我兵乘勝追斬虜如剁采來援中軍鳴金舉旗退戰士斂入車營虜衆雖至然已憑壘遇夜則馬軍戰車合歸大營照舊分布仍於奇伍二三百名每五十名聯爲什伍分投巡邏於大營之外仍坐更傳籌以嚴警報

陣圖總說

一胡虜據套日久爲患日深恢復之議自來每難之殊不知彼既得我地利草牧蕃滋勢日強門庭之寇不思剪除是長其不遜之謀而養其無厭之亂也是故河套乃必爭之地兵出故有名也人兵有名事可成矣苟坐作進退士卒有所未備調變化陣有所未熟攻取擊剌器械有所不利山川險易形勢有所未諳是故有名無實又非兵家之所宜令將行師機宜列爲八圖開其說大凡事必有綱維而後綜理運用有其則故先之以立營總圖聚兵應敵

門必有戰故次之以駐戰駐戰者兼車騎步而用之
也戰無常勢體無定用如乎原曠野賊勢重大則當
先用火器戰車以摧其堅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以
褫敵魄而奪其氣者也故次之以述俗車戰車戰者
持重之計至於先登陷陣追奔逐北取勝於數十里
之外者非騎兵不可故次之以騎戰險道仄侷狹與
敵遇車騎所不及施奮臂鏖戰而賊不敢近者步兵
之良也故次之以步戰虜之長技不過弓矢健馬彼
來挑戰我以神機火砲制之必挫衂而遁遁則乘勝
以逐之故次之以行營行營之際開闔奇正變動不

拘使虜不可測故次之以變營以上戰陣之律皆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冏不患于無功也每遇陣
斬獲有功期于萬全故以獲功收兵終焉然營變有
八其實一營之所為也昔趙充國為將行則為營陣
止則堅壁壘謹烽堠遠間諜故所向克捷其謀益不
出此凡氏若謂套地山溪險阻車戰恐非所宜本部營
擒胡及內地深若卜如亦脫罕等俱報稱套中地
形多平野沙漠而山林險阻十無二三今車騎步兵
表裏兼用未見其不可也昔衛青擊匈奴出塞千餘
里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可為明驗然今之營陣又不

獨自環而已有體有用有動有靜有奇有正如陰陽
之相生也如雷霆之交作也如山川之流峙也止則
不可撼也行則不可禦也我軍有所恃而不恐東部
伍也虜雖有所悍而不攻衝突也故曰先為不可
勝以待賊之可勝制人而不致于人也至於臨敵相
機隨宜變化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乘虛以覆其巢
穴或縱反間以疑其黨或募敢士以夜斫其營或先
聲以寒其心或犄角以分其勢或布威信以開其降
或申曉諭以縱其歸緩急進止務在隨時難以遙度
盡言也謹將陣圖大略總說於此而隨圖備細節目

則各列於其下方云

一營霹靂駐車行霹靂戰車共四十隊每隊車五輛
共二百輛
每車一輛上載霹靂砲一十八杆二百輛共砲三千
六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分出共藥二斤半一十
八杆該藥四十五斤每營共該藥九千斤每杆每出
鉛子五個每個重八錢五十出該鉛子二百五十個
重一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
五千斤火線每杆五十條共一十八萬條火箭每輛
二百枝共四萬枝

每車大連珠砲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十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二十出共鉛子二百個共重二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二連珠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子一百五十個共重一十六斤一十四兩每營共該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手把銃二杆二百輛共銃四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每營該藥一千斤一兩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共鉛子一百個共重六斤四兩每營共鉛子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斤每杆火線二十條共火線八千條

每隊鳥口將軍四位四十隊共一百六十位每位每出火藥八兩二十出藥十斤四位該藥四十斤每營共該藥一千六百斤每位裝就小砲二十個四位該八十個每營共該三千二百個木馬子亦該三千二百個火線二千二百條

遊鋒奇兵一十六隊每隊手把銃一十四杆共二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十六隊共藥五百六十斤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該鉛子一百個重六斤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二萬二千四百個共重一千三百四十五斤

每隊二連珠八杆一十六隊共一百二十八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十六隊共藥四百三十斤二兩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子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斤十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一萬九千二百個共重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線十條共該火線一千二百八十條

各項通共藥一萬三千九百四十斤三兩霹靂砲共三千六百杆大連珠共二百杆二連珠共三百二十八杆手把銃共六百二十四杆鳥口將軍共一百六十位小飛砲共三千二百箇

各鉛子不等通共一百五萬一千六百個共重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纂輯武編卷前二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四目錄

陣

平陵 陳元策
周雲龍 仝閱
錢塘徐象橒刊行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前四

陣

瑯琊焦竑校

積卒陣記

積卒之家大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擁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二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陣向於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兩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距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後參連左參連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角傳命於八正八正服衆於四奇也其法成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盗賊有熾滅冥

之中大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
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周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入歌五營軍
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則有兵一星
亾兵少出二星亾兵半出三星亾兵盡出五星守之
兵起不測近臣誅熒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
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黃帝握奇經曰握一作幄縱步一人一天次之縱布四地
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
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

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
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筆也後世握奇經一本
有范蠡樂毅韓信等注相雜蓋范蠡樂毅乃古人
傳注之法約其義為傳以係於經文之注至韓信
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樂之傳猶大傳之少傳也
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於雜
亂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略辯別而分
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　大傳范蠡樂毅之文傳下小注韓信

之文圈外小注仰公孫弘增字發明之文也
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　十六隊大衡八隊
大衡八隊風三十二隊陰　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
衡八隊雲　天地之前衡為虎翼天地之後衡為飛
龍風為蛇蟠上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
奇望敵仰引其後奇兵以犄角重列不動
或分而為八或合而為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
而長天圓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是也　天衡
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　公孫弘曰
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其次地居中

間兩地為比是也　公孫弘曰此為靜　經曰縱布
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
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
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虛實二壘是也天前衡居
其左天後衡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釋注天員第以下以此徵
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步隊
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千
古以來其文不滿多忽口訣以相傳授今于雜解
處增字發明之耳

正義(偽傳為握機經)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
蜀爭衡三國之間入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
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
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
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形單列
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
兩端(天衝八隊)地居中間(地衝地軸)總為八陣陣訖遊兵從背
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
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
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分之後衝為

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
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
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腹江
中平沙上有土石為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鈎
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
仲之遺制與(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捏孔明陣法而托名爲風后握奇經也)
風后握奇經(此谷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一隊天句起增字發明之□句止經傳錯雜自角音)
(句起飾并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革音五一擊兵二結陣三行
四闘五急闘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

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
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衝上玄下赤六天後衝上玄
下白七地前衝上黃下青八地後衝上黃下赤二革
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二金為風二革二金
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二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
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
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二角音者
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
進北鞞音不止者師不禁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

師并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衝八隊天前後衝八
隊風二十二隊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衝八
隊雲以大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
蟠雲為鳥翔大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
引其後遊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或離而
為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而為
向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
次雲左右相向是也(此八陣以□) 地方布風雲各在前
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是也
(天陣以□風為動) 縱布二天二大天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

名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右後衡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弘門人多傳但信其澤天文圖東人丁於先殺衡奇與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於錯綜於中其行隊或二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有一以下云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贅載于古以示得之不滿名懸口訣以相傳授乎於於營解其增字改扸少行

第一章

獻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能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為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為方陣故首布乾坎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為天陣於內為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為風雲

上下不動為衡兩端不動為軸卯酉相當為衡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為天陣於坤為地陣於巽為風陣於艮為雲陣於震為龍陣於兌為虎陣於離為鳥陣於坎為蛇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於數一三四

名紀奇六七八九十為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為黃帝之陣天也衡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於數二四六八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朋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亦各以一正而間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獻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也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四正以合中衍亦為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為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

所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名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之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損制並行而不悖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坤對乎乾伏羲之陣內陰而外順順所以為正而陰所以為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為正而動所以為奇太公之陣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之陣三軍為正游闕親戎為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為正車馬礮為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為正前左為奇孔明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旁擊為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盪居後為奇及至臨機制敵之變化無常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為勢而不本

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于強合以為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為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為八陣圖者夫兵為陰坤者陰之卦為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爻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為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為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艮貞坤悔為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為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為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坤貞離悔為晉也上九曰維用伐邑厲吉无咎坤貞兌悔為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為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

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
小衆居内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
之曰師陣於後爲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囂則不整中
擾則虛初當其後二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繫辭
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敎陳而整旅也中當軍之前
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瀕於危不用之四當其
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
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
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
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并至也

夫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
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進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
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
於化造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爲山澤一流
一峙爲日月一盈一虧爲星辰一經一緯爲動者流
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
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
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聖人制陣

[illegible]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
[illegible]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皆出於
私智強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
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
[illegible]而爲衷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
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
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
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損
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
震恒益相對而爲衷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卦

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
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復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北
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
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
[illegible]自九爻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
[illegible]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
[illegible]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
[illegible]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渾圓而
不可瞰爲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梓奇居中有首有
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法曰

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
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當然而已可知
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與誰歸

穰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
通典其穰苴法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
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孔明八
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內外二重方如井
底四隅有鋪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益
自右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

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
每止舍輒以兵師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
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
孔明以六十四陣四面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
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
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
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因壞其司馬法自
古無傳通典蓋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
臆見固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
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

令之節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
奇故孔明殁而僕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殁而將
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
圖所以不行於世者以此

辯之甚是但平列二字義欠明白不如改平列爲單
列

許洞虎鈐經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
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
合五每一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爲奇以三千七
百五十人爲奇數以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

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
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三十
三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
四面乘之得地一里餘一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一
十四頃二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
爲外壘大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
巽爲風門雲陣居艮爲雲門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
陣居兌爲虎翼門鳥陣居離爲鳥翔門蛇陣居坎爲
蛇蟠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
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門有牙旗遊隊左右偏

中軍居營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軫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得二壘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央

此言詞襲李筌之說只是營法不可兼陣法

舊法亦未是無單行兩列之理

孫武子八陣辯

武經總要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為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為揚奇備

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為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尅勝之法何辯之瑣制陣之法握奇為本八陣為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奇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無所依故氣亂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奇正更迭而生兩中軍四隅之陣未嘗妄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為正四方之陣未嘗妄動也裴緒以一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有正有先後前却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往正臨時相敵以為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為援馬謖不遵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爲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勉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辯得最無逃躲處然亦不必辯也

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武經總要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分爲左右前後中二千爲騎兵分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辯之有軍有前後左右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衆而繞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分布為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上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腹浦中孔

乃以石縱橫布為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東之八陣出孔明魚腹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一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罘罝雁行併常山蛇共為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偽而又偽何足以為法也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為之其迹在夔州魚腹灘自古相傳來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為之宗揲奇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為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因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九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面正背北正足中立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體手足謁立騰據以為主也飛縮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衛軸衝分配者有演為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為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太乙統宗曰四維為止四方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止四奇所以分布

八小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〇草木子曰八陣圖小丁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瞿塘魚腹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奇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牙如爪其用不窮孔明總乎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陣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而爲內衝陣在外圍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衝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衝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爲大陣何前之簽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大衝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王兵主守不動爲表故名衝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衝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

虎鳥蛇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客韜鈐獨孤及因爲風后握奇而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衝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衝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誤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有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者疑兵游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合可以意會心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風后握奇八陣又湮沒無考韜之文士姑以獨孤及之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然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之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并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衡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與上帝馮怒下民是恤

乃脩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
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光風后蒼
頡諸圖例以爲上宜之故事六韜之餘佚云
師律提綱用陣法邇來將帥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
爲殊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其勇者
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
亮推演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
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
樹機能數萬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果可不
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

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
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用之法如敵攻右以天
衝八隊敵之天出大前後衝八隊爲兩翼而攻之是
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一隅風雲八隊
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負未決以東南東北二隅風
雲八隊遶其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
而敵未動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待來敵衝撓
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衝之是爲風揚陣大將列中
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伏敵來戰起而聚擊是爲雲
垂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隊或遮敵援兵或夾擊左右

或擊其背或絕敵糧道或邀敵歸路而取勝也故陣
有八向衆此一向以例其餘八卦之位初無定位皆
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
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十五之洞井字開方
之義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
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也

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通鑑夔州瞿塘水安宮南一里魚腹灘中孔明壘石
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即其圖也後之演者
不同正義孫呼握奇經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衝陣左右

外八魁爲地衝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魁爲天衝
陣左右外十六魁爲地衝陣太乙統宗寶鑑以前後
外四魁鈎連內二魁爲地衝陣左右外八魁爲天衝
陣天衝地軸各易位而居內風雲十六陣同居四隅
其說不一何辯之夫黃帝握奇陣圖也圖者分表裏
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
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衝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
曰衝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
奇名四正爲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
爲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

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衡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衡之號斯兩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又強比而同其謬甚矣呼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于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矯名豫號為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況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諸葛亮八陣八形辯

太白陰經諸葛亮八陣圖八首唐李筌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分析而為陣天覆地載內外之第一變風揚雲垂前後之第二變龍飛虎翼左右之第三變鳥翔蛇蟠四隅之第四變每三十二陣為一陣陣各以其名而為形何辯之裝自古先王制陣惟有法度與步數而已至孫子始以虛實論形以險短論勢二篇之外別無餘法後世權詐之士內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勢以變人之耳目雖有鳥陣鶴陣魚麗圓箱偃月等陣之名而形勢實在法度之內焉孔明八陣所何八方乾坤巽艮之位而名為天地風雲子午卯酉之位而名為龍虎鳥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陣之法度也區區形勢肖像之說何與之有李筌之鬪求形勢于法度之外其誣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經陣圖為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待一寬平之野夷阜塞谿伐草除莽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古耳神宗之論兵冠朝之士未有能過者也惜所未聞者先王制節之法也

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辯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燁之所演也以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形其巧過之何辯之益李筌好奇造為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場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敵臣難制之患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眾耳目自炫其詐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足也張燁輕誕之士屢變屢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渙然而未之闢惑歟異哉雖然太宗問李靖曰孔明斯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地

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李靖名將尚失其旨况何議於煒耶夫必知天地風雲衝軸衡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諸葛亮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所圖六首皆張煒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爲正各三有天地風雲前後衝而無天衝地軸六形陣圖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地載裁入

爲六本李靖問答六形襲李筌陰經何辯之益孔明入陣之制内外四隅四陣爲握奇十二陣爲中軍四十八陣鈎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四正李以方陣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以外營四十八隊鈎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也謂孔明斜谷路狹裁爲六陣者妄説也凡布陣狹隘之地及過險出隘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八陣常用八萬人若裁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矣安謂約隊故不足信李荅八陣之形既誤而張煒路襲更爲六陣之形則誤而又誤者也不待重爲之贅

諸葛亮五行陣辯

太乙統宗諸葛五行陣圖五首張煒之所演也或云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辯之益先王之兵四時有教不過乎列行伸以教督容與號令而已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唐之初番漢雜處塞内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教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以一爲營以五爲方圓曲直鋭之形每教閲一陣各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知分合變化之節特爲花步耳於臨敵無所用

之臨敵之際相視地形或丘阜林麓山陵川澤之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交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大小多寡疏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變有方圓曲直鋭之地形與有方圓曲直鋭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煒之衍此陣益本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諸葛亮八陣六陣鈎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六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

既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直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張煇誤以八陣六陣比孔明舊法而各編隸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鉤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己意也何謂之參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乘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鼎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名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且亂矣其畫爲鉤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鉤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已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巧耶李筌張煇漫不久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其實難哉

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煇之所演也李靖脫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初鼓而陣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張煇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丘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兵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益李靖十二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鉤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後[illegible]軍也四奇取象於大將八正取象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煇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煇凡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嘗拘以井田丘

牙之制故凡論節制而以田賦爲擬者皆惑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鬥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衝軸之陣名配以爲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强而合之其可行乎

諸葛亮當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三處一在魚復魚腹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彌牟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迹皆已泯滅無傳張燁用其己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

分爲四坤四巽入天衝十六天衝于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衝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鋒七十樞入翼後十二遊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彌牟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十樞翼後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衝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辯以發之將何以爲撥亂之法耶

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面倍之而爲一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爲中營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爲四角爲游隊以四大隊爲游奇隊爲銜爲摟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蓋通書所載九宮前用人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行居外力士壇室太乙將士居四隅張燁妙稱其法蓋布爲滿天星陣實準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陣營本同一法

下營尤以前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即爲營營一分即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即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如此也

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後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游兵則孔明參用騎兵

之法也罪塘介陣入八成列騎兵環繞於後非特爲殿後耳接戰之時或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伏爲衝爲突爲揚爲代無定名也故烽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外實不如孔明游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左右軍如兩手左右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觜如角如羽如翼無止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以與進議孔明之兵法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因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有十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鉤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營各二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曲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夫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參而園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盪隊爲奇居後中外

居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敎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廂一廂爲營法五廂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蘊則猶有間也

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因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圍將發步兵第一圍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圍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圍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圍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乃出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圍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圍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圍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圍騎兵陣於東第二圍騎兵陣於南第三圍騎兵陣於西第四圍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旋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于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二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十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

以為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尚無壘陣之善策况其他乎

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為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為奇四方八陣為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一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為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為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為此也唐太宗益用其法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武舞而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為總肖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為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皆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為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并用之番長于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為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凡騎分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為十二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者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兵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驍桀之資若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換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馭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

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
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更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
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益如此

李靖六花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
李靖因八陣爲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爲圓以外營
變方而爲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如花瓣張煒之圖
八陣具在但以軸地衡轉居於外以天衡天衡轉居
于內謂之六花何辯之益兵之有陣猶碁之有畫路
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記度量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

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圓計其奇奇者徑一圍三
之謂也六花中一廂前二廂後二廂左右一廂每一
廂步騎相間而立成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
前奇後正觀敵何如再鼓之前正後奇其出以五十
步爲節離而不絕卻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數
是則外畫之方內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棊緒
李筌五行生尅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
前馬軍在諸陣之後得之於左傳革戰之法先偏後
伍是也其變化出入不與孔明同所謂天地軸風雲
龍虎鳥蛇之長不惟無其陣而且興其法張煒拘以

地軸天衡內外轉移之末而求六花之理不亦迷且
惑哉

李靖五花陣變爲六花陣辯

衛兵書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無名氏以前後左右
中五陣流爲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九花以一十七陣
交五爲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辯之益甚以伍法爲
數列之五人爲伍伍一乘三伍之甲士居中步卒分爲
四隊居前後左右伍一偏三伍之二十五乘也大而列
之五偏爲一陣也然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然後奇正
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

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六陣李靖七軍中軍一十六
陣外營六軍每軍八陣六陣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
爲名李靖兵書未有五花之陣之說也學兵不讀左
傳不攷衛公問答營如棋無畫路而一步不可行也
爲此門者妄指爲六花陣蓋于左傳及問答平生未
嘗觀也行之於世誤殺將不爲存且烈哉

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遼之所作也車四千
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
十人布爲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

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為戰鋒陣中置拒馬五十具別用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弓器何恃故天命正營以演戰術俾忘衛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法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入其陣所以定其位也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

廣造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成周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匣以律我異於是乾而圖成紀立帝用往昔北逐獯鬻平蚩尤戰琢于阪泉皆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夫而上遷於是道威后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儀不昧爾其游者猶足以決勝三軍御示備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亢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振匈奴服甌越東收濊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人實中容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之外為柴

多而國之勝敗之際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于毫末識欲獻諸策府庶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與於多壘廢于昇平湮淪不書歷德其沒乃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千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為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二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為各隊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

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為奇益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如此則其勢之弱實由茲而起矣

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真宗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搜古制別為九軍陣用李靖陣為七將用裴緒新令為牝牡衡方罘罝車輪雁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圓罘罝

广其包絡為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為法出於
神宗之衮斷者何辯之㕘黄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
併中軍而為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
之三開之握奇開闔出入于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
勢之有仲宗為九軍似矣惜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
泥于形勢知為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況李靖六花
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置四將可知操縱開闔進退
出入決差政也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或曰就與
平戎常陣為優劣耶曰陣起於五而終於八起於五
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

正也而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陣雖知五
軍而布其所失過于固守怯於進取均為敗陣惟不
泥於形勢庶幾不類于兒戲耳

元四陣圖辯

虎鈐經陣圖因首尾許洞之所演也例于萬全以七
為步為止一為騎為奇曰飛鴻者博擊勢而資者飢
飢勢長虹者衛抱勢八卦者四應九方通相變化以為
法何辯之益握奇五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
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為之用而守則伍法所以
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正整

而不亂寡可以為衆弱可以為强兹洞四陣皆以一
面為勢中校平列一字為中軍定無握奇矣四隅無
兵以首項身尾為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
地敵出以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
而攻之則斷而為二為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
挫大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為節制之理
哉雖著論紛然發人必信有識實者皆笑其為謬
戾夫厥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跳於形勢之累一
弊流源于萬載而不悟至於如此也耶
第一分陣隊者衛兵未布於陣中無事於衛突故以

奇哨相錯綜而接護中軍此屯營時也即入陣遊
兵置後圖之意
第二陣分將校以統之
第三發行則以次而不亂結陣即接營之意行時亦
成營陣敵伏兵不得衝之所以衛盡在四面也
第四營梱
第五初布陣始以衛兵分屬于各隊此則列于陣外
矣蓋每一隊奇哨該有一隊衛兵奇哨各為方陣
而不為前之錯綜者正以利于衛兵之出入也
第六斂衛待敵不駐衛于各隊之外者示之弱也而

駐衛切近于各隊之內者皆防敵之衝也此所
不爲第十六陣之藏于奇哨隊中也是時尚未定
賊之來路也
第七嚴陣挑戰益因示之以弱而敵不至則必出以
挑之是時賊在前故於四奇之中各撥一隊以隨
之前右哨止留一隊衛兵以防後前右二哨旣借
四奇而又各駐衛兵一隊于旁以自固者正所謂
嚴陣也使賊見一哨兵之多必由挑戰之處而來
若賊來又不以衛兵與戰而以前奇與戰衛兵似
宜閃開兩邊將以前奇誘之使入則伏兵起而攻

其左右前校與所駐中軍衛兵當其前挑戰之兵
要其後然前後皆有重兵恐兩旁之一隊衛兵不
足以當之故以左右奇聽招將視其勢之強弱以
進止也
第八先鋒應敵則全軍皆動獨左後二哨不動前右
二哨自固如前然前以衛兵駐于二哨之傍今以
之駐于二哨之前者蓋以初有三隊衛兵在前挑
戰與揚兵今止一隊故也以當左一隊與之戰而
以兩隊衛兵藏于傍以爲兩翼伏二隊於後益敵
至則如前之夾攻不則亦可以隨衛而出也初以

左右奇聽招令即以之備伏故以後奇聽招而向
前後奇旣向前則疑于後之缺也故以衛兵一隊
分駐之于後益此進兵時也故兩旅亦須防賊之
伏兵是以不以兩奇之兵聽招而以之備伏又駐
衛兵二隊以爲備益左右有急則應左右前有急
則應前此其駐衛兵之妙也
第九前哨受敵則右哨之自固如前向前奇駐以衛
兵二隊以其近于賊之來處亦當自固也然左奇
有三旗兩衛處置與二面不同正以待戰也前奇
自固衛在後左哨自固衛在傍在後二哨則衛亦

無之皆與左奇制陣不同此待戰與自守之別也
然後右亦未嘗不分衛兵以駐之又移中軍以向
前哨他陣前奇交戰則有衛兵在前而此無之者
以前奇止是五隊前哨是八隊故即以本隊兵與
之戰也八隊內原借前奇一隊在內今還之而又
借右奇一隊補之益以右遠而前近也右哨受敵
可知矣
第十前右二哨俱受敵則前奇左奇右奇俱遏近賊
矣故本奇自有五隊而又各駐以衛兵因兩處受
敵而衛兵不足故不得已撤中軍左右校以備之

中軍左右校既撤仍摺左右腋之勢孤故揚衛兵於外以張其勢前奇駐以衛兵兩隊而左右只是一隊者以前奇夾在二哨中則兩面須備敵而左右奇只是一面也

第十一迭右奇者以前奇戰乏故以右奇迭之又以左奇聽招以待右奇之乏然兩腋疑於踈矣故以衛兵一隊待之復移前右二哨之衛兵于兩旁者正以近左右二腋而便于策應也

第十二迭左奇意亦如前然以右奇整於前而以前奇列於右者以其從後而退使抽换也

第十三迭前校意亦如前然不用後奇而用前校者蓋以漸次向前使於進也他陣以一隊衛兵助奇兵戰而此以兩隊助之者以各奇有五隊而前校止是曰隊也分左奇於兩腋者以當前隊出敵之時則左奇從中分作兩旁而退且欲收前右二奇於中也所以收前右二奇于中者以他陣俱有衛兵在內今衛兵向外故以奇代之又二奇休息已久將可再出衛兵交戰已久將欲收入故列於此待衛入而直出也藏二衛兵于二哨之中者欲示之弱以分其勢使不專于前也

第十四三軍大戰以他陣奇校相更而衛兵則未嘗更至此則衛兵亦欲更矣故移衛兵以待迭敵之用既無衛兵於外則不得不合三奇之兵以對敵左右奇既出而兵又乏故前移左後二哨以爲腋以補陣在腋之衛兵補其空

第十五戰勝追逐則奇校俱入陣而以輕兵追賊一得以更迭休息一則按其行伍勝而不至于亂

第十六收陣整兵故分布衛兵于各隊常以衛兵護奇哨此以奇哨護衛兵人馬解鞍卸甲俱在營中矣追逐歸後疲倦之餘

第十七據險阻敵他處皆十二隊衛兵而此獨倍之者蓋於險處則設疑兵之似衛兵者以懼敵也

第十八廻軍轉戰則敵在我後故衛兵皆駐于後蓋衛兵原以隨變禦敵也

凡陣于受敵處因駐以重兵而于細防之而不受敵人亦未嘗疎則敵之聲東擊西者無患矣四面周有衛兵來往以防守而中軍亦未嘗無衛兵一則以固本根一則以隨時應用也營則奇哨在外行營則衛兵在外或虛而張其威則衛兵在外或實而示之弱則衛兵居中細觀其作用衛兵最勁奇校兵次之哨

兵又次之其陣當定而随敵可以應之以駐衛兵之
得宜也不六二三迭陣而之陣在其變奏合來則十八
陣總是一陣分之則變化無窮此其所以爲妙也

秘戰第七

一秘戰者即新名戰戈ノ陣之謂也每衛鋒五人爲伍
用長挨牌一面伍長返身長力大者一名在前執牌
面左止許顧左不許顧右後身第二名執狼筅面右
以筅出牌右五尺緊緊靠牌其鎗手在筅之後三步
平執鎗伍長執牌徑進餘各緊緊依法隨行敵決不
敢以鎗戳牌如將鎗由牌頂戳來伍長用牌一起卽

將鎗高閣急待收鎗我之鎗兵出而戳敵矣如左面
戳來必欲中傷執狼筅兵之後脊鎗須由牌兵面前
過二尺餘牌兵可以手擇其鎗後之鎗手出矣如敵
兵將鎗由右來欲傷牌兵之脊筅兵以用筅按其鎗
鋒而後行鎗手又出矣如賊用鎗由牌下戳牌兵之
足牌兵用牌一坐下壓其鎗而後之鎗手又出矣至
于賊之短兵刀鈎等項必不能近但牌兵專視一面
而既蔑筅兵之脊筅兵亦專一面而護牌兵之後鎗
射銃手俱立牌後六七尺則正面矢石已不能及而
復左右皆救矣再如賊衆近乎我則逼將牌齊列雖

右萬賊進不能與我相交刃退後有所逼而不敢必
生延望相持稍久而我之奇伏相機遣出又張聲勢
兩翼漸逼賊必分兵百禦我則開牌縫而出甲士尾
之賊計窮矣大淅兵之不敢戰謂其以赤身生命抗
外寇無自衛之策也今ノ奮陣之法最妙者取其敵之
鋒刃不能及兵身庶兵之膽可恃以無恐而敢進且
退則有蔽於後進則如載堵墻而前百戰不殆此也
振勇破堅此也並擣巢險此也再如賊在山上有擂
木滾石我欲山下仰攻而上賊將木石下拋則每牌
下止用三人執牌于前而上遇有木石下擲以目看

正各兵伏身其下以此牌遮其身上牌下根附山高
土放牌頭下垂則木石遇之而直行無礙順勢滾下
我再舉牌復登破險上山尤要器也但牌身如用銃
打透諸計皆罔矣革銃新牌之功用何如哉
天陣或數十人或百人列爲前陣衝突官兵營壘地
陣或數十人或百人列爲後衛專以隱伏邀擊人陣
居中或爲應兵或爲遊兵或爲牙爪也天陣先出三
人爲宗各相依背而外面立或隱伏草莽或出沒空
舍崖岸如鷹隼鳶鸇使官兵莫能測五人爲伍前二
人後三人能使飛刀者直衝官兵之前能使鎗鐮大

而進女官車直衝牽牽而前我當分伏夾道無忌尾
令士卒拳聚蹲踞咆哮而前各執短刀分兩翼橫跳
而進則彼陣自潰前中皆奔散矣可收兵歸營不可
深追參彼兵臨我我兵執紙蓄而直衝其前後若不
解破法我用拏然之勢首尾包絡彼兵即成箕令士
卒拳蹲踞滾刀而前角我兵蔵一角披旋而突入其
陣彼不知彼我兵可先斬其馬次及前衝則彼皆自
潰矣斗令士卒分五陣內面而進亢彼兵臨我我用
兩卒口銜刀手執白紙幡向兩路夾攻陣中彼不曉
破我用拳刀手大噪而進彼兵盡為我挫矣并所至

處先令人放火使煙焰衝天然後埋伏草野以次而
進無不勝者翼彼兵臨我我兵頂一方扳手執長蛇
以進彼不知解我兵先橫跳而進之矣此謂之倒戈
陣也套令士卒伏地而卞先截尾陣次及先鋒其勢
如山畢彼兵臨我我兵口銜短刀兩手如翼向後後
兵吶喊而進彼不知解我得大勝此陣能須閑背先
令人登高樹屋望之次因所伏教書令軍二十人手
足抵地作大聲而進星令十卒跑跳哮吼而進一衝
前陣其勢如劈竹柳先令士卒手執鋒刀三尖刀一
跳十數步橫奔而來鼎上將即向前令兵兩手如飛

鳥相似張翼前進各執大刀吶喊殺來張以頭觸物
而進令士卒拳聚殺殺勇不可當區天陣如飛鷹捉
兎乃為天陣二軍大刀大斧飛奔前進地陣如穿山
甲入山掃地而往各持短刀喊叫滾在地上向前名
為地鼠攛穴人陣如狼迷人飛起抛打飛刀飛鎗齊
進三陣一時同發名為日鼠飛躍心入令二軍喊呼向
前各執大鎗三尖利刀牛令士卒各執大刀大斧口
竹牛聲而進鬼令士卒以頭向敵各執短刀短鎗如
風分進勢不可當室令士卒各執飛刀捲地而入壁
令士卒各用三尖大刀月斧大進胃令士卒手執三

尖刀三股叉齊聲吶喊大叫殺入房令士卒喊呼殺
殺手執大斧齊進危令士卒各執雙刀如鳥翅飛開
殺聲不住一躍前進氐軫令士卒分兩邊各執短刀
一路長鎗一路迅速齊到勢不可止殺人最快交鋒
時角木蛟用角相拍所領車五人為伍前二人後三
人彼此背後相拍又角相拍時一躍丈餘殺至彼營尚
不知也少時中頂尾火虎埋伏有草莽或山岩空舍
之中見敵人迎來陡起來殺故為虎陣乃人陣法也
專恃隱伏遊擊一變為女土蝠陣乃地陣法也或為
天陣遊突或為人陣牙兵不測常也或挾飛刀向前

鎗在後或飛鎗在前藥箭在後出沒隱伏交鋒迎敵更難測度此乃日日演習照二十八宿交戰法行之

此法訓練百日務要熟閑然後用二十八人習前懷之立制營壘用人操練仍照前法一一施行又練百日使人成熟慣戰方取用之凡人操練亦用裝敵人對壘交鋒如是方得精也

演禽戰法 凡稱我者倭自謂也稱彼者謂官軍也以此推之章章自明矣

此法自晉孫恩海上作亂樓船千艘賊兵萬數然出敵不過數十人屯聚不滿一二百而專恃此法人號長生百蛤神算天厭其亂能破其術者有劉牢之也

大戰海洋賊衆覆沒孫恩溺死盧循繼反劉牢之復破而滅之此法傳自榜葛刺彭亨倭奴諸島者至今內廣猺獞苗寇皆效之也

此法不擇日不擇門不避孤虛惟用衆木刻二十八宿真形行則佩之立營隨方供之

陣法分天地人陣天陣前衙 天陣或數十人或百人[illegible]

先出三人爲宗各揹背[illegible]伏出沒如隼如鶻 [illegible]各相依背 五人爲伍前二後三飛刀直前鈴鏢矢也 [illegible]

[illegible]而退

先出者潑扇鼓譟一進 先出者俯伏白扇向前對官兵而鈴之衆皆鼓譟而進也

彼知破法亦潑扇而裂之踏足下令軍士用枯牛敘 [illegible]

直衝棼擊而前 [illegible]

不然彼有大斧長鎗執彩扇而背前拍拍而來則我兵大危矣 [illegible]

此第一指法也 名女土蝠

主將臨陣默念唵吽吽哈哈哈吒吒吒 一變爲尾

火虎陣令士卒羣聚踞咆哮而前各執短刀主者裂白扇棄地或水中分兩翼橫跳而進則後陣自潰而中皆奔散矣可收兵歸營不可深追若彼知破令軍士羣棄草鞋一隻投陣中鑼聲大震而進主將披髮直前衆兵自走矣 [illegible]

伏兵臨我兵執紙蓋而直衝其前彼若不解破法投[illegible]而率然之勢首尾句指彼兵卽

敗彼用此我能破之人執白棒於前鎗斧居次先斬執蓋次斬先鋒令婦裸體用簸箕扇之然後旗指戈向則勢如壓卵矣[illegible]

此第二招法也　名參水猿

臨陣主將默念唵咖囉吵九遍用劍橫畫地上直躍而前　一變為箕水豹陣令士卒舉蹄踞滾刀而前押者用扇向背前指之彼不知解即以扇向前招搖

之口念唵吽吽嘛嚂啣九遍用劍直指須臾隱隱迷霧眾兵皆為我傷矣彼知破法用疊陣破之槍斧長鎗居前中勁弩在後以次而進主將用扇橫分左右扇之收踏脚下雖勇猛亦為所困也[illegible]　彼兵臨我我[illegible]兵戴一角披髮而突入其陣彼不知破我兵可先斬其馬次及前衝則彼皆自潰矣使彼用此臨我兵夏月用斬蛇以投陣內冬月用草編為草蛇以待之既斬蛇投陣內然後兵再用箆籬蔽前勁弩後發兵士務去襦袴方勝[illegible]

此第三招法也　名角木蛟

主將臨陣默念唵吽吽叱叱叱嚩嚩嚩九遍　一變為卜木獬令士卒分五陣四面而進主將用扇向前頭上嘈嘈之聲如招人狀其兵俱斂手受刃也使知解法用米撒陣內去下袴舉執重器火砲中半邀殺無不勝也[illegible]

[illegible]　彼兵臨我我用兩卒口銜刃手執白紙幡而夾攻陣中彼不曉破我用舉刀手大縱而進彼兵盡為我挫矣使彼兵用此法加我得風則燒其幡無風用竹篠令軍士舉擊之幡斷陣破主將可擒[illegible]

此第四招法也　名亢金龍

主將臨陣默念唵嘀嘀嘀囉吵攝九遍用劍指尖直揮而退　一變為井木犴此宿入山擒猛虎入海

□龍蛟所至處先令人放火使煙焰衝天然後埋伏草野以文而進無不勝者如彼知破令軍士各執五指鈙而進如無用魚叉亦好[illegible]

彼兵臨我我兵頂一方板手執長蛇以進彼不知解我兵先橫跳而進之矣此謂之倒戈陣也彼使用此加我必先用大礮居前或鼓吶披髮針行大斧直向先斬先鋒大擒上將也[illegible]

[illegible]五指法也　名巽大蛇

一主將臨陣默念唵嗢囉哪囉煞用劍虛刺而進

一[illegible]令上卒伏地而來先截尾陣大及先鋒[illegible]山彼知解法惟以槌鞭斧簡犂向前而進攻[illegible]士卒務以圓尖二陣行之無不破矣若視[illegible]尖其害[illegible]彼兵臨我我兵口銜短刀兩手如翼向後後兵吶喊而進彼不知解我得大

□此陣能潰圍如彼用此襲我兵先令執紙蓋而直行之先斬後陣前中自散[illegible]此第六招法也　名畢月烏

主將臨陣默念大幹地梵吵囉殺

一變為箭火猴先令人登高樹瞭望之矣四野伏殺仍執紙蓋短牌直衝斬柳枝拔陣內大勝彼知破法務以火鎗方勝[illegible]

賊見破了箭火猴陣主將用扇拍拍而來前念咒曰吒利利邪囉囉

一變而為婁金狗令軍二十人手足扐地作犬聲而進隨用大斧長鎗殺來我軍殺不知破法大敗而歸官軍知見狗陣各軍頭扎虎頭形盔假作虎聲向前手執肉十數塊拋入彼陣鼓翼而進賊必大敗[illegible]登高瞭望[illegible]彼見之[illegible]又見虎豹在前畏懼退縮也　此第七招陣法也　名婁金狗

主將臨陣默念咒曰變稜稜星神聽令可劫一箭

一變為昴日馬令士卒跑蹄哮吼而進一銜前陣與

㔉如劈竹彼知破法各以鞭棍叉棍向前料豆亂撒地下賊兵返回自傷害矣賊見破了狗陣主將念呪作法變爲星日馬咆哮中來若不知破法官軍受傷失怕慣被吞害見鞭棍豆殺卽退陣矣 此第八摺陣法也 名枷土猹

主將見破遂執黑旗在手左旋不住默念速速來摩囉摩囉 卽變爲枷土猹陣先令士卒手執鋒刃三尖刀一跳十數步橫奔而來彼知破法各軍三股叉藥弩箭向前口作大聲方勝知破法官中殺其殘害而往吃猹人人若不猹見……大人……多 此第九摺陣法也 名躬日雞

主將卽向前令兵兩手如飛鳥粗似張翼前進各執

大刀吶喊殺來官兵不知解法賊人大勝若知破法卽用米穀撒去手執竹棒打去飛棍殺入卽解主將見解卽變爲張月鹿陣以頭結物而進作法持呪手執黃旗旋轉默念黃由由頭角呼喚速速唵唵令士卒羣聚殺殺勇不可當官軍不知破法被賊中擊受害奔走若知破法各兵口作犬聲以三股魚叉藥弩網索齊進賊反受害矣

主將見破卽念呪作法手展皂旗披髮口噴淨水披上中下口念呪云唵噹令呓咒卽精一變爲虛日鼠陣此陣最惡天陣如飛尸，捉兎乃爲天鼠三軍大刀大斧飛奔前進地陣如川山甲入山嶺地而往各揍短刀喊叫滾在地上向前名爲地鼠擴穴入陣如猿迷人飛棍拋打飛刀飛鈴齊進三陣一時向發名爲日鼠飛焱主將先用鈐欽拍拍不住箭軍見翁拍打不住一當百官兵不知破法無一人得存盡被殺死若知破法令三軍手執竹某長竹口作猫聲以破矢鼠手執團牌短刀齊楣飛棍飛刀飛鎗牌下短刀砍賊脚口亦作猫聲前進以破人地二陣無不勝也

主將見破卽令三軍喊呼向前各執長鎗三尖利刀作法默念狐精救我三軍唵吒吒摩哩哩卽變爲心

月狐陣殺入狐性喜變婦女怕網索猫犬官軍口作犬聲頭上畫婦人美色墨包賊陣嗟哩哩殺殺卽變爲牛金牛令士卒各執大刀大斧口作牛聲而進不知破法受其害矣若知破法令三軍各執長鞭口中念噹卽…大喊齊進賊反受攻主將見破作法默念魍魎魍助我真常吒吒囉囉速速殃卽變爲鬼金羊令士卒以頭向敵各執短刀短鎗如風齊進勢不可當若知破法令軍頭頂虎皮狠面作虎聲喊大刀尖刀殺入而解賊見法被卽行作法默念呪曰鐵脚田王速速當當飛揚飛揚卽變爲室火猪令士卒各

看飛刀捲地而入若知破法即令三軍拋槽入陣尖
刀相迎手執長索鐵鉤齊抵相戰主將見破即行作
法默念大悲龍神救拔兵人速疾疾唵吽吽吒吒即
變為壁水㺄陣令士卒各用三尖大刀大斧而進若
知破法令軍口作大聲手執　股魚叉迎敵賊見法
破即作法念呪云吒吒那那飛飛殺殺即變為胃土
雉陣令士卒手執三尖刀二股叉齊聲吶喊大叫殺
入官軍以網羅長繩大刀頭上插茅草抑枝敵住賊
見法破即又作法呼曰三陽三陽速來軍務木護水
護勿悞勿悞即變為房日兎此兎陣照耀四方為三

軍頭著令士卒吁喊殺殺手執大斧齊進官軍頭帶
虎狼巾口作犬聲敵住賊見法破即行作法將皂旗
旋轉默念悉怛怛社公公速至至即變為危月燕陣
令士卒各執雙刀如烏翅飛開殺聲不住一躍前進
官兵不知破法被賊跳入殺傷若知破法令各軍手
執竹桿竿空不住打下長鎗隨後埋敢或點火把燒
去即解賊兵返回蠱破官軍殺害賊見法破又行作
法用淨水三口噴去大聲呐云上神水神速至速至
唵哩唵哩殺殺殺即變為氐土貉軫水蚓二陣令士
卒分兩邊各執短刀一路長鎗一路迅速齊到勢不

可止殺人最快敵不見軍官兵以鋤頭大刀破入鐸
聲不絕口作猫犬聲齊進無不勝矣
凡遇作法必主將披髮執旗先念天轉地轉人轉天
旋地旋人旋三遍吶聲疾疾此作法也
凡遇破陣法必行後處破陣中呪語作法依之行之
無不破了敵人陣也
凡遇變陣即行後面的藏身法每令各軍依藏身法
遊門前進賊兵飛躍至前官軍亦不見矣知賊變法
預為解釋方得解破如草鞋草蛇火把竹葉長竹籤
箒米糠笓籮紙畫龍蛇虎豹美人一應破法無不備

具方為完足應敵無不取勝
凡交戰出征領兵頭目手中花扇白扇紅扇各色扇
各備十數把以備號令以破陣法中用以毀壞脚踏
作法用之如白紙幡紅布巾細竹竹篠牛角俱預備
三股魚叉箭鈎網索紙紮花茅草紅草蓋葉生鐵等
件先要備用前此陣法雖列但二十八宿隨時列陣
遇春決是蛟龍蛇蚓等得令先行此陣也餘做此
凡二十八宿看何宿直日如角木蛟則日辰即令各
軍布角木蛟陣為先後看日辰及來寅之勢利何如
耳變化相刑相剋會陣也二十八宿依此為例

又二十八宿主管統帥紫微天皇星會巨祿文廉武
破七星爲輔佐天罡爲先鋒衆木刻爲聖像或寫立
牌位照後行會操練之法

二十八宿操練之法

角木蛟蛇頭人身着五采袍手持二尖兩刃刀率領
蛇廂等兵交鋒　發尾火虎或變室火猪各領部下
兵交戰日在於卓上操演行法人口念咒炫烈燄熒
子宛玄燒符二道

其法擇六甲日中遇角木蛟直日起手行法先于甲
子庚申丙午癸亥四日用衆木九寸長刻二十八宿

真形照後採漆顏色器械衣裝按四方日刻如甲子
日屬木刻角木蛟四宿也其三方照此刻太陽太陰
入日于朔日刻房日兎也望日刻心月狐也裝點顏
色亦依此行之不可違此恐有疎失不靈凡操練之
時先立壇場祭告北斗天皇五星等神寫立牌位排
設金水五星亦刻形像祭練之日五星率所屬聽令
告畢第二日方行操練先立營星淨室中鋪席在地
先是金星在前亢金龍四宿在後木星在前角木蛟
四宿在後餘做此操練三日後五星供養在上止用
二十八宿操練先立天陣在前如角木蛟領兵先進

一匹卯至敵所與敵交鋒先於二日扎草人二三十
人俱長七八寸俱用絲衣絲甲顏色牧成竹大甦諸
刀鎗器械聽用交戰畢俱行燒毀再行再做

交鋒時角木蛟用扇相拍所須軍五人爲伍前二人
後一人彼此背後相靠見扇拍時一跳丈餘殺至彼
營尚不知也少時中陣尾火虎埋伏在草莽或山岩
空谷之中見敵人迎來既起來殺變爲虎陣乃人陣
法也寧恃隱伏迎擊一變爲女土蝠陣乃地陣法也
或爲天陣遊奕或爲人陣牙兵不拘常也或伏飛刀
向前鎗在後或飛鎗在前藥弩在後出沒隱伏交鋒

迎敵更難測度此乃日日演習照二十八宿交戰法
行之此法訓練百日務要閑熟然後用二十八人背
前懷之立制營壘用人操練仍照前法一一施行又
練百日候人成熟備戰方敢用之凡人操練亦用裝
敵人對壘交鋒如是方得精也此三陣須習操練之
法非人勿示愼之愼之

所用祭禮　鹿脯五盤　兎脯五盤　猪肉五塊
羊首二枚　果品五色　麪食五様　方酒五壺
醴酒五盞　明燈五盞

改八方位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八卦排土座様式

于色彩帛掛五方燒帛五段所設劍鏡牌印金銀紙錠燭炬列五方㨿旗令英勇五人執掌行法人披髮默念請神咒乞降此壇聽令共行法時符咒俱用後面的每次燒符三道除後咒先念妓烈感癸于宛玄燒符一道念本宿咒燒符一道又咒云天神天神假汝之靈助我軍行勦除惡敵輔翼聖君急急如紫微天皇帝君律令勑燒符一道又云天罡星君貪巨祿文廉武破七位星君助吾行法遣將出軍聽吾法令不得留停吾得成功奏

請天庭吾奏

太上老君律令初用令牌急打三下步九尾罡左手持劍右手執木盌天門上哭水一口吸祖炁三口大噀一聲疾如此三次行法不可忽也若

天神下降露出真形不可畏懼但言咒曰請神歸位土座受吾供養褻慢神明聽吾法令輔國安民望神哀憫宥罪安寧不勝欣慶祝畢淨手焚香再告心事祝文唱讀

煉飛刀法

其法取庚申日煉淨好瓜鐵十二斤三人打渾鋼如斬人刀様者六口先于丙丁日砌爐朝西方打鐵人

候刀成入淨室中起手打雌雄六把陽日打雄陰日打雌打畢供養在老君之位三七日口祭祀每日持咒牲血洒刀上祭雄刀咒曰昔々耶莫耶老君煉成你為天主三陽之精令你斬人不得留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

祭雌刀咒曰于將于將老君持杖淨鐵打成三陰之象令你殺人如風掃蕩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破飛刀法用重黃袋一條一抛而去口噙血水噴去喝一聲落咒曰飛刀飛刀返歸殺毛主人枝你殺主不饒殺殺殺殺

鍊飛鎗法

其法打鎗亦同但放雄留雌放雌留雄取敵人首如探囊取物之易也行法人齋戒謹慎公心正直一有不戒不獨不靈反自傷身不可忽之至囑至囑

太陽所管　房日兎　虛日鼠　昴日雞　星日馬
太陰所管　心月狐　危月燕　畢月烏　張月鹿
金星所屬　亢金龍　牛金牛　婁金狗　鬼金羊
木星所屬　角木蛟　斗木獬　奎木狼　井木犴
水星所屬　箕水豹　壁水㺄　參水猿　軫水蚓
火星所屬　尾火虎　室火猪　觜火猴　翼火蛇

土星所屬　氐土貉　女土蝠　胃土雉　柳土獐
右凡交戰出罡金星執白旗向前罔禽星火後止此
五人出去交鋒一人當百人不敢當也其旗隨變色
如大紅旗也

二十八宿形像

角木蛟蛟頭人身長一丈面色赤着紅錦袍綠甲敎
嵌金青[illegible]繫金帶烏油靴跨長劍
亢金龍龍頭人身長一丈面色青額上有雙角着青
袍烏甲敎繫玉帶手執鐵棒
氐土貉貉頭人身長八尺面黃色着蒼色嵌黃鈒袍

腰跨寶彫弓手執箭一根
房日兎兎頭人身長六尺五寸面黃白淨色二月放
光金色着大青錦文戰袍黃金比甲烏油金線戰靴
手執三股叉
心月狐狐頭人身長六尺五寸面粉紅色着花邊紅
戰袍嵌金綠頭巾烏油靴跨紫金[illegible]
尾火虎虎頭人身長一丈面黃色雙目金灼着花錦
戰袍嵌金紅頭巾手執大刀
箕水豹豹頭人身長一丈面紅黃色雙目光耀着金
鈒黃戰袍黃頭巾烏油靴跨大桿刀

斗木獬獬頭人身長一丈一尺面青色兩目金色光
耀着大紅袍烏油履手執三尖刀
牛金牛牛頭人身長一丈二尺面黃黑色頭上生雙
肉角着黑甲戰袍金頭巾上有黃字手執大刀
女土蝠蝠頭人身長五尺五寸面土黃色着黃邊綠
戰袍戴赤巾手執金簡
虛日鼠鼠頭人身長四尺五寸面黑紫色着鐵青袍
黃色巾手執大刀
危月燕燕頭人身長一丈面花青色着黃袍繫金帶
青金比甲烏油靴跨文青鋒劍

室火猪猪頭人身長六尺五寸面玄色着油黑戰袍
綠甲敎紅色巾跨鐵簡
壁水㺄㺄頭人身長四尺五寸面黑色着土黃戰袍
白甲金嵌甲敎跨短刀
奎木狼狼頭人身長五尺面蒼黑色着皂箱袍金花
黃布比甲烏油履手執兩刃刀
婁金狗狗頭人身長四尺五寸面黃黑色着青戰袍
金花布比甲黃皮靴跨弓一把箭一枝
胃土雉雉頭人身長四尺面紫宗色着金花黃衣袍
白金甲敎烏油靴手執三尖刀

昴日雞雞頭人身長九尺面紫色着紅錦戰袍烏油
比甲青皮靴手執三股叉
畢月烏烏頭人身長八尺面黑色着皂戰袍嵌金黄
比甲烏油靴跨青鋒劍
觜火猴猴頭人身長四尺五寸面紅色着青金戰袍
黄嵌緑比甲白皮履跨劍一口
參水猿猿頭人身長五尺面蒼色着花紅布袍黄嵌
金甲敎烏油履手執長鎗
井木犴犴頭人身長一丈面黑色雙目金灼如鬼形
着大紅袍紫皮甲敎烏油靴手執青鋒劍

鬼金羊羊頭人身長七尺面紅白色雙目金色光灼
着皂戰袍烏油履跨長柄腰刀
柳土獐獐頭人身長六尺五寸面黄色着柳黄戰袍
青黑色甲敎執紅纓長鎗
星日馬馬頭人身長一丈面紫赤色着大紅袍金箭
邊黄比甲烏油靴跨寶刀
張月鹿鹿頭人身長一丈面紅白色着花錦戰袍紅
黄色甲敎執三尖刀
翼火蛇蛇頭人身長七尺面赤色着青袍柳黄比甲
白皮靴手執大捍刀

軫水蚓蚓頭人身長九尺面紫紫色着白袍青比甲
跨劍一口

二十八宿遁藏身法

角木蛟藏身用水一大盆行法人將水用竹一根攪
水咒曰水流水流洒我軍頭敵人相遇一鼓而休俟
水定用竹葉以水每軍洗面目手足畢持竹洒軍身
上方出交鋒無不勝也
亢金龍藏身亦用水一盆以手揚之咒曰水神水神
變化過靈與敵交鋒不見身形令各軍用水湮手作
雷聲隨聲齊出應敵無人敢當

氐土貉藏身用青竹葉包裹頭畢插一枝在項中咒
曰竹葉插頭殺人最毒百萬敵兵一陣而伏令各軍
口呼殺殺大吉
房日兎藏身用茅草插頭上或用黄紙畫一五緑圓
月光安頭上咒曰月光月光玉兎深藏敵兵遇我一
陣而亡令軍士奔走賊呼而出大利
心月狐藏身用茅草札成三五把桐樹大葉裹身上
手撚石塊子打出各軍齊喊打打打數聲不絕行法
人念咒曰唵唵茅草遮身木葉安敵兵見我舉足眠
殺殺殺

尾火虎藏身用大木葉插頭上將花黄紙畫佛字王
字扎額上行法人大呼咒曰佛王山王勇猛誰當千
軍萬將一吼歸降即令各軍口作勇烈聲向前敵人
懼怕犇潰
箕水豹藏身用蘆花竹葉木葉插頭背後用黄布畫
金錢一幅披身行法人咒曰羅命尾曲連念九遍令
軍作虎聲前進
斗木獬藏身用水一盆令各軍洗面目手足橫跳而
去行法人持碗搯水潑揚咒曰水揚水揚神水到處
無人敢當吐吐吐令軍士橫跳前進

牛金牛藏身用草插頭上頂角行出口作牛聲行法
人咒曰唵先羅羅于呵呵打打令軍士齊奔
女土蝠藏身用瓦頂頭上手撚瓦一片行法人咒曰
宛玄蜜陀元爾聿殺殺令軍吶喊如風而進
虛日鼠藏身用土一包裹頭上手撚茅草口中呷呷
而出行法人咒曰天鼠鼠不怕泰山土埋一衝而透
進進進
危月燕藏身用茅草一團扎頭上手撚土一窩口中
支支而出行法人念咒唵嗆支支摩阿阿殺殺
室火猪藏身用紙畫山彩石洞安頭上手撚土一包

擁土而進行法人口念吒吒殺殺呵呵
壁水㺄藏身用水一盆行法人持柳棒繳云寇師贊
第七遍令軍洗面目手足插草頭上念前咒不絕
奎木狼藏身令軍各照木葉插頭上口中吐氣噬不
絕行法人念咒嵩去命元隱隱隱
婁金狗藏身令軍士頭裹亂草手撚亂草捍口作犬
聲行法人念嬰盧旋石
胃土雉藏身令各軍士頭插柳葉枝手撚茅草出口
中叱叱不絕行法念尸原巨光光
昴日雞藏身令軍士頭裹茅草手撚茅草出行法人

念火羽友四四殺殺
畢月烏藏身令軍士頭插木葉手撚樹枝出行法人
念徃律勿靈啄啄
觜火猴藏身令軍士頭裹草手撚柳枝出行法念咒
陵十巨炎炎
參水猿藏身向前
井木犴藏身用布畫五符安上寫虫字令軍戴頭上
頭内裹蘆荻葉而出行法人念震陀天子叱叱叱
鬼金羊藏身用竹葉爲帽令軍戴頭上出行法人念
演羅符聿進進

柳土獐藏身用木葉為帽戴頭上手撚石子一塊出行法人念氣熘六四四摩呵呵呵

星日馬藏身用紙畫鞍令軍裁頭上口中作馬聲跑出行法人念勿它奄罡台罡台

張月鹿藏身用竹葉頭上口銜花枝木葉出行法人念宛黄由蛤蛤堤

翼火蛇藏身用紙畫龍為帽草裹在頭上或前帽出行法人念毒龍聿起起呵呵

軫水蚓藏身茅草為巾令軍裹頭手撚土一塊出行法人念戍巳唵揶揶殺殺

一 十八宿破陣法

角木蛟陣我軍一見知是此陣令各軍將生鐵一包或一片拋入彼陣內或犁頭鐵一騎馬奔入打去彼陣彼蛟見鐵即懼而退與之交兵彼敗我勝矣行法人手執黑旗念咒唵唵吒吒割你咽喉殺殺殺

亢金龍陣令各軍口念唵唵數聲不絕將生鐵大塊齊拋入陣行法人手執[illegible]旗念咒云唵吒斬你頭割你角令各執長鎗大斧喊叫而進

氐土貉陣將黄紙畫青實拋入陣內各軍齊聲喊呼如犬猫聲大刀斫入打鑼不絕行法人手執杏黄旗

[illegible]哮吽吽網羅羅捉捉捉大哄而歸

房日兎陣將紙畫虎面或犬面扎頂上口作虎聲或犬聲奔入彼手執豆拋之一軍拌網索地進行法人手執青旗旗心一口咒曰唵唵囉囉摩那那三軍齊持大斧砍刀殺入

心月狐陣將紙畫一婦人各軍掛在頸項上手執破網長索打入各手執大刀一湧而進口作犬聲不住行法人手執青旗旗四道月咒曰髯草子羅度路殺殺進進

尾火虎陣用金鑼不住或轂弓弩紙畫獅子掛頭項上大喙而進拋入陣中先拋猪羊肉剉之各軍手執刨又乘虎馬又或用草扎獅子一個外用皮裹拋入彼陣行法人手執紅旗一面念咒曰囮龍囮龍赤易訶訶

箕水豹陣與尾火虎陣破法同

斗木獬陣將亂石打人口中作鴉聲不住各軍執長鎗三股叉齊進行法人手執青旗咒曰先羅之之唵吒吒

牛金牛陣各軍手執大鏈口作虎聲不住先用塩塗手足各軍大斧斫刀而進行法人手執白旗咒曰囉

命尼曲曲唵摩摩

女土蝠陣令各軍手執扇打入先用油浸燈心抛入彼陣中以制之用手綑一肩大刀一層殺進行法人手執黃旗一面念咒曰究亥臭陀衣子聿殺殺殺訶訶訶

虚日鼠陣令軍各包米殺抛入彼陣以制之三軍作猫聲砍刀一湧而上行法人手執五采旗旗心一日咒曰唵唵訶訶摩尼尼羗呵呵

危月燕陣令各軍執火把大一柄抛入彼陣中各軍手執長竹打入長鎗後随行法人手執太陰青旗咒曰巨完阜炎阜炎

室火猪陣令軍作虎聲各包糟一團抛入彼陣随用鎗鈎長劍齊入口叫殺殺行法人手執紅旗揮入念咒曰熒戒熒戒吒吒尼尼

壁水貐陣令各軍作火聲手執縮綱抛入彼陣大刀齊斫行法人咒曰阿互車陁咒咒

奎木狼陣用鑼鼓齊鳴各軍拧石子打入陣中行法人手執青旗咒曰唵唵摩尼尼令兵砍刀湧入口中殺殺不絕

婁金狗陣令各軍作虎聲手執滾湯先潑入陣後用□口繩索而進大斧砍刀齊入行法人手執白旗旋遶咒曰神焚神焚吒吒訶訶

胃土雉陣令各軍頭插柳枝手執長繩綱羅三股叉大刀弓弩齊進行法人手執黃旗咒曰唵唵中尖囉吪吪殺殺呵麽麽

昴日雞陣令各軍作鴉聲先抛米穀以制之後用砍刀殺入行法人手執太陽青旗咒曰太陽太陽烏烏殺殺

畢月烏陣令各軍用紙四枝弓搭箭射之出頭上將灰雞抛入以制之行法人念咒曰火光火光神鴉鴉吒吒

觜火猴陣令各軍作犬聲先抛鮮棗桃子後用紙畫弓箭抛入彼陣各軍手執繩索一層火把一層大刀長鎗齊進口中大呼火來了行法人念咒曰唵唵山神神摩呵呵

參水猿陣破法同前

井木犴陣令各軍士手執縮綱火把而進大刀長鎗隨後口中大叫魔王魔王行法人手執青旗咒曰天魔魔速殺殺

鬼金羊陣令各軍作犬聲虎聲紙畫虎頭狼面扎頭

土六石打入彼陣行法人手執白旗咒曰唵姹廷豆
厲乍殺
柳土獐陣令各軍作犬聲紙面弓箭拋入陣中各軍
執繩索大刀而進行法人手執黃旗念咒曰原蛤震
山訶訶
星日馬陣令各軍手撒料豆及繩索拋入陣內手執
鞭子大刀大斧殺進行法人手執太陽紅旗旋繞口
中念咒宗氣赤晶趕趕趕
張月鹿陣令各軍作犬聲以花拋入陣中手執鋼叉
口中大喊殺而進行法人手執太陰黑旗揮進口念

咒曰韋侖允川進進
翼火蛇陣令各軍作鴉聲手執蝦蟇拋入陣內大刀
殺進行法人手執紅旗揮入口中念咒曰神羅火兵
摩摩摩
軫水蚓陣令各軍作鴉聲手執鐵鋤拋入陣中長鎗
砍刀殺入行法人手執皂旗揮進口中念摩訶訶吒
哩哩殺

二十八宿藏身破陣之法

角木蛟藏身水洗面目手足方出
破陣用犁頭鐵拋入陣勝
亢金龍藏身用水溼手作雷聲方出
破陣口念唵數聲或犁頭鐵打入陣中
氐土貉藏身用竹葉插頭吉
破陣口作犬聲或紙畫雲拋入陣
房日兔藏身用茅草插頭或紙畫月安頭上
破陣口作犬聲或虎聲拋豆制之
心月狐藏身三五莖草或石菜手撚石頭出
破陣作犬聲紙畫一婦人用破網打入陣勝
尾火虎藏身用木葉插頭上或紙畫佛字戴頭上
破陣用礟或弓箭紙畫獅子大喊入陣拋肉制之

箕水豹藏身用蘆花竹葉木葉插頭
破陣與尾火虎同又用肉一塊拋入陣制之
斗木獬藏身用水洗手足面目橫行而去
破陣各人將亂石打去後作鴉聲入陣
牛金牛藏身用草插頭上先頂角而行
破陣作虎聲入陣先用鹽塗手足
女土蝠藏身手撚瓦行吉
破陣用破扇打入先用油渡蠟心制之
虛日鼠藏身手撚茅草出吉
破陣作猫聲而入先拋米穀制之

危月燕藏身手撚土一撮出吉
破陣用扇一把拋火入陣
室火豬藏身用紙寫山字安頭上吉
破陣作虎聲先拋糟糠入次用鐵鉤拋入
壁水㺄藏身用水洗面目手足插草頭上吉
破陣作犬聲及繒綱入
奎木狼藏身用木葉插頭上吉
破陣用鑼鼓及打石入陣
婁金狗藏身手撚亂茅料方出
破陣作虎聲用湯先潑入陣

胃土雉藏身頭插不葉出
破陣作雞聲用繒綱拋入先以米穀制之
昴日雞藏身手撚茅草吉
破陣作鴉聲先拋米穀制之
畢月烏藏身用手撚亂茅草頭插木葉出吉
破陣用紙畫月弓箭射入先拋死雞制之
觜火猴藏身手撚楊枝出
破陣作犬聲入或用弓箭先拋果子制之
參水猿藏身與前同
破陣作鴉聲虎聲或用弓箭鎗果子制之

井木犴藏身用紙書井字或蒿荻織頭上
破用繒綱火把拋入陣中
鬼金羊藏身用竹葉插頭上吉
破陣作虎犬之聲入
柳土獐藏身頭插木葉手撚石出
破陣作犬聲或弓箭射入
星日馬藏身用紙畫鞍戴頭上吉
破陣用料豆及絲索繩拋入
張月鹿藏身口銜花木葉吉
破陣作犬聲及花拋入或弓弩射入
翼火蛇藏身用紙畫龍或土草戴頭上

破陣作雞聲先拋蝦蟆制之
軫水蚓藏身手撚土一堆出吉
破陣作雞聲用鐵鍬先拋之

金威符　此符用白絹長四寸闊三寸庚申日墨書
辛酉日佩之能避箭欲試此符取雞十隻離十步之
外一雞佩符九雞不佩令箭手射之九雞皆傷一雞
有符者無恙人佩衣領近小襟

ロロ一ロ开風
⺌ロロロロロ尸
丂二共　符發押符印

書符時澄心默念咒曰　金水相生相尅以成陰陽
二十八宿太白玄光鎮星奎畢以成紀綱三尺布中
可以包藏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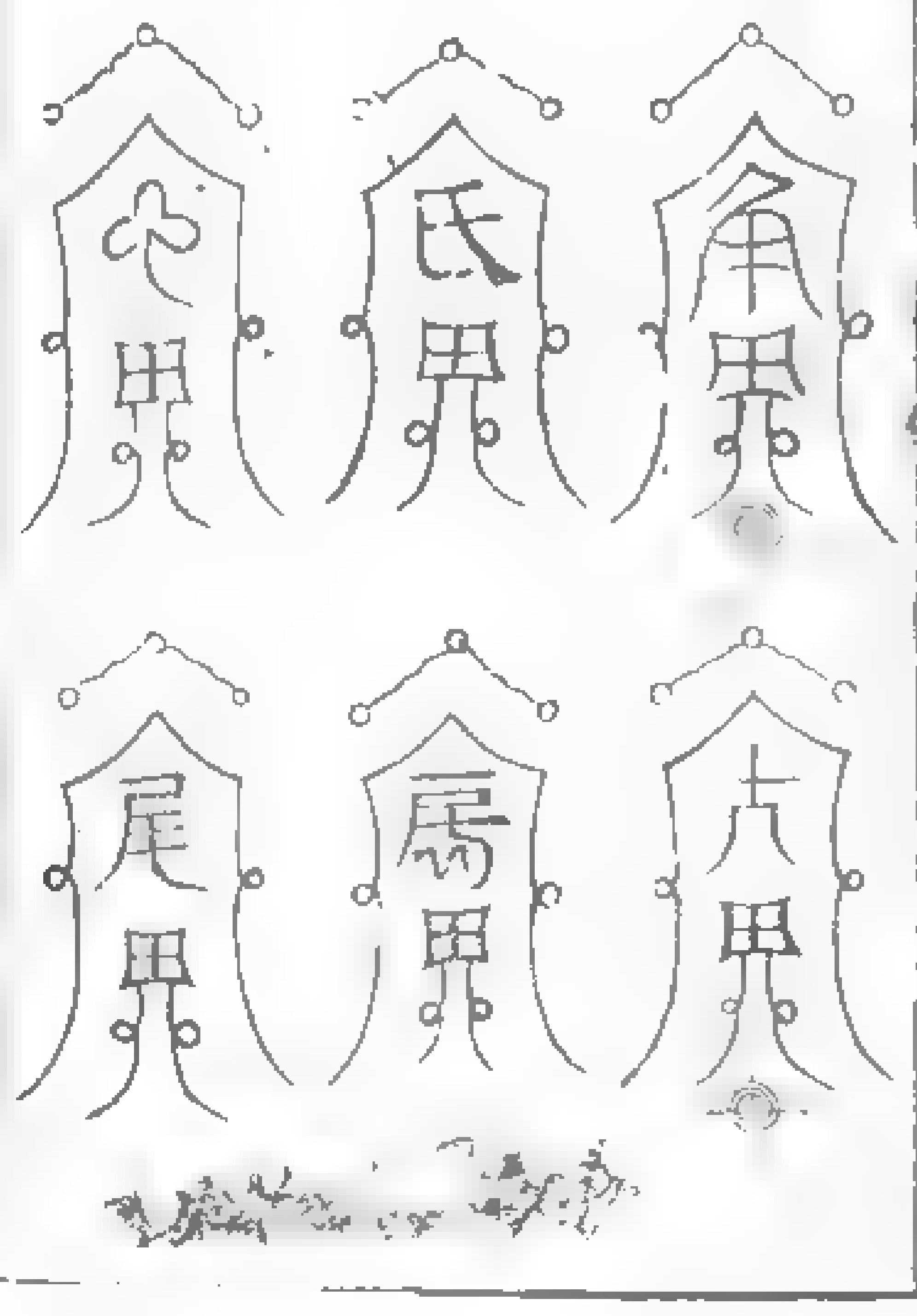
書符作用　泥丸久息氣如雷[illegible]鼻引清風口難開[illegible]猛風吹日月[illegible]電光飛大透心來[illegible]肺部陣雲天地暗[illegible]脾位雷霆兩入腎[illegible]腎過尾閭雷路斷衝山下玉[illegible]玉京有道終須到精神搬運老松[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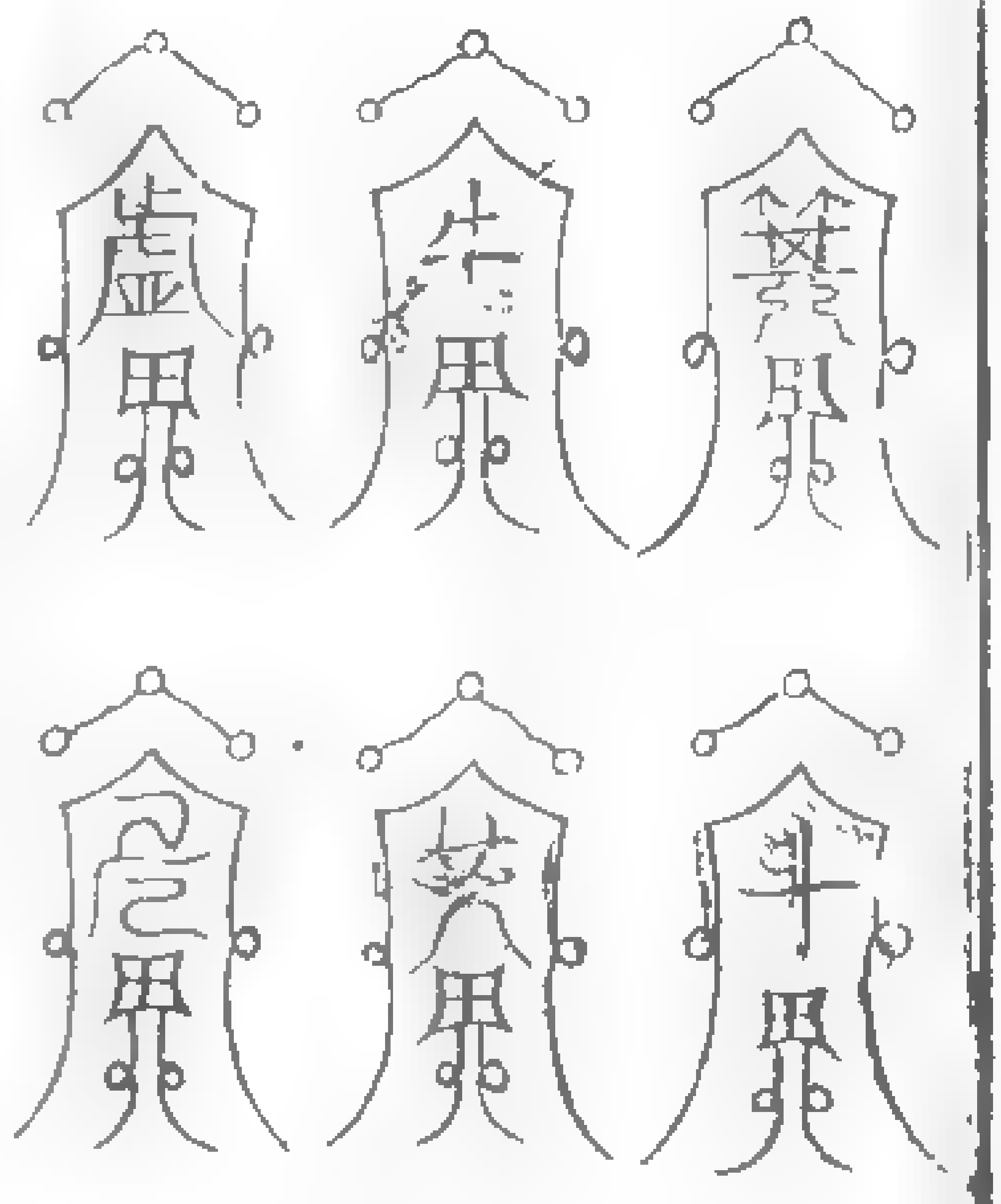
審符後賊陣法第一真武陣將刀橫掠我兵亦要將刀橫掠我將刀打斷以破其陣第二傘陣他將傘撐開我兵亦將傘撐開即便打壞他便退陣去了第三扇陣即蝴蝶陣他將扇扇幾扇我兵亦將扇扇幾扇就社破第四風陣他將布裙一撇我兵亦將布裙一撇將裙第五羊陣他先將羊一隻放將來我就將羊放之第六女陣他就將虜去之婦女放來言語逃難我這裡即殺之第七亂鬢陣他將自己頭髮鬆亂我亦將自己頭髮鬆亂往一路用手蹉之已上七陣俱效他即破陣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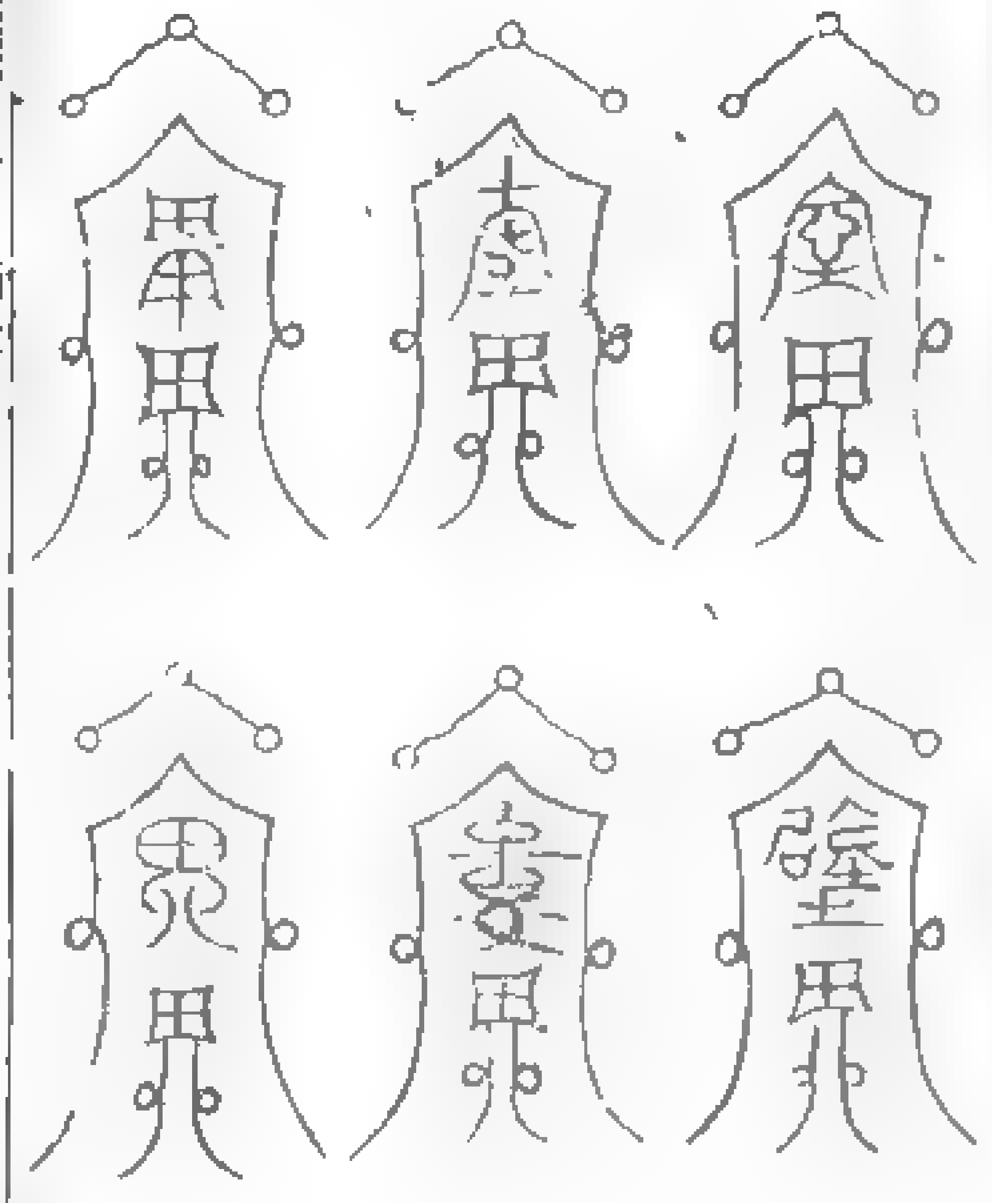
行持祖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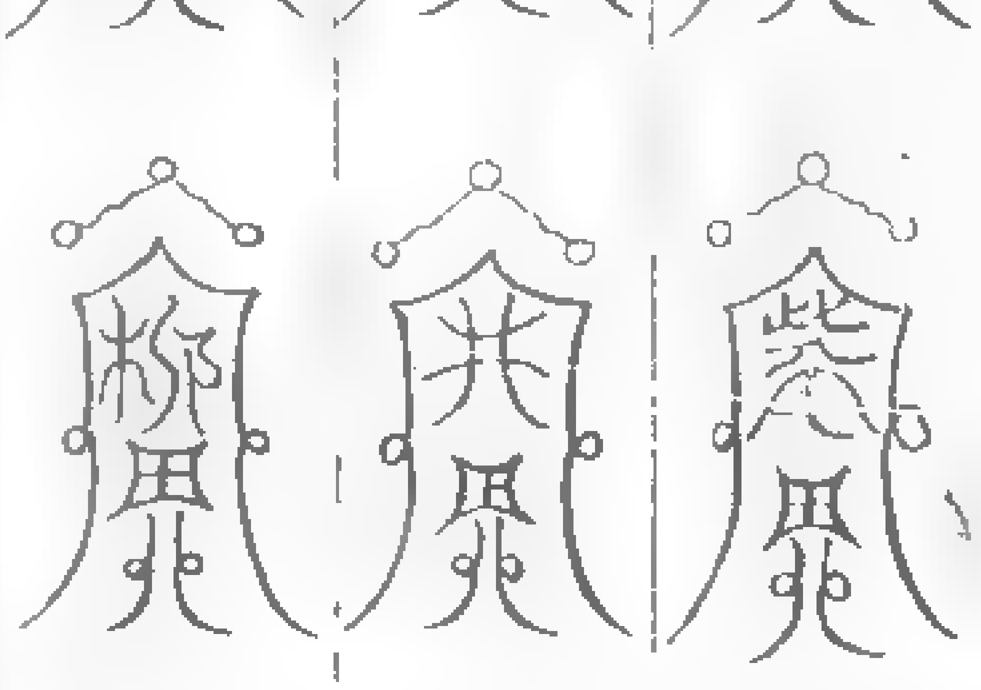
行法人先要戒五葷三厭持齋戒酒不近女色終日靜坐收心十數日然後行功趺坐子前午後紫朝上帝履踐天光四風混合出入玄牝練得純熟求其效驗兩腎如火黃庭如湯泥丸大一點真陽生於元海作法之時大喝一聲[illegible]吸入符水中所奉神將隨聲聽令方得[illegible]訓練百日方得功[illegible]行法務要如前行持方驗慎之慎之尚有內外天罡符合行持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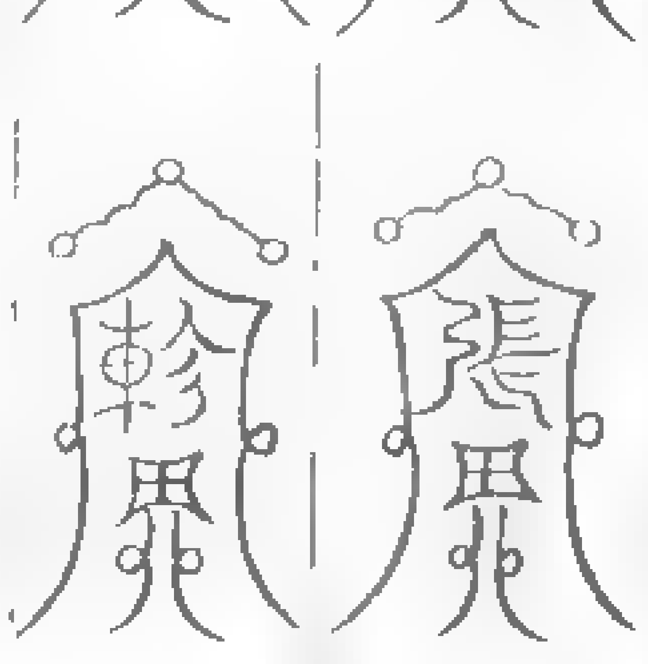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符式　後符天罡祖氣加諱字倣此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井
鬼
柳


星
張
軫

一日干德

二日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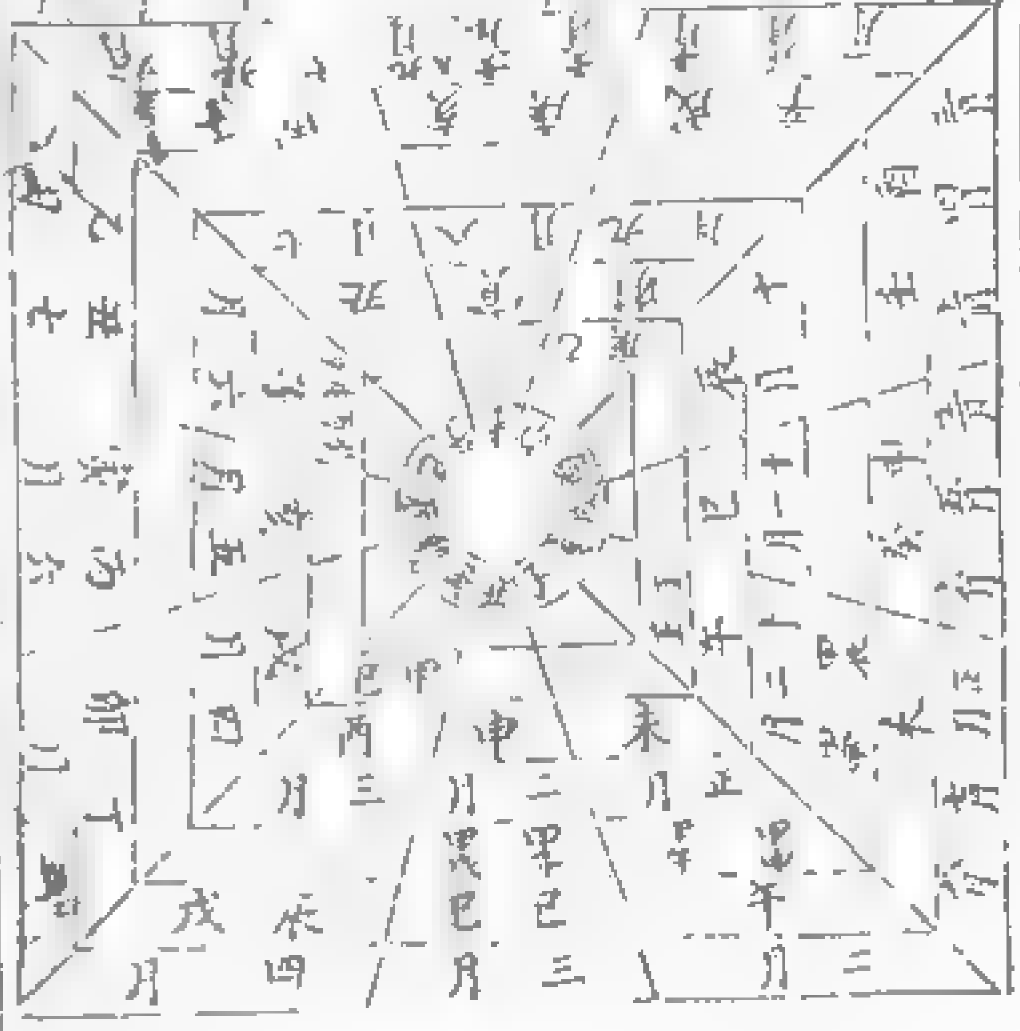
三日生氣月德

四日守神

五日儀神

六天德

七解神



一日鬼

二屍鬼

三月破

四孤寡　伏連　大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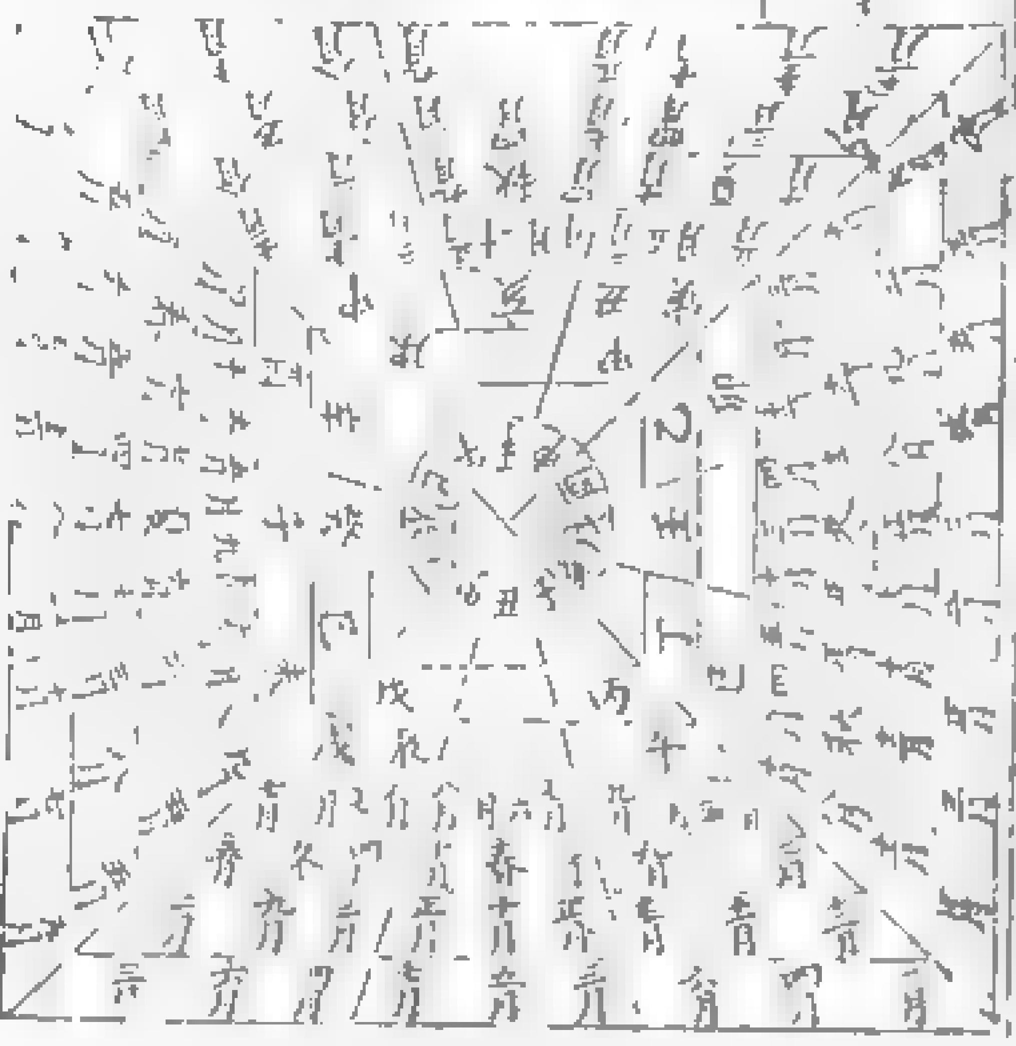
五光怪　血支　血忌

六作

哭神

憂神

地火



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五目錄

牌

武編前卷五目錄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五

瑯琊焦竑校

牌

羅拱辰牌論曰若敵在百步之外我兵必先用弓弩及遇銃以制其鋒及至來近短兵相接尚在三十步內外必須用鏢鎗以飛擊之敵人見鏢必避之中鏢者必倒我兵必乘其勢各持便器而入各兵銜進又必列牌於隊前以禦矢石而牌乃陣中第一器所不可少者陸戰之法大率以十人為一隊每隊以一人為隊長就將原戴笠子鎗上縛一號旗以便擺陣用

內牌手三人執牌在前遮蔽敵鋒用手牌者執鏢一二枝以備飛擊鏢既發矣而隨用腰刀其用挨牌者手持長鎗一以護眾一以旋刺而腰刀又隨身可用則用也次鎗手四人傍牌而行避身牌後亦各兼帶鏢鎗一枝次又或弓或弩或銃者共三人又藏身於鎗手之後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臨敵則先發弓弩銃賊近則牌手筅子手所執飛鏢齊發鏢發則牌手與弓弩銃等兵乘勢併進長短相間彼此相護斯能取勝手牌亦名燕尾牌宜用白楊木或輕松木為之取其輕而堅也每面約長五尺七

寸闊一尺上下兩頭比中間闊三四分俱小尺用手牌便於用刀先以鏢鎗飛擊先挫賊鋒然後用刀則前後左右隨賊技器施我刀法此手牌之利也左手執牌大指橫挽刀一把裹又帶鏢一枝右手擎鏢一枝與賊相近三十步內外先用右手鏢飛擊次取牌裏鏢又飛擊然後用刀斫賊或鎗或刀如後二式應之手牌隔鎗左手挽牌右手執刀與賊相近時見賊用則將牌下手節以於身前露身對賊賊鎗必對身戳來以牌向後一拍我刀順牌角而下則賊鎗被牌拍去而我刀傷賊矣又一法將牌緊閉身俟賊鎗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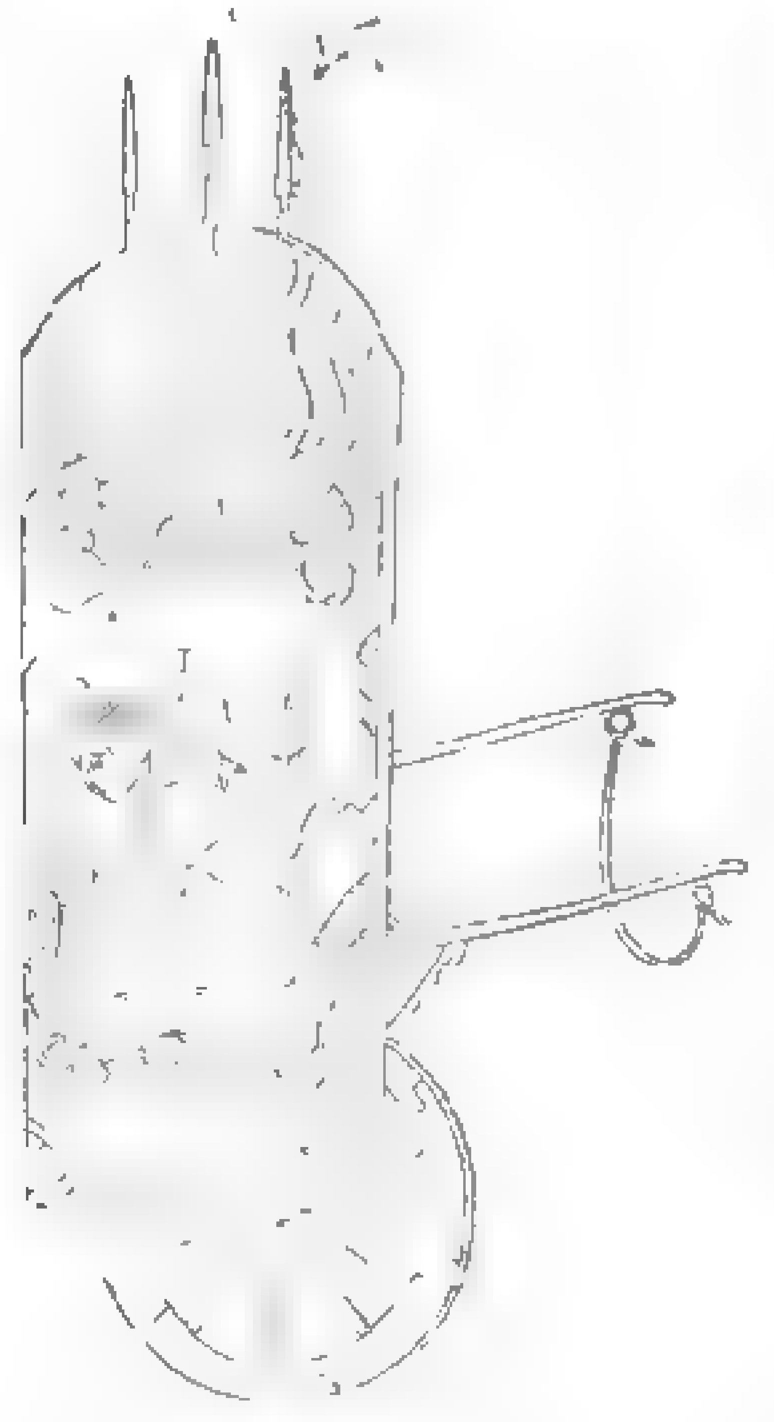
戳來略將牌前面向後一扭其鎗自虛落於我後我刀隨即砍去手牌隔刀與賊相近以左手執牌將牌略閃身後露身前半俟賊刀砍下以牌從前執起迎隔賊刀右手用刀攔腰砍下賊刀被我牌隔去而我刀傷賊身矣挨牌亦用白楊木為之每面約長五尺闊一尺五寸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俱小尺挨牌用繩索用木橄欖者用挨牌則以牌上長繩上木橄欖扣入繩圈中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縫中夾牌下短繩上木橄欖仍以五指[illegible]前半節右手執鎗後半頷或伸或縮或長或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護自身

手或從牌之兵手牌止用得鏢與刀一手持牌也挨牌可以用鎗手兩手俱不持牌也此用挨牌式以左手中指縫中緊夾下面短索上下繳攬照前牌下式以頸項掛牌上繩照前牌上式仍以左手五指挽鎗前半節右手執鎗後半節或仰或縮或出長出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護自身且護從牌之兵

彩者乞製無敵神牌二十八面其牌可以衝鋒乞取戍碓五萬斤其物可以足飼揀選精兵日逐訓練使知攻殺擊刺之方出奇埋伏之妙倘後有無能相拒仰惟試用生民萬幸儒生今亦考試理合繪圖具呈須至呈者

計開

無敵神牌式



以爲軍中一技名曰無敵神牌一人可以敵百十卒能敵千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鎖我兵之不退能拒敵兵之前進

提綱曰團牌者櫓盾之屬用以遮蔽矢石也若雜於五兵互相捍衛可以拒勍敵可以過夯冲若獨用可以護身殺敵可以擺路塞門過溪河可以浮人渡水執斯器者須會大七星閃馬牌等法習熟爲能凡操牌俱攢一處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曉跳牌官旗教演聽鑼聲爲節制鑼響一聲背牌一路如有進退合度覽牌如壁閃牌如電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

露足張牌能殺其敵斂牌能蔽其身是謂能矣用之以拒勍敵以衛短兵大七星歌曰牌鬭覽牌坎刀上步再牌鬭坎刀背擎刀紋絲步回撒花蓋頂收了出牌見力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截刀上小跳翻身下閃馬牌歌曰截牌再截牌坎一刀復一刀再坎一刀再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坎一刀又復一刀又坎一刀又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

鐵

洋路出鐵上等鐵絲鐵如黃豆大長丈餘用工最多次等鐵條鍊中鑿三眼三等手指鐵鑿五條紋下等生鐵出鐵之處條鐵止用兩筒錢一斤而已

廣州好兵器用桅孤鐵

淮子鍊鐵用馬糞火

鐵有生鐵有熟鐵鋼有生鋼有熟鋼生鐵出廣東福建火鎔則化如金銀銅錫之流走今人鼓鑄以爲鍋鼎之類是也出自廣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廣鐵則加價福鐵則減價熟鐵出福建溫州等處至雲南山西四川亦皆有之聞出山西及四川瀘州者甚精然南人實罕用之不能知其悉熟鐵多瀵滓入火則化如豆查不流走冶工以竹夾夾出以木捶捶使成塊

或以竹刀就爐中畫而開之今人用以造刀銃器皿之類是也其名有三一方鐵二把鐵三條鐵用有精粗原出一種鐵工作用以泥漿淬之入火極熟糞出即以鐵捶捶之則渣滓瀉而淨鐵合初煉色白而聲濁久鍊則色青而聲清然二地之鐵百煉日耗雖千斤亦不能存分兩也生鋼出處州其性脆相工鍊之爲難每其出爐冶者多漸糞炭灰土且其塊粗大惟巧工能看火候不疾不徐捶擊中節若火候過則與鐵滓俱流火候少則本體未鎔而不相合此鋼出自處惟浙東用之若其他遠土則皆貨熟鋼也熟鋼無

出處以生鐵合熟鐵煉成或以熟鐵片夾廣鐵鍋塗泥入火而團之或以生鐵與熟鐵并鑄待其極熱生鐵欲流則以生鐵於熟鐵上擦而入之此鋼合二鐵兩經鑄鍊之手復合為一少沙土糞滓故凡工鍊之為易也人謂之鋼則生鐵去而熟鐵存其性柔頗似不然蓋生鐵雖百鑄所拆甚少熟鐵每一鑄所拆甚多其去其存不知其孰多而孰少也人有罰則鋼久鋼則脆與性柔之說相反此二鋼久鍊之其形質細膩其聲清甚若鐵之久鍊者聲雖清然不及鋼也一先將毛鐵逐塊下爐入火候微紅時鉗出用稻草灰

拌鐵身卻入爐大火扇透紅發値時鐵花飛冒之際鉗出鎚成板子就以鋼鏨鑿縱橫深紋於其上其紋路俱隔分數如此二過初次一煉一二次二合一三次四合一

稻草灰鑿紋總同前法但盡此法製其色白光如銀其聲清而有韻此其証驗

計用福建方毛鐵對客買每百斤算買脚并搬運脚價共用銀九錢

福建條鐵令人用造釘裝家火造大器械不用廣東條鐵令人用抽鐵線造大器不用

一鍊鐵每十斤攢鍊作三斤計用匠五工工食二錢五分約用炭價銀一錢六分通算鍊就鐵計用銀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得鐵一斤此鍛鍊之大數至於成造刀銃工又益加鐵又益加此須逐樣監試一件纔能定價

一鍊鋼每斤計銀二錢可作甲葉計銀三兩可作好刀

一弊端估造器械官價率有餘然內而監造人員與掌局工作以漸使然是以高價而得低物也鐵與鋼鍊之已精未精并若金銀可以成色辨計往昔只照

常制造尚自弊多至於鍊鐵則弊益易若手答炭指粗鐵以為精鐵以粗鐵而易精鐵將無所不至矣

一鍊鐵之工須得素用堪用之人方彼此相解若造鳥銃須得慣造得法之人為之指撥

刀花羊角蝦灰粉心木捉過酸醋燒灰俏醋

刀方羊角鐵石硇沙

火器

一保生牌上列銃子小銃一十五筒一人左手執牌右手執刀內運機則一齊發發無不中較之鳥銃嘴只傷一人者有間矣此為衝鋒第一件器也

一百步火能內藏神器二十四件諸般毒藥飛沙發
泄而凝聚不散入目則目盲入喉則喉啞攻營破寨
勢若燎毛陸戰水攻殺戮用之無不取勝此爲破敵
第一神器也
一手子銃卽大將軍也以毒藥法制生鐵千斤藏於
銃內銃發則片如雨鋒爲衆莫能當也一中其賊項
失其命而不自知其終矣　宿火用鐵片炭基
一水底雷以大將軍爲之埋伏於各港口遇賊船相
近則動其機銃發於水底使賊奧溺舟楫破而賊無
所逃矣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縫內宿火上用繩絆下

用三鐵貓墜之
一法制火毬以諸般毒藥和火器爲之毬碎而火不
息火散而煙不滅此宜於水攻破敵而燒舟楫者也
一子母舟母用二小船爲之遇賊船篙以繩連環其
柁柁不應則船不可使然後以戰艘臨之無不破敵
一飛懸神銃因守城池者也埋伏於城下每離十筒
垜口只用一人守之遇賊攻城上動其機則銃發於
城下此爲形而示之以無形伏而延之以無伏兵不
勞而城可守者也
一迷眼火沙以諸般毒藥爲之置於長銃之前占其

工屈中火器氣則目卽盲
一火車取勝或以牛馬載之縱之使入賊營陣則火
衆而賊衆奔潰觸處皆傷手足無措聞其煙氣者命
絕而不知所終矣
鳥銃匠頭義士馬十四呈每銃一桿用福鐵二十斤
價銀二錢
炭一百七十斤該價銀五錢一分
煉坯打板六工該工食銀一錢八分
煮筒六工共該工食銀一錢九分（開門一分鑽手）
鑽銃心每桿七工該工食銀二錢一分

刮磨四工該工食銀一錢二分
打照星火門促杖頭并刮完共二工該工食銀六分
鏇照星火門事件該工食銀八分
刮銃磨緊鑿鏇一工該工食銀三分
鑽火門事件細眼一工該工食銀三分
發刮匠一工該工食銀三分
打鑽修接通條二工該工食銀六分
木托工料銀九分
銅打鉸鍊工食銀一錢二分
促杖竹桿該工料銀一分

油硝醬竹甲鐵線共銀二分
鈀鐵一斤銀四分
通條爐楞鑽鐵二斤銀二分
外照依番式活底螺螄篆工料銀三分
以上每銃一桿用工料價銀二兩二錢一分
今開立直估定過每鳥銃一桿該用工料價銀三兩
八錢三分
每銃一桿用鐵四十斤該銀二錢六分炭五百斤該
銀八錢五分
煉鐵爐每爐六人煉該四日共二十四工內鉗手每

工四分散匠二分算該銀七錢六分并鐵一爐六人
用一日內鉗手四分散匠三分算該銀一錢九分
鑽筒一爐六人用一日內鉗手四分散匠三分算該
銀一錢九分
鑽鐵十工該銀三錢
剉磨五工該銀一錢五分
螺螄篆該銀三錢
打剉火門照星一工銀三分
鑲嵌火門照星銀八分
剉銃鑽細眼一工銀三分

[illegible]用鐵銀三分
[illegible]鑽頭一工銀三分
作剉一工銀二分
銅盤該銀二分
旂杖木托杯價銀六分
木匠二工銀六分
銅撥鬼活釘一副重六兩連炭該銀六分
銅匠二工銀六分
稍草該銀三分
硝藥竹甲鐵線該銀二分

射

吳越春秋論射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
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子識之道
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
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兔逃形逐影光若彿
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
一人當百百人當萬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
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
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手若
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敵翁心咽煙與

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夫此分鄉右手發機左
不知一身其敵況伴雖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頑
闘望敵儀表設分矢之道有曰夫射之道從分望
敵合以參連弩有十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
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安在斷斜有道言

弓

上寫啟射經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
當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微當其弦心也以弓
當左膝前豎按席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偏向右然
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

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授之則
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
指弦第一指節當陽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
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
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擡弓離背目睨其的
乃頫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把齊及左膊肘平
小推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
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此及滿使臂直是
也引弓不得急引矢敵行不至皮不得緩緩則
力難爲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靶齊爲滿半
寸之中爲發實行矣而樹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
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同於無
目試之至也故以目視鏃鏃上與箭中則乘之爲無
術矣的久在弓右視在左箭發則雁其前獸其肘仰
其腕目以淩之手以駐之心以遲之其不中何爲也
又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
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如此五者爲上德故
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若患力羸但當引之但力勝
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
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

百中十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之
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
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
傾箭惡前仰顧惡傍引頸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
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額臨爲
持兕欲闔出弓弰爲中吐月平分闊爲弦上焉衡
此皆有威儀之稱也　又曰凡控弦有一法無名指
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竪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
指壓勾之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
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

大指末擬弦則致箭曲又傷打但令指面隨弦直竪
自脫而弓中共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
秘之說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耳其執弓欲使
把前入拒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
指使不礙

井儀　開弓形所謂懷中吐月也

襄尺　襄平也尺曲尺也平其肘所謂肘上可置杯
水也

白矢　矢白鏃至指也所謂彀率也

剡注　注指也以弓弰直指於前以送矢發所謂絕
力控也剡銳也弓弰也靡其弰

參連　矢行急疾而連參也

俞大猷曰烈女傳曰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
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閒而慮周凡打袖
皆因把持不固凡矢搖而弱皆因鏃不上指也法曰
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
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為
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妙審者審於弓滿弓發
之際今人多於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審者今
人皆以為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
若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
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審之使精
神和易手足安閑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為何大指
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凡箭去寧高而過的
慎勿低而不及也

言挽進力古法曰莫恐弓軟服當自遠基習射之始
必須積挽其法以木弓三四斗挽少至多不可躐越
積至弓服然後加以斗力推而上之至一石止蓋石
力人皆有之可勉而及挽力既進則架箭以試其滿
弓欲弱箭欲長弓弱則易至滿箭長則引滿有餘他
日射之可無殘箭之患

古事林廣記曰挽弓取箭古法曰遠之能近之功蓋
挽力既進然後習以左手連雙箭夾弓而挽箭筈齊
上弰上三指實下二指虛其箭自偃以右手下三指
仰抹取偃箭至箭之半仰以小指勾[illegible][illegible]分寸
之間次以食指勾其上箭[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不可以目視筈
取凡取箭之體須斜右手斜右則不犯把不視取筈
則恐不真不真則手能及[illegible][illegible]慎久之則又非式亦
恐有落架脫弦之病必[illegible][illegible]之際以食指[illegible][illegible]其筈
縱未遂入弦可以一移而無脫落先習於十步之內

百發百中然後增五步推而上之至百步止此古善
射者之法
牽放體勢古法曰前手如托太山後手如抱嬰兒前
足如踏雞子後足如踏蝸蝝丁字不成八字不正謂
手欲前直而後圓足欲前虛而後實前足尖對的後
足橫則有力也左膊惡高右肘惡下頸惡傍引頭惡
却垂臂惡前仰背惡後偃肚惡凸臂惡高力勝弓則
容貌閑和弓勝力則體動神疲蓋射以和容為上主
皮次之其或撮口挽弓嗔目牽箭斜覷其的架挽失
容一身態度尚不自持又安能求中

遣放求親古法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射不入石徒
勞爾力又曰有力不親不能害人親而無力不能入
物又曰疾而箭狂反被敵傷親而箭遲敵可閃移三
者射之要也蓋射始於舉節終於遣箭箭高則下插
而箭斜箭低則上插而箭徐弓急則失威緩而難中
弓緩則力弱而去遲昔由基百步穿楊鑄甲七札精
通於神皆在遣放遣放之法須入力勝弓操審在我
偃其左手仰其右腕前發則後肱前捎前捎盡地後
肘附右膊後手不得撒前手不得過身不得動文牽
而武放然後發無不疾疾無不毒毒無不親

治心調攝古法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蓋心一不治
則射無中理凡射有十不可但想不可低息不可奔
走而至不可醉不可饑不可飽不可怒不可不欲射
不可射多而好不止不可爭食不可求此十者則不
徒射矣射中勿喜喜則心易而反跌射不中勿憂憂
則心惑而無主手挽其弓弦安其箭目注其的心實
運之平居暇日更當調其氣息節其飲食避其寒暑
持其喜怒誠其嗜欲此射之至要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垜之中兩腳先取四方立後
次轉左腳大指垜中心此爲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

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弝側臥則上捎可隨矢直
指的下捎可低胛骨下此爲靡其捎右手摘弦盡勢
翻手向後要肩背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
得開露此爲壓肘仰腕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鉤弝第二第三指着
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捎指左腳面曲右手當心右
臂貼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要促捎
箭筈與手齊決持弓審固事須垜在南時面向西右
手挺弓左當弝仍令箭筈兩相夯
舉弝摟弦欽身微曲注目覷的左手輪指坐腕弝弓

弓安懷中吐月之勢緩以左手第二指與第三指背
壓箭入撥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後舉左脚三移其
步以箭訣曰舉弝撥弦横從脚輪指坐腕手微欽上
抈斜傳右肩膊左手持弝横對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承下緊抵前四指五指鈎落
上箭先舉右脚隨步合右手指弰低弝以二指按箭
一指斜攦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鈎左手二指三指攦
箭弩箭至鏃訣曰前當弓弝一般齊三實兩虛勢漸
辭小指取箭緊攦鏃抹羽入弦無暫遅
當心入筈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前

手就後手撥筈入筈左脚尖指垛脚跟微出右脚横
直對垛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腕攦前
雙眼斜覷的訣曰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相迎穩入
弦捻筈當心斜覷貼緊胶兩膝直如衡
鼎胛守弦輪指把弝推出前手微合上弰向弰曲
不可展盡左手輪指空第二指過弝節上入指面
至右弓弝屈起指節合指貫甲鋪下前脚左右膝着
力目入筈法訣曰前脚拄下若拄山右手彎弓緊定
弦兩臂稍曲不展盡文字須用緩役行
斂身開弓以左手第二指如箭弝外覷帖側手引箭

至鏃大指節定血盆骨為進凡鏃至弝介爲滿弝
之間爲貫絃貫絃不失斷有及者大抵皆脚膝着
力亦同入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分明弝外分明認
帖真前筈肘上翔雙膊聳脅肋脚膝力須匀
極力遣箭竦腰出弰上弰盡地下弰[illegible]後手仰
腕極力進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兩手猛分虎口着
力向下急捺轉腕以第四第五指緊鈎弓弝兩稍凸
出則箭力倍勁訣曰弰去指如擲[illegible]弝箭發應同撚
折弦前弰盡對後筈合極力遣出猶自然
捲弦入弰後箭前兩手相迎直右手過胸曲左手捲

弦以左手第二指取箭前脚跟聳身稍斂雙眼覷帖
曲右手帖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攦箭直右手
上臂仰腕過胸取箭訣曰右指攦箭當胸出左手捲
弦弰箭有箭已中將無動手抹羽入筈法如前
修後手法宋虞宗道大尉釋撥傳側切說文云側手
擊物曰撥當當後手如擊物之状令臂與肩一般平
直是也捩音列說文云拗捩也當以前手抑弝後手
控弦如用力拗捩之状勞音[illegible]說文云勞斷也當
當以後手摘弦如勞斷之状掣手向後仰掌向上令
見掌文是也控音[illegible]結切俗作[illegible]說文云控擲也謂當

以前手點弰如擲物之狀令上弦指的下弰抵胛帶
下也
步射病色開弓勁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
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弰謂身直頭偃前
手腕仰兩擿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斫弦謂
遣箭分弓質節不轉腕後鬆手轉弝弝謂手太鬆
側提手弝倒消弰子大二件謂下弰傳二胛後手約
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斂定手不放平後手偃後
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剪弦列手
射馬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硬放箭目無

觀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射疏及遠中微制大必資於弓矢今弓手止射長箭
而不知射邊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況各止用竿
縱可取勝殊非長技為照長箭失遲而敵人易見
致後得以閃避且得拾取復射其利在彼邊箭失疾
而敵人難窺亦難復不能回箭況邊箭所到倍長箭
且步有餘其利在我長邊二箭務令弓手兼習若賊
尚遠緩則射邊箭如來近追則射長箭各從其便鈞
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以一一斛為一
石自漢巳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

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
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
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三十五石
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及三石者乃古之
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
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
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其繼實事曰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
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事驅騁四
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因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

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
至方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
特抹鞦而已
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
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
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
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
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
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所以為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多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謂挽過則

朩弱不來箭弱把拘　把太長則柱細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
淸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
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
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
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弓制

一馬蝗面弓謂用大牛角解截成面而闊過拽滿則
曲如扇圓受力均勻不喟不走不閃不腑

一泥鰍面弓謂用小牛角解截成面而狹過拽滿則
曲如折竹受力不勻易喟易走易閃易腑
一披背筋法披筋一貶晴揹合待半月陰雨合待一
月方令再上或連披數版則內濕外乾射不旬月解
脫可待
一膝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揹合待十日陰雨合待
二十餘日方再漆不可日漆數重則內濕外乾射不
季月斷脆可待
一裹弓之法或用黃樺或用桃皮或用朱紅皆不若
黑生漆免被水透
一稍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魚鰾或用綸紬或用紅

絲花彩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費工待損
臣謹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爲稱首武藝一十有八
而弓爲第一其崇切尙矣今之制有何蔑裂之甚邪
蓋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
相堅實故壯之以筋角然〻物相資必隨旬日候其
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冬弓月前否則弓雖易成膠亦
易脫馬蝗面闊而受力均勻受弦端正故發矢可期
於破甲泥鰍面狹而弓愛走反面愛跌嚌故臨用多
至於誤人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小角價低有司
自賤而惡貴故凡所在買到軍須小角常多而大角

常少有可非喜用小角而惡用大角也大角之價常
倍於小角小角之價常半於大角此固價之不相若
矣況角之大者本爲難得若全用大角則作匠所選
愈精而倉卒亦不能得其足戰弓只得兼用大小角
界成狹面而闊則力硬故令面薄遂成馬蝗之狀泥
鰍乃負背之本族馬蝗乃闊臉之今人只取喻耳至
若用黃樺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魚魫以裹弓靶徒爲
觀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稀兩重則雨不能濕水不
能透亦必弓力軟弱箭鏃更之九寸方能牽挽滿箭不能
則拽不過而箭去無力是謂弓制

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破甲反資敵用造矢不可
無法尚矣近日所製箭鏃太重箭簳太粗脫易解散
翎易脫落其故何耶蓋古人之制箭欲其去之勁直
也故翎之以羽曰鵰曰鶴曰鴇曰鴉所用不拘於一
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石石造曰鑿子曰
蒜麥稜曰破甲錐所制不拘於一樣簳有鵰節巴翎
腹翎之辨簳有山竹采色桐油柿漆之別然考其巴
翎之迹翎則鶚鵰野雉爲最挨鏃則寸金鑿破甲錐
爲最銳簳則道簳去直而易中簳則黑漆易成而省
費餘皆徒事觀美不堪實用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

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損壞有悞使用即將元監造官
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以虜酋器具一一如法而吾
軍製作之可一切不問只欲速成可以逃責備數足
矣此所以類皆苟簡敝裂而不中用也況鏃重則弓
軟而去地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所以箭頭重
過二錢則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當
用一顆是謂弓箭制
古事林廣記曰古法曰弓不等箭與短兵同箭不等
弓與無鏃同謂箭重則緩輕則颺也蓋弓有強弱矢
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雖蒙羿不能必中古者

弓矢之制弓八十以弦重二錢半箭重八錢爲準學
射或致的於深谷或昇於高山或更或移使其的縱
橫前却施之於敵發無不中
焙宜火候江南之地多卑濕弓矢四時必火焙適宜
然後筋角膠漆和暢而不解使弓手力常存矢翎羽
常附凡造焙之制高不過五尺横容弓身而有餘隨
弓之多寡而廣狹之弓之去火四尺之上下火近太
迫則燥火去弓太遠則火氣不及務適宜耳弓面上
向焙其背不焙其面凡火四時有寬猛增減不欲太
猛亦不欲太寬蓋太猛則有弓枯之患太寬則火氣

易息與無火同火在爐春夏秋冬上常覆二分灰於
梅蒸則宜上覆一分之灰春夏陰潤亦如之常使微
露見火朝以繼夜以繼日四時值天氣明爽時取
弓出而列於架使筋角之活也長久復藏於焙江南
射者易傷其弓往往時秋冬不開或置之風外不知
一日失焙弓未解遽積日則解矣凡自焙內取弓出
射必候頃刻令弓絕無火氣方可安弦庶幾無傷折
之患箭亦不可不焙不焙則翎羽不附焙箭之法要
在以直安箭箭橫安則易曲也弦之新者必潤安之
於焙以去其潤然後結而上弓庶不差於長短大抵

矢以弓矢爲本凡當謹護其逐月角火分數詳列於
左正月二月用火五分三月四月用火六分五月擀
蒸用火十分六七月用火七八分十一月十二月用
火五分八九十月用火六七分矢長八寸爲鞭箭四
寸爲白蛇吐信皆用溜子發之鞭箭先搭箭後搭溜
子白蛇先搭溜子後搭箭

弩

程太昌曰書云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者弩
牙也牙之所以過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爲二可
以御弦也度者立爲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

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
人發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弓背之上也循其目力已
注乎機即爲往也欽厥止者弩人度度機牙之將也
所止巳定則率厥而行以釋矢於弦者也釋者發機
激之特也楊子曰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
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
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
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指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
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高低或差弓弩益一律
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至止在擬發之間矣

三者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
之分寸必與正鵠與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
及彼是爲往省也
列子仲尼篇古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
一焉唐六典庫武令注箭曰其本曰鏑其旁曰羽其
矢末曰括括旁曰疑音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者矢
之末分岐而銜弦者是括也
劉天和曰前代名將如漢耿恭唐李靖郭子儀
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illegible]弩以破羌虜者不可勝數

而漢且置强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
弩耳臣亦未敢遽是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
貯神臂弩數百張相傳者百餘年矣乃知 先朝亦
嘗制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
宜遵倣造成其制以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
斤上下及一百二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
慮人力有强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矢取其利最遠
而端可及三百步內外者爲式其長均七寸五分其
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與弩稱後倣漢耿恭之法
箭鏃用四火又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

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箭鏃後小鐵管心停長分許入箭鋒處內用漆膠外用竹絲以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答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

提綱曰最爲利器射堅及遠爭險守隘遏衝制突非弩不克或者謂用弩不便於戰然非弩不便於戰乃爲將者不善於弩也善用弩者列爲左右翼每翼或三或五攢箭注射射訖擊回而張張訖挨次而射遞相輪翻繼而不絕尤宜處高臨下仍令弩手各帶腰刀一把賊若近前則跨弩而用刀如此則長短得以相

濟一教弩法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肩彩然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著張張有闊狹左胜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手敵遠則擡頭放箭敵近則平身敵右則右回身敵左則左回身敵在高高擊手敵在下低伏手發訖唱殺殺然後制

北征錄一號鐙弩牙裡一尺八寸五分箭葫蘆頭四寸木撻長五尺八寸一名馬蚴一名克敵一名一滴油張憲伏之於中林而捉眞珠郎時俊用之於射伏關而敗四太子一神臂弩椿牙裡一尺八寸葫蘆頭四寸鐙二寸椿長二尺三寸角撻長四尺五寸一鏊頭如箭二尺葫蘆頭五寸鐙五寸三日五寸鏊頭五寸椿凡長四尺木撻長七尺各夏兩水落濕宜用角弩並長於馬援長於弩制騎一弩此舊說也然近日諸軍弩手皆欠指版人身適以五尺爲率上項至項一尺則下止四尺泥浮五寸則下止有三尺四五寸弩手進則踏弩以射退則將弩以歸撻長若過六尺椿長若過三尺有弩則撻梢柱地而下有縮絆之憂踏弩則椿頭柱膺而上無牽挽之力草萊藤蔓之地攔其弩縮必棄弩而空走塗潦泥壍之地破其踢絆必爲弩而喪驅今欲使弩身力自二碩至三碩不許太

硬令久疲之兵易於蹉踏使弩撻自五尺至六尺不許太長令矮短之兵易於行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濕筋角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木索車滯則用角弩其鏊頭寸椿撻太長者悉令諸軍減令短捷則庶無廢器是謂弩制

臣聞弩箭之制與弓箭不同弓箭輒去而安筈頭難弩箭平頭而安筈甚易弓箭太長而輕故甚費弩箭太短而擇鋒甚省比者神臂弓箭至於弩而箭用索翎故失於太鈍而不能取遠均於無用又之鏃用石蓮頭喬麥稜則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

鏧子則鏧上有鋒而易入窮於隙翎用鵝羽則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謂弩箭制

弩有踏張者稍小則有跳蹬弩木弩跳蹬弩亦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雖可施不能久遠兵不甚用其力之強弱皆以石斗爲等箭有點鋼木羽風羽木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幹羽咸平初軍校石歸宋上之箭中人雖斡去鏃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風羽者謂當安羽處剔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掉此不常用備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幹鏃三停

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雙弓牀弩前後各施一弓以繩軸絞張之下施牀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蟬有射手合蟬者謂如兩蟬之狀大者張時用十許人次者五七人一工準所射高下一人以槌發其牙箭用大小鑿頭箭惟手射十子弩最小數人就牀張訖一人手發之射幷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伏弩前二弓後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張時凡百計人法皆如雙弓弩箭用木幹鐵翎世謂之一鎗三劍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illegible]兩或鐵或翎爲羽次三弓幷射攻城故人謂其箭爲踏撅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可登之也又有繫鐵斗於弦上斗中著常箭數十隻凡十發可中數十人世謂之斗子箭亦云寒鴉箭言矢之紛散如鴉飛也三弩幷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藥用之輕重以弩力爲準

三弓弩用皮弦一條甚寬宛轉貫二弓之兩或用兩小鉄鬥在弓稍

爲弓

伏弩連發

擬圖魚

甲

程大昌曰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爲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筦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黄金蚩尤受之以爲劍鎧鎧即甲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適用不勝其多則前鍛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釬臂鎧也鍜鍜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札札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是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

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勾踐又有水牛之甲即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傳砂其紋可錯可以爲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爲水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夾道累磁石賊首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服而不得操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爲之而名以爲犀焉耳

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鍱札之制今誠以華甲當剿弩亦必喪師亡國則甲用鍱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慶曆元年太常丞田況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役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用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之在爲第功給門路亦足以禦敵也

北征錄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朝錯以五同論兵甲弩矢馬燧以短長三制造鎧衣士皆所以避鋒鏑全肢體便大小便進退也然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弓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異[illegible]則討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闊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闊後膊而前脇不掩長者掛鎧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臂膊絣撲有絡弦脫箭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腳面而泥濘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謹其微於制作之初

士有肥瘠甲身不可無廣狹材有高下甲裙不可無長短故第一等甲所以給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分爲二制使肥而長肥而短者皆可披帶第二等甲所以給中常之士也二者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爲二制使長者短者皆可披帶每遇給散則隨其肥瘠長短而選給之則肥瘠長短無一不稱其用人瘦甲寬則部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

大則包掩不及罔避全矢皆成棄物是謂人甲制
馬軍與步人之甲有同不同步人則直身起立馬軍
則蹲坐抵控步人腰圍若依人步皆用方吊則上柱
兩腹而不容上下換變勝而不堪轉動所以獨用
四吊步人則兩足行立腿則背安結項有穿扣不
順馬軍則緩急上馬有撥則擋定左足而蹬鞋不及
馬軍甲身所以今制左撥步人則直身行立腿則露
足馬軍則曲膝蹲坐腿則縮絆馬軍甲裙所以獨用
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圍吊腿連成一片名曰全
裝而易爲披帶馬軍則吊腿拖泥遮作二段名曰摘

吊而便於去取故截爲兩段上安結項兩枚遇敵則
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師則解入搭袋而免被牽
制馬軍吊腿所以獨用摘吊是謂馬軍甲制
弩手與鎗牌弓箭劍斧手馬軍之甲有同不同蓋馬
軍鎗牌弓手例欲身材長大獨弩手不嫌矮短故軍
中有選不及等伏者爲之此馬軍鎗牌弓箭等手已
弩手短況舉足入蹬而易被挽斜曲膝屈脩而易爲
足衣此弩手裙所以獨用短揽其他甲裙後交前合
則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後合則有礙椅鞍蓉故
法陣前有車車後伏弩人制車前有牌弩隨牌後弩

手之甲雖不庇兩足而車高一丈二尺牌高六尺五
寸全身亦可庇護此弩手甲裙所以獨用向後宅甲
惟欲緊束則挽弓刺鎗無所牽制弩手惟欲鬆寬則
踏蹬裹椿無所牽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獨用寬綽是
謂弩手甲制
周馬之身最爲利害惟頭面胸臆馬面子舊制雖巧
但甲??察之後馬多被傷中箭是腦額而死臣
今制爲貼額用綿布衲作一片貼在馬面子內額腦
之間脫遇矢石可透鐵面而尚有鐵額可當此馬面所
以合用貼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鋑小或著月悶熱

半用木結徹去秋鋑尚有了項可蔽肥肉此馬甲所
以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甲身例是垂下過鞍一尺
許所以披帶重滯馳驟縮絆賊軍馬甲甲身只是平
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縮揉所以披帶輕捷馳
突便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半韉雞項垂則頭低項
俯而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項直而馬隱鬆寬此
雞項所以合用綿布甲衲亦身帶甲則擦損肌肉而
久成臭爛倒以棉褥則護背皮毛而不致破傷此馬
甲所以木帶甲先用駝骨襯甲圍兩件是謂馬甲制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

[illegible][illegible]節取米大府調生漆傅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
入

拳

拳有勢者所以為變化也橫邪側面起立走伏皆有牆戶可以守可以攻故謂之勢拳有定勢而用時則無定勢然當其用也變無定勢而實不失勢故謂之把勢行勢之時有虛有實所謂驚法者虛所謂取法者實也似驚而實取似取而實驚虛實之用妙存乎人學拳家不可執泥裡外圈長短打之說要須完備透曉乃為作手技欲精欲多用欲熟欲驍欲狠兩精

則多者勝兩多則熟者勝兩熟則驍與狠者勝數者備矣乃可較敵溫家長打七十二行著二十四尋腿三十六合鎖趙太祖長拳多用腿山西劉短打用頭肘六套長短打六套用手用低腿呂短打六套趙太祖長拳山東專習江南亦多習之三家短打亦頗能溫家拳則鍼所專習家有譜今不能備述其各勢數節于後一勢四平勢井闌四平勢高探馬勢[illegible]倚勢一條鞭勢七星勢騎虎勢地龍勢一撒步勢拗步勢長拳變勢短打不受勢逼近用短打若遠開則用長拳行着既曉短打復會行着短不及長矣

一手有上中下切斫鉤扱攬金手高立格揚逼攻扑盤旋左右脚來路調出五横三推肘你行當面我行傍你行傍來我直走倚君惡狠奔當胸風雷絞砲劈掛手騰起手雙打雙砍雙過肘左右走手怕邊拳調出飛虹忽捉手弱臂打上下頭虛顛下還須上捉手只些真訣是原傳還有通仙六隻手旂鼓拳閃橫拗步脚上前高怕黃鶯雙拘手低怕撩陰躋鎖拳挨靠緊逼休脫手會使斜橫搶半邊長拳行着凡打法行着多從探馬起直行虎打法二着打左右七星拗步高探馬驚法右腿蹴驚右手斫手左手飛拳上臉連

右手拳一齊拜發搭脚進步高探馬左拳哄臉右腿低彈左腿右拳飛拳上臉側身一路劍師備高探馬專打高探馬右腿驚左腿左腿上踏玉女穿針高探馬變一條鞭右拳驚右腿隨拳窩裡騎出劍馬鏟四平變身法回身勒馬聽風諸勢俱打一腿六腿左右逼用本家俱有短腿可破又有遠腿可用一鏟左上右鏟右上左鏟一踏左一[illegible]右[illegible]左踏左倚右踏右倚左踏一鏟一跳一撲一跟一低彈演法凡學腿先虛學踢開腿後依法演習鏟腿虛學踏腿懸木袋或蒲團學鏟腿虛學或用杜掛蹴腿虛學或用掛柱

所用樁學跟腿虛踢後用樁式彈腿用三尺長樁的
立或用石磴在平地上學
圓光手四平手肥有于高搭手窕墜手釣脚行若短
打長拳卧魚脚跟一脚鬼蹑脚伸一脚俱右俱用鐵
門拴卧拴壁卧脊身雙脚打連不倒身站法脚尖正
背人腿起如馬踢為樁腿下踢為彈腿習彈腿便捷
用鐙以脚發蹬地上彈腿踢去取平行不倒為度習
彈腿力用磉石以踢遠磉石為度習踩腿虛腿用糠
懸梁上踩腿高踢去復還以供腿力為主度習踏腿
實腿用樁以樁腿踢樁上儘力為度鈎腿指拳腿灣

向裡習樁腿則有力綿張拳護脅腸腿温拳護頭面
頸脚要打高手亦取高專用脚以手輔之手不能當
脚脚起半邊虛說不有温家高脚掛下用脚接低脚
踢上用脚斷長拳張拳設套待彼入套本家設套待
敗調處疾進即死四勝左手如鐵鋲右手如弄琴前
腿如山後腿如撑前手如能變化後手如虎靠山左
右不離前後方鈎人眼不[illegible]迎密莫犯
莫敵然用單手送如點水蜻蜓有不動之意扎用雙
手老實送一扎用槍一扎用棍棍打用步步進前
如陰手提陰手花陽手挈此是少林士真妙訣扒止

左右打上揭不宜向下磕恐扒頭雖起也盤腿程
盤外盤腿

鎗

頭一合鎗先用閉鎗為母後用封閉捉拿救護閃賺
是花鎗名色叫做梨花擺頭第二合先有纏鎗後有
攔鎗黃龍戰打黑龍入洞拿鎗救護閃賺是花鎗名
色叫做鐵掃第三合鎗先有穿指鎗後有穿袖鎗
鶴子拿鵪鶉救護閃賺是花鎗名色叫做鳳點頭第
四合鎗先有白拿鎗後有迎步鎗如貓捉鼠加朋退
救護閃賺是花鎗叫做白蛇弄風第五合鎗先有迎

風鎗後有截進鎗四封四閉死中返活無中生有四
面使鎗第六合一截二進三拿四纏五攔六徵共加
六路花鎗上有瑒秦王摩旗下有瑒撥草尋蛇中閻
四路閃賺梨花擺頭鐵掃子鳳點頭白蛇弄風
閻鎗動我鎗拿爾鎗不動我鎗發中間一點難招架
若人頭取人面高低遠近通要見鎗勢浮按守先取
手後取脚取了脚與手閉住五路通傷口鎗有三件
大病那三件大病一立身不正二當不上不照
身尖中不照鎗尖下不照脚尖三件大病疾上又加
疾扎了猶嫌遲

他使裡把門等我我將鎗閃向圈外攔拿放鎗他若
一攔拿我我閃過圈裡進鎗他若使外把門等我我
將鎗閃過圈裡纏拿放鎗他若一攔拿我我閃過圈
外進鎗此順其勢而用之也他若使裡把門等我我
用纏拿使上一割放鎗他纏拿我我閃從圈外進鎗
他若使外把門等我我攔拿使上一割放鎗他攔拿
我我閃從圈裡進鎗此逆其勢而用之也番來覆去
我從圈裡放鎗他纏拿我我閃從圈外反攔拿他所
謂死中反活也番來復去我從圈外放鎗他攔拿我
我閃過圈裡反纏拿他所謂無中生有也拿圈裡鎗

為纏拿為封拿圈外鎗為攔拿為閉重手為拿輕手
為封閉仰手向裡為穿指陰手向外為穿袖鳳點頭
上下帶左右後手上下動上覘而下覷手白蛇動風
右轉梨花擺頭左右上下鐵掃帚左右動俯身者進
仰身者退也纏拿伸前手後拿探身身俯攔拿縮後
手前手探身身仰纏拿後手手心向裡攔拿後手手
心向外老楊封閉皆用陰陽滾手老契以為滾手遲
一着只兩手心俱向下拿定竿下披、裡鎗只前手
略左旋一○打開為身救○外鎗只前手略右轉一
○為閉手法甚緊其、為母雙手將鎗離彼前手前

三人卽放下前手將後手挨竿一背進鎗其救下鎗
為挨亦不全滾手略滾一半便將手持中平鎗頭交
二尺後彼在○裡卽轉右足兩手用氣力將竿捺住
為纏或彼抽出鎗扎我　外卽將手從下向上一挑
為攔彼若使左等則遮闌不住我或用低鎗或用降
鎗待彼將竿過時我鎗從上乘機疾扎前手落彼以
左穿右穿妙者止求其穿而用之也穿指鎗從○
外穿過扎、裡我用仙人抱琵琶勢將前後手一縮
向上托開穿袖鎗從○裡穿過扎○外我用鉆挑勢
從下向上托開向左此二法纔用滾手以彼撒手進

鎗近也二鎗從下搦上此法一一揚所無
焚封閉移後脚左右孔鳳封閉移前脚左右離子午
鉿單手轉身進步送鎗本雙手跪進鎗濟寧吏單手
不進步送進鎗俱不離子午
一鎗桿灰桑條為上柘條次之楓條又次之餘木不
可用
鎗制木桿上刃下鐏騎兵則鎗首之側施倒雙鉤倒
爪鉤或桿上施環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鴉項鴉項者
以錫飾鐵嘴如鳥項之狀其小別有錐鎗梭鎗槌鎗
錐鎗者其刃為四稜頗壯銳不可折形如麥穗邊人

謂爲麥穗槍梭槍長數尺本出南方蠻獠用之一手
持旁牌一手摽以擲人數十步內中者皆踣以其如
梭之擲故云梭槍亦曰飛梭槍梃鎗者木爲用首教
閱用之近邊臣獻太寧筆槍首刃下數寸施小鐵盤
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狀類筆故云
拒馬槍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貫首皆有
刃植地輒立貫處以鐵爲索更相勾聯或布陣立營
拒險寨守首宜設之所以禦賊突騎使不得騁故曰
拒馬
纏繫槍頭則爲斜鞭纏離鎗頭尺餘則爲圈腰斜鞭

左脚左手在前陰手使圈腰右脚右手在前陰陽手
使其妙在善收以鉄圈恍人目則即進鎗也呂公拐
降鎗前有月牙鎗左搦右搦使孫臏拐小拐孥鎗亦
降鎗前有鎗頭離頭一尺五置一橫拐離一尺又置
一橫拐十字相交以折鎗竿長丈二三圈轉不停即
與狼筅降槍同法
處州人使狼筅右脚右手在前陰陽手使攔扒亦多
如此猶開弓之左右也
攻行守閑法
凡鎗以動靜兩分動則爲攻靜則爲守攻內有行守
內有固此爲攻行守固以無爲是也凡攻至交姤得
氣處止棍頭接着爲得氣攻而有兩行則以守攻而
後行內有守攻而不行方其而後行以守激不行而
再激行得以前攻行激守皆爲正攻內有化爲斜以
金木水火土爲正五行五行有變上下跳躍走步謂
之不正爲斜斜術也術以勾謝勞絞爲外五行因偏
故不及乎午正交無制攻行之說乃進鎗之要訣也
外有虛守無之變乃攻行之內發用之道也
激爲鬬閉之必守閑而無應者如凝嚼之人面立也
戰鬬之機何以爲勝敗守閑者皆爲備已攻行者

諸能治人斜正交行內有的見乎午配合覘其動靜
知識攻行化論故可以守待其動也神不定而心亂
爲鬬之不識斜正
有論攻行守閑不在扎法內講
扎法
實扎　虛扎　拿扎　打扎　穿扎　滾扎
單手扎　扎中扎　二陽扎　挫手扎
有不犯五行扎
有貫鎗扎衝閘乎午之門　埋頭上扎先陰變陽
攻拋高扎乃陽變陰攻此三扎不在五行虛實中

實有空忘勢爲無交合故有內去留之道分虛實
辨其浮沉可取旨在於五行混淆之內紛紛進退周
旋無窮洞察玄微道合氣行有億萬化生學者可以
詳究爲節萬無一失論中虛實　滾穿花爲虛
打拿挫撲爲實　上挫　中量　下鋪　扎內行空
至極爲無伏虎等勢俱斜路棍習概法兩敵卑離一
尺高一尺

劍

仙掌是吾見太陽

一升一降把身藏
搖頭進步風雷響
滾手連環上下防
左進青龍雙探爪
右行單鳳獨朝陽
撒花蓋頂遮前後
馬步之中用此方
蝴蝶雙飛射太陽
梨花舞袖把身藏
鳳凰浪翅乾坤少
掠膝連肩勢兩分
進步滿空飛白雪
回身野馬去思鄉
鐵鎖當入千軍隊

以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舂碎篩成半米入膠調生漆傅上則利刃不能入

刀

雙刀他若使一伏虎打我頭却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若破他徹捧走了番身一抹刀他若使一水平鎗來扎我却以右手監住左手一抹刀他若使一禿鞭來斫我胸面以左手監住右手斫虎口他若使一單撥來打我脇不拘左右以手監住一抹刀他若使老僧拖杖掃我腳以左監住右手一抹刀若徹捧走了就削虎口他若使一橫龍鎗來扎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仙人敎化來截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老鶴銜食來斫我腳以刀十字架住一刀就斫虎口他若使一鞭鎗來打我以右

監住左手一抹刀他若使一撩手朔天來打我尺
一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虎跳勢來打我
不拘左右一手監住一抹刀用者有法

簡

簡破棒法簡有刺手臥步且如他一絞手掃膝疾便
把簡以左手監住右手刺他若被他提立水走了番
身左手所右手刺右邊右手一般使用他若打一伏
虎以右手監住以右手刺心下若被他打腰以右手
監住左手刺左邊以左手監住右手刺之若使一水
平鎗來以左手監住右手刺喉下他若微鎗走了便

隨他番身就所刺肋下若接草打我頭以簡十字架
住微右手簡刺齊他若番鑽折我心就以右手簡住
刺所他若使老僧拖杖來掃我脚以簡監住不拘左
右手刺之他若使一禿鷹來折我脚面以左手監住
右手刺之他使一虎跳勢來打我以右手監住左手
刺之他若使一草提來打我膀不拘左右手簡監住
刺之他若使果然強來掃我脚以左手簡監住右手
刺之右邊以右手簡監住左手刺之他若使一黃龍
鎗來捉我把脚步搦過來以左手簡監住以右手刺
之他若後面打一伏虎來打我頭番身不拘左右簡

住刺肋下他若使一棒來打我耳根以右手簡撥開左
手刺之他若使一下絞手來打我以左手簡監住右
手刺之右邊以右手監住左手刺之他若使匕鶚銜
食來折我脚面不拘左右手監住刺之他若使猿猴
抱樹以簡抵住微右手簡刺之若被他番鑽折我心
頭以簡監住刺之用者有法

且如他使一伏虎我却以左手打開右手打乎他若
使　禿鷹來折我脚面不拘左右手打開却打頭他
若使一水平鎗下扎我以左手打開却以右手打頭
他微鎗走了番身却打他若使一果然強來掃我脚

却以左手打開右手打頭他若使一老鸛銜食來斫
脚面却以左手打開右手打他若使一鎗來扎我膝
不拘左右以手打開却打他若使一脚伏梁來打我
膀以右手打開左手打頭他若使一老僧拖杖來掃
脚不拘左右以手打開却打他若使一黃龍鎗來扎
我却以左手打開右手打頭用者有法

鎚

大鎚者暗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步勢為之黑星穿月
流星鎚有二前面者謂之正鎚後面手中提者謂之
救命鎚用者有法上使撒花蓋頂下使枯樹盤根

扒

三步勢謂之七賢過關若彼他一伏虎打我頭我使一扒就地托起掛鑽拆心頭若彼一棒打開我又復一扒他使一水平鎗來截我一中橫扒打開就截蹤下他使一絞手打我脚一鑽住支又復一扒他若右邊使一絞手打我脚我使一鑽支住就發一鎗他若後一伏虎來打我項掛身一鑽打開又復一扒打面他若使後頭截一水平鎗來掛身一中橫扒打開他若使一單提來打我膀一上橫扒打開掛一鑽截喉下使打開一橫截心下用者有法

擸

擸大進三步使小七星上存身臥步復回步角入步大量上托搶獲頭身鬧步裡步外分左右要遮攔雙手雙脚要舉正不欲外說分內裡內外扎遠對棒不要攔飛身入合功雖有上面來時开口掩月下若扎喉來使推撥食就刺中刺水平中御攔打開疾蛇上步左門使大上扎塔那步又助掩月向前綰了翻身左邊若見棒家急退步一鎗一棒疾為先海青拿鴉左手攢高右手將頭在地雙魚鑽水中扎用之飛身追趕相隨步正面對機門不怕英鎗伏虎左右脇肋切要護如若左邊一棒來一鑽打開提玉兔掛身三滚手切莫向右走一頭了十頭低虎背山前填勢有九托三趕七掛八拗十撲二十四打攢且如他打一伏虎一鑽打開復一橫攔他若使水平鎗先來扎我我以一中橫攔打開就削上去若使一絞手撐攙一鑽打開復　拍攔就削上去若使禿龍來折我脚面一鑽打開就削上去他若使一鞭鋪來打我膀一鑽打開復上一橫攔削之他若使攔龍鎗來扎我一上橫攔打開就削之他若使一長行用來打我我以一鑽打開復一橫攔就削之上有機關下有散法

火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所謂火人者焚其營柵及其士卒殺而攻之必潰也所謂火積者焚其糧食薪芻軍無以存也所謂火輜者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道未止者也所謂火庫者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所謂火隊者焚其行伍因亂擊之可覆也此五者滅敵之大利也

星為軍務事一凡用火須用發于遠近務要定準其火內藏戰筅發去可傷人可阻衝陣其火從地而起

使賊不能伏地隨用火龍車開則排成陣勢合則作環一城衝打一陣之後衆兵俱入城內觀賊聚散如何復再衝打至夜觀賊團結何所用火箭射入賊巢內觀其虛實我兵暗伏三面多用火器發入巢內我兵暗處埋伏望火明處急發弓弩火器使賊自亂我兵各帶小將用青布爲單不露火光照行各散埋暗處見賊散走急急衝殺此決勝之策以逸待勞備具用火之法思待習造操演纔見明白

五材並用火德最靈秉熒惑之精氣酌朱雀之權衡軒轅創法以衛民生五金八石按炎帝之草經範金

脩火命風后而制兵謂銛鋒利鏃力尚有窮而火燄之精無堅不潰雖則硝磺之悍烈亦藉飛灰而匹配驗火性之無我寄諸緣而合會硝則爲君而硫則臣本相須以有爲硝性豎而硫性橫亦並行而不悖惟灰爲之佐使實附己于同類善能節物尤長陷陣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軟而欺硬臣輕君重藥品斯分烈火之劑一君二臣灰硫同在臣位灰則武而硫則文硝灰則武收殊績猛炸則文策奇勛雖文武之二途同驗力於主昔世直道而尚右武時橫行而乃尚文如孫吳與桔梗時爲帝而稱珍若乃硝材其止君明

則宜硝匪其材主暗取滅君賢臣明而方見城郭守且文恬武嬉君不明而基虛文武縱橫滅裂豈止且差不精專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爲多過與不及均失其調劑用之適中均燮理平和灰硝少文雖速而發火不猛硝黃缺武縱燃而力慢奈何棄武用文勢既偏而力弱堪成白火之用棄文用武事雖濟而力窮乃在質火之材臣懦君強不堪布政惟宜直前宜吐臣勇君闇有似煥汗忽爾中含激烈賢哲明此兩端修整豈容優劣文一武十是謂先聖準調則流轉不窮而四圍跳躍直遂則中通一線而百步爭途縱

一兩之藥行三百步有奇恐千里之馬終有一蹶不慶難于百發百中大抵藥力多少之論耳若夫方以類聚材在乘收爲醋以酸折助順火酒以燥性相投不折皮或微溯而咲遠斑猫以毒烈而取道至如獨蒜取汁亦相求論其製法須詳利弊硫黃粗兮灰易細文火中煉硝研細而黃灰粗煎熬失味合藥不厭精亦藥不厭細錘打不嫌多築虛最所忌若夫土囊所以厚砲器爲金土相生沸湯用以和藥是則水火既濟琢且撮其大都指破迷途之上

解云謂硝產不是一地一有性微軟故曰不明因硝不

平地加上黄灰恐致暴裂故用鹿
硝六分之一爆伏用之黄居硝三十分之一灰居硝
五分之一爲下料爲行火藥火箭流星地老鼠及乘
線用之一云有硝無黄爲藥線黄多則能發火杉灰
爲緊藥輕煤爲慢藥柳枝灰茄楷灰最輕而易引火
瓢灰蜂窠灰則又輕矣
硫黄本是火之精識硝 見便與兵硝爲君而硫作
臣炭灰佐使最通靈硝力暨而硫性横炭灰在内助
力真三家本是各類産會合君臣萬古雄
黄居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灰居硝四分之一爲

上料凡紙筒紙毬梨花竹筒尾縫敝口之物火箭頭
上及鐵炮欲炸者用之黄居硝二分之一古火毬煙
毬用之黄居硝十分之一爲中料灰同爲中料凡銃
炮及鳥銃用之黄與灰各居
口敞則火散而力緩口撮則火拘而力急如人悶口
舒氣則無力撮口出力則有力藥銃出管難則行遠
出管易則行近如射箭後手放々則扣緊則有力扣鬆
則無力也發細則響而震耳聲宏則散而不震耳入
樂聲管聲入耳深故聲入耳淺
緼青此二物和匀半斤黄蠟四兩香油入水不息紙

在外間布夾在外三分布一分紙礮灰紙搽以蠟油裹
沒
各藥稱足分兩先碾硫黄如麪細次下硝碾將灰稱
足投入熱水投入硝内碾爲片塊晒乾復碾極細
愈細愈佳此即其法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藴懷火直
抵敵營一時聚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
而勿攻[illegible]焚之
火獸以艾熅火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于野猪麞鹿
項上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使懷火偷入敵
營焚其積聚火發乘亂而出
火弩以掌弦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
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
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叢敗火發
火箭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
散因燒矢鏃内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瓢續之
則樓櫓盡焚
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

一曰筒皆與櫃中相通稍筒首尖筆細尾開小
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徑寸爲
口口有蓋爲炷油處横筒內有撥絲杖杖首纏散麻
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横拐拐前貫圓拚
入則用開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
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于中使然發火用樓入
撥絲杖放于横管令人自後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
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椀有杓貯油有沙羅發
火有鑵貯火有鑵有鉤錐通錐以開筒之壅塞有鈐
以夾火有烙鐵以補漏通櫃有鑽以出[illegible]之凡十二物除錐鈐[illegible]外悉

以銅爲之一法爲大一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內
有小筒相通[illegible]亦施撥絲杖其放法準上凡敵
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傅城上頗衆勢不能過則先用
藁秣爲火牛縋城下於踏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皆
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於上流放
之[illegible]
火箭頭白火　六兩四錢　六錢四分　樟腦八錢
淨江龍燈藥　六兩二錢　輕煤四兩八錢　砂四
兩　雄四錢八分　硼八錢　鉛制汞四兩
柔樂四兩八錢　杉灰四兩　一兩六錢　雄硇砂

上
五兩　四兩八錢　一兩六錢　雄一兩四
錢　砂三兩二錢　汞二兩二錢　鐵沙半斤
子母火藥　四兩　四兩一云八錢　一兩六錢
一云硝一斤　黄五兩　灰同上
噴筒　四兩八錢　四兩八錢　八錢一云柔皮久
烟
窩蜂　四兩　四兩八錢　火彈五分　石子三
分　砂一兩六錢　鐵菱一錢　鐵子一錢　汞四
兩　火毬　四兩　三錢

楊枝砲　四兩　杉灰四兩
火龍口　四兩　椰灰四兩　四兩八錢
砲急藥　三兩二錢　四兩
銃　一兩六錢　二兩四錢　四兩
藥　一兩一錢二分　四兩
銃　一兩二錢八分　二兩四錢
雀藥線　四兩八錢
火箭藥　駕風猪　四錢八分　四兩八錢　八錢
火箭　硝一斤　黃四錢八分　灰四兩八錢　雄
筒四指半稱匀不匀後用鎖墜之可

廣東梨花方　硝一斤　黃六兩　砂六兩八錢
輕煤　六錢　二兩四錢　砲長藥一兩八錢
砲長藥方　硝一斤二兩二錢　灰一兩三錢
不灰木五斤　用五倍子代之　黑棗三斤　煤炭
五斤　鐵皮四兩八錢　黃二兩　七兩團七日
又兩棗栗炭木等分糯米粥尾七兩團五日
子砲用火燒紅投入醋內三次其鐵脆而易於炸碎
貯火用鐵罐火藥用木器
破綿紙碎五錢舊青布碎五錢用此二物微有烟又
用作紙撚用舊綿花絮浸陰溝內取花入罐內燒存

性馬勃
不灰木出上黨今澤潞山中皆有之蓋石類也其色
青白如爛木燒之不然以此得名或云滑石之根也
出滑石處皆有今處州山中出一種松石如松幹而
實石也或云松久化為石人家多取以飾山亭及琢
爲枕錮不入藥然與不灰木相類故附之[illegible]安
燒成灰即斫破以牛乳煮了便燒黃牛糞燒之成灰
榆麪不灰木炭射香肉內獸炭科艾三兩杉灰三兩
星石黑的即火石一兩星石耐火無星石用陳乾桃
核破兩半个入諸木內乾綿子玄仁二兩煤用自然

煤末取其輕一兩
提硝用尾鳥盆濾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
用蒸熟七桐油梢紙作藥線不過水入地無碍
火毬　硝一斤　黃四兩　灰三錢
荔枝砲　硝一斤　黃四兩　杉灰四兩
火龍口　硝一斤　黃四兩　鄉灰四兩　砒四錢
八分　藥信方　硝一斤　黃四錢八分　杉灰四
錢八分
一母十四子砲烟硝一斤　硫黃三兩二錢　杉灰
四兩　小一窩蜂即鐵梨花　硝一斤　黃四兩

杉灰四兩八錢　硃砂一兩六錢爲末鉛治過水銀
四兩
石子每箇重三分火彈子每箇重五分用火藥打成
塊生鐵菱角每箇一錢生鐵子每箇重一錢一云製
過用硫黃煎餞塊噴鉛一把連　竹節棒馬子發箭
硝一斤　黃五兩　杉灰四兩八錢　砒霜一兩六
錢　硃砂三兩二錢　雄黃二兩四錢　水銀三兩
二錢　鉛治大牛紋砂半斤
細作水攻　淨江龍　緊藥方　硝一斤　黃四兩
八錢　杉灰四兩　雄黃四錢八分　砒霜一兩六

硇砂八錢水飛過　硃砂四兩　鉛汞水銀四
兩共爲細末聽用
爆藥方　硝一斤　黃六兩二錢　墨煤四兩
砒霜八錢　雄黃四錢八分　硇砂八錢水飛過
硼砂四兩　鉛汞水銀四兩共研細末聽用
蜂窠火　噴筒松皮久烟火鼎石彈　鳥銃喜窠灰
硝十兩　黃八兩　灰　嫩揶枝　輕煤　瓢灰
麻秆灰　藥線方　硝四兩　黃一兩二分
灰一兩二錢　火藥方　硝一斤　黃一兩一錢二
分　灰四兩　杉木炭灰一錢五分毋決火藥方

白一斤芳黃四兩黃四兩芳黑八錢再加朝腦錢八
分使是無敵大將軍　倂火飛將軍蓋口將軍(后)
藥線硝一兩灰三錢極細研細拌勻　硝四兩黃一錢分灰一兩
噴筒一箇用藥十料每料硝一斤黃四兩八錢多黃
又方　信八錢杉灰四兩八錢內用八錢淡燒酒數次
入藥實實愈好每一寸藥五分用鐵提打比流
用水老鼠火箭皆同此料水老鼠用皮紙
纏毒火毬法　加人糞烏巴豆狼毒各五兩砒二兩用爲毒煙中人則口鼻血出
晉州硫黃十四兩　窩黃七兩　焰硝二斤半
麻茹一兩　竹茹一兩　乾漆一兩　雌黃一兩

一兩　黃丹一兩　黃蠟半兩　清油一分
蒜半兩　濃油一分　松脂十四兩
右以晉州硫黃窩黃焰硝同擣羅雌黃定粉黃丹同
研乾漆擣爲末竹茹麻茹微炒爲碎末黃蠟松脂清
油桐油濃油同熬成膏入前藥末旋和勻以紙五重
裹以麻縛定更別鎔松脂或瀝青傅之以砲放之
紙砲火鍼
神爲石半斤　硝四十斤　熏黃一斤　狼筋十斤
鴉羽一斤　稷蝬二斤　硇一斤　孔雀尾二斤
蛇半斤　鵓鴿肉共用一斤　砂四兩　鷹飛鳥十

个鴉共煎油一斤骨成灰共爲末裝爲丹包其大如
十外以竹絲貫之內以針塞滿火發針刺人無不立
死
藥方製法不拘一斤硝內用燒存性爲末二錢又云
燒喜窠硝用好硝十斤入鍋提六七次務要提淨形
如針芒者可用硫用好硫黃十斤將麻油先製去油
後用去硫黃內油法先將硫打豆粒樣碎塊每斤硫
黃用麻油二斤入鍋燒滾再下青柏葉半斤在油內
看柏枯黑色撈去待溫然後入硫黃在滾油內待油
面上黃沫起至半鍋取起安在冷水盆內倒去硫

上黃油淨傾鍋一宿在鍋底內並取起打碎入桓
枝湯內煮洗淨聽用
砒紅者去脚用
膏百斤入銅鍋內慢火熬清去查再熬入芒硝硫黃
砒霜三味各等分量油多寡入鍋熬煉浸浸微火焙
枯火大即著令住微微火候煉時不可見風日
膏乾用膏先熬清淨然後火熬乾成黑灰用
炭壓朵一十將水拌濕為團入炭火內煅紅再濕再
闡再煅如此九次至輕白聽用
苦蘆灰　將苦蘆切為細塊黃甕內閉了口外用糠

火煨通紅量內蘆成灰止火
特蓬殺收數斤煅成黑灰同前法
鏽灰　取鏽上輕灰見火星即著者用

風火砲

見日與風即發如陽燧取火特蓬殺二斤分半存炒
入膏百斤煉十斤
砒一斤同當灰炒入鏽灰二斤硫十斤升淨同瓢灰
研瓢灰二斤　班毛四兩　斑毛灰三兩
黃天硫八錢末炒一斤取八錢
硇四錢賣魚脾水制過

水火藥

鰤魚油肝及子末半斤砂桵子一斤邵陽魚尾四
兩土濕地生足多如蠼螋蟲十兩豬脂三兩黃淨二
十斤鮎蠖魚油二十斤硝淨三十斤蠱蟲二斤五色
蜘蛛一斤硇一斤砒半斤不灰木一斤
用礦子石灰一斗為極細麪　桑霜　茄霜
蕎霜　硇砂砒各一斤俱為極細麪
川烏二斤　草烏二斤　用燒酒十五碗與醋十五
碗煮二烏熬去十碗去查將前酒醋熬成膏子同前
七樣和膏一處慢火炒乾仍研極細仍入鍋炒成灰

冷定手試隨從而出方可成或做紙砲或做烟火花
筒俱于中間做小筒盛火藥小筒週遭將毒烟藥藥
滿照常紙砲點放
先天風火藥特蓬殺為末先天水火藥江豚油為主
特蓬杖亦存苦乳小毒主飛金石用之串升亦須生
西因似石脂蝸粉之類透金石鐵無礙下通出
再彈火次火丸　硝八兩　黃四　桑鹿二　苦胡
灰一　特蓬灰一　鏽灰一有半　人　六二　神
膏制過藥四　神膏乾五錢　搗絕細末搗了再搗
入酉外內半中用入火丸中去黃白乾淨老雄雞鉄

龍骨　油胡桃二　棗核肉肉一　不灰木五錢
木鈌穿塵五錢　槐角末五錢共搗成團和如細桐
子大入卯時燒紅用鐵鉄花縛定
井油出肅州入水不息從石中出春夏流不止一分
二匣一斤
神烟方火硝一斤硫四兩用小便煮過炭三兩樟腦
一兩輕粉一錢陽起石一兩石黄一斤砒四兩共研
極細竹筒內發之可迷百步良久不散
神火方烟硫一斤為末好燒酒三斤拌汁晒乾加硇
砂一兩硝半斤針砂四兩硫黄四兩炭二兩共研極

細緊築于鎗筒內臨敵發之可燒賊人也
一炷香
夏枯草末五斤　閙羊花五斤末　地星草子二十
斤地胡椒　金線斷腸草十斤秋海棠　金蕎麥稍五斤
黄花地丁二斤　紫花地丁二斤　江豚油二斤
射香五兩　牙皁一斤　硇一斤　鳳仙五斤　膽
礬十斤　金星草二兩或樹閒唪之地生　獐腦一斤　公
灰三十斤灰炒　粉霜五斤葉如止木背金情相對　榆樹皮二
十斤　銅青一斤　土蜂房三斤黑胡蜂窠在壁上　檀香
二斤　高良姜一斤　宿香一斤　兩頭尖竹節子二斤附

栢香十斤　川烏草一斤　毒蛇十條　蟾酥一斤
齊十斤合牡蠣五斤　燭體烟　以物染油使有所著
砒二斤　班毛一斤　獐屎一斤　江豚油五斤
黄十斤　石脂二斤　硝二十斤　南星子一斤
硇二斤　茄灰五錢　瓢灰十斤　壁蟧二斤
巴豆二斤
蛇埋草十兩去　信十兩用桃花色　蛇含石五兩
羊角三兩　狼毒三兩　杏仁二兩　竹茹三兩
大蒜十兩　人糞十兩炒　皁角十兩去二　大戟五兩
斷腸草五兩細研燒　鑽骨草五兩便浸　紅商陸五兩

血見愁十兩童便浸　木鱉子二兩　巴豆五兩
狼糞二十兩去　班毛五兩　右用硝六十五斤
硫十斤　炭十三斤　若灰三斤　燒酒童便共製
三次藥末計一百三十四兩通共九十六斤十一兩
蓬蓮蒜　囉囉藤　商陸　狼毒　川烏　草烏焦
芫花　閙羊花　蛇埋草　鐵甲將軍草　皁角
鑽骨草　金絲斷腸草　鐵線草　黄龍尾　甘遂
紅牙大戟　碎骨草　透腸草　箭頭草　馬連草
大蓼　小蓼　水萌椒草　蒼耳草　巴豆　南星
雀蟲草　左纏藤　蔓陀花　旋風草　鐵角蘭

金心穿肺草　韭子　鵝腸貓眼草
已上三十六味按三十六天罡俱用童便浸七次過
爲末
九老仙師兵甲遁法白雲神水一宗
先取陽起石金起石二物真正者研爲細末用清水
在磁盆內淘淨輕輕隨水飛出之物澄又淘如此九
次只要用功淘澄細膩者晒乾如膩粉有光亮射目
方好用也無光采少神氣不可用也澄出者以一斤
爲則用好燒酒浸過日晒如此浸透晒乾七次爲准
聽用

配合法白粉五觔研細爲末風化石灰四觔羅細共
一處拌勻火酒浸晒三次又重羅篩細加樟腦半觔
雲母粉半斤共研極細每半斤裝一銃先裝銃藥完
後裝此藥紙筒內安在銃中心用藥二包成砲藥于
洞內如法封固臨敵砲響白雲蒙結散陣如此一個
時辰慢慢散去
製神水之法先用人之大便以鐵鍋熬成黑色如膏
曬乾煅細紅入清滚水濾汁去查仍將汁熬至半乾
入草烏膏一斤麻花膏四兩信石一斤硇砂半斤人
靈石四斤五靈膏一斤共熬如稀糊收貯臨用時以
五靈膏水和汁安在桶內用之白雲銃一枚在前疾
板百步在後此神水發之人着點皮肉腐爛而死
爛艷用好火藥加皂角末　椒末乾姜末皆生用毒
每火藥一斤加四末五六兩隔紙帶末半斤用五灰
水煉成五毒膏加砒信并狼毒和在隔紙末內用砲
兜
行煙猛烟衝人無非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則備蓬
艾荷草薦束已上其束輕重使人力可負以乾草爲
心濕草外傅候風勢急烈于上風班布發烟漸漸逼
城仍具皮笆傍牌以禦矢石

天火毬　此火不用凡火以藥修合二五個月仍可
用見風見日即着合必須在地窖內不見風方可其
藥用黑豆秸燒灰每存性每一斤加焰硝半斤硫黃
四兩斑毛一兩雄黃天硫一兩六錢無風日處攪合
當時即裝入雞鴨卵殼內令滿每一個令加頑石子
一塊如栗子大夾紙封口用茄柴灰罨半箇時過
裝入筒上以繩圈投去到彼處跌破不拘落在草船
木人身服盡成火水亦不能救若陸戰燒敵糧輜積
尤妙
火罐內有火塊　刀背藏銃　鴛鴦銃藏鉛子指銃

麻沙硬相兼猫竹推草廣爲軟泡　又云綿包沙
月落香銷毬即大砲　天墜砲即子母砲
千里勝即竹發熕　子砲用醋煮過易碎
結烟　狼糞雌黃陽起石石黃
悶藥　硇斑毛巴豆　紫金沙埋銀硃雲南街中
麻藥　續花川草烏附子半夏南星
碎藥　蜜陀僧雌黃雄黃　猪鬃火提漿性宜用不
宜多
又如製造紙糊圓砲今製者不過爆響一聲無益于
用本朝因此舊物而觧爲新製造成此砲待其糊成

紙売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
枝方入藥于其內然後緊糊其口每砲一枚開藥線
眼四處各穿藥線使其丟落賊下不至滅火賊近城
下時燃砲而下砲一响則砲中所藏刺菱自然布散
其中火鼠飛去賊見火鼠燒身必走而刺菱又傷其
足況城上且擊之矣
飛空神砂火　此砂製度不一水陸皆可用也用山
水河內流出細砂類玉田砂者佳如無將燗石搗爲
末先用細絹羅麪不用次用粗羅羅下勻砂每斗用
藥一升炒過聰用以神火鎗自空飛去以害敵人眼

多用白竹片爲身用起火二個交口顛倒之連身
長七尺徑一寸五分縤麻繃綁一處前桶口向後後
桶口向前此來去身也前用爆竹一個長七寸徑七
分安在桶頭上藥線置起火桶內爆外用三四層夾
紙作兩桶連起火串爲一處爆外兩內裝前製過砂
糊殼緊頂上用竹剑到鎗如在陸地不用此鎗放時
光照前身起火藥線用大芋竹作榴子桶照敵放去
身被達上殺不齊放信破爆落砂下每一星入人眼
內痛若針刺既瞎莫救彼既不敢救信至後桶其船
即焚矣如陸戰對敵放去爆破砂下其鎗身自回本

營敵莫知其所以也
一窩蜂噴筒之意用檀木桿子徑二寸半趕紙筒一
尺三寸厚四分或用大竹外以生牛皮裹住晒乾亦
可頭上留大指頭一眼以紙塞住用前數件藥末并
後五件攪勻打實封固綁寸長鎗頭上火發三四丈
長餘一丈二尺此器火發如雀渲相似敵人離我四
五丈地先殺此火并火石鐵三色子燒臉目不能睜
我先勝四五丈地彼敵不能前進參離大軍短刀長
牌于隊中此爲步下攻城之寶也
一把蓮用毛竹一段約長二尺五寸打通節留底下

[illegible]黄土上用鐵口外用細麻索綑繞一層用泥厚
泥[illegible]上又用麻布拌灰一層晒仍用麻布再用麻索
一層粗細瓦灰後上漆加將半指厚鐵片照樣底人
小爻[illegible]黄土實築一寸晒乾爲度將前各色藥攪勻
實築畢打再用隨竹筒大小竹一節二寸在口內上
加黄土築實方安木桿鐵頭鐵釘箭在口內插滿長
一尺皮作護手盤子下以木桶鐵箍三道晒乾聽用
久不打的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空地窖丈餘先用
火燒坑以鏇使砂石打洗內外淨人坑中內以泥塗
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後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
血塗内外仍入坑煉之

神鎗改爲快鎗即鉛錫銃
手把銃歌曰一裝鎗二撚線三裝藥四馬子五杵至
子六打三鎚七揷箭八行鉛九聽號頭喇叭響畢羅
周偏百點火捧銃響收隊
[illegible]合用　藥匙　注碗　藥筒　送針　鋼鎚
[illegible]子　鉸鎖　至子　斧子　只九件快藥不用
凡地中有寶及藏物伏屍之類可用神燭照之法常
以十二月將苗和雷青硫硝二兩石硫黄一兩末
不用水拌于合子內七月七日收麻花中或花筐中

[illegible]明地下者有伏藏金錢也色赤光四散者近
[illegible]五尺下有金也聲鳴或暗或明不散者只有錢
[illegible]也光搖色明者銀也色赤明聲烘烘者寶玉也青
焰光而有聲者赤寶玉也黄淡或明或暗者古銅兵
器也光聲[illegible]或光散垂地火照處小者鐘鼎器也
光如龍蛇照亦明動而焰直上如虹者寶劍珪璧
符璽也青黑影大如沉者伏屍也忽然明亮黑光下
垂者人葬也內有寶物金玉不明確下垂者不動者
婦人也動者丈夫也聲如雷鳴紅光震動者下有神
龍也不可動之光有青圓下欽者錢也色青黑兒而

影動搖或下垂者乃鉛末之物色白不明或聚不散
不得照之有怪物及冤家死之鬼也仔細察之無不
驗矣光焰亭不動高明輝耀異常者下有神丹不死
之藥或神書異物舍利等及古人所藏寶器異常之
物
又法於丹砂中可出水銀方家謂之靈液與牛羊豕
三脂同杵爲下山中有金寶處以通草爲炷照色赤
明而下垂者有金白者銀黑者鐵黄者銅青者鉛明
而響者至寶也不明者砂礫相雜也亦明垂散者丹
砂也青色亭[illegible]者玉也四散黑光暗而明

乃□□常妖怪或隱伏如□蛇不可發也五色如虹上
□□□□乘異寶也
□□魚無鱗尖而有毒勿多食亦目赤須者並殺人也
豚魚一名鯸鮧
蠼螋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匝不可療
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山蠼螋溺毒更猛諸方中
大有□法其蟲無能惟扁豆葉傅即差
予腩有毒折傷肉損瘀血以脂合上灸手及熱摩之
即透生嶺南蛇頭鱉身亦水宿亦樹栖俗其膏以銅
及瓦器盛之浸出唯雞卵盛之不漏摩理毒腫大驗

透物甚於醍醐也
砂挼子有毒殺成窠是甑合射罔用之人亦生取置
枕令夫妻相好生砂石中作旋孔有蟲子如大豆背
有刺能倒行一名倒行狗子性好睡亦呼為睡蟲是
□有之
□□俗名土虺□味苦微有毒主蝕瘡肉釀作酒療
癩疾蝮蛇形短鼻反錦文若足斷足若手斷手不爾
合身糜潰其蝮蛇七八月毒盛時嚙樹以泄其氣樹
便死又吐口中涎沫于草木上著人身腫成瘡卒難
療名曰蛇漠瘡眾蛇之中此獨胎生

蠱陶云服敗鼓皮即喚蠱主姓名按古人愚質造
蠱圖富皆取百蟲甕中盛經年開之必有一蟲盡食
諸蟲即此名為蠱能隱形似鬼神與人作禍然終是
蟲鬼咬人至死者或從人七竅中出候取之曝乾有
患蠱人燒為黑灰服少許立愈亦是其類自相伏耳
新注云凡蠱蟲療蠱是知蠱名即可治之如蛇蠱用
蜈蚣蠱蜈蚣蠱用蝦蟆蝦蟆蠱用蛇蛇蠱蟲
是互相能伏者可取治之
五灰　桃柳桑灰　蕎麥灰　好凍石灰　和水煉
熬每十水加信四兩　硇六兩　蟾酥一兩

五毒膏　川烏　草烏　南星半夏狠毒加入神木
內煉成膏若作神砂用五灰水煉成五毒膏加　麝
巴豆末和砂焙乾麻
桑柴灰五斗　蕎麥灰十斗　豆楷灰三斗五升
茄楷灰三斗　五爪頭灰五斗　巴豆灰一斗五升
蓼藍灰一斗　川草烏灰二斗　地星草汁三斗
共淋水二石煎至八斗後入地星草汁微熬再入硇
五兩砒三兩膽礬五兩皂木二兩銅青三兩再微熬
藥滚為度以竹筒出之
又水出鹽處久積滷水鹽膽水二斤硇砂油二斤古

水五斤藍蛇頭七個春夏不木毒蛇五十陰泉水
泉水三升銅汗二升熱湯過銅器汗
共微熬用之人食立死
毒藥罐法先以人清摶內成棟揀淨曬乾打碎用篩
羅細盛在甕內每人清十六斤用狼毒半斤草烏頭
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貓
四兩石灰一斤桐油半斤入鍋內煎沸入薄罐容一
斤半者以草塞口入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
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
辟其毒

金火罐法其制圍九寸高四寸形圓口徑八分先用
麻皮泥摶次使麥麵泥次又口用豬脂瀝裹入砲放
其盛器則有生鐵飾（用鑄成者火盡金汁仍有揭斗手把）把注則有生
鐵杓熟鐵杓（並把注金汁）若敵來攻城有團隊者以金砲
打之人馬中則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結
金汁入信錫每斤入錫四兩則常融而不凝
人糞不落地鍊霜白馬汁
三四月間採草烏頭子一百斤去皮葉止用肉搗碎
酒窖部窖水約三十斤將竹篾做簍高四尺廻一丈
下留一門燒火紙糊將薄板三四塊作一層架擱上
用將大碗盛藥水用紙蓋碗口放在板上下用
百樹柴有鍋堆在上出在杭州細明火如鑊傍歐
火燒四日四夜時時要將藥水稱在大家火盡一處
夫燒底泥脚將布濾又稱碗盛熬一日如此要稱十
次夜稱換人用十次後用細柴煨用熬三日三夜仍
前稱換夫脚不可絕火熬令成膏二斤將雞試不效
再熬試好收入磁器收貯吊在用火頂上不可冷處
又忌於煙一入藥性則解又忌煤煙稱出脚去在河
內豬狗食死
八月採烏喙搗笮取汁日曬為射罔以傳箭射走獸

十步倒地中人則死速宜解之
製弩箭藥法　合弩箭藥
大金藤　飛蟲藤　地鱉　地油麻　呂公絲
倬木　鬧多羅根　白蛇藤　單摩根　半天藤
烏頭　木通
各等分為粗末用淨瓦碗一箇地上掘一孔放碗
在孔內用薄竹笆蓋在碗口上用生茅草三葉十字
放在竹笆上後放藥末在竹笆上用大樹葉或諸般
樹葉蓋在藥上留頂上孔卻用濕灰周圍煨住頂孔
上放炭火燒餘盡火昰而內抽出茅草看黃色為度取

也不包用碗內藥汁調擸藥母乳鉢內研爛不稀不
稠就搽上箭頭上晒乾後用粟殼草燒烟燻箭頭此
箭見血便死每一錢擸藥母須搽七根箭頭為效此
箭用竹筒裝不要走了氣掛在燒火有烟處搽藥時
箭頭上用綿子些少纏住箭頭上後然後搽藥上如
不落了藥

烏頭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
獸

射罔味苦有大毒按中蠱通用藥云射罔溫大毒云
十附子味廢辛熱有毒生去皮搗濾汁澄清旋添晒

乾取膏名為射獵人將作毒箭使用或中者以甘草
藍青小豆葉浮萍冷水薺苨皆可禦也

射罔毒藍汁大小豆汁竹瀝大麻子汁六畜血貝齒
屑蓄根屑蚯蚓屎藕芰汁

草烏藥傅矢臨用浸以姜汁以火熏以助藥力炒冬
杞包則火藥蓋喫故以此解

桂海志云蠻人以毒藥沾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
草為之

好毒箭藥出那地州（南丹州）亦不能多得

桂海虞衡志云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云都管草生施州及宜州田野味辛辣性寒主
風癰腫毒赤疣以醋磨其根塗之亦治咽喉腫痛切
片含之立愈其根似羌活頭歲長一節高二尺許葉
似土當歸有重臺生二月八月採根陰乾施州生者
作蔓又名香毬蔓長丈餘赤色秋結紅實四時皆有
採其根枝煎湯淋洗大風疥瘡腫

解箭頭藥名

六□□（□□□□□□□）　大統管（解癰治□）
小箭頭（解毒治□□□□□□）　山桂皮（治大畜散）
山八角（解壯血存生氣治刺）　九將官（解身骨疼痛）

木都管（解擴藥治百木死氣）　飄風浪（解不面生氣）　山明靈（解□□）
木明靈（解龍魚鱉百蛇）　飄風散（解散血脹心）　解土藤（解吐）
青龍藤（□□□心）　白龍藤（解百蛇）　南蛇藤（解百氣）
猛蛇藤　烏龍藤（解□子藥）　大烏蛇藤（解蛇）
□涼藤（解喉渴）　蝴蝶藤（解迷悶）　大蚶藤（解牙）
竹天藤（煮水刀傷）　小烏蛇藤（解蛇）　大金藤（□□解身骨）
溫斗藤（解血氣）　白蛇藤（解蛇）　引領藤（□風□冬主）
木通藤（解手腳）　車帶藤（□□刀傷）　蜈蚣藤（□蜈蚣毒）
川石藤（治攣筋骨）　照頂木（□□）　破石攣根（解蛇毒□姜）
七闕根（□刀傷）　通引藤（□□）　百萬解（解生氣□根）

針弟（解痛）　狎脛香藤（解衆生氣不令策分用水洗…細如分狎叉上…不功吹…法）
金弟（解牌）　項引藤（解牙）　山獸藤（解小…）
小丁茹藤（解禁口）　身硬藥（解身）　高樓望月（解根龍）
山都管（解擒藥）
右為末引子用五倍子為末用鹽等分焇硝等分烏
梅肉多用水煎爛同煉蜜搜為膏磁罐收之不許乾
了如不散倍加五倍子烏梅肉此係酸藥各每服一
錢重噙化下日進三服治被藥箭傷通即先服此藥
疎醒後卻服定心丸

定心丸

母丁香（少減）　木香（…）　沙　焇硝　甘草　沉香
雄黃　辰砂各等分
右將前五十味藥同入味煉為膏密用罐盛之每服
一錢噙化日三服為丸如米粥
解擒藥箭　服酸藥錢後服此
大節豆　九將官　大統官　木都管
山都管　金弟　銀弟　地菊
山苦楝　金藤　紗藤　山八角
右件為末合成用酒煎滾放冷鹽攙溫服不犯鐵器
用針銚煎更將原生藥作包燒作灰碾爛酒調服金

…了煎避藥合散得每服一餅細嚼黃泥湯送下如
利不止凉水補之更用凉水洗手然後喫粥
大戟五兩　地油麻一兩　土當歸一兩
右為末糊米糊為餅子即避藥
千里藥（…）
木瓜　紫蘇　桂（…）　烏梅肉　赤茯苓（各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噙化一丸然泥
又方
百藥煎　烏梅肉　紫蘇葉　人參　甘草
麥門冬

右冬等分為細末煉蜜為丸噙化
甘草（各半）　甘葛（各二兩）　綠豆粉（一兩五錢）　蒲黃（五錢為末）
烏梅肉（…）　厚朴（一兩）　紫合花草（…二兩）
將蜜水與烏梅肉為丸如圓眼核大噙化
走血藥似解毒
茯心　乾蝎　烏桕根　突白
蜈蚣　水蛭　蜣螂　土狗子
不灰木　胡桂風津　…　黎母子
蟾麩子　獨脚木子　大發火　鐵精末
爽

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剛柔遲速異齊械異制衣服異宜故朔漠積陰之野食肉飲酪其人密理收疾寒百粤多陽之地其人疏理皮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將受命伐國必度其俗之強弱能之長短常以我之長擊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誘之因其所惡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與西方之戎其性相類十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急則習戰攻以侵伐為事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擊之法利為伏兵相其險阻隱匿之地或叢林蒼翳

之處擇精兵利器千人為在各伏其要以待而不堅者從其弱卒佯為不利以數百人交之必貪其獲發其競進發伏以擊之必克若與之平原廣野度長挈大爭一切之利則非我所長人彼之能在弓矢我當以強弩選之故春秋將戰法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此已試之效也其俗亦好以弓多兵羸師以餌敵宜謹視之故漢高帝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驗也近世戎狄奇策亦不過是此名將之所察而患將之所略也然其技藝與中國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前使稱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鉅頗得漢巧猶三而當一是中國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騎而不善步中國步兵有強弩利刃之銳足以抗之然中國之不敵人者人性苟安不若其耐勞若於嶺外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喜攻攻不久為利而擊故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而不與爭馳騎逐也南之夷蠻其性剽悍狠怒樂為盜賊而勢不能堅

惟用標槍旁牌飛刀環刀木弩以為兵器善為藥箭中者大叫倍宿輒死依山阻水恃其險急則竄伏緩則抄掠泛船則水道多絕陸行則險阻不進非中國之所能擊此之法利於平地以奇略誘其人隱伏偏兵竊發而禽之誘之術多縱反間出其不意皆招致之來則入其計中大凡中國之民宜宿火食衣被細膩北方殺氣早降下足戰麻不能渡漠南方瘴癘毒瘴癘不能踰嶺以中國之人戍守則十不當一故古者以蠻夷攻蠻夷則強弱相當是以寇家之民召募為用聞臘七以食之厚賞格以激之馳射格鬭

人有所資積省縣官之費減轉餉之勞多縱間諜以重賂誘其酋豪大姓使之攻擊此用燕人共利十倍

制北伏者先制其馬制東夷者先制其船制南蠻者先制其鏢牌

遼誌曰每出兵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二人各散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

欄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所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金記云其用兵則戈為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五之法十五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伯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負戰歿之屍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為將人自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為薄復增之初叛之時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牌子繫馬上為號每五十人分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每遇敵必有一

二人躍馬而出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為戰則勝

又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二二太子優劣雖殊皆自府兵正月紀律嚴密故下
有用命須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金人三生陣同命
將法令姚友仲已下各隊所見以鬥凡敵人遇我師
必布圓圍陣當鋒次張兩陣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
陣每隊一十五人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
四人為副五人為擁旗頭死從不得生還還者并斬
得功則又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諸將亦皆當陣鬪詰
殿前師可款欲以方陣迎敵次兩陣夾攻其左右敵
兵厚壘復用兩直陣掩其旁此五行陣法也或欲分
為八陣擊首則尾應擊左則右應擊中則首尾皆應

此八陣法也僕笑而進曰自古陣必相其地之利便
敵人之多寡或披山或背水或設伏料敵應變在臨
時豈可預為之若使敵人知我之情別布他陣將何
以禦姚友仲以為然復問同命隊法奈何僕曰國家
舊記法行之舊矣且如五人為伍積五十人為隊
出陣引于前隊驅于後全伍殺將押隊有賞全伍
負有誅如此則自然用命夷狄之法不足道也姚公
及仲深以為然
黑韃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
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

之前後左右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
五四五隊不欲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
散分亦分散合亦合故其騎突進或遠或近或多或
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
兵撒星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
之聲以自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則望燎煙
而知其所戰其禦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其破敵則
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
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眾寡長驅
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

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
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生者一
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
臂團牌下馬步射一部中鏑則兩旁俱潰潰則必亂
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走殺騎敵迎
擊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鼓生馬以攪
敵陣未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
騎疎哨時發一矢使其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
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
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

不若使虜衝天敵縱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東敵乃鳴聲以佯卻或擒交人邪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貨財敵或謂其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凡敵歲殺不容遁逃其敗則散逃走追之不及

一倭賊本無長技但聞官兵進剿輒將賊黨或十名或四五十名預十七堆灘旁叢林茂草人家僧寺等處凡可隱形藏身者各先行潛躲謂之伏兵一遇官兵則伏兵四起或自後邊圍繞以致官兵眩惑紛錯

務遣騎馬導并精銳馬兵四望瓜探搜捕行陣對敵嚴謹防備毋墮計中一倭賊臨陣先以數十人前來衝突官兵進剿仍佯敗即回使我兵輕覘遠追入其伏中賊復擁衆來攻謂之誘兵宜相度地勢審察機宜可追則追可止則止毋得輕率致有違失一倭賊向彼官兵追剿先將錫塊傾為銀錠及將粗惡衣服雜十箱草裹為大包遇兵賊賊勢不支之時即將錫錠衣包拋擲在地使兵不察其偽爭去搶奪賊將乘兵淆雜肆其兇殘謂之餌兵如遇賊拋棄物件在地不許爭取敢有違者總兵官即于陣前將本犯斬首

[illegible]功畢之後所遺財物監督官查給軍士並不入官一倭賊黠詐多端每遣奸細探知我兵號色衣裝暗照號衣色樣臨陣混入及至陣中方去偽衣露出本色衣號謂之混兵凡我發去號衣俱臨進兵之期方行縫綴仍相認識不得先期呈露為賊規探以售其姦

永順保靖二司凡一鄉出一無賴之徒能殺人放火者則極意撫養以為殺手財貨美妾恣其所欲一鄉盡役屬之以是能強其兵

焦太史纂輯武編前卷五 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六目錄

車　水磨
桔槔　馬
牛　舟
軍需　礮
藥方　雜術

錢塘姚元愷閱
茂苑許自昌閱
武林徐象橒梓

前卷六目錄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六

琅琊焦竑校

車

王應電車戰通令說曰步卒不如騎與其凌殘也騎不如車與其衝突也此皆其勢然也古者百人爲卒大車兵車各一乘車十五乘爲偏九乘爲小偏二十五乘爲大偏二偏爲卒卒亦曰廣五偏五伍將大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樵汲五人固守衣裝五人兵車之上三人中爲百夫長詩所謂中軍作好是也左持弓右持兵左傳左射以菆周禮凡國之勇力之上能用五兵者屬于司右是也七十五人先後乎兵車一爲前拒一爲右角一爲左角戰則卒車相參居則以車爲營故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二千年未有易者戰騎出自戎狄所謂控弦引弓也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惟勁馬奔衝則雖西北之勇中國用騎始自燕趙以其邊胡亦漢時乃專用步騎衛青言武剛車李陵言大車皆主自環爲營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操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武侯八陣在四角戰則居陣旁翼以益亦教奇之意惟馬隆言地廣則以鹿角車營地狹

戎李居于車且戰且前衛公七軍騎分布各軍戰
則居陣後為纍其十二辰陣一法騎居四角一法騎
布各軍是後不復用車矣愚以謂後世之兵車步騎
三者咸不可缺蓋𦍒失古人前拒左右角之制去步
卒而專用車則馬易傷而車易仆正如凡求拐于馬
為武穆所破此房琯所以用車大敗也無卒而專用
騎下馬則不能行此亦戎狄所短故步騎相兼乃中
國之長技也無車而專用卒則為戎馬之所馳突此
後世所以畏戎狄如虎也奈何車法一廢不復殆有
其故蓋小車立乘人所不便一也駕乘勞重不如肩

輿馬騎之輕捷二也車制久廢用失其道或以取敗
遂為口實三也夫一車駕四馬一馬被傷全車遂頓
此所謂用失其道也若如古者一車有前拒左角右
角之七十五人為之先後出入以相應援人以車為
依車以人為輔又何有車仆馬斃之患哉人肩輿馬
騎用之既久而立乘果非今人所便耳然天下事豈
有古能之而今不能者哉世人亦每藉口之者
不任其事任之者不知其術非有心計雄略之士安
能為之無弊用之輒效乎彼要在諸色人巧思者推
類勝如意車之意而為之歲時演習務輕捷便利上

於利兵火器以長竿在後用人為御專用以馳敵衝
陣誠勝敵之一奇則與大車相三為營行則與大車
共載兵甲戰則別為偏伍乘便驟發與步騎相表裏
或事急不及或遠御民小車上施木板以皮為障亦
可備緩急之用恩乎人心有所依不懼胡馬之凌突
也師律提綱亦曰車營乃中國之長技古人多以取
勝李靖謂車戰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此
車戰之長今當依放馬燧狻猊車而為之材小輪低
比古制差輕止用二人曳行但容人馬行處車亦可
行如過山險溝塹不過四人肩輿而行且不妨戰士

止處便可為營維于槍盾間以弓弩設其神槍大銃
賊至百步之外則用槍銃架之百步以裏則用弓弩
架之皆擊鼓為節鎗銃弓弩一齊緣發當者無不立
斃故行則可以為陣止則可以為營居則必不可犯
之則敵不可過此用車之制也
且諸車但足捍衛心不悖
考宋曰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車猶有間見者漢鼂錯
以輕車突騎為中國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
車自環為營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為營此車之用
於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選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數樓

置於壍上以拒何奴靈帝之時楊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晉馬隆征羌八陣圖用扁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迎河爲卻月營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兩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

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徹民屋爲糧車二百人挽之矢石所及亂數十人死賊傷十二初馬燧爲戰車行則以載[illegible]則爲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將陽朝先柵破之宋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夫何奴所[illegible]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戶[illegible]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扼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爲外向列士卒于車

外賊至射之賊退乃出奇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車廂高四尺四寸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範轂是也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御令固自齎

車式進呈式之以固爲衛尉寺丞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幔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捕則拔陣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何便出擊處

有拒遏預為解脫討夜習不使人見以其制上于朝
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李綱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
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
施皮籬搭運轉徑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
搶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
千餘兩日肄習之　總制天錫和奏曰一恭古兵家
者流卒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如漢
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僅單于急以武
剛車自環為營唐李靖之禽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

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
五百人轉戰千餘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
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
之官況臣今用車非深入磧沙絕漠數千里之地亦
惟用之延寧邊花馬池一帶今虜頻年大舉深入要
害之地靖虜等處臨河渡口虜常踏冰入寇之地及
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
兵官仇鉞曾用屯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兵
官王勃曾用拽柴空車以遏興武營套虜之入困屢
有成効矣然非臣剏為也査今各邊亦有因仍以來

皆年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計舊見存一
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原存亦一百二
十八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
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
越以是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
後次段造隻輪小車嘗以樣車上請　孝宗皇帝加
獎命紘取名全勝車今亦存破損數輛略倣見制臣
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輪轅長四尺七寸
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鐵軸行則懸之左右
箱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佛郎機八及流星炮

炮或一窩蜂炮一上馬架用安鋼鐵神鎗一及近年
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搶筒一箱之四角插倒
馬長鎗開山巨斧各或斬馬刀鐵鈎各一倂火藥鉛
子鍬钁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
以面牌繪以猙猊之象及旁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
之以蔽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
輓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敵
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弛弩弓矢過近則用鎗斧鈎
刀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軍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
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燄虜不敢逼進

涯所向無前虜不敢遮其火器安于車上照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為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照放戳搖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其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遶以鐵繩且復制為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定擊然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據虜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眾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過險阻陷沙可以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挑壕

以樁釘地以繩繫樁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謂輕車為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耳

□起車此衝堅陣破硬敵用之一名威敵車用好木作成前後四輪前二輪各製轉軸如轆轤樣後二輪推運如水車樣高三尺五寸長四尺闊三尺內可容二人上窄如人形、、留一門以便出入周圍用生牛皮張裹四面皆留箭眼槍眼以放火藥箭等具中作一轉軸自下至頂上繫絲繩四條繩尾各懸一鐵錘斧頭等具內裹轉動升起人馬觸者必死身神箭神砂三面飛出仍雲霧五色豪光繞其身彼覩之如醉或三五輛或十數輛夾攻敵中砂箭者十無一生者馬中砂箭者必自跳躍其營必亂欲近不能我大軍乘亂擊之仍令三軍大呼神助我也回則倒轉其輪敵亦不敢追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破敵

雙輪屏風車高六尺　分中有橫梁如尾形梁上有二道鐵箍一活落好旋風皮輪一徑過五尺車闊二尺長二尺有欄干扶手第二外頭有鈎搭挨牌車廂如匣品字樣上口勁弩下兩口神銃壯士披掩襟等

人執偃刀二把此策應𠷈車之兵也

水路龜陸路龍機巧法妙神鬼不測龜不龜龍非龍尺寸方圓腹裏各別進退風雷破敵倒穴神弩暗藏火器不絕八面威風滕雷電掣

龜頭進龍頭退左右面顧能倒對忽然口內火光飛獨脚連珠人膽碎渾身升捜八門開萬隊貔貅流血淚腹內三關風火藏膜外九宮安戟劍類

龍似龍頭搖尾動神仙訣絕邊拖地普遮擱四爪風雲如電脊背如弓橫梁直挂妙無窮頭上將牛皮裹渾身毛孔梨花朶仕時控穴進祝邊二尺五深三尺

門庭板玲瓏圓又方活輪一尺堅如鐵稱邊遮天八門風釣搭推開朝天闕背上先年左右旋日看夜守何曾歇

戰車有許多造法只是造出來要輕便先要遮護的本營人馬不驚動士卒安心向前破敵這等的戰車進退分合左右遮護前後接應或分騎步于兩哨或藏騎步于中軍看賊遠近多寡或賊四散或退戰驚或隊伍周全或輕騎先來哨探或鼓操衆賊齊奔或偷營舉火或劫寨奪門或餌兵詭計或陰雨動兵或天昏地黑或霧結雲生所以將者軍之司命未動先定地形平日操練經熟臨敵不必叮嚀此係大將嚴肅各路人馬分明如重而不可輕敵如寡而不可重兵分毫不可差錯賞罰軍律難容臨敵觀其動靜哨探暗合無形

輕便戰車

皮輪膂心旋風護軍車此車破敵安營日夜風雨灰砂矢石發中可行前有引戰呀車擺列認旗後帶四子夾攻輪流火器不斷此火器不用人力其間暗藏古惟大風雷雨隨意攻守

各子戰車不同

一子前鋒雙翅車

二子黑牛金眼銀星百點車

三子伏虎連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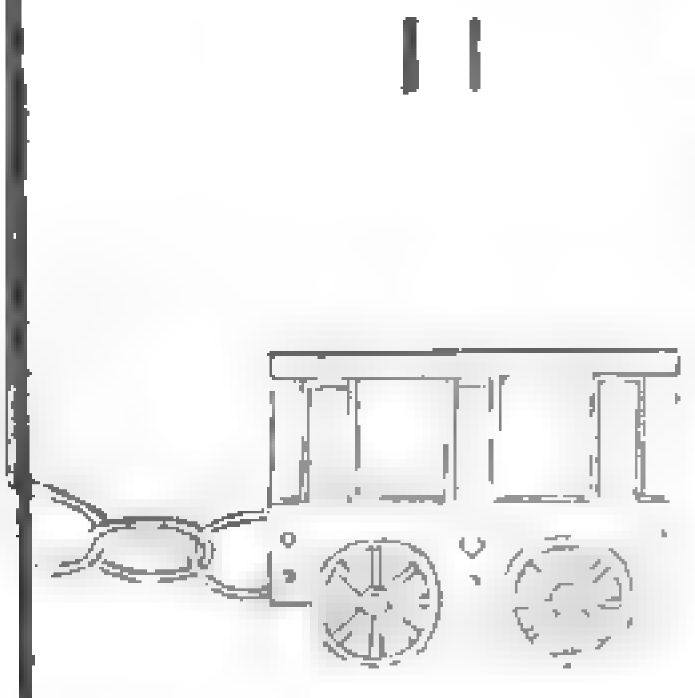
四子獅子滾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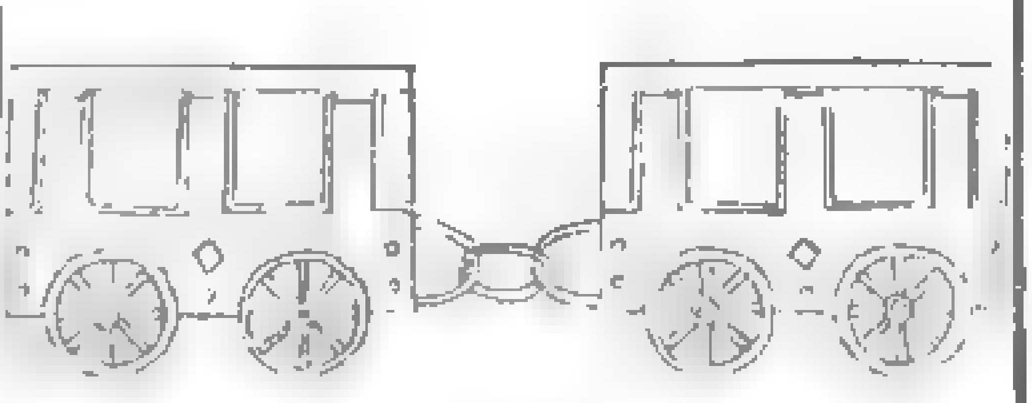
其間戰敵擺列器具遠近各樣旗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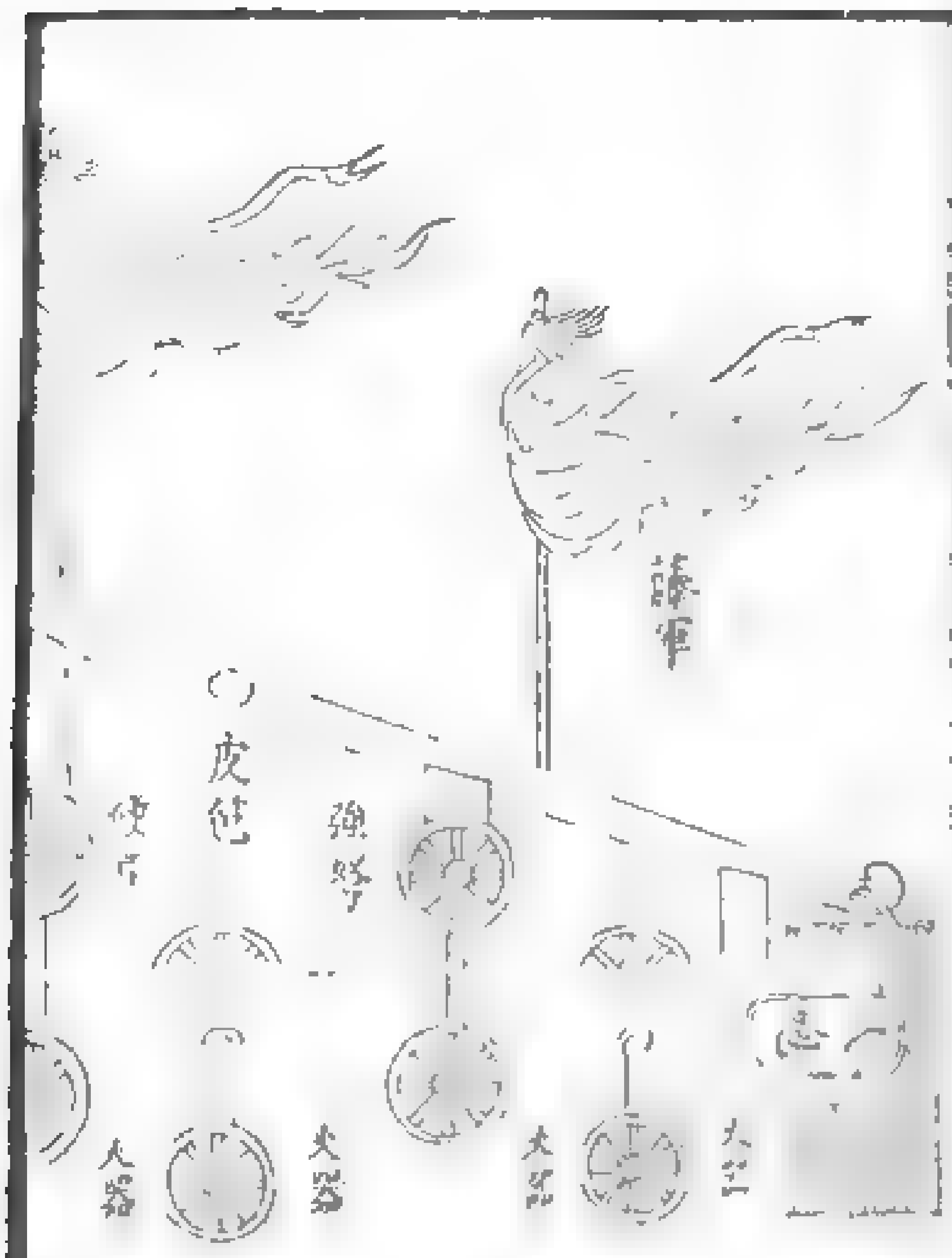
此名連環車或七或九相連內藏戰士施火器藥弩專禦北虜馬衝如去環則散行可以載資重可以結堅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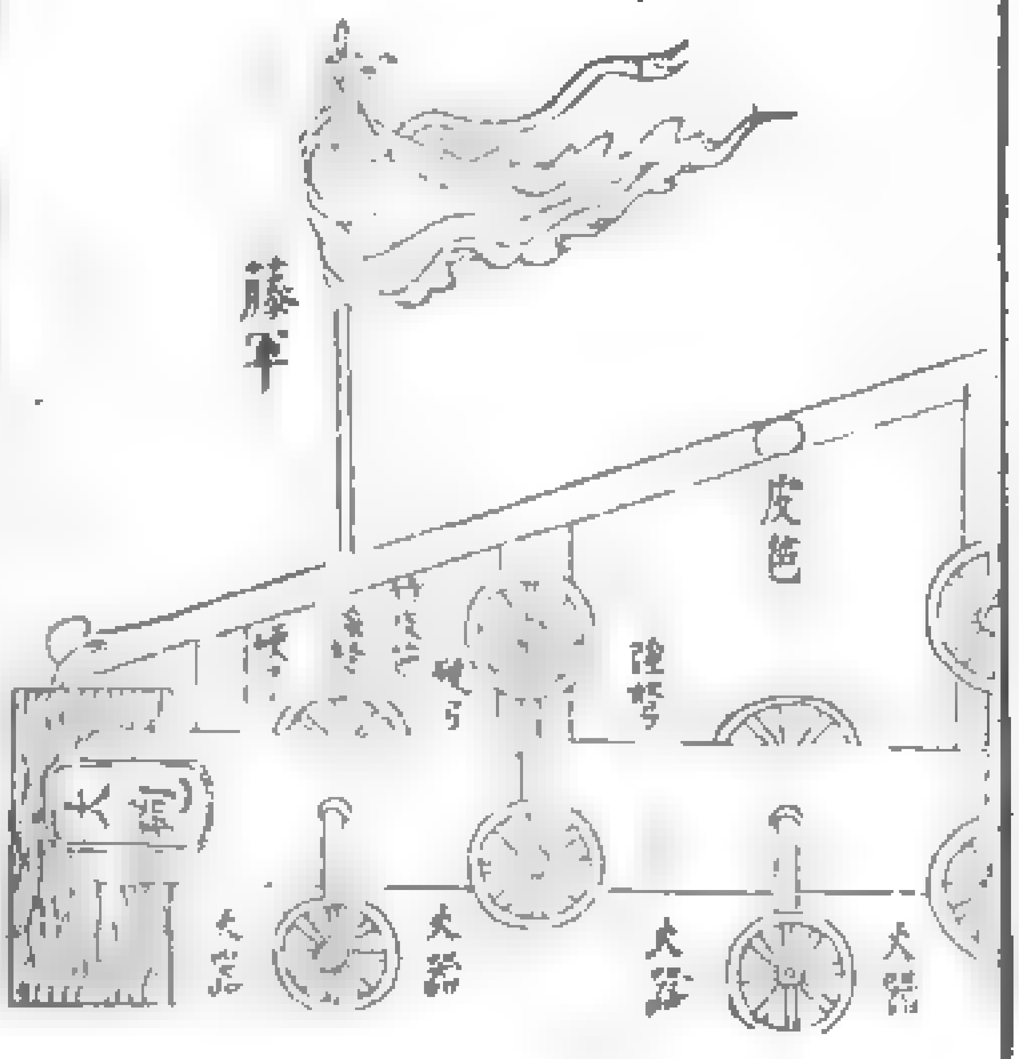
兩旁堅板厚五寸高三尺長九尺闊四尺上架木柱可以閉矢石

如中加一輪可以行狹路拒猱猫四輪在外一進一退輪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鐵裹兩頭用鐵箍扣稱定其箱如餽頭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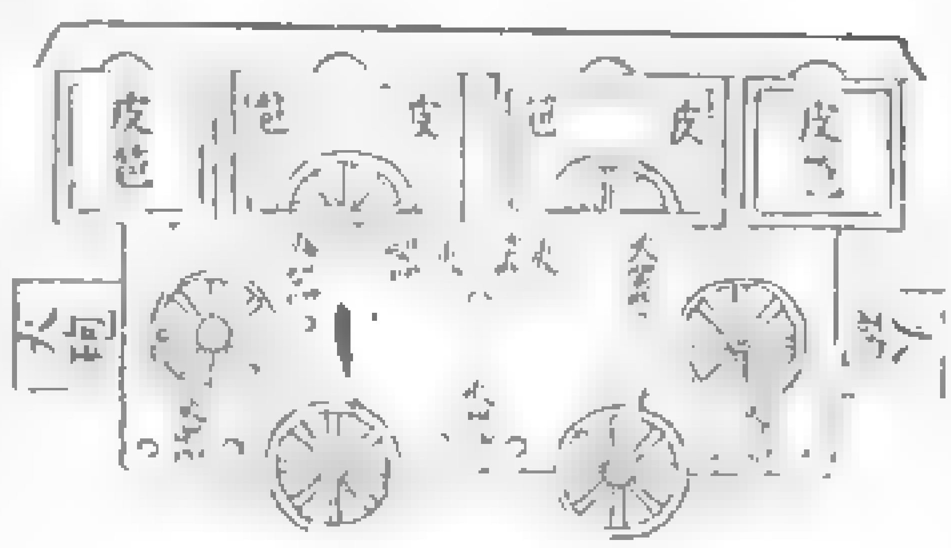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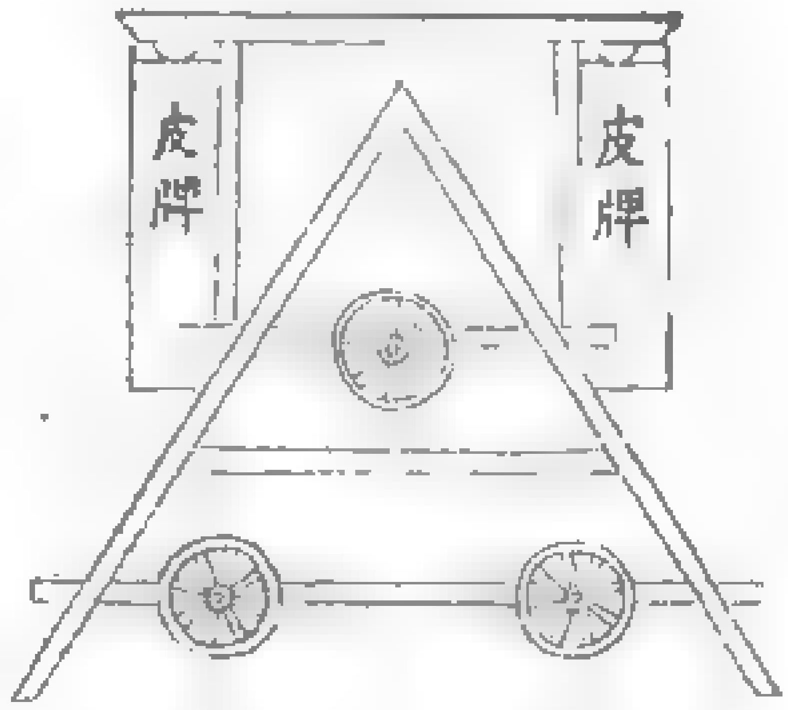
此車用獨木爲之其輪如千斤車輪大一出一進上加直材横梁厚板遮上皮笆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輪戰士隱皮笆內上下兩層施諸般大器弓弩神鎗

車心用檀木爲之身方兩頭圓徑二寸用鐵鍥頭箍扣扣定活輪可以攻城可以渡河可以跨壕塹可以破陷坑如用破北虜騎陣妙不能述

每一乘約價三十兩　名曰百足火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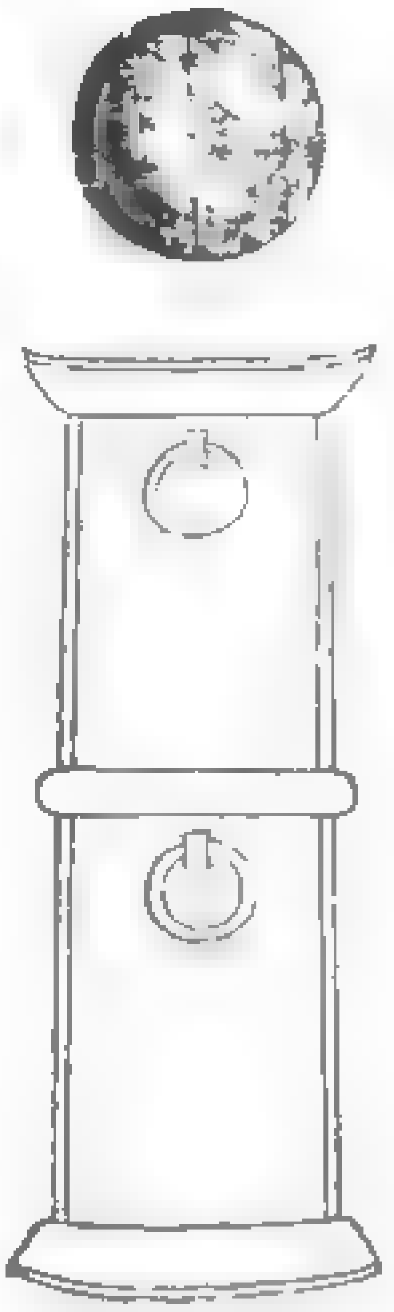


此車名獨戰千里車用厚板二片為伏枕長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柔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護隱戰士在内施諸般兵器四輪在外二輪在内輪高三尺厚三寸身闊五尺可以衝陣深入燒營陷破倭奴埋伏鳥嘴銃并備撩猫藥弩又可遏虜騎塞歸路又可載食重使戰士常逸如大將坐此巡營夜如馬可防奸細每輛約價十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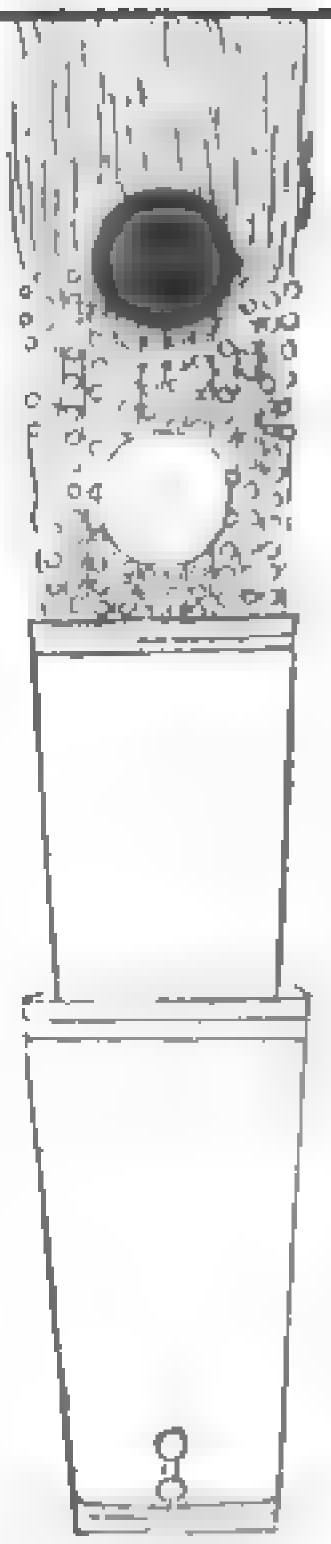


輪向前二輪在後易于轉動此可當挨牌乃車之最輕捷者此名笨字車用厚板作胎鐵裹尖頭上架皮牌或皮傘可避鳥嘴銃并佛郎機輕便可使功勝木城每輛約價三四兩可以遮護十餘人今日南北皆可用

[illegible]汗砲　用生鐵七千斤　長一丈二尺徑二尺四寸



滿天星　用生鐵一千五百斤



下安藥處厚于上面

[illegible]龍乃大砲中一藥砲名砲內安火藥火藥上安
小鐵彈子上安混江龍混江龍上安大鉛子此四物
俱在砲筒中砲筒底開二藥孔如銅砲則以熟銅為
卷筒如鐵砲則以熟鐵為卷筒裝藥綠藥捍入砲筒
內筒首開横孔孔中為機關不用則鎖定雨不能濕
鑄砲以銅為最生鐵次之銅者可久鐵者不可久其
說如此砲筒長六尺厚三尺口闊八寸底狹十分之
一若生鐵鑄其筒加厚一寸計厚四寸

唐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則唐
又嘗用車矣至于房琯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

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以馬而琯以牛車二千乘馬
步夾之非其素習則敗之固宜此非車之不利而用
之者非其道也宋至和中韓琦言郭固造戰車約以
古制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為前後二拒行載
兵甲止為營陣春秋如韓原之戰秦晉將止之安
鼎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漢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
韓厥從鄭伯郤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
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設也
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整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
帥不易動搖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往往直[illegible]

百戸帥毎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乘之終春秋之世致毀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募人入賊

開脫被虜先驅及附從商販人民

收拾遺落

許互市

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為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

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斵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貫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于其上又于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薦以為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箄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為準鑄鐵為利器如耕犂樣冒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兩以架刀鎗兩轅之前後各為鐵環四左右各二前繫鐵鎖後繫鐵鈎聯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于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鐵鈎搭其鐶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鐶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馬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為摺疊牌立于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不可施斧斵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鋸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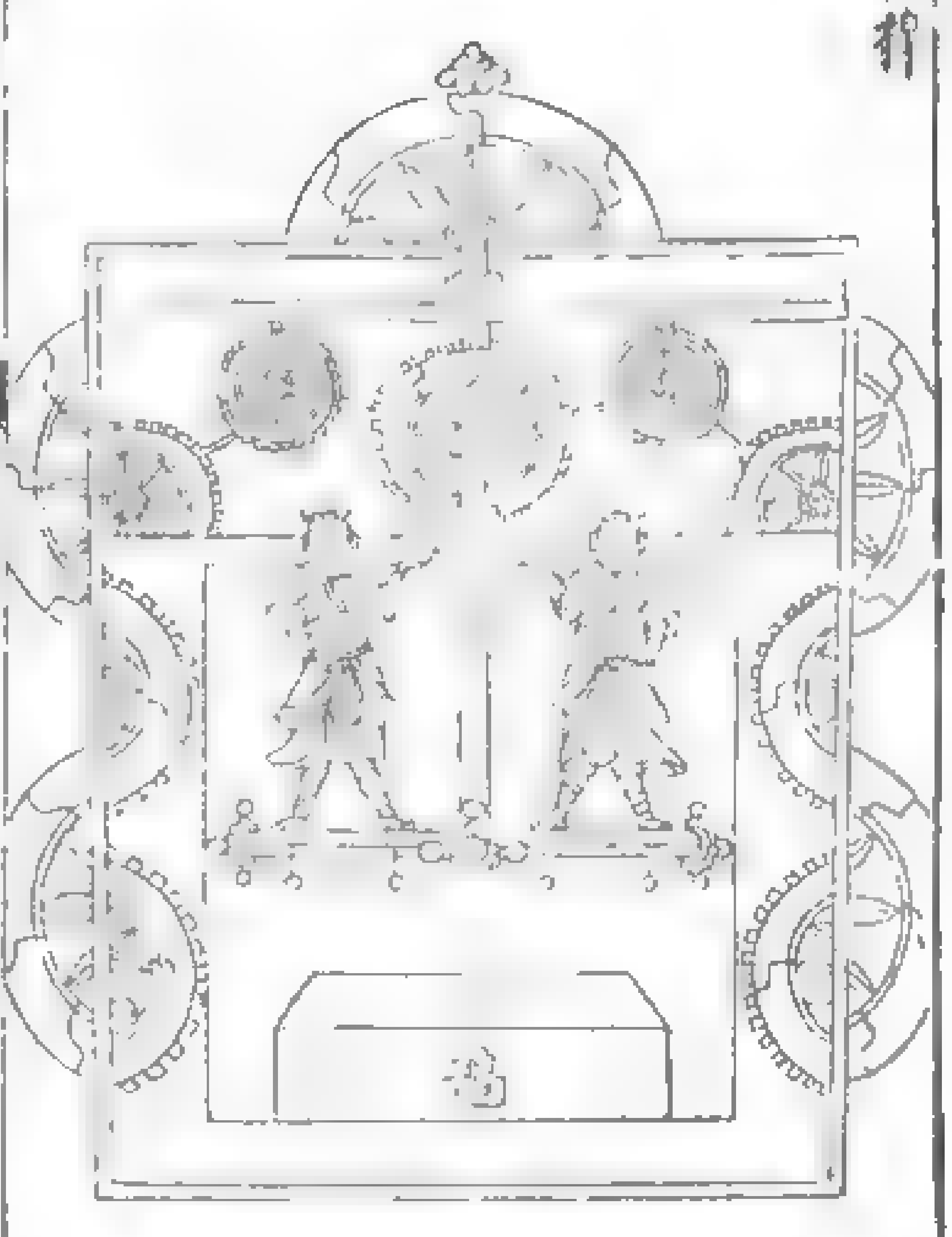
水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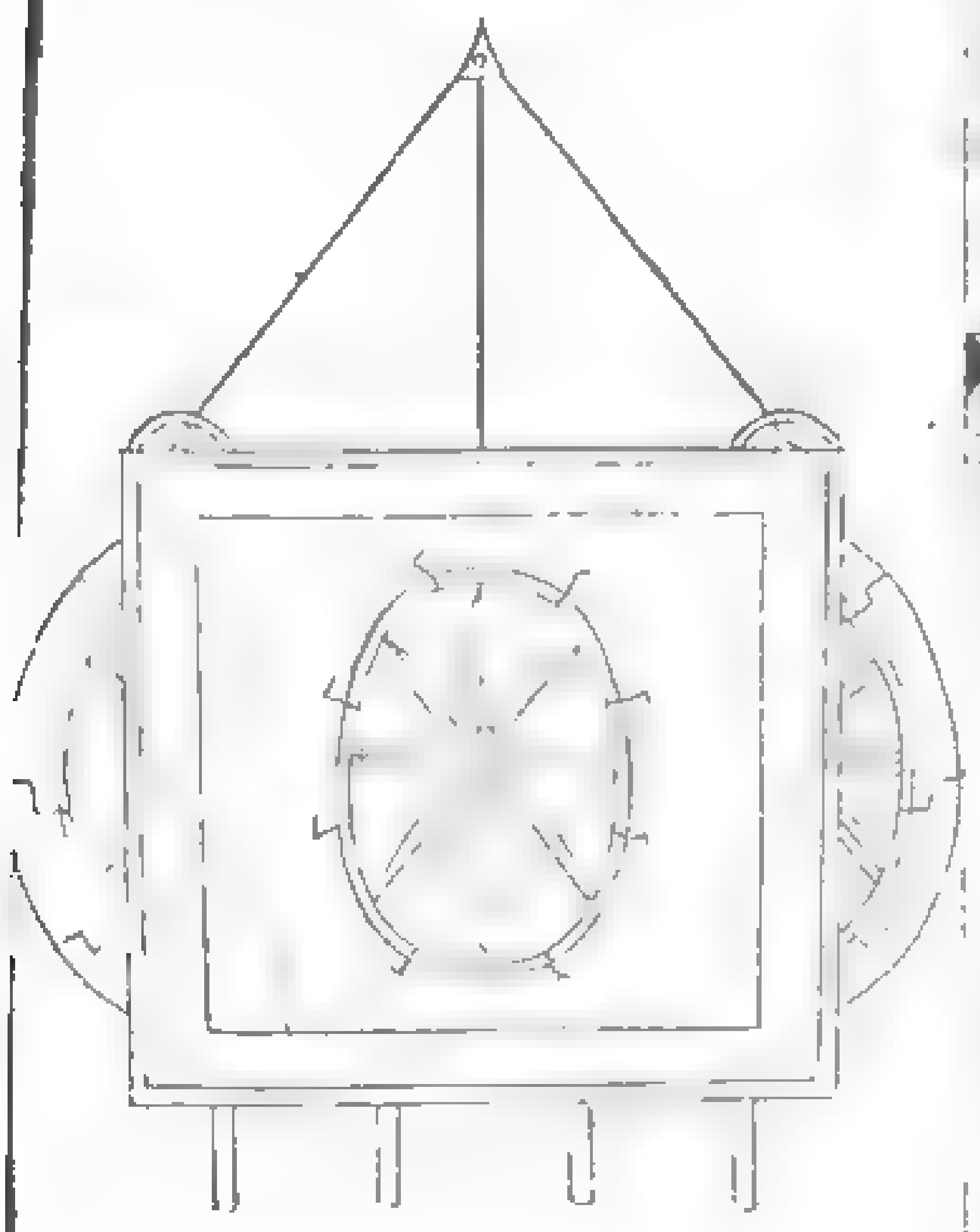
農書曰水磨凡欲置此磨必當選擇用水地所先儘並岸擗水激轉或別引溝渠掘地棧木棧上置磨以軸轉磨中下徹棧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陸磨功力數倍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閘甃為峻槽槽上兩旁植木架以承水激輪軸軸要別作竪輪用擊在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傍撥周圍木齒一磨既引水注槽激動水輪則上傍二磨隨輪俱轉此水機巧異又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傍上立四楹以茅竹為屋各置一磨用繩纜于

[illegible]急中流船頭仍斜揷板木湊水拋以鐵爪使不橫
斜水激立輪其輪軸通長旁撥二磨或遇泛漲則遷
之近岸可許移借此之彼所又爲活法磨庶與利者
度而用之

水轉連磨其制與陸轉連磨不同此磨須用急流大
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隨宜中
列三輪各打大磨一槃磨之周匝俱列木齒磨在軸
上閣以板木磨傍留一狹空透出輪輻以打上磨木
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則三輪之功互
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

數碓或遇天旱旋于大輪一週列置水筒晝夜溉田
數頃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利甚博嘗至江西等處
見此制度俱係茶磨所兼碓具用擣茶葉然後上磨
若他處地分間有溪港大水做此輪磨或作碓輾日
得穀食可給千家誠濟世之奇術也





馬

孫臏曰用兵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散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擊其未整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能聚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合之兵也

武經曰出戰之時苙涉陂坡過渡溝澗所載人馬衣甲器械乾糧食用約重二百餘斤卒遇戰鬭使之驟騁盤廻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不知其饑飽勞逸必取死損但依時餵飼水草饑飽得所不可過度卽百病不生又馬亦有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出戰之時量力施用則人不勞馬不損若選練不精使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怯懼如此者雖有百萬人衆如病犬逐兔盲鷹逐雀縱有孫吳韓白之能不得取其勝矣一有善走坡驀澗者名曰跳澗馬聚爲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腳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一有

力有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夜去營寨伏截賊寇偷路亂營用也一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步者爲一等可作使駐隊邀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一馬軍擇疾速健壯力猛者配成羣隊免有前後不及者其惡類不可制馭者不給戰士乘騎恐致奔逸爲害則可揀爲別羣以備衝突之用

出營各令作異旗放馬每隊作認旗放驢其馬居中央放驢令四面援馬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驅趁稍難以此防閑亦其穩便營別卽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并直發引之時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處馬各于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就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卽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遠縏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虞候果毅専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非闌獵不得乘官馬迎獵諸應乘官馬事非營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令破

一馬雖平安亦可每日教習使之慣熟諳會金鼓旗色進止廻軍轉陣遇敵之法若遇緩急不慢驅使

一隨戰須於一月之內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器械

平日務要演其筋力慣熟
馬有疾古法合令窖埋今多開剝筋肉食用如軍彼
剝割死馬喫用之時毎令生馬見之轉生疾病雖是
畜類亦與人性不殊不可不慎昔符堅兵敗墜澗其
馬垂韁跪授堅得免難
臨陣出戰馬纔出且緩行看敵近遠臨時趨驟不致
枉損也馬飽之時如平安行路未可上馬牽行二三
里方可騎之如饑飽牽下多時即不拘也常令士卒
自行與砌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一馬
稀稠放令自在見路而行廻軍轉陣不致衝撞如險

路逢賊亦易為廻護馬盛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
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免致喘損也
黒韃遺事曰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青草始肥壯
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
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鋑薄而
怯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脚澁凡馳驟勿飽凡解
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冷冰然後
從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
一也嘗考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其後凡出戰好
馬并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控

于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膘落而實騎
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
路并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成膘而生
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牡馬
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剌馬種外餘者都扇了所以無
不強壯也移剌者公馬也不留扇專管騍馬羣不入
扇馬隊扇馬騍馬各自為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
匹為羣隊只兩兀剌赤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箠
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
立于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

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
者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遠揮鐵撾俯首佇足無
或敢亂最為整齊其騍馬羣每移剌馬一疋管騍五
十疋騍馬出羣移剌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剌
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剌馬必咬踢之使去摯而有別
尤為可觀冀越集曰余留上都閑平路冀州之域馬
最蕃育乃有驟有駘驟則左前足與右後足相應故
其後足過于前足所以遲疾駘則左前足與右後足
同起右前足與左後足相應故彼中以繩繫前後二
足放其駒駘學駘也又嘗至廣西此其地接雲南八

夫冬有雪有墮彡有車輛庫大馬能上下山谷亦人
教之繫馬母山巔繫其駒于山下饑則嘶鳴放之豈
山又捨其駒于高峻之所留馬母于其下饑則放駒
下山如此一二年則蹄脚牢硬履險如夷其馬性急
喜掉尾壞人衣服用針刀斷其尾筋者皆良馬
程大昌曰市馬于北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
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
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
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貴價故得
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

多矣
事林相馬經曰二十二相眼為先次觀頭面要方圓
眼似垂鈴紫色鮮滿驅凸出不驚然白縷貫瞳行五
百斑如撒豆不同看面顱側擊如鐮背昇如金盞可
藏拳口叉須深牙齒遠舌如重劍色如連口無黑靨
須長命唇似垂箱盛一般食槽寬闊要無肉咽要平
弓筋有攔耳如楊柴刀批竹燕骨高弓髀不堅入肉
八弓彎左右龍會高弓上古傳項長如鳳須彎曲鬃
毛茸細腰如綿膂長膊闊搶風小腿高臂闊脚前寬
膝要高弓員似拘骨細筋粗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

土弓平充闊要平寬筋骨節必彎須緊密排鞍肉厚穩
金鞍二峰壓二如藏骨臥如猿蒂立如山鵝鼻曲直
如停穩尾似流星散不連骨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
筋緊一錢羊鬚有距如雞距能奔急走日行千以前
貴相三十二萬中難選一俱全
眼如垂鈴腦骨欲員垂睛欲高耳如削筒頰骨欲員
項長彎細鬃欲茸鬐欲高排鞍欲厚脊梁欲平
腹要短促硯骨欲平肋翎骨密後看須蹲狗接脊骨
短眼光有肉面如削兔鼻要寬大上唇欲方口文欲
深下唇欲擐槽欲寬項欲筆鳴脂欲平胸欲闊鎖肉

欲厚膝欲員脚欲直蹄欲員脛骨細脚大而實掌
骨欲高肚下生逆毛節欲近筋骨欲旋後蹄欲大欲
近鹿節欲曲曲池欲深腹平尾欲端汗溝欲深尾骨
欲短外腎欲小腿似琵琶尾欲直細後脚欲細
宋熙寧六年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始用邊
樣皮韉小鞍用木鞍長韉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
北征錄曰馬鞍橋制有數等一曰太師橋二曰錯結
裝三曰海湖橋四曰西橋近日三司諸軍皆用太師
錯結裝海湖三樣池陽江鄂京南襄陽多用海湖一
樣海湖之制前後橋低貼馬肉其橋脊低壓馬脊師

日久馬膘瘦減受重則鞍頻打破馬脊膿血潰爛其乘騎以至死傷前歲泗上符離唐鄧之役皆坐此患海湖橋病也錯結裹後橋雖高而前橋亦低故傷馬前脊太師橋前橋雖高而後橋亦低故傷馬後脊惟西橋一樣前後橋比他橋皆高數寸搭袋常緊後橋之下雖上載甲軍下搭袋鞍頻亦不着肉鞍橋亦不研脊其為利便關西人多用故曰西橋然諸軍鞍座盡用粉皮欲使騎坐者不被隱悶不知粉木也遇雨浸內透坐馬者衣袴皆濕大為利害不若用黄油皮韆之及鞍橋雖用高空下用連替摘落免有

轉側綠涼替與鞍相離上馬攀橋則鞍與替不相粘着多致攀轉鞍橋墜下馬股臨急悞人性命是謂鞍制

鞋靸其鞍嚌輕簡以便馳騁重不踰七八斤鞍之鴈翅前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脊闌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鞍之革手揉而不損潤以手脂故不受雨而不斷欄闊不踰一寸長不逮四總故方馬轉身甚順

北征錄曰馬軍騎馬則吊腿欹斜而兩足可憂下馬則筋剝瘤投而鞋履可破靴之功大矣然近日馬軍多脫去馬靴或忌于附帶而棄之郊野或寧使赤足而東之鞍轡殊不可曉及考其所自蓋今日諸軍之靴皆用牯牛皮製造故皮性太硬未着則不能穿足入脚襪曰太深既着則不能擡足起步牽馬下程則火破脚研而久成瘡瘍落馬墜地則柱定膝胯而不能起立不惟肌肉不保且反傷于寇擒其凡金賊所製之靴萬萬不同今後宜令襪用軟皮而上則繫以皮帶鞋用硬皮而下抹以漆蠟其制與今人軟凹泥靴相類而不用釘距是謂靴制

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

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于大順之中者乎觀晉欲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以驗之也

□□曰陷騎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衆多不容闘敵何其所行之道制為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以弱以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網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穽而不可脫其法有六一曰伏鎗用火煉竹鎗斜埋成列却于鎗

于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闊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內次以竹圈挽鎗着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內繫提頭索別曳于鎗頭所止處一丈許遇賊馬踏動提頭索拽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以下兩頭及中間各長一丈用木椿繫索釘之于地用青竹竿五條撑索腰控低着地扣以機結木鈎如鐵具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撑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三曰馬拖謂用竹削成筋大其長數倍于筋其錐其銳用以脊地其尾則用熱湯

煮過令搥碎和麻各以成索索尾又安和頭扣轉于竹片之上仍將鎗桿拽索于竹片之首遇馬彼套而奔則索尾之鎗自阜其腿腹四曰馬筒用掘地成穽深一尺闊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蹄踵五曰青穽謂于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席箬盤竹席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類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六曰白穽謂於塵沙土石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席竹筋之屬覆之而掩以塵石沙土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以上六法皆于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

來然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磨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上尺木而賊馬自抵于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于顛覆其法亦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帶以鐵為之二曰蒺藜備之以鋒萃之以毒以鐵為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鐵為之四曰揭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鐵為之五曰菱角以鐵為菱角六曰阜角以鐵為阜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登擲撒擲在地然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乃可施巧道狹路

臨敵險而我亦險將何以為兩難見巧之策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為圈掃于馬道以索續于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弩一張竹擋七片渡菱箭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蹄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于林樾之中令伐木橫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斷恐為敵人下馬拖拽離路四曰結草謂馬行于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斷絕砌石堆聚柴茨卸于四闢用草結捆其稍令闌絆過路馬急走則破絆眾隊皆倒

五曰癃冰謂道路險阨或高坡峻岸或斜坡陡岡當令逆風灌水凍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謂馬道窄狹兩傍皆上亦當令抄掘塞路七曰斷橋謂馬經過橋梁必毀拆令不得渡八曰瑯琊版謂用版釘瑯琊釘于上行則榖于糧車之上用則埋于沙礫之地以上八法皆能陷賊騎于道峽險要且扼賊于險此因可用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在我則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躊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亾自投陷穽而不容止過其法有四一曰芻誘謂敵馬行遠久闕草芻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芻秣使馬

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謂賊馬飢餓日久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三曰獄青謂賊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蒼之地設陷穽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獄白謂賊馬入境久不汲飲卽于陂池溪澗之地設陷穽鎗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以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赴水火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要其宅如水藥之秘風沙之變雖曰奧妙然微似浮誕姑置勿論

牛

牛經曰須頭小腹大頭長身短角方眼圓脊高髀低食毛不分立齊足乃可爲耕力頭欲瘦小不用多肉面欲得長短則令促又云面高正長有齒無旋面若兩分爲主損身眼欲得大去角要近有白脈貫瞳吉眼赤者觸人眼下有旋毛名淚滴主喪服鼻欲軟而大易牽鼻七毛逆凶經云鼻如鏡鼻難牽無力口欲方大易飼能食齒欲白若齒有緣招官災經曰齒牙露白多招囘宅角短方大紋浪角形如仰弓吉向前吉向後凶兩角間有亂毛起名頭陀妨主經云角圓紋細使卽遲歸耳去角要近略可容指方好多

長毛不耐耳後有旋毛名刺環招盜賊經云耳角近從不用覺祿耳去角遠千里不轉頸骨欲得長大肩骨欲得宗若宗則爲雙肩主有力若宗皆爲單肩少力毛短密硬而黑者奈寒疎長如鼠毛者怕寒毛赤者有害損主侍毛向前吉向後凶肚下有傍毛使卽肉行前脚欲直而闊後脚若曲而闊股瘦小則捷快從云前脚如覺後脚如弓蹄欲得大青黑紫爲鐵吉從云蹄色黃行不滿百蹄腸頸者千里牛也前帶抱喉及臆尺者早死經云前後無帶至老無害後帶半長法十損傷乳紅多子吉乳赤黑無子生袋深

上乃吉搒出背肉尿射前膀者快直下有鉋床欲蹲放經云尿如螺旋用力如雷聲身欲得闊肩欲得密脊欲得斂臂欲圓脣垂尸骨龐少毛者有力尾欲長大

吉

舟

吴楚揚越之間俗習水戰故吴人以舟檝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吴以舟師伐楚又越習吴與舟戰于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船者當輕足驃騎大翼以下皆船名

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拒之漢武伐南越於昆明開池習水戰與樓船上建樓櫓戈矛船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怪之害然樓船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故兵威奇器械以樓船大艦爲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舸海鶻爲其用或伏設而入敵境則浮縱蒙衝兒舟行可用也

李綱于楊么本末曰車船者踏人力而後踏車進退皆可其船皆兩舷設車于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繩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其名曰渾江龍者即爲龍首每尺上下楊么多自乘此海鰍者鰍頭船也然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爲戰輒敗江東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與荊南潭分遣兵討之旣而昌奏彼賊至

亦用番機如虎尾砲

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櫂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王濬伐吴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步建飛簷閣道各以奔

車馳馬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鬭艦船舷上設女牆可蔽身高三尺牆下開掣櫂孔舷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小後大如鶻之狀舷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走舸舷上列女牆置櫂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于上此戰船也蒙衝以生

牛皮覆背兩廂開弩銃孔前後左右有弩窗不穴敵
不能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于速進速退乘
人之不及非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槳床左右
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
如風虜侯居之非戰船也
金山守禦指揮曰東南諸海島日本占城琉球爲近呂
送丁花游山白葛達阿哇打回等夷遠莫可數其蕃
船出沒皆爲海患金山地海臬濱南瀕大洋少西爲
浙江北爲淮揚諸郡負在背脊松江蘇州嘉興尤近
心腹登浙淮咽襟處也國初既設衛屯戍專命淮揚

等處備倭總帥徙于此駐節扼守得地而兵防整嚴
屹爲東北一雄障矣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蕃船至
是時皆北行四五月間風尤迅者海人呼爲舶卓風
凡舶過此風日行數百里雖猛不爲害也沿海六所
例本例設巡哨海船每所一十艘每艘旗軍一百名
春夏出哨秋回每軍月支行糧四斗點有船所有司
補造損者軍自修理正統七年巡總督琦奏易以馬
立騎卒入操春夏走哨遇有警急往來海上馳報每
船一艘以易馬二匹給騎卒二人廐牧衛四所八
十疋中前中後各四十疋倒死者所均價買補海防
[illegible]廢自此金山距衛一十八里山多竹箭茂穴
爲土有平坡可二十人坐北有寒穴泉總督旋回道
兵巡邏名曰報山沿海墩臺軍士各擇一人諳熟海
洋瞭望者充小甲率四人晝夜更番瞭望見有倭船
但衆放一礮一烽船到岸放二礮二烽登岸舉放三
礮三烽接遞通報每墩臺豎旗竿一根以縣旗夜以
懸燈架信礮烽把各三銅鑼鐵鈴木拆各一鐵盔腰
刀鐵叉雨簑草履各五飯鍋火石火鐮煤各全鳴雞
吠犬一
俞大猷曰夫倭奴之所以得而難禦者非真有過人

之能也兵法謂深入則專不得已則鬭乃見倭奴之
悍而我兵所長足以制彼者惟樓船高大足以壓之
火藥足以焚之然大挫之功尚未能收者何哉蓋我
之樓船每港不過數隻爲浙直而計之不滿百隻其
兵不過數千人而已耳今歲賊船結連而至者凡幾
綜每綜凡有一二百隻其黨共五六萬人多寡之勢
相懸若是又安望其能收大捷之功乎請于堪兵船
地方如江北設樓船三十隻於儀鎮瓜洲江南設樓
船三十隻於鎮江孟河江北之狼山江南之江陰福
山及江中之塘沙馬沙稍家沙共設樓船九十隻有

往泊於各沙之北北風俱泊于各沙之南又江北之海門通州呂四江家場七星港一帶共用樓船八十隻江南之劉家河吳淞江江之中崇明新舊二縣沙兵用樓船一百五十隻寧波府之定海舟山大嵩霸衢昌國等港共用樓船八十隻台州府之健跳海門淞門等港共用樓船五十隻溫州府之黃華盤石端安三場等港共用樓船六十隻又內江每樓船十隻間以遊江船五隻外江每樓船十隻間以蒼山沙船共五隻寧台溫每樓船十隻間以蒼山八槳船共五隻各為小哨共泊原派港分無事則在港防守有警則合勢攻捕并不許遠離巡哨故名曰正兵請

於今年十月間照依原估樓船尺數除一號者大而難駕不用外只造二號三號各一半請限年終各到地方以應來年正月之用乃可及事如正二月不到則有噬臍無及之悔矣然船在江海波濤之上數年之間八遇狂風之變不免又費修造之工則當預為道然之值不可因噎而廢食多設游兵大倭賊自彼島入寇約正東風必由茶山入江以犯南京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若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前里西倒球于邪淌水四頭蒲溪丁興長涂衢山牟山普陀馬墓等澳經過然後北犯南直隸內南犯浙江請於浙直共設二百隻蒼船一百隻分伏于前海澳往來巡探攻捕之曰遊兵為正兵之輔而遠遏之于大洋之外韮碰漁船大採漁乃浙江沿海之民所賴以為生禁之誠拂其情縱之不能無弊今欲聽其採捕因而為兵則彼船其小難以勝賊合無行各府縣之官預先曉諭每漁船大者二十五隻為一䑸責其合造樓船一隻以為兵船小者五十隻為一䑸責其合造樓船一隻以為兵船就將所造樓船丈量明白造冊通報照依雇船之例逐月給與稅銀其駕船兵稍則照雇兵之例給與口糧斯大小相資各有實用而

浙江沿海漁船數千隻可得樓船一二百隻為技矣田應山曰福船利于迎擊沙船利于應援其八槳快船專用不時飛報餘船如蒼船等不過備數而已

鎮江江灘大破用鎮海船　三寶太監下西洋舊物也

乙酉日下酉日燒二家雄毛揚其灰風立至更揚之風止一法五酉皆可巽為風酉巽禽也以類相招若江海之中卒遇惡風燒巽戌皮揚立止此法甚妙

雄毛入醆制龍

一船最大可容百人上下兩層板平鋪自船底至上層爲三層周圍鋪板或列茅竹禦銃上設木女墻及砲牀前後皆不可入惟兩傍各開一小門以入艙上綱繩爲斗可容二人此舟最爲海賊所畏每遇海賊不用戰鬪但使船騎賊船而沉之蓋以大勝小高勝卑也（每船必傭慣熟上自兩 大船宜深而 役人以厚重取勝上有樓而不窮）蒼山船一名鐵船小於福船今寧波蒼山人用之周圍無板人（庇）（向以使蒼山人 人學野難使）沙船又小于鐵船亦無周板出蘇常鎮江海沙上即用沙民駕之崇明爲最靖江江陰次之鎮江又次之福船利騎船但無風不可動沙船輕捷

利鬬須用福船相兼行使

又有草撇梭子撮網八槳之類皆輕捷極小船也燕尾褫水戰用以褁敵轉輪拖于船褫中間爲槽

浪山一帶下通大海最深上連長江又淺純用福船固可制勝但其長舵尖底受水最深宜于大海而不宜于長江純用沙船固雖平底可行淺行但其卑小難以禦敵大小偏用未得萬全故職斟酌二船之用議造定波船之製底似沙船可以涉淺面似福船可以製敵

又賊人深入必搶內地船隻水陸兼進故夫內河水兵艱船又其急務者也內河戰船與海船不同其制有二爲一則三櫓二跳以至於六跳乃是吳中之兵所習駕者行走便疾而無自蔽之具一遇賊人矢石只欲逃走逃不離有棄船下水而已一爲鷹船乃福廣蒼山等兵所習駕者此船搖櫓駕槳之兵皆伏藏不露賊人矢石不能傷而我船之銃砲噴筒矢石飛鏢之屬可以傷敵如六金城之捷聖墩之阻回來賊皆賴此船成功然三櫓等船取其疾走而不取其鬬鐵鷹船取其鬬戰而不取其疾走二者宜相資以爲用所鷹船用雙塔船改

四櫓八跳船容三十人頭打發熕四櫓六跳亦打熕三櫓五跳三櫓兩跳容八九人三櫓用二槳二櫓二槳容三五人一櫓兩槳一櫓一槳容三四人用鈴聲上陣衝鋒愈少則愈勇大船使鑽篙人極勇鑽篙械船止用可容十人之舟　倭止能跳岸不能跳小船

八卦六花船此船江海之中攻守皆用不懼風濤欲攻則敵不能當欲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首製此船以保全勝也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頭槽後爲尾其製造有八卦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後有舵樓順風則用篷逆風則轉輪快利如

[illegible]中一槽高七尺闊六尺旁二槽高六尺闊五尺
後連二槽高五尺闊四尺每槽相離置輪一尺五寸
其闊二丈六尺兩頭接鋪平中間上作倉長三丈六
尺槽前平頭三丈六尺槽亦三丈六尺尾起舵樓底
空內定八輪居中作官倉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八尺
兩舷各闊九尺前後中共三樟蓬索用槳水刷過[illegible]
雨中不漏重被若有火來到蓬即滅過闊安立挨牌
倉上并牌皆用生牛皮包裹以防矢石底下用狼牙
釘品字[illegible]釘以防姦細水賊此統軍大將取勝首務
附以車輪舸[illegible]遊艇走舸[illegible]鉤鉅等船倉內

載以神槍神砲神箭神火神木等器欲要劫營斬關
奪寨暗渡則有浮帶浮毯木罌繩筏蒲筏械筏等具
更相參古製無不勝者
製蓬索藥　每白礬十斤　皮硝五斤　梔子四斤
為末入水五十斤煎三五沸制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鴛鴦槳即鴛鴦船此槳用二舟并合一處形如鹽船不
用蓬樟各長三丈五尺闊九尺倉上用生牛皮張裹
掉槳人并槳把俱在倉內槳尾自內入水每一邊八
把倉上前後兩旁俱留箭眼銃眼以便放火藥神器
如赴敵則兩邊飛棹與敵相近則放神器分為兩邊

夾攻使彼左右難救賊亂既中我飛箭神器等具其
人必傷其船必焚此輕舟近敵之法如捕巨魚之法
也待彼勢弱敗我則近而擒之矣
車輪舸此舸長四丈二尺闊一丈三尺外虛邊自各
一尺空內安四輪輪則入水約一尺許軸在倉內令
人轉動其行如風船前平頭長八尺中倉長二丈七
尺後尾長七尺為舵樓倉上居中通前徹後用一大
梁恭板自兩邊伏下每一塊長五尺闊二尺下安轉
軸如吊窗樣臨敵先從內裏放神砂神箭火等器彼
不能見人亦不用蓬樟棹櫓賊勢少弱我軍一齊[illegible]

開船板立於兩邊即向旁牌與倉俱用生牛皮張
裹人立於內拋大毬於標槍使鉤拒撓套索等器其
船必焚賊必就擒矣
破船舸此舸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
空仍補平厚以蔴秸之前後橫拴串鏡一處如筏勢
兩邊六輪上作船倉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倉長
一丈五尺尾長七尺安舵樓前平頭上安破舟銃其
銃如神鎗樣鎗頭如蕎麥樣用純鋼極快利頭長三
寸後桿長四寸如鎗安置銃內凡一舟前用三具約
木頭與水顏相平約與船相近倉內點放火線其捻

從打人船內連一二三銃其船必爛而沉矣

子母舟此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板幇腹內空虛上倉前後通連內藏一小舟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槳母船使風逆風拵槳前倉內裝以柴薪皆用油麻縛決交貫火藥粗線船前兩厫俱錠狼牙釘釘皆用鋼尖快利或迎抵彼船或順風趕上蹄搾飛奔彼船尾後倉內發鈎扯拵拴以留索與彼相連一處先往船上將箭砂火等具即發將我舟與彼并焚我軍從子舟而出矣

太倉往福建針路

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吳松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船平寶山到南匯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正路沙泥二更見茶山在東北邊用巽巳針三更船見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托用坤未針及丁未針三更船取灘山打水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叢山用單午針入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取茅山用乙辰針廟州門內崎山頭取升口羅嶼用丁未針出雙嶼用丙午針三更船取孝順洋及亂礁洋打水九托十度半九山西邊沉礁打浪用水行船仔細用丙午針二更船望頭山對開東邊山一半洋紅片礁出水內過船正路前去西邊見大佛山打水八九度用丁未針五更取大陳山及羊嶼西邊眞谷山用丁未針五更船取披山及黃礁山用丁未針一更船取東洛山外過用丁未針二更船南虎山外過船西南是金鄉大澳對開有半洋礁出水打浪用坤未針三更船黑蘇山船過用坤針四更船芙蓉山及西洋山船北邊過沿坤申使定海千戶所山二更平浅取五虎門

太武同太倉針路

太武山用單艮針七更船平烏坵山內過用艮寅針

四更船平牛嶼山用單艮針五更船取龜山用丑艮針七更船平崙山用丑艮針二更船取東路及黃礁山用丑艮針四更船眞谷山及羊崎嶼東邊過用子癸針五更船取東西灘山及壇頭山對開有紅片礁仔細用過用子癸針三更船取九山及亂礁洋孝順洋雙嶼港過崎頭升羅嶼水緊可拋船在廟州門轉過崎用西後門用壬子針二更平灘山用丑癸針平三姑山用丑艮針三更船平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度船千萬看流水急慢務要見茶山取港口收實山進入太倉港內拋船爲妙

日本往太倉針路

日本瓜哇港口開洋單艮針二十二更船取南兜山（在溫州府瑞安縣南二百里）丑艮針二更取東洛及黃礁山丑艮針四更船取披山丑癸針四更船取貞谷山及牛崎山東邊過子癸針五更船取東西雞山及壇頭山開有片礁內外過壬子針二更船取九山及孝順洋并亂礁洋壬子針三更船取雙嶼港癸丑針取崎頭過廟州門出西後門單子針四更船取灘山癸丑及丑艮針二更船取大小七山乾亥針四更船取茶山東北來辛亥針取港洪及南湖嘴并寶山收太倉劉家河

太倉往日本針路

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吳淞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嘴匯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正路沙泥地三更見茶山在東北邊用巽巳針三更船見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托用坤未針及丁未針三更船取灘山打水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霍山用單午針入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船取茅山用乙辰針取廟州門內過崎頭取昇羅嶼用丁未針出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

戸孝順洋及亂礁洋打水八九托十度到九山（[illegible]）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瓜（南在□洋二百里 大島南二百里）哇山港打水七八托泥地東北邊有坤申西南邊有低嶼三箇小嶼平平抱船兵有三角港中央港是瓜生港口有沙塹綠過內入港打水二三度倭船不靠天江賊船亦不靠天台其只多搖槳不論有無風也

衛帶捕盜閱易　呈今將各年月節候風颶輕重逐一開後　今開

正月初二三頭颶　初七八颶　十二三颶　十七八燒燈風　二十二三風　二十七八風　無雨風輕　立春過後未驚蟄先動雷一月天門不開日夜海上有風浪驚蟄過後雷響不妨春雷起風雷春颶雷先行

二月初二三風　初七八風　十二三風　十七八風　二十二三風　二十七八風　春有雷電海上有風浪本月初二霧露生日本日若重一年俱重如輕則輕

三月初三除颶風清明日主有大風本月二十一日立夏如發北風准有二十日北風如南風大定也

四月夏雷壓三風前立春日過後下雪一百二十日
雪子風正月初八日下南風輕晴明風重
五月初八日夏至發北風重梅雨本日晴明俱是南
風黃魚從南來北風吹散魚頭羊山無魚
六月十二彭祖忌有大風前三後四初十起十五止
此幾日內發風俱作忌風　六月有日　七月有半
六月十二無風　七月十五亦無風
七月立秋日起五十二日龍風過後發是秋黃風七
日係七日慢秋雷起壓天定立秋掛燈三日過有大
風七日過有風則輕霜掛亂雷禦無風

八月起後早西風曉東風天定了本月二十七日蒲
山張老相公生日主有大風
九月初九日定颶風當日發風准定本日不發不一
二日　二年不定俱是亂風　十二三風　十七八
風　二十二三風　二十七八風
十月初二三風　初七八風　十二三風　十七八
風　十月五有大風
十一月初二三風　初七八風　十二三風　十七
八風　二十二三颶　二十七八風
十二月初二三　初七八風　十二三風　十七八

風　二十二三風　二十七八風　本月發西南風
下雪
本月二十四日送神風　冬伯赤黨有一箇月風浪
羊山以西為裏海馬跡以東為外海外海交春後止
有南潮一片只向北流不轉南交秋後又只向南流
不轉北雖送風亦行漁船以其潮急也此洋打水有
五十托倭船春來　過北海潮水落又帶北風則北
寇蘇松無倭船過洋無風　櫓　動三日三夜可
羊山潮四面繞轉柁工隨潮使船分水礁在茶山分
水潮日夜只向東北流從分水礁一日一夜纔到大

小七山落西行送風須過東南東北顛風水風力不
能行以　送潮也分水礁以東繞有四面潮　羊山
大七洋小七洋皆　打魚處上面長潮下面過水長
潮與過水各四五丈未有風先知浪定有大風水泡
壘黑有大風水　黃白無風山上有壓　樓臺必知
風山頭白漫有風
由舟山至普陀長塗羊山灘山許山北向北行東風使
落潮西風使長潮岑港第一列港第二沈家門三長
塗四
瀕海居人值三秋大汛潮天連雨東北風張甚或山

拔沙嗤海人驗候云山擡風潮來海嗤風雨多皆不誣捨謂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嗤竅如巔爲喙聲也　海鷗啾啾鳴或是年後至七日逢王帆發海溢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鐵爲盈丈巨盤置之潮衝潮至盤所輒不復作豈金固止水物邪

翠微北征錄曰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懼其淺而步騎可涉也吾則曲鐵爲鈎曳之以索謂之聚鈎所觸無不死傷直鐵爲針透之以木謂之涉針所過無不淺滅編竹爲索紐蒺爲刺謂之水毛蝟所以雜涉者之肌膚斷木爲軸釘鐵爲錐謂之水蒺藜所以耗

水兵之脛股煉竹爲筌代之泥濘謂之陷筌所以毒人之脚而理栢爲距置之沙淺謂之雞距所以碎人之脚板凡此六者雖有灘磧賊安能涉我境哉懼其深而舟楫可航也吾則綴鐵鈎於浮筒之上謂之浮鈎遇賊船則底版可沉繫索網於江流之中謂之拒櫓遇賊船則槳櫓可得揉綿楔扞不穩以裹賊船之栢艤而杆櫓難搖割縵繩割藤蔓以礙賊船之划水而車版難蹈水勢湍急則立刀口木而使賊船之底不擊自破水勢浩渺則立曲膝錐而使賊船之板不雖自透置撓索於水底使賊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之前之神槃草倒纂於水渦使賊船捧之而旋轉千匝兵家謂之鬼鑽凡此十者雖有舟楫賊安能及我岸哉懼賊兵浮罌浮環以我襲之津岸也吾則造木竹造鉻木於灘磧而賊不可用懼其駕飛翼搭浮橋以跨我之河道也吾則造火𤆬造樁筏於急流而賊不可施懼其紐蘆束葦以濟也吾則斷木爲査手木穿木爲阜角木置之半渡之處而使其物之不可行懼其附竅結栿以濟也吾則橫木爲關河連木爲截河置之未渡之時而使其具之不可至懼吾步岸之易登也吾則立伏牛交馬使賊人之船近岸不得以

下卸懼吾壕塹之易通也吾則釘暗樁使賊人之船曳席不可以順流懼賊船之乘風而前也吾則有撩風樹水以絕其帆之不可使懼賊船之拽縴而至也吾則有礙竿虛木以阻其縴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則占其上流立堰救以灌其軍彼勢闊而我勢狹吾則因其勢堆沙囊以沒其卒賊迫岸則立四索番車以碎其船賊卒上岸則立獨面暗樁以掩其卒此其爲利顧不偉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

為浮橋掛鈎以拒彭之船舰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鈎而迩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為竹籠盛沙石以拒招達之舟揣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招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斫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下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捲大筏火炬之燒杜弢之禦晉師可謂盡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而不能免周訪長岐棧之拒是皆敗於輕泄而貴于善秘

旱船過水用布周方各四尺雙層十字縫杜四方每方用猪胞四箇各收口抽嚴放於水上胞布各有製

立站過水用皮做裩連襪當中容放食物用搭包一條以布做四小袋乘猪胞四筒緊放腰間過水

軍需

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使為農以耕田之羡雜紐錢穀以為什之一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夫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茶鹽香礬之搉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

李筌曰國之所以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事而富在粟謀戰者權之事而強其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桑農桑勸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人法天而聖賢君法地而帝智者法人而伯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強乘天時者春植穀秋植麥夏長冬成備藏因地之利者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用不備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者商旅不備也通四方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之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

絲麻以成衣服謂之女功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
沙荊楊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柟梓會稽之竹箭燕齊
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鄭之刀宋之斤齊之
削吳越之劍燕之角荊之弩汾胡之弓吳越之金錫
此地之財也燕之涿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
齊之臨淄陳之宛丘鄭之陽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
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鹿宋之孟諸此地之良也若居
其地非有災害而貧者非惰則奢世無奇業而獨富
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貫而
相兼并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

然也苟有道德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
所通貨財可積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
井之利智者不言貧地誠任不患無財人誠用不畏
強禦故神農發耕而王天下湯武戰伐而服諸侯用
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可以富於內而
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為苑囿却羌胡以為
苑囿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庶
乘堅良閭閻厭粉黛此謂智強於內而力富於外秦
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不得糴廢逆旅下山澤貴酒
肉之價重關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數年而倉廩

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為之資東向并吞諸侯此
謂力富於內而兵強於外也故守伯王之業非智不
戰非農不贍通此以往而致富強未之有也
北征錄曰興屯田以行支費浚水道以便轉輸二者
當今之急務也屯田之策姑置不論而水運之利益
有可考者蕭何放發倉之粟以飽韓信兵泰下趙之
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以
濟江陵荊州官渡之兵萬山之間跬步千里乃寄漕
於木牛流馬而藉其力于嘉陵一江之水隨人開汴
水以通淮漕渠大帝置京口闕以通江南之粟是皆

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濟人力之不及況今日屯兵
之地非依淮泗之利則憑江漢之濱非通津於淮東
川澤之鄉則接境於巢湖芍陂波濤之險初不勞一
邑開鑿之力而今之漕臣皆不能講求溝洫討論源
流修壞起塞修廢起舊以備緩急轉輸之用乃驅塗
炭之民肩山阜之粟齎為死之命赴千里之役中有
室家流離之憂外有霜雪暴露之苦進有賊人虜劫
之險退有監臨驅迫之誅一成無蘇十里魚肉其可
不求夫形勢之便川澤之源舟楫之利而使征夫役
吏息肩強撫惟能并治水道川陸俱運坦夷則車推

騲驢馬騾驢負險阻則舟行纜牽風送水流不惟可
以少子民力而糧出多道亦可以免斷劫之患凡川
瀆之於州縣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毫末不差此
又江湖不傳之妙是謂省運
畫犄崎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
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
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
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
不着地排列鼓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

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
米一升可供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今屯田六十頃四十頃種子五頃大荳種子五頃麥
種子五頃麻種子五頃蕎麥種子屯外五十頃菜不
入至秋納宴設廚四十頃蔓菁種子十頃蘿蔔種子
巳上種子依鄉原丁種一屯六十丁一丁給米二升
一石二斗一月二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牛一
屯六十頭牛日給豆五升十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
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一屯丁糧牛料種子菜
屯兼束束以三百九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繩之四
面之一長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釐七四角碟擬繩內
有田一畝對屯官分三等內田上中下束之以三尺五
寸圍圍城束則束數三等可知束內以苗子橫束取三
等束對屯田官於下苗子十外合其數爲兩斜袋各盛
苗子一碗與屯田官者束使對一碗與來使掌者也
官對其後恐有耗損者取子一斗平量對屯田宜擣
米得穀米爲率則一屯斛斗可知等級殊等九十石
第一等七十石第二等六十石第三等五十石無水
旱災蝗滿四千石者屯官有殿一軍一載粟一十二
萬八千石六分支米九萬石以殊等屯四十餘萬二

千石支一率權神農書曰雖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甲十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故先國伐西戎杜茂守
北鄙創置屯田以爲耕植者也
經曰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人月支米二升一月六斗
一年七石二斗一軍日支一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
百石一年九萬石以六分支米一人支粟三升三合
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軍
一年二十萬八千小月支九十六升六合六勺六抄
六圭六粒其大麥八分小麥六分蕎麥四分大荳八
分小荳七分豌荳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數折

分人鹽人一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
升一軍一日六石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
千二百五十石馬料一人一匹一軍二萬五千匹朔
方河南一人二匹范陽河東隴右安西北庭則二人
三匹平盧劍南嶺南則一人一匹計二萬三千匹馬
軍計五百萬五千匹爲一隊分爲十坊抹馬五十隊
十月一日起四月一日停料一馬日給米一升一月
三石六個月一十八石一軍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
五十石一月三萬七千三百石六箇月二十二萬五
千石馬鹽一馬支鹽三合一月九升六箇月五斗四

升一軍馬日支鹽六十七石一月四石九十五石六
箇月八千七百五十石茭草一馬一日支茭二圍一
月六十圍六箇月三百六十圍一軍六箇月九十萬
圍油藥其油藥以藥取逃亡兵士殘糧衣賜獸醫人
於馬押官舉頭中差取給曰軍無賞士不來軍無賞
士不往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興
師不以財帛何以結其心哉軍士一人一年支領絹
布一十二疋絹七萬五千疋布六萬五千疋賞賜袍
馬金銀銜轡二十具錦一百疋緋紫襖子衫具帶魚
袋五十副色羅三百疋婦人錦繡夾衣被袍二十副

紗綾二百疋彩色綾一百疋金銀器二百事銀帶
銙五十事帳設錦褥一十領紫綾褥二十領食箱四
十張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千付張幕一千條錦帳
十所行殿一百事圓二十條鳴茶繡鏊一百口經曰
雲上爲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用宣主君之惠暢吏士
之心方人出必犒以牛酒領賞勞序殺席有差以激
厲於衆酒酣拔劍起舞胡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
氣絲竹哀怨愴悽征夫感而泣下剉銳喪氣復安得
而用哉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羊一口分爲十二
節六百二十五口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萬五千

斤每一斗麪作二十斤麪一百五十石饅頭一人一
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三十枚檝子一人一
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一百枚用麪四十六
石六斗七升蒸餅一人一枚一斗麪作一百枚用二
十五石每麪一斗使油八斤油二十五斤饆饠一人
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八十箇用一十五
石六斗二升五合餛飩一人二合糯米三十七石五
斗菜一人五卜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羊頭蹄
六百二十五具充羹醬羊肺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
充羹鹽三人一合四十一斗六升醬人半合六十二

主孔醋每人一合一十二石五十椒五人一合三
石五十薑十人一兩七十八斤零一兩葱三人一兩
二百九十六斤零四兩隨延樂例大鼓杖鼓腰鼓箭
板破陣樂鐃鈸角抵投石收拒

五藥片　此方自製冬至日修合　韓飛霞

黃芩乙庚之年為君　黃梔子丁壬之年為君　黃連戊癸之年為君　甘草甲己之年為君　黃柏丙辛之年為君

此五味各隨運氣為君者多用一倍也餘四味又與香附子紫蘇為臣者減半也

右七味皆生用為細末用錦文大黃三倍煎濃湯去滓熬膏和丸如雞子大用硃砂雄黃等分為衣貼金每用一丸取泉水浸七碗可服七人凡天行瘟病去處有力之家合以施給陰德無量

邊軍勞苦

各邊軍士役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其共重四十五斤鐵盔腦蓋重七斤頓項護心鐵護臉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朶重三斤箭筒一斤戰勾連綁皮上下衣服共八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余聞之因俱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做軍莫做口外軍身挾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七頓項掩遮以五論惟甲所備四十五腰刀骨朶二四均精土箭鏃始合度日夜寧辛光務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入乃足仗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牌醜袋咽炒麵得飲馬溲嘗且炙將軍令嚴隨鼓進誓與羯胡爭一鏃此時邀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將錢買月事遊蕩有眼不曾經戰塵聽我邊軍卻不信亦莫感愧朝廷恩

達子殺食得一肉必來熟合家大小傳割一臠嘗餘之骨仍傳與老者用刀割其壞屑以此為飽至晚却啖酪彈子以羊馬酪曬乾為之味酸餓生液可厭渴亦止饑如此而已其腸細平生無撑腸之飽故易足也

達兵之戰惟恃馬上發箭但首拾弓碎箭地步方發不肯虛一矢如漢軍開弓兩手垂下拾滿始撞起發箭亦能以貫護兩腸其達人使刀止亂砍而已如漢軍一手以刀一手以骨朶使動上下相撥有法無空缺者不斬其頭則斫其足箭奎又能革落躲閃此皆楊家軍之能事也達兵臨陣利則進

邊常性

也楊家軍一奮其前雖勢促亦不退
上古庖犧氏之時刻木爲兵神農之時以石爲兵尚書弩石中石旋黃帝之時以爲兵蚩尤之時爍金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建旗樹幟嚴鼓以佐軍威旗纛六面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衛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主之門旗二面色紅八幅大將軍牙旗之門出引將軍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爲刃㮣出居紅旗之後止居前左右建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將軍營中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建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

軍營中左右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枚於鼓左右列六枚以代金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本陣同五副認與諸隊不同各自爲認識出居隊前恐士卒交雜陣將門旗各認所色不得以紅恐紛亂大將軍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臨將馭敵所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鎗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條恐揚兵縛袋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五百條箭一十二萬五千隻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萬隻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

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隻生鋼箭五萬隻長梁箭二萬五千隻弓袋筋盧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七千五百口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錘鉞斧代各四分支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經曰軍無輜重則舉事皆闕士卒以軍中爲家至於錐刀不可有闕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騎自副幕一萬二千五百口竿梁釘橛錘自副鍋一分一萬二千五百口乾糧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一千五百石麥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石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

五升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皆堅木爲之或熟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以煖食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鹽袋解結錐礪石各十分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事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緉攀子韈氈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事稀帢抹額大帶帽子遮帽子各十分六萬五千五百事氈裘十分二萬二千五百領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領或許爲番兵用椰錐拷栳各三分五千口皮囊袋亦得鍪鏟斧鋸鑿各二分一萬二千五百事鐮四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張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大小

二分二千五百枚馬軍鞍轡革帶十三分萬七
千五百具人藥一分三賞水銀散藥
箭藥金鎗刀箭等藥五十貼被氈被馬氈引馬索各
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千分二萬五百條皮毛
及連枝中半葦皮條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條佰收
賊雜用右各隊隊辦公解軍裝并須賞銀貯備使用
勿令臨時有闕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貢賦益夥於是泉州上海
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杭州澉海諸郡與遠夷蕃國往
復互易舶貨因宋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麤物十五分

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
之地驗其所傳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限中國無用
之貨易遠方難致之物為說而不思夫國家聲教綏
懷無遠不及之效就謂知所當寶者哉

礦

擇礦法上等紫色者或黑色者嚼之如蠟其味如蜜
每一兩煎得銀五錢者謂之金水平分此為絕好其
中或煎銀五錢以上者亦好次一等乃雞糞礦其形
如麥芽碎塊黑白相兼每一兩煎銀八錢上下者
又次一等乃黃沙礦其形黃色碎如米粒每一兩煎
得銀六七錢者外有常號每一兩煎得銀二三錢以
下四種該用之物不拘數目取來多多益善大約以
二十斤為率可多不可少
尸取得礦石就用本洞之上本地之水調和拌勻入
磁罐內好生封固毋令泄氣為妙
外有真出山一紅鉛取五六十斤每斤內有銀三五
錢者取來作用
出礦地方杭州府桐廬富陽縣界五寶山每百斤用
生鐵五斤煎得銀七八兩銅三十斤三十七年私開二日紹興
府會稽縣銀山礦礦面沙泥每百斤銀二兩五礦未

開日今鑿泥日可得銀三四百兩鄰進本官開官不肯寧波府
觀海的山每百斤銀七八兩鄭同新金華府義烏縣八
寶山每百斤低的出銀二十兩極好的出銀六七百
兩日可出千石江南第二礦也三十八年處賊徒私開五人被義烏兵殺
敗衢州府西安縣桐山源鐵煎每百斤銀七八兩至
二十兩止日可出銀千餘兩處徒二四十八五年以來日日私開開化
縣大尖塢鐵鉛礦每百斤銀三兩至八兩止日可出
二百兩十八年王太監開一次三十七年胡軍門委
宋照磨陳百戶官開納稅三百兩後李知縣申文禁
閉江家塢每百斤銀三兩鉛四五十斤日可出一二

五兩若竹坑泥礦每百斤出銀一兩日可得銀千兩
二處同前嚴州府淳安遂安界梓樹塢每百斤三兩起至
二十兩止老山每百斤出銀二兩日可出二百兩私
開五六年杭州於潛天目山每百斤銀三兩湖州府
孝豐縣每百斤銀三兩至二十兩止二十八年開四日地方軍
強不肯與開江西廣信府常山玉山界每百斤出銀三十
兩日可得三百石永楊坑礦色如沂州礦而礦味香
甜每百斤出銀三十兩至七八百兩止江南第一礦
也三十五年私開六獲私因進本求官開今未行
池州銅陵縣鐵石坦礦未詳一私開出地方人主意

勾處州人出名府縣巡捕官至吏書門皁兵快俱有
常例打發上司覺察必是委巡捕領兵快起鄉夫追
逐逐者將發而礦徒已去逐者纔返而礦徒復來盍
開礦必有爭有爭必聚衆衆聚必資糧食糧食出於
地方是私開之弊皆地方豪戶陰構之也
一官開原未立法秖應私求上司不徑其事而委
之府縣府縣之廉者以啓釁爲詞而絕開礦之路其
貪者以納賄爲計而操開閉之權未開時先索常例
若干既開時又索月銀若干礦徒與貪官同利而國
課虧矣

一開法以地方大戶主收領以油糧戶主採取假如
礦一百斤値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與大戶使
二人均利人巳均税納官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監取
三日三夜通融計之什分取一取大戶幷油糧戶丼
結造青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税如有利則開者必不
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

瘡方

金瘡論木乃春之權金乃秋之令春則萬物發生故
曰春爲震以爲東方甲木之氣秋則萬木凋零故曰
秋爲兌以爲西方庚辛之氣也金瘡乃刀斧劍刃之

所傷故名金瘡其色所喜淡紅色者良白而微紅者是也萬
不失一所惡者紫紅色百無一生金瘡屬金主與肺
患金瘡者則忌咳嗽嘔噦翻胃肺部之症亦宜避風
爲要則風所屬巽木如風入瘡口肺金反剋而成破
傷則至瘡口浮腫潰爛故名破傷風變生餘症
患此者多至不救雖有治法宜辯瘡口淺深脈之虛
實吉凶見矣所喜者胃氣茁旺飲食如常脾胃屬土
胃氣旺則元氣壯氣血生金瘡亦宜戒怒遠色怒則
瘡口迸裂變生胬肉慾則瘡口腐爛以損新肌凡治
金瘡用敷口之藥所主乳沒蝎蠶蓄蘆否之類自始

三方不可不用此藥用之則生肌止痛活血全生可保無虞凡服湯藥必以助胃補血爲主以爲治金瘡之大意金瘡雖有變易各有治法居於邊陲不日刀箭之所傷非此聖藥安能治之塞垣軍旅之間懷於毒者非此秘方必至危殆者多矣學者宜細觀之可以類推故其治法亦不能詳備也

乳香一兩　沒藥一兩三錢　天靈蓋五錢[illegible]不

血竭一錢　黃連末[illegible]二錢　花蕊石二錢[illegible]

珠末二兩[illegible]　金箔五片[illegible]

黃丹一錢[illegible]　降真香止血解毒一云用冬瓜一

云用松枝嚼爛服之并傅瘡口

箭藥方尋鮮草烏搗汁用大白盤貯之不拘多少鮮數晒之去其清水但留濃汁晒如沙糖樣便可收之倘無日色用火坑加籠罩火烘之晒後量加硇信

止血降節散治金瘡磕損血流不止先以井花水一盆用碎白紙浸於水中如見血流之以水紙圍於四畔流則再上待止方可下藥用雞翎上藥封緊避風爲要[illegible]　成片焙脆淨末一兩黃連淨末一兩

右二味各爲細末收貯聽用但封之候一兩日間瘡口腫癢疼痛穢氣乃風入瘡口故發腫即以香油滲其傷處以手緩緩取開藥紙用川椒滾湯冷溫以白礬湯洗淨又以白紙拭軟放於患處把去腐肉另換去腐生肌散一日二洗藥搽三度不可封緊以泄穢氣腐肉化水此藥祛風去腐止痛護瘡爲要

去腐散土丹水飛淨一兩微炒天一石一兩火煅通紅取於地上出火毒右各等分爲末入瓷罐收貯此藥敷上待欠腐肉化爲黃水去盡但肉肌淡紅色者方換黃蠟斂口生肌散長肉收口如前搽洗如數此藥須戒七情慎之

黃蠟斂口生肌散

花乳石須真者一兩用乳香沒藥真正者各一兩右將爲末以炭火中將前石煅紅以火筋取出於前二味藥末內蘸令煙再煅令蘸以藥末盡爲度取出合地上出火毒用如金瘡要此如牛觝馬踢減去不用須看瘡加減如不合者加此斂之

硃砂二錢如臥中驚覺倍加二錢蠟不用血竭二錢如見血結如綠加一錢乳香半兩用滴乳沒藥半兩真者土丹水飛紅者二錢微炒天一石一兩煅

右爲細末收貯以蠟封口恐洩藥氣天靈蓋以火煅過存性黑色者用白者不用黑者有效乃看氣血者

仁濟裝朽故不用搽法如前右將天靈蓋另乳爲細
末臨用加減春三月不用萬物發生夏三月每料加
五分炎暑恐變易之以助藥力秋三月每料加七分
萬物凋殘故加之冬三月每料加一錢冬大道嚴寒
故倍加之
又方玉眞散治刀傷入風痕腫疼痛以破傷風治體
發其熱是也　南星一兩防風淨末一兩右各等分
爲末搽口以此藥敷之又以香油潤之如角弓反張
以藥末二錢用老酒入童便少許灌服立効不愈再
一服有驗

禁聲飲治刀刃致傷疼痛不可忍防風南星湯泡各
等分右各爲飲片每服五錢水酒各一盞生薑一片
煎至八分食遠溫服三服有効
花乳石出陝州閿鄉縣體至堅重色如硫黃形塊有
極少者合硫黃同煅研末傅金瘡其效如神又人倉
卒中金刃不及煅合但刮石上取細末傅之亦效出
陝守問於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
有一片骨如三指闊此骨是天生天賜蓋押一身之
骨未合即未有只有顖門取得後用糠灰火罨二夜
待腥穢氣出盡用童兒溺於甆鍋子中煑一伏時滿
出於屋下掘一坑可深一尺置蓋於中一伏時其
靈魂歸神妙陽人使陰陰人使陽
七月七日以白雞祭於牡荊樹下畢斷取中間一枝
長七寸削取四方一頭尖刻作七契宿祭之樹下盛
一皁囊用時於星月下畫地即成江河山林牡荊一
曰白荊而赤外密中空人多植爲籬垣也七月七日
取扎擣一箇安淨瓦器中密封埋池傍三十日出之
擣爲細末皁囊盛之以三指撮將水中則霧起五月
五日取白頸蚯蚓二七枚治雲母石一升內擣漬之
遇疾風揚之則雲起如山亦可避匿逃難不可爲姦

盜法也
陂湖溝港人所資而忽竭泉源井池衆所仰而若枯
取無去毛麻油煑熟繫於兩石或兩磚之間夾磚石
令密投涸之地須史風雷雨水延如故
泰山華山茯苓千歲樹根底生芝草如蓋曰威喜也
五色不定如蟲獸如禽或類人形或如菌以日中皆
日採之佩之可以避兵五百里欲試之取十二雞令
一雞佩之十步外射之衆雞皆中惟帶威喜者不中
爲妙驗
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取蜂子如指大細腰而斗色者

一□□曬乾百日為末以布死人或陣亡人血丸如
小豆大每二七丸於衣領中令有威男雖敵甚衆終
不敢近來可以當五十人若臨官帶之吏畏入軍陣
中賊敵人盜賊走不敢前訣文

玄參 青藤 桃仁 當歸 黃栢 防風 黃連
苦參 羌活 黃芪 白芷 大黃 杏仁 黃芩
連翹 山支 荊芥 南星 獨活 姜黃 赤芍
川山甲 金銀花 川木別 生地各四兩 乳香二兩
沒藥二兩 麝香三錢 血竭五錢 韶粉 蘇油成膏
鉛一斤砂木 汞一兩六錢投入鉛內慢炒聽用

何首烏四兩片炭灰一斗熱水淋下五碗煮首烏去
查再下大黃一斤乾片當歸一兩片細辛一兩片蘇
木二兩俱煎用再用布袋一片裝藥七斗缸水八分
熱酒一斤傾入缸內攪勻三次方下小布三大布二
再下布再下三斤袋吊空六七斤
先打鐵池入灰底以灰鋪一層下鉛半斤煉堅池子
進汞銀化開待紅光現方可進銖三百八十四銖為
一斤每母一斤進銖均停退火閉鑪次日又煉凡三
九次方可取藥結在母上者為戊土若已土則用死
鹽磁水用鹽泥固濟升銀鑄成餅三箇入水火罐每

八兩下安神一兩五錢藥結在母下藏取聽用每藥
半斤配好礦半斤作軟櫃
磁石半斤鵝管二兩共為末用白芨水搽調鍈合搓
上晒乾候用錫五斤石膏半斤火硝二兩硃砂五錢
三味為末入錫內加減金砂二兩共入鍈合內鍈線
扎定鹽泥固口用底火升打一日取出將盆上粉霜
搽下將母入鉛池煎將前粉霜一錢以黃蠟為丸入
火硝少許入母內待他滾沸結成珠一顆取出為細
末用黃蠟為丸每丸乾一兩
發旋藥青藥都下衆方家常用

烏頭 草烏 蒼朮 斑猫 芫花 甘遂 紅豆
白芷 虻蟲 人言 苦參 三柰 砂仁 狗脊
川烏 南星 甘草 半夏 巴豆 當歸 天麻
人參 川山甲 青娘子 紅娘子 天仙子
附子各等分 隨定多少用藥旋日發

解救藥毒

朔野禽獸名鶻吉虎中箭藥食青泥而解野猪中藥
箭㧞薺苨而食雉被鷹傷銜地黃葉貼之礜石可以
害鼠服鶻食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
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知解毒何況人乎

一云方於云凡中一切諸毒從酒得難治蓋酒性行
諸血脈遍身體故難治也因食得者易治蓋食與毒
俱入于胃胃能容毒故逐大便泄出毒氣未流於血
脉故易愈也
又按林氏禹記云凡諸藥汁解毒者皆不可熱飲能
使毒氣愈甚宜冷服之乃效蟹毒濃煎紫蘇飲一兩
盞又生藕汁煮乾蒜汁並解
挑生毒凡中挑生毒者脇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
頃刻間大如碗候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甜則是挑生
毒也治法擣小升麻為細末取冷熱水調二大盞連

服之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癰即消續煎平
胃散補日食白粥凡吃魚肉瓜果皆可挑生初中毒
覺胃脘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是也在上鬲取之法用熱茶
一甌投膽礬半錢於茶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
即以雞羽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膈瀉之法米飲
下鬱金末二錢即瀉下其毒次用人參白朮各半兩
為末用無灰酒納缾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溫溫
服之日一盞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故
解中蠱毒造蠱之家用等有日如正月則用初一日

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
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
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延平有僧忠全刊板以警悞人
凡蠱毒有五種皆以馬兜苓根三兩㕮咀分三服水
煎去滓空腹頓服隨時吐出蠱未吐再服以吐為度
又治百蠱不愈者取鵓鴿熱血隨多少服中蠱欲死
者生甘草半兩水濃煎頓服吐痰即愈忽中蠱者胡
荽根擣汁半盞不計時服其蠱立下和酒服尤妙白
雞血亦好中蠱吐血者用小麥麪一合分兩服冷水
調下半日當下中蠱下血者蝟皮燒灰細研熟水下

一錢又方升麻為末汲溪水調服亦好
解砒霜毒鬱金末二錢入蜜少許冷水調服升麻濃
煎冷服杏核連仁擣為末以米飲調下白扁豆為末
冷水調下或釅醋可以吐砒毒只不可飲水解砒毒
無如礬　服寒水石菉豆末以藍根研水調下取
汁頻調鬱金服之解白芷末調下鬱金末水調
解野菌毒北夢瑣言野菌毒人或笑者煎桑根汁服
夷堅志云急採鴛鴦草生啖之即今之所謂忍冬草
者是也中菌毒殺人者以防風三十文剉碎以水煎
候冷灌之立愈白水煎灰者火石首魚頭汁灌之無不

又食生梨梨葉解菌毒漿飲三盞愈
藥過劑毒服附子酒多而毒發頭腫如斗唇裂血流
急求黑豆綠豆各數合嚼之及濃煎黑豆綠豆湯併飲
服風藥多悶亂不省用醋灌濃煎甘草同生薑自然
汁頓飲之又螺螄青細研用新汲泉水調下服諸藥
過劑悶亂者以葛粉胡粉藍青汁地漿豉汁乾姜飴
糖黃連並用水調下
食丹藥毒嬰粟子研去滓煎取腐入姜蜜和營草根
研汁服四物湯香蘇散各一貼和煎服解鉛粉調地
漿服之亦解漿竹葉濃煎服猪膂髓骨煎汁研瓜蔞

根汁飲之可解藍汁猪血羊血等豆以上並解丹藥
毒
解百藥毒橫紋甘草截成小塊麻油煎過不拘時常
嚼久而作效凡食毒藥毒物必嘔出皆不為害也出
了鐵殼紙燒灰細研每服一錢用冷水調下頻服取
痊雖中毒面青脉絕腹脹吐血者服之立活藩危解
百藥毒以其與毒藥共處毒皆歇取根搗汁飲服藍
汁白扁豆大小豆並單用水調服白礬末一兩水灌
調耳鼻中皆出黑血勿怪
解酒食毒飲酒毒大黑豆一升煑汁二升服立吐即

又生螺螄肉蕈燈茄蒻花並解酒毒飲食毒心煩
悶者苦參煑汁飲之吐出即止
解果菜毒諸菜毒甘草貝母胡粉等分末水服又小
兒鬍好野羊毒飲土漿解瓜毒瓜皮湯解鹽湯亦可
柑毒柑皮湯解鹽湯亦可
中餘魚毒河豚毒橘花腦子末水調灌又五倍子白
礬等分末水調下又按藍青汁又青黛調水並解諸
魚毒煑橘皮汁又馬鞭草汁煑大黃汁煑黑豆汁生
蘆根汁煑朴硝汁並解食鵝鳥毒生扁豆末溫水下
葛粉水調下又生螺肉並解食鮎毒生苦蕒及擂

水便飲
中諸肉毒六畜肉毒壁土水調一錢服又燒白扁豆
末黃栢末並解馬肝毒狗糞酒服又頭垢又燒猪骨
末生韭汁並解狗肉毒杏仁三兩和皮研熱湯投溫
服三盞吐出牛肉毒猪牙燒灰水調服飲井水亦消
猪肉毒燒猪糞末水調下三服羊馬肉毒蘆根汁服
作湯浴亦解鴨肉毒糯米泔溫服一中盞雞子毒淳
醋飲數鍾可愈
中諸雜毒生漆惹人成瘡生椒葉煎湯洗又雞子黃
塗白菘菜杵桐油誤食吐飲熱酒解又乾柿及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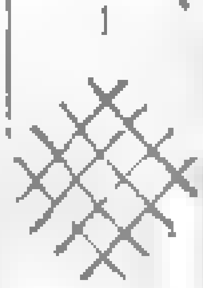
小可出風瘴氣毒犀角雄黃麝香羚羊角並解
牙含入腹腫毒升麻犀角射干為末水調解飛絲毒
嚼蘇葉愈
解一切毒縮砂仁生韭汁藍石各單用水調下石菖
蒲白礬等分為末新汲水調下淡豉葱麥門冬水煎
服真雄黃礦末冷酒調服卒中毒未有藥者服生麻
油一盞吐下毒

雜術

哀噦音啖 天罡祖諱名萬神昏日月
霹靂使者祖父諱吹日用玉蟾云是按章書是名靈

咏靈雨霹雷霆風呼靈[illegible]音召雷屯
靂音起雷還令靈霆霓霹靂雨靁
霹先天道祖靈鉄師宗玉帝霓神霄真王
霹靂霄三天內諱霹靂霹 符三天妙諱霞霞霞霸
四聖諱北帝雷大陽副太伏霄天罡愛公雷魁
魁魅魍魎魍魎允字靈章
嚼治[illegible]雄治狂鬼鬼嚬嚬鳴[illegible]起
雞[illegible]主[illegible]拜城靈蘊狂魑鎮宅[illegible]治[illegible]降伏霍神
霞[illegible]月霄役雷鞭舒晴霖致雨霈打瘴蛸治邪師
制羣雀行畢雨雲 此七字祈雨止雨致晴霽天覆地俱用

亡 志蠱 訥 斷瘟 嫠 收瘟 譽 發瘟 糶 治不精 銻 治停精
蠱 治山嵐 詳 治瘧 鍏 治芭蕉 幾 鬼瘟 冠 治擠油 飄 治前疾
碚 治刺 靜 攻痰 絜 收邪 整 攻鬼 筆 攻虎 殍 攻血蠱
嬰 攻腫毒 璧 攻腫 苦 拾 攻水 納 攻邪 餞 治羅疾 網 攻百病
翼 攻熱眼 樫 治頭疼 彘 占至緊殺伐法



沉變 斷後

五雷 鼓留忽舉 嘯啊可吹雨 巽離貝吹震

十六段法

避箭法

信官某 謹請

大仙地仙洞府名山朝遊海島暮宿滄邊神機妙用
切莫遲延吾今奉請速急臨壇人間大難早要周全
箭弩彈砲瓦坯石磚任他作使不護身邊
右遇甲子日起用空房一間設香案於內用淨茶香
燭者前咒供於中用黃帛硃砂新筆書符早午晚三
時誦咒每次六遍每念一遍於符間喝一次如此持
念六日此符有驗 如試驗先將符拴於雞身上射
試 如用於臨敵將符帶一符在身可避其箭矣訣

鬼關門

聲息來時人亂逃空房靜悄賊為巢是誰暗把重門

若爲虜何曾走半毫

無定門

誰製斯門奇上奇東西南北任君移羣兇來近神荼怒千百倶爲伏氣龜

起伏攔江蟒

賊墮吾謀分羽翼蟒攔江面善浮沉中軍受敵欲回護左右焉能過關門

銅作皮鱗節有支頭南尾北貫剛腸千刀萬斧誰能斷只候舟回火發長

混江神

鬼面粧成醜惡人如何號作混江神跨乘水底眠三日不是饑時不起身

護家神

一龕香火奉靈神須是神仙感應真動靜能將人庇佑光前裕後永無迍

漏身櫥

樓內如船不漏針如何入此可藏身任他刁巧從頭檢翻遍經書無處尋

急遞鋪

火夫到此真無力全憑此鋪傳消息接得文書宜速

行嘆愁前路天昏黑

阻舟龍

五龍橫臥爪爬泥背轉身旋暑露鋒賊艇難行正等策不防桿櫓觸神雷

一女自行舟

一女更深坐小艟不須桿櫓不須篷自能急急過江去怒氣噴來犯者凶

閙丁送牡丹

春風遠送數舟來我國牡丹方固胎可惡閙丁私摘去賺他船賊滿蓬開

水中雷

水火元來不可逢大江星火愈難容誰將紙砲中响响兩岸如開山嶽崩

千家錘

千斤之力石如千鈞關合巧占無有賊舟相近急翻身霹靂一聲如拉朽

連環船

水中飄來一大蛛口中能吐萬尋絲順流結就連環網人戌逃生也莫離

逆風船

旂走如飛爲號風風如不順忘懸遲軍師自有通天
討南北風生任意攻
　香消月落毬
此毬誰踢上雲臺守到更深不下來直至香消明月
落從高跌損氣胞開
　蛛牽五里絲
蛛飛五里善乘風路遠絲長腹内空只是一條臍上
掛任人借此選英雄
天墜砲　地雷迅砲　狼牙砲
倒鬚籠　辟屛風　無情幔

樓下傘　護花臺　護寨橋
六兩城　退飛簾　承天門
黑心柱　藏玉櫃　解急厠
落民倉　杏村旂　到谷花
泥凡牀　二八送鍬毬　木太歲
烏龍洞　竹金剛　反役火鈴
飛沙走石砲　天墜網　地羅網
小一窩蜂　大一窩蜂　噴鈴一把蓮
七七流星箭　五雷轟山　攔路蟒
旋風砲　水火砲　海槎

水銅鼓　龍頭艇　飛舟
流火飛刀　流火飛鈴　飛火旗
倒簽鬚　截路網　驚風牝猪
有江網　陰陽錢　子母砲
鬼門關　醉將軍　荔枝砲
火彈　火鎗　火箭
噴毒筒　毒霧砲　流星砲
三隻虎鎗　百虎齊奔　泰山頹
樓下落天花　海神雷　迷魂帳
倒鬚籠　小輪攻寨車　金聲玉振旗

醉仙毬　四龍叉　連環弩
獨虎搏羣猴　封喉毒藥　風塵砲
流矢砲　神機砲　火殃神
鷙鷹攫兎　火龍口　截帆蛇
連珠弩　活絡刀　混江龍
四利鎗　神機箭　遍地紅
隨意門　火内筒　火油車
標鎗　連郵亭　神火鎗
連城砲　毒尾蛇　迎賊箭
護營牌　鐵屋　飛鈸砲

[illegible]汚具 護城攔 金鎖匙
[illegible] 百川赴海筒 傀弓牌
[illegible]箭 窩弓 伏木器
[illegible]瓜易貌 鵝血留顏
玄蟲變髮 椰棋堅[illegible]
瓜翻鵝飛 角燃雉集
蚓可[illegible]弓 骨能沸水
藥使變化 社士祝盜
[illegible]毛久醉 斷蛇博奕
龍骨禁蠅 牡荊[illegible]木
秦[illegible]蚤蝨
[illegible]起[illegible] 土龍生雲
紫苣化銅 天葵煮汞
鼠目遠視 鷄甲開心
酉可藏物 [illegible]年無[illegible]
狸[illegible]聚[illegible] 蛇膽[illegible]蛀
老蠟絕蟲 白蚓連燈
七[illegible]頭刻 瓜長須臾
結巾走兎 馬骨絕蟲
雷木引鳥 火出[illegible]吻
桃板去凶 禾[illegible]來群

卷下 八十四

[illegible]玉女 八石生芝
清泉結玉 獺膽分水
龍骨[illegible]樽 虎膽制犬
鼠印招獸 龍衣益媚
角焰怖虎 呴嘍神書卷上
呴嘍神書卷下 粉集游蜂
泥礬去[illegible] 石燕[illegible]
[illegible]酵嘷犬 [illegible]巴化[illegible]
[illegible]避 [illegible]
[illegible]泥[illegible] [illegible]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雞 蛇肝[illegible]
[illegible]頭延步 冬歲
[illegible]草浮魚 黑犬[illegible]
赤莧成鱉 [illegible]青
雞糞蛇來 浮萍去蚊
釣[illegible]馬 壁上遊字
[illegible]成冰 三月舞雪
戎鹽[illegible]卵 巴豆養牲
[illegible]桃入夢 兩水游魚
乙烏召波 消[illegible]致寶

大丹可沽　接茄化寶
金英制錫　石液開銀
山根變金　巖甲招財
庫燭照寶　寒皮知金
三黄化錫

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前卷六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一目錄

料敵　撫士
占　勇
嚴　賞
罰　五危
食　驕
將自表異　軍政不一
練士　絕技
激　攻心
推誠　用文人
詭道　權奇

錢塘徐象梅
宛陵梅
錢塘徐象橒梓行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一

琅琊焦竑校

料敵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王劉賈敗死漢終破布

趙劉曜舉軍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長史程遐等以為不可諫勒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勃敵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吾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以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風敗走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皋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出於鞏訾之間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之西勒自宣陽門陞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勒躬擐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軍前

梁侯景作亂遣宋子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之有也元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懍曰若賊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荊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饑於下救此下策也吾安枕而臥無所多憂及攻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遣丁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入援之

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繹于江陵長孫儉問謹曰
爲繹之計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
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
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
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
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城邑既惡
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
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

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圍之梁主
屢遣兵于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
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
殺之

宋景德中知宜州劉永規在郡嚴酷課澄海卒伐木
葺州廨數不中程即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其役衆咸
怨望故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
鈞爲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等發兵
討之初奏至眞宗謂王旦等曰以大慶言當有兵方
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選使前除且言
利用精於方略悉心王事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
據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貲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
不足爲慮若選募驍果立謀主直趨廣州賊之上策
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致爾及聞賊分據
柳州洛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
平

後漢末曹公征荆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
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
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
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
治水軍蒙衝鬭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
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不然操
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
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
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而可迎之
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
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
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
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當擊甚
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後漢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
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
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
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追戰果

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
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
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
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
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
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撒離喝使陝以便宜欲命
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璘帥
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陝內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

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
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
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屈從之命璘與楊
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
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今
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騎兵疾馳不五日
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
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
時朝廷持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
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

宜質任謀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
顧三五歲南兵必來士之道路吾已孰知一發取蜀
必矣敵情如見矣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
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復以書抵三
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寨戒諸將勿辭勞備世
將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
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
後遠近震恐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
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
晉文侯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

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
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
之謂也
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
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
卒母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於
是舉秦拔其五城
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
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身與士卒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
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東羌遂乞降
唐太宗親征高麗駐蹕至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
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召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勑州
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所經有病者悅以忘疲歸
矣白　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由
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柳城招集戰亡

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哭盡哀軍人無不灑
泣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
之死無所恨
宋征河東太宗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
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安忍坐
觀士卒聞者人百其勇皆自以爭為先登凡控弦
之士數十萬列陣於東西前踞甲交射矢集於城城
上如蝟毛每給諸軍矢后數百萬必須刻而盡補得
生日太原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
得箭若干而射之太宗謂之今八日此箭為我畜

甚及城降盡得之將又以牛革爲洞屋猛士數百突
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瀆
瓔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
城堞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
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上悟嘉之
齊田穰苴爲將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
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比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
戰晉師敗走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麾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
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
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也
魏田豫爲護匈奴中郎將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
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
類咸高豫節
唐馬燧討田悅先是燧令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
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
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賞
唐庭[illegible]爲吉州刺史處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
將有賜與餘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
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唐程名振武德初通授永年令率兵經畧河北名振
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女有乳
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還之鄴中感其仁
唐朱泚之亂李晟於鐵甸卒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
堅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
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
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

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
遽命斬之時供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與同
甘苦每以大義奮激上心士卒無離叛者
晟既克京師勒兵屯於含元殿號令諸軍曰長安士
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
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令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
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
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女妓一人司馬仙取
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悅咸
嘅欷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宋吳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倨易如故常負手

步出與軍士並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信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領勁卒四十餘[illegible]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將到[illegible]臨陣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請留下兵以幷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感恩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之由信也夫

宋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劫朝廷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爲國信使先是將命交

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斷民手足堯叟名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覿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殺人亡命爲奴者鎮將藏匿凡百餘人堯叟皆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賊爲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騷動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民力能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

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定舊賈
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返不戮一人

勇

春秋時晉師伐福陽荀偃士匄帥師攻偪陽親受矢

石

梁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
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遙見
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
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則柵中軍
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
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
則壘公則獎勵士卒克獲更多

韋叡進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
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
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
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
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督勵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既
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魏中山王英征義陽傳永爲統軍當長圍遏其南
門齊將馬仙琕進營稍進欲解城圍永乃分兵上圍
守營壘自將馬步騎千餘南逆仙琕賊射永洞其
左右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

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雖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帥之名遂與諸軍追之及
夜而返

唐崔義元爲婺州刺史睦州女子陳碩眞聚兵反
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兵
拒戰將有訛言碩眞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
門衆皆恟懼司功參軍崔元籍言於義元曰起兵仗
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訛豈能得久義元以爲然因命
元籍爲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
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

身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千

嚴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至軍吏被甲銳金刃挂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爲動容式車曰眞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既破關羽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太

祖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也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偽竟停使者于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前漢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守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唐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鹵擄採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

唐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仗糧須無不備具

賞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邡侯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

許諸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漢高帝將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

將多降

春秋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張公詠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既而凱旋忽有挾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所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異時明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創何暇斬首級公乃先錄中傷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又皇祐中儂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前古之師皆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勵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令上下一心不苟自為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遂大捷然則青之智識亦公之智識也

後漢大將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司馬懿征公孫淵既破城兵士寒凍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賜之懿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不與

宋師征蜀諸將入辭太祖諭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罰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裂帛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以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臨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為將軍扞晉燕之

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晚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為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皆栗於是遂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

以爲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爲市無以防先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成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建又何疑建由是顯名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帝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吳將呂蒙襲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唐高崇文憲宗初爲右神策行營節度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以徇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之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隋楊素爲將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名將

隋契丹入寇營州韋雲起詔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唐元和中王師討吳元濟賊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鄧攻城甚急王智興復擊敗之於賊營獲美女智興權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唐高仙芝初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走馬突常而去常清乃使院令左右密引至廳門凡經數重門德

詮既竊命隨後閉之常清即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
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郎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凌
因叱之曰郎將須死以肅軍容因令枷迴杖六十
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
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
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中股慄
唐范希朝爲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韋交居番落
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駱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
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
暴番豁徇竊凡偷必殺無赦番落深憚之

唐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
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於
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宋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材善聽斷以
鎮郡得人情御下有方略軍政嚴肅然天性喜殺士
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多致
克捷在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
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爲將嚴肅如此
宋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
飾者獲軍止留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爲
內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塞
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
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隋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
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
戰罷閱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
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妾徇葬故人自
爲戰所向無敵
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瑄
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

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
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
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
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
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
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
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
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壓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
厚念諸寨棄寨走者明日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

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
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
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
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
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
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
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
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詐復還寨中曰仁
厚與副使俱受命於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
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

先走又爲斯閒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
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
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
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
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
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
不送師立宵當分兄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
此其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
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
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宋狄青征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諭
之曰君欲從青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
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
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
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
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
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
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
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
州輙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

成行列至於荷鍤爨釋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
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
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四向嚴兵
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無不
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彀弓
弩皆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
宋岳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掃
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
部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
嚴肅如此

五危

齊上將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乃懼問魯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廉潔可辱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

必死可殺

晉襄公以狼瞫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必生

晉將劉毅泝江造桓玄戰於崢嶸洲時官軍止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輒常漾輕舸於船側故其衆莫有鬬志官軍乘風縱火鋭進爭先玄衆大潰

必死

宋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負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遂退守州廨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

廉潔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愛民可繫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二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表卒操軍至新野表子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使問琮琮令人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衆去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

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

急速可侮

漢王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皐卽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等皆自剄汜水上

司馬懿拒諸葛亮於渭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攻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

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貪

南宋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元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利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川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大敗

張燕爲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於成固漸爲抄盜州刺史遣燕討之定寔急僞乞降於燕幷餽燕金銀燕貪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中燕棄官而遁

唐王忠爲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流終莫能成蕃人知忠貪而無謀先後遣之然後并

役成橋仍築月城固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由忠黷貨遂上至今患焉

驕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勿畜也亟戰將饑後爲晉所滅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

梁不聽廼使宋義於齊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
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之定陶梁
敗而死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陀以
兵攻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
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很可一戰而擒之公
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
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
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
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
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
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杜弢乘勝擊杜
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
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
進軍圍之軍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
門出侃陣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
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
之親屢有戰功恃於衆驕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
易之未宜專任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及
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也於是以
韋虔爲長史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令
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諫不聽

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
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後周賀若惇爲驃騎將軍陳將侯瑱等圍逼湘州遏
絕惇援乃令惇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惇孤
軍深入欲寬取之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
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
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而敗

前秦苻堅議伐晉石越曰吳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
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
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遂興師符融攻陷壽春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仔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皆將角擒賊帥必矣堅大悅悉謝石等遁去乃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爲謝玄所敗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我與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持挺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趙景慈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克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君不武耳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擒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爲賊所執

唐郭孝恪爲安西都護阿史那社尒既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中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夾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鋒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猶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爲胡寇所殺

唐程千里有勇力爲上黨郡長史天寶中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援橋將渡墮坑中爲賊所執

唐李仁矩昭宗時爲閬州節度董璋反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浹旬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矩被擒

將自表異

春秋時狄人伐衞戰于熒澤衞師敗績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衞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荆

州劉其將何澹之守湓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欲來落洲澹之等率軍求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徒因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繼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將泰見歡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從之以犯其衆適與歡相遇時勇士皆用短兵接戰槊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歡騎至歡已逃去矣

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於金墉城宇文泰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刃劍門未徹而追至敖曹奮頭謂曰來吾與汝開國公追者斬之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表異錦衣繡帽前行親自指揮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右敗不一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隨武子曰善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不如死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已其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
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必敗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
平王東還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
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
所逃命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
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穀不可隨
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
下軍皆敗績
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
楚師熸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
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遂越爲帥賤而多寵

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
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
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楚師大潰
役漢曹操征馬超韓遂於關中始賊每一部到輒有

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荅曰關中長遠若賊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將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銳越泥淖交戰而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

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擒

唐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蘇定方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引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蘇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緜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合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布隊人馬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闘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此我兵回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則自作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處死

練士

唐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闘之後土瘠賦重人民益困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案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善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

絕技

梁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嶷帥二百人與
戰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而
上馳以歸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
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
爲杜彪

唐尉遲敬德善解避矟每戰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
終不能傷又能奪賊矟還以刺之出入重圍往返無
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
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留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
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

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令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
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
雖相歎異甚以爲恥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
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赴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
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與太宗以出賊圍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槍
每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背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
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
首率以爲常

[illegible][illegible]支依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
掄奔馬自執鞍勒躡鞍躍上然後羈帶弓矢在手
無強敵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
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虜

王敬堯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
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破陣率以此勝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城初帝
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敎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
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
脩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袒裼鼓譟揮刃而入
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于色

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技賊衆乘
城望之破膽

後周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
有潛匿溪谷欲爲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
有獲宇文泰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
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
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
趫捷號爲著翅人

敏

唐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爲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

衛帥本鎮兵來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爲賊囚閉者
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

唐李愬授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愬閉
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
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
撫師七年一日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
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效用
焉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
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

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衆伐魏
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
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而發疾還
道卒

唐聖曆中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
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
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恐其衆懼因謂麾下曰自
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將賊兵欲耀威武故其
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戰事吾
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
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晉王存勗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
先以胡騎進薄梁營梁將韓勍等精兵三萬鎧甲皆
被繒綺金銀炫燿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
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甲兵耀威乃耳遣存璋諭諸
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
虛有其表徒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德威
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百
餘人賊遂渡河而退

後漢度尚爲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

從入山谷尚數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
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
有鬬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乃宣言卜陽
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
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
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
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
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乃令秣馬蓐食
明晨徑赴賊屯陽鴻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

大破平之

宋紹興六年韓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茨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遂為重鎮

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軍蘄南因而滅其國

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遣將慕容評率眾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貪不鬻薪有可乘之隙評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眾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奮勉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前慶於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之眾盛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思隸見與

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眾戰及日中大敗評眾俘斬五萬

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

即墨人從城上遥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大
敗燕師
後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
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
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
共飲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
貴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
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

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
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
盡也滅此虜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
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
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
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
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勞苦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

而吝於賞功望士卒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
與破璋
十六國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殺苻丕率兵伐姚萇皆
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
爲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
無前

攻心

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爲
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
蜀丞相諸葛亮率衆定南夷擒夷帥孟獲七擒七縱
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爲胡所攻圍久未下琨計窮
吹笳聲悲惻胡久倦征伐夜聞之愁思遂潰散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曰軍
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
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
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推誠

東晉盧循寇建鄴劉道規爲荆州刺史遣將軍檀道
濟等赴援朝廷至潯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
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業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
縱以謙爲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荆
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桓
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
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
者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
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乃使宗之居守委以

心腹率諸將破謙斬謙及荀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
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
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二志

魏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
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之
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凶
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
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
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
皆無異志

宋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時蕭
道成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議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
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
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衆皆注
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
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
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至新亭
築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
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等浮舸
與賊水戰大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

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
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等從
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
公許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
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
劉休範父子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親汝等名皆已
焚除勿懼也臺中遣衆俱平賊黨道成振旅凱入
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唐令狐彰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
陽兵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

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人未至聞之自疾馳赴鎮所
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
兵士弛弓釋甲用之爲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
定
五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
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
上　遂服之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

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毋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
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服者十萬餘衆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聚兵有衆二萬保故郡城有趙
多附之涼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
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
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賊軍行恭又率
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師長羅行恭
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
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

共謁太宗于渭北
唐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
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
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殷但存綱羈縻而
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遂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騎推誠入其部落
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
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
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
大收其利

唐將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
盛欵塞通和元振親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
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
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
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
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
寇廷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
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於涇陽僕固懷恩率蕃虜爲寇子儀一軍
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

楚王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
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
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
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今令
公存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
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而來萬里
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
日忘之今一日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
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
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

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
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
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
公來虜初疑持矢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免冑徐出而
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於是回紇皆捨
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
與之他錦歡好如初

唐馬燧討李懷光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
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
之曠日持久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
素憚燧威名拜於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
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諭之曰
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以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
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耶
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俱不對燧又曰
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
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
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
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唐嗣曹王李皐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

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
良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詔諸道同討連歲不能
下皐受命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遺
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忌嫉將軍遇
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杲所搆我已蒙聖
朝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刀殺將軍耶將軍以爲不然
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
也國良且懼且喜遣使請降亦未決皐即日赴縣攻
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
皐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

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阜遂大叫軍中曰有人投
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貽不敢動汎
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阜執手
約爲兄弟盡焚攻取之具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
焉

用敵人

春秋時楚聲子適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
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
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
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
遁楚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
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
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
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
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
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吴秀琳之降也愬單騎至栅
下與之語親釋其縛以爲衙將秀琳感恩期于效報
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

騎將有膽略守與橋柵營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
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獲麥于張柴爾可
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旗於前示將焚麥者祐
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等如
其言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
縛而客禮之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
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左右軍中多諫愬愬益
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
乃拜祐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
間李光顏節制陳許滅悉以精卒抗光顏先是愬乘

其無備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
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
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
盡殺其戍柵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
天晦凜風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險
夷張柴已東師人未蹈其境皆謂必不生還既至張
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軍咸失
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趣令進
軍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百人斷朗山
路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鵞擊

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
而發其關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
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猶望董仲質來救愬
乃令訪仲質家資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仲質仲質
單騎而歸愬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
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岳飛受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
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
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岳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稟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小浚度欲行求
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
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
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
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
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
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
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

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
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
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
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幺投水牛皋
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
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
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
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

沿江之冠詔兼蘄黄制置使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㗊然有吞噬江左之
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
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
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
稍解事者資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錢以
酒殺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
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萬人
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
功爲敵劇立奇兵赤心兩軍

詭道

後周將尉遲迥作亂以宇文忻韋孝寬擊之迥遣子
惇盛兵武涉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
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
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
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
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
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
迥軍大敗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因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廢其軸麻約而歸之伏兵寢伏於其中南汊
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無敢近者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

討之江路遏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謂即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打擊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

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者乃幷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盧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梁武帝爲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案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室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爲船艦葺之以茅幷即辦衆軍皆爭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出入臥內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衆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疑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稠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以賊窩敕刺史令私賣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并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造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深蓮遊遨爲名造船仿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權奇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輙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焉

唐北伐薛延陀發回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勣序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薛延陀乘之及寒太宗乃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勑思摩燒雉秋草延陀糧肉日盡野無所獲頃有偵者來云其馬齧嚙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輙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

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乃命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春秋時邾人城翼將還自離姑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大夫徐鉏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

之木而弗殊邪師過之乃推而燒之遂取邪師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曰此則不得而知
宋岳飛與兀朮戰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魏曹操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面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遂及前水
梁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懷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遂安虜退
宋將宗慤征林邑逆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逼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其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並然後擊慤曰不然昔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勵彼已破膽以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衆奔散遂克林邑
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詐為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奮擊大破之
魏司馬懿帥師拒諸葛亮于渭南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
吳將賀齊討黟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

其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既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得仰攻軍住經月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為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為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

壽之虫彼必無能為也遂伐木為栫列陣四面羅八
俱鳴鼓角勒兵待賊惶遽無依禁衛不效遂大破
而降之

夷尚鬼宋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
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青遂為駐節而禱之因
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不
免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
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野青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

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
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字錢也

宋种世衡居西邊羌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
為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枠
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
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有負銀鼓隨者併力
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

元司虎者據無湖縣鄧青以[illegible]鼎至無湖縣乃遣人
與[illegible]日七敗爺議艱職以[illegible]舟觀戰江中既而青
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纏與
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
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衆皆作鑽風角子俄附
壘而行遇戰則去其紅巾惟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
槍子眼下如伶人雜劇之戲者及口吹叫一戰勝周
虎無餘青遂駐于無湖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一

武編後二目錄

息亂　定亂
撫降　處降
招降　殺降
用間　反間
使間　鄉間
內間　死間
生間　俘間
漏間　不信間
諜間　察間

隱語　伐交
合交　攻
守

江寧　任之本　徐繼禮　仝校
錢塘　徐象橒　刊行

目錄終

唐荆川先生輯武編卷後二　琅琊焦竑校

息亂

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卽疾驅赴鎮潰卒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士弛弓釋甲用之爲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

上下遂服之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東晉盧循寇建業劉道規爲荆州刺史遣將軍檀道濟等赴援朝廷至潯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業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

者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有二
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乃使宗之居守委以
心腹率諸將破斬謙及苟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
皆與謙書言城內空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江
漢上庶感其焚書之恩無二志

西魏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橋不
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
之乃大開城門召軍人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
凶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恩於此以死報恩
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陷沒者亦任出城如
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
皆無異志

宋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時與
褚淵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蕭道成曰昔上流謀
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
無備請屯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皆注同中
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
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志新亭既
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至新亭築城
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
夾白虎闈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等浮舟與賊
水戰大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
茅恬開東府納賊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
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等從石頭
濟淮閒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與籤許公與
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
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
範父子皆已死屍在南岡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
勿懼也臺中遣衆軍擊平賊黨道成振旅凱入百姓
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定亂

曹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
客奕棋不應軍吏亟白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
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趙世隆本磁州書佐宗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
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令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
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
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
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
隆吾一卒耳必無他有所祈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

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之分亦陷沒邪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與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與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與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與忻然受命世與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滑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嘗圍閤掠錫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縛之覘事者以告澤名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之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如徐

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駭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覷慙沮而退

初利州都統王燮素殘忍號王夜叉作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毋得富家穴其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蟇磾乃以弓弦繫其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夾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鐵[illegible]鼻懸水灌耳口種種毒虐非一以協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於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倖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賞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虞允少不嗛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余玠至嘉定燮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燮對曰燮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須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騁望若林立無一人敢輕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燮退謂人曰

儒者中適有此人玠久欲誅燮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言燮在蜀久所部精兵前時大帥斐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親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而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燮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燮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誅之如取孤豚況燮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侍豨突之勞妝慢法度縱兵殘民

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
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變計事潛以成
代領其衆變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
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揮曉之延相率拜賀變
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猶猶以法誅之
缺文

漢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將兵擊之吳楚乏糧欲退
數挑戰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
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魏將張遼以荊州未定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
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衆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
者安坐遼親將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定得首
謀者並殺之

宋安守忠知雄州方與寮佐宴飲有軍校謀變衆即
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
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厭服其量

唐大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馬璘奉詔徙鎮涇
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居僑聚揆頗爲
勞然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爲亂或告之
事且曰候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佯怒失節
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更輒延數刻四更畢
而曉既差互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
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
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

王翃爲河中少尹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攻約至
夜鼓譟斬關以逐翃有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
期賊驚遂遁逐誅正軍城安

宋師平成都綿州都校金師雄謀叛賊約以三鼓攻

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
至明而遁我師襲破之

宋檀祇爲廣陵相以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
聚衆四百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
得入叫喚直上聽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
却入祇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
更賊懼曉必遁賊聞鼓鳴將謂曉于足奔散追討盡
獲之

宋太祖朝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
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

必擄賊曰賊來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節捍伊
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遂城從
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
擒上官進斬于市捨脅從千餘人並赦其罪令
復業郡境以安
軍校呂翰殺武寧節將據嘉州叛曹翰及諸將合其城
諜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伺反籌二鼓賊
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唐曲環鎮許州劉昌裔爲營田副使有兵馬使安國
寧與留後上官說不善謀反以城降蔡賊事洩昌裔

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人賜縑二疋伏兵要
諸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東魏西荊爲梁將曹景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衆咨
纂應募赴之時魏北淯太守宋帶劍謀叛候乃帥騎
出其不意直抵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
帶劍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候即執之一郡遂定
唐高祖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群盜行
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
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二人出擊
之所向皆靡衆始定併力奮擊遂大破之

撫降

後漢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
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
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皆相語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衆八萬煬帝令戶部尚書樊
子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決戰有來歸首者不
問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賊徒日盛連年不能克
煬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致左右推
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輩本

無逆心徒以政令嚴酷懼死爲盜耳前後首者皆爲
子蓋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隔恩意如此我
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
他郡
唐淮西既平裴度爲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
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
度乃約法惟盜鬭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
晝夜爲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爲
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徒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
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帥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戈

老無不感泣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幟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兵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

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毋驚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服者十萬餘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聚兵有衆二萬保固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兵迎裴寂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於渭橋北

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紀綱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遂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

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

唐將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弔帳哭之甚

旁行弔贈之禮婆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于涇陽僕固懷恩率蕃虜來寇子儀一軍
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
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
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
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
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今令
公存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
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萬里剪除
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

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
棄親于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亾矣不然何以至
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
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四十倍之衆今
方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
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
虜初疑持矢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免冑徐出而勞之
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于是回紇皆捨兵下
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
錦綵歡好如初

馬燧討李懷光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
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
曠日持久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
憚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
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諭之曰公
等皆朔方將上祿山以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
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也耶
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
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
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

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衆
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唐嗣曹王李皐遷江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
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
良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
下皐受命乃曰驛疲眦詠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
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將軍遇
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
朝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爲不然
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

也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決早卯日赴縣悉
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
阜曰非爾輩所知遂揮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
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阜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
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
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阜執手
約爲兄弟盡焚攻取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
焉

招降

昭公十三年晉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

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
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
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
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蜀將關羽圍魏樊城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郡吳將
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
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
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
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
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
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
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至羽還在道路
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城中家家致問
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
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

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將兵出鎭南夏開設庠序
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
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

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
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
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
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
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前
後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有欲進譎詐
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
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等來降二兒之父亦
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
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

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德
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
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
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
稱祜之德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
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
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

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获
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輙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
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
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
潰追斬之
岳飛攻賊李成將馬進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
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千餘人賊大敗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眾降
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
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皆相語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服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眾八萬煬帝令戶部尚書樊
子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決戰有來歸首者不
問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賊徒日盛連年不能克
煬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致左右推
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願效死力其黨相謂曰我輩
本無逆心徒以政令嚴酷懼死為盜耳前後首者皆
為子蓋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間恩意如此
我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首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
走他郡

唐淮西既平裴度為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
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
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復以晝
夜為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牙
兵或以為反側之徒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
而答曰吾受命為帥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
無不感泣
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
羽怒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宋檀道濟爲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衆

唐懷安王孝恭討蕭銑銑降時諸將咸曰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當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相戰豈其所

願且犬吠非其主豈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荊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堅守不下非計之善遂止江漢城邑聞之莫不爭下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將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並從釋放仍却赴逆送軍前驅使如緣父母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群相傳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釋有降者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取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時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爲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兵即四散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

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秖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又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悉平

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宜黃侯慧紀遣將呂肅據巫峽肅竭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走

唐太宗討薛仁杲率左右二千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陣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

取馬太宗遣之於是各乘良馬亦吏並至
唐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下官田令孜同父兄陳
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調事謂之尋
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
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
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其自首而誆
以送使去討擊者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
二十釘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
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
避杖亡命爲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

大罵楊遷發憤爲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
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横邛雅二州間攻陷城
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竊起州縣
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等三將各將三千人以
討之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
等久無功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
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
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
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
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二爾也仁

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之今縱汝歸救汝父母
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救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愍汝曹皆良人爲盜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極
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
書汝背爲歸順卹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
擎何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
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
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
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走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

立成擒矣遂遣之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
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
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栅重複牢密如
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
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柵塹纔留五百兵守之
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
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
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
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
譟爭弃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

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跑
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
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
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
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
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
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授以一旗使前走
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
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民無事矣至穿口
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遮

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
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
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
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
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
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
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
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與之謀悉衆

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罷夫子走馬
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
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
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
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
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
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
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
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
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

阡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咼之阡能孔目
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
主為草書檄阡能敗以詩啟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
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以仁厚為州防禦使

殺降

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而得降卒八百
部送歸京師時曹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
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
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
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豈不之罪

用間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謀無由得入楚軍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時爲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

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趙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反間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唐朱泚反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攜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爲中丞崔宣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李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

恐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辱
先人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望見皆涕
泣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
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燕軍由此益懈單乃鑿城夜縱火牛壯士鼓譟出擊
燕軍大駭敗走所亾七十餘城皆復
范雎爲秦昭王相使右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
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
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雎使人行千
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

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亾軍數敗
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
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
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唐劉世讓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
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
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
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
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無可任者

乃使世讓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
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

使間

前漢陳平初爲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
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
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
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
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
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來即
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
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
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
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計滅楚
唐長孫晟爲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
等各倚彊兵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彊
弱形勢高祖皆納用乃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

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攝圖四千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孫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

鄉間

李遠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

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爲作道常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後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如此

内間

秦王翦爲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將桓齮翦惡之乃多遺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後周韋孝寬爲將軍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巳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吳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劉備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令還助肅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南陽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

當還蒙秘之夜名諸將授以方略蒙當攻城顧謂玄
之曰郝子泰聞世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
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至尊身
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彼方首
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
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曾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
誅豈不痛哉蒙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
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

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下
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
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

死間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
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爲親己不備鄭鄭襲胡取之

漢高祖時齊王田廣軍歷下以拒漢漢使酈食其往
說之與連和廣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

漢乎韓信渡平原襲破齊齊王烹酈生

南齊東昏侯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兵
三千使過就荊州行事蕭穎胄兵襲蕭衍衍將爲雍
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參軍王天
虎徧與州府則書云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
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及山陽西上梁
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
傷弦之急寧不闇同我若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
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
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

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
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
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次
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兒弟云天虎口具及問
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
虎是行事心膂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
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造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
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是時或云
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及至江安聞之果疑遲
回十日餘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主軍席闡

文彬沈明闇定議闕文曰蕭雍州舊養士馬非徒一
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得設
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
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遲疑不進足
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
矣詰旦頴胄謂天虎曰天下之事縣在於卿今就借
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荊軻乃斬天虎以
示山陽山陽大喜至江津單車白服之左右數十人
詣頴胄頴胄使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
車中斬之

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
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
李靖爲定襄道總管往利頡利頡利不肯朝覲猶待
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詔使
到彼虜必自寬率精騎一萬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
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
如唐儉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自白道襲之至陰山
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
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韓世忠值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

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
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
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
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
卽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
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
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
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
過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

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
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
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
長縣之鵶口擒女眞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
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
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眞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
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衆爲中興
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
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

若報聘會雨雪金櫃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甚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

五代梁朱温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宿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英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温詰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呼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温悽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

叩岐闉詐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候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將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馳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獲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由是喪膽但閉壘而已

揚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生間

种世衡居西邊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愈甚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戰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界司指使且力爲辨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徹既深世衡反

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世衡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其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者於尺素且皆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瀕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棗龜一副畀一郵以偕俾達野利嵩受致于野利所以將軍命出棗

寵役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女子見譏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守官書問所在堅執前對稍稍去巾帶加縶將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宮走麗事庶總皆衣班竹若綠衣小壁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斬之嵩大號且言曰如將軍

遣嵩寄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袖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飾野利語世衡俊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淹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

利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一云元昊之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獲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

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

俘間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駕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
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
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乃使大將費邑
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
弇弇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一角
令其衆得奔歸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遣
弟守拒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揚言多伐林木以塡
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

弇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
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吾
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適其所求也大敗之
班超在西域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
五萬令溫宿王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於此西
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
王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
千騎於東界遮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
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級自是

威震西域
河北賊葛榮別帥韓婁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
侯淵率騎七百討之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
萬餘衆遂潛伏以衆其背大破之擄其卒五千餘人
尋還其馬仗縱令入賊城左右諫曰既獲何爲更資
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閒之
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婁果疑
降卒爲之內應遂逃走追擒之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至鎮繕兵甲耀威武
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

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
皓預欲閒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
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
以成傾蕩之勢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閒而動會
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
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
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
于淸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
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

令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刻股約書戒勿泄謀歸
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岳飛將李成亂湖南飛奏比年多命招安盜益熾加強
則肆暴加兵則詭招師不喀如勦除盜起之原不可
遊心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
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
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
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
場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下兵捿崖攻大喜成
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

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
親以衆十餘萬守蓮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
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
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帥
而撫其衆愼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
連徐慶自郴桂招降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
閑邊 祖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與伶俐
斥卸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
數十騎薄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
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漏間

吳陸遜為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逯
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
協遜知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擬
衆相迎宜潛速嚴史不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
以見式式惶恐遂自送妻子還路由是吏士不相親
附遂以免罷
李矩為河東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矩遣勇敢千

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
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振中
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
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
令守洛
蜀將孟達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馬宣王以達言行
傾巧乃以達為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
國蜀諸葛亮忠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
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
其謀達聞其謀漏泄乃欲舉兵

不信間

曹王皐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愼討梁崇義排舒陷陣李希烈意欲禁之愼以計遁歸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愼而壯之拔爲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愼爲曹王所任乃遺愼七屬之甲詐爲愼書行間甚德宗遣中使即軍中詰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皐乃名愼勉之令戰大破二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諜間

春秋時子罕爲宋司城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

楚子元爲楚令尹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扶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晉師伐齊齊侯見其衆齊師夜遁師曠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察間

秦伐晉取羈馬晉師禦之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果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版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絺疵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版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倍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矣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魏張遼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曰數月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賞豨乃降遼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
後梁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破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不可信也延不從相遇敗

敗死之
金將兀室遼人耶律余覩之降金以爲西軍之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長來告將兀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彼聞其事而未信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適見二騎馳逐交相遇於道立馬久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驟者詞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密謀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槁里反則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果復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受計皆

此類

隱語

春秋時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一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之曰庚癸乎則諾
唐許欽明嘗出案部突厥默啜寇衆數萬奄至城下

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寧州城下令
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内有父
將乞二升粱米乞一尉羆乞一挺見時賊營處四面
阻泥河惟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諭城中冀其簡
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伐交

魏章招爲烏桓中郎將上奏言諸葛亮數出而北虜
軻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利交通表爲防備議
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
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
討之時比還能已還漠南

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揮可定自稱梁王
都毗陵時杜伏威據歷陽陵據江都李子通據海
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
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
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
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
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
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
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

唐蘇定方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賀
魯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
泥熟等家口將克賊若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
明其枉旋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
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
隨軍效死

唐德宗時朱泚衆新士武俊兵反泚既汙宮闕羣賊
門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利離自爲天
下罪已詔赦羣賊諸義郎李抱眞先遣門客賈林以

文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眞
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
下不能自振於羣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
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
左右又於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
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曹瑋在西陲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
唃廝囉使其男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
内寇瑋陰結廝敦解賓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
詣瑋曰吾父何所欲使欲吾首自獨可斷以獻瑋曰我

知貴様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貴様丹首予厥
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

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幷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賊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横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衛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合交

宋童貫謀伐燕使种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

宗澤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

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西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爲不可用望賜骸骨放歸田里疏入黄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憤成疾

韓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泰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慮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詔納降附爲恢復計

岳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等斂兵固保以待王師李通胡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送候者充滿道路

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掎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諭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計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

攻

齊武平中周師來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敵之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世爲國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於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周又遣將攻逼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

城鎮韶抽壯士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遂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賊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

闕非閼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而守旁
大車之發也上召上東善爲攻城器者悉遣從軍
集遂刋木塡隍推撞車撞其陴覘地車飛石擊其城
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礮設用障拋石城上守
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十餘口仍進兵
圍其都城

代宗時土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
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
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磧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攻

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
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攬盡還武大悅裝
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晉王存勗如魏州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上
三十戍陽劉城緣何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
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塹四面
進攻即日拔之

孟珙冀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
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
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
外仰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
相傳下有能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而行
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
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
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頭可也潭果
决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
右副點檢溫端磔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驪其老稚
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
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鞍靯敗鼓皆食且聽以老弱互食諸

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
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
布城下已而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
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
及偏裨二百人開西門招降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
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
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絕珙
與倴盞分守緒骨得金寶玉帶金椀印牌有差

祭罕圖復汴梁以大軍決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
內哨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

[illegible]晉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寨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走屯安豐

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

守

李繼隆在西陲會密詔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番部之障蔽而斷賊之糧運皆不報

种世衡爲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百錢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illegible]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世衡初至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內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擒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北有虜寨常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行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妄用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

命飛令勿殺受其降

楊存中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襲議于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邊不及知臣若不言異時得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舉而後得願毋棄

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敗卒遁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代其用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

張浚合五路兵決富平擬必勝制又會諸將議戰吳玠

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

前樞密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三十里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逮其流轉歲時酬其直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將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日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一繩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王韶守熙河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堡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議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

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别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過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

岳飛拒賊於江西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

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魏勝字彦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爲兵勝覘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遣人向城中諭以金人棄信

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卽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勝權知州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皆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木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皆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皆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禁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朐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

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圍南攻勝募士登城以架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與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偕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師海州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金人復遣

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於石闘堰金軍不能進遲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以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後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

分兵備禦偃旗息鼓寂若無人金人驚疑數日不敢
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伏其
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瀧凡三晝夜
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脩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
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不又間夜
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
急於李寶寶以間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
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鋒
騎兵至勝出與子蓋掩擊且促其步卒勝出軍抹
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有不可計追數十里金兵

遣勝與子盖議進討子盖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
率軍還城中兵俱欲隨王師出勝親遮於道而議之
至漣水軍與偕還盱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尙以軍
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仍
知海州陞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
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
本路軍馬海州財劉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
勝與辯是非和仲又計勝於都督都督惑之呼勝至
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
統制建康府駐之既而督府知和仲妒能罷之復勝

舊職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
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
勝築重城鬨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守

吳玠守蜀兀朮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
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弟璘率輕兵由七
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
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撞
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
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

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
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
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
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命攻西北樓姚
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
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率兵以長刀大斧左
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
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
左目金人始宵遁

梁侯景及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

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恂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疋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

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常孝寬守玉壁時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再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其鋒

以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嚴固兵有食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上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

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縛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歡昔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後因此遂卒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

多亦崩壞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慕容永珍意以爲閉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高澄乃率步騎十萬來攻自於堰下督勵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盈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高澄義而禮之

唐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鮑防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

三等稱其所依以便進趨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塡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御筆　皆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賊皆而遣之前一日瑊揣小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

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郎令爇火次一十
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
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
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胄瑊但感激誡勵之以
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
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陷不能進須臾
風迴轉焰雲橋焚爇燼火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
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鬭不已不
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涗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

劉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旣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
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
我以全制之可也涗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脩
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代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
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以故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逼澤州河南留守
張全義遣牛全節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
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
軍四面攻鬭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遂
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

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甚衆焚營而退郡以從全
黃巢陷長安趙犨爲陳州刺史謂諸將吏曰以吾計
巢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
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
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㫤昶爲將巢敗果東走
先遣孟楷據城㫤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
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
圍犨置舂磨擣人之肉以爲食陳人恐犨語其下曰
君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
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與構城北

三里爲八仙營營間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敝之其
兵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廢壞後生弩匠皆
不識其器㫤剏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泣
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
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
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鄴又敗巢乃解圍去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
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
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
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淞

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延遊奕都虞
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
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
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乃
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
衆登城拒守嘗發上嗣昭張樂流矢中足密拔之坐
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
嗣昭焚其書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命周德
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後周韋孝寬在汾州備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
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要處置一大
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
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
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
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
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
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州以南
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
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唐貞元中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
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
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
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
境邊虜若大興兵卽戎蕃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
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三旬而工畢蕃
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已事軍還吐蕃始來數日
退

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北至突厥以河
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
酬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

擊突騎施葛娑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
休璟以爲兩漢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
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
不已中宗竟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
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
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牧馬朔方無復寇掠減
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具

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答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退顧望城徒須斬之何用守備則生其退思之心也其後宮元裕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躬率士衆力剗二年築豐義安寧築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皆命從事何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遮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中龍駒島名神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朝有寧日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

隋時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舁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便進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騎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無問少長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號稱名將

宋五路討李繼遷以李重貴爲麟府都部署得對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於戰鬭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藏帝未平臣甞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遣使撫勞至則諸將果無大功

太平興國二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首包漢陽死去其居十里而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包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以反側以定

卷後二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三目錄

示弱　示強
示遠　示近
聲此擊彼　利
毒　亂
詭異　避
怒　卑
勞　離
不備　不意
未成列　新集
未集　遠來
饑渴　糧盡
不整　不戒
不一　離部
移陣　心怖
半濟　渡
地利　天時

晉熈方拱乾同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三

瑯琊焦竑校

示弱

春秋時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前漢韓王信反亡走匈奴與匈奴謀攻漢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衆兵已行帝怒以爲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出海襲劉裕築城於故海鹽城
日來攻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
裕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覩其懈乃
奮擊大破之

後周末楊堅作相尉遲迥拒命堅遣將于仲文率兵
定河東次蓼堤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人仲文以羸師
出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
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
城遁走

後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延康孝叛

據漢州掌書記張礪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
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也延
孝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
延孝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效命師至壽
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誘之伏精兵
於便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二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
攻人敗之仁贍僅免

宋至道中折御卿授府州節度使而兵不滿數千太
宗戒之曰北虜嘗以西戎爲小番必輕敵而深入或
引衆入境爾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師誘之伏精兵
以擊之必在吾掌中矣御卿果成克捷

韓魏相攻齊相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釋韓
而歸齊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趨利者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
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
見白書乃舉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
亂龐涓乃自剄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
謹烽火多設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爲寇急入
堡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堡不敢戰
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爲怯趙王讓牧牧
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

亡多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
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
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弓弩者十
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走
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而來牧多
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
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illegible]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琦城策初到旌甲覆水羣
下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
枚寂若無人登乘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

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策周
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遂大敗

陳霸先討杜龕以侯安都居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
遊騎至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
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
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
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 [illegible]

楚師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
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
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
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狄青為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
多北青為將一日易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
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從進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
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
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

則止再鉦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
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
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天使勇使虜人謂青
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
可勝紀

董搏霄還軍守於滑而賊兵大至焚倉部廬舍搏霄
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還人執白旗登
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
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按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
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隋末賊帥孟讓衆十餘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擊
之世充保都梁山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
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
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
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夷竈撤幕設方
陣四面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強

春秋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入
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
濮將以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
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
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自歸
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
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
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
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
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
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
多行速必憚追我孫子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故也
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
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
不能至併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
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迴轉數

周羌不知其數使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
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示遠

秦伐韓趙令趙奢將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
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
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
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

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遂解闕與之圍

後魏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山之北百里細川使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栅其千人以下爲栅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精騎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然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栅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栅悉降岳星夜徑趨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停而走

唐吐蕃部支及遮匐二部叛詔裴行儉爲洮州道總管行儉建議曰吐蕃背叛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殁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祖從之因命行儉册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昔賞誰能從吾獵也蕃酋子弟請從者僅萬人行儉陽爲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到遮匐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令先往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

示近

春秋楚費无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戰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後漢耿弇攻張步於劇步遣弟藍將精兵二萬屯西安分諸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

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下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已封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百人屯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絕轉輸敵制吾敵遂攻臨淄半日而拔藍棄西安而遁

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軍於阿頭山大破之縱

山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之圍

魏討馬超屯潼關曹公大破之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衆悉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得擅取河西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河西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畜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魏將司馬懿征公孫淵師次于遼水東淵遣步騎等

步騎數萬阻遼水以拒之圍塹二十餘里懿令其官
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
潛濟急赴東北斜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備夜走通
蜀諸葛亮領兵出斜谷魏將司馬懿屯北原後數日
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原郭淮獨以為此見
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
遂有備不得上
西魏末潁州叛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乃勒
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稠
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

下賊並出降
唐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皐度
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
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
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
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問一日方至大破之
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聲此擊彼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周亞夫為將吳楚兵乏糧饑欲
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
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
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
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
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
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
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魏田豫到汾城鮮卑攻圍之十日豫密使司馬建旌

旗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二十餘里僵屍積地
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殺賊
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
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密後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
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

瀆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甖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
郭淮討叛羌羌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兵上流密於下流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艘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

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兵向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走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狄青征儂智高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値上元節令張大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出攻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能爲也彼爲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潰之青使步卒居前遊騎兵于後翼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蕃騎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殿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在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

能駐槍立加東軍七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加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乍起至不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謡言邕管家種余家收而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謡
洛漢上宗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將將史解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驅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拒并并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

當之祥乃偽精銳於下流溺渡公理率衆並之將至潰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利

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陳稀反趙代皆稀有高祖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啗稀將稀將多降

後漢光武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

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邀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大為所敗

魏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渭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衆不如還保營公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兵五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晉將劉牢之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

一時入海櫓官軍躡其後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得逃去

晉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抄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後魏太武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

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擊之
謹曰略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
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
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
拔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續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
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隋煬帝征高麗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
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
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
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
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
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
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
漢傅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
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
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
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復責其王
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
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

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
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
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示威諸國大
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
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
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
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
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漢使
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
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太子質在
漢者漢兵方至毋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
裴矩爲黃門侍郎　以始畢可汗強盛漸生怒隙
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
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
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
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
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驅六畜星
馳爭進[illegible]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

罪曰史蜀胡悉怒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
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
故令往報

南涼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於姑臧至蕃禾苕藋掠
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陳
徙戶資財盈溢衛路宜倍道旋師早渡險阨蒙遜善
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
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
勇爭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

傉檀大敗而還

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銑悉
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
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
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
擊之彼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
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
走趨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
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
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
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
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
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
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
見舟艦果疑不進銑降

毒

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後魏時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眾討之乃爲毒酒賊
既逼棄營而走賊至競飲毒作王以輕騎縱擊俘獲

殆盡

亂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行敢
歸死遂自刎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春秋時吳伐楚吳公子光喪其乘舟餘皇光請於其
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有焉請藉取之
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
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五代梁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俱晉軍恃勢而攻臨汾氏叔宗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側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伺隙各擒一虜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城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纔出兵以救之纔少出兵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

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大潰追擊大破於崤底

岳飛遇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之

詭異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於郎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朱滔師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

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春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使王執燧象以奔吳師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

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收齊七十餘城

殷浩北伐請江逌為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軍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塹柵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雞數百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避

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淮漢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聽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閒擊兄譚於肖皮留蘇由審配守鄴曹操圍鄴尚還救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晉劉裕征慕容超盧循乘虛入寇建業裕急還救時議有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人測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裕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盧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裕慮其從白石西上乃率劉毅等北出拒之賊遂率衆數萬屯丹陽郡裕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裕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上城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

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刃甲耀日循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大軍次大雷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遁潯陽遂走豫章

怒

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謹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

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貨賄曹咎自刭汜水上

前秦符氏遣將符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姚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溫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騎拒襄俄而黃眉

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

隋杜伏威聚徒數萬煬帝遣將軍陳稜以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眾而來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俯伏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之所向披靡復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携其首復入稜軍大敗僅以身免

畢

漢匈奴單于冒頓初立東胡方強遣使謂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冒頓曰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何奴有棄地千餘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與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與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滅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于樊吳將呂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凌轢於人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羽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又相聞疾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

大克一何兢兢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
席卷可獎王綱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
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
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之
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
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
常苦輕敵古稱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羽覽書有謙下自託之意遂大安無
復所嫌遜具啓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
遜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
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馳遣白浚
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
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
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
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
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
遂取幽州

勞

春秋楚申公巫臣乃令尹子重子反所逐出奔晉巫
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讒慝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景公許之吳王
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
子狐庸焉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來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

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
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
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頻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
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
若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懼

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
坂以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值周軍即遣馳告

諸營與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
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敝乃遣下馬擊
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逝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
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
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有限今積雪凝厚
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
交戰大敗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之
唐太宗戰竇建德於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
宗將數騎登高而觀之謂諸將曰賊渡險而囂是軍

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陣久卒饑必將自退退
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
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之矣遂戰大破之生擒
建德
朱熹曰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停息時有飲
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濫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
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
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
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騎已追必
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
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其
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
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
飯食酒肉待用先以一副兜鍪與甲置之日下曬時
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鍪與甲尚
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
至令吃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
又喚一隊至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
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罅能操戈更轉
動不得而我兵執斧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

騎纔到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虜衆正熱甲盾如
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飫清涼而傷困者
即扶歸就樂閑散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
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
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

離

漢先零罕开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
之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私
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
約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

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後漢末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

自是超遂構隙公乃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

蔣濟爲曹操丞相主簿初前將關羽圍樊城既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及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據江陵羽遂見擒

東晉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同謀滅慕容廆約分其地廆聞之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若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於是三國攻廆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精銳千配子皝推鋒於前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

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大敗

不備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據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火齊彼於筐篋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爲外援勳允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

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若
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
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
師伐上饒策果襲廬江破之勳窮蹙遂奔曹公
蜀將關羽還麋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城吳主遣將
呂蒙屯陸口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
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
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業以理疾爲名羽聞之必
撤備徐以大軍泝江晝夜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
羽易擒矣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稍撤備

而悉眾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白
衣爲商人以理征棹違日兼行過羽所置屯戍盡縛
之羽遂失援爲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城
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
心稍稍分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荊州遂平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符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
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遊馬以渡序大懼守中城
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後屢戰秦兵引退
序不設備督護李伯護密送款於秦爲內應遂執襄
陽執序送長安

後燕慕容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殷陰引後魏軍上
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
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
師殷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
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
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克令支遣裨將追殷及于無
終斬之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殷新爲叛逆必
忌官威一則竊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
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
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大將陸騰討之獠
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雜伎
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
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
討擊盡殲之
隋將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
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
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
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春秋時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

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漢末曹操征烏桓諸將士多懼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

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曹操擊袁譚袁尚於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糧會尚遣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唐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靖閱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率師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

不意

春秋楚大夫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敝擊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於

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陳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晉王濬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督衆號十萬寇弋陽瑩聞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濬統旅行潛遣兵出其不意瑩等不設備師之至薄擊破之

唐光啓中秦宗權數爲朱全忠所敗恥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將張晊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鋭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諸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

梁兵攻潞州築夾寨會晉王李克用死太祖以爲援兵不能復來不復設備晉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閱士卒發晉陽軍于黃碾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兵先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

耀力先朱賊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兆都督賀拔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賊無城柵惟以寇鈔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三百足矣帝然其言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之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據遂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李遠獨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上以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固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泰大喜曰李遠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泰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唐契苾何力從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諸將均懲其前敗同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

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吐谷渾主脫身而免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斜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

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敗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軍進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舉
櫬詣軍請降
晉譙縱據蜀劉裕與朱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
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
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
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
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封付齡石題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
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

林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
虎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將
侯暉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以拒晉軍諸將以賊
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
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攻北壘南城
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
四向並登斬侯暉譙詵仍引軍廻趨南城即時潰散
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
後唐李嗣源襲鄆高行周為前軍會夜分大雨人無
進志行周曰此天贊我彼必無備直出其不意是夜

涉河入東城比明平之
唐蘇定方驍悍多力為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
磧口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忽
然霧歇見牙帳遂掩擊之頡利狼狽散走
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
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
必當憩息追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
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
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
金牙山賀魯才帳所將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

之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拔石國定方於
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
檢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
往石國以追賀魯遂擒歸于京師
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夜不見星左史
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
不如備之乃為陣吳人至見荊有備而返左史曰其
返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陳覢初高歡破爾朱兆兆奔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

掠歡每揚聲云欲討兆將出復止如此者數四歡知
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馳一朝一夜
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
而克之

李愬攻蔡州吳房軍吏曰今日往亡請避之愬曰賊
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又戰遂拔而歸

宋武帝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事西楚請給百舸
為前驅及西討以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
領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
先是毅謂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藩為副毅謂為信
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
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甲士看守對舸岸上立旗安
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
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艦艘鎮惡徑前襲城津戍百
姓[illegible]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
之[illegible]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
又望江津船艦被燒旗鼓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
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南門及東門而襲破之

隋韋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亦無猜忌雲起

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
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
詐引南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
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
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
大喜集百官曰雲起以突厥平契丹

唐李元平太和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
為將相之器將李希烈反割迂以汝州與賊接境刺
史韋光裔懦將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
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
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
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溺下汙地希烈見
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大薄耶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
召高涼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冼氏止之曰刺史無
故不合召太守此必詐欲為反耳項者京師危迫羽
檄召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結甲訓兵今已備
矣而更召者往必見留欲且勿行遣使謝之曰身疾
[illegible]夫傳意并送土物以甘之彼謂吾必無所防
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冼氏自將千人皆

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行報遷化曰太守將
寶貨餉謹令支洗氏得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化
大悅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逃洗
氏人據其城盡收其衆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
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懼駭無策行襲伏勇士於
江南乘小舟迎喜謂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矣
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
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
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援劍斬之其黨盡殪

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王全斌伐蜀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命諸將議
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
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
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
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
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
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
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
若達青彊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
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
梁成棄砦而遁蜀帥王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青
彊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
擊破之昭遠遁去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
殺蜀軍萬餘人

未成列

齊高歡伐西魏至許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召其
兵皆未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之泰
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若至咸陽
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

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
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為陣李弼為右
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師
至望見軍少競進於左軍亂不成列泰乃鳴鼓士皆
奮起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敗
之

春秋時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

伍荀吳之發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爲五陣以相離兩
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
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後魏侯莫陳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万俟醜奴與輕騎
逐北至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
上生擒醜奴遂大破之

新集

後漢末曹操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
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
其八威振天下勢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

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
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
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
諸葛亮明於理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
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
憂曹操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 日數十驚備
斬之而不能禁也操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
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滏口狥黎陽塞白
馬津 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朝廷以史祥爲行軍總
管討之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
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足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
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
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
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
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唐垂拱初突厥犯邊命黑齒常之率兵拒之踰至兩
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並下馬著甲 遂領
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賊遂棄甲而散俄須賊
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烽燧時

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狼狽夜遁

宋太宗征太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見虜來
援繼筠率數千騎禦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擊
之虜衆大潰追奔數十里

宋集

太祖親征澤潞車駕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
在上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成陛下
宜速濟大河歷大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之必矣或
恃淹旬恐賊鋒益銳難爲力矣筠在澤州王師薄其
城下拔之

遠來

吳孫權拒曹操於赤壁諸葛亮說權云曹操之衆遠來聞追劉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從之遂敗操

晉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方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梁將陳慶之伐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鋭與我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將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崔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士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城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

魏孝武帝將圖高歡歡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為前鋒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宇文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而歸

梁將陳慶之大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

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謂諸將曰魏人
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
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
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
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東魏大將高歡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宇文泰至渭南
沼諸州兵皆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
遠來乎此天亡之時也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
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夾而軍至沙
苑距歡軍六十餘里歡聞泰至引軍來會見泰軍少

競馳而進不爲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其將李弼等
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
降者二萬餘人歡夜遁奔鎧仗十有八

唐鐵勒薛延陀等合衆二十萬度漠屯白道川太宗
遣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
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
進不利速退吾已勅李思摩燒薙秋草延陀糧肉日
盡野無所獲因勝奮擊其衆潰散

唐貞觀中大軍討高麗令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爲前
鋒濟遼水克盖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
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
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者耿弇不以賊遺君父
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淸道以俟車駕李勣然之乃與
壯士數千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

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
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
選驍騎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
又敗于沙河祿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我軍至恒陽
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
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曰賊怠矣

可以戰戰于嘉山斬賊四百級

饑渴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將張郃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
街亭謖阻依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蘭州大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
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
數日人馬饑敝縱擊大破之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率衆來救太宗頓
兵武牢登高丘觀之謂諸將曰賊未見大敵今渡險
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待

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克建
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太宗曰可擊矣乃帥輕
騎先進大軍繼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後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至柏鄉趙告急于
晉晉王存勗遣周德威先屯趙州而自將會之梁兵
馬鎧胄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晉王欲速戰德威
請待其衰乃進軍鄗邑久之德威將精騎三千壓梁
壘門而詬之景仁怒悉軍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
居西魏滑之軍居東晉王謂德威曰我爲公先公可
繼進德威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

較也彼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雖挾糗糧亦不暇食
日昳之後饑渴内迫矢刃交外士卒勞倦必有退志
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
至日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
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
梁軍走矣晉兵爭進梁兵自相驚怖遂大敗自鄗追
至柏鄉横尸數十里

糧盡

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
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
時也宜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取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從之命諸侯兵于垓下終滅羽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招
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光武親征之去憲百里
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
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三日大破
之

漢末青州黄巾衆百萬人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
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
可擊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惟以抄掠爲資

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又
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
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
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
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爲扞蔽金
剛雖衆内實空虚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畜鋭
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
去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等絶其糧道其
衆[illegible]乃遁

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于酸棗太宗將拒之
諸將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穀州
以觀勝負太宗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叛當不勞
攻擊坐收其敝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
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
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終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伐王廷湊時諸道兵十五萬旣深入糧
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分番樵採度支轉運車六百
乘盡為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
也宋敗齊師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
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不整
晉伐楚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必克之敗于鄢陵
春秋時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

公問其故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
不戒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
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
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不整
後漢末曹操征烏桓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右皆懼
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以張遼為先鋒縱兵擊之虜
衆大潰
十六國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檀至顯美
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
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
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
擊之大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傉檀懼請
和而

離部

唐太宗征高麗築土山逼其城山頂數丈下臨城中使果毅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命伏愛私離所部高麗出城而戰據有土山攻之不能克遂班師

移陣

魏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軍于安城詔王基引諸將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刃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壽春竟拔

心怖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攻之遂入曹

宋齡石代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侯暉等屯彭模齡石師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克克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彼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適為蜀子虜耳從之督自進攻皆克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將淳于瓊等護輜重在烏巢操欲自往襲留曹洪守營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恐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

唐正觀中突厥雖叛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總管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知

之令間諜離其腹心進擊破之部落逃走殆地

半濟

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吳伐楚楚師敗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

項羽引兵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魏鍾繇都督關中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兵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才未半繇逆擊大破之

隋煬帝征高麗平壤將軍宇文述與九軍趨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莫支文德僞降請述還師奉其王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唐武德初薛舉寇幽州羅藝與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薛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戰百戰百敗

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師弱馬阻水背城爲陣而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率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必敗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渡

唐神策時朱泚周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壯及窮陂屯田軍撫守者皆以勢而約束之遂得降敵朱泚我軍屯朱家寺賊至退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徒者千一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浮橋於滬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爾南戎

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捕賁乃遣騎上別渡淺灘襲賊
後賊回東南向與騎上迎敵捕賁忽揮馬渡磧揚言
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大敗亟追殺
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

地利

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
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
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
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敗秦
軍

漢韓信擊趙趙王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李左車說
王曰韓信乘勝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
所掠鹵不至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趙王不從信使
間人何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
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各持一赤幟從間道
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
壁拔趙幟立漢幟信又謂諸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
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
棄旗鼓走水上軍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信所出奇兵二千見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
壁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欲還歸壁壁皆漢幟
遂亂遁走虜趙王

晉王存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中有土山梁軍先據

之王曰今日之戰得土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汝等
率軍先登遂奪其山諸軍繼集梁軍大敗將元城令
吳瓊等率各部役徒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
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如山積

天時

唐武德中突厥入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連月太
宗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
弧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散羽我屋宿火食槍槊犀
利制其必克擒敵之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先以
動兵出其陣突厥膽其後虜進不相遠退不相救縱

不盡亾必獲十八九此聽兵者所解因滑師夜出冒
雨而進醜徒驚駭請和而去
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
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塞地霜早餱糧乏絕若師臨
塞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五代梁將劉鄩趨黃澤間路歸後唐莊宗遣兵追之
時霖雨積旬鄩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顛陟攀援陷
于泥淖死者十二三
後唐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之[illegible]不可勝紀
時大雪平地五尺虜乏芻糧人馬斃踣于道纍纍不

絕乘勝追賊大破之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四目錄

佯北　闕圍
窮寇　歸師
截歸　疑
先聲　聲
降　退
詭聲　詭形
死戰　乘勝
兩敗　退據
苦戰　敗
攻必救　擣巢
堅壁　擢標

武林姚士純同校
錢塘徐象橒梓行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四

瑯琊焦竑校

佯北

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括出兵攻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發卒遮絕救兵及糧食絕四十六日陰相殺括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趙軍大敗坑卒四十餘萬

東魏侯景叛高澄歸梁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諸將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吳兒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初景又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掩擊遂大敗之

隋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悉拔諸城偽遁去入豆子䴚中世雄以爲建德果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與隴西公建成日後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原遊兒麾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唐姜寶誼武德初爲右武衛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兵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悉衆來援分三

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候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鬨鼓譟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

春秋時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

開圍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建武中妖賊單臣等相聚入原武劫掠吏民自稱將軍擬官將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問方畧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出耳小緩之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令撤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拔原武

軍朱雋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之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尅雋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並降

韓世忠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司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
未至始大悔失色
曹操克袁譚圍壺關下令曰城陵皆坑之連月不下
曹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以活門所以開其生路
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
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
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遂降
後魏末高歡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等諸將同會鄴
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歡於韓陵山是時歡馬二
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歡爲圓陣連繫

牛馬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窮寇

漢趙充國討先零羌羌久屯聚解弛忽覩大軍棄輜
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諸將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百數於是大破
賊衆
後梁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京禿髮烏孤遣其
將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
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
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祖沮渠蒙遜
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伺之心紹纂兵在死地
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
業曰卿言是也乃按甲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唐齊北豫州刺史馬消難請降於周周遣楊忠達奚
武等率騎士五千迎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
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返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
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
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將伏敬遠勒

甲士二千人據東埤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
多取財帛以餌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
到洛陽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
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也食畢齊師
佯若渡水忠馳騎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
狄青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間知其
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
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
虜忽止而扞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
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

不可悔不止

歸師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

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將引還繡兵來追操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

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操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操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戰是以知勝

宋建武初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軍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之過

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命苻叡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夏赫連勃勃伐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御衆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度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勒衆逆擊傉檀大敗之殺傷萬計

後梁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追擊

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

縱歸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鬥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鬥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唐馬燧討田悅軍中乏糧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滏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與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于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州三鎭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軍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自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乃引軍合于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

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鳴鼓吹角皆留于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角匿其旁伺悅畢度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退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部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力少衰乃縱軍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斬首一萬

前漢高帝匈奴圍於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間厚遺閼氏乃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冒頓引兵去

後周大將宇文護伐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因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者追之必克也

宋太宗時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密授威算於府

州折御卿使為之備至是虜將韓德威萬餘衆誘黨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敗之於河又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衆死者十六七奏至上遣其使問狀因笑謂左右曰北虜小醜輕進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果如我言左右呼萬歲因遣內侍往圖地形觀之其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

五代黃文靖佐葛從周 入潞會晉軍十餘萬圍外垣皆文靖處孤軍難守乃與從周啓關出師文靖

爲殿後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皆人不敢逼

魏傅永爲豫州刺史南齊將裴叔業來侵楚王戍永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及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覩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推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遐追之

疑

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然火虜遙見火多謂漢救兵至待朝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

陳登守廣陵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中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秦符堅得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兵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宋晉安王子勛舉兵反潯陽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命將討之時朝廷器甲悉充南討故軍容寡闕乃編棧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未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

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潼關之賊必睹風而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克稚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

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欵其無應之者卽是不
降之村理須殄戮賞將軍十六人遂傳相與告報未實
降者亦皆舉烽一布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
帥聞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偏頗有力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卽來
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
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多積柴仍遠斥候伺其動
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
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
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

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唐永王璘拒命肅宗使中官啖廷宗招討之判官李
銑　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洲廣張旗
幟耀于江津璘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其夕銑令
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
皆爲二璘軍人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矣遂
以兒女及麾下宵遁

春秋時楚子伐之亂析公奔晉晉以爲謀主繞角之
役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唐王晙爲朔方副總管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
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晙出奇兵七百人
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賊大呼
後者擊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者萬計

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
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

曹休與孫權兵戰休敗權退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
出賈逵曰休敗于外進不[illegible]戰退不能退安危之機
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
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必走乃兼道進軍多
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遂退

魏將軍曹爽襲蜀蜀將劉敏王平鎮漢中拒之或謂
但可守城不出拒敵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
農穀棲畝若聽之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
形勢多張旗幟亘百里會費禕至軍退

東晉末桓玄篡位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桓謙屯
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帔冠諸
木杪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

隊進突譟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大
發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聲震駭京邑讓軍一時
奔散
後魏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衆數萬宇文泰令
劉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備亮乃將三十騎
先置一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定兒方高會卒見
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
黨仍遣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凶懼一
時降服
隋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

未弱冠召募從軍隷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
說之多齎鼓旗設疑兵以感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
之曰始畢擧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
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
次數十里開連亘不絕晝則旛旗夜則金鼓相應以
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
所乘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
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
所料
宋開寶中伐金陵王師自荆渚乘戰艦而下以黄州

刺史王明領戰艦爲江路巡檢俾斧朱令贇自湖口
領兵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而救
金陵爲援明請益舟師以禦令贇上曰非應急之策
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於州
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賊望見果疑我師襲
其後逗留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
後魏葛榮擁兵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
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人馬皆有副倍道兼
行東出滏口與葛榮遇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乃令
其衆辦長繩曰至便縛取之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

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
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
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棒一
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已慮廢
騰逐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
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隋楊義臣爲朔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代州
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
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
人持一鼓潛驅之出其不意義臣晡後與鍾葵戰兵

刺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班孫軍不
知所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討叛羌羌率衆數千遮詡於
陳倉崤谷詡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
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
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設
伏于淺水掩擊大破之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
于江乘聚以木幹衣以葦席加采石焉一夕而成魏
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吳孫堅少時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
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
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
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
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而還
後周齊王憲大舉伐齊憲爲前鋒守雀鼠谷時陳王
純屯千里徑宇文椿屯雞棲原宇文盛守汾水關并
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
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
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
大兵與椿對守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
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
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
翌日始悟
阿朮軍還宋兵邀戰開阿朮乃自安陽渡江留精
騎三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兵是夜敵果至斬
首百餘級驍將田璞率兵自鄧鮮甲將銳卒深入
虜廷謝人衆多鈔軍前後阿沉歸路璞乃進軍去虜
衆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裝燃之從他道引去虜
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後梁劉鄩圍晉陽將退戒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
軍咸稱不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會關
留數日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
不敢追晚服其詐
劉鄩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取
之乃潛以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
無聲迹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鳥止
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用兵
一步百計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於驢偶之上使
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已去二

已矣既而有人自鄴至一者言劉兵巳趣黃澤晉王發
騎追之
宋江南東道轉運副使曾昇奏方臘賊徒雖多
全少器械惟以人衆爲殺本路所遣官兵各持器械
而賊徒獨以數百人前後奮拳抵閧官兵童子婦人
在前飾以丹黛假爲妖怪以驚我師復在巢穴四面
設險陰爲陷穽又爲兵人服火衣作關捩以動止執
矛戟旗幟飾以丹黛爲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
畏必得熟知道路之人將引與剿貫穿積自此賊情
漸虛官兵始知所向以至擒殄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
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亂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
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
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
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
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死者不勝計又嘗
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
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
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
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流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
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
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煨
燼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
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後趙將石虎領兵救陳川爲祖逖所敗兵掠豫州留
將桃豹守譙城居西臺逖與豹共處一城賊從南門
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
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
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衆豐

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
宋檀道濟都督征討諸將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
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
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知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
降者爲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
命軍士悉去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
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能克定河南全軍而返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
兵習擊匈奴中貴人將十數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

傷中貴人走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廣乃使百騎往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遥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若我留匈奴必以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將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復還其騎

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曹操軍臨漢中蜀將趙雲將數十騎輕行卒與操大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營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相錯徑至六十里偵候白懿說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出菴幔開四門掃地却灑懿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南齊將馮道根守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率兵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衆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將戰敗之

魏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

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嘗乘駿馬爲紫騮騧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遂奔走因得入塞

前梁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有伏

惡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絲河截其後秋軍乃退又以
勝奔擊遂大敗之
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于邙山趙貴爲左軍若
干惠爲右軍歡兵擊左軍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歡
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歡騎復來追
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
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敗軍徐還歡追騎
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恟懼以張守珪爲瓜
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賊又暴至衆無守禦之

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
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
城中有備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
宋將雷有終討蜀賊李順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
三面立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
有終安坐胡牀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
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先聲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募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
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
將軍涉西河虜魏王豹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
二十萬衆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
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
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
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
則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
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
案甲休兵鎮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
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
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

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
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
燕齊從風
魏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後實者今
因平蜀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
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與治爲軍農要
用並作舟船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
而定也會艾誅不果行

聲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師夜遁

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軍將至相禁不復得走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晉南中郎將周撫以為勒大軍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

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陽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拟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後唐將李存審初為都指揮使梁太祖北伐至棗雞存審以騎兵三千屯於趙州初梁君嘗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月楊師厚衆強賀德倫寇蓨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蓨縣危急我等坐視其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不下蓨城必西寇深冀不預保為方畧則滋蔓難圖與八公等輕騎而行覘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塘李嗣肱分兵扼守建塘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千人而會於下博橋期曰諸軍所至遇梁軍之樵芻者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祖引師厚兵就德倫共攻蓨縣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嗣肱建塘各領百餘騎為賊旗幟服色與芻糧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

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皆言唐兵大至梁祖大駭遂命夜遁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賊實斷道當伏兵潛行今乃張虛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縱擊蘭蘭破則飛必走乃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劉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廣固且乞師於秦裕策圍守之秦王姚興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裕乃呼興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

滅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後聞興使馳入見裕而秦使已去裕以興所送并答語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同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此語未能威敵適從彼怒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彊之辭耳興果不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及泝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

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黨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下官軍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而以惑衆心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捷報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敗之

降

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一大敗之

項羽圍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以東者爲楚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逃遁

曹操入荊州劉琮降得水軍步兵十萬孫權與操遇於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先書報欲降曹軍吏士皆引頸相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居魴爲鄱陽太守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
所聞知者令譎挑魏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
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
以誘休且曰令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
對羊歷口爲應未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
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
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
耳如使清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彼兵使不得速退
者則善之善也魴生於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
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

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
裂瓦解所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來詔詰問
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
慮事捷振旅而大會諸將歡飲酒酣謂魴曰君下髮
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
爵關内侯

後魏崔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疋軍威甚盛時万俟醜奴置
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元城時或輕騎挑戰大兵
未交輒伺而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
造大排内爲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
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
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鬬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
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
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邙山泰軍不利裨將
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歡乘勝逐北不以爲
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
集兵士於後奮擊歡軍亂以此西魏得全而退

唐史思明陷洛陽賊鋒甚盛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
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師周摯
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
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
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
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潬城摯捨南城攻中
潬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

宋夏州李繼遷遁在斤澤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襲
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於是繼遷復結婚於豪

酋轉徙伏匿淩以强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郊勞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州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

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敗

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爲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等率部衆歸於密者前後相繼

唐貞元三年吐蕃結贊入寇爲李晟邀擊之又[illegible]破其摧沙堡深恨晟及渾瑊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厚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燧自入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二州則同盟結贊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杜希全涇原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令預盟翰約盟于清水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土梨樹盟畢則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阻恐蕃有軍隱伏不

利不如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爲便帝從之詔報以希全在靈州李觀又已改官令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崔漢衡副之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瑊與結贊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壇西結贊又請瑊以下具衣冠佩劍瑊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進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崔漢衡已下六十餘人皆陷於賊

惇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李典拒之
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
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
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魏太和三年孫權揚聲欲向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
之兖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
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
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
不克而還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肘劉裕拒之築城於海

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
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
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兵衆大入城
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大破之乞伏乾歸泣歎
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
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
權略難測破王廣敗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
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鬪況乾歸乎今宜布陣而前步
騎相扶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而戰敗

北涼主沮渠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亹蛇
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
欲吾回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歆
集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回軍不
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
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于
懷城遂進克酒泉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師以無鹽宋
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
曰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

以我軍來遠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
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以攻而
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一果不設備於是
卯夜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克
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
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
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
卜筮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
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
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虜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行厥寧旨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說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頻城西揚聲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北城遂破擒之

西魏末大將軍史寧與突厥木杆可汗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遂進獠甘衆至與戰大破之斬獠甘廉王

隋嶲州烏蠻反遣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出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在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歡法尚遣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海都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詭聲

春秋時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文升與玄感戰

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文昇於是大敗

詭形

東漢袁紹將許攸降曹操因說曰袁氏輜重有萬餘騎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操大喜選銳步騎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應曰袁公恐曹操抄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及寶貨

後周末楊堅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卽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江南悉平與呂蒙襲南郡擒關羽之衆略同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莊宗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莊宗率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為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騎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

梁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卻歸砦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蜀王景崇叛據岐山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相為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

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舉言凡當
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將設伏而待
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隳破無復敢出明年春擒之
宋雍熙初張齊賢知代州會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
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
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
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而西
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
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
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

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
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
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
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遥見之火
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
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
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千餘器甲甚衆賢
歸功漢斌捷奏至太宗嘉之優詔褒美

死戰

秦末秦軍攻趙兵項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
圍秦將王離九戰絶其甬道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
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及
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
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漢韓信擊趙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
平明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良
久信走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遂破趙軍擒趙王
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者反背水陣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

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
戰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即與之生地皆
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宋武帝作相舉兵伐後秦姚泓以王鎮惡爲前鋒而
鎮惡至潼關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
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閒急諸艦
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猶數萬人鎮惡撫慰

士卒曰卿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之
家萬里而觔乘衣糧已遂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
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耳乃身先士卒
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勇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
陷長安城

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魏將相持自春至冬數百
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
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兵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
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志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
名直聚爲鈔暴耳吾聞致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

合然後與戰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
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
其俘馘鼓譟而攻魏師遂大奔潰斬獲略盡

唐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
梁將葛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之上水關攻
館陶門從周與卒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
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極力死戰大敗燕人

乘勝

晉杜預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州郡皆望風歸命奉
送印綬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
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候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
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王師兵威已振譬
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遂指授郡帥直指秣
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先議者慙而謝焉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遣之
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
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以定漢
沔

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將張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
涪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

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
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潰圍走特遣將秦陸追之
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
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
一夜行二百里轉戰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
劉弘基執馬諫曰糧糗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
兵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機者難
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
乘其勢擊之此破竹之勢也如是更遲留賊必生計

此失機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乞爵夜宿於雀鼠谷之兩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若饑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果將宗羅睺於高墌乘勝率二千餘騎追之竇軌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按兵以伺其變太宗曰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賊大軍已敗餘衆何足為虞兜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埤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蹙開門請降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其將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宗羅睺恃往昔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郭子儀擊賊將李歸仁大破之日暮僕固懷恩謂子儀曰賊必棄城走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李歸仁安守忠子儀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追明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不取若始得衆復為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為子儀固止之令還懷恩固請往而復返一夕而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亂賊驍將張庭芝遁將求戰李晟謂諸將曰

吾恐賊不出今自死而來天贊我也勒諸將縱兵擊之時駱元光領華州兵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殭屍滿地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晟乃號令官師軍陣於光泰門外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立木柵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奔潰大軍分道並入驅

晟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入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其餘兇黨相率來降

魏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

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後周武帝伐齊軍次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窮兵幾於不濟

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常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兩敵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

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王充勢窮資建德

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
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
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
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
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拔兵足以臨之矣一行
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
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王充
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
建德總十萬餘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
戰若聽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

則伊洛間戰鬭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皐
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克建德破則
王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
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王
充親率二千五百人趨武牢守之不與戰相持二十
餘日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太
宗聞之遂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
果悉衆而至陣於氾水東太宗伏其陣久卒饑令宇
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
軍齊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冊

退據

隋末唐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
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
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
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
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
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
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
霍邑遂平老生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

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
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
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
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
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
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
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
良算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度以擊潤
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
知并力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是必無能成事

已可知敬業尋已悔之所以速敗

苦戰

春秋時晉師伐齊陣于鞌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病以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晉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晉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裕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車七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弓弩畢使立一白毦魏人初不解其意并未動裕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排排於轅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走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梁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掩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矢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大破之諸營壘一時奔潰

敗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引退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無常貴因敗以爲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又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出戰遂大敗

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兵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輕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走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

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高祖謂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令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源遙見虜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二十四人拔其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隋突厥沙鉢略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達奚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鬭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

屍慟哭而去

後晉開運中契丹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晉將杜重威懼退保州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饑乏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尺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時晉師居下風將陣弓弩無所施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

張彥澤等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
百步彥卿等擁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
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
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
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没水去

耿全斌從征太原還遇虜于滿陰追擊至徐河因據
水曰要害邊禍騎副兵馬使又攻虜騎軍使屯滄州
與虜戰所乘馬内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戰不却賊為
引去

宋吳玠守秦隴金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
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攻
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
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
鬚髯而遁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於玠弟璘璘曰
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
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
戰非累日不决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
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
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長以長
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
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
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舜有不
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
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
之

攻必救

春秋時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
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宋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
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公說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遂與楚人戰
大敗之

掩巢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東陽還魏武要邀于内黄大破之

司馬懿征公孫淵淵遣步騎數萬阻遼隧拒懿懿壓兵南出賊盡趨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傍水作長

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言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因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旣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説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

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兵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因大敗之王邑遂先攻宛所以敗也

東晉將蘇峻反攻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于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

侃督部將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世充夜度陣于洛水之北其時密已渡洛水陳兵與世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騎兵長槍宜乎寬敞縱世充多步兵戈矛稍積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世充縱稍積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千登偃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世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卽策馬西上直向世充本營左右麾旗相繼而至世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遽舉六烽世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于黑石中

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世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二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破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折趣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贊我耳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于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案甲挫其鋭建德中槍竄于牛渚口唐軍生獲之
光武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連攻不克耿純曰久守鉅鹿士卒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軍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邯鄲

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爲併力取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上馬衆軍不得已遂進幷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牛馬羊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將數百騎出迎秉降
袁紹曹操相持于官渡沮授說紹遣騎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操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夜襲許拔爲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

又不用竟爲曹操所敗

魏文帝問司馬懿曰吳蜀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散居東關且攻敵扼其喉搗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軍東下爲水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

東魏大將高歡率兵伐西魏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今固守無糧援可恃有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徑趣長安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于渭曲大敗而歸

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秦末沛公略南陽郡守宋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刎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而西無不下者

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冑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詢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儲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東君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

不能相救若我分軍疾擾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遺入
城必陷一城既潰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
矣若鄂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
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欲濟天步況擁七
州之兵以討羣醜懸河注火奚有不滅昔有北面請
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
謂上策及拔鄂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冠建業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公祏遣將馮
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領步騎二萬屯青
林山仍于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

餘里與惠亮爲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議皆云惠亮
正通并握強兵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
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
議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
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
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
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
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于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令其
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
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先擊惠亮

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
騎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偽將左遊仙領兵守會
稽以爲聲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
亮正通并相次擒獲江南悉平
後周將招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元帥東討尉遲迥
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偪懷州遣兵擊
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
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
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
軍此亦何能爲也于是引軍次于武陟因大破迥子

惇惇輕騎奔鄴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
秘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據聊城萃人爲其固守
若至莘郎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
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
至□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赴莘而遠追化及恐
□□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人阻我糧運化及爲
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
□攻
馬等

春秋時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晉趙盾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乃皆出戰交綏而退

蜀大將諸葛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將司馬懿帥師拒之與亮對于渭南懿固壘不戰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

幗以怒懿懿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而到諸將皆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懿使二千人餘就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詐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于軍中及軍退懿乃行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挫抑

秦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揭飛率氐胡數萬人攻杏城雷惡地應之攻李潤萇議將討之羣下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首尾不絕萇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揭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

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步騎擊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惡地請降

東魏丞相高歡自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于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又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今再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將何及也泰曰歡前在襲潼關

吾鋒不過留鞘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鬪意又狃于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而潛軍東出晨與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乃縱一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歡曹適陷洛州聞泰死焚輜重棄城走歡亦撤橋而退宇文泰初與諸將謀咸難之泰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于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亟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

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我竇泰可擒也既擒竇泰歡勢自沮廻軍禦之可以制勝泰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陳平也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四終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五目錄

先鋒　奇兵
伏　伏城
邀　首
尾　橫
夾　獨戰
陣　大陣
分　合
分敵　聚散

先　後
遲　速
緩　輕
重　瑕
堅

錢塘沈雲鳳閱
武林徐象橒梓

武編後卷五目錄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五

瑯琊焦竑校

先鋒

春秋時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魏于禁張遼張郃徐晃俱爲名將曹操每征伐咸迭爲軍鋒還爲後拒御軍嚴整

晉大將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玄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侃孫元忠等以驍勇應募領驍銳爲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楊素馭戎整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復如向法將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雖嚴忍士亦願從

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唐安祿山反詔關內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竹角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嗣業以北庭軍爲前鋒王思禮爲後軍戈鋋鼓鞞震耀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因積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潰亂嗣業曰今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一生我軍無孑遺矣乃脫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馬辟易陣復整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摧靡

唐逆賊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徤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謾罵李光弼光弼登城顧望謂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鞍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

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
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
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想喊持矛躍而搏城上鼓
譟馬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首携之而歸

奇兵

戰國秦師伐趙廉頗為趙將拒秦秦使間曰秦獨畏
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
不敢戰又聞秦反間之言趙王因使括代頗秦王聞
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洩武

安君者斬括至則出軍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
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趙
兵分為二糧道絕括卒敗

漢王遣韓信擊趙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
棄旗鼓走趙空壁來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
赤幟從間道伏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
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欲歸還壁見漢幟大驚
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能禁漢兵夾擊大破之

隋高智慧據江南叛楊素討之賊據江岸為營周亘
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
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
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
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
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

隋末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河南道討捕使
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
栅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
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卽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

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
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
伏於葦莽旣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栅栅
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
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栅煙
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
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
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
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逆

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兵出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鬭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

晉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漲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其

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晉末劉道規爲晉荊州盧循黨徐道覆奔至道規使劉遵爲遊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爲遊軍衆咸曰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隋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謂之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二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騎射獵示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將角置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萬級

唐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

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街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晙與迎訥之軍賊置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

韓世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會兩賊曾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廣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滸數十里羣

貝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伏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而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春秋時邲之戰晉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

楚王之喪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後漢荊州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朝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追之惇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操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

明日復來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陣迎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入百北渡渭殺掠其人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水交言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勇悍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可東

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之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渡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逸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伍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逆若得軍來必無鬭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艦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眾質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密遂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

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並接捨而進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伏城

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裨將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遁走伏兵遮擊匹馬不還

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憚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

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壻火拔頡利發與同俄偕領兵以其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

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從其計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奔

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預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八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克之

邀

武平二年後周遣將攻逼高齊將斛律光段韶率師禦之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居其

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

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家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見兵先未集兵令邀必不能逃賊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其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唐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畏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上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可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盾者伏於溪谷曰待賊半渡一時俱發弓弩據高縱火刀盾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其黨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

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自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首

秦陽平公苻融等攻壽陽克之晉龍驤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苻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先是晉將朱序爲秦所擒降之至是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趨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列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

遂大奔存因奔五日獲堅所乘雲毋車及儀服器械又
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
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
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銳又
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
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
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樺皮裝
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
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

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
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陳吳明
徹遣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
大旗衆大潰
後魏薛永宗叛魏太武帝西巡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崔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
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速宜急擊之若待明日恐見
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
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
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水北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
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
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
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
之乏未便損傷臣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
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
入山林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
唐太宗討劉黑闥齊於洺州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
之有一突厥勇壯絶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
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
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嘗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

驍勇有名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
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甯胡宗
回使知河州种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
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
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麾兵
戰為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大羌乘勝進北師遁邑陷
邏近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背獨立敗
壘後先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
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今

敢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貫三人皆中而[illegible]
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
須臾虎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
裂血流至肘蔣恭乃得諭臨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
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

韓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
逢金兵二十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
戒勿動爲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
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
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

譟敵大亂追斬甚衆

韓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
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
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
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
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
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將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
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
並坑殺之便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主葉護兄弟
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
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後唐栢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
人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李嗣源酒謂之
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嗣源曰
彼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
卿已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釂即舞鞭揮弦躍馬挺
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檛舞矟生挾
二騎校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由是三軍增氣自
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

言是日梁軍大敗

尾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
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
多死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
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出呼譟強
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二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
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奄赴其營羌
大驚潰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

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道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於山
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内兵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北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

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邀其後大敗之
唐吐谷渾党項俱來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宋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虜欲窺取之上遂遣大將李繼隆發鎮定屯兵萬餘人護送輜重數千乘虜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王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徼巡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虜視我猶魚肉爾出而捷廻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銜枚襲其後虜銳氣前去其心輕我不虞我之至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爲胡地鬼乎

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俟夜遣人持短兵潛發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其後急擊殺虜將一人號皮室者虜
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匕箸爲短兵中其臂甚傷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將奔北因大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胡虜不敢窺邊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闕兵至

走入嶂山巳行數十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討之
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兼行倍道去大軍
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
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元和中丙戌頻歲犯邊史奉敬白節度杜叔良請兵
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
奉敬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
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
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橫

春秋時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步於臨
淄步與三弟藍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
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
氣乃引歸大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部
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
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高歡拔鄴爾朱兆等衆二十萬會於鄴歡出將戰於
韓陵爲圓陣高昂自領鄉里部曲三千人高歡將劉
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
習已久不煩更配也歡從之及戰歡軍小不利兆等
方乘之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破之是日
微昂等歡幾殆

魏宇文泰大軍與東魏高歡合戰沙苑李弼爲右拒
軍爲敵所乘因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分爲二
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卒兵擊群盜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衆數
千人掩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百
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
伏屍相枕於道

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
帥[illegible]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侶
善[illegible]仁貴統兵馬爲後援同侶率至新城夜爲賊

所襲仁貴遣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俗等又進
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大敗
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
狄青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
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
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至逵摧
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
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而
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
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
騎兵皆如所料

夾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救鄾三逐
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
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
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在後絳侯柴
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郤
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初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城周建於垂惠賊
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
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
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
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
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
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
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
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
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
營後出軍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敗亂走

唐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
民移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
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大軍諸將皆懼秦
王以精騎陳於北邙山親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
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
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帥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誡
通曰待兵交則放煙吾當帥騎軍南下兵纔接煙作
秦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擊賊殊死戰
散而復合者數四地既險隘賊多排楯騎戰稍難太
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

乘之追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武德三年羅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劉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猶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已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於陣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合擊世充大敗幾獲世充

秦王討薛仁杲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賊將宗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

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賊將宗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將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于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且三十里賊眾十萬餘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斬殺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奔陝廣平王入京師

至德六年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陝李嗣業從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嶺以待官軍與賊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過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眾大敗走河北

代宗幸陝避吐蕃雍王為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為

副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與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為後殿自澠池入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敗賊死者數萬

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整軍至樓子莊存中率兵數千首

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
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
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
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賊劉猊先犯定遠縣楊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
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
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
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
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
敗猊以首祗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

陽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
躍馬叱之皆怖而降
偪戰
西魏將王羆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
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
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羆便
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
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後周河橋之戰諸將退走賀拔勝獨從兩騎爲敵人
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

如雨熾騎士所發弓弁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
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
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伺其怠突圍而出
唐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
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
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
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
唐薛仁貴從太宗征遼東與高麗將戰於橫山仁貴
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
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

不能舉便生擒之
天寶之亂賊將史朝義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
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
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
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
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幡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
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 萬六千級生擒四
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二千人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
衆又敗人馬蹂踐塡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
天寶末吐蕃入寇最歷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

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五代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卒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騎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鏃而斃遇有親從杜知敏以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

俄而虜軍復合遇不能解將審琦已至安陽河謂諸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陣

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初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唐哥舒翰禦安祿山引兵出潼關遇賊將崔乾祐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陝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

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

項羽敗垓下潰圍復引而東至東城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

歲矣身七十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刈旗廼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因四嚮山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東晉末宋武帝爲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率青冀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宋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才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并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

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别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其時被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馬不滿二千步卒不至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陣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陣

郭逵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謂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遂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服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當其技

岳飛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大陣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高歡繼後西魏大將宇文泰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泰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卬山為陣與諸軍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泰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居右趙貴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泰所在

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隋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鎮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趨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東晉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謝石謝玄拒之時晉將朱序降於堅在軍中堅遣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

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淝水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分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魏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賊戰賈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行三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必退矣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為清邊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於夾石谷遇賊道險虜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為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扞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道孝傑既無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殆盡時張說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則

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邠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軍并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待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童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寧而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奔走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應盡饑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

軍若敗後軍乘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楚軍與戰徐淮間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于蘄西大戰布軍敗走

蜀相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懿郭淮等禦亮張郃勸懿王分軍住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

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合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步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城都廣都之間八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康復皇家以盩厔尉

魏思温爲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
勢少主志在康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
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
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曰金陵
之地王氣見矣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險足以自固
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
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
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温密
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
淮率山東之衆以攻洛陽無能爲也果敗

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
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
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
救温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
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
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
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
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敗之帛純逃走王侯降
者三十餘國

宋仁宗朝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
八萬禦之詔賜陣圖分爲八隊師至滿城虜騎至延進
乘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
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克敵今虜衆若此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
國乎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
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咸捷

分敵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灣進克姑孰
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
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

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
乃以強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躁其後大兵衝其中景
遂夜潰棄城而遁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
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領兵南走王
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
者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

其計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戰終以此敝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

大無有寧息孫晧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克矣帝納之終以此勝吳

唐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韋皋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皋命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峩和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皋出兵深入乃命將一出三奇路一出龍溪石門路一趨吐蕃維州城一趨栖雞老翁城一趨故松州一出雅邛黎嶲路一過大渡河入蕃界一進攻昆明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聚敵

後漢末曹操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率氐胡萬人攻杏城萇將雷惡地救應褐飛攻李潤萇自將討之潛

軍往赴萇將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先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騈子盂帥左

歸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射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
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
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
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其及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
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魏太祖征張魯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
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
孫權率十萬衆圍合淝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
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
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
此一戰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
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
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
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
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
師之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
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
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
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

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後

春秋時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魏將毌丘儉文欽反司馬師遣鄧艾督太山諸軍進
屯樂嘉欽軍將攻艾師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
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將登城鼓譟擊之
可破也既謀而行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

東歸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歸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吾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去歸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冀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眾宵遁追儉斬之

荀攸從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町操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

無奮意且布之謀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宮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眾潰生擒布

遲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時吳將諸葛恪圍合淝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必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敝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趨合榆斷其歸路儉師兵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眾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

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並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擒伊餘盡俘其眾

唐武德中太宗率眾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險難可

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將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相持數月遜欲攻備諸將并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勢盛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壽陽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折墌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鬭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爲全計也因令中軍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腹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今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猂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

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龎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

退追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宜引歸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立隊自虎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引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內外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

唐高祖討宋老生太宗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將方中夜太宗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爲武侯將輕騎夜發行前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甚欲停營太宗曰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太宗當南面部分纔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太宗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太宗爲流矢所中拔而復戰衝突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兩刃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晉王與衆軍相持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緩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

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回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

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門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晉王延兵趨大梁至胡柳陂詰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之可一舉滅之王曰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時

卽以新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梁將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軍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上據高丘收散兵

速

蜀將孟達降魏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司馬懿表政恐達速發為書紿以事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結宜審察而後動懿答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面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開門出降遂斬達

唐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

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破鳳州克興州敗蜀三招討兵於三泉所俘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奔歸成都斷桔柏津以絕進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橋而去

水泛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討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脩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壁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關進據漢州遂平蜀

後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朱守殷疑懼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諭之延光曰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赴

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宋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倘稽旬浹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

師徒頓逗險難勝負難決矣上納之上至澤州召控鶴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克其城

緩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賊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懿令中軍有言徙者斬令使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

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但恐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前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

雖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縻羈守之以待其
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恐結賊黨衆未離心
今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
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
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

前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
衆討之諸將傅彥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
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
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
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

圖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
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
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
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漢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
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
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來救之操敗

曹操既克鄴袁尚袁熙逃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
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
熙可擒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操引兵
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斬尚熙
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
其勢然也

輕

曹操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
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
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
于庭虜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
下

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將

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艱澀若引輜
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回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
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
柵輜重并留柵內吾等帥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
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
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思結闕俟斤[illegible]諸胡叛詔蘇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
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
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
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

退保馬頭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疏勒守捉趙崇玼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自

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阿弩越城當令將軍席元慶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汝借路過向大勃

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賜綵物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春秋時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人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蹇叔哭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
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晉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曹操定荆州將順江東下遺孫權書欲以水軍八十
萬會獵於吳諸葛亮見權于柴桑說權曰曹操之衆
遠來疲敝聞追劉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荆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能命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
矣權遂發兵拒戰操敗於赤壁

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攻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
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
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
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
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
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
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
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
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恐

誘我也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
能為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
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知兵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

兵屯田爲父駐之基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之
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戰六軍皆肅於毗
節度莫敢犯違

宋太宗命白守榮等護送軍糧於靈州詔發車乘分
爲三輩護送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李繼遷知之邀
於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
重與戰但接轡結陣徐行守榮等怨曰我不受若節
度若但率兵來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
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旗旌不敢擊守榮自欲邀
功遂欲戰賊先以羸騎挑戰既而伏發守榮敗丁夫

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
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
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

瑕

楚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晉以爲謀主及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書易
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及死之

堅

後漢更始初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
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人過昆陽搜天下能爲兵
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
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猛獸虎象之屬以助威
武光武將數千兵徼之于陽關諸將見尋之兵盛反
走馳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光武曰今兵穀既少
外寇彊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
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大兵至
城北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者將遽相謂曰更請劉
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唯

尋兵圍數重列營數百雲車十餘丈埃塵連天鉦鼓
聞數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尋
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許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爲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十級光武復進尋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千級光
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而上衝其中堅尋邑
陣亂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潰

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
段就六眷末柸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
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

勒退出挑戰頻爲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額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遁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援不至內糧聲絕必致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克張賓曰聞就六眷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必震駭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于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

瑕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人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令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
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敗請先者去
備薄威後若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
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
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楚二師陣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

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
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
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
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利
深也

武后時徐敬業據揚州亂以李孝逸討之詔魏元忠
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已陷
潤州迴兵以禦孝逸孝逸拒其鋒案甲不敢進元忠
促之乃進擊時敬業屯下阿谿其弟敬猷率偏師逼
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若先
攻敬猷敬業必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賊
勁兵盡在下阿利在一決若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
本博徒不習戰鬭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其勢可克既
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
又恐我軍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
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從之一戰而破敬猷乃進軍
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退元
忠曰順風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

東晉王敦反兵寇石頭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
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
札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之札果
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秦昭王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
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
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
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
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
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

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
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
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
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
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
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
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
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
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

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
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

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害未覩其利

擊

金人攻順昌諸會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劉錡
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
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
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
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
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

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
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
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
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
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
以鐵騎分左右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
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
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遂以拒馬木障之

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日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

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五

唐荊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六目錄

車　騎

舟　火

木　糧道

水　渡水

地　天

夜　詐

宛陵梅幹祚
江寧徐維禮　同校
錢塘徐象橒梓行

目錄終

瑯琊焦竑校

車

漢大將軍衛青等軍數十萬出定襄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单于戰兵盡乃降单于為单于謀曰漢兵即渡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单于陳兵而待于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戰時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单于单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騾壯騎數百直衝漢圍西北而去

後漢光武嘗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遁去遠却北狄拓一千里

後漢王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攻劫州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及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

魏鄢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為左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作圓陣弓弩持滿于內短兵塞其空隙胡不敢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攻鍾離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梁帝詔韋叡拒之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穿甲冑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

宋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為駕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北城澶淵城壁不足守無敵柵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為營先命士卒掘重濠塹埋鹿角數十里以大車數千乘重疊環之步騎處其中戎馬數萬來犯急攻其營柵之遁去

騎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為中郎將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

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爲今之計
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
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
利事大功立矣尚御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滅于丁
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爾朱榮爲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
萬相州刺使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
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爲榮衆寡非敵爲榮
聞之喜見于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
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軍山谷爲騎兵分督將

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
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發騰逐不聽斬級使以
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
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陣
禽葛榮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頭犯塞以楊素爲靈州行軍總管
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
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
自固之道未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
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
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
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

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戎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
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
賊使于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抵故每戰必敗願得
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
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不以鞍若上下山如平地當寧
未發騎兵遽破之必務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岳飛遣兵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

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
萬何能爲衆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兵擊其騎兵
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
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于陽城彥卿以拒馬爲行寨因
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乃大敗之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于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
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
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舟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吳彥取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

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

晉劉裕討關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

宋明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爲龍驤將軍領水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旣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章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輕舸泝流而旋復囘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盛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率壯士擊走之

宋垣護之爲鍾離太守隨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內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地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湮塞之

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樓攻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于邵陽洲南岸爲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末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齊引齊人渡江據蕪湖陳霸先召周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于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

後梁王琳欲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

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于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

葉為筏施柏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賓應
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
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賓應大潰遂克
定閩中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
達將至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
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
令軍人啣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
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禽紇

留異據東陽叛陳將軍侯安都奉詔討異異本謂臺
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
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
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
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
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貺身奔晉安

左代梁貞明中詔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鏐以其子
元瓘為水戰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州擊吳
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拒之元瓘與彥章遇令舟船
皆載灰沙及豆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元瓘引
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元瓘使順風揚
灰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舷相傍元瓘使撒沙于己船
而撒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元
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自殺元瓘斬首千
餘級焚戰艦四百艘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
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于河流以斷
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
岸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
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
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

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
死戰乃選效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被鎧操斧乘舟
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
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縱之隨
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
焚溺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
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
薪乘風縱火欲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
者潛其行下繫以鐵鏁急引輕舸擊之吳人船不得

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者
梁主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
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
遣人具舟于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
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入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
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受命適三日矣守
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景店諸
寨皆拔之聲勢大振晉王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

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
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于澶
州所耗失殆半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
一岸每遇灣曲輒于中流交鬬矢石所集或全舟覆
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
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自道俱進晝夜不息連
巨艦大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
周極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
爲連營以守之會晉王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梁將趙胤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廷伯率兵
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
接對揉竹絙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
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以斷祖悅走路又令
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被虜軍大潰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孰以
拒西師景遣兵助之僧辯至子鑒師步騎萬餘人度
洲于岸挑戰又以鵃䑠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
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
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
敗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
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于城下
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
兵輕行據淮口令達奚長儒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
輪縈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歸路方欲密決其
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
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于車輪不
得復過軌因率兵水陸並發圍而蹙之唯有騎將
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
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爲賛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江濟師也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郢州所造黃龍船于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旣成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擊鄭彥華敗之明年敗江南兵萬餘人于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鼎寇楊幺黃誠聚衆至數萬幺主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爲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及海鰍船各數百支李邈年楊幺本末曰車船者置人于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望三洲渾江龍之數皆兩重載千餘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繩貫其顚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渾江龍即爲龍首每水鬬楊幺多自乘此海鰍者鰍頭船也船益

車船如陸載之陣兵海鰍船如陸載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軍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爲固誠寨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濠及陷馬坑衡寨北據芷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鎭撫使程昌寓與荆南鎭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旣而昌寓奏殺賊五千餘人

金逆亮犯順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恃衆以爲江可渡也李顯忠指畫依山列馬步軍五分戈船以其二泊于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于蘆州港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還將逆擊之又亟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克敵弓射之賊船退還向者江中所伏戈船出斷其後餘戕船二十餘艘纜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燭江烟焰徹天殺虜

韓世忠忽引兵趨鎭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懶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

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

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一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于水南築新郢橫鐵縆鎖戰艦密樹樁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伯顏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蕩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咽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

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

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荊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一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

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于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敗走得船千艘阿朮與鎮撫何偉等數十人攀岸步鬭散而復合者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

宋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兵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

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似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陳泰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軍亦相繼降

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賈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柂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　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篷

櫓煙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卻
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黄白鷂船七百餘
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中
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
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
怠心則兵必致死上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
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
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
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上而外爲壕開

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
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
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戰將宋聞之曰眞吾子也至
元元年帝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
佩金虎符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
路行軍萬戶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
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
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
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樓江陵歸峽商販

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
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
射出東門宋師奄至諸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
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
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
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
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次瓜洲分兵
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揚子橋

弘範佐都元帥阿术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
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
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
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
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于焦山決戰弘範以一
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至元十六年正月辛酉次
厓山宋軍餘千艘碇于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
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
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
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甲戌李恆自廣州

至援以戰艦二十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于舟尾以布幛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張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

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

火

漢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于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

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斬首數萬與角弟張梁大戰于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焚燒車三萬餘輛

隋文帝嘗問高熲取陳之策高熲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自是陳人益弊

唐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自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戰瑄與弟瑾已陣于前須臾東

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全忠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烟燄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人餘衆蹙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下

後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利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蕃漢將兵會任圜討之追及延孝于漢州延孝出兵迎戰圜使璋以羸兵先戰而却伏精兵于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竹木為柵圜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

駭奔綿竹追擒之
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有北虜使來初夜超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火皆當鳴鼓大呼餘人即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弱兵餘守城必空虛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可拔也乘以討操操成禽也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

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餘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曰袁公恐曹操抄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操兵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耳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皆大潰
蜀先主兵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破其一營遂乘勢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

營
唐田悅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遣軍告急乃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昭儀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壺口未過險乃遣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狥遣兵擊其支軍射殺其將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于二柵中其夜東柵走歸

悅熸進營軍取其棄柵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熸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必已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熸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熸乃令大將李自良將騎兵合神策軍于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者斬自良等擊却悅熸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進軍至臨洺田悅悉軍復戰熸自將銳兵抵其衝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

宋開寶八年王師征江南軍次秦淮江南人水陸十萬陣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卒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渡王師隨之行營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東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泰縱火船于上流以燒河橋東魏將斛律金使張亮以木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曹操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在江北瑜等在江南周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以報曹公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于大艦之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壘頃之煙燄漲天人馬被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

宋莫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

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揆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陳章昭達爲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于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乘輕船焚之

侯景反舉兵逼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列兵攻臺城于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

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
潘美伐劉鋹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

水

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于鄴先爲地道配亦

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將兵還救公逆擊之敗還尚懼遣陳琳乞降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垣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數十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日晡時決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水千數衆退去
梁韋叡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帥五萬奄至衆恐不敵表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堰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皮景和率兵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于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唐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趣清口將從淮以兖鄆曹濮之衆赴往安豐淮人遣朱瑾

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初師古營淸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爲栅師古以非全忠命非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怒其衆斬之已而水至軍不能戰遂見殺

宋太祖北征王師傳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于城四面通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隍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廷翰白上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

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陣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輩陷必死之地左右感激再拜呼萬歲其後北漢毛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糧道

戰國秦攻趙趙使趙括將軍長平秦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軍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出搏戰秦軍射殺括趙卒四十萬人降皆阬之

漢王遣將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稱二十萬時李左車說餘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豹擒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

爨師不宿飽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不然則必爲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之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之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之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不聽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大喜乃敢引兵進攻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絕淮泗口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食飢數挑戰終不出乃引而去

王莽篡漢光武兄縯起兵進攻宛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縯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　曰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與下江兵共攻阜賜斬之

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敗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後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于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雖精而資儲不及北南利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操亦分營相當合戰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衆大懼操乃以霹靂中石以擊紹樓皆破紹於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擊走之燒其輜重紹復遣軍運糧淳于瓊等率兵萬餘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又不從瓊宿於故市烏巢去紹軍營四十里會紹謀士許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于操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軍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抱束薪將有問者語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營中驚執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投淮保司馬昭總兵討之謂諸將曰誕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勢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它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給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寬恣羸形以示之多從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食儉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昭曰誕衆禍因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但堅

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
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爲我禽矣誕欲
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
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
侯使鴦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
拔之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
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魏將郭淮與
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
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

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郭
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
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自牛頭
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
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堅壁勿與戰使淮截
其還路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
臺潛居東臺豹兵久饑後趙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
豹逖遣韓潛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

十六國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前燕燕慕容評師次潞
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欲以持久制之猛
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焚
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
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大敗

唐武德中輔公祏反命河間王孝恭爲行軍元帥擊
之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
通率步騎於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鬭使奇兵斷
其糧道賊漸饑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
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
壘者敗走賊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
棄營而走

唐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貴爲行軍大總管郭
待封副之軍至大非川將發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
烏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若引輜重將失事機
破賊即廻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
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內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
率輕銳倍道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率所部先行
至河口逆賊擊破之進兵烏海獲畧盡收其牛羊萬
餘頭回至烏海以待後援待封自以與仁貴並列不
肯受其節度領輜重徐進遇吐蕃二十餘萬大敗之

待封趙走鞠山輜重被賊所虜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益衆四十萬拒戰官軍大敗

水

後漢光武時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諸種萬人悉降

晉末劉裕領師伐慕容超晉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師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急馳據之比至爲晉將孟龍符所保

五樓乃退四而大敗

蜀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將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勃可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拒兵援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隋開皇初突厥寇蘭州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睒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渡水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拒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隄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水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度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後漢董卓將兵萬人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堰以爲捕魚而潛從堰下渡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賊不得渡將軍衆退敗惟卓全師而還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于淄青恒冀淄青軍東恒冀軍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于鄴軍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渡乃造三道橋逾洹水與悅挑戰悅率騎四萬人踰橋鼓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五代後唐李存進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陽村度在上流汴人取洛陽竹木造浮梁以濟軍士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笮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木爲應難成進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笮維大艑數千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繫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人皆伏其智　周世宗親征淮南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于上環木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宋太祖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敗濠州南關城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艘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收其羊馬城中震恐

地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而陣楚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

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遂奔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操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戰兵士亡者多操果引

退先主遂有漢中
晉羊祜都督荊州以孟獻築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晉劉裕討南燕慕容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芟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

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騎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過峴超率四萬兵就段暉等于臨朐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晉前鋒奔往爭水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兵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衆又戰敗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後超出亡爲裕軍所執
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

險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盡不過六旬自然窮困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先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計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
後周遣韋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

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猶爲險要陳人若開井
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遣令分兵據守之陳州刺史
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奔江北悉平
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圍洛陽城遣王世充書諭以
禍福世充不報竇建德悉發衆救洛陽水陸並進世
充弟世辨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會之合十餘萬號三
十萬軍于成皐之東原築宮版渚遣使與世充相聞
秦王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
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
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

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致
死於我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
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
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縱轉河北
之策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
有未涯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無
與戰大王親師驍銳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
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
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

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乘
其弊秦王曰世充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
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
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日之間世
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
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
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
觀其變秦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
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
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超鞏而去世充登城而望莫之

測也竟不敢出建德迫於虎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
數不利將士思歸秦王遣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
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河北將襲虎牢
秦王因留馬千餘疋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虎牢建
德果悉衆而至陣于汜水東太宗候其陣久卒饑令
宇文士及率輕騎經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命
諸軍奮擊大破之竟如太宗本策史思明之亂王師
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
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案甲以挫其鋒不利
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

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之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敵貴進尺寸之間今輒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待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崿嶺皆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官徙方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為戰守之備將史思明已至堰師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秉燭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犯未

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守備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宮闕

李懷光為晉絳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漢光武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馮異軍栒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忲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

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上原是時懿在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

東魏高歡伐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宇文泰軍至沙苑歡聞泰至引軍來會候騎告歡軍至泰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

為陣合戰大破之歡夜遁
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今縱以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勢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城之果大敗
天
後漢耿恭為戊巳校尉擊匈奴恭以疏勒城傍有㵎

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十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圍城下擁絕㵎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儉討吐蕃且作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二師將軍
開元初突厥降者復判刺史王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捲甲銜枚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今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將叛者分為兩道其在東者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建中十三年楊朝晟築木波以捍吐蕃初軍次方渠

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覘其跡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還之遂為渟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春秋時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曰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
戰龜焇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鄢陵之戰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
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楚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弢

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
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
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鬼神之道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恃而愚將拘之若乃好
賢而用能舉事而得勝此則不拘時日而事利不假
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逆令驅之而前周公曰
今時逆太歲龜灼吉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
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

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龜折筮援枹而先
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伐紂

後趙石勒伐張重華將謝艾師兵往擊之夜有二梟
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
剋敵之兆于是進戰大破之

後魏皇始二年慕容寶將慕容賀驎帥二萬餘人寇
新市甲子將進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
吉帝曰何也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
武王不以甲子日兵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兵新市
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沮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
于義臺塢大破之

後魏太武征赫連昌自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
以前于犯日占我行人楚伐其罪吾且求之矣

後魏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
皆不聽惟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推赫連昌太史
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
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群臣
共贊深等云深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
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利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
浩與深辯答論之浩難深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

脩德月食脩刑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朝市戰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遠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故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春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遂行及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于是分軍捕搜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止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舍料車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而乃西遁唯此得免若復前行二日賊盡滅之矣帝恨之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常懼後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皆嘆服

齊建武中魏將王肅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明帝遣將王廣之赴救蕭衍爲偏師隷廣之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從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

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營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因出軍攻魏栅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單馬走斬獲千計血流絳野

隋仁壽初長孫晟在朔州安撫新附表奏曰臣夜登城望樓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按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遂敗匈奴

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淵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雨
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從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斬之軍士乃定
唐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除晚營壕
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
儉不從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
將吏驚服問行儉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
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前會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
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且辟

之更待後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
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
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從之分騎奮擊冒軍大潰
唐初輔公祏據江東反趙郡王孝恭爲元帥討之將
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
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
于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積惡禍盈今承廟算以
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兆遂盡飲而罷時人
服其識度而安衆遂平公祏
漢永平中匈奴殺後部王安得攻金滿城戊已校尉
耿恭乘城轉戰會天大風雨隨而擊戰殺傷甚衆匈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有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抱罕薛舉選精銳二千人
襲之與綰軍遇于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
風逆舉陣而綰軍偶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
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陷
抱罕
後晉將契丹入寇杜重威領大兵至白團衛村下營
賊騎環繞之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
至旦尤甚破屋折木營中掘井輒壞人馬俱渴契丹

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鷂四面下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
以助其勢諸將咸請戰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
李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
少奮命格鬬彊者必勝如俟風止我無噍類矣即呼
曰諸軍齊力擊賊又謂重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
中軍決死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軍中飢
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虜謂我不能逆
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詭道也符彥
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元福等引

精騎出西門擊賊諸將繼之契丹卻數百步彥卿謂
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
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轄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
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
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曹翰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
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面劉遇攻西北
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因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
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
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

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
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
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
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
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
乎已而果驗

夜

春秋時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
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
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
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
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
于蒲騷卒盟而還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
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

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
精兵屯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
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魏曹操征張魯至陽平張魯據橫山築城綿亘十餘
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稍懈操
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杜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爲副
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卻爲子通所破
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
且狃于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

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遜大
敗走渡太湖
金人圍順昌劉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
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
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
枚也命折竹爲噐如市井兒以戲者人持一以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
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
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魏大軍南征吳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

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
爲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
破之
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方尼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
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刼營宜
備之乃戒嚴仍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方泥
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遺遂平方泥等
後唐李嗣源襲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
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
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啓關納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謙溥知隰州并人來圍其城議者皆請濟
救楊廷璋曰隰州壁壘甚固敵人奄至未能爲攻城
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許以重賞使人
□謙溥潛爲之期旣至則果不爲備遂與城中相應
銜枚夜擊并人驚潰逐北數十里斬首萬級獲鎧甲
萬計
李謙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
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
絺綌□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視賊知見謙溥

兵少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
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郗
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
進屯于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
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于空
營季龍廻擊敗之遂陷廩丘
南齊將曾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
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于淮南永舍
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

兵為二部出于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所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即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墮淮反曉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託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禦于殽而敗之

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返走田單起引還東向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子勿復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終[illegible]破燕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于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

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廼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之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晉將李矩守滎陽誘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

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十六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于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于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東晉末劉裕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聽氣者以為澠水帶城

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𪗋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太半時有蒼鷲飛入帳坐衆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鷲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

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劉裕擊破走至彭蠡湖乃悉力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裕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懼裕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王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遥還廣州

隋

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世傳劉錡[illegible]陰陽家行師所避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畫白城壁書曰完顔亮死于此金主大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武編卷後六終